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鋒鉞題簽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

32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巴蜀書社

目錄（第三十二冊）

三垣筆記 三卷坿識 三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予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予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爲所嗾遷外未及任丁內艱會司寇以罪處　上念予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轄値北變隨復命金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曰筆記者何也蓋自丁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諛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眞則又予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愼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己怨亦不敢益瘢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史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茍彝仲見此無乃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闖賊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即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事見管世銘韞山堂詩集自注）宜在抽燬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歷官刑吏工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聞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丁氏所藏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藏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迻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尚書）深文周內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閹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尚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爲祖頌冤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須瑞則劾碧澥去者即瑞其不爲瑞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甕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賜柰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謚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廢鷹不起稿隱以沒益吾宗嶧然不粹之一老即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崟陽之獄短其爲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晉井鐵匣之史重見天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加由作繇檢作儉校作較洛作雒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書闌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剜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知人論世與顧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首領是記亦如予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幸也

三垣筆記上

嘉業堂叢書

明興化李清撰

崇禎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亢猝不可了上必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上爲老大人旋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閣時薛輔國觀（萬曆己未進士韓城人）孔輔貞運（萬曆己未句容人諡文忠）等謂聽其爲政遂置私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上親定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予爲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崇禎戊辰江寧人國朝順治九年改諡文毅）相善即後殉闖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選予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烈日中爲予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應遜若居先予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天啟乙丑寧都

人卷云各縣令折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崇禎戊辰義烏人）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淯（崇禎戊辰程鄉人）年耄矣時田冢宰惟
嘉（萬曆丙辰饒陽人）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為首獲譴遂不告士淯首其名士淯懼
且怒大鬨　上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士淯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濬（崇禎辛未益都人）王公章（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闖難諡忠烈國朝順治九年改諡節愍）涂公必泓（崇禎辛未南昌人）于叔
嗣京（崇禎戊辰興化人）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予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運獨曰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崇禎戊辰洛陽人）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
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擣乎流寇可任
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
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
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闒冗有
揆席豈養濟院為彼伴食素飧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
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
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剛峯（名瑞諡忠介瓊山舉人）疏內呼嘉靖

為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予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萬曆戊戌建德人）獲譴歸予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
過云秋後處決爾予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
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證情可
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
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吁
嗟
田冢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楊翰林士聰（崇禎辛未濟甯人）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為士聰
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夤夜運
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冤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
擇肥而攀俟罄攜既飽然後呈廠廠上疏皆歷歷有詞
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
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
誣我為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
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
取之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
干和招災莫此為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厰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編修守恆（崇禎戊辰舒城人）撰文時尚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萬曆丙辰中牟人）懼司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哲（崇禎辛未宿安人）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天啟壬戌遂安人）不竊遂詰責去國逢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　上雖暫宥心不善也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飈（天啟壬戌慈谿人）孫給諫晉（天啟乙丑桐城人）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是吳儀曹昌時（崇禎甲戌吳江人）始與東厰比一切行賄受賄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功不以爲愧予親於徐給諫耀（崇禎戊辰泰州人）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宏治己未餘姚人）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達季先道先道以早殤無後先進生一子業昌先達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死請於弟先達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達妻章氏悍與伯嫂不相睦厲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自我夫耳孫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司馬業浩（萬曆癸丑山陰人）親弟業洵爲嗣業洵者守仁父華（成化辛丑狀元餘姚人）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貲財並承襲祭田數百頃皆爲業洵所有已業浩爲業洵謀謂已非文成後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達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誘先達爲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則威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予司李甯波時也同紹李鄭瑜（崇禎辛未番禺人）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業弘與先通對質予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眞而中子獨贋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眞而有後之中子獨贋且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曰承勳旨具疏萬歷時指先達爲贋今留中耳予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偏簡自見予曰若簡而有則業弘父贋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贋但柰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鄉故云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托葉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稱耳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然諸公倏皆爲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兩家眞贗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爲闖賊所殺業弘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爲弇鬷時王侍御萬象天啟乙丑掖縣人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予同鄉數人轉易如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爲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藪亦以同籍兼至賊爭高下相詈詈毆之聲聞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卽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虎相鬬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予居最末而忘言所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爲得力

陳中書龍正崇禎甲戌嘉善人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上意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爲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爲長策龍正旣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與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 上特下旨取龍正議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覩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營緊差如坐縲絏惟日鑽緣科道爲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鬮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惟闖宂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迹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閒補瘠邑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完之地而人人思爲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郎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天啟壬戌穀城人蘇州陳郡伯洪謐崇禎辛未晉江人有任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遼餉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爲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

上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子入垣後有求予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爲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賄
子愧且忿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興化人立志不保然亦不
被譴也
朱別駕術珣遼王府裔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
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
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山東武舉冊封某
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
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爲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玫天啟乙丑萊陽人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
都掌科親我子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喜甚間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
俟予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
盡心奉公吾官即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爲書手故其言
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
閉劉輔宇亮萬曆己未綿竹人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
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
濶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
械坐臥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騾驢載
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
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鹽茶行權吏部請撥大臣及勛臣分守
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
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簾
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　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孝崇禎戊辰江都人
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同
守而以遏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天啟壬戌諡忠烈意亦微
矣　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墻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
勝門外入覲　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
楊閣部嗣昌萬曆庚戌武陵人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怫然象昇躍
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厭傲高總監起潛兵
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旦不見提音
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淳駐城樓上有以首
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介部辦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
濶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係是兵
益殺良爲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
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
者　上以地屢失責成急劉輔宇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宇來出削象昇職尋鎸其銜書秩以侍
郎總督象昇知侍嗣昌意必爲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
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晢
避圍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昇以素衣雙刃
奮馬出後不知所在忌者秉之以爲偷生　上嚴詰死
狀後得其尸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
萬厤己未龍溪人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顧予歎曰若象昇
不死必爲肆市之魁矣
楊司馬嗣昌父鶴萬厤辛丑爲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
現任關內監軍道尋戍鶴未幾復原秩　上乃以大司
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

父報何辭但先不講纓後復入關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天啟壬戌漳浦人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讓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舜乃若道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珙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龠之哭以征我恐在當茲下可報其先
人上即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於以畯天
語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屢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逭斧鉞之或加最摘狀者從軍之
請曾見而後先僅摭數言頓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萬厤丁未永寧人撫張獻忠陝西膚施人耶
云撫其聲兵則似籓中外之精貢無當於用而佯借尋
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撫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
斬未爲有無而一時降寇稱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
古人之勳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爲固有序也耿
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
門任其傳詣行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
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乘甲兵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
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勳後撫威效章
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爲文
燦者憒然不知擒縱之宥方妄擬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再試爲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善之父
慫仍襲爲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覺幾蔵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邊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萬厤丙辰鉅鹿人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奇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抃天啟乙丑德化人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駁馬之賄實與敵通黃少參袁赤鞫以爲
信光抃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爲趙
與縣鍛鍊乃逮光抃袁赤及密雲令王應元崇禎甲戌通州人
云

北兵方深入出永馮撫軍任萬曆丁未慈谿人報四壬子嘗征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與歸閣部遽以聞已察知其僞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驅輜重而北時言敵既重有所攜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潰至通莫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崇禎辛未查親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遂巡山人不出壽蘇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卒子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幾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辦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敵與鄧希詔駢斬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攖者孫總督傳庭萬曆己未振武衛人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爲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詈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裳成羣指與我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爲人淫反欲淫人耶詈未畢以數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踐死者甚衆

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新安官生楊光先歷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責以疏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國瑣絶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上一疏乞孝朝明日上一疏御衛走馬發日出疏護日不敢豈未爲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爲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耶其舉故鼎新天下遂刻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二疏真方假藥恐已貴大壽人不能攜粟干事與自被 上看破前不得倆明哲保身思乎言晚矣啟新慚甚後加其言

上因楊輔嗣昌請免從欺議然猶欲隱其名會黃翰林道周疏駁中襄及北兵入犯 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爲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道周之遂擊此

楊司馬嗣昌值北兵交橫羽書塡積疲豪如夙搆俄頃數紙入服其敏但以救郭少司馬鞏萬曆癸丑遷安人戍爲姚給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貪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睨覩 上既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案失機諸臣皆弃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督荷如故

劉輔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儒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視官而坐嘯之薛輔國觀反抗其疏而尊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

山東顏撫軍繼祖來敗時徐都諫耀夢瓏因服皆下侈然捉耀手由奈何又若更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戟傷者死者累累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燿曰若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燿邊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閻州紳衿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逼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餽敵因免攻事聞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崇禎丁丑宛平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婭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穀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朱佳穀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法律以辟擬子疏言之姚輔明蒸萬曆己未蘄水人不爲票明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　上悉允之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污以死拒之被殺旣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牽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爲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子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同年袁給諫愷崇禎辛未聊城人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辜給諫朝薦崇禎戊辰揭陽人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開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于是日守科遂指名報越數日奉旨李某爲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予商之愷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若再責予回奏予直指戶科何疑予曰不然若公指辜辜必重處惟予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劝愼邀宥耳是晚草疏明晨卽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已置一官於度外矣越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人卽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娓娓數十言皆　上御筆諸臣爲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　上初卽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萬曆癸丑諸城人等閣臣或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　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纍纍駢首矣

張給諫作楫崇禎戊辰富陽人爲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予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爲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嗣昌　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乂人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眞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爲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譸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可噺
刑官查質眞者據實參奏誣者卽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眞者不勝其狠猾誣者卽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少爲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爲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鈔
于爲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鄤（天啓壬戌武進人）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爲鄭令鄤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鄤予曰愼行孫
宗伯（萬曆乙未探花武進人）賁邑端人何獨善鄤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鄤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鄤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鄤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予以問鄤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鄤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毋數四或餚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鄤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謂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鄤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愀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矣恆如此須
臾數僮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毋亦
假一老嫗爲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處侍御世濰（天啓乙丑德州人）
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鄤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靳考功光先（天啓乙丑汾陽人）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鄤處
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爲不鳴之
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
都諫耀顧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予司李甯波鄭庶常鄤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
部前一日事耳　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同話以六
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
皆憚以爲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爲首予與同垣袁
給諫愷曰日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
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
另爲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崇禎戊辰沂州人）

保薛輔國觀年姪遂罷守制奉差歷任於不問止處現
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
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
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
至科候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
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
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爲封駁設也
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
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
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爲他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
誰爲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聾耳
子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點頷曰小人爲政予歎
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予
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爲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南安人張獻忠猾賊也旣
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于叔嗣京
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耶明恭湖廣人
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
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于袁姑問姓家袁

姑母與予語妃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
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予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爲予言
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蓬覆其上
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捷變耶又
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　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
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　上所冠平天冠舊
時多用獨青石而間以珠妃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
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炫目
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　上曰妃
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　上
故命爲之以諷止后又畧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

庫內官爲予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　上言皆自稱女
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
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個周僅竅可通光貴
妃命去其一彖以夾紗　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
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聞貴妃稱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
以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
之先朝后妃母率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
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某飲中

坐陳談甚盛酒數巡肉數盤即止中席後掩門邀予輩
至後堂稍以爲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
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偕聞予恥之
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聞有密封五垣亦得借
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欵議恐別垣有言於是先鋤異
己之姚都諫思孝而以抗楊首逐（崇禎辛未蓬萊人）曾樞曹應
遴（崇禎甲戌寧都人）等前後數人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
指麾矣或自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
時刑垣與兵垣近予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
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嘿然

張侍御孫振（崇禎戊辰霍山人）巡按山西爲吳撫軍甡（萬曆癸丑興化人）
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甡銜者予曰不然此事出
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吳公又欲
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
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
人無以應時徐給諫耀在坐以爭朱額二公諡與予微
隙遂以予私孫振爲書立苔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
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
予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衛兵不可用已添
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即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即衛
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舍餘皆比
試槍法擇其力能挽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
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教精
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祿薪其軍亦稍益以
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責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
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科於武科既難奔
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鑽營無實則官之可商一也欲
聚兵於屯守則雞犬難靜既恐驚下鄉之雞魚欲集兵
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
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既難爲點金之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剜肉敲髓之下豈能爲牧石之償
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
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
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癰將奈何
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
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即爲將軍即爲兵
軍糧即爲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予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予別予驚問故愷袖出
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　上不可過寵
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　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
仕路其三言　上不宜輕設總監臣以掣諸督撫肘其

四言　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尚書劉之鳳身羅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尚綱崇禎辛未大興人切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妨賢路予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何有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　上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　上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時乃爾

袁給諫愷每具疏皆孤行已意時臺省以年例爲劣轉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已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缺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爲努目

垣上　三二

上於閣臣擬票及刑部諸招間不適意則或抹或乂閣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　上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閒閣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嗇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　上意不測者噫律例蕩然矣

上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艾慾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並幼子時母現懷孕刑部擬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　上謂以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梴天啟壬戌蘄州人王鳴善辟　上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賊知縣劉業嶸崇禎丁丑樂安人不時決　上命改棄城者爲秋後其矜慎如此

往例朝審時刑科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故予疏有云近見　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以未足蔽辜是罪浮於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

垣上　三三

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閣臣見此數語恐拂　上意止批該部知道　上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閣臣疑　上怒閱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祇遵以成明允　上改朝審爲二審又加勅諭爲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予爲給諫時每逢節慶必在遵綴列見　上升御座時手足浮動及下座兩臂挺起玉體搖曳黃袍亦蕩漾不止將入御屏必同顧率以爲常

上每閱章疏必召　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剌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

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借耳無爲所欺也
姚輔明萊致政一詞林作詩附別內有免爲太廟傀句
人哂其言及後薛輔國觀周輔延儒 萬曆癸丑狀元宜興人 相繼
賜死人始以其詩爲讖
上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
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兩直
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疏外靡不訂正者乃閣
臣多假手深年中書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模
揣周張故爲上所輕致無媛席
上感念皇生姚從羣臣請加皇后爲皇太后時予導駕
見 上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以手拭淚潸然不

能止
禮科徐都諫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楊司馬嗣昌忽
以邊才薦一日 上召耀與楊侍御繩武對殿前繩武
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平數言耳同鄉姚都諫思孝
生平倘氣面尤之耀俟思孝退語予曰予書生耳若令
披甲彀弓實不能不能而弗自以爲能此予之能也
予同年左給諫懋第 崇禎辛未萊陽人 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
氏喜讀書尤好談節義子時疏開國靖難慘死諸忠請
謚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後懋第以兵
部侍郎使北竟不屈死或得之母教居多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謝冢宰陞 萬曆辛丑德州人

將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予曾密問曰何推
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
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
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吳儀曹昌時爲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爲政其視同鄉葛給諫樞 崇禎辛未丹陽人 等皆藐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於太宰急
推王大行重 崇禎辛未沂州人 上聞故三部銜門皆不得
兵科沈給諫迅疏云郎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
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一時鬨然訛傳謂
不日議行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

偶僧爲懼鬨者莫不傳笑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 定遠人 十世嫡孫
捧 高皇御筆龍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
善長嫡子 子李盛慶貶績溪爲民即臨安公主 高皇長女 出也
因主號泣 上前故賜之龍封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
孫李盛慶爾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
春爲民依數滿我封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勳爵
護國永遠世世不忘劉李徐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
友諒 僞漢王沔陽人 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豪無犯洪武二十
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善長眾
臣詐稱僞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豪不干你事

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勢秋豪無犯忠臣與我股肱心腹你爲國爲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基（誠意伯青田人）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兵今你男李棋外孫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爲民取復護國准爵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貲鈔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勳臣敕賜皇親云云時上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又書胡惟庸爲客書祺爲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臣以爲疑適錢少宗伯謙益（萬曆庚戌探花常熟人）出都以所鈔閣中奸黨錄示宋給諫鳴梧（萬曆己未沂州人）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

與火者俱有招實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僞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爲善長後俱實但龍封眞僞不可知時熊給諫維典（崇禎辛未建昌人）先爲績溪令語予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爲善長後龍封相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予時爲刑垣疏請世選方得宥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眞僞卒莫能辨惟鄭司寇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此言爲得

沈樞曹迅博學多才與張樞曹若騏（崇禎辛未登州人）皆以邑令考選因書帕未周觸楊翰林士聰怒士聰嘗語人曰某司李令曹向以同譜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楊司馬嗣昌意也獨若騏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觀兩人未節可見

徐侍御必泓在臺日與同年王侍御範（崇禎辛未內江人）爭差大閙閻於上故範以雲南改浙江必泓以浙江改雲南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傴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驁一日早朝某詞林以冑格吳編修偉業（崇禎辛未榜眼太倉人）抑使下其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笞三十此官泣訴前輩云無例沈觴討延嘉（崇禎辛未鄞縣人）笑曰此某四府某太爺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笞固宜

姚給諫思孝孫給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陳給諫

啟新互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而江南考選知縣陸自嶽（崇禎辛未武進人）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坐謫外及姚孫去國徐都諫耀每事與之商啟新始喜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鬮置瓶中夾取得張大行一如（崇禎辛未蕪湖人）思孝深病之其實啟新在座唯唯而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李方伯光春（萬曆丙辰樂清人）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爲巡按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歉每御史來謁俱往答非體也　上廉知不旬月罷

上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過才與否予在刑垣時見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蒙欽點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獄輕亦帶降惟留內不數年便至部堂如山東顏撫軍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謫又如江西解撫軍學龍萬厤癸丑興化人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九載又如徐都諫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都比比皆然　上亦不能察也

戴璽丞澳萬厤癸丑奉化人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念先陪後正可翹足待非有以中　上所喜恐不點時懲貪最嚴遂疏陳貪利為害上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應再四追詰不得已遂參及嘉興司李文德翼崇禎甲戌德化人平遂命王凝命崇禎辛未星貢人德翼素有文名而凝命則晉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欵旨臨期丐取沈給諫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吳侯曹昌時與德翼鄉試同門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李侍御應昇萬厤丙辰江陰人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著倘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攜數十部至京時禮科徐都諫耀克已有名恐為異已所搆遂以重價盡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爾市者亦小膽吉有上書恥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陳司馬新甲四川寧人入都風埃四塞黃霧敝鼻見者以為不祥後卒棄市

孫冏丞三杰先為吏科以連參溫輔體仁萬厤戊戌烏程人被謫轉今官時薛輔國觀日與東林諸公搆而劉都諫安行萬厤己未襄陽人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婿故力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屬處則國觀當以受屬處耳上見疏命取原卷進止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鬱鬱卒於官

王給諫文企崇禎戊辰江夏人先以燕常散甫得報即丁艱歸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

上憂國用不足發萬厤中所儲遼參比外貿易于時市其中者上有磁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閱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

蔡少司空國用萬厤庚戌金谿人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聲色俱激　上默然既退馮給諫元飈與予言曰彼欲以此激上為糊用地耳今　上無喜氣斯矣越數日竟入閣

范廷尉復粹萬厤己未黃縣人與予比鄰不數日大拜予往謁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張輔四知天啟壬戌費縣人與蔡輔國用皆庸予與同年申銓曹佳胤崇禎辛未永年人後殉難謚節愍國朝順治九年改謚忠愍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尚所禀擬或駁則心手俱疲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忮也果然

傅司馬宗龍崇禎丁未昆明人初入見諂諂以民窮財盡爲言
云餉不可加兵不可增　上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
畫地言愈力　上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寇敵
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
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

刑科葛給諫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
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
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
掌等語　上加大圈十九命閣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
樞見疏喜予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
不諳未幾疏救劉司寇之鳳周郡伯光夏天啟乙丑杞縣人又
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閣臣以私怨處人
若此

仙居過邑侯周謀崇禎戊辰新城人　熊銓曹文舉崇禎辛未新建人同
鄉也曾遣二僕入都求遷宿娼家酒後洩言爲廠役緝
獲其與文舉一稟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事必有名
世者之數也又云做座師首揆處業有善意東廠以聞
薛輔國觀甚不悅時馮少常元飈奉差同籍其保舉邑
令秦姓者亦以書禮饋被廠緝獲吳儀曹昌時欲金親
友力解乃息國觀密以聞於是閣廠水火而昌時自爲
大行郎樹東林幟及考選時見　上於部擬各銜多所
改定諸閣臣頗得操議於是又托國觀私人拜爲門生

然國觀疑其狡猾弗信也卒改科爲部仇隙日深國觀
剛愎夙與東林爲難然不聞有貪穢聲月前昌時忽語
人曰國觀輩必敗吾已於廠衛處張四面網矣國觀等
知之然無如之何不數月果敗于曾詢錢主政位坤崇禎
辛未長洲人云有之但視吏部升一美官昌時必以小紙報
東廠云國觀得銀若干廠皆以聞他日賜死追贓本此

甄司寇淑性刻及代劉司寇之鳳爲尚書愈深文每語
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
擬辟則可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以殘刻爲事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及事下
刑部甄司寇淑改辟俞之時事關兵部楊司馬嗣昌仍
擬戍亦俞之予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上知法官
深文如是又使在下知上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
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爲此一事
言而實不止爲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爲
失入當引罪欲是己則兵部爲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
以部臣兼閣臣銜遂不敢言而止佷子刺骨矣

傅司馬宗龍以復疏拂上意下獄入門即索錢及行至
天下太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徬徨門外
候績取錢至方入又原任謝少司馬啟光萬曆丁未章邱人下
獄爲牛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予時以久旱疏請寬刑

且列二事於疏末有言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
獄吏之賣移爲牢頭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秋曹徵明崇禎甲戌山東人薛輔國觀門生許秋曹琛崇禎戊辰莆田人姚輔明
恭門生也不悅責予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謂上所惡
者把持一改票即處耳幸不敢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
上召甄司寇淑至諭曰若司官貫法爾部即參處淑承
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
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命公參把持者不承旨爲
何於是明恭主議於上兩提牢官傳語於下此淑劾予
一疏所由來也閣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
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予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

賂又不徇情雖人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同人於生
而自陷於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
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爲降一級調用閣臣
意也

甄司寇淑疏下或勸予托人兩解予笑曰甯敗吾官耳
彼險且很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郭侍御景
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欵授予欲予入告予曰吾爲諫
官時即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欵蓋恐諫
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之事玷人名節無論
是公難於自容獨不爲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
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

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予自入刑垣見廠衞暨刑部日事苛殺或上聞取數事
及於寬政則錄遺案頭入之疏內以廣風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熊藏給諫明說崇禎辛未滄州人執予手曰若今歲
冊封矣予曰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聳聖
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王給諫文企以極陳催科
之害謫予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斂請予又將以省刑
罰請徐之公先我繼耳果如言

予降調後金冏丞光辰崇禎戊辰全椒人爲予言往伊爲侍御
時每同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胡編修
守恆語予云往吳給諫家周天啟乙丑歙縣人以劾溫輔體仁

謫時先聲之言者孫給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
目視予閱而笑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葛給諫樞
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罔無
帳相賀想當代予努目耳夫公論鬱於上則清議明於
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退

予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劉翰林理順崇禎甲戌杞縣人後殉國難謚文正國朝順治九年改謚文烈從未識荆獨命騶顧予且袖扇贈有
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颸中心加皎日世事付黃
粱湖上峯巒遠天邊雨露長宜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
時予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逆孽
耳劉公甲戌狀元杞縣人爲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茅

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闢說一事遂擠其子而逐其物及中鼎元鄉人爲其門曰天從人願後殉闖賊難

予同年喬侍御可聘(崇禎辛未 寶應人)巡浙歸夢若邑姚少司馬應嘉(萬曆甲辰 興化人)書肴與會其一自書其一與少司馬並其三姚都諫思孝其四喬其五予皆同郡人也時應嘉與姚致政惟予三人現任未幾思孝與可聘俱譴又未幾予亦讁同時徐都諫耀順給諫國寶(天啟壬戌 通州人)亦同郡人也餞予城外慨然曰兩弟嗣歸耳予笑曰弗憂喬公夢中無二公尋皆卒於京惟予輩五人家居

博尚少禾淳(天啟壬戌 靈壽人)先巡按陝西劾予叔撫軍爲(萬曆乙未 興化人)遣戍及予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惴惴首謁予於宅者即禾淳也王少司馬道直(天啟壬戌 建德人)昭予言傳司馬宗龍入獄爲牢頭所詐予據以入告後以此疏得罪司寇淑反噬奉嚴旨同詰道直又惴惴托人言於予求同詰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禾淳冢宰乃知爲大官者必須小膽

凡御史至會極門上疏必賄收本官銀三錢六科則無權褁疏大紙四張而已黃翰林道周上三疏一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方一藻(天啟壬戌 歙縣人)撫北事與陳啓不同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爲宣大總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命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起用則

已即爲申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架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既下班役絕望乃並投三疏故上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至召對後語人曰都是幾個班役把朝廷大事悞了

予同錫居翰林泉美(崇禎辛未 平湖人)有姬紅葉因內姬爭死或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錦衣衛勸泉美賄不得奏聞尋冠帶閑住時有以言譏同縣朝人嘲之曰李給諫風節居翰林風流

余同禾光辰與予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予曰彼以計傾我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資格言曾見周與來俊臣輩終爲編下老兵弟非徐有功之臣而實有功之言令綸先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爲厰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此淑攻予一事也當淑入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葉主政國華時提牢恐其致斃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淑詬詈數日然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萬曆間諸諫官以藩臬詣者抵任即歸以待內遷然初詣院道猶用手本冠以翰衛而列名銜於後院道皆辭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翦詞林學(天啟乙丑 吳縣人)諭浙藩獨持其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葛給諫樞遂踵爲故事獨予以爲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

欲仍卸前會丁內艱不行

明 興化李清撰

補遺

上命楊輔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教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收張獻忠於瑪瑙山幾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恚死或曰飲酖也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兩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回必各送青布一疋猶有儉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揭帖徵批先送刑科簽押於直隸巡按監察御史某准此則用硃筆大書如按院直書知法於批後又書候同還日繳五大字送中書用印予曾願同垣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幾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簽押疑代皇后爲之者

內臣劉若愚先爲翟給諫維垣（萬曆丁丑東光人）楊侍御維垣（萬曆丙辰文登人）所糾擬絞繫獄予於刑部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酌中志略敘次大內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爲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加此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

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網羅可歎也後竟斃於獄

姚都諫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不暇不二月予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顧給諫國寶姚都諫耀一至飲數盃即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予也

于讀滇志載洪武間傳天錫歷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於滇爲傳穎公友德後名山藏史概皆因之及予給諫刑科晤傳司馬宗龍問公信穎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聞如是耳因憶楊學士愼（正德辛未狀元新都人）傳內謂某方伯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覬世爵者愼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元孫其曾

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愼同時欲冒嗣以覬世爵者必指此

崇禎十二年己卯上召對候考選諸推知於中左門命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韓城左邑侯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於側內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爲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之劉狀元理順俱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予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得環召報初不解所以繼得汪簡討偉書乃知上從張侍郎肯堂（華亭人天啟乙丑）言錄謫降諸臣而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復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閣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則曰此喜事者故止點四人復職而予與爲此偉書語也雖濟濟名賢不止此然蒙恩者再矣

予同邑內中九十六名者二人一魏少司馬應嘉一予也俱司李又俱給諫又俱刑科及予被謫歸晤應嘉於

里乃知往年謫官時所補爲浙江布政司照磨而予亦此地此官也後賜環補吏科無不同者又予降調前一日夢口誦二句云古木陰雲裏時時見月明至是與陰給諫同賜環又同守制所謂古木者或取風木與悲義若陰雲見月則與陰同環召耳異哉

予起補吏科不數日即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北上行至淮安方遇予師倪少司馬元璐周儀曹鑣（崇禎戊辰金壇人）方中丞孔炤（萬曆丙辰桐城人）等議同行一日聞吳儀曹昌時改文選正郎倪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崇禎甲戌金山人）爲孫侍御鳳毛（崇禎庚辰萊陽人）所糾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濕耕輒排擠善類豈知有

不然者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天啟壬戌上虞人後殉難謚文正）寓淮有客獻議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倪以為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上意欲節此費耳後予詢前後巡漕諸公僉云貼腳無幾客妄言也

予行至濟寧與河道黃總督希憲（天啟乙丑原名晤希金貴分宜人）坐次間言首揆必敗予愕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名正儀今為新同袍者每得乃兄手書即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朝廷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予師周輔延儒也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抵濟寧忽飛騎傳北兵至城中如沸婦女啼號載道諸公皆惶惑欲遁倪走書約予矢不他移且擬次日與周儀曹鑣錢寺簿位坤同登城犒兵諸公慚而止又行至一小堡值北兵攻某城砲聲甚逼諸公又惶惑欲遁倪曰吾當以死守堡耳次日方徐徐登道時與北兵雖分道然相去僅三十里一橫衝便至倪不懼也

予過德州與同鄉雷僉憲縯祚（崇禎壬午特用榜太湖人）晤縯祚乙榜剛愎時范督志完（崇禎辛未歸德人）尾北兵德州兵橫甚不殺賊殺良又行牌仰道縯祚以非所轄怒抗不令入城未幾疏糾有憑藉大力等語蓋暗指周輔延儒也時周猶荷眷顧責令指實回奏縯祚遷延未上予問故縯祚曰未見部咨到予曰見邸報即是何必部咨縯祚不能答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至雄縣傳聞北兵彌近周儀曹鑣錢寺簿位坤決意不行諸僕皆止予予曰倪吾師也背師獨生不可遂聯輿行行二日有傳倪與予皆陷身北兵者眾咸懊歎惟鑣撫掌大笑曰前行者竟何如時位坤與同行諸公皆以此薄之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過涿州忽遇曹輔銓（萬曆癸丑涿州人）以飛騎至邀同州款語半日方旋予問倪曰遇何言倪曰惟言不敢與聲氣左耳

予入吏垣始與吳都諫麟徵（天啟壬戌海鹽人）晤語次問詢廖楊兩給諫被糾狀吳云兩人自入戶垣從不守科發鈔非飭甸政府則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為名賣官納賄為寶耳予方知孫侍御鳳毛之糾非過也楊給諫枝起與吳銓曹昌時兒女戚也昌時納仁和令吳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謀引至黃門而枝起怒其賄不及已遂唆衛侍御承勳糾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時聞而大恨知陳中書龍正與枝起交故亦百計相傾以鬬事牽致龍正坐謫時枝起與廖給諫國遴曹侍御溶（崇禎丁丑秀水人）等皆以考選一事干周輔延儒不遂怒欲返戈延儒事尋洩此孫侍御鳳毛糾疏所自來也間洩國遴等謀於延儒

者乃馬給諫嘉植而洩枝起言於昌時者又徐侍御殷臣（崇禎甲戌鄞縣人）一時貪橫變詐氣習殊可想見

孫侍御鳳毛糾廖楊疏以密封下予取視疏言國邊枝起宜糾且謂鳳毛密封亦不可訓及晤左給諫懋第方知鳳毛本露章上自密封發科耳予詢衙門前輩云密封之起由前宋給諫權（天啟乙丑商邱人）始時顏都諫繼祖深非之例轉本此

予抵京後韓給諫如愈（崇禎辛未興化人）與予言每過吳輔甡寓吳儀曹昌時必在又甡過昌時寓亦留連竟日率以爲常

舊例吏部銓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趙冢宰南星

（萬曆甲戌高邑人）在部始調兵部鄒員外維璉（萬曆丁未新昌人）於吏部時猶大閧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自吳昌時始予邑吳輔甡與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勳驗封帶管文選何如昌時正色曰天子欲爲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况目前銓部諸君皆予手援彼後輩也未幾竟敗

上一日語周輔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皆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燄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竇通賄每奉差遂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予叔侍郎嗣京福建巡按也與周輔延儒疎又吳輔甡同里至戚吳銓曹昌時以甡督師有離心故藉口上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延儒時鄭冢宰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毛僉憲士龍（萬曆癸丑宜興人）之糾繇此

吳銓曹昌時既破格調思以奇策堅上意且箝制臺省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科吳都諫麟徵掌河南道祁侍御彪佳（天啟壬戌山陰人）並未商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蓋因上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轉挾忿爲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努目覘惟向侍御北（崇禎甲戌慈谿人）詬誶尤力幾飽以拳

吳銓曹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吳輔甡曰惟此一着可爲鄭太宰三俊結知主上甡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爲

度當保全言路予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鄭公爲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昌時不從甡復言之鄭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後以昌時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惡傷其類人有同情故一時衆口交沸識者皆曰昌時之禍從此始矣

蔣內閣德璟（天啟壬戌晉江人）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古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二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實與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勑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

歎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爲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等入始雌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吳吏曹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吳都諫麟徵語予曰皆廖楊所爲時兩人已下獄予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爲不堪者耳

予與吳都諫麟徵同任吏垣會密詢云吳公正人自負公何嫌麟徵曰彼非獨予同鄉且門人之門人也然實鄙薄其所爲如嘉興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聞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橐及將掛察與伊蒼頭惶急致貸金長

安爲彌縫計又海鹽令劉某予邑父母也誘伊數萬金入已托言謀佳缺然卽其房師處亦不爲通訊令罷察典束裝無資特爲昌時負耳事二事餘可例推矣又曰公如不信可詢貴鄉光公光名時亨（崇禎甲戌桐城人）海鹽令房師也予後晤時亨不述麟徵言但云貴門人劉某曾相候否時亨曰無方知麟徵言不謬初劉某入闈昌時以其子密托之劉某恐後爲己累以藍筆重加圈點而以墨筆抹托言大主司吳翰林國華（崇禎甲戌榜眼宜興人）所爲已詢之國華非也故恨若王某則以五百金饋不稱昌時意耳此又何偃曹剛所言也

吳都諫麟徵爲予言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皆執贄稱門下士彼峩冠博帶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强項不執贄者卽於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閣臣爲愧至此番獨不然每淸晨過閣臣門馬屏重沓非某科亦某道周輔延儒喜歡美故多媚予吳輔甡尙聲氣故閣出僞士惟蔣輔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爲予與沈給諫廕培（崇禎辛未歸安人）往謁見座無虛席止立談中門飮茶揩下而退予上馬顧問廕培曰何例廕培笑曰新例也

予族兄沛（諸生與化人國朝徵賢良方正不就）同邑吳輔甡甥也予賜環北行語予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予曰但不爲累兄曰

何累予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閣臣處人競挑撥時韓給諫如愈予同邑同籍也入謁蹙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爲婦若何予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予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

韓給諫如愈起家單門然爲令淸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閣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予登堂謁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跟不着東西方爲君子予爲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

予與韓給諫如愈每謁吳輔甡則曹給諫良直（崇禎丁丑汾陽）

人龔給諫鼎孳（崇禎甲戌合肥人）必先在坐話畢偕行行至皆下艮直必出躬辭送曰門生不敢鼎孳曰予階卑以爲常然兩公皆險刻每遇早朝則自大僚以至臺諫咸嘖嘖附耳或曰曹科某某或曰龔科某某皆畏之如虎兩人與姓密人有以此倂疑姓者

龔給諫鼎孳曰趨吳輔姓門江南諸人嘖嘖疑其搆周輔延儒隙姓一日語予曰龔故非江北人所用先未考選時委身江南與周仲琏（崇禎甲戌長興人）晉不相負故介紹首揆以黃門擢耳既列黃門見江北風債稍高故回面就此

傳給諫振鐸（崇禎丁丑題名碑作金谿人）臨川人曾具疏云凡招權

納賄言清而行獨者雖日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眞小人也凡不招權不納賄品高而名闇者雖門戶無講聲氣無附而亦眞君子也時龔給諫鼎孳面詆其非遂相閧一日鼎孳言及逆案振鐸佯曰能相示否鼎孳出諸袖振鐸故指龔萃肅（萬厤丙辰合肥人）問曰若爲誰鼎孳曰予嫡伯也最無行振鐸一笑

曹給諫艮直龔給諫鼎孳居言路日事羅織予每騎過二人寓見有扇倚門問之必彼此過從也偶一日往謁鼎孳門者固拒予指曹扇詰之遂入時鼎孳尚未櫛沐與艮直同話內室不得已邀予進予微諷曰言官雖兩人問曰何難予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寮宋搆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公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方歎金公言不誤耳兩人知予諷彼不悅然以予與吳輔姓同里故不敢侵

熊司副開元（天啟乙丑嘉魚人）故給諫也往因周給諫瑞豹（天啟壬戌秀水人）作令時以某項錢糧未完先出已貲代納故得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周輔延儒以瑞豹其門人力救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謫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貲孫

廷尉晉意授人疑晉欲吳輔姓爲首揆故有此疏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出爲宣大總督

熊司副開元請對意在攻周輔延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上命開元具本盡欲其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吳銓曹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爲昌時勒刪上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

駱金吾養性楚人周輔延儒特用也吳輔姓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

孺㬨尤橫卽逐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遣緹綺上然之養性不悅適熊司副開元美給諫垛（崇禎辛未萊陽人）廷杖旨下養性密語同鄉廖給諫國遴曰有密旨置兩人死予不奉詔國遴以告曹給諫艮直艮直卽草疏入告謂無此旨養性不宜誘君有此旨養性不宜自詡疏上以爲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艮直入骨又以艮直與甡密故并疑甡

曹給諫艮直疏旣上久留中不發一日召駱金吾養性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辭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亦無意殺熊司副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閣臣私語以對大約皆指周輔延儒守不潔而吳銓曹昌時所

言亦供入疏內疏上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吳輔甡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孫廷尉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爲人圓巧善於迎時及總督宣大予謫之城外見其身着兜鍪怔忪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閒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爲戲也至宋納言學顯（崇禎戊辰吳縣人）所舉邊才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郞風流塲中豈有折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成樞曹德（崇禎辛未霍州人後蜀國難諡忠毅 國朝改介愍）寓江南每昌言於人曰周老師大錯忽一日風聞長安言與馬翰林世奇

王銓曹重謀疏糾周輔延儒并及周儀曹仲璉仲璉逐人垂泣愬其羽翼正人功已知訛也人皆哂之

周儀曹仲璉（崇禎甲戌長興人）與周輔延儒密自稱猶子每致書於人自曰輔叔與昔之無賴曹欽程（萬歷己未彭澤人）呼馮輔銓爲家師同然無鳌手人鮮怨者一日有給事往晤仲璉周儀曹鑣適至給事遜坐仲璉遽曰舍弟給事笑曰若令弟則僭坐矣

鄭冢宰三俊以聲氣與周儀曹鑣密每入見非竟日不出揭陽令張明弼（崇禎丁丑金壇人）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薦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腹肚畢又原任封邱令曹宗璠（崇禎辛未金壇人）鑣婦兄先以銀六兩餉邑紳邊刑曹之靖（萬歷

己未封邱人先令與化）人爲厰緝禁錮具疏求雪久擱不復人皆謂鑣所爲予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札以示先諄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吳廷尉履中（天啟乙丑金壇人）列名焉時鑣爲韓給諫如愈所糾恐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耶

鄭太宰三俊素有清望予疏中曾及之及爲冢宰誤任吳選郞昌時用舍一憑指授而周儀曹鑣亦與故韓給諫如愈糾鑣并尤三俊偏聽然前糾昌時者吳都諫麟徵祁侍御彪佳後皆殉國乃一二偏袒莘王猶月麟徵等排擠正人信哉朋黨之能亡人國也

吏科章都諫正宸（崇禎辛未會稽人）以罪行上慎重其代周輔

延儒舉在籍吳給諫麟徵對遂用之初延儒以己與麟徵俱先後出張中丞延登（萬曆壬辰章邱人）門故力行推挽及麟徵抵任落落難合謁見甚稀一日往見延置上坐敘同門交謂曰吾以言路第一要任屬公知否麟徵曰公不審某不肖願申公誼以報私恩延儒不悅及欲復馮輔銓冠帶麟徵謂非大賢殊忝不宜輕改成憲又延儒會因會議首舉一曹郎姓氏詢百官皆許其當麟徵復有言自此與延儒隙矣

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天啟后張氏）皇后語周后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且懸言周短周后（崇禎后）以聞上大怒遣宦

者往詢秦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不得已乃遣周代征蓋覘其後也一云賂金吾養性重賄周后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

周輔延儒出征邀方給諫士亮（崇禎辛未歙縣人）從行與予皆門人也時周門客猥雜予語之曰凡覲人當於其骨今日頤指他年下石無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然已無及

周輔延儒出征時識者知上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中用劉總兵澤清（東平伯）為中軍官諸大將及偏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內官密以聞上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脊煙起疑有火災諸閣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煙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崇禎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米脂人）攻陷襄陽承天失守上召對閣部論吳輔甡曰卿向歷嚴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甡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命條奏來看甡疏言李賊蹂躪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勦疏入不

下甡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近閣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據江漢更有甚於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勍寇退可駕御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陳輔演（天啟壬戌井研人）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甡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上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張司馬國維（天啟壬戌東陽人）請以

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去防邊必俟師旋方可調度上曰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已北兵退演復具揭留唐兵已得旨矣又揭請集所調兵時上命兵部另議徵調竟無一兵遷延久之甡遂得罪初楊閣部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總督啟睿萬曆己未永城人代之則往來依違爲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誚爲左府幕客甡之所言不爲無見但良玉素服甡威名聞其至必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而甡不知其意且欲集兵以制乃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亦隳之事乃關天非獨甡之過也

吳輔甡奉旨勦寇久未行適周輔延儒奉旨代征朝拜命夕出都時蔣輔德璟言於倪司農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予聞倪言卽往告甡甡曰無兵安往時孫都諫承澤崇禎辛未順天人亦力言宜速甡皆不以爲然蓋因甡屢奏請行以無兵爲言上曰徐之邊事靜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聖意實欲甡先行而以兵繼之也初甡奉命後孫督傳庭將出兵勦闖上以語甡甡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上不以爲然則已窺見其端矣

吳輔甡面奏欲疏請獨楚賦謂民久困兵火徵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卽勦寇勝着耳允之及疏入留中蓋不欲恩歸臣下也

白總兵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趙督光抃爲人粗率先未告廣恩密請召廣恩入京錫之宴用爲武經略時上頻誅大帥又故袁經略崇煥萬曆己未亦以召誅廣恩先失機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爲名盤桓貞定城下時吳輔甡欲上啟旨治罪而已爲力救卒之勦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上命內臣二人齎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爲甡用

秦督塘報左良玉寧南侯臨清人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爲左兵追殺復退上密遣中貴賫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臣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密狀吳輔甡密具揭言左鎮

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常賞賚未晚也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爲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牛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上寬假左帥若此

吳輔甡語予曰我日請兵兵不集若足跡先越春明恐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及邊警弛先所請唐總戎通兵又爲陳輔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上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閣或云駱金吾養性之媒孽也

哭輔甡既奉旨杜門待罪予往謁適龔給諫鼎孳至曰必首輔所為甡正色曰不然適蒼頭自閣至見首揆揭繳聖諭且力爭既繳復發安有一面媒孽一面解釋者鼎孳無以應方知兩輔水火皆若輩搆成也不數日首輔看議旨亦下

周輔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上意哭輔甡自言不及然門客猥雜酬酢紛紜竟若忘為雄察主也及北征歸猶錫之宴手玉卮賜宴又失機范督志完趙督光忭等或戍或徙不由刑部由閣擬皆從輕悉俞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議單皆褒貶相半獨曾都諫應遴被論註籍拈一議單

托同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予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周儀曹鑣抵京逢生辰周輔延儒躬往拜之若甚密者及延儒奉旨放歸鑣欲自解正色語予曰吾欲糾首輔予曰當首輔得志時不獨公宜糾即予為門生亦宜糾不糾誠負國今乘危下石非君子所為鑣乃止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參者抄參則撫按及部疏也曾劉給諫昌（天啟乙丑祥符人）於數月前糾趙督光忭又云范督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曾都諫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昌疏者眾但應遴抄參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反覆罪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於轉盼譬如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於須臾疏上留中

曾都諫應遴與韓給諫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吾忝居言職敢恤瑣詛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先為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喔咿闒倜故繇兵部改兵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屍夫嗣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既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為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

衛肖文（崇禎辛未韓城人）也迨國觀遣歸又疏彈肖文為解免地時肖文徵色發聲云彼手書在應遴始惶懼求解得冥無言其反覆二也國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云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註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發鈔則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單方出媚牘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後漢九原人）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為二反劉牢之（漢元王交裔）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元則為三反應遴之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日上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參看等語竟留中或見應

遴與吳銓部昌時同謁一大璫毀其有妙用也

韓給諫如愈以同垣後輩糾曾都諫應遴旨雖未下傳誦遍長安獨龔給諫鼎孳不平欲約同時兵垣救應遴而劾如愈時右給諫吳公甘來（崇禎戊辰新昌人後殉國難諡忠節 國朝改謚莊介）不從遂止甘來應遴同鄉鼎孳如愈同鄉也如愈與同門陳計曹道暉晨洽及還廣平守又疏言其非才是能不徇情面者

楊司馬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繩不絕人笑其以口擊賊耳及會主政應遴改兵科亦踵故智北兵入日具一疏上一日召詰曰汝爲兵科嚴戰守劾功罪約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贊也應遴慚而退

魏編修藻德（崇禎庚辰狀元通州人）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等疏平平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大用藻德遜謝上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數日大拜周輔延儒奉旨看議

袁給諫彭年（崇禎甲戌公安人）先以司理轉禮部因病乞歸及起補復疏求考選陳輔演嚴駁不行彭年又託周儀曹仲璉言於周輔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病及見會議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璉仲璉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踞天指心誓不負政府處也

周輔延儒看議甫數日武德道雷僉憲縯祚同奏即到

大僚則范公景文（萬歷癸丑吳橋人後殉國難諡文貞 國朝改諡文忠）等詞林則方公拱乾（崇禎戊辰桐城人）等言官則朱公徽（崇禎辛未進賢人）沈公胤培袁公彭年等景文雖周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不見拱乾新入都徵與胤培皆門生人謂發蹤指示者同鄉龔給諫鼎孳也疏中所劾御筆塗抹處若甚怒首輔者且召縯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上意若不屬者及見召方翰林拱乾與質拱乾辨晰甚明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爲志完行賄而敵騎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完與延儒門生也又有子爲金吾賄豈籍外人縯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謂陳輔演密間之也

雷僉憲縯祚因參周輔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憲自居其掌扇大書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命復任始氣沮

周輔延儒既奉旨放歸猶疑曹龔二給諫有言託吳輔甡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甡尚未出都良直不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甡與予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門生渠自爲之我不知也疏下塗抹與雷疏同然良直數日前又頻過周若甚款殊不可測也

吳輔甡將出都語予曰幸語龔給諫弗言及首揆人將謂吾致之及行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揭疏一封力言王應熊（萬歷癸丑巴縣人）爲延儒私交疏上皆留

中周輔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
已非體又延儒行時鼎孳遠送偪僂與前其叵測又如
此或云鼎孳諸欵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
時所記也
吳輔甡行後黃輔景昉天啟乙丑晉江人語予曰吳公必有後
禍予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周疏必云發縱由吳恐
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陳輔演也演素與甡
不協故云
予入吏垣時江之南北各推同鄉二政府為主遂分南
北黨既又以光給諫時亨龔給諫鼎孳為一黨以予及
方給諫士亮韓給諫如愈為一黨以予輩三人皆江北

垣中　廿

獨孤行無傍故外之也
沈少宰惟炳萬歷丙辰孝感人居言路時以東林為魏璫削奪
至是復與江北左時吳輔甡以督師候集兵未行惟炳
楚人疏請甡速之楚甡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
惟炳遂劾甡逗遛及甡罷惟炳來謁予言此劾本非得
已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
炭故憤慟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陳給諫
泰來崇禎辛未新昌人疏亦點綴數語劾甡者兩人而已
光給諫時亨有疏及周輔延儒云利歸羣小玷集厥躬
人皆以為當延儒聞之亦首肯
吳輔甡督師時光給諫時亨自請監軍以甡不行止後

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沈都諫胤培也胤
培是歲應入春闈會都諫應遴以胤培科資先已恐不
行則己入闈無階陰嗾龔給諫鼎孳止時亨行遂已時
亨失身闖賊致罹刑辟若輩誤之也
往例科員入闈皆論資先後是科應入闈者四人首吳
都諫麟徵次吳給諫甘來次沈都諫胤培次予次曾都
諫應遴也吳銓曹昌時與龔給諫鼎孳皆與應遴密為鬪
入闈雷僉憲縯祚之參胤培半由此至是予以兩叔入
闈堅欲乞差應遴自幸唾手可得不意前輩章給諫朝
薦又至時予以吏科右應轉工科左而應補吏右者朝
薦也於是應遴與昌時計謂不轉予則朝薦無缺可補

垣中　廿一

無官何緣入闈未幾以本至會極門復追回然一面追
回又一面以單報吏科踰二月旨不下一日朝薦語予
曰公未升蓋疑予也予駭往查果然時其黃門非假升
之官一疏將入告聞蔣侍御拱宸崇禎甲戌丹徒人疏上念乘
危下石不可遂焚稿
上召對知推俱以圈點為高下蔣侍御拱宸初得圈自
負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留御史會有覬科者謀
之吳銓曹昌時時北兵新入昌時言於周輔延儒示意
張司馬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覈諸郡城守
謂己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
言昌時復嗾當路以拱宸監趙督光忭軍時范督志完

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怍諸守口甚疎拱宸懼獲罪
促光怍戰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怍勸以催戰罪拱
宸光怍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
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上怒
時拱宸疑昌時嗾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
吳銓曹昌時通內每閣票一旨必先知是以衆論沸騰
具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閣周
輔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
與蔣侍御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惟所科預聞旨一款
上取原票閱之果是故敗
吳銓曹昌時與吳金吾孟明密及駱金吾養性以楚人

權盡革孟明諸廠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
以己心腹代適朱侍御國昌（崇禎甲戌合肥人）疏糾養性養性
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周皇親奎力周輔延儒亦有
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焉
蔣侍御拱宸劾吳銓曹昌時有通內數款聞上日置案
前親閱閱訖納袖中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
御票諸疏眞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黃侍御
耳鼎（崇禎丁丑蘄水人）亦有疏糾在拱宸先獨不下
陳輔演者吳銓曹昌時鄉試大座師也自周吳二輔行
後昌時與曹龔二給諫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
致慇懃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閣訖即行然恨昌時入骨

矣其得禍本此
上御中左門召蔣侍御拱宸與吳銓曹昌時對質命錦
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上詰
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
款昌時堅執不認命錦衣衛加刑吏科吳都諫麟徵奏
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朝廷昌時罪無所逃宜下司
寇治以明國體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顧不能盡法耳
時昌時足夾幾折不勝痛瞀瞀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
獄事訖上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
賄行私罔知國法又朕命甡督師百計延挨爲推卸地
延儒被糾甡何獨無糾既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

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
時攜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惡地蓋陳輔演孽甡於
內駱金吾養性搆延儒及甡於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
羣小藉爲口舌者曹龔兩給諫也
吳輔甡得罪被逮南京史司馬可法（崇禎戊辰祥符人）疏言甡
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躭延
時日但甡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又慮鎮臣
左良玉不爲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
闕下心已偏於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
非得已祭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左鎮倡議勤王
盡爲收去江督袁繼咸（天啟乙丑宜春人）屢次索取僅發三百

餘名而楚撫王聚奎（崇禎戊辰邢縣人）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
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孱國體乎臣於六月間
晤牲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欷歔一時偶誤其罪或
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

吳銓曹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王中翰陛彥以乙
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陛彥曰吾已訴上帝夙冤獲伸
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周輔延儒歎美凡門生故人有求鮮不應故疵議遂集
吳少廷尉履中嘗曰若周相去其欲則周召何遠之有
予曰不然若吳公去其偏則周召何遠之有牲賑秦撫
晉聲望赫然然滅於爲相時蓋祿認門戶太着論是非

不論眞僞故偏也鄭冢宰三俊亦同此累

鄭庶常鄤吳銓曹昌時皆奸人也一附黃翰林道周一
附鄭冢宰三俊人欲擊鄤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
公故上獨斷誅兩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過是也

黃給諫雲師（崇禎庚辰德化人）號雷岸王侍御燮號雷臣皆疏
糾賀冏丞王盛（崇禎戊辰丹陽人）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
辨疏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
餘雲師疏方下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閣改票亦六日下
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
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閣又北兵已退半載而邊臣諸
告急疏猶積下傳者以爲北兵再至也

趙督光忭猛率喜談兵以北兵入口方赴召問於某山
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忭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
之方斂兵稍避得免然卒與范督師志完同誅人頗以
爲冤蓋上因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機也

馮司馬元飈與倪司農元璐同心剔釐請兵則核餉請
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飈以憂勞成疾上遣
中使往視賜酒米等物名賜實瞯也尋以眞病得放

天津馮撫軍元颺（崇禎戊辰慈谿人）耄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
然無敢糾云恐得罪正人後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
與元飈相繼卒元颺清挺元飈機敏介不如兄也兩公

居鄉甚善故皆以功名終

陳少司空必謙（萬曆癸丑常熟人）聲氣夙望也予往謁語予曰
往東林初起皆仗楚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罰駱
金吾養性所爲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劾糾或條陳見邸鈔不絕至左右
則漸登音矣然都垣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則視京
卿爲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
則又獨後官前而言後罔愧也予賜環後轉右旋轉左
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予曰數矣予曰何謂對曰散
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予笑曰我不願爲季給諫

陳啟新以無賴濫竽省垣但請公所劾贓欵貿莫須有

謂不如是不足聳聖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賄恐以爲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子過淮安訪之史總督可法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以爲虛則言官姜給諫埰等必獲罪若以爲實則所坐數千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錢塘劉烈女者幼許吳生嘉諫年十九鄰有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攜梯入女呼其父共執之候曉鳴官阿官姪遂倡劉氏誨淫縛人取財之說鳴金聚衆衆皆信之女哭告父曰向未污吾身猶可活今污吾名不可活也我當死告鬼求直耳卽自縊官驗之時盛暑暴日下無屍氣其夫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及令人揭眉察之知其眞女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迸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堅執前說女見形於丁二曰若以筆污我吾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裂崩岸上下人以爲女寃官遂杖殺阿官并姪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上特命啟之見櫃內有元人朝會圖一冊胡人華人皆分行坐上見之不悅此吳銓曹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已北兵入燕其言始驗時昌時死久矣

予一日與某同籍謁周輔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見一長班耳語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徑入後宅矣予問之其一銓曹一儀曹一兵曹一同鄉關署也予歸而歎曰吾師必敗矣他且弗論安有以趨熱銓曹貪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議者不數日敗銓曹者吳選郎昌時也

張司馬縉彥（崇禎辛未新鄉人）初入都召對忽傳范司空景文接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沈汴河欲選偵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上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屬意者襄城伯李國楨（永樂初李濬裔和州人）與撫寧侯朱國弼（景泰初朱謙裔夏邑人）誠意伯劉孔昭（劉基裔青田人）忻誠伯趙之龍也國楨後殉難

上卽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黃侍御澍其尤也最後無賴董心葵（武進人）亦稱周輔延儒魔犬彥遨召對辜給諫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誠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尼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實做若與楊嗣昌張若騏等粉飾鬭辯必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炤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上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內
官之惠曹內官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爭端入司禮端
京師人本予矜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
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不及夷君惟元魏孝文帝以用夏變
夷獨得列祀應祭於洛陽之瀍西而國初禮官沿襲宋
謬祭於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
孝文陵也予言於禮科沈都諫胤培疏云魏有兩文帝
名宏者用夏變夷蔚然令主名寶炬者政在宇文徒擁
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為
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謬所當亟議改正疏

垣中 三八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廉隅相高間有假借猶
存白日面目予初入垣猶然及璟召後見諸掃門政府
者言夷行跖恬不知愧而省中尤橫予知必為國禍痛
切言之惟韓給諫如愈傅給諫振鐸朱給諫徵以為善
慫恿速奏初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逢其所
喜而遇贅則必隱其獨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歷杏徹
者非憂在邊寇乎故臣謂今日眾門戶獨與諸臣異蓋
諸臣所持在內則為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
所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也一曰
邊今特暫伏耳然再造奈何若開北門之鎖鑰誰司則

當以三協為門戶脫烽火復儆於傅致令穿塞而入則
北之門戶隙矣一曰寇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
陪畿之扃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脫干櫓不戢於
搖致寇呼風而下則南之門戶又隙矣故臣謂國家兩
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
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雖然是未可與全軀保妻子之
臣謀也臣以為正當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今試問
邊騎所蹂躪闖獻所剸刈誰是身膺簪笏幸保首領者
其他衣冠子女或繫虎穴或拋中野而畢竟吾軀能全
否吾妻子能保否故謂君事視身國事視家猶落第二
義而臣謂舍君別無身舍國別無家直一體也若猶怡

垣中 三九

堂如故鬬穴如故有薪獨貽君父臥有膽獨貽君父嘗
安乎不安乎昔宋韓琦諡忠獻范仲淹諡文正皆經略西邊
而廹其績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
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詘則與封疆於外正
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駸莠亂苗矣蓋始
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跖文章之外另
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歎也乃其最無賴者不為公家
指佞屈軼而為私門善眩胡人忽咿喔入幕忽叱咤反
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己當於炎處尋冷
故非獨貪如嚴嵩宏治乙丑分宜人專如張居正嘉靖丁未江陵人所
宜褒足即望塵三楊士奇諡文貞泰和人榮諡文敏建安人溥諡文定石首人

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況下焉者乎掃門何親下石何捷猶靦顏自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臣謂門戶之大弊極蔽至此雖爲烈而執端執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聞敵股戰必王欽若輩也是謂眞小人小人愛其身果飮博謔呼對虜色奮必冠準(萊國公華州人)徒也是謂君子君子愛其國故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之見而惟以奉公之誠僞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直相與滌肝協膽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冠之場已爾録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卽不必在朝廷録是恩不自我尸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爲此日卽可用怨家封疆之門戶輩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聞古人臣忠國時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以籌邊畫冠爲先然非譸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元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卽以君子與君子角而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雒蜀朔之幟標則君子分曹以角而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曾去雒容蜀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而悲深狐兎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爲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

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一二敗類貌君子而實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翠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爲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旣欲襲弄簧之百舌以鼓喙遇小人則能爲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媚之九尾以掃門如吳昌時廖國遴等比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時起郭子儀(汾陽王諡忠武華州人)爲帥時李光弼(臨淮王諡武穆昌黎人)素不相能入見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於百戰而不知其止收功於一着者人和也今邊驕冠橫勢極倥傯而文與文相壓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爲器獨擧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邇者餉匱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衆人籌一事非衆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勿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翠厲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聚於此則不分於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爲息乎蓋鴟梟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聆彼鴟梟快吾彈射亦蚍蜉螫人之肺腸耳此臣

願爲居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人是非淆於盈廷而聽之衆咻則愈惑端邪迷於棄舍而決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留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更論定之聖斷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群風其少息乎夫雜蜀朔構而始乘之者小人繼乘之者外患爲身爲國兩者無一焉疏奏留中

予嘗歎世事之來必有其漸毅廟出貲遼參即建州人中原遍地販參之兆毅廟夾吳昌時於廷即闖賊遍夾諸戚紳肆勒多金之兆毅廟改張侍御任學（天啟乙丑 安岳人）爲總兵即建州改總兵土國寶爲吳撫耿焞爲蓟撫之兆毅廟用無賴之武舉陳啟新爲給諫即建州入中原將飼馬肩水放炮各賤役俱任司府守令之兆毅廟以時藝考內官得入司禮即建州以時藝考女直蒙古人得登科名之兆又曹司禮化淳建甔溝橋城題其一門曰永昌一門曰順治即闖賊年號永昌建州年號順治之兆

予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斷折及闖賊入都予緻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予奉差至姑蘇晤徐翰林汧（崇禎戊辰 長洲人）吳銓曹昌時兒女戚也語予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某敗官某某擢辟皆非其所爲輙宣言曰抒我衆怨所萃禍能無及

予奉差至揚州遇周輔延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騎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爲耶煩赫而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周以聖怒不測爲憂予勸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周惟太息而已

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爲公論所譏山東劉總兵澤清上書辭恩蔭吳輔甡擬旨允之語周輔延儒曰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即處分澤清之蔭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遣役行賄刺取兵垣章奏甡同邑署兵垣韓給諫如愈疏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惝懼持重幣至如愈呼使詣諫返其賄澤清甚恨且疑甡指授然如愈實非聽人指授者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時坐馬一騎名楊國柱者指麾加刃云爲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周輔延儒罷曹給諫良直疏糾之并及澤清行賄予與如愈聞坐曾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所能制若因數疏激變言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荊軻之事可畏也時予不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日即北都淪陷先帝賓天之前一日也澤清又欲殺將侍御拱宸以不値免

甲申二月闖勢日熾薄真定徐撫軍標（天啟乙丑 濟寧人）爲叛兵縛去汪簡討偉作書寄同年陸給諫朗（崇禎辛未 上元人）云

闖賊襲據眞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細滿都城米銀外解無斗粟分文至者太倉銀庫不過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邊兵吳三桂高郵人唐通入援而邊患更烈闖門危殆眞不知所底弟命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今倘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日諸公並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時移孝作忠久卧苦次不妨挺身爲士夫百姓倡江南

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於此勢必長驅而南其不爲秦晉積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眞定之失賊尚未到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穿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種奇幻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稱之方可得其情狀年兄與史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都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尚可恃若有意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言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吳給諫甘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馬翰林世奇崇禎辛未無錫人與成梱曹德書云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從容就死難吾輩爲其難亦爲其易乎又云弟老母令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爲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巳妹先自盡德覵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覵入別其母張氏畢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載餘忽傳德不死問行抵江南妻妾聞之皆忿然曰彼若不死我輩必死名列貳逃何顏生存既問之妄也其忠義所感刑於寡妻如此

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侍御宗建萬曆癸丑吳江人李侍御應昇黃侍御尊素萬曆丙辰餘姚人張侍御愼言萬曆庚戌陽城人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惟愼言戊子爲刑垣時同官朝密點及欽程名鶩其猶生五彪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中尚有二彪存不知上何以不誅闖逆陷京師欽程等遂爲偷網亦可歎也

予以壬午冬季過維揚夢予師倪司成元璐爲予題一絹云探山移靜羅卜樂之無聲倪雖上虞貫寄籍山陰探山移靜將彈冠矣果起少司馬至京改司農尋遷詹事府未及杖卜殉闖禍非羅卜樂之無聲何

陳輔演新失上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王總督永吉天啟乙丑高郵人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

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
不敢行遂罹閹禍
許光祿譽卿（萬曆丙辰 華亭人）所納名妓王微有遠鑒南渡後
微病臨終以所織一布袱授譽卿曰我死必亂汝可啟
之及北兵入吳譽卿將遠匿乃啟袱視之則破衣一件
碎銀一包也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
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
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
時士大夫尚不能堅節況一婦人乎聞者莫不掩口
予差竣返揚州適吳輔甡以遣戍歸與同郡鄭進士元
勳（崇禎癸未 江都人）喬侍御可聘就飲予先至首言昌時反覆

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蔣侍御拱宸
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
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甡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
娀予肆行揑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予先有
言又言昌時婉阿狀往得罪周輔委蛇蒲伏頓頭不起
甡又正色不然此嗔昌時者所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可
聘至又不知予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
納賄若干某事納賄若干言尤力甡訝曰乃爾寡罷甡
先行予述予言告鄭又述予與鄭言告喬笑曰三至投
杼矣
北都既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

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宮數十人俱妝飾一樣且云郡
邑不宜遽設龍亭哭臨又出黎撫玉田書云吳將軍三
桂方圖闖且有傳定王已在闖門三桂破賊立之南來
已知皆誕也
山東王撫軍永吉戢盜除奸家家尸祝一時聲滿長安
有北史南王之稱及北兵入齊地陷五十餘城上赦不
誅改總督薊遼召對引罪上諭以圖功及北都陷削髮
歸其師倘應軫作詩云昔日文山今鐵山文山死節鐵
山還又有人續之云更有疊山能蹈死三山相遇問誰
慚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販淮及出貲如人首然

耳目口鼻皆具
自古人君即位後中宮方生太子一爲商紂亡國一爲
宋太子劭盤遊一爲宋欽宗與父徽宗俱被金擄一爲
本朝武宗幾以倦勤失國且無後至此爲毅宗皇太子
又亡國殞身亦一異也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
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
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號之加自二帝二
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斯集弘光時若
一案然尤可異也
弘光初先從高輔弘圖（萬曆庚戌 膠州人）之請上帝廟號曰思

宗予上疏請改謚擬皆駁最後曾少宗伯紹寧（崇禎戊辰武進人）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並請詔用毅

予偶讀一隅紳集見稱毅宗爲威宗已乃知爲隆武（唐王）時所改也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言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未審隆武時諸臣何以改此號前既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高洋同廟號且爲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也

若　新朝遵議廟號之人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知何家之宗也金哀宗乃其末主承麟所謚我明止謚元庚申君曰順帝

毅宗既改廟號禮科稀都諫志儒（崇禎戊辰濮州人）復以陵名請商之予予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盱眙縣陳岐山以外科寓常州見陳生組綬（崇禎甲戌武進人）年尚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李樞曹青（崇禎甲戌金壇人）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代不意聖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爲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爲含殮亟歸至艮鄉又見無首人來索

命卒於邸

予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他疏亦然或疑上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聖諭云爲國者爲君子爲身者爲小人郎予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上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

上甫五歲所生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爲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偕畫工詣劉新樂侯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口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上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先殿神請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算當甲申三月初適淑國壽八十上益歛欷思皇太后不置賜賚金幣有加上之孝至矣

劉新樂侯文炳素與鞏駙馬永固善永固偕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巳縱火焚公主柩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上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清世祖順治十四年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即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諡懷宗端皇帝上加諡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爲後代所惓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陳進士丹衷（崇禎癸未上元人）上疏毅宗欲調廣西土司兵以勦流寇上喜授御史命持詔往及至留都識者皆言其不可遲疑不行及北都之變奉監國諭至揚州鄭進士元勳與丹衷同籍言於萬樞輔元吉（天啟乙丑南昌人）曰陳君自負奇男子受知先帝遲回故里半年未移一步微倖國家論喪以成其功名且云功成不受爵功不成而反受得無負其生平乎責善朋友之道予不敢爲好友諱也元吉亦然之

工部尚書嚴震直後人至京欲爲震直請諡問以諸書所載遇惠宗雲南吞金死則齊東也時管少宗伯紹寧欲予諡而以建文降臣恐見尤輿論欲取歷代輿論久孚尚未補諡者數人爲震直掩飾予曰雖諡一震直而波及諸賢得與易名亦快事也因舉羅通（永樂壬辰吉水人諡襄寧）王世貞（嘉靖丁未吉水人諡文憲）顧養謙（嘉靖乙丑通州人諡襄敏）陶爵（鬱林人諡襄靖）周新（南海人諡忠直）況鍾（吏員靖安人諡肅惠）王艮（建文庚辰榜眼吉水人諡端裕）王三善（萬曆辛丑永城人諡襄烈）等以告疏已錄就矣因王問學鐸不悅世貞尼之而輟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清撰

弘光

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勳密語予子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禍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姪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於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時沈都諫胤培以此詢章都諫正宸正宸曰當光廟(泰昌)在青宮時則以光廟爲國本當光廟與熹(天啟)毅(崇禎)二廟皆絕時則又以福藩爲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光廟也於國本安居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首謁孝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禮畢問懿文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

高傑(興平伯)等既封伯袁督繼咸入見奏曰封爵以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頷之歎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曰臣昨過揚州親見高傑與黃得功格鬭本輔臣士英(萬曆己未貴陽人)引傑過河宜令士英往輯繼咸亦從臾上曰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願去繼咸曰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以英斷爲用伏祈振治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駑頓奉六龍爲澶淵之行上頗有難色姜輔曰廣(萬曆己未新建人)言澶淵之行不是遽爲此事却不可不時提此志上又頷之繼咸又請撤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信上允可繼咸往閣責閣臣可法不當遽伯高傑士英不悅時人謂繼咸言雖正然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崇禎戊辰遂安人)誤之而何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鋮(萬曆丙辰桐城人)迓之江干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鋮廢籍中誰爲若知交可用者大鋮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對時士英猶編戍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鋮薦甚感故力薦於上諸閣臣皆以爲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冠帶來京一旨卽士英手票也

阮光祿大鋮陛見自陳江防要害娓娓可聽將退馬輔士英申言大鋮冤陷十有數年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無指實大鋮自訴冤陷謂輔臣弘圖向同班行亦當知之高輔弘圖言天啟年間崔魏亂政人知崔魏不知朝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先帝初政有欽定逆案一書大鋮與焉臣亦知大鋮才可用但以逆案制自先帝不敢擅改惟求下九卿科道公議則大鋮出亦自

光明上首肯曰會議艮是士英曰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鋮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鋮賄耶望陛下獨斷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之謂且大鋮之用何藉通賄臣以會議請正爲大鋮見用地非阻大鋮以不用也因請罷斥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

長洲許生員琰聞毅廟縊殉慟哭投水死于少參重慶崇禎辛未貢生壽寧知縣先濟南道以國變南歸與同鄉馮紳猶龍長洲人名夢龍飲猶龍力稱琰忠重慶曰不然若非憂貧則憂病假此爲名耳猶龍斥其言重慶幾與大鬨衆解之乃已

劉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及詆東林與

江北黨誰言害己又言中興所倚全在政府舊用大帥自應羣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姜輔曰廣曰廣微以先日聲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先帝時爲東林所賣被彈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越數日疏糾呂大器雷縯祚薦張捷萬曆癸丑丹陽人鄒之麟萬曆丁[illegible]探花武進人張孫振劉光斗天啟乙丑武進人等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鋮爲中外攻甚忿大鋮亦語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光時亨龔鼎孳周鍾崇禎癸丑金壇人等大鋮致也

寧南侯左艮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督繼咸貽書艮玉備道上倫序之順乃開讀如禮屬何內臣志孔黃直指澍入賀實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面數馬士英十大罪且言不宜垂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澍猶攻詆不休時志孔亦助澍詆士英兼言文江不法聲色俱厲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艮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澍復連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糾爲正議者予言於喬侍御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謂以燕伐燕也鄭鄤不救舊輔文震孟耶護君子與攻小人同一借題耳無以澍爲鄤續可聘是之

陳少宗伯盟天啟壬戌富順人嘗赴閣請轉某翰林官姜輔曰

廣固言不可盟作色固爭日廣亦厲色曰待年兄入相自爲之綸扉一席幾成聚訟

舊例六科侍班皆立御道側東西向而侍御則止糾儀四員列御道對御座立予初入南都見臺省徑入殿內列閣臣下又導駕科員皆面向退走不敢背向予初入南都見導駕背走爲正其誤而內員反嗔面向者行稽羣呵之又百官見閣臣言事止立階上無入閣坐者今則匡坐健談一時草率氣象殊可想見

馬輔士英方移病忽疏薦原任謝輔陞張少宰捷言二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爲吏部尚書帶閣銜捷爲吏部侍郎皆阮大鋮意也初士英以薦大鋮致中外

沸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缺言已故張庶常溥崇禎辛未太倉人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輔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予非昨東林者東林拒予耳高輔弘圖復從臾之頗有和解意及劉總憲宗周會稽人萬曆辛丑疏自外至大鋮等宣言曰廣實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回而薦陞提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周上疏者在籍周儀曹鑣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周疏爲正

左少司馬懋第陳都督洪範北行命會同府部等官從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爲限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

幼與皇上爲叔姪可也人哂士英言

上召對北使左少司馬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與陳都督洪範馬冏少紹愉俱對上言及欵北紹愉言先帝時曾命臣使北若欵成必無今日上問不成故紹愉言使者更往則欵矣主欵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報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陳翰林盟朗應曰可上命卹卹並祭處劾新甲者本垣合爭乃止

陳儀曹龍正既陞今任竟不赴因賦詩云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汎瀾舊帝星日閉門就讀人服其高時姜給諫應甲崇禎戊辰金華人李侍御模天啟乙丑太倉人見時事日非俱堅辭不出

東平伯劉澤清請宥周輔延儒助餉贓銀疏時議不欲在外武臣干與朝政故暫停不下欲令發自言路後久無言者乃票發部覆

予崇禎時曾題穎國公傅友德宿州人宋國公馮勝鳳陽人贈諡爲禮科徐都諫耀所格南渡後復疏請始贈友德麗江王諡武靖勝寧陵王諡武莊陳給諫子龍崇禎丁丑青浦人言於予謂宜入功臣廟予復爲題允忽一夕予稚兒夢兩官人入謁呼童索茗甚急云是功臣廟來謁者一軀長面赤一軀稍短面闊皆有喜色聳立以俟且告予予訝而詢之乃入廟日也後予得寧陵像於其家果長而赤但未知麗江像如何蓋二百餘年之靈不昧而假

靈於牧人之夢若此二王入廟日歷冬至歲暮春分三祭而國亡

祖宗法制多爲牽制如卹典疏請下吏部選司核其銓除功司核其功業封司題與贈廕祭葬題於禮部得請以葬事移工部至與諡則詞臣擬二兼作諡議呈禮部禮部又呈閣閣具揭請上御點下禮部外人罕見者南渡後顧宗伯錫疇萬曆己未崑山人俱一手握定後雖各還職掌惟擬諡不由詞臣請諡亦不稱閣揭止部疏題請而已然部疏奉旨人得共見而開國殉難慘死三案累累數百得以數月告竣者亦緣轉折少也但非祖宗其難其慎之意恐滋徇濫

張少司農有譽（天啟壬戌江陰人）先歷任漕儲道上召對時撫寧侯朱國弼力爭漕運總兵不可罷有譽不與辨惟歷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對頫亦而已至是以周司農堪賡（天啟乙丑寧鄉人）久不到任轉陞有譽爲之議者謂且啟阮大鋮等轉陞漸也勸有譽力辭不能從

于忠肅謙（永樂辛丑錢塘人）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徵人于嵩冒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黃侍御澍亦由徽籍移杭籍遂爲嵩後之英謀求改伯徐冢宰石麒等疏即澍草也子獨以爲不可日以忠肅功卽公侯之非濫而況於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侯華高人（和州）卒無子納券墓中乎乃以加遠不可知之族裔耶時陳中允之遴（崇禎丁丑榜眼海寧人）心黨之英又援安卿伯張興（壽州人）姪勇世襲例張都諫希夏（崇禎戊辰蒲州人）折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遂詘

馬輔士英與姜輔曰廣同誣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序當立若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備耆欲立疎藩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朱統鑛（南昌寧府裔）以宗貢寓京師遂疏糾曰廣疏不由通政司以他竇而入

顧宗伯錫疇署銓日復諸言官起廢疏如金僉憲光宸楊編修廷麟（崇禎辛未清江人）詹侍御爾選（崇禎辛未樂安人）皆一時名流他如徐侍御殿臣（崇禎甲戌鄞縣人）以年例胡大行麒生（崇禎戊辰德清人）胡秋曹江（崇禎戊辰孝感人）以部擬科員俱未蒙欽點而概與賜環又如陸樞曹稻飛（崇禎辛未宿遷人）以耳重久廢爲懷遠侯常胤緒（開平王裔）薦而亦與起用又於復疏後自薦馮侍御明玠（天啟壬戌青浦人）等數員一併題用尤非禮

若沈給諫迅已蒙毅宗環召獨不入啟事後閣門殉難

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時賦詩曰蘇惠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臺喻阮也

顧宗伯錫疇署銓爲章都諫正宸熊給諫汝霖疏論後以削溫輔體仁謚爲張侍御孫振糾又以署銓不循爲何侍御綸糾正宸與孫振等皆不同道兩路夾攻一人而已

部起孫宣督晉戶部右侍郎命另推內旨也先二日內傳王文選重至云欲換本既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復挖補痕宛然聞阮大鋮語人曰我阻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鋮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時馬輔士英謂大鋮冠帶已復且因薦叢議意稍懈至是忽因祚昌薦傳陞令官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鋮杯酒慇勤意甚感此番傳陞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懊恨

陸給諫朗家居留都以例推留用人疑其重賄內臣得之若徐太宰石麒所云豕忝督餉挾妓飲西湖則風聞

誤也石麒疏則迺內被留則亦疏詆石麒巧織贓款并及章都諫正宸以正宸書則名於掌示石麒故例轉也卒得留先是江陰李令晳(崇禎庚辰)未入都有姦弟主內臣田成家不告令晳託為求吏部致公言於朝稱敝門生又有中城兵馬司朱陽先以郭寺丞維經(天啟乙丑龍泉人)薦得與考選又託內臣孫元德為求御史故石麒以此詆則陸給諫則留後復疏糾徐冢宰石麒有不可寬斧鉞之誅一語時熊給諫汝霖(崇禎辛未餘姚人)素敢言則同籍同官也以差行陳中朝敝政甚悉一日則餞汝霖於家適科鈔至則一讀一擊節及讀至一官外遷輒皆當事為可殺二語相視默然旁觀者笑之

徐冢宰石麒疏糾陸給諫則侵及內臣及予告閣臣知內臣恨之擬旨甚峻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以優禮遣耳遂得溫旨歸

文正一謚舊不謚死節者倪宗伯元璐弟與予書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亦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以謚先兄可乎予言於管少宗伯紹寧以為然遂與劉中允理順俱謚文正方侍講孝孺(洪武徵辟寧海人)謚文正倣此亦以先有正學先生稱也

建文諸臣贈官皆予與張儀曹采(崇禎戊辰太倉人)所定采議贈魏國公徐輝祖王爵予以光山擬采撫掌稱快華銓曹允誠(天啟壬戌無錫人)慎重王封乃改贈太師時金川門卒龔詡獨未得謚采以為恨予言之管少宗伯紹寧紹寧謂不便續請予曰卓忠貞(名敬洪武戊辰榜眼瑞安人)以私謚作公謚採輿論耳今湖私謚安節但須吏部贈官時擬忠貞例題作公謚可矣采請於允誠遂得謚又請難諸臣予謚幾百餘人皆紹寧所定或疑此案太濫宜稍裁予曰若自我輩手定當少為貴耳既予復奪可施之諸忠耶且此案鬱勃已久與其靳也寧溢遂止

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謚者得之自王忠愍承恩與李恭壯鳳翔始然承恩從先帝蹈破例非過鳳翔雖城破自刎止依嘉靖贈雲騎例可也

予請謚開國靖難慘死三案格於崇禎時禮垣徐都諫耀成於弘光時管少宗伯紹寧耀與紹寧皆寡學然耀恥下問每與言三案堅執不行獨紹寧虛懷初欲以謚建文諸忠一案託予擬稿予以各有司者力辭及謚此案後聞人議其稍濫遂親過予寓以謚開國及慘死兩案懇予擬稿予嘉而允之後謚惠宗諸子弟亦然皆得報可覩耀度量真天淵也

開國慘死二案人少題覆較易惟建文諸忠一案多至數百禮吏二部艱於繕寫故久閣予時為工垣都諫力言修祠是某職掌移文屢促之且言於二部諸司官始題允祠猶未及修予以陞任奉差而國旋亡矣若稍遲之便成諸忠一大缺典

美輔曰廣力爭阮大鋮不可用與張九齡先見何異但疏內歷暴毅宗用人行政諸失則過人臣以身殉國尤當因其大節諱其宿過況人主乎

上之得立實由四鎮然當日欲舍上立潞王者乃美輔曰廣呂少司馬大器與錢宗伯謙益等也若倣英宗(正統天順)罪援立外藩事加以王文(永樂辛丑束鹿人)等之戮諸臣何以自免乃上不惟不加譴責且加擢用其大度亦不可及

上寬仁即位後從不追咎異議一日馬輔士英言及立潞王事上曰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黃儀曹端伯(崇禎戊辰新城人)考選時初擬授科以生平喜釋

中用二釋語故得部後卒死難

章奏外官由通政司京官則由皇極門實封奏聞文書房內員收之例無副本九月間新考選科道內員忽索副本云恐內中有言及馬相公與我內員者後爲前輩臺省執不與已之然亦足知內臣權臣之橫矣

宣城人劉振著書甚富經年矻矻予見其所著國史雖筆非高健然已有成書又振背言東林所持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非彼三朝要典之假借當非其所借之人不宜非其所借之言又言劉學士三吾(洪武徵辟茶陵人)因謚文太子懿太祖欲立燕王以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對故惠宗得立今惠宗既上廟謚三吾亦宜謚言頗可採

管少宗伯紹寧謚建文諸忠皆準殉國忠紀周儀曹鑣所纂也內左僉都御史司中不屈成祖命以鐵帚掃其肉死最烈殉國忠紀內遺此一事遂不得贈謚

世廟時革諸戚臣世襲斷止其身至是皇太后弟鄭存義封大興伯予世襲非制也人無知者

郭侍御貞一(崇禎庚辰惠安人)考選時以倖未及爪擬部旨改道人疑馬輔士英有力後糾劉納言應賓(萬曆癸丑沂水人)犯士英所暱被謫人始服其正貞一謫後以辨疏上內臣以爲謫官疏應從通政司入宗納言敦一(崇禎辛未宜賓人)以爲故侍御仍應從皇極門入疏遂不得上貞一首糾從闖諸臣後降北仍爲御史

往例閣中票擬必請裁首輔故鮮矛盾馬輔士英爲首相終不曉此制如諸舊臣子孫紛請贈謚王輔鐸以爲杜其際則自絕故多駁乃士英又票允如北都公侯先降闖賊見殺者俱請卹懷寧侯孫惟藩(天順時都督孫鏜裔大同人)子請卹不許乃以同降同死之新建伯王先通又同日批卹甚至贈成國公朱純臣(永樂間都督朱能後懷遠人)王爵比之張輔(英國公祥符人)殊駭聽聞一襃而允駁殊一贈而予奪迥其顛謬乃爾

弘光元年正月朔上退朝諸寺人設宴爲上慶賀在某宮值天晦上意不懌諸閹兢趨下堂除窗格上曰不必除朕此處坐不久諸閹失色聞之政府皆駭爲不祥後

果驗
顧宗伯錫疇署銓開單坐缺批送王選司重重概不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疇怒疏糾之咸謂曲在錫疇吏科章都諫正宸疏留重然猶密語予曰吾疏中不敢許者清耳予問故曰渠先任北都銓曹時素有物議後重卒以正宸有異言告病去

阮司馬大鋮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舊語沈都諫胤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即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卽賄求半皈私橐耳但命納銀若干於官欲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又云某人求監紀初饋金五百不納再贈千金亦不納直至二千

用以充餉又語人云考選某某以二千金相送推之不去在我居省垣時兩人各送一扈皆白物耳今則黃爵二進或二對不納不已無恥孰甚噫若輩無恥固應厭薄然身實爲貪作此鄙夫奸狠出人意表

管少宗伯紹寧署禮部初擬謚孔輔貞運文恪文恭奉旨有旣無瑕德亦無表見等語不允至是紹寧忽改擬文忠貞運爲相醞謹無短長且以天年終何云義憤因駁加美伊子寅絲力也前二謚當

往時南糧南餉以給官俸軍糧常苦壓欠不給上卽位後楚鎭及四鎭劉澤淸劉良佐高傑黃得功頻以匱告而司兵惟務姑息不知汰無用核虛名楚鎭兵五萬餘需銀一百八萬四鎭兵各三萬需餉二百四十萬本色一百萬五鎭不足恃且還爲我虞居重馭輕有京營六萬需餉一百二十萬鎭上游控江北復有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鎭共兵十二萬計餉二百四十萬合之七百餘萬而川楚東豫督撫鎭不與焉然而監紀多鎭撫所題以備使令且皆齷齪下流敢有核虛冒一議汰練乎借警咆哮甚而截刼乃大司農綜計所入止六百萬關榷俱在焉而七百萬外有俸祿國用之增六百萬內有水旱災傷之減太倉旣無宿儲內帑凋無可發漕糧改折此盈彼詘至利臣言利當軸以爲奇謀力主童生納銀沿海開洋之說唶嗚叱

咤力詆人爲迂腐而决行之所入幾何而珠池一內臣屯洋兩撫臣數道臣及中軍取用不可勝計其供饋役使所糜尤不貲於兵餉所濟幾何

自燕京定鼎南都宮闕墜而不新衙宇亦日從凋落而外解錢糧率急大農而緩水衡上嗣立金陵百役並作部庫如洗不得不開事例副貢納貢已恐後來壅仕途中秘減銀納者屬至繡衣大扇招搖道途至後府部首領郎官寄徑也二千金卽得之待詔淸華府判民牧一千金卽得之光祿之署設官數倍有官有俸不免除償迫大工旣畢中外執例關請營閱司空劄放從工垣挂號者軍火器械十不及一而內員之請討十居六七衙

字之修葺十有二三如銀作局工匠千名人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每月支銀三千六百兩工食如此所打造金銀又當如何錦衣監房修造至價銀一千五百兩光祿寺厨房至八百兩獨無可節可緩乎其餘監局靴帽冬至歡炭至銀二千種種皆撥全盛舊制泥沙之用終爲名器之濫耳後府判爲銓部執停府部首領待詔盡改中書然不免爲失大信而愚小民矣

婚禮錢糧出戶工二部合京兆共措至二萬餘內府執言不足禮冠需猫睛祖母碌又重二錢珠及重一錢五分者數百粒又一錢及五分珠千粒監臣商人估價數十萬司空工垣言之俱不允後司徒合司空京兆公疏

會計目前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乞上減定冠價得旨定爲三萬所減不啻十之九

京師選淑女人疑爲宮嬪競規避後知備后選方競出五城每城不下百人命監臣棄選乘輿底貫金彩紅紫奪目初得之人言一黃氏爲冠入內以失投推算人一刺作祟退出再選內豎坐名索馬中書女聞此女色藝雙絕選時故敧其頸作斷尾犧雞亦不入選

彭楅曹遇飈（崇禎癸未沂州人）以內傳忽改授御史巡按浙江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總憲馬輔士英所爲欲布心腹以猎潞王也或曰遇飈通內徑取上傳耳遇飈既得旨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跡未離國門傴僂爆然矣

王齊撫樊王東撫潔（萬曆丁未益都人）辭朝後皆恇怯不行觀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於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

北使左少司馬懋第等之遣也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又賜吳薊國三桂及陷北諸臣詔諭通和意懋第將行予以同籍至交與深語問使指若何以不屈對予曰成事貴於死事君不聞富鄭公對遼使語乎昔北使時方臥病車中聞北詔至卽起拜凡以圖成事也時予以今日之事自立爲貴所以通款爲緩兵計耳不用詔用書以敵國待若至彼國時以代先皇帝復仇爲辭

廷謝之待其情意漸洽方與議款若驕蹇不從則罵敵而死未晚也言未竟懋第慨然曰彼吾屬夷非遼與宋比雖富鄭公膝亦不可屈予服其理正遂不竟所言至燕京議見攝政禮同行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必屈膝乃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曰吾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何言屈膝懋第亦以勅書內有不屈膝卽爲不辱命語故持初議甚堅而洪範畏禍且潛通攝政左右故獨得南旋懋第等已遣復追還改館太醫院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魂後有續議遣使者上曰我往彼拒祇取辱焉但圖內治可矣然空言無益也

左少司馬懋第等北使爲犒師爲祭山陵訪東宮二王
蹤跡其奏據採官採視先帝梓宮以三十六人周后以
十六人舁至田貴妃墳上民醵錢四十千開隧道安厝
此山林局也東宮二王鈔有北示云有一男子自稱太
子至周奎家入見公主主爲先帝手砍折臂未死也此
人掩面哭公主不相識奎入奏令侍書朱國詔等及爲
太子醫癬內官等辨認皆以爲非惟一管池內監三武
侍衛武臣以爲是及見袁貴妃貴妃云太子有四虎牙
牙根甚黑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因欲置僞太子死恐
眞太子藏匿故留之令父兄出首此東宮之局也二王
杳然後陳洪範歸言皆爲鬭殺亦未確

忻城伯趙之龍有疏薦逆案陳常少爾翼 萬曆丙辰 山陰人 戶
科吳給諫适 崇禎丁丑 長洲人 時移署吏科鈔參其非之龍怒
疏爭之然張太宰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爾翼時楊納言
維垣 萬曆丙辰 文登人 由逆案雪然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
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用終不登啟事
蔣侍御拱宸先帝時疏侵劉東平澤清澤清遣人刺之
途以不遇免至是復官澤清出不遜語故獨不登啟事
鎭臣之能奪權臣柄如此又先任宋少司農之普曾薦
錢宗伯謙益等翼取容門戶復爲章都諫正宸駁薄鈔
參之至是夤緣張侍御孫振黃侍御耳鼎疏薦求起用
亦以見惡澤清僕後仕北爲戶部主政忽堂忽屬又擇

清惡得其正者
解司寇學龍再以從逆六案上兼請停刑蓋爲光時亨
與周鍾援須臾死也恐馬輔士英不悅或再駁適士英
援例乞罷方註籍學龍不過止過王輔鐸密商疏上批
允有詳愼平允褒進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
己會訊僞大悲獄阮少司馬大鋮與張太宰捷怒楊銀
臺維垣等言早晚當有疏學龍遂移病初大鋮入士英
幕多微服小輿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鋮輒屬垣聽乘
機中之有以也
阮少司馬大鋮語人云皇上早朝宴罷何云溺聲色乃
門戶諸奸以此誣衊君德耳又張侍御孫振云皇上御

諱爲十八所云十八孩兒與胡戰者非讖乎此萬年祚
也其相率蒙飾類是 御名由崧
阮少司馬大鋮意氣軒驁侵撓銓政其門如市馬輔士英
稍和然亦以銓部爲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推知者
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擊缺者重以
劉文選應賓賣官鬻爵恃二人爲墻壁張太宰捷晝題
而已或夜榜大鋮門曰闖賊無門疋馬橫行天下元凶
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又爲對曰闖用牛明用馬兩般禽
獸淸用銓明用鋮一塊金錢其爲人惡若此
阮少司馬大鋮爲都諫時與魏都諫大中 萬曆丙辰 嘉善人 謚忠節
以吏部一缺相注然大鋮貲俸居先迫之去者過章都

諫正宸嘗言之至魏忠賢殺大中謂爲大鋮陰行贊導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貪橫鋤正引邪六十老翁復何所求而若敖已餒何不覓千秋名乃遺萬年臭讀恢復防江二疏頁爲惋惜若張太宰捷居官淸幹居家孝友尤不當抑及爲冢宰追怨東林剌骨且以諸勳臣及士英大鋮薦己一切推陞悉聽頤指又起用張侍御孫振袁侍御弘勳（萬厯己未慈谿人）以亂國是若非一死不免鮮終

崇禎癸未歲左帥貞玉憚賊勢鴟張託言餉不足將就樞南畿阮司馬大鋮時猶爲民以招其年姪侯生方域與交不赴素恨之遂言方域與貞玉善將內應方域貽

書誚之內云執事枝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至是乃驗

史學士偉業以奉差行與阮戎政大鋮別大鋮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爲政耳歸語聲氣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自有公論周鑣無死法惟雷縯祚當正大法耳其橫恣如此

王選司重既與徐太宰石麒相繼去以張太宰捷代捷雖有守勛臣柄臣中人要人挾恩勢爲請託更承以委靡多欲之劉選司應賓閩浙監司盡行變置一應人託一飽已欲初尙價廉漸之頭貴如閩中一道一農部以七百金倖得之命甫下而丁艱一候補監司即以李元功力用千五百金得之命下三日暴亡京邸不三日一人又以二千金轉補價日增而取如券如此以後凡係道缺價率三千金缺美更增遂無復公道至於卑秩推陞截選非官覓利即吏受財又臺省公疏云計典廢錮斷不容推用以遵祖制明旨方允而察處閑任各外官或補或陞中人敢爲請託銓部敢於違制應賓竟得美轉不數月自常少而掌銀臺郭侍御貞一抗疏糾之反謫朝政如是何得不亂

劉選郎應賓狼籍每以關說籠絡言官欲箝其口予醜之絕不往見應賓心疑一日遇予於張都諫希夏座問

曰不見數月矣予曰言官多見則苦銓部公欲自求苦耶應賓默然

予以謁客過阮司馬大鋮門見一司閽者問曰主人在否閽者對曰若主人在車馬闐咽矣如此寂寂耶予爲一歎

韓贊周以守備首翌戴掌司禮而從龍則有屈尙忠田承來自流離甚貧故好賄且多亥動而自北來者亦皆窘甚競乞差討缺非營催錢糧則開缺厰往有乞三考缺者至此竟開單送選司云某人乞與考選某人乞與某府某人乞與某道雖一時哄然然徐冢卿石麒去而此輩益張當軸更與之比贊周云我未見閣臣與內臣

稱雁行飲酒者可歎也

吏部起原任唐總憲世濟（萬曆戊戌烏程人）原官管左都御史事李總憲沾（崇禎戊辰華亭人）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爲逐沾地也時掌道張御史孫振貪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部或勸沾疏糾以一去爭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舊例現任加銜陞任卽停張侍御孫振加僕少復拔登極恩例以三品服供奉至是曠封二代功司無敢駁者

王輔鋅當高姜其事時持內傳與厰衛甚力又力言蔡奕琛（萬曆丙辰德清人）張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曰吾錚錚自樹則此集傳否則覆瓿耳誓不學周溫輩以貪奸貽唾也及奕琛等秉權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

逆爲公疏暗摘劉侍御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三往兼調停於內方留中至是宜諭入閣

王輔鋅工於詩然票擬非長擬旨或四字止曰煩聒可厭或單句止曰入監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綸（崇禎丁丑英山人）疏陳文體票有鬼語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漢人胡語等句皆笑柄也一日票外廷諸疏皆爾之姜輔曰廣從容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鋅大怒曰書言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亦內臣耶是日諸疏票爾者不絶他類此

舊例銓曹一缺必用部屬及推知之無議者自武樞曹備（崇禎丁丑蘭陽人）以謫處舊令陪推反衆欽點而此例遂破

同鄉王輔鋅始也若熊樞曹人霖（崇禎丁丑進賢人）以察處舊令點尤異

王輔鋅初入閣爲誓文告關聖守頗介然其後稍稍易也喜作詩文中多奇字每客過則出而讀之且讀且解設宴無倦色間或解髒揮豪字作龍蛇狀雖兒童輿卒請之欣欣也與後進札輒自稱弟爲劉東平澤清作序呼其母爲老伯母人謂謙而失體

吏部尚書缺馬輔士英欲用張司馬國維以國維和易且爲劉總憲宗周糾也阮少司馬大鋮以國維爲給諫時所薦所糾皆與聲氣合故欲用張少宰捷內傳忽出士英撫牀驚愕自此始憚大鋮矣予時與張都諫希夏

在坐捷雖喜猶顧予兩人曰此某朝某人例意殊不安也

誠意伯劉孔昭等思欲入閣且援國初徐中山王爲中書右丞相例不知此帶銜如唐郭汾陽兼同平章事非實任也後以輿論不許馬輔士英亦不欲入相之謀始折

袁侍御弘勳疏糾三案爲己故王之寀（萬曆辛丑朝邑人）孫愼行楊漣左光斗現存吳甡鄭三俊等欲勅部院正罪餘附和諸人一併勘議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馬輔士英富貴已極惟包攬交結思永固寵祿而已貪庸誤國不殺人者士英也貪奸誤國又思殺人者

阮大鋮也

沈侍御宸荃（崇禎庚辰慈谿人）以大行考選鄉人愛之者曰馬相君方收俊乂爲用請以千金贄宸荃作色拒之已是人復至云不必金但微服投一門生刺立千金券可也宸荃曰空言恐不足取信微服相見恐累相君且始以斯進相公亦安用此齷齪人爲已赴考得臺初疏爲閣臣側目復見忤同鄉及掌道不六月外轉外轉疏將上其書辦童姓者曰部疏上惟內閣可挽願代措千金但乞發一門生帖耳宸荃曰若用書辦千金我將爲書辦用且向不肯作門下士今有急相投彼豈相信遂得外

彭侍御遇颺以倖進且濫觴官爵縱兵激變僉謂年例當用遇颺或陳侍御潛夫（錢塘舉人）不則王侍御孫蕃迺遇颺爲馬輔士英所庇潛夫孫蕃欲重處遂議用游侍御有倫（崇禎庚辰發源人）賀侍御登選（崇禎甲戌鄱陽人）有倫屢疏忤時登選則與黃侍御耳鼎糾薦相左者經數日又易有倫以高侍御允茲（崇禎甲戌利津人）臨開送銓部則又以沈侍御宸荃易登選宸荃居鄉遇廢籍袁侍御弘勳薄弘勳以爲不同道當處而掌道張侍御孫振又憎其疏有黨邪醜正四字故外

張侍御孫振嗜賄某侍御面乞某差屈二指孫振以爲二千開顏諾之次日以二百金至忽莊容大言曰若賄差當糾某侍御失色退

沈侍御宸荃例轉喬侍御可聘過慰之曰目今所忌而欲除者仇怨也次異已次中立次將及調停但須考察時作一網空此後似併歸一路矣然畢竟自相躊躇又一鬨散耳時東林現任已同抱蔓惟在籍未處故張掌道孫振請以改元察雖京察有期不及侍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遷劉侍御光斗袁侍御弘勳以資深不得皆恨故可聘及之

沈常少肩培諭祭周藩歸浙邀友陸雲龍（錢塘人）同行雲龍曰公在北以使事出都不半月變作今又行矣時事如何肩培曰君以爲何如雲龍曰似乎要敗肩培曰還似等不得要敗時蔡少宰奕琛起用予謂肩培曰同鄉

至僉院入掌矣肩培曰弟今日上策當循序遷一冷曹耳僉院豈可爲耶不爲用則速敗爲用則敗稍緩然名位俱失予卽不能出上策何至出下

喬侍御可聘掌河南道有同鄉門生以一盃鐫號進三往皆却吏垣章都諫正宸尤峻一同鄉託沈常少肩培轉致書札肩培笑云老虎頭上敢抓癢耶又曰他人怒時可畏惟章格庵笑時亦可畏一時掌科掌道淸操凜凜

闖僞防禦使武愫（崇禎癸未徑縣人）至徐張示謂自爲字成爲丞避李自成諱也郭僉憲維經先爲廷尉時以刑部未解審止送招畫題遂題請故勳臣疏爭駁愫不宜死蓋

未見此示也時鄒少京光之麟趾僉憲欽吸保國公朱國弼糾其庇逆遂以此去

楊納言維垣巡按河南時以祥符季邑侯寓庸（天啟壬戌秦興人）首薦故此番又列名薦疏與虞給諫廷陛（萬歷丙辰嘉興人）等並列後吏部復疏以廷陛等復原官而寓庸不得復銓部止云候服闋起任頗創羨因言官前以貪糾故難之也時寓庸守制聞報即解衰經易烏紗帽圓領角帶與親友宴飲餘

傅給諫櫆（萬歷癸丑臨川人）當天啟時連疏糾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等誠過然狎邪之汪文言自宜糾解給諫學龍曾爲予言一時頗稱快後因糾魏忠賢服闋後終瑫

世不出乃以殺光斗等爲櫆贊導者亦過張太宰捷屢稱其枉然不起亦不曁或曰崇禎時先經楊納言維垣疏論意不許也

僧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幾搆大禍上召對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反側獨張侍御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持線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鋮欲阱諸異已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非上寬仁大獄與矣間馬輔士英亦不欲故止誅大悲

蔡輔奕琛自是才人其入相杜銅臭人部院詞林杜納

貢選教職能冒濫職方禁部劉參遊守把爲害地方嚴核請乞及銓選之僞冒者又嚴束金吾不許添役收受詞狀亦有一番整振惜腹心已潰支吾何補且大節已喪不足錄也

陳侍御丹衷巡按湖廣未行時丹衷與馬輔士英密周儀曹鑣繫獄託丹衷致書幣求解未投被廠役緝獲故例轉長沙知府

許定國欲圖高傑多選諸妓以二妓糜傑一兵又選四盤妓侍傑及中夜伏兵發一兵已爲二妓所掣故敗

福建郭文宗之奇（崇禎戊辰揭陽人）以庶常散館僕部轉今官王輔鏵素與之奇善因陸直指清源（崇禎甲戌平湖人）疏薦徑

批還翰林且超擢舊例所無也尋以張撫軍肯堂有言復調外忽內忽外有同兒戲

舊例言官賜環必需建言由京察得者三人戴給諫英（崇禎甲戌宜興人）以房師薛輔國觀累既例轉復禁處不謹賜環後糾韓翰林四維（崇禎辛未嵩縣人）從逆不應復官又糾王濟撫樊王東撫潔不赴任頗鑿鑿吳給諫希哲以祭降賜環後氣稍平言不欲爲已甚惟楊給諫兆升（天啟壬戌武進人）以醇謹稱

或搆予於張太宰捷謂將吸吳給諫适糾之予聞而笑曰予生平從不爲此昔作刑垣時被誚有同郡徐都諫耀僕語人曰我主居言路久每後進有言必過商獨李

不然知有今日久矣又稱侍御可聘夙稱莫逆然亦不
相商嘗語之曰吾所言平則無可商若愬則內斷耳脫
與知己相商將令我卑之愛官中之愛身抑高之愛君
父乎生平不受人教乃教人耶搆者爲懈阻
舊例六科抄參皆於部復時入疏中上聞然用人行政
大事則以疏爭鈔參其瑣務耳張都諫希夏時爲吏科
獨以鈔參爲常如戴給諫英等皆參處不宜與建言同
環召又陳都諫爾翼薦崔呈秀爲本兵不宜以逆案錄
用皆不具疏爭止以鈔參結局又已隱其名而以移署
吏科之吳給諫适當其咎皆巧卸也适下獄胎此
甲申十二月閒高鴻臚夢箕人河間僕穆虎自北而南中

途遇一稚子挾與偕薄暮解內衣燦然龍也虎驚詢謬
云我王子既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輒伏
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探語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
又問闖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姦恨狀
曰兒我閒妮妮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欲
疏聞繼謂此先帝肯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稚子至
益驕每酣飲則狂呼閒大言獨步夢箕姪不能進禁也
懼書達夢箕箕亦懼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人已嘖
嘖矣不得已於正月疏聞上亟遣內臣馮朝進追回至
紹與方及命府部大小九卿科道傳日東宮講讀等官
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中允正宗崇禎戊辰李司業景久邱人

濂皆云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少司馬懋第術疏至
亦云北有一太子不知眞僞詢西宮袁妃妃曰太子有
虎牙足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問講讀何所則誤
指端敬殿爲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爲先講
問講讀既完所寫何字則以孝經爲詩句問字寫幾行
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寫小字於旁爲全寫又問當日
講讀曾問難數次尚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
物曰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識也已戴給諫英前問以
崇禎十六年曾廷鞫吳昌時擕皇太子於中左門何事
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亦不能對時衆猶無言惟
閣臣鐸大言曰假遂退未幾李總憲沾同數人升階始

踞地乞憐自云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穆虎所教手書
付沾遂據實奏聞午後上召對諭曰朕念先帝身殉社
稷言出淚落連拭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
望卿等奏至若果眞即迎入大內仍爲皇太子誰知又
不是慨傷久之
王之明再訊張侍御孫振命搜穆虎衣得高夢箕姪高
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等語時之明與夢箕
未到而穆虎又堅云不解問之乃新自杭郡至猝被執
猶未授夢箕書也遂奏覆至是乃命各官鞫之明等於
廷官民俱得入覩甫訊黃得功提塘前忽出所刊疏有
先帝子即皇上子若速處治恐東宮諸臣即識認亦不

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益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王之明三訊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於中三法司與錦衣衛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侍御孫振李總憲沾雖堂官亦唯唯而已夢箕等既到成以甘言誘之明以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鬬往楚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實繁有徒數語皆抵死不供也先是夢箕曾爲史閣部可法買硝黃人疑欲附可法至是夢箕無所及惟口許之明仰天歎曰我爲無賴子所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也法官無如之何乃以提高成等講

王之明四訊時高成已自杭郡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鬬

楚含糊而已同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明始刑張侍御孫振等持鬬楚語甚堅獨葛廷尉寅亮萬曆辛丑錢塘人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士英自此不復究矣初高司寇倬天啟乙丑忠州人擬稿必請正寺院三御史亦往而孫振縱筆塗抹手自爲稿入告皆其所擬也

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爲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喻陽爲記今在甯家庄語甚鑿鑿妻信之跪拜如見后良佐素憚妻聞之亦信童氏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撇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至京上以爲贋命送鎮撫司鞫初猶云眞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不訊之禁內而拷之獄中非禮也童氏將至馬輔士英具揭帖請於上言皇上元良未建奸黨宗藩尚懷覬覦若此信果眞當先迎童氏歸宮衛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皇子以消奸宄若謂童氏流離失散不便母儀天下則當置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爲項羽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爲亂兵所掠終身訪求

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爲金擄韋終迎歸邢亦遙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況童氏寄居外家又何嫌焉疏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僞且潛邸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其疏欲自明然人終不信也

王之明以僞太子至少司農何楷天啟壬戌鎮海人同驗時見阮司馬大鋮等軒騖狀密語子曰若輩目無人主矣太子其懼而少戢乎猶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贋因疏請毀得功刊疏允之

上寬慈寡斷群小相倚爲奸流言喧民間故一聞太子至皆喜而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輔弘圖徐太宰石

麒劉總憲宗周龔又無立朝者故愈疑愈辨亦愈辨愈疑上不得已發馬輔士英留中疏昭示臣民疏蓋初聞

太子至議保全者也然無信者

上以三月十九日忌辰祭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與哀羣臣皆祭太平門外以東宮二王附祭時羣臣多哭失聲誠意伯劉孔昭哭畢言曰阻駕致先帝崩者光時亨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又大哭將散阮司馬大鋮始傳呼而至

姚學士希孟定修死諸臣謚止及楊副憲漣（萬歷丁未應山人謚忠烈）而不及左僉憲光斗（萬歷丁未桐城人謚忠毅）又止及周銓曹順昌（萬歷癸丑吳縣人謚忠介）魏都諫大中而不及繆翰林昌期（萬歷癸丑江陰人謚文貞）周給諫朝瑞（萬歷丁未臨清人謚忠毅）與周宗建袁化中（萬歷丁未武進人謚忠毅）黃尊素李應昇四侍御其胸中似有優劣然楊左並稱何得獨遺而宗建以力伸王僉憲德完（萬歷丙戌廣安人）與大中相詆議本錚錚況連參客魏大中亦心折所云上殿相爭如虎謂何而以此見遺若昌期此言可斬一語詆葉輔向高（萬歷癸未福清人）或過激而光斗於李選侍以垂簾聽政相侵雖夏銓曹允彝（崇禎丁丑嘉善人）亦病其過自不能諱也

崇禎時言者屢爲左僉憲光斗等請謚皆中格予亦言之南渡後予復申其說時阮少司馬大鋮輩方用事嫉楊左如仇黃侍御尊素子宗羲等抵京將爲父請謚見

時勢不可決計歸幸予前疏內修死一案原合正德與天啟並言故禮部復疏前列蔣欽數十人而後及光斗輩當事者不疑一概批允於是光斗與周中丞起元（萬歷辛丑海澄人謚忠惠）繆翰林昌期周給諫朝瑞暨四侍御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皆得謚而萬工曹燝（萬歷丙辰新建人謚忠貞）顧副憲大章（萬歷丁未常熟人謚裕愍）亦與郎諸忠後人亦自謂意外也

虞給諫廷陛當魏璫方熾時有要典既明紛囂宜息一疏挽救艮苦且所糾乃孫司農居相（萬歷壬辰沁水人）而逆案中誤謂糾趙太宰南星故徐冢宰石麒夏銓曹允彝亦爲稱寃又呂司馬純如（萬歷辛丑吳江人）原無頌疏而逆案誤以爲頌或曰純如實有頌因霍戎政維華見璫當敗爲削去之亦莫須有也一起一雪皆各有辭惟喬撫軍應甲撫秦貪亦與復官公論非之

毅宗聞城破傳硃諭至閣命朱成國純臣總督內外諸軍託以東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已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即日被殺至是忽命贈王比之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京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純臣以自爲地也

近例撫軍皆陞亞卿閒陞納言廷尉則稍抑之矣至是應安程撫軍世昌（崇禎辛未光山人）忽陞太常蓋因爲民阮大鋮先往謁世昌不親答而從刺故假將重處世昌託大

銊婿救解乃已名陞賓抑之且爲朱撫軍大典（萬曆丙辰金華人）地也

李翰林明睿（天啟壬戌南昌人）當闖逆入都曾被夾後仕北爲禮部左侍郎其議先帝懷宗端皇帝備十六字又議周后端皇后皆所擬也已以失儀削職遂泛海南歸疏中所言逼勒入朝見小酋不拜幾被殺幸乘間逃歸者皆飾詞也既抵南都與同志阮大鋮等酬飲城外數日竟不入覲識者非之

北兵與流寇方相持河南忽於十七年十二月某日午時有滎澤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粱門扇畢具北兵望之亦驚駭踰二時方滅人以爲中州鼎沸之象

上命臺省開列從逆諸官子以侯總督恂（萬曆丙辰商邱人）名送部倪給諫嘉慶（天啟壬戌江寧人）以恂舊司爵婉解之予曰昔爲刑垣時渠方以司徒坐繫諸者謂予寬刑數疏皆爲伊解免地故及於謫已賜環北上遇於途見其以奔喪大臣衰經去體僕從皆鮮華故以當日不孝而疑今日不忠也嘉慶默然

張太宰捷先爲北少宰時曾薦逆案呂戎政純如爲太宰南垣將繼北垣後合疏攻之楊給諫兆升獨不從其被察以此至是捷決意予環不月餘遽擢至戶科都諫初兆升將復官吏科張都諫希夏鈔參之謂不宜以察員復捷不聽每語人云我爲吏科鈔參所苦此亦其一也

袁江督繼咸密遣何少司農楷倪給諫嘉慶等書言左良玉雖無邪心左右悍鯁者少勢已成略重寵濫不羈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假督撫權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僞太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爲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督輔可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盧九德往識認見卽叩頭獨馬輔士英往視以爲僞者又有言舊講僚方翰林拱乾出歎息聲幾得罪人遂不敢言者然可法實無此事而士英則偕諸臣視非獨視若拱乾又士英遺書阮大鋮自

蘇州召驗亦未以歎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應决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藎等語語頗正及再疏至乃云東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適下錦衣衛刑鞫窮詰之楚之聞致中外競駭謂大獄將起時革職黃澍留楚心銜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闖逼遂力贊良玉借太子爲名焚武昌東下

江督袁繼咸聞闖賊南渡恐由岳犯沙則袁吉危乃以鄧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聞左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將家眷入城縶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集言衆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諭以
理諸將亦請歛兵入守相機行繼咸謂入城示弱不可
乃逆弁郝效忠兵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
抵北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
繼咸往晤紓一方難繼咸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殊
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
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移舟南岸云欲請
教繼咸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單騎往良玉袖出
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
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怒監紀余有灝
陰躡繼咸足曰再激事立變繼咸遂不復言與良玉成

賓主禮而別約不破城繼咸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
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予已說寧南易
檄爲疏屯絮候旨矣時繼咸方約諸將堅守而效忠先
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勳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柱善
潛調其兵夜入城縱火撲一火復一火發世勳與效忠
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玉營合良玉兵
洶入城殺掠九江人不能復辨識婦女財物俱席捲去
繼咸正冠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且泣曰寧南不無異
圖公以死成其爲亂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稟曰隱
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出城面責
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臨侯嘔血

數升是夜死祕不發衆共推良玉子夢庚爲留後急移
舟東

往例諸臣皆服不一色自毅宗即位始命專服玄人以
爲玄北方色也陰盛不祥至是予言於諸輔謂宜仍國
初服色爲便諸輔諾而未行卒爲北兵所滅

鳳陽皇陵未災時里媼近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
毆擊甚苦尋聞號泣不輟乃率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
踉蹌走識者以爲不祥

惠宗與孝愍皇后謚後又謚靖難諸臣咸謂大典備矣
獨張儀曹采語予曰若獨不念惠宗弟若子乎封爵未
復謚號猶懸如昔於諸臣而靳於若主之弟若子猶缺

典也予復爲疏請於是孝康三子之降爲郡王者公主
之降爲郡主者與惠宗太子之未謚及少子文奎之爲
庶人者或復爵或補封皆予謚時太廟未建又奉先殿
不設位予言於張奉常元始崇禎戊辰上海人始以帝后附祭
孝康陵諸子皆附二百餘年僅有此祭歷冬至歲暮春
分三祭而國亡

易僉憲應昌萬厤丁未臨川人素負輿望至是老矣初抵郊外
戴給諫英糾之不辨亦不辭竟抵任及轉少司空又爲
王給諫士鐩崇禎辛未金壇人所糾奉旨不必深求次日謝恩
亦不辨人以爲鳳德之衰

陳侍御以瑞萬厤己未進賢人當天啟時彈射多人至絓逆案

尋亦削奪故得復時張侍御孫振掌道欲畀以瑞及嗾
糾某某皆不應每對喬侍御可聘言追悔前過誓不爲
已甚孫振不悅遂不得掌道

錢宗伯謙益博覽羣書尤苦心史學當作開國功臣事
畧時聞予家有傳穎公三代廟碑三走書江北期必得
乃已又自言讀王弇州史料有定遠侯王弼賜死家至
籍見楚昭王行實之說卽馳書托某親知往楚府求昭
王行實至乃知弇州言非至是疏言留心國史三十餘
年請在家開局纂修上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然以久
於門戶一老翁而誣東林薦逆案不知作史時何以措
豪後國亡史稿皆付絳雲樓一炬殊可惜也

應天府張教授丁乾崇禎辛未光山人罷職回中州遇流賊耳
鼻皆被割至是秉銓者憐其流寓補京官每入朝耳鼻
皆以木代觀者以爲不祥

寧南侯左良玉疏云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衆發而難
收震驚宮闕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先帝
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
手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明示
先帝不足思罪一也國家提衡文武恃名器鼓舞人心
自賊臣柄國賣官鬻爵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
走之謠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
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夤緣僕少袁弘勳與張道濬同
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他如楊文驄天啟辛酉貴陽
人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
當路罪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不得
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鋮爲添註尚書擠其
篡弒兩子梟獍又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
罪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
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置阮大鋮
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罪四也陛下卽位初恭儉仁恕
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色以損聖德每對人言惡則
歸君罪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
英自引用大鋮睚眦殺人如雷縯祚周鑣等煅煉周內

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
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六也九重秘密豈
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伺又募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覘陛下動靜動曰廢
立由我罪七也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大鋮一手
拏定抹殺的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
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
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之言亦天
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曹傳首
抒憤

予以奉差祭禹陵已領辭朝票闕左帥良玉反檄不行

日無事享其榮有事避其難臣道乎會黃侍御耳鼎一偀自武昌至謬言良玉未動訛傳耳喬侍御可聘以告予而馬輔士英聞之亦張筵賀誕朱衣塡門予曰是不可留矣復領辭朝票先士英誕期一日行越二日破安慶報至北報亦旋至人生遭際亦有數耶

自馬阮秉政後諸臣日憂潞藩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戴借題芟刈予曰但移惠桂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太子之生若猶未生自有親藩在彼疎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皆然予言後命二王幷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以此會國亡不果

袁江督繼咸與袁侍御弘勳屢疏爭三案左鎭良玉亦有疏助之人疑其相比故兩推刑戸侍郎將伺其入而併爲上怒曰彼地需繼咸耳此地何需繼咸而一擬再擬皆不點用

袁江督繼咸先爲異己所忌不自安而吳應箕（貴池副榜）張自烈皆知名士與繼咸善應箕貽繼咸書勸其求解劉澤淸借援左良玉安身以安朝廷獨自烈書爭之言從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自全者此枉尺直尋之說耳無論各鎭反側不足恃卽幸爲我用賴以苟全此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淸議況各鎭陰賊險狠彼此牙角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爲吾黨屏蔽耶又言良玉恣睢日久若借援於彼得安其位必稱謂江督博我聲援宜德我如是必事事惟良玉意所欲爲少與齟齬必致憾不肯下且中外又謂良玉久據上游使正人不受禍寇賊不敢肆皆其首功良玉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鎭自此貽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以安朝廷哉時皆韙其言

予爲開國功臣廖永忠（楚國公永安弟巢湖人）請贈謚得追封慶國公謚武勇旣而永忠後人具呈予慮言昔文皇帝戚方孝孺十族九族外以門人爲一族時永忠孫二人先皆受業孝孺一論死一論戍至萬厯年間屠侍御叔方（秀水人萬厯丁丑）具疏請還諸忠族人之永戍者始蒙恩宥獨不知孝孺以門人爲一族故疏未之及迄今猶勾軍不

已世受其害乞移呈兵部特爲豁免予見而惻然亟向諸樞曹言之會國亡遂已

徐冢宰石麒等公疏請封予忠肅謙後爲伯其疏黃侍御澍草也內云與壽亭侯比烈又曰都城隍之號空懸蓋不知漢壽爲封邑故云壽亭侯都城隍乃齊東語豈可入告又爲左良玉草疏改謚思宗是以先帝爲不足思不知思乃謚義非思不思之謂不學無術類此

左良玉兵半羣盜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賄用板夾爇之肥者或脂流於地又所掠婦女公淫於市若入舟後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則身首立分予同年吳戸曹應徇（崇禎辛未）先爲楚令對予言之猶欲獻若入南都其荼毒

必有不可言者

袁督繼咸厯疏與左帥良玉相應人疑其比於良玉及良玉反兵抵九江繼咸為衆所脅出迎遂失九江內外哄然皆以為與良玉同謀雖同鄉萬岡少元吉(天啟乙丑南昌)人亦密語喬侍御可聘曰有之後抗節死北人始諒其無他

湖廣巡按王中丞驥(崇禎戊辰丹徒人)家居京口質庫漏城內每雞羹一盂非腿不食庖人必殺三雞充之餘肉皆拋棄又烹魚時必先置燕窩腹內方食所用木器瓦器盡花梨古窰其豪奢乃爾時北兵告急驥方以巡撫入覲未至國門已加兵部侍郎矣

姚少廷尉思孝為給諫時持門戶甚力至是以考察為憂予曰非當察而察吾何畏若公道昭明洗雪前枉則今日墜淵之人正異日登仙之人也後予奉差出都思孝又言當事者委之守城予與書曰諸君貌順心險未可云好相知也思孝不能決已北兵入都薙髮為僧復為人所逼遂出見

左兵與北兵交逼上召對羣臣姚廷尉思孝喬侍御可聘成侍御友謙(崇禎甲戌海門人)皆揚人也奏左良玉稍緩北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潁壽上曰劉良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馬輔士英時立御前戟手詈曰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北無死逆舉朝為失色有賈似道棄淮陽之誚時上雖憂形於色猶顧友謙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播徙時曾餉上於危也

左良玉反後九卿十三道合疏聲罪既上已兩得旨惟六垣疏未上吏科吳都諫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楚宜出公疏糾揆地並請固守江淮然逡巡未敢也已上防江公疏後以無疏討良玉罰六科俸

金吾于之英既借謙後又恃奧援多幾冒伯喬侍御可聘以非謙嫡系言於掌道張侍御孫振十三道無畫題者遂祇封謙臨安伯時稱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贈伯

周禮曹鑣雷僉憲縯祚賜死王侍御懩以吉服承旨入獄懩先有疏請斬二人縯祚曰王懩能斷得我首否鑣覺對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為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就縊縯祚遺命弗葬置棺雨花臺俟子胥抉目意不一月京師失

劉總憲宗周以聲氣故素重周儀曹鑣一日晤章吏部正宸問曰如周可謂粹品否正宸曰不純宗周問故正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宗周嘿然又祁少司農逢吉(天啟壬戌金壇人)鑣同里人及賜死梁少司馬雲搆(崇禎戊辰蘭陽人)在坐語逢吉曰貴邑一日殺二賢耶逢吉曰一賢耳蓋以

周庶常鍾爲賢也其惡鑣若此噫斯言過
楊副憲維垣首攻崔逆列名逆案遣戍故夏銓曹允彝
幸存錄亦以爲過獨一生大誤在攻熊經畧廷弼廷弼
功多於罪至指附鄒總憲元標與趙冢宰南星者皆爲
鄒黨趙黨而欲於熊黨並錮尤謬及起任南都議或偏
而行無疵幸殉國一舉足洗前非乃誣其殺妾潛逃爲
亂兵所殺舌可犁也
江南既陷左少司馬懋第向南哭盡哀中軍艾大選先
薙頭力勸懋第早降懋第怒縊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濟
崇禎庚辰特用榜廣寧衞人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王
遣兵入院勒令諸人薙髮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我髮

不可薙時兵部陳司務用極王遊擊一斌張都司良佐王
都司廷佐劉守備統五人皆與同志遂俱執送刑部重
鍊三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皆不應執見攝政
懋第著毋喪服同用極長揖南面坐見諸降臣列堦下
大言責之曰汝誰家臣子作此面孔諸降臣皆跼蹐無
以自容攝政數懋第僞立福王勾引齊寇狀懋第抗言
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云僞立山
東豪傑皆忠孝有爲前者就見我皆勉以大義亦不係
土寇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接御書罪
又言艾大選薙頭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到此惟有
一死耳時攝政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

部也三尺童子恥拜異類況我大明人物攝政怒命捶
其頰用極噀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容曰汝
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不失富貴懋第曰薙頭不如
斫頭命左右曳出至菜市口仍遣降臣勸曰先生懼乎
懋第曰無問我懼不懼請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門又
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懋第曰懋寧爲大明鬼耳將刑顧
問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好好但恐有
悔用極大呼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五人復同懋第南
向叩頭泣曰臣心畢矣遂被殺五人皆爭就死其時忽
風沙四起捲市棚雲際屋瓦皆飛觀者近萬人咸爲流
涕其同行門人咸默徐元載葬懋第等於白馬寺傍火

用極骸骨負歸崑山故里
馬輔士英爲黃侍御澍所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
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日且擁
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爲雨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
士英惟狂走宮苑中如失心狀後聞北警十餘宦豎挾
之出奔外官尚不知也又言士英聽阮大鋮奸謀欲以
三朝典要挺擊事興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爲
人矣蓋懦忍勝而明斷少者
劉翰林正宗張侍御懋熺於弘光時皆仕南都國亡兼
程而北得補原官已正宗官至大學士懋熺尋謫外高
材捷足未可盡謝

萬厤四十四年丙辰爲北天命元年是沈同和趙鳴陽吳江人代作事覺遣戍以贋元黜革之歲也中國無元而外國有元且其得力之洪承疇已於是科獲雋

弘光乙酉二月有五色日數十相鬭煌煌激射自未至酉始滅天日爲晦

楊納言維垣曾語予曰當時不宜遽逐李選侍選侍逐則客氏進無內主故也亦是一說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劉總憲宗周會稽人萬厤辛丑有疏云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事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進退則否泰之關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初曰拔茅茹否之初亦曰拔茅茹同一拔茅耳未辨所爲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其爲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爲小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繫否以貞吉又以廣選善之門也嗟乎辨之不早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者而世道因之矣今天下誰甘爲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陛下龍飛海甸天寶爲之人曷力焉而乃有以護蹕微勞居功定策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陽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失軍機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倡言定策挑激廷臣搆成水火誠意伯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致朝端聚訟諸臣之品不同而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於是羣陰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議亦互相挾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恃士英卵翼奉若驕子浸浸尾大而劉黃諸將又置若奕棋洶洶爲連雞之勢動曰

不和至分割江淮四鎮以慰之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伎倆既窮北伐之聲靈盡挫宜其奄奄兩月不能一步踰江北也尤可慮者京營二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內臣提督成敗之數可知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總之夷狄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起用事而專閫之人能樹功方域者惟陛下自爲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機獨奮朝綱亟敕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決用兵之策諸將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處之由此北拒敵西滅寇南收荆楚惟諸將所至再啟茅土而士英遂並得以功名終矣若今督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既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中興事業其賴是乎若京城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

疏入留中

劉總憲宗周因馬輔士英乞休一疏語多譏刺乃言臣前疏規及樞輔馬士英士英遂杜門乞休致煩聖明下詔示以和衷臣罪滋大乃士英獨因臣疏追痛先帝而

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以喪服未滿自稱草莽而並坐臣以不臣天子則臣罪死有餘辜臣不足惜將使天下遂謂先帝可忘凡痛及先帝者即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而又何有於皇上乎士英所亟亟自明者定策之功臣豈謂無功惜所以居功者猶未盡也使士英果居定策功則今日討賊復仇何如其急既坐中書之堂復筦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將謂東除西蕩立取仇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斯時策勳飲至周召方虎之業又孰讓士英者乃今江北四鎮岌岌乎分崩離析士英不問調度一事惟聽其各相雄長以自爲利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無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保前功不終負恩皇上乎借曰別有機宜臣請翹企視之矣疏成將上會高輔弘圖言士英未可遽去恐水火不已將爲善類他日隱憂遂止

劉總憲宗周聞劉東平澤清糾己疏言國家所以久長弗壞恃此紀綱法度而已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盡矣至澤清所欲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慨自神廟朋黨之說興而空國之禍積漸不可解其間所稱爲黨人久已丹沈碧化越一

二十年而臣尙偷息人間世方指爲遺孽至此當殿後死矣何待澤淸言獨澤淸尙自詡國家勢臣乃敢遂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臣忝大臣義不受辱仰惟皇上先與臣罷斥仍取澤淸原疏下廷議應否誅臣稍存法紀之萬一卽臣罪應誅幸而不見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不見科臣韓如愈之死於非命乎然至今竟無問及之者時事至此良可痛矣疏奏留中

劉總憲宗周爲四鎭誣詆不具疏辨但具揭云國難方殷非臣子角口之日然其中臣誼所關有不容徑置不問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况遭先帝非常之變臣

子敢處以常禮曰草莽孤臣乃遂不臣乎且職民也欲署前任則前任無官欲署新任則新任未任稱草莽孤臣道其實也君父之喪一也禮未卒哭稱孤子二十七日以內於臣何獨不然乃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至親征之說蓋仰體皇上急於復仇之意以爲計必出此卽假此先聲以圖實著存此大義以激人心亦兵機所不廢又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方賊勢洶洶貴鎭突有家眷寄江南之說業已阻挫士心矣未幾而割地講和爭以雜揚爲奇貨兵民仇殺激之者誰乎數月以來徒以諸鎭之故動費朝廷區處致坐誤北伐之機將何辭以謝天地激變之罪職尤不受也至挺擊一案與職

風馬牛不相及而借此題殺職職甘受乎求其說而不得猥曰道學攘苴之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霍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亦道學君子所不廢也貴鎭獨未知乎今而後貴鎭幸一意辦賊有進無退以副知遇不致再作江南之夢與古人爭烈職雖死何恨澤淸等語塞宗周遂求去

夏銓曹允彝憂居著降賊大義其言曰或問唐肅宗於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雖破元肅並存先帝何在君崩臣活較元肅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於朱泚破先斬降泚寵任官崔宜洪經綸等德宗至

鳳翔又斬喬琳蔣鎭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黨耳非崔宜等助之豈能橫行若此今闖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節而非闖逆同起事則盡法中有差等或問先帝嘗有欽定逆案可仿否曰是又不同魏崔雖謀危宗社殺害妃嬪屠戮忠良而非弑主也今逆闖罪豈魏逆比比從逆當加等何疑或曰視唐之六等宜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及戍次遠戍最輕者流近地無貶法也或問加罪一等實仍六等今之降賊者以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崇禎戊辰 乾州人） 張嶙然（義烏人） 黎志陞（崇禎甲戌 華容人） 韓琳（萬曆丙辰 涇陽人） 安伸（萬曆丁未 淄川人） 白廣恩

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爲搜宮或爲用刑皆大逆
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節者耳
其最重者如何瑞徵崇禎戊辰榜眼信陽人楊觀光崇禎戊辰招遠人韓
四維党從雅天啟乙丑寶雞人薛所蘊崇禎戊辰孟縣人等受賊寵任
爲賊僞大臣也周鍾手草僞詔指先帝爲獨夫栁逆賊
爲堯舜者也楊廷鑑崇禎癸未狀元武進人陳名夏崇禎癸未探花溧陽人
魏學濂崇禎癸未嘉善人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
天罪也爲首等降賊爲要秩且覩舊加陞如庶吉士徑
受僞編脩科道改僞弘文少卿改僞正卿等職非投順
最先媚奉最諂何以至此爲二等如降賊仍爲僞要官
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僞卿寺要如僞弘文

僞吏政僞諫議僞漕院直指等官何容未減爲第三等
如已受僞官爲所疎遠不甚著名者爲第四等初僞受
夾不能自固而降又不甚著名者爲第五等獻金獻女
以媚賊求免而托故未授僞官者爲第六等似亦至平
矣內有已受賊官於五月十四日以前賊未敗先自逃
回者覩本等或減一等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
日以前爲敗後鼠歸者身投司敗良心未滅或於本等
議減等惟至今未歸歸而不出雖云逃歸實受賊差委
將爲內應此無論逃於何時斷難減也又曰唐以早定
六等致從逆益堅再召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
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

亂而亂滋諸從賊者皆誤國庸流非縱橫險才也賊之
滅亡豈附賊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
歸國者凡諸從逆未歸之家覊其妻子籙其家產俟之
三年有能擒賊渠魁建功於國者赦雖極如宋企郊等
苟能斬闖賊並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於不歸即
加等族誅籍沒又非六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徐論德汧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
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爲心則和一
之至不必合黨同羣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爲務則猷念
各分不必破黨渙羣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爲衡其
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爲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

節在公者爲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別澄敘無舛故人
謂異同立而賢邪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
流品始出夫以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鼎湖泣於寇孽
椒殿傾於賊烽其故何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
大夫精神智慮未嘗爲君民勤恤爲職掌究圖極其末
流乃至膜視主上如胡越之瘠肥委身寇仇若秦楚之
朝暮豈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
慮事我一人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鸇逐雀
勿疑也有能奠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如爲苗薅莠勿
後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枝官秕政便文自
營勿貸也毋以體骨不媚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倜偪

無華失專心向公之士毋喜聞聲之浮慕援助之實繁濫收趨勢游利之胥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順意怏用呈身換面之憸流除凶雪恥端有賴矣其言公平可采

三垣筆記下

三垣筆記附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為信王時嘗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園有二井相離甚遠上戲汲於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卽位上猶在冲齡忽問曰這個官兒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爲讖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上入繼大統戒勿用宮中食上從周戚晚奎處作麥飯袖而食之

上卽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上蹙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上初卽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之忽內宮羣譁謂不可止上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不應殺上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爲首數人皆杖殺之

上聰明天縱初卽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聖意上曰此就是召對了麼

上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猶目爲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掃蕩羣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上初卽位倪侍御文煥萬曆己未江都人以附崔呈秀萬曆癸丑薊州

人創奪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若悔前非者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

吳侍御甡初入臺班獨行無倚趙太宰南星欲以年例處之不得已乃薦方侍御震孺（萬曆癸丑壽州人）等以釋其疑後魏崔專政又以三案有疏借例推削奪楊侍御維垣攻魏崔時猶以故意疏薦及再入臺班始風節矯矯以彈擊稱雄

予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萬曆壬辰潁川人）以及羣省部郎皆與熊經略廷弼（萬曆戊戌江夏人）構羣推一恩李之王撫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為冤至遼東傳一書為丁輔紹軾（萬曆丁未貴池人）等進呈以殺廷弼者予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為廷弼撰投尤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即以刀逆割之慘哉聞紹軾輿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卸罪生還後為流賊索賄倒懸城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輔爌（萬曆壬辰蒲州人）疏請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王撫化貞邱副憲志充（萬曆癸丑諸城人）皆諸城人又皆癸丑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日棄市亦云怪矣

粱侍御夢環（萬曆癸丑順德人）首糾魏忠賢及巡按山海忠賢欲以查核錢糧中之法夢環懼急知忠賢憾張戚畹國紀（太康伯）以參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語謂張后非國紀生特撫中宮也上嗣位依子為父律絞是年秋決上勾其名以墨標未見諸囚皆決夢環還獄及復奏以原疏對名方見其勾倉皇取之獄抱上馬至西市行刑

王冢宰允光（萬曆壬辰長垣人）當魏忠賢專權時請以票擬還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吳侍御甡以其為司馬時不駁魏良卿（忠賢姪）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吏科陳都諫良訓（萬曆癸丑進賢人）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己巳除夜誤傳免朝上是夜宮中內宴宴畢竟升殿惟溫輔體仁馮給諫元飈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臣不得入上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聞駕出咸倉皇入上復升殿儀部吏佩元旦表與儀郎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元旦表讀之中官命報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凍書之如犬蹕蛇行出訊之則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醉如癡不辨天曙莫知何故也

錢輔龍錫（萬厤丁未華亭人）萬厤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加頸爲人奪去後在政府以袁經略崇煥誅毛帥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上震怒人皆危之龍錫坦然曰吾先夢在必不以刑死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人取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遂有流寇慘殺之禍

叛賊孔有德圍萊州城守甚固劉督宇烈（萬厤丁未綿竹人）主撫遣屈司李宜揚往說之賊誑宜揚往城下請謝撫軍瑾（萬厤丙辰監利人）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瑾不聽卒朱郡伯萬年開城出賊故遙呼羅拜瑾喜稍近之賊遣使請退左右有密言相告及却兵衛而瑾及萬年皆被執萬年誑賊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賊然之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無生理賊精騎盡在此可速發礮擊之吾與俱盡亦不枉此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發礮擊死過半賊勢大摧

乙酉夏初鎭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斃又下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崇禎辛未四月揚州胡尙絅染疾不瘳婦程氏私刲股二片啖之嘔出不救婦不食二日然有身四月或解之曰若得男可延而夫嗣徒死無爲也婦曰吾亦知之但生女又未免苟活數月恐無以對吾夫耳因復食至七月果生男踰年子以痘殤卽理前盟致謝翁姑曰未亡人且死不能常侍幸有娣姒養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故難之曰爾父母家不越二百里若不候面訣或有言奈何婦曰然可急迎之然終不食惟日飲淸米湯一匙謂可延旦夕候父母至迨十二日其父母遺幼弟至婦曰是卽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泣則曰未亡人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耳何哭徐傾奩中簪珥令變易備後事以其餘給散家人并鄰嫗之曾過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艮吾當逝向曾刲肉二片救夫夫不可救尙以石灰養之牀頭死後可入斂以示全歸遂死

錢少宗伯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周少宗伯延儒爲上所眷注阻之令不得列名於枚卜延儒請之瞿給諫式耜（萬厤丙辰常熟人）式耜厲聲拒之適溫宗伯體仁亦以沈故輔一貫（隆慶戊辰四明人）門人爲時望所擯每立朝無敢與言者而資俸久在謙益上亦不與名於是體仁延儒交遂合始有召對錢千秋之事謙益等又欲攻去周輔道登（萬厤戊戌吳江人）故道登亦從中主持當召對時體仁應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上命錦衣衛拿謙益下猶相顧不敢致上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嘉興縣庠生李夢康幼女四歲喪母撫尸慟絕絕而甦

事後母以孝謹鬪父食貧女獨勤紡績供父或慕而求字因詢父曰世何謂賢父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已親事他人親以此謂賢實非兒願且我母早逝烹飪非伯兄事父休矣因哭拜力請父亦感泣及笄愈貞不字之心父悲其志不強奪也父嘗病女禱天請代煑藥庭中有青鳥啣一朱實墜藥鐺中服之即愈崇禎二年六月朔女疾作自知不起抱父號泣以不克終養爲恨一慟遂絶

郝景春（萬曆壬子江都舉人）官房縣令張獻忠旣就撫復叛來攻房城不用力者手刃之景春亦懸錢立賞格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獻忠有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爲礮擊死

其徒死者甚衆獻忠將退指揮張三錫以繩引賊入城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春降不從呼其子嗚鸞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其甚痛耶乃與嗚鸞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曰彼已降賊不値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不絶口遂見殺嗚鸞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鄭輔以偉（萬曆辛丑上饒人）喜讀書而票擬非所長疏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按撫提問上駁改乃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又一日擬票縣筆不能下周輔延儒等哂之以偉歎曰吾富於萬卷而窘於數行致爲後生所藐遂挂冠後竟卒於京

吳侍御甡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勵將士討賊爲務凡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俱停守令賢否郎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故按秦二十閱月賊未過西安漢中一步

曹總兵文詔與洪總督承疇（萬曆丙辰南安人）不協吳直指甡會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用將軍何也文詔曰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畧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

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驥困於鹽車仰天長鳴者也甡爲疏題部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用

鄭庶常鄤入京以溫輔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逆人肆訴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爲籍制耳實無意糾也體仁知之遂爲先發制人計而蔑倫詞臣之疏出

禮科房之騏（崇禎戊辰東明人）父楠（萬曆辛丑）溫輔體仁本房門生也之騏以國博改給諫質體仁力已復糾體仁以附聲氣噫寧吾爲逢蒙自負其師耳後兩仕清尋革職

宋給諫學顯以聲氣自雄田太宰維嘉與牴牾一日學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逐例轉時學顯方揚揚謁客

忽數朝士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顯呶呶不平稚嘉揚言將以私書入告遂悒悒出都

田戚畹弘遇（田妃父）所爲不法人爭鼓訟御史稾以法繩之貴妃脫簪求解上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上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舉所知張少宰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皆所不喜盧吏垣兆龍（天啟壬戌光山人）曰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不當者方行糾參上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濟呂純如諸臣皆各有所舉上問世濟何如人溫輔體仁錢輔士升（萬曆丙辰狀元嘉善人）王輔應熊皆極譽之上曰呂

純如係逆案不可開端於是兆龍首糾之而姜給諫應甲孫給諫晉言尤力張侍御三謨（天啟壬戌太原人）金侍御光辰等繼之獨河南道盧元賓不言捷再言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上曰既絓逆案不用也罷初召對諸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爲之內援純如之用聖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敢言賴上片言而定諸臣方敢繼其後然純如無須忠賢疏逆案指爲有須誤也

上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會推代者張少宰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眾問之以吳侍御甡對眾爲不平爭論久之捷竟以甡奏上召甡問何以撫山西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

不能遏其入口山西豈遂能驅之出口乎然其入邊尚在一二年後猶可預爲修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爲墟此國家腹心元氣之病不可不速爲撲滅山西逼近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諸事上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孫給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年例處之疏糾蔡少司寇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推

上篤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義左右陳說無稱旨者或薦文翰林震孟特賜燕對震孟援引侃侃上嘉悅之

吳給諫麟徵生平不受人意旨言事與文翰林震孟交

密震孟以劾潤州張某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孟雖鞅鞅去而心敬之

文翰林震孟一日入講上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上爲竦然及入閣頗疏脫會擬票某本不決密遣僕持疏送姚給諫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溫輔體仁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此思孝親爲予言者

蔣少宗伯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覈計祖制九邊及先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登保五處共十六鎮一切新餉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害及近邊部落今

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爲總冊分爲各鎮名曰備邊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撫賞一本三進薊密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乞賞各部落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民運京運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綱以便稽核名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十六鎮兵餉總冊二本御覽簡明冊二本薊州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州鎮一本東協山永鎮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衛考一本附戚繼光（登州衛人諡武毅）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歷朝經歷及朶顏福餘泰寧支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設昌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鎮一本新設天津鎮一本附二鎮漕河水利眞保鎮二本新設登萊鎮二本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龍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附建州始末考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貲彝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鎮一本延綏鎮一本寧夏鎮一本甘肅鎮一本附河套考大同叛兵考眞鎦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其進冊時在入閣後

文輔震孟入閣時溫輔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之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乃爾何云奸何輔吾騶（萬縣乙未香山人）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

孟不爲意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孟票擬竟發改震孟堅不從徑抹去之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許給諫譽卿爲謝冢宰陞所糾體仁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爲民非天下美事體仁奏其語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見予當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爲奸輔所窺乘機相中先是周輔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閔冢宰洪學（萬厯戊戌烏程人）深談歷指某疏比某疏尤甚笑聲徹外後淚催前淚其相嫉固然也

許侍御自表糾溫輔體仁疏項翰林煜所授也煜以自表由明經拔上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鐫級調用

體仁長於心計凡閣中票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棼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誤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但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敢批逆鱗其大病也

張給諫焜芳（崇禎戊辰山陰人）糾史𡺸少堃（天啟壬戌清苑人）畢款揚州同袍鄭元勳所授也堃巡鹽狼籍多在揚郡故元勳知之甚詳然堃繫獄後每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之者

吳輔甡在晉嘗語諸將曰予在行閒久知兵事好還賊焚掠害民即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即殺一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

喪敗諸將側然甡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令脅從老幼
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散其黨俾得直前殺賊一全活
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輔甡請旨移駐河上督兵
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得逍遙河上甡
駐禹廟坐臥處韓城諸山村衆然在目分列軍士倚山
為壘多置火礮無事則鑿冰有警則伏銳以待臘月望
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閒未幾過河爭道相持
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夜甡語中軍曰年節恐軍
士酣飲離伍為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
呼噪至官軍寂然既近發礮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
次日賊遍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三日漸徙而
南入豫甡不解衣帶者半月
吳撫甡親詣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敵兵出入處各堡
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倘不及環堵土垣
器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云自俺答受款後人不復
整理六七十年矣設邊原防西虜豈料東人千里外入
犯乎甡乃繪圖列所應修治增設堡墩臺牆上聞委廉
能官督各郡縣丁壯葺治之又察往日管修各弁侵冒
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始可守
山西饑吳撫甡疏聞中使賫金至語甡曰上覽公疏論
各宮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

之一日得三萬即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甡不覺泣
下即約巡按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賑畢大雨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開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買怨則均
吳撫甡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
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諸臣中無
一陸贄臣深以為恥願概賜停止非獨為三晉災民請
命已也不報
乙亥山西提學袁繼咸以名教為已任操履嶠然課士
公明吳撫甡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猜公有望者開擢
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具疏薦之而張巡按孫振批遣
才諸生狀令送入場繼咸曰本道事何以按院批狀行
平嚴斥諸生孫振怒具疏參論揑諸贓款汙衊之奉旨
革職解京究問且謂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
密令一司李謁甡云回奏疏畧自引咎與烏程相公
相知不過降級耳甡曰皇天白日可令甡賣繼咸以欺
君父乎遂直陳按臣徇私屬託繼咸抗直不阿狀孫振
恨益深
甲戌之春上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
廷諸臣其各舉所知溫輔體仁先對曰臣等名忝政府
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上
顧六垣無應者獨吳給諫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
異竊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閤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

疏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閹臣無能顚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主任使則國家論列長短屬之何人上曰善

喬侍御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蔡少司寇奕琛受賄巽託嘉興史司李德翼言於可聘而錢少宗伯謙益爲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爲黨邪叛正且尤及吳侍御甡謂甡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致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上因逆事倥偬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詔赦其子如楨於獄時如楨坐楊經略鎬失事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爲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

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阡在河陽驛之東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入夏枝節間忽抽新條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爲鳳爲麟爲龜爲雀爲魚爲蟬爲蛇爲孔雀爲鼠又有鸚鵡棲於架架上有盞盞中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裳白衣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蕊鬚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邇陌王秀才及冀氏塋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即一枝出三氏塋外者其上即無有曹副使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已爲好事者採盡有人親往得

三美人一鸚鵡一鳳者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萎草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鼠蝦蟇皆生鼠食稼殆盡

予爲寧波司李謁嘉興守道吳大參日啟萬曆癸丑新喻人偶語及淇總督承疇日啟曰敝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謁時覩其少雋甚喜然某蹭蹬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故鴻音永絕予曰有嫌否曰無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郭直指錙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飭內皇上赦下誤書皇下赦上上怒加二大叉後降調或曰此亦不祥語也

高侍御欽舜天啟壬戌嘉興人 張侍御養萬曆丙辰楡次人 巡鹽兩淮

養甚憒憒欽舜則舳艫相銜載歸貲不絕爲內臣楊顯名所糾皆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予言二人罪皆擬死予慘然某主政問故予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以下諸犯皆免時上雖讁監刑御史而究不殺養也

己巳永平樂亭縣被寇其鄉民家畜一犬主被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尸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自穴於塚旁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爲立義犬亭云此同年成樞曹德爲予言者德後殉闖賊難

北兵破汶上縣驅一婦上馬誓死不從强迫之上復大

罵投地遂被殺以血書片瓦置其懷中云此婦可風惜忘其姓此予過汶上土人所言

唐少司馬世濟素服霍司馬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華緉逆案輒悒悵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已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糾下獄怏怏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崈以山壓宗不安若宗廟安於泰山則吉徵也通政司怪其誕屏弗奏

辛巳八月上視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以次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

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謝上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於禮部吳少司馬甡退而具表章眞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宮報可

吳少司馬甡在部以衞所各官承襲冒濫觔故牒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濫敘若是豈開國諸衞所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與漢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即開國侯伯見在存襲者幾人而衞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絶祖父有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即嗣絶者亦得旁引不可知之族姓僞緜冒官徒糜俸銀濫名器可歎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上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上曰近日練兵何如吳少司馬甡對曰練兵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敘遷非有拔自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上欲於京營選五萬戰兵而汰老弱何以使選者精汰者不譁吳少司馬甡曰汰老弱即在練

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三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一石無鹽菜也近日驗之皆與散兵無異臣責各將領日糧分厚薄而兵無强壯何以服眾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散兵拔爲邊勇下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老弱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常行軍士皆鼓厲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曰然又問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

五萬否姓對曰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陣前者發兵勦賊皆沿途無籍游棍代頂將領利於扣糧游棍利於擄搶飾敗爲功冒功濫賞歸營則大軍依舊充伍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要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爲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忽又諭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

鞏駙馬永固光宗婿順天人上疏請補建文謚上與諸輔臣議皆慫慂姓更奏曰建文無過上曰不然渠變祖制戕親藩皆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黃翰林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閱從不倩筆及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爲家珍其繼夫人蔡氏名玉卿字潤石並工詩文亦善書與黃公無別

楊翰林廷麟以劾楊內閣嗣昌改兵部主政爲盧督師象昇贊畫同籍居翰林象美自負知兵爲募烏合百餘人指麾操演旬餘方行至蘆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孑身而已

丙子五月詹侍御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上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上益怒輔臣中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翌日旨下都察院議處僅降調

崇禎時誤國輔臣皆指周延儒溫體仁誤國樞臣皆指楊嗣昌陳新甲然歷數前後輔樞其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恭將相乏才故眾口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爲盛石板平起空中人家甓瓴或移異屋脊而瓦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所宜得但因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爲定制上於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爲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萬曆庚戌岳州衛人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僧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此事大驚執弟子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及爲總督已二十餘年於甲戌九月朔有人夜擊鼓加警報朕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年亦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
眞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尙牽繮鎖是狂癡雜將
崍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
齊擁紫金光須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
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嵋
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
資笑曰何以金爲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
市日惟仰天歎曰好師父好師父至定辟乃紀刑曹克
家主筆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其盜之情云云似屬
牽合而一鵬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於背一鵬晝現以手撲之
遂潰爛死

張司馬鳳翼（萬曆癸丑振武衛人天啟乙丑科有張鳳翼山東堂邑人官工部尚書當非此）遭
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萬曆己未鄢陵人）爲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北兵至雄縣乃
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北兵將出乃斫
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度北兵出且
罹重罪日服大黃取瀉北兵以八月二十九日出口鳳
翼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廷棟亦卒
楊司馬嗣昌奏以秦督洪司馬承疇兼勦務而用粤撫
熊中丞文燦爲總理以十撫分爲四正六隅刻期合勦
計兵十二萬馬三之步七之勦餉加派民閒者至二百
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勦賊無遺否則按汛守行軍
法且令吾撫不必更調兵卽用郡邑民兵往秦督孫中
丞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賊況民力已
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銳馬兵八千屬僕及督理
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爾爾夫
爾爾必不盡也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中丞文燦所勦豫寇老狪狪混十萬等凡十三
股聚屯殺函闕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佯
與應多所要挾秦督孫中丞傳庭曰天下之寇盡此我
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賊滅張獻忠雖據穀
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

諭上傳庭曰且暮卽降傳庭曰爾曹就總理講而日肆
屠掠僞也明日復進兵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檄若爲
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妬功而害其成傳庭不得
已旋師賊迄不就撫遂竄商雒南入於楚
仇少司馬維楨出鎭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璫守禦
之能金侍御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責備
極當召對平臺上怒甚曰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
布爾便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
總理淮鹽楊內監顯名治衙宇於揚郡內起高樓落成
日梁直指雲構自泗州置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
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馬雲構弘光時爲少司馬後降

北與其子銓曹羽明俱爲顯官媚璫與媚敵一道也
王給諫都 天啟壬戌金壇人 天啟乙丑科有王都北直滄州人未考何官查申中傳信錄金壇之王都官太常寺卿被閹刑死昇至家卿死未知即是人歟 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
筆改北及沈兵曹迅以係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舉朝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
恐又添此二臣迅爲悚然
江西解巡撫學龍以翰林黃道周夙望爲所屬幕官隨
例薦舉若閣中如舊例止批該部知道上置弗覽矣魏
輔照乘 萬曆丙辰滑縣人 不悅道周批解學龍不得濫薦且有
挑激語上覽之遂并逮
庚辰三月之望上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

降殿陛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策
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
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
餘上御殿召問滅敵雪恥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
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對上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
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數陳二十日卯刻
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 無錫人 姚宗衡 歙縣人 劉瑄 灃州人 孫一脈 沂州人 嚴似祖 昆明人 五名授翰林黃雲師 德化人 周正儒 宜興人 宣國柱 懷寧人 胡周鼒 長洲人 李如璧 華陽人 五名授科馮垣登 浙建人 陳純德 零陵人 陳羽白 南靖人 魏景琦 永城人 吳邦臣 紹興人 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 安平
人 顏渾 懷寧人 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朔闖難者止純德
一人正儒邦臣皆於順治朝以薦起送
薛輔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城外爲埋
裝計及夤夜詔到猶鼾睡家人喚醒云外有衣紅銜詔
者國觀始蹶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蒼頭
帽代之宣讀畢以首頓地泣曰皇上何處臣若此徒欲
籍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吳銓曹昌時名詈曰吾死
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輔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輔志發 萬曆辛丑淄川人
程輔國祥 萬曆甲辰上元人 楊輔嗣昌蔡輔國用范輔汝梓 萬曆己未黃縣人
謝輔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意者辛巳薛罷

楊死起周輔延儒賀輔逢聖用之逢聖請謹延儒警敏
延儒北行家衆相隨舳艫銜尾拜塵者櫛比逢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謂延儒
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失己二者之
咎必居其一矣
周輔延儒至京陛見上甚禮之賜宴上親作主退入宮
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蠲逋緩刑起廢罷
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
時逮繫如侯司農恂孫總督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
各擬兵權
長至上親郊傳問天壇旗竿一絨繩價八百金上雖躬

行節儉而鼠雀於內豎者亦不能盡革
流賊張獻忠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孑遺
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
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
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
其人於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臠又破黃州時拆其城
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拆罷仍壓之
山東賊李青山據梁山泊諸生王某為謀主分遣其眾
據八閘梗運道周輔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
眾驚怖延儒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為亂以護漕耳延
儒曰如措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以衛漕船及

歲終青山塞安山閘鑿河十里通梁山驅漕舟并繫漕
卒去焚掠近臨清意在脅招張漕督國維懼適內臣劉
元斌率勦寇京軍還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
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貸一
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縛付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
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樁立拔王詬罵當事
負約死乃絕聲
大凌失後關外所恃八城已已北兵屯義州勢將持久
蠶食關外時祖總兵大壽駐錦州失大凌時嘗降北其
心不可知洪薊督承疇乃自將兵駐寧遠名援之實制
之脫錦州失尤得以己當一面耳時北敵四王子困松

杏糧將竭聞承疇將至初亦失色候騎報云督師兵距
城五十里而屯四王子指天而喜曰吾事濟矣彼提重
兵來援不望城疾趨有懼我心懼則怯怯可破也遂分
兵繞出督師後鈔其糧運阻其歸援祖洪遂成孤懸朝
議救之陳司馬新甲調五鎮兵十五萬出關張樞曹若
驥以職少為監督至關餉部計兵予餉大率千兵可得
六百尚雜老稚餉部以人數不足減其餉將領復於六
分中汰其小半實出關八萬餘至乳尖山北兵以三千
踞其上若驥乘五鎮兵多進擊遂拔其寨無何北兵大
至若驥議依寧遠城拒之至城承疇曰寧遠城小而固
猶可堅守若頓兵城下責餉城中不旬月糧盡有俱斃

耳眾速還於是大同王總兵樸即以兵宵遁北兵已於
所還道掘成三大塹軍士有脫衣甲委器械度者昏夜
傾跌蹂踐死者已眾既歷三塹北兵以鐵騎四馳我兵
力疲隊亂遂大潰惟所斬殺若驥上海舟得免樸等五
將各還鎮上疏待罪所攜盔甲兵仗火器銀米車馬不
可勝計悉以資敵北兵因我糧械坐困寧錦於是款議
陰起
周輔延儒初入同直賀輔逢聖廉慎而短才謝輔陞清
執有擔荷而深刻不為眾所附形以延儒圓敏其短才
深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終有所顧忌門人在都
者諫垣有章都諫正宸沈給諫胤培沈給諫迅迅為楊

輔嗣昌所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矯矯不肯依人肩
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者故一時有譽無毀
江宣撫禹緒(崇禎辛未杞縣人)為周輔延儒門生居官有煩言
陪推宣大總督章都諫正宸以為不可李冢宰日宣(萬曆癸丑吉水人)承延儒意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是未
嘗為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槩人疑延儒修
郄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贓罪計典不與餘得察用金沙周
儀曹鑣以言事罷嘗有揭尼周輔延儒之出王銓部重
不知也延儒問重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鑣延
儒默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召延儒初

入用舍未違眾也加江陵令史元調(崇禎辛未金壇人)亦門生
欲起之因章都諫正宸於名下註鎖字亦止
黃侍御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上召對澍娓娓
有言上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
無兵上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為護
致上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限汝三日去
周同袍正儀延儒弟其父彌留時日當視如子故延儒
甚愛之及在京日出拜客路禮曹邁(崇禎甲戌宜興人)與正儀
為兒女姻復為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以七
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邁尋改吏部
壬午考選各官辰入賜茶飯逼暮上出御中左門閣臣

亦几杌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
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於名旁者有駁
者內馬令嘉植仐令汝礪(崇禎甲戌仁和人)數對工雅張大行
法(崇禎甲戌羅山人)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
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
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徇私故戊寅考選
召對候考各官壬午復行之對畢鄭冢宰三俊劉總憲
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嚴官評內採輿論尚恐不確今
片晷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吶亦有才品卑劣而
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

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陛下宵旰臣等為溺
職矣上不懌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周輔延儒諷以無及厥衛無及謝
輔陛蓋延儒之入王內臣裕民有力其罷廠衛亦有力
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恚為延儒所賣延
儒亦懼為中傷乃託所善董心葵調停除還廠權相約
不羅織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上每次考選旨屢云何以無科貢益科貢所處之地疲
瘠與考極難到者常少甲榜待之往往褻敓長安皆以
為謝輔陛所票恨之及謁陛語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
為聰明皇上太用聰明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皆

於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陛闖數語以為詐
謗漏洩禁中語於是朱給諫徵啟端廖給諫國遴顯攻
之省中羣和禍幾不測周輔延儒周旋得罷職去
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
以金幣姑緩北兵岩力平寇謝輔陞與陳司馬新甲主
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則分功敗不及禍其不
欲去陞以此

周輔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上云近日科道橫如楊枝
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楊
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
士鏢疏又云四凶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稍怡又云還

有馬嘉植都票來重處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特拔
之恩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妄言上
曰即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敕極口詆斥言官末云
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免

凡考選矯矯者多入省交選朱給諫徵博雅楊給諫枝
起廖給諫國遴姜給諫埰倪給諫仁禎（崇禎丁丑浙江人）方給
諫士亮光給諫時亨皆能建言然楊險廖橫倪陰很皆
濟以多欲方孤行一意姜戇直而戇若論品方姜朱似
勝姜於禮垣能論禁中頻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方給諫士亮任兵垣極敢言劾督之哉成應北兵以偏
師綴我而悉銳搗薊五鎮出關亦盡精銳盡簡而宣大
空虛士亮疏欲撤張督福臻（萬曆癸丑高密人）倘如其言後來
遵化之失必且追咎得罪豈俟監軍時耶至欲用關將
陳鵬為援江一時勳臣以為蔑祖制不顧也

五鎮潰後朝中無言及寧錦者已聞寧錦失洪督承疇
執祖總兵大壽降曹總兵變蛟死塔山一城以不肯降
盡城自焚上臨軒垂泣云我不曾救得承疇敕建祠京
師贈卹從厚且令設壇擬往親祭今猶儼然也

陳司馬新甲才品心事與楊閣部嗣昌酷似嗣昌在樞
府聽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將從中旨事
機已變徒增擾亂耳嘗恨其作聰明誤國顏東撫繼祖
三旬六調疏其徵也及閣新甲所刊疏鋪張布置依然

一轍其陰主款同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沈給諫迅
請召對面詆之上曰令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王總兵樸賈莊之役託邊警還鎮致盧督師象昇
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潰歸而洪督承疇遂敗初時
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嵎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
還京師及寧錦失逮問周輔延儒所雎董心葵者為行
金察臺省有欲言恍之日首揆已許不死矣故罕言者
上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市延儒不能救也

中州頻失事臺省彈陳司馬新甲者蝟集上於措置兵
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於本兵名後即列兵垣
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下部科者黃楮長僅尺闊一尺餘界以墨印
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其所諭用朱書齊齊數百言字
皆行書甚雋逸凡下科疏類硃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
子丑時者葢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諸臣相顧寂
然良久周輔延儒云上令諸君議今無一言何以復命
然竟無言者次日陳司馬新甲上疏科臣署名於後其
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參以某兵某兵單弱宜益
以某兵紙上歷歷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尚
有可策

楊給諫枝起行文縱橫疏利以薦疏過濫責令回奏奏

上上披閱深賞其才惜有才而貪狡不善用才耳

周輔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歉
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爲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
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
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於人詬貽於己矧
病且中於國乎

貨賄之風壬午春暮已甚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
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謀浙海道議者云
須五千作事者斬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
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
營之銓曹爲出一缺而大力復攫去絕無無翼而飛者
修練備上催行下報復祗煩筆墨無實事也即如鄉
兵營過齊魯過客多索以銜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
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
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張
薊督福臻請以北直裏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赴
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干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雖日事
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業家口豈
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貼之鄰里
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朘剝恐內地
有害於邊無益王給諫士鑅將言之爲吳廷尉履中所
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上已批暫調竟於疏

中批免調

予同籍闕少參永傑（崇禎辛未　輩昌人）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
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
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解耶

章都諫正宸掌吏垣時浙中新甄省有馬給諫嘉植倪
給諫仁禎曹侍御溶人稱鼎足然三人者或借之爲重
正宸未恃爲羽翼也

考選故有部屬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
而庸陋厠朝班矣上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
語用哉字者令王總憲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謫
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關節求留消直分一等爲予實授

二等爲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爲部屬
宋少司農之普比於薛輔國觀國觀死懼爲東林所斥薦錢宗伯謙益劉中丞宗周等以求容時章都諫正宸惡其反覆鈔參之上笑曰渠既非彼家人徒取辱耳何以薦爲及南都覆之普請爲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講學書院乃故高中丞攀龍萬歷己丑無錫人所建嗆中丞恥之哉

金沙盛太學順嘗之浙王侍御章時令鄞縣干求不已乘章入棘假關節行騙及黃翰林道周被逮順出千金佐行一時推其義俠遂得置身縉紳冏及周輔延儒內召丐札謁浙江熊撫軍奮渭萬歷丙辰南城人許以內轉命仁

和吳令培昌爲出營資奮渭因親禮之順遂藉其勢關請兩浙監司所至倒屣皆愚以美轉亦各令其屬爲出營資謚挾上力以漁下借下力以媚上賢否差署皆一手握定獲不勝計及奮渭得南少司馬人益信初夏擕人營陞金及通候金數駝入京且公言此行當爲宋太常玫取相玫父嘉湖道繼登萬歷甲辰萊陽人取京卿培昌取科日奔走公卿門每入見延儒談幾竟夜識者曰此人必爲首揆累而一時縉紳方藉以親延儒無拒之者

松山杏山繼寧錦失陷朝中有文武官各積米糗之議未有知馬紹愉之往款者忽鈔傳紹愉塘報云見敵講和好敵索金三十萬銀三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兩敵尚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兩如不從卽發兵爾家所失豈止此數外遏鈔傳而兵科未之見方兵垣士亮疏劾本兵言各地塘報皆上聞後發科鈔傳今忽有此報僞耶兵部不宜爲此眩惑人心眞耶則陳新甲主和辱國時新甲與王司禮裕民昵士亮懼爲所中候命數日鬚爲之白得旨下詰責本兵尋於馬給諫嘉植糾疏中命議新甲罪下法司擬秋決上命改擬竟立決以洩款故也

上與陳司馬新甲密議款遣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洩忽一日報至新甲偶置案上其僕不知持授塘報官遂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得報遂疏劾上怒故新甲終以

此誅周輔延儒時爲首揆猶力救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上曰連陷七親藩比薄城孰重竟誅

陳司馬新甲未下獄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光給諫時亨倪給諫仁禎倡議必殺之及下獄奔走於徐司寇石騏言必不可殺者亦此四公蓋前之必殺以索賄後之弗殺以賂入也省中之橫至此爲劇

劉內臣元斌奮監京軍討賊過雄縣紀律頗嚴及還至山東剿李青山王侍御孫蕃劾其淫掠旨下差官校拿問此疏密封下科不鈔傳元斌疏辨孫蕃因攻王司禮裕民云元斌爲裕民名下官裕民暗洩臣疏故元斌得按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鈔傳元斌何以知之

上以孫嶜能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獄與元斌共棄市或云裕民之死以比陳司馬新甲匿塘報上借事殺之

山示馬巡撫成名（崇禎辛未濮陽人）起謫籍逢人談兵侃侃自得然皆胥吻齰嚣也成名復從臾姻家潘僉憲永圖（天啟乙丑金壇人）以七千金自謫籍躐陞開府僅兩月以失事相牽入獄駢首西市

內閣嘗題陞姜少詹曰廣不下及召見時語次有言曰廣相材者上曰嘗有稱曰廣爲清任和者朕謂此三字亦難勝此後日廣進講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臣耶

每見考選諸君言及交際輒首同鄉大老他鄉不及焉乃當日所號爲泰山北斗者月旦所在人爭趨之皆進

重贄亦無所辭則其平日之高聲價勤品題廣延攬亦爲賄府也君子哉此陸友雲龍所目擊爲予言而歎者

駱金吾養性楚人嘗過王給諫士鑅士鑅言衞中冒濫者多養性是之勸其上疏淸汰或曰金吾莽加髮誠宜加櫛顧此人非端人也若疏下俾掌印察核適爲開賄門耳乃止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張納言紹先有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等語蓋條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愼張紹先等着議處蓋認爲陳腐之陳矣傳者笑之

三垣筆記附識上

三垣筆記附識中

崇禎

明興化李　清撰

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遂趨至殿檻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臣也閣臣起立尚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又曰閣臣西班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上命閣臣上來諸臣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上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諸臣跪伏謝菲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退後遂補賜論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聖意亦相率疾趨於閣臣下上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尚不解曰東班去

周輔延儒再召吳銓曹昌時自以為功然實馮舊輔銓之力也延儒欲復其冠帶不得延儒語人曰錢少宗伯之起易於外而難於內馮舊輔之起難於外而易於內少宗伯謂謙益也

吳輔甡入閣孫廷尉晉金僉憲光辰皆與有力故二人皆借以標榜甡不能禁也然晉巧而光辰勁猶有顧惜至曹給諫良臣與龔給諫鼎孳繼起附會則一味譸橫矣

馮舊輔銓三次守涿州與楊閣少維垣守通州皆有微勞故撫臣為題敘周輔延儒欲乘此復銓冠帶吳輔甡時為少司馬與金僉憲光辰孫廷尉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上疏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之策為通政司所駁而止防其漸也張少宰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陷甡而甡之聲望反藉以起延儒欲起捷為南總憲甡堅執不從捷遂與

甡氣大左

上嘗召周輔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萬厤癸丑績谿人）會奏不可輕進皇考慨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徼倖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爲挺擊一案實係風顛朕記爲信王在宮忽片板自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既而曰此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完迄今如故若遂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爲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

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紛紛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語畢延儒等唯唯此袁文宗繼咸親語喬侍御可聘者予後入長安詢之同官言皆同南渡後繼咸有疏駁袁侍御弘勳亦言諸臣風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為戒予猶疑未確念張明經自烈與繼咸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晤袁臨侯果如喬先生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袁臨侯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孔學例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采（萬厤戊戌蘄州人）必欲重加鞫訊詞連鄭國泰（貴妃弟）欲危皇太子見不逮胡士相（萬厤丁未平湖人）遠甚假令朝廷惑於何士晉（萬厤乙未宜興人）之說不與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昇（內侍）李可灼（鴻臚寺丞）進藥微倖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弒逆也按其不可追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浮議自熄諸臣必許以行鴆必坐以弒君惠世揚（萬厤丁未清澗人）必糾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泰昌宮人）闇陋估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牝朝比方東宮正位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正諸臣宜密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使曉然知朝廷仰體先帝至意李進忠（內監）盜庫果否訊實擬罪如律一

切毋書選侍徒跣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熹廟曾諭閣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為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為言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范輔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上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慚而退

上因雒陽陷召對諸臣兵垣李給諫焻（崇禎甲戌晉江人）奏曰凡兵以取威為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劾左良玉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惜起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即奉先殿亦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后於神霄殿萬厤三年奉孝烈孝恪俱附享奉先而

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
俱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上追念生母劉
太后以不得色養爲恨故欲於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
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蔣少宗伯德璟以
爲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既而上疑其非禮卒寢
崇禎十四年楊督師嗣昌以襄陽失事爲兵垣張都諫
縉彥所糾上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
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
甚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
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何有才可取各官
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

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
爾等知之
上將枚卜召周輔延儒賀輔逢聖陳輔演入德政殿賜
坐逢聖以上允其休致惓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駭哭
久不止已上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
留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
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爲不
祥已枚卜後果有拏問下獄者
上枚卜閣臣面加召對蔣少宗伯德璟言邊臣須當久
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上曰不
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愼之於始上又問

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
姓一分即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萬曆年間各
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
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
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
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援不靈故皆不用命
宜裁之上頷其言時宋少司空玫亦召對娓娓九邊地
形畫成地圖上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徐少司寇石麒稱
疾不至
上以枚卜所推多濫召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諫正宸
掌河南道張侍御瑄崇禎戊辰介休人責之謂所推房少司空

可壯萬曆甲辰益都人宋玫張三謨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瑄
等皆力辨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榷數四如可壯素有
風采玫少年向學三謨亦曾掌印過上怒命錦衣衞去
六人冠帶出候旨賀輔及新輔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王
總憲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榷臣從不
敢置一語上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
上閒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爲例時皇太子與定與
二王皆侍立上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原任金少司空世俊萬曆丁未義烏人謀復秩命其子挾重貲
至京其子日事聲色槖如掃乃僞作書與父言同鄉詞
林臺諫皆飽重賄仍開一單置家書內行至良鄉被廠

役緝獲時同鄉陳僉院乾陽(天啟壬戌武康人)虞翰林國鎭金侍御蘭(天啟乙丑會稽人)等皆與焉實未納一錢也諸人無以自明各賄五六千金於廠官得免爲國鎭通線索者則罷官居長安之房給諫之麒其同門也後國鎭長班出首廠監拷得情實上聞所追金珠皆入內庫責國鎭同謫國鎭驚悸死之麒送刑部擬配世俊竟以賄免

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搆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爲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吳輔甡爲殺氣下註再生吳起孫廷尉晉爲棍氣下註兩頭蛇金僉憲光辰爲戾氣下註金甲神章都諫正宸爲陰氣下註灰地蛇吳銓曹昌時爲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倪宗伯元璐爲淫氣

下註假姜詩王少宗伯錫袞(天啟壬戌雲南人)爲瘴氣下註夜郎王黃輔景昉爲時氣下註饕黃巢馬給諫嘉植爲痴氣下註小華光楊給諫枝起爲賊氣下註桃樹精王給諫士鏷爲悔氣下註金鎗手倪給諫仁禎爲霸氣下註塑大蟲周儀曹仲璉爲疝氣下註藉壁鬼房給諫之麒爲糞氣下註倭房公沈少宰維炳爲痰氣下註喉下癭姚都諫思孝爲毒氣下註姚令言賀閣丞王盛爲逆氣下註黑面豹房少司空可壯爲臭氣下註海上鬆客吳諭德偉業爲望氣下註齒人馮司馬元飂爲雜氣下註順風火袁給諫愷爲濁氣下註潑天罡徐詞林汧爲油氣下註九尾狐瞿給諫式耜爲穢氣下註兩眼鉈錢寺丞元慤爲尸氣下註擬虎倀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日宣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卑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澤都諫

上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爲之惴惴後每選詐以二爵金聽其自兌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謝輔陞罷賀輔逢聖乞歸時請枚卜盛太學順日奔走爲宋少司空玫求與不得奉旨再推來看九列囊內紛紛各思市德而熱衷大老有託人請求亦有弱詢人望其擁戴者順或動以利或嚇以周輔延儒意所鍾玫遂得與及玫等送刑部後擬戍順驚竄已事定復入京有言其招搖於延儒者延儒榜朝房弗與通然弗能禁也

上一日早朝畢登昭文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日命於其地建直房云

葉刑曹廷秀(天啟乙丑濮州人)素不識黃翰林道周特爲義激疏救遂獲譴時吳輔甡以少司馬抵京周輔延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甡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間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

着意時姓往見劉司寇澤深爲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
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遣
戍上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
延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壬午七月上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周輔延儒對曰
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
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輔德璟曰黃
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酌移附近
上微笑黃輔景昉復與吳輔甡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
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
上不答復微笑既退延儒顧同輩曰上將用之矣甡請

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翌日遂奉敕云黃
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
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
用先生等密議來奏上親書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
且言皇上此舉衆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
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爲皆悉
聖明善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礲造就
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
於作人厲世君德治系者貲大從之
壬午召對九卿科道於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
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須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姜給諫
採上疏內有朋黨之說皆小人欲蔽塞人主耳目故爲
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上大怒以
爲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吳輔甡
語周輔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
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熊司副開元姜給諫採既下獄吏部吳都諫麟徵因召
對先請寬宥採上曰姜採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
爲職當言不言敢於欺蔽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
者尚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
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景泰辛未鈞州人 王恕爲吏部時每

遇言官彈疏下部擬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
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邊彌用人言官糾正
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爲也又言開元
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揆上
亦不罪
上以邊警日深督撫不能驅勦任其焚掠言之出涕周
侍御燦崇禎辛未吳江人 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
與其嚴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遴治一二最重者虞
悚人心上然之楊侍御若橋崇禎丁丑北通州人 言湯若望西洋人
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礮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
各邊可以破敵時劉總憲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

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即陷豈無火器反爲敵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砲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上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敕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上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整頓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敕吏兵二部愼選督撫飭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上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爲主上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宗周又因傅司農淑訓萬厤甲辰孝廉人請宥熊司副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政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今二臣戇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上曰黃道周特恩不得比例似此愎拗偏迂着候旨處分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金副院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處光辰復言宗周爲人淸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心亦爲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上不允已退入煖閣遣內官傳旨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不許蔣

輔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上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鬭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所以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周輔延儒等復婉解之上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體仁曾言其愎拗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臣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臣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臣皆慙後宗周過寶應喬侍御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吳輔甡曰比首輔勝然錯亦不少

上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爲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發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發密封送閣其愼密古未有也

李襄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衞所官舍上甚喜即令擬敕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御書營額因取敕內共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洪熙時吳克忠裔通達人能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張致雍原係宣大廢弁以用哈攻敵上疏干進已經部
中駁議數次蔣輔德璟亦核其情形附於守邊賞撫內
在御覽備邊冊中未及進呈是日上密召之面議甚喜
而哈在極西敵在極東實不相及也卜在宣大雖與哈
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閣臣無從面駁故止以原
冊進覽翼日召對中極殿顧德璟曰昨冊東西邊落敗
如列眉極好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
補還者上諭蔣輔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
因藩封捐賞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不必別有
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不能多也乃

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璫有為其
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上召職
方王郎中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
交訌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為對上怒鐫其官歸而
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蔣輔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覽
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
算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
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
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支銷并不提起即歲
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曆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
百萬尚苦其多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尚苦其少而兵
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
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
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
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
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為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究
未通行也

賈侍御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一揭原不錯乃為東林所
斥悔而求用填錯矣翻局後乃子環召一疏攻楊左甚
力而又一疏改正削奪緹騎諸毒政亦非全為不善者

上即位以學使者首糾逆樞崔呈秀拜疏更在楊侍御
維垣先其急欲為善又如此乃因此局再翻遂廣薦東
林諸公數百人以希見容似另一人者故予疏中亦刺
及之大約繼春功名念重忽浙黨忽東林茫無定向但
原其本心亦欲為善此定論也

楊司馬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毒死者
上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
下日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
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
日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既而刑部以辟追擬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二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翰林四維屢次遺忘上謂閣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籤指講云

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每遇考選諸人至必造門先謁或需索不飽則昏夜叩門不已曰某要路嗔汝卽曰某言官將糾汝聞有饔粲俱罄至貨袍帶以賂者

惠司寇世揚因會推忤旨閒住鄭太宰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上以詢蔣輔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跪頌聖鑒得人三俊亦喜謝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不至命革其職德璟與黃輔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失身一生眞僞誰復知之

熊給諫開元姜給諫埰杖後周輔延儒恐煩言曰至故密言於上起王輔應熊於家葢應熊爲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

上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周輔延儒曰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況今人才不及遠甚所以難耳上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尚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葉舊輔向高每疏揭皆發鈔自温輔體仁入閣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鈔至術揭或出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卽如會推用人有點有否大約出首輔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天順癸未華容）人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陳進士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上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卽聽調恐沿途不免驛騷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因其寨指名求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紓禍女婦卽相攜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繇鄜延上翰林中部知縣朱新㙉（晉宗別本皆作朱華㙉華㙉係楚宗時爲宣諭楚環江北一帶義勇使）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尙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㙉亦從容縊死

張國憲宿州人有二女辛巳賊至二女及兄張國俊妻龔氏泣拜國憲曰幸各逃生勿我爲念各縊賊詢知感歎不殺人而去

蔣戶部主政臣（桐城青衿有名崇禎中舉賢良）獻議欲改紙鈔爲銅

鈔識者知其弊而難運雖糜費甚多卒無成時南北所用錢大如臍手揑即破未幾國亡信乎錢運關國運也

子賜環北行遇成樞曹德於舟中自言恥羅沈給諫迅薦然迅卒死難及渡江居金沙語人曰我未渡江時望東林諸君如山嶽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熊明遇等所為夙昔之意都盡矣又曰輿人之口皆言張捷美而諸公攻之何也惟劉中丞宗周章給諫正宸則所心折者

山右秦撫軍所式崇禎辛未三原人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輿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既黜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周輔延儒吳輔甡同被逮甡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水

道徐行識者疑其候王輔應熊抵京為解免地也聞上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終不免

高給諫翔漢寶雞舉人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逆賄貴緣入兵科為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予初謂言過及讀吳常少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為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貴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陳巡撫士奇天啟乙丑鎮海人能文先為提學則專談兵及為巡撫反談文人以為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

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為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周輔延儒既奉旨賜死蔣輔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胥王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斯彰聞疵垢多端天鑒烱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上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諭已明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閒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蔽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勑令自裁已有旨了

上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蔣輔德璟云臣幼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法凡衛所總小旗捕役並以鎗勝負為陞降凡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為聖子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上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

萬至萬厤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抽餉鍊餉
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厤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
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衞所官
軍尤爲僉着文皇帝設京衞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
內入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
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
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衞所官軍軍有父
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
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愿憲章二祖修復舊制上頷
之而已不能行也

上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蔣少宗伯德
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
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尙未起也

周輔延儒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
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晉獻今何
及留章達聖聽

三垣筆記附識下

崇禎　明興化李　清撰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親朝百官未至惟李
輔建泰跟蹌至上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爲君臣亂離之
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中亂兵入懷城段氏避
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刃
下尙罵不絕口

湖廣何撫軍騰蛟（天啟辛酉舉人黎平衞人）諳數學崇禎末與王撫
軍揚基（天啟乙丑晉山人）何內監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

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炤南諸人皆欷歔不
兩月果驗

癸未舉場左右人鬼混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
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
辨之亦一異也

上虞趙鍼老部胥奸竊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
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遡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
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逋匿
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
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挂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
俊漁每年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

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爲各鎭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一各處屯收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大宣鎭每年十二萬尤爲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蔣輔德環於召對時力言數次上面允即發而究未發或謂諸胥所爲諸胥因各輦金逃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上於癸未年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軍每担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倪司徒元璐旣面奏蔣輔德環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

囤米召買爲利竟不能行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擔價高米惡甚金粟俱空付之太息

上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蔣輔德環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閻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上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爲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環終以爲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闖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

上因闖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歎息久之因言前曾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一事蔣輔德環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心處魏輔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一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爲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耳上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眞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繫諸臣亦未嘗無人上命諸輔臣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

嚴懲封疆警振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礙旣無廢法亦無廢事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釋鄒侍御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勦賊久之始釋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埰方給諫士亮蔣侍御拱宸尹樞曹民興（崇禎戊辰嘉魚人）等於獄

揚司馬嗣昌欲用洪司馬承疇爲總督盡留秦兵入援者宿薊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留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將不爲吾用而爲賊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議於
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
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
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
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
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稍至
又為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
恩本降賊與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既動賊
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為援而廣
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
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時廣恩妻孥在關內闔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
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喬監軍元
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
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上曰往者罪廢諸臣廷
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
部不得已以起廢余應桂（萬曆己未 都昌人）推然非其才
也點用後上召對應桂問以方略應桂惟言難以無糧
無將無兵為言上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霍
侍御達（崇禎辛未 長安人）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
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
人行至陝西徬徨河干竟不能進

癸未進士選館百計鑽營正卷副卷以銀數之多寡為
低昂滲至互相刷揭上聞之謂內臣曰新進士選館將
城內金子換盡矣命下日止取正卷副卷與未考者一
體候選不得僥倖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知
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
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此吳輔甡向
予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上聞之設高皇帝
牌位於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傾懸馳報刻期到任

王總督永吉（天啟乙丑 高郵人）聞闖賊入秦知必渡河甲申二
月二日疏請撤寧遠兵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
內以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
鎮臣吳三桂料理陳輔演不敢決批撫鎮奏明定奪已
撫鎮奏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
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陳輔
演以為不可揭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兵萬
不可調上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
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朱成國純臣倪宮詹元璐金少

司寇之役（萬曆己未 吳江人）孫都諫承澤以爲當調而吳都諫
麟徵爭之尤力謂事當從實其言云寧遠當從與否該
撫鎭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
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
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
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鎭一撫
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
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
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
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
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撥緩
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之疏
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
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
有懼心始以裹革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
今寇勢方張不使徙近捍禦京師則何恃乎陳輔演魏
輔藻德皆與是議左方輔岳貢移書南司馬深咎之麟
徵不顧也已上發閣演又具揭以爲外之督輔亦當僉
同乃請聖諭差官前去及取奏皆以撤寧援京爲便始
得旨去永吉間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
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
已陷

張司馬國維（萬曆辛丑 吳縣人）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吳都諫
麟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牽摧貨財應軍實
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
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
馬國維有慙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上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
麟次面對以安人心戢姦謀用兵足餉爲問每一人答
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
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卽寇陷昌平日也
十七日内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李冢宰遇知（萬曆庚戌 洋縣人）暨官張司馬縉彥拜客如故未
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上與
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尙有
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上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之君
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
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卽身死沙場亦
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陳輔演請代上曰南人不
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瑜（天啟乙丑 宜城人）范景文方岳貢
俱請代皆不允至李建泰（天啟乙丑 曲沃人）請代上曰卿以西
人平西地朕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擲錢小民失記姓名聞上需餉囊中積

銀三百兩伏闕助公上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於官小民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上擬彰義門外為李輔建泰郊餞建泰固辭此國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吉卯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上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即朕朕即卿朕與卿無兩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嚮金花二枝披宮錦一端謝恩畢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麥主政關崇禎癸未歙縣人也建泰所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行戡賊及行至大名府馬部兵因糧餉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

得麥飯一餐驅腹饑墜馬稽遲中道上又詔促之建泰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損忽折竟敗

上親餞李輔建泰於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以杯賜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陽門上親手賜之其敕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為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厲忠勇表揚節義獎勸廉能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欺誤軍糈之報倩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剿則真剿殲渠宥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銘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聞知特諭

蔣民曹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王少司農鰲永天啟乙丑德州人亦以為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

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士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鰲永請每貫鬻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欲去蔣輔德璟言民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俟之上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上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

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得不償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柔安有擾至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賁以二百萬斤卽盡括亦不足揭入留中後竟得免

光給諫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究倡議之人蔣輔德璟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等語上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爲誰德璟不敢直斥楊嗣昌但以舊李司農待問(萬曆甲辰南海人)對而於科臣則云失記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鎭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幷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上又言今已幷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部雖幷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鎭新舊餉兵馬數萬槪不言及是因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益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幷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患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蔣輔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當費數百萬金爲害甚多於召對時力言之上命擬諭罷之德璟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以給關寧遵密四鎭而於北直山東河南召買米豆百萬拘攝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遲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賠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卽賜裁行此疏於二月上留中旣告歸三月上自草罪已詔書獨免然已晚矣蓋各邊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此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塡塞上之泥沙乎

蔣輔德璟旣予去孫都諫承澤汪都諫惟效(崇禎辛未)皆上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魏輔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

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為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
獻然已先傳稱首揆矣上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
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
廷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闖禍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脩爲之末有用王府
脩討者張脩討之奇（崇禎庚辰新城人）劉脩討世芳（崇禎庚辰膚施人）
因侍定王講讀挂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魏
輔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脩皆前
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
亦變體

上以闖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

日召對時上手李總憲邦華（萬曆甲辰吉水人）密奏內云輔臣
知而不敢言上指問何事陳輔演以項少詹煜議單爲
言上即簡閱默然將輔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
宜南往監國上不應而光給諫時亨參李翰林明睿南
遷爲邪說上不悅即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李
明睿何也則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挂號其佛高六七尺下
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
藏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
勘問伏誅

賊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旗杆琉璃壓大樹

三月十三日闖賊蹴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
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
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迴時回
乾清宮日就晡上易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
貴人艮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
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
於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劍刃之時
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
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遶城尋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
煤山古樹下袁妃同宮人小內官紛紛奔出十九日內

官遂開門迎賊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子（名獻策河南人）初云此行觀兵
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墮一天啟大錢宋矮
子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礮而
城角遂倒

常熟歸進士啟先（崇禎癸未）聞闖賊入都驚懼急走詢同里
陳司空必謙（萬曆癸丑常熟人）必謙從容櫛沐出聞之大笑曰
若癡書生耳城守皆敝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
傳者迭至方失色敝顧給諫茲是夕尚宿科初聞亦奔
詢魏輔藻德藻德亦以爲必無一時聾聵若此

闖賊將逼京師衆號百萬上欲以兵餉爲憂敕百官捐

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貸殷戶
或開賣冗官假民閒帶級百官欲請誥敕傳世者入銀
若干搜刮壓法地壖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直逋
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鬬賊鼓譟相視股
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為泰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
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廨舍多圮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聚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
頭宦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撓守卒
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吳太常麟
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魏輔藻德藻德方出朝猶
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氣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
何太匆匆麟徵太息而已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閒字當有天
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入朝者而宮人
四出矣坤寧宮後為欽安殿有樂志齋倚望門曲流館
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即長街
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甚多
十九日辰時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
吳寧鎮三桂兵已至城外上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

賊懸萬金購上二十一日聞賊已獲上尸於煤山命人
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遮
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
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於正寢又嚙指血書脅曰朕
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
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戳十人擁打張司馬
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
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
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姓帶孝哭臨三日者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
人矣二十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
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
收用列名部門外高冠鮮服洋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
西華門出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
各責數萬金駢首搒掠哀聲震地刑死者不可勝計或
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戕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
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為劉賊聚者俱釋李賊聚者仍不
釋十二日吳寧鎮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
十二員故輔陳演為首餘皆勳戚十三早闖賊戴帽布
箭衣挾太子二王皆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擄群賊東行
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止餘老弱數人把守

道路犒賜矣
申冏丞佳胥（崇禎辛未）既投井死林侍御蘭友（崇禎辛未仙遊人）時
謫冷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慟哭一人毘盧錫杖
排闥入慟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
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
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毋勿戚富貴子易得
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胥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
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爲盡臣不
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
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抆淚去又徐起鳳者以傭書
從佳胥凡十年佳胥殉節後僮僕或散去起鳳哭號柩

次不少離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胥子煜挾太夫
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與守已
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
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爲感動卒不焚及北兵至逐
居民外徙令下三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獨求
里人在京者得鍋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櫬出寄天
寧寺故得全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詠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
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實去問之乃鞏駙馬
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
死闖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項翰林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璫方熾時頗爲江南清議
所擯鄭同袍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文翰林震孟
姚翰林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爲煜置酒勸其厚自結
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南京破後煜過徐
詞林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吾不死今死未然汧卒死
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逆納之竹籠沈河死

予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
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爲上虞令過予一同年因言闖賊
入宮時悵然曰貴爲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以不亡
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云此二十萬乃指戶部所
儲而言非內庫

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滅東方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
上表請降止因闖叢權將軍劉宗敏聞三桂所娶妓陳沅
色艾陳沅者田皇親弘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
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至是劉宗敏繫三
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
兵七千據山海關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
月十九日攻山海關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
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約北兵至是趨之駐兵嶺上
高張旂鼓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北兵壁中薙髮
稱臣三桂爲先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
統萬騎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

關盡髡其民開關門迎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之駕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襄首懸之旂而返北兵逆擊之闖復大敗奔還兼京師而奔時劉少司馬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桂奉太子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榜云昔在我國時欲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致深入者四惟事屬既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削髮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抗違者盡行屠滅且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運入燕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皆失散不存聞者惋歎

金駕部鉉（崇禎戊辰武進人）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錝俱隨母章氏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氏與錝之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死胖子見而歎曰公曾疏糾我輩不比於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輩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爲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見其屍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葬葬御河側

崇禎十三年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薙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於壁間曰大淸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及北兵至慶果起兵從者甚衆已敗死城外如所言至大淸國後復書大安國三字則不知何解也

嚴州錢太守廣居嘗爲予言其同籍任邱人邊大綬曾令米脂乃闖賊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靑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上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及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爲雹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一彔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回使者六

人亦俱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終莫能屈

闖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抜之體微溫嘉定伯周奎舁歸灌米汁遂蘇自是育奎家後北兵入燕以主適周世顯即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者也主喜詩文善鍼紝右頰三劍痕即上所擊御戚獲賜笑語隱處即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涙盡繼以血也以是生羸疾懷孕五月以丙戌年八月卒年僅十有七

三垣筆記附識下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福王登極南都詔至楚左寧南良玉逅自承天駐兵漢陽意不可測未讀詔何撫軍騰蛟往漢陽以劒自随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劒耳幸良玉私置正紀盧鼎者力以爲當拜且語良玉云方今四鎭合心同戴新君若擁兵而下能保必勝乎不勝無乃身家兩亡乎良玉時已耄老乃曰是固當拜耶乃拜詔

江西黄直指澍入朝擬進何撫軍騰蛟爲總督已爲巡撫面許薦永州吳司理晉錫（崇禎庚辰吳江人）爲代巡及輿馬

輔士英相詆不勝而歸執鞅失望已又革職提問愈怒適傳假太子至澍陰乘小輿夜見左寧南良玉謂拔營往南可圖大事良玉夙有此志以晉撫謝和止一閧洶言從之又念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居武昌劫取其印一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懼爲良玉所屠入避騰蛟署内騰蛟坐於門向内坐鵰民人入良玉復傳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騰蛟即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爲所得良玉至索騰蛟印騰蛟故覓印匣開不獲反尤良玉曰何太匆匆致此印失搶攘中取良玉無奈擁之行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良玉另與一舟追四副將守之置舟於後黎明各船俱

發騰蛟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守者攔誅赴江死
騰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覗
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覷大驚喜亟覓
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是晚宿民家乘肩輿
從江右寧州小路轉入瀏陽抵長沙吳監軍司理晉錫
語騰蛟以爲艮玉在時撫軍有權不得自繇今既棄省
去湖南北兵餉皆在掌握應破盡從前局面大爲整頓
總計餉數配合兵數以各府之餉練各府之兵督撫任
大帥司道任副將府州縣任參遊以文臣理武事則合
出惟行生殺予奪撫軍以一人操之維楚有材擇可爲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爲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有

垣附　二

功則眞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連珠營十里
一礮臺一方有警號礮所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之兵
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卽以此程殿最廉
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一紙書集
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言然卒爲人
阻格不得行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爲祈
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爲之請不許已
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生我張
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息王遂被
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赴
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以爲
特科特殺我耳歃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發兵屠
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淫後卽以
試刃名曰磃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盡殲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左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有
僧人置搘於肩爲餬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內錦
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十萬悉沈於江

弘光末北兵渡淮揚城失守五月初七日楊江撫文驄
命黔浙鄭兵往瓜洲及門見辮髮者遂驚潰北兵進至
江口鄭兵亦極力禦之晩浮棹於江蔽以帷席中置燈

垣附　三

南來鄭兵遙見發火器矢石不知其誤我也初八日大
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七里港渡早以五
騎來浙兵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大衆矢蔽天如蝗飛
衆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入海無船者走丹陽與浙
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金陵而鎭江遂降丹陽獄囚
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
鎭江城外民居官欲焚北兵止之得全北兵南下朱保
國公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走安
往惟死守耳至是早渡江信至中外大震驚薄暮開通
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馬
輔士英亦不知惟戎政李司馬希沆崇禎戊辰慶陽人先知遂

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家者瞻顧不能遽行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北兵既渡江馬輔士英惶急張侍御孫振往見士英擲刺於地詈之曰若輩誤我使天下之事一朝至此何見爲孫振懈阻而退

阮戎政大鋮許錢宗伯謙益入閣謂必疏糾侯納言峒曾天啟乙丑嘉定人夏銓部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果、

僞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僞然民間猶嘖嘖眞也至是一二劣衿爲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羣往趙忻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爲首劣衿三人

乃退執之明繫獄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於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撤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爲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稿送之龍之龍遣不用內庫銀術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將擄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盡初王輔鐸潛遁有識者指踪曰若廣太子幸先帝恩羣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爲我不與士英桊檜我岳飛若曹無認飛爲檜也衆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洶洶欲撲殺之之龍伴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

王輔鐸與倪宗伯元璐同籍同官稱莫逆交及元璐殉難子持乃弟揭以謚文正爲言鐸拂然曰倪年兄以身殉國不謚亦足不朽何必文正子已言之儀部矣言雖正而意實薄此即忘君事仇之先兆也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張侍御孫振劉侍御光斗宋中翰顥等五人武臣趙忻城之龍先行餘皆續往時李少司馬喬姚廷尉思孝已薙髮爲僧之龍亦勸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啜之龍捐難功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劉誠意伯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王輔鐸蔡輔奕琛也

錢宗伯謙益疏云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萬曆乙未安州人嘗籤輔陷時投井死一入逆案遂不得出此與楊副憲所修萬曆庚戌商城人殉賊同但楊納言維垣係壯麗同鄉何以洗雪逆案一疏獨不及壯麗可疑也尙俟別考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等統之搜宮方入坐定即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獄與上坐指語諸臣曰此眞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來乃北廷所遣蓋以此擾惑臣民者

北兵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駕已至太平猶寂然朱撫軍大典阮司馬大鋮入見舟中俱入閣黃靖國得

功入見誓力戰以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得功知不濟自刎死其中軍田雄入舟挾上降馬輔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駕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諭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駕戴倡帽著藍布衫馬阮諸臣往見惟一揖一叩首爾上對諸臣泣衆亦泣尋北去當田雄負駕出降時駕以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懺悔於佛具德處終不愈及病甚轉移臥榻內壁如割僅餘骨方死雄仕北至浙江總兵後內侍弘光乃一國之君雄有執君之功特加二等侯子孫世襲

北兵既破南京有內閣二大人訪及阮司馬大鋮蔡輔奕琛張冢宰捷楊副憲維垣鄒僉院之麟等出手單示乃已降馮輔銓所薦皆東林異已也至大鋮名下特註江南第一才子六字時捷與維垣已死難

馬輔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州人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衆杭州民聞之懼撫按等因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宴驚起以二樓船艤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宦吏士民皆入見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總憲宗周章廷尉正宸時江北彭直指遇颷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給諫汝霖（崇禎辛未餘姚人）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何在輒來此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司馬大鋮朱中丞大典方總兵國安俱倉皇到則黃靖國得功兵敗死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王泣拜終不受惟迎請太后入府從張撫軍秉貞（崇禎辛未桐城人）陳總兵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江撫文驄鄭總兵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

王終不許至六月十三日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按飲急渡錢塘何巡按綸李鹽院挺亦行惟秉貞總城入估王迎降錢塘令顧咸建（崇禎癸未崑山人）出佯迎旋遁執至迫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北兵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陷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予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又葉主政國華爲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倪廷尉肩培嘗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三垣筆記附識

補遺

明興化李　清撰

太倉陸文聲先考經歷一日謁里人舊臨川令張采有先入之言謂其曾肆毀言采怒閉門痛毆之及文聲謁選長安逢人文致采過時同邑庶常張溥聞之致書在籍吳編修偉業呼爲陸畜謂何不早翦之或竊見其書以告文聲文聲并恨溥遂逢數當道意旨疏劾二張幾不免於罪後文聲選永州經歷或勸其弗之任以避後禍文聲不從尋以貪橫糾繫爲吳司李晉錫甃之獄

房侍御可壯曾引馬避堂官馬誤墜道旁深溝內僅露

一進賢冠而已數日後遂以會推被謫後累官侍郎國變後改節復爲侍郎初天啟時傅給諫櫆攻汪中書文言并及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可壯乘機攻櫆指其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宗兄擲出疏辨雖可壯復出疏誚之有廠兄科弟狠行狽依等語今乃與執中宅中旨不自中出而誰出之故給諫李魯生萬曆癸未霑化人同朝於改代耶狠行狽依追憶前語能無汗顏

崇禎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禪僧壽鼓於某山下指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誰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詎昔忠今亂者壽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爲巨寇必爲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毛孝廉覺父忽於崇禎五年若爲鬼物所憑作譫語曰吾前身及而子前身皆爲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今降爲而子駸駸乎衰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紛圖報故吾亦乘間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未幾覺果死此李侍御模爲予言者

松江袁子衿燦若丁丑袁進士定弟先罔逆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嗚怨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

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卻又不是燦若益先二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郭給諫鞏爲周侍御宗建彈其通內及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鞏卒抗志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後戍亦所應得時楊司馬嗣昌巡撫山東特疏求寬姚給諫思孝疏駁之他年相左以此

上念農桑爲衣食之本於是詣壇耕三推已旋齋宮宴羣臣教坊司於丹墀前作戲承應雜劇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爲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爲令

上每詣圜丘祀天臯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愼若此

上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禘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採買二部以資御覽

上每逢朔望及三六九昧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今出語成文上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於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插屏安置

文華殿以資警惕

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宮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名提督宮禁上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上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靑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親手擂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爲心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首有虎城一處內畜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上至見猛獸食肉歎云此執非民脂民膏乃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匠名單一紙編九卿爲二十四氣守殿官獲單以進上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暴風不止上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敎乃詣中政殿玉帝像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上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焉

上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卽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且曰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昔人謂柳芳唐歷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

覺躍然於王者從實錄著亦有明寺人也實與否與袁妃實未與周后同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爲自縊長平公主雖爲上手刃實絕而未絕改代後下嫁方卒而錄中乃指爲砍死嗟乎以若輩晨昏禁闥謂此說天寶故事之李龜年當寺人確於伶官而外訛若此舉二事以概諸事舉宮禁二事以概廟廷諸事其名實而事虛者正復不少獨烈皇帝潛德徵猷歷述如掌內庭親外庭反晰故予獨摘而存之附三垣筆記後取實故也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矣其宋

尙孤臣之心也夫謹跋

附錄

慈聖皇太后喪葉輔向高夫人入拜神宗拱立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諸閹泣愬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爲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予侍王父宗伯公聞此三事眞盛德事也附錄於此

三垣筆記三卷卅識三卷明李清映碧著映碧江蘇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仕崇弘兩朝歷官刑吏工科給事中所記皆在官時所見聞者故云三垣筆記是書向無足本江陰繆藝風參議曾從其裔孫李審言明經詳處借鈔稿本六卷卽是刻也藝風有跋謂李思誠曾署名三朝要典映碧力爲其祖迴護甚有不足之辭而審言序則力辨其誣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積流之禍極於熹宗之庸闇至莊烈踐阼毀三朝要典定逆案賠䘏寃陷諸臣是非大明庶幾陰霾見晛曜忽爽於光明矣乃在廷諸臣蔽賢植黨仍無異曩時迨南渡後偏安江左馬阮弄權門戶之見益甚蕭牆不同器鴉鸞不接翼盈廷黨同伐異載筆之史習熟見聞是丹非素亦容有不知其然者雖以夏文忠之幸存錄黎洲先生猶指爲不幸存錄映碧所記乃自以爲是是非非不謬於夏錄同在所見之世其持論不同已如此若由今日上溯明崇弘已不啻所傳聞之世信如映碧所云又何解於黎洲先生之言然則將何所折衷鄞謝山全氏謂映碧是記最爲和平可見其宅心仁恕或者謝山在雍乾間去明未遠又以異代之人觀前代之事無復如黎洲門戶之見則以信謝山者信映碧猶不爲無據乎余更反復是書其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痛夫國勢阽危而羣邪比黨將淪胥以

亡羮挽回而無術也故篇終援柳芳著唐厤之例謂今
而後唐厤又爲明厤此宋室孤臣之心也可見其故君
故國之思卽寓於此編迄今三百餘年如聞其聲矣嗚
呼丁卯天貺節吳興劉承幹跋

明季實錄

古吳顧炎武寧人輯

諸臣乞貸疏

悲夫虜虐未殄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桑梓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窮圖無復追其三謀乃者介馬横馳夫畿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幾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謝太傅但澀歌嘯西都係四方之牽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謂無分宦游無分家食或世冑加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資起或輗輅之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棄為畢雄合行共抒壯謀各團義旅仗不需于武庫糗無塹于郇厨飛附天單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輔此則萬代所由瞻仰亦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即戎必議且先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千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可求各付有司轉輸西討此

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壟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竝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雖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盡輸令在極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筭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頗同盟偶值佳祿毋忘善誘譬以濟川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乏王臣投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帑本徽倖之圖漢武乃建卜式矧茲何日敢日無從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

始賊之巧于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之旣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戸綺牕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工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執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此中金穴何止一家無數牙籤不勝其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寃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淸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譬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何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以卽死質切執殳之願輒通託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戀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霧雲抽誓言之矢荆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回指之旂封章尚達于北辰奮筆敢篤于南史是爲過計亦有癡衷見起君親納臨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抱心瀝血之至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戸部尚書高宏圖工部尚書程註右都御史張愼言兵

部尚書呂大器侍讀姜日廣常卿何應瑞府尹劉士禎鴻臚卿朱之臣僕丞姚思孝吏科李沾戸科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光胤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同頓首懇

監國福王詔書

崇禎十七年五月監國福王諭曰我國家二祖開天昭宣鴻烈列宗纘緒累積深仁歷今三百年來民自高曾以逮子孫世享太平代受養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剿寇安民

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致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慟哉賊因屠戮我百官殺掠我百姓滔天之惡覆載不容神人共憤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讐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終夜拊膺悲涕永歎乃茲臣庶敦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固辭未得勉狥輿情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四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埽妖氛廓清大難上慰

天祖下對四海忠孝之道庶幾無虧所追深愆敢不戮力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讐是助猶賴爾臣民共奐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所有應行事宜開列于後

計開

連年因寇猖獗急欲蕩平因而加派繁興政多苛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則已困窮今寇難未平軍興正棘盡行蠲派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二年已後一切雜派盡行蠲免其餘新舊兩餉及十二年已前各項額徵暫且仍舊俟寇平之日再行減徵貪吏猾胥朦朧混派使朝廷嘉惠窮民之意不獲下究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即行拿問一面題知如撫按狥私容庇并行重處共計三十款不及細錄嗚呼自有乾坤鮮茲喪亂之慘凡為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可思周命未改惟爾臣民尚其勗哉匡予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監國福王謄黃

監國福王諭曰嗚呼予小子涼德未堪國家多難如何昊天降此鞠凶嗚呼慟哉惟先帝以天縱神資丕

承祖宗宏緒適遭國步多艱民生日蹙而勤學力政罔有休暇舉堯舜之深仁挽叔季于唐虞念茲在茲無時或怠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忍以不忠報以仁養民而民忍以不義報彝倫攸斁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亦未有甚如今日者也驟見妖氛日熾戮我赤子辱我宗藩毀傷我陵殿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朝食乃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至于餉初增而又減將已敗而仍收官極貪極酷而仍用豈非欲化頑為良撥亂

歸治哉無何皇天不弔遂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爰
及闔丹掩殃用從微音頓杳遺烈如生信乾坤之令
德肆節義以雙成然而慘變殊常貽羞千古孤雖涉
質血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凶謹告哀于臣民庶
憐予而多助知爾同心悽感何極喪禮依舊制以日
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
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係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
日止于本處哭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
官並免進香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福王登極詔書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佑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
熙累洽自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已卜無疆之祚矣朕
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
請正位號予有充監國攝理萬機乃累箋勸進拒辭
弗獲謹于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
位于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
振古勤儉造邦彌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績效乃潢
池盜弄鐘虡震驚燕畿埽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上
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惟德涼弗勝遺弓抱痛敢
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尙賴親賢戮力助勦助
予敵愾以明年爲宏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所
有事宜另行列欵

南中近報

南京廿一日備知北京被陷確信九卿科道遞百會
議以親以賢及福藩總督馬士英致書南中言已傳
諭將士奉福王爲三軍主廿七日諸臣謁陵定議勳
臣有當面罵及文臣者廿八日哭告太廟兵部尙書

史可法督使浦口先于廿六日具公啟迎王差禮部
司務迎至儀眞廿九日午後王泊舟燕子磯三十日
百官恭迎接見王者兵部尙書大意謂國母尙無消
息隻身避難宮眷未攜一人初意欲避在浙東僻地
迎立決不敢當等語及挨次進見對勳臣痛哭素衣
角帶羣臣行禮皆以手扶待茶欵語極其寬和言及
迎立卽力辭言封疆大計惟仗諸位先生主持五月
初一日辰刻王自水西門起駕由城外至孝陵乘馬
從西門入謁殿以東門乃御路也拜謁罷徘徊良久

問懿文太子陵欲往贍拜從朝陽門進城至東華門
步行過皇極殿謁奉先殿西華門駐蹕于內守備府
百官進見行四拜禮王傳上殿共商戰守之事史可
法奏對良久魏國公內守備各有奏靈璧湯國祚以
戶部措餉不發爲言詞義憤激兵部侍郎呂大器呵
止之御史祁彪佳奏以綱紀法度爲立國之本言頗
大號及用人二事朝罷大臣科道俱會議于內守備
家議登極監國咸以先行監國爲便益加推讓愈見
王之用心且總師討賊申復國恥無有欲登大位之

意可使諸藩攝服而江北諸大將使其與推戴則將
士亦宜歡欣乃以金鑄監國之寶又商枚卜及冢宰
之事是日人情鼓舞王輦所至都民聚觀生員及在
籍官沿途皆有恭迎者或云先一日兩大星夾日是
日五色雲見初二日王召見百官升殿議事大臣奏
勸進王辭讓愈堅大意以人生忠孝爲本今大仇未
報是不能事君父慘死母后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
無登位之理言訖涕泣又言東宮與永定二王見在
賊中或可致之且桂惠瑞三王皆本主之叔聽諸先

生擇賢迎立吏科李沾同科道奏以朝班宜肅恭因
廢職諸臣有溷入迎賀故也科道入奏迎立之意御
史祁彪佳以人心天意爲言王遜謝如初令百官退
止留兵部及內守備進內議事少頃再入班上勸進
第一箋攝禮部呂大器跪奏王傳旨暫領監國百官
退少頃又進第二箋王傳命進乃手書批答仍領監
國餘所請不敢當初三日百官朝服王行告天禮其
祝文扶時飄入雲端衆以爲異王升殿百官行四拜
禮魏國公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早

聞有傳後日即登極者大司馬以人言搖搖亦欲再
勸進御史祁彪佳力爭謂監國之名極正而王之賢
德益彰今監國不兩日而即登極何以服人心而謝
江北諸將士斷宜發喪服滿後使德澤及人大臣推
戴攝禮部呂大器魏國公徐宏基議皆協乃定其議
攝吏部史可法遂諸臣會推閣臣冢臣舊例五府不
入班行時因怨文武不和乃共商一番閣臣推史可
法姜日廣高宏圖冢臣正推張慎言陪推劉宗周先
是有傳高杰之兵已入淮陽大掠且有已欲入朝其

將家脊安頓江南之語職方司萬元吉欲親出諭立
是日得高鎮及劉鎮書頗申大義云且早發丧行哭
臨大禮約史大司馬過江共議恢復

宏光上諭 七月廿七日

上傳聖諭一道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開毘方資羣策
旋軫故都時復秋高共滋舟漏乃自殿爭敵數馴至
穴門成風封事雖勤廟算安在先帝神資獨斷兼納
衆流天不降康咎登在上本凛從龔爾文武大小諸
臣罄于前車不遠精白乃心匡復王室昔漢室起于

國難兩魏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平心君彼盾此
矛爾虞我詐徂分左右日搆京黃天下事不堪再壞
且親朕爲何如主兹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息爭圖
功刎頸之交仇忘廉藺同車之雅嫉弭寇恂朝廷以
此望爾諸臣諸臣以此體恤朝廷庶君臣之間體全
始終不則祖宗成憲弗伺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
特諭

大清檄文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國之義
洪惟爾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國永世
有民代有哲王迄乎末造吏偷民竊羣盜滿野然大
行崇禎皇帝秉恭儉之心宏仁孝之行德高勢替維
日不寧蠢兹逆賊李自成狗盜之雄鴟張獸視忘累
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喋血京師逼殞帝后焚燒
宮寢流毒縉紳以金銀爲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
震怒日月無光
大清皇帝義切同仇用伸弔伐六師方震衆蟻忽奔
斬馘擄遺川盈谷量游魂西遁指日擒夷予因息馬

燕京撫兹黎庶爲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丧祭盡哀
謚曰思宗皇帝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
后妃各以禮葬諸松柏勿採勿樵惟爾率土之臣民
所欲請致于大行皇帝者我
大清無不曲體斯忱有崇靡缺宗藩之失職流離者
爲爾存恤士紳之忠義死難者爲爾表揚輕徭薄賦
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爾明朝嬌息無
遺孰孤難立用移
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

富天下之心實爲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
之間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銜恩慕
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異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
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
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
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我 朝永懷繼
絶之恩共敦睦鄰之誼其有量力不敵北面歸誠者
當各搜勁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用以自効無不
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來歸之下獨復二年與民休息

凡諸恩典俱俟後詔舉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
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本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
之奸宄此皆民之蠹賊國之寇仇予定三秦即移師
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嗚呼順逆易判勉忠臣義
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長安道上謄出闖賊謀逆詐僞罪狀以醒民迷

正訛復仇說

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一丁不識齠年响馬營
生故號闖賊箭中厥目而眇聞河南杞縣舉人李巖
又名李牟公子嘯聚一方互同謀逆嚴死斬潼關而
入秦盜仁義之虛聲播強暴之實事僞示傳云殺一
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反毀我先帝加派等
語其實貪詐淫酷亙古未聞甲申歲首日僭帝于秦
壇改國號大順永昌元年二月間西犯太原有等僞
儒誤信僞示妄希自保强率百姓啟門遠迎遂陷賊
網反受慘酷我先帝隨出榜諭禁止訛傳京師內外
豪猾雜處雖有嚴諭竟不早悟及陷寧武周遇吉挾

家直追居庸關楊戍荷戈探無實報隨讓入監出鎮
飢殘散兵悉投監伍守不成守戰不成戰觀望都外
而都內之隊伍已空亡國之氣實基于此不料賊兵
三月十七日突擁城下樞司令箭不行無計出城兵
權已落姦監之手十八日申刻賊兵竊入彰義門巡
城太監杜秩亨等獻城十九日辰時賊兵沓入內城
守雉游兵乘械爭奔九門慘爲賊兵所據且詐傳云
我來安爾百姓百姓毋得驚惶令黃紙爲號順民二
字貼于額縣于門即不妄殺人是日酉時先帝披髮

跣足崩于大內兎耳山內監王之俊縊經于帝前遺
詔于衣衿云只因朕失天下無顏冠履見人有百姓
不可戮百官不可[illegible]之諭周后袁妃不俾一死隨先
帝于地下諸宮嬪投竄而出者復為擄入闖賊潛駐
殿庭宮中怨慘難述賊兵數不盈萬兼以童稚插伍
揚氛為眾虐張賊執屯于民房徧城男女為賊燒鍋
秣馬一更時分有駐本家者捆打勒索銀兩飾服姦
人妻女時或沿瓦竊入鄰家被其淫辱者含羞不忍
言更出姦計殺降兵于巷盤街詐稱賊兵淫人妻女

者棄市以示警生員李名世賊姦其女赴稟劉賊將
捆賊及生員并女威嚇女子不敢招認反屍分生員
二十日又出偽榜凡在京大小官員一概報名稟察
令長班內外搜尋不許人家容匿各官時有投寺祝
髮者有焚縊投井者二十一日朝見自辰至酉逐名
點察撥賊各嚴如囚犯押赴劉李二賊將鞫究刑拷
追比銀兩或數萬金或數千金又數百金慘刑之下
不惟無倖生亦且無完膚或以宰輔而哀告願效犬
馬者或以御史而叩首于兵卒之前敗名喪國亦云

極矣惟尚書倪元璐見機先縊戎政尚書王家彥墜
城殞亡輔臣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
曜詹事劉理順等皆不避難而殉節樞部主政成德
致酒雞以祭先帝檢討汪偉留詩句以旌厥忱從容
就死共計二十餘員其投遞降表及續尾勸進者亦
二十餘員反被賊面叱碎表若惠安伯張慶臻舉家
自焚襄城伯李國禎罵賊不屈侃侃直言要以帝禮
殯葬先帝保育太子勿毀宗祀不懼刀鑊氣何壯也
先帝賴以歸陵襄城之力不小矣賊將劉國公慘刑

俱是此人所囑訊決朝臣用鐵夾棍斷人足箍人腦
頓斃杖下若庶吉士張家玉面訴賊十罪受祖刑七
日不死可謂不愧鬚眉者不能決絕一死君子惜之
賊卒嘗語人曰我等本無他志不過來此游戲詎料
許大京師三日而突入總因將相未嘗衛突倘有一
隊擁來我等盡散而去耳安能飽吾所欲哉至四月
初間拷索各官殆盡徧訪街市勒各當鋪綢緞商賈
等行及一切紳監富民甚至賣醬醋寺僧開茶飯小
店亦必搜括盡錙銖以滿溪壑初七夜令五城偽兵

馬各備車數百輛財寶星運入秦舍子女玉帛之外別無大志若獄囚概行省釋或授爲濟寧道等官令順天府考選儒生有受恩而赴考者分別等第授道府官及州縣等官羈眷屬于都爲質賊兵押赴蒞任總兵吳三桂候其舉動屢報邊急以誘其出初九日率兵大敗之斬首千餘級賊聞而懼十三日留賊太師牛金星監守借征東之號擕我兩皇子各騎一馬于前渤號自張一小黃蓋于後東出齊化門其隨兵寥寥可指而數是日行至張家灣奔宿天津衞僅見

數十賊兵往來河畔絡繹窺探二十七日過德州僞知州及道官奉行賊政慘拷前閣部謝陞限追銀十萬自贖不從乃啇之衞弁謝閣部願出貲金召募鄉勇互相捍禦先除僞官與衆効死欽差提督京城內外禁門杜勲巡城點軍司禮監杜秩亨椿如靜海人提督京城內外巡捕訓練兵馬司禮監王之俊奇吾王承恩王德化王之新保定府容城人

新進士南歸口述實錄

自逆闖竊據之後降賊授僞官者不可勝紀其尤大逆不道者莫過周鍾鍾貴緣牛賊得草僞詔有云萬姓歸心獨夫授首比堯舜之揖讓而有成功邁湯武之征誅而無慚德等語又有急下江南策魏學濂凡三上疏其一則以李賊父名務請改職名其二獻貸漕策其三獻山海道平浙策陳名夏等醵分邀僞官韓通荼等同飲學濂行令猜拳滿座無敵僞官駭服又闖賊下令帶來僞官皆得乘轎及馬餘降官止許乘驢親見學濂騎一小驢穿僞式黃袍背負一僞策在草場看務指麾得意旋領泛海平浙之策差同江

南闖賊召見光時亨面加獎勵隨諭仰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曰諸葛兄弟分任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趙仍當勉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第項煜以太常寺寺正奉僞命祀泰山一路馳驛過山東始變服至若領班勸進朝賀最先者則何瑞徵韓四維楊廷鑑周鍾魏學濂也進則娓娓頌言退則揚揚自得者梁兆陽楊觀光也其他各從逆狀不能殫列有一新進士未授職者以四月十九日出城奔歸目擊口述但有遺漏更無差誤原

攜偽縉紳一冊欲上問以定逆案因中途被刼赤身
歸南僅僅錄此

賊臣改六部政府攷

六部改名爲政府翰林院改宏文館守備改名守領
把總改名守旅衆官朝賀闖賊畢邀人才豐偉及知
名七十三人至吏政府過堂聽用其餘出西華門每
五賊持一人鎖去拷打索銀方岳貢拷打不已乃獻
下江東計

迎降擁戴賊臣紀

楊觀光陳名夏周鍾楊廷鑑韓四維項煜朱積趙玉
森魏學濂葉時森史可程黨崇雅熊世懿龔鼎孳宋
學顯熊文舉周仲璉方允昌湯有慶繆沅錢位坤刑
部主事李癸寅梯仙晉江人獄中出侯恂董心葵爲
首率領朝見闖賊慰勞侯恂畢特呼董心葵再三稱
慰俱留聽用楊廷鑑加係一級與陳名夏爲左右親
信近臣夏從微因敗歸周鍾宏文館編修新進士俱
升一級用宋企郊泗洲紇州人山西布政司檢較今
授吏政府僞尙書東閣大學士李建泰括蒼曲沃人

欽命守保定賊至即命中軍縋城迎降參謀韓霖絳
州人宜與新進士史夏隆附會之得參見闖賊講官
黎志陞勺菴湖廣華容人山西提學參政僞宣諭勅
書官呂弼周思皇鄒平人河南驛傳道僉事五月二
十日持賊令箭謨書至宿遷縣爲總漕路振飛按院
王燮縛于西門皇華亭亂箭射死令碎其尸淮之士
民爭食其肉鼓掌稱快又獲癸未進士武愫涇縣人
同僞遊擊王樂吾王富僞旂官朱自成同擒解三僞
官及從逆生員胡來賀李魁春或梟首傳示或擲河
中流

徐州孝廉閻古古名爾梅貽武愫詩

西北神京望黯然羣峯暗噎盡如烟祖宗此恨慮無
地君父之仇不共天漢在豈知王氏臘宋興猶紀晉
家年冠裳滿目男兒少惟有頑民一任遷生者非生
死者生鴻毛致與泰山爭楚人未必無三戶夏后傳
聞有一成薦閣公卿新勸進同時僮饈獨歸耕首陽
碑下垂來臥不爲殷商爲大明官道塵封細柳黃人
呼軍彩變河陽從龍詔出風雲改佐命勳高帶礪光

景略歸秦終戴胥懷英相武覓存唐英雄忍淚尋知
已一夜瀟瀟灑北邙

燕邸實鈔

梁溪華蔚芬馨之述三月初三日先帝驚聞李賊圍城勢漸緊始將誤國樞臣張縉彥召對斥棄十八日賊破彰義門十九日賊破前門黃國琦即令中官執賊傳入琴絃白綾進于先帝時先帝勁旅千餘騎出平子門中官以砲擊回入殿上將宮主劈面一刀隨看聖母自縊即走入煤山長壽宮身著小白綿襴衫披髮跣足咬指血題襟曰百姓不可殺百官不可留朕實不德以致失國無面目著衣冠見祖宗于地下任賊車裂我尸即自經後襟上血痕尙如生也用白楊木棺殮置東華門之茶菴蘆棚下安葬無期有一賣菜傭見帝后柩慟哭觸階而死賊兵所到郡縣絕無戰攻專令姦細傳布流言順從者秋毫無犯抗拒者全城屠戮以故官民聽其愚惑及至入城即籍沒勳戚復串通長班鈔捉百官日夜酷刑索銀千萬如次輔陳演金珠一斗周嘉定伯銀七十萬是也詐銀後留用文武各官不論才品只看肥白長大便即收錄至于百姓沿門搜掠財帛婦女既盡仍各夥據一家責供軍需滿城百姓短褐苟完即被酷炙所搶貨財小軍私取三四以解將領將領又取三四以解李賊一人所獲多者千餘金最少四五百腰纏既富人多鄉井之思絕無赴敵之氣且賊營中頭目各相雄長目無厥主李賊屢欲篡位每相對偶語輒云以响馬拜响馬誰甘屈膝又言我輩汗血殺來的天下不是他一人本事煩言嘖嘖穢褻不堪況賊之來以市馬失信西虜怨之入骨勾連東虜同吳三桂并力勦王賊兵七萬一舉殲滅有以也遼陽總兵吳三桂帥兵十五萬詐降李賊奏云太子在需索一見然後私心降服李賊即令百騎擁太子出吳亦百騎迎之見時手持慟哭擲刀為號百人即起奪太子潰圍而出兼程三日夜擁至遼陽時遼陽總兵唐通者亦降賊將也特來說三桂降三桂正色曰往者我父死于李今國大淪喪吾與賊誓不共天奈何說降唐赧顏而退三桂喚帳下士曰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顏立

于天地間惟有自刎而已帳下遼兵一萬齊聲曰將
軍奈何如此說吾輩皆能致死殺賊三桂云若欲殺
須即日殺起帳下人即時銜枚疾走殺入唐通營中
先將唐通殺死部下三萬人亦隨殺到京中十三日
賊聞唐通信息遂領兵七萬趕至遼陽遇吳兵殺傷
殆盡至十九日旋兵入京燒毀九門及宮殿皆成灰
燼而去嘗三月十九日神京被陷殉節者寥寥二三
十人風節埽地今識其姓名于左守城被刺墜城死
者戎政右侍郎諡忠端王家彥遵五莆田人守城遇

賊所死者河南道御史諡忠烈王章漢臣武進人投
井死者東閣諡文貞范景文質公吳橋人投御河死
者車駕司都主事諡忠節金鉉一箴北直人衣冠坐
堂上飲藥死者左都諡忠文李邦華懋明吉水人自
縊者大司農兼學士諡文正倪元璐鴻寶上虞人左
副都諡忠介施邦曜四明餘姚人吏部員外諡忠節
許直若魯如皋人吏科都給事中諡忠節吳麟徵磊
齋海鹽人戶科都給事中諡忠節吳甘來受和新昌
人左庶子諡文節周鳳翔巢軒山陰人夫婦縊死者

檢討諡文忠汪偉長源江寧籍休寧人妻妾同時縊
死者修撰諡文正劉理順湛陸杞縣人父子夫妻姑
媳縊死者刑部右侍郎諡忠貞孟兆祥肖形交河籍
澤州人子章明綱宜癸未進士父子同殉全家死難
者兵部郎中諡忠毅成德元升從谷觶階而死懷柔
籍霍州人至廿一日縊死者大理寺正卿凌義渠茗
柯烏程人此皆京職也有在外而死者三人宣府巡
撫朱之馮勉齋大興籍徐州人大同巡撫衛景瑗帶
黃韓城人山西三關總兵周遇吉粹菴錦州衛人勳

戚中全家自焚者四家少保左都督劉繼祖裕齋任
邱籍海州人左都督劉文燿駙馬都尉鞏永固洪圖
大興人惠安伯張慶臻鳳華永城人可謂與國同休
戚者二曰逃遁之臣能不投款不報名託迹緇黃埋
名樵牧亦有不忘故主之恩焉共得十一人工科都
給事中汪惟效漢石祁門人浙江道御史周亮工元
亮祥符籍金谿人原任安廬巡撫鄭二陽潛菴鄢陵
人原任登萊巡撫曾櫻二雲峽江人寶城知縣曹鼎
臣公鉉如皋人新進士宮偉鏐紫元泰州籍靜江人

施嫉史夏隆太常卿王都介清德州人戶部主事蔣臣諶稚合肥籍桐城人薦舉廣東道楊爾銘錦仙狗達人三日受刑之臣至辱也最不可解者首得四人焉生爲上柱國猶不能捹一死意欲何爲夾而不死者東閣方岳貢禹修穀城人夾而死者中極殿大學士陳演寶泉井研人東閣邱瑜獬懷宜城人魏藻德思令通州籍上元人其餘吏部尚書李遇知質谷洋縣籍榮昌人吏部左侍郎沈惟炳炎州孝感人工部尚書陳必謙益吾常熟人左中允衞允文紫菴韓城

人楊昌祚昭亭宜城人右中允林增志在先瑞安人編修李士淳二河程鄉人山西道吳邦臣震崍錦衣籍山陰人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豈凡嘉興人祠祭員外吳泰來復受新昌人刑部尚書張忻北海掖縣人浙江道馮垣登中心新昌人江西道張鳴駿瞻陽龍溪人戶部郎中彭汝歷靜涵溧陽人特用戶部右侍郎吳履中安止金壇人工科左給事彭琯寻自永川人刑科右給事朱微遂初進賢人檢討方以智曼公桐城人編修宋之繩其武溧陽人吏部主事吳孳昌

震凡固始籍南昌人工部主事趙士錦前之常熟人中濟芳維寧長洲人雲南道鄭楚勳全初莆田人武選司郎中朱甯煌玉璠無爲籍五開人行人司劉中藻洞山福安人工部員外潘同春肯生餘姚人工部郎中李逢甲延之青浦人管文選司事太常寺少卿沈自彰芳揚大興籍上元人刑部員外許一心感有富潤人雲南道衞禎固紫嵐韓城人行人謝于宜鄴縣人太常博士龔懋熙玉津四川人庶吉士授四川知縣劉廷琮纖學從化籍番禺人臨淄知縣鄒逢吉

夔石湖口人夾死兵部主事劉若宜泰齋懷寧人行人張元輔相宸孝義人或夾而死或夾而不死總是備極慘毒因爲伍辱極矣尚可振顏立于人世邪尤可惜者吏部主事楊元錫康侯晉江人十三登科十四登甲人羨以爲仙佛再世乃亦包羞忍恥至此至于庶吉士張家玉芷園東莞人業已罵賊不絕口綁出要斬遽爾回心爲烈不終君子惜之四曰受職之臣至汚也服朝廷之冠帶受朝廷之封蔭反顏事讎竄名賊籍共計九十九人少詹何瑞徵荆屏信陽

州人偽宏文院禮政府侍郎敎習庶吉士戶科右給
事中劉昌灤洲祥符人偽太常寺卿司業薛所蘊行
鴻孟縣人偽祭酒旨授祭酒有願用銀二萬求爲國
子監者左諭德韓四維芹城昌平籍崇陽人侍郎三
人太僕卿葉初春匡本湖口人偽刑部少詹楊觀光
用賓招遠人偽禮部右中允梁兆陽階林番禺籍順
德人偽兵部工科右給事中高翔漢雲衢寶雞人偽
都御史編修三人修撰楊廷鑑冰如武進人編修陳
名夏百史溧陽人偽戶科都給事兼兵科都給事修

撰照原官高爾儼岱輿靜海人檢討二人庶吉士周
鐘介生金壇人宋積方水靑浦人鐘則執筆草詔者
也照原官爲庶吉士者四人王自超茂遠會稽人劉
餘謨濤柱懷寧人何允先太決杞縣人史可程灝菴
錦衣衛祥符人檢討趙玉森月潭無錫人司務庶吉
士改選外任者十人姚文然若侯桐城人劉肇國阮
仙潛江籍安福人白允謙若水陽城籍清澗人傅學
禹榆溪巴縣人趙頴韓公項城人張元錫仲茗清苑
人梁清標玉立錦衣籍眞定人成克鞏靑壇大名人

李化麟淡河韓城人李長祥硯齋達州人魏學濂退
密嘉善人改外任仍留用京師則戶部司務趙大理
寺一人何寶司卿吳家周僑梅和州籍欽縣人偽大
理卿太常寺一人少詹項煜水心吳縣人偽太常寺
諫議一人刑科給事中光時亨含萬桐城籍郝門人
偽諫議陜西道裴希度晉卿陽曲人偽諫議郎中四
人戶科給事楊枝起扶曦金山衛人掌偽文選吏部
員外郎侯祥一章高陵人偽考功侯佐東偉解州人
偽驗封稽勳仍侍郎中熊文舉雪堂新建人驗馬寺

一人通政右參議宋學顯令申長洲人直指一人兵
科給事中龔鼎孳芝麓臨川籍合肥人長蘆運使一人
濟縣知縣王孫蕙侶吾無錫人偽長蘆運使助教一
人工部主事繆沅廷齋錢塘人偽政府助敎大理寺
寺正錢位坤大鶴長洲人偽國子助敎江西道柳寅
東鳳侯陝西籍徽州人待詔高來鳳梧陽韓城人兵
部員外郎耿章光組來館陶人戶部主事孫襄伍雲
宜城人兵部主事方允昌淡菴諸曁人偽差往宿遷
催漕務車駕郞中宋國壽生生苑平籍丹陽人偽兵

政府屬行人許作梅傳嚴新鄉人戶部員外姬琨雲石華州人僞政府屬李甲歡一南和人僞戶政府屬禮部員外涂原芝蘭梁山人僞政府屬戶部主事陳聯璧孚尹光化人僞政府從事戶部郎中徐有聲開復太醫籍金壇人特川程光貞左評事周蘭雲聚羅山人僞政府屬刑科給事郭應函九隴西人僞政府屬博士李森先林枝掖縣籍平度人僞部屬助教吳道新桐城人僞部屬河南巡按蘇京臨泉安東人禮科左給事戴明說嚴犖滄州人刑科都給事孫承澤

北海順天籍盜都人僞防禦使光祿建事林銘球紫壽漳浦人僞防禦使李際期曲州知縣周壽明柏心蘄水人僞防禦使刑部主事歸起先律菴常熟人僞防禦使中書姿金允雲滄披縣人檢討張之奇平子新城人劉世芳蘭生肖施人施鳳儀穀年嘉定人孝功郎中劉廷諫艮載通州籍寧海人僞府尹河間府推官顧棻餘杖無錫人禮部主事湯有慶晴嶺長洲人僞授成都知縣刑科給事翁元益象韓上海籍龍游人彼殴改授四川縣兵科給事時敏修來常熟籍遵化人改四川宜賓縣徐敬時呂兆龍成都同知朱茀煌四川府尹湯有慶張琦黃徵允吳之琦四人俱授禮政府從事山西學政程玉成晉州知州王梟映黎德州人四川知縣黃國琦僞授府尹王孫蕙僞授長蘆運使孫以敬僞授兩淮運使吳泰來僞授四川同知王爾祿清苑人僞授戶政府從事武愫涇陽人僞授淮徐防禦使吳兆方僞授四川同知從賊未授職者八人董象恒王自超何九雲劉肇國姚文然張元錫蔡鵬霄李登雲

從闖賊破京城僞官攷

賊相牛金星河南人乙卯舉人僞天佑殿大學士僞軍師宋矮子日講官王璽僞國公權將軍劉宗敏僞臨潼總兵制將軍梁甫維嶽榆林衞人參謀韓霖永平人宏文館學士王華講官兵部大堂黎志陞勺菴華容人山西提學參政吏政府尚書宋企郊泗洲乾州人原任吏部山西布政司撿按戶政府侍郎盛廣爾昌桐城人僞倉塲侍郎張嶙然崧瞻烏城人山西平陽府文選兼文諭院禮政府侍郎顧君恩從事楊

校起扶曦金山衛人戶科給事中兵政府失名刑政府大堂安典民黎攴中工政從事繆浣廷齊錢塘人助教兵政府大堂侯恂六直商邱人曾授兵部尚書兵部侍郎定州州牧董復天來武進人現任保定府推官駐劄居庸工政府少堂葉初春匡岑湖口人太僕寺正卿禮政府侍郎鞏焴成我眞寧人河南提學參政僞都督李年權將軍白廣恩祖光先寧夏挂印總兵管撫民軍章榆林衛人果毅將軍董天我保定總兵馬岱龍池榆林衛人谷大成白邦政白圭大同

挂印總兵姜瓖含璞榆林衛人薊鎮總兵唐通達軒涇陽人將軍田失名戶政府大堂楊三休瞻脊鹽山人潼關兵備僉事司務魏學濂退密嘉善人庶吉士從事金震生戶部員外戶部主事介松年赤仁解州人戶科給事中督餉禮政府少堂梁兆陽階林番禺籍順德人右中允從事吳之琦雪茵晉江人禮部主事兵政府少堂楊士聰息岫濟寧人左諭德職方大堂傅景星夢禎登封籍睢州人山東道從事沈元龍雪貽吳江人光祿寺署丞吳剛思武進人工部大堂李振聲華嶙米脂人湖廣巡撫從事孫節岵雲楚雄籍武進人吏部司務知政司王學先吏政府考功司郭萬象一亭高陵人驗封司熊文舉雪堂新建人稽勳司侯佐東俾解州人司務葉洞涣公横州籍豐城人精膳司劉大鞏熙鼎廣昌人禮部郎中祠祭司李森先刑政府少堂陸之祺幼瞻平湖人陝西左布政河南巡撫蘇京臨皋安東人浙江道御史喻上猷翠甫石首籍豐城人以匿丧被參率叩關投賊僞通政司王學先失籍僞順天府尹王則堯心卿翼城人山

東密雲道布政司僉事僞崇文館學士王華督兵守關張若麒天石膠州人兵部郎中監軍督戰失機下獄工部員外加陞太僕寺卿曹欽程念東彭澤人僞都直指高翔漢雲衢寶雞人工科右給事中僞編修劉世芳蔚生肅施人

泣鼎傳眞錄

一先帝烈崩始末

三月初十日唐通入援召對賞賚甚厚十三日通遇賊于居庸關一戰卽敗敗卽降京城震慴九門皆閉

襄城伯李國禎率京營兵結一大營于城外十六日昌平破十七日上午賊至城中疑是叛兵又疑是援兵反奪京營大砲攻城始知是賊攻甚急彼此砲聲不絕如雷轟地裂聞之寒心十八日攻愈急砲聲並厲城外火光徹天砲子直打進朝天宮是夜太監杜勳自宣府同弔城入見言賊人馬强衆鋒不可當請皇爺當自爲計上遂命曹太監添人守垛約以三燈籠爲號事急則豎上又同杜勳登煤山頂望遍片時下變服步自順城門至前後門見勢不可守回乾清宮將太子定王付周皇親永王付用皇親託宜長公主來手刃之即巡中宮見周后先縊死歎曰好了又巡西宮見袁妃有不欲死之意乃連砍三刀上亦爲之手軟又喚太監王承恩穿快鞋手持三眼鎗率內相數十人奪門不得而歸見前門三燈籠一時俱豎起遂自縊崩于古樹下王承恩對面跪亦縊而死諸宮人內相紛紛奔走守城太監杜秩亨同兵部尚書張縉彥開門迎賊城遂陷

一諸臣被誘始末

十九日城陷人心懼駭後見殺人不多人心始安二十日賊出僞示限諸臣次日齊赴東華門投職名願仕者量力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一人不到察出定凌遲處死地方鄰右連坐諸臣以是不得不出亦不敢不出二十一日皆赴朝房見帝后二靈在東華門外乃是柳木棺先帝披髮跣足衣上書血詔情狀甚慘太監王德化痛哭呼諸臣求賊發喪又罵毀兵部尚書張縉彥賊見德化將殺之爾時人情慘痛天地晦暝諸臣爭葬禮少頃賊僞學士安深代爲傳旨許以舊蟒一襲葬以帝禮祭以王禮下午各歸于是死者死逃者逃削髮者削髮廿六日滿街捉士大夫拘繫枷鎖相望于道若長班家人捉得一人賞銀五兩藏匿一人即刻斬首故無得免者廿七日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不用者從西華門出賊兵五人押一隊送劉李王郭諸賊營內抄廿八日用者高冠寬袖揚揚得意不用者桎梏囚首愁慘痛楚徹天動地大約賊于諸臣惟痛恨削髮之人其餘但視點名時應聲之遲速與狀貌之

恭倨而已

一闖賊逆天始末

闖賊李自成米脂縣人貌甚寢陋眇一目鬍肉突出血流體一人持巾伺立其傍揩拭不已與僞國公劉宗敏等二十餘人結爲兄弟亦無高下皆以大哥相呼破城兵不滿二三萬且中多十五六歲小娃子餘皆秦晉降卒賊輩自相謂曰我們原無大志不過要响馬爲生你們一路開城接我所以纔得到此不曉得偌大一个北京便開了門若再守十來日不開我

們糧完便去又有一矮賊名宋軍師說北京恁麽就破這也是天意了闖賊初二三日每欲登極升殿輒頭暈目眩不能在坐先是一入皇城便彎弓向承天門匾額祝曰若做得成事便射著一字不成射若空處一箭正中天字左空其兆可知矣羣賊皆相聚埋怨他說你既要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字先閒進大明門何以不射大明二字闖賊亦覺氣沮又常曰十个北京不及一个陝西故所掠金銀盡搬駝西去其志可知矣初七日晚闖賊到劉宗敏私寓曰皇親故宅飲酒夜深謂劉曰死的是明朝忠臣離頭的斷不可寬他其餘文官也寬些罷了故初八日劉賊所囚諸臣盡行放出十三日城中忽傳吳總兵三桂告示云義兵不日入城戴白者便不殺更有台星可汗等告示甚多衆賊相對失色十三日五鼓殺官三十二員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天明闖賊戴帽箭衣騎馬獨先太子二王各令一賊挾之馬上賊兵盡調出城所留數千老幼爾時賊兵提帽號哭不願去多騎馬逃走雖殺之而不能止初賊入城云不殺不淫三日

而殺淫如故兵民之怨賊而思先帝不可言賊兵攻城時闖賊誘其用命許城破後每人賞銀二百兩至是毫無所與賊之相怨而思吞噬不可言兵民皆怨一戰而殲滅斷可必也

閩中吳鴻磐染血書

君父之仇普天共憤草野小民旅寄京師依欲移文而苦無官守欲捧檄而苦無軍政勒血數言聊當號天之泣用告同志邇者李自成犯門士誰不欲磨厲請纓滅此朝食況賊丁字不識惟利是趨犯闕後黠令

百官集朝選用既集追勒助餉金銀既盡繼以幣帛幣帛既盡繼以衣服掌隊有索小兵有索索之不已或幣其身辱其妻子累其親戚然亦有選用之者嗟乎是猶士也而願爲賊選用豈不羞儒林辱名教取譏當代貽笑千秋乎我願與士整衣冠升明倫堂攷所學何學文可以草露布武可以佐戎行忠孝干城是士是將雖鼓逢逢天下必有雷同響應以共誅夷夫亂賊先帝冲年登統首鋤奄璫使血碧諸臣垂炤古今至于早朝晏罷勵精而圖布衣疏食念痡而惜

從諫不咈而奚啻轉圜立賢無方而弗但推轂兵荒水旱所在奏聞未嘗不放聲大哭狗馬聲色臺榭遊觀俱無所好是十七年勤苦眞無異茹荼嗟乎有君如此而忍負者誰乎乃都城之變圍二日而即趨附何與蓋李賊狡獪設計而愚民因詭受欺令曰降我者不殺順我者不屠富者安堵貧者賑恤于是始而書順貼門繼而書順貼額舉國紛紛盡以爲時雨之沛詎意不然強兵擁至居其室攘其食搜其衣裝括其財物殺其壯第淫其妻女奴隸差役其夫子稍不如意則鞭扑再不如意則劍刺有一兵淫人妻同鄰三人共首反以爲妄持三人俱殺有一兵淫人妻爲其夫所殺以街坊長幼六十人償一兵之命陽禁陰主縱恣貪淫且李賊不過鹵莽一流寇耳閙奸天位鴻臚唱進行五拜三叩頭禮僞相牛金星僞都督劉宗敏駡云與我輩同夥有何本事安然受我拜只拜二拜既而爭立金鑾之上三寇竝峙眞無忌憚者之所爲也李賊心實不安謊言内帑得金百萬得銀六千七百萬以甚我先帝聚斂之暴以怒我天下民離

渙之心終乃大肆屠戮馳馬西去可憐都城杳無人影歸順初心顧至是與要之斯民密邇王室反顏事讎自取殘滅竟出誰咎是所望于同志忠義奮烈風雨雷電八面冲擊斷毋令亂賊稍有蠢動日者闖賊犯順我國家死難諸名臣大行皇帝出喪之日止一李襄城國禎匐伏哭送葬畢自刎眞勳臣中第一人也聞變殉難者京營御史王章入宮擬殉先帝行至朝天宮爲賊兵所殺大司農倪元璐從容就義朝衣北面儼然如生甲戌鼎元劉理順合家殉節共一十

八人俱赴井死總憲李邦華死時望北辭闕向文文
山先生像叩首口占一贊一絕句使家人扶縊副憲
施邦曜亦口占二句自縊閣臣范景文投井死宮詹
馬世奇殮其二妾從容自縊宮詹周鳳翔有二妾同
殉詞臣汪偉妻耿氏同難大理卿凌義渠夫人同難
車駕司主事成德勳臣中駙馬鞏永固全家縊死新
樂侯劉文炳全家自焚其死最慘已上諸臣俱于十
九日死其不授僞命而繼死者吏科都給諫吳麟徵
銓司許直太僕寺丞申佳允戶科都給諫吳甘來職

方金鉉順天提學陳純德御史陳良謨少司寇孟兆
祥子新科孟章明同父死節襄城伯李國禎則最後
死其節義直感天神矣外此猶有多而未悉是南朝
就義固不特李侍郎一人也嗟乎九廟英靈天地愁
慘稍有壯心熱血誰不髮豎眦裂夫東山係蒼生之
望汾陽得將士之心英風高節千古猶聳彼劉耿朱
泚輩雖猖獗一時究必齊諸斧鉞亟宜磨厲請纓滅
此朝食奠社稷于磐石衆生民于袵席吾不能無望
于先生大人

記中有與別本異者　太監王之材戎政
侍郎王家彥縊死宣城伯衞時春將家資散
門下從人與母妻妾墮井死成國公朱純臣
合門俱死惠安伯張慶臻合門自焚死山西
總兵周遇吉被李賊剮死記以備攷

西蜀拔貢日樵道人吳邦策一匡甫記

三月十三日闖賊蹯居庸關京師九門皆閉十七日
子時賊攻城內外放炮如萬雷轟擊人人膽裂十八
日大雨攻城益急炮聲益厲見城外火光徹天守城

軍民皆無固志一更時太監杜勳自宣府回同內人
王承恩縋城入朝奏言賊勢浩大人馬强衆鋒不可
當皇上當自爲計上即同二人登梅山頂四望逾時
方回乾清宮命進酒連飲數金盃宣太子永定二王
分迎周田二皇親夫訖隨宣長公主入見相對號泣
上欲手刃之意甚遲疑忽奮身而起連砍二刀公主
以手格臂斷悶絕于地上即進宮見聖母已先自縊
又巡至西宮見袁妃未有死意上手誅之三砍上亦
內顫手戰因徧召妃嬪中曾幸者俱一一誅戮換王

承恩穿韡手持三眼鎗帶內相數十人遶城奪門將
至平子門中宮以炮擊回即走入梅山長壽宮與王
承恩對面縊死于枯樹下宮人及內相紛紛奔逸而
散十九日辰時賊兵沓入內城守雉遊兵棄城急奔
九門盡爲賊據巡城太監杜秩亨等同兵部尚書張
縉彥開門迎降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慘先
帝于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闖賊已入承天門射一
箭正中天字上面二十日闖賊入宮不見皇上出示
云有能得崇禎者賞萬金封伯爵二十一日忽見板

門舁二屍出送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
之置破蘆蓆下見遶頭跣足穿短衣有遺詔在胸云
朕已喪失天下不敢見祖宗亦不敢終于正寢聖母
屍棄于宮門將外賊來自覩也是晚百官出見內監
王德化等數十人擁打兵部尚書張縉彥責其開門
迎賊諸內臣哭求文武諸臣上議先帝祭葬禮一時
臣民萬人俱涕泣哀號少頃見青衣一人持一硃批
云帝禮葬王禮祭皇后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二子待
以杞宋之禮衆官亦有哭求以帝禮祭者傳示云准

行了有求京城百姓萬民成服哭臨三日者置不報
廿二日至廿五六日則擒拏士大夫拘縶廿七日賊
相牛金星坐會極門點名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
府收用大書姓名于部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每
五賊押一人縶劉李二賊私寓廿八日選用者高冠
鮮衣乘馬揚揚長安道上不用者拷打逼索號泣之
聲徹于街衢直至五月初九日爲劉賊所縶者俱得
釋放在李賊寓者仍幽縶五月十二日吳三桂有曉
示大張四門云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但成服者

俱不必驚惶是夜傳聞闖賊殺官三十二員陳演爲
首餘皆勦戮十三日早闖賊布衛衣絨帽夾太子二
王俱元色布衣前行傳令盡徹烝盜東行有不願去
者即殺之各城門只餘老弱廿三日授梁兆陽兵政
府侍郎召見文華殿叩頭云先帝無甚失德只因剛
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誼否隔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
害並至闖賊云朕只爲這須百姓故起義兵陽又叩
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恒岱抵燕都兵
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可謂神武不殺比隆

堯舜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千載之知遇闖賊大喜留坐留茶甚爲欽仰稱行時陽向上打躬賊亦向下一躬以應之陽也平身賊尙未起復鞠躬出語門生貢士伍世魁津津有味五月初十日賊召禮政府侍郎楊觀光入文華殿問郊天何以不茹葷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光叩頭云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通靈不行刑欲其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蒼賊云俱是至理之言先生說得是以

後先生常進來講講留坐留茶爭出打躬賊送至簷下荅禮陽光復各召一次不肯述其語闖賊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城破之日捐軀殉難的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何用

勳戚臣死節紀

皇親新樂侯劉文炳淇鈞任邱籍海州人九十歲祖母其子繼祖裕齋其弟文燿文炤俱都督臨時擇一大井將男女子孫十六口盡投于內閉門縱火焚賜宅火發乃自經惠安伯張慶臻鳳華永城人加銜至太傅都陷家中器用盡散親戚致酒一家團飲積薪四門全家焚死按會典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官事有功績加之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今照軍旅身殲卹典特加祭一壇造墳安葬建祠主祭謚忠武東宮侍衛周鏡我正大興籍長洲人嘉定伯周奎之侄也舟妻一門俱死駙馬都尉鞏永固洪圖大興人公主先一年卒柩尙在堂有親生子女數人悉以黃繩繫之柩前縱火焚死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

八字自經于前廳謚貞愍予祭十六壇造墳建祠致祭一如張惠安襄城伯李國禎兆瑞和州籍盱城人見賊不屈面叱之要以帝禮殯葬帝后保全太子二王勿毀陵寢許之至四月初五日泣送先帝歸陵遂自殺眞勳臣中第一人也謚貞武祭葬祠加惠安伯戚臣中有傅國英公張世澤祥符人淸平伯吳道周鼎盟遼陽人陽武侯薛濂中涵膠州人博平侯郭振明涵星江浦籍齊東人永寧伯王長錫環伯上元籍萬全左衛人左都督李國柱天礎冀州人他所傳倘

有劉王二皇親未詳其名

文武臣死節紀

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質公吳橋人都城將陷召對時已絕粒三日矣惟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聞城破遂拜北闕號慟于詰封妻陸氏縊前自縊死死最早時閣臣一齊死者惟范公一人䘏典以率先殉義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例二品官尚書大學士加升一品祭葬特恩照先朝舊輔蔣冕贈少師祭九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諡

文貞贈太傅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元璐鴻寶上虞人十九日寅時聞城破即整冠帶望闕四拜復南向拜辭老母不別妻孥旋易便服至書齋呼酒奠所供奉關聖前對酌三杯復出廳前正席坐攜袖中汗巾語家人曰吾分當如此意已決毋得救遂舉手自縊䘏典加贈一品以本官經筵講讀有年特恩祭六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諡文正贈太保協理京營戎政右侍郎王家彥遵石莆田人守德勝門十九日早賊入罵賊不屈賊叚斬之城樓仍以火焚

其尸以死勤事加贈二品比侍郎贈尚書祭三壇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諡忠端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邦華懋明吉水人十九日拜文丞相祠縊祠中祭葬俱照倪元璐例贈太保諡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四明餘姚人經死時有絕命詩祭葬建祠諡忠介贈左都刑部侍郎孟兆祥省形澤州人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子章明綱宜合家死節祭葬建祠諡忠貞贈尚書子章明照以死勤事例贈官祭一壇子半葬附其父祠致祭諡節愍贈河南道御史左

庶子諭德周鳳翔巢軒山陰人聞梅山信北面拜自經死有絕命詩云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望忠魂蓋其慶也哀哉二妾亦同縊侍從官講讀有年照贈官品級祭葬外祭二壇子葬建祠致祭諡文節贈禮部侍郎左諭德中允劉理順湛陸杞縣人妻妾及四僕俱死死後賊兵百人踵其門曰劉某居鄉好善里人咸沐其恩此來正欲護衛以報之何遽死也俱下馬羅拜痛哭而去六品無祭例念本官全家死難最慘最烈以死勤事啟沃功多單族身殲侍恩祭一

壇予葬建祠致祭諡文正贈正詹事左諭德中允馬
世奇素修無錫人先令二妾朱氏李氏縊死自向敎
書四拜復南面遥拜其母裂帛自盡祭葬建祠諡文
忠贈禮部右侍郎檢討汪偉長源休寧籍江寧人十
九日聞變與夫人耿氏呼酒飲畢妥就縊偉縣右夫
人縣左夫人曰雖顚沛不可失序乃解縣正左右而
死祭一壇予葬建祠諡文烈贈少詹大理寺卿凌義
渠若柯烏程人聞變盡焚生平所著述服緋正笏望
闕拜畢復南向拜父舉筆書四十餘字付家人歸上

封公有盡忠郎所以盡孝語寓中繩或先爲家人藏
匿乃取短綆命家人縊之相視不忍時衜某知公志
決爲繫于牕楞奮身而絕有賊黨踞其寓五日不殮
傷哉祭葬建祠諡忠淸贈刑部尙書太僕寺丞申佳
允園素永平人自縊贈官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
諡節愍贈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吏科都給事中吳
麟徵磊齋海鹽人將掌垣時所參駁事一一檢出授
家人一言不及家事祭葬建祠諡忠節贈太常寺少
卿四川道御史陳良謨賓日鄞縣人死時作古風一

首有盡忠盡孝之語痛飲而絕妻時氏同死祭葬建
祠諡恭愍贈太僕寺少卿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淡元
零陵人北京巡按提督學政被執不屈受刑死諡恭
節贈太僕寺少卿吏部員外許直若曾如皋人知梅
山信號慟欲絕呼僕授以家報一函囑之速歸報封
公首述忠孝之訓次及葬母敎子無他語旋更衣北
面拜君南面拜父作詩六章書畢命僕入內室取麻
繩令作繯僕手戰公斥之遂自縊一手持繩尾一手
上握神明如生逾二日羊李二友稱貸以殮照以死

勤事例贈五品官祭一壇與半葬建祠諡忠節贈太
僕寺少卿兵部郎中成德元升懷柔籍霍州人梅山
信至慟哭于茶菴歸自刎死祭葬建祠諡忠毅贈大
理寺正卿兵部主事金鉉篏酉守前衞籍武進人
號哭罵賊三日至晩衣冠北向拜投御河死贈官品
級祭一壇與半葬建祠諡忠節贈太僕寺少卿已上
文臣二十一員勳臣二員戚臣一員或慷慨捐軀或
從容就義此皆忠竝日月氣壯山河謹遵從優議覆
之旨祭祠錫諡逐一開明內建祠一項或京師總立

一祠或本籍自行建造今據所聞如撫臣朱之馮衛景瑗鎮臣周遇吉布衣湯文瓊吳縣學生員許琰非各死難勳臣等項項大節與前諸臣比隆絜美絕無軒輊次第奏聞其金鉉母章氏年近八旬投井死應照子贈品級誥贈仍建坊旌表與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俱贈孺人亦建坊旌表從茲閱典事充人心丕暢臣知死事諸臣皆結草泉臺戴皇恩于無外矣禮部侍郎管紹寧遵旨彙覆事奉聖旨近殉難盡節諸臣范景文等或合門死難從容就義從

先帝于鼎湖流光輝于社稷良可嘉尚其應給祭葬俱依擬諡法准用著工部于京城總建一壇賜名旌忠其附官儈子著吏兵二部覆議具奏又一本死不辱國事劉熙祚駡賊殉義不愧風紀祭葬依擬與諡忠毅其附官儈子吏部議奏四忠共祠俱准行四忠王章諡忠烈武進人劉熙祚諡忠毅武進人馬世奇諡文忠無錫人金鉉諡忠節武進人前戶部郎中周之茂麻城人春間北上候補知府命未下為賊擄去使跪不屈遭挺擊折臂死以未補官故罕傳者乙酉

三月與祭一壇減半造葬工部主事王鍾彥莘亭人十九日長班趨令朝見入房自縊死賊棄尸溝中把總陳泰階親見之松江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中書舍人朱天麟華亭人十九日自盡宏光元年三月賜祭一壇減半造葬在外文臣如宣府巡撫贈右副都御史諡忠壯朱之馮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諡忠毅衛景瑗陝西巡撫馮師孔山西巡撫蔡懋德俱死于賊武臣提督三關總兵周遇吉與賊戰于寧武關先勝後敗被執不屈磔之鎮守宣府總兵朱三樂賊

至揚言降者不殺百姓請救一城性命朱不可巡城指紅夷大礮曰汝等若能放一礮我即死甘心衆不應朱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自後擧之朱憤甚奪卒刀自刎是皆死于王事者戶部郎中徐有聲閉復太監籍金壇人罵賊支解殉難最烈司禮監王之俊從死梅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俊與德化俱自盡更詳

工科鈔參工部表忠故事猶存疏

工科鈔參工部一本表忠之故事猶存奉聖旨祠宇

應賁應掷俱于明春修造宏光正月十三日本科參
看得表忠旌忠一祠旣奉旨一賁一掷則兩案位置
俱宜早定矣然以昔之靖難與今之北都較抑何一
同即一興也夫惠廟固與張后同焚而先帝亦與先
后俱經國君死社稷間先後無媿若云少康出亡猶
莫須有也而猶是背死義接踵今從逆駢肩所異者
此焉爾昔人謂壬午諸臣摧折太過故此後畢以節
閧至甲申之變而其言大異安可使寥寥星辰復歎
遺珠乎豈非後死責哉除范文貞公等三十餘人姓

字昭揭已經贈謚外所惜　孟忠貞公兆祥與其
子節愍公章明之合祠則死義也父為忠臣子為孝
子已班班可攷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猶闇闇靡稽惜
哉或曰忠貞公繼配為夫人何氏節愍公繼配為孺
人王氏俱各列齒錄夫何疑然闕節無疏旌則亦無
旨則姑縣焉寧缺而補無補入而復刪以待攷也然
則節愍公何為乎附祀曰仿靖難顏考節公例以喬
梓分席也然則生員許劉與布衣湯瓊何為乎正祀
曰仿靖難襲安節公與儲貞義公例一以金川門守
卒殉義一以成卒死為衣冠愧心也若衞忠毅公等
初謂宜照禮部議建祠于鄉然以靖難之濟踰若彼
此都之寂寥若此則與其外也無寧入之何也靖難
之巡撫黃公清已先列附祀矣例也非掷也雖然內
臣王承恩之正祀獨非掷乎先皇實天即自經于側
門惠廟時有是否事掷祀亦掷矣鈔出正之

應正祀文臣二十四人紀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戶部
尚書兼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左都御史贈太

傅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華兵部戎政侍郎贈太子
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刑部侍郎贈尚書孟忠貞公兆
祥左副都御史贈左都施忠介公邦曜大理卿贈刑
部侍郎凌忠清公義渠太常寺少卿贈工部侍郎吳
忠節公麟徵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
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左中允贈正
詹事劉文正公理順檢討贈少詹汪文烈公偉太僕
寺丞贈本寺少卿申節愍公佳允戶科給事中贈太
常寺卿吳忠節公甘泉河南道御史贈大理寺卿王

忠烈公章四川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愍公良
謨福建道御史北畿學政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
純德吏部員外贈太僕寺少卿許忠節公直兵部郎
中贈大理寺卿成忠毅公德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
卿金忠節公鉉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
瑗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吳縣學生
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公剡布衣贈中書舍人湯
公文瓊

應正祀女人九人紀

成公德母張氏贈淑人汪公偉妻耿氏贈恭人馬公
世奇妾朱氏李氏贈孺人吳公襄妻祖氏贈一品夫
人金公鉉母章氏贈恭人劉公理順妻萬氏妾李氏
贈淑人陳公良謨妾時氏贈孺人

應附祀文臣七人紀

新進士贈河南道御史孟節愍公章明戶部郎中贈
太僕寺少卿徐公有聲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
顧公鋐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彭公琯貴州道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俞公志虞保定巡撫兵部右侍
郎贈尚書徐公標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廷
煥

應正祀武臣七人紀

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莊公文炳總兵封遂國
公吳忠壯公襄惠安伯贈太師進侯爵張忠武公慶
臻襄城伯封太子太師進侯爵李貞武公國禎左都
督贈太保劉忠貞公文燿駙馬都督贈少師鞏貞愍
公永固總兵封太保周忠武公遇吉

應正祀內臣一人附後

總督京營內臣王忠愍公承恩

應附祀內臣六人附後

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

應附祀武臣十五人紀

太傅鎮遠侯顧公肇迹太保陽武侯薛公濂太子太
師武定侯郭公培民太子太傅定遠侯鄧公文明懷
遠侯孫公維藩太子太保永康侯徐公錫登西寧侯
宋公裕德左國柱太傅成國公朱公純臣太子太師
彰武伯楊公崇猷清平伯吳公遵周少傅宜城伯衞

公時春新建伯王公先通安鄉伯張公光燦左都督
方公履泰錦衣衞正千戸李公國祿

宏光元年欽定爰書

一等甘心從賊應磔○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曾欽
程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
世芳

一等身陷虜廷或甘心事虜或不忘本朝別有報効
姑俟一二年後定奪○何瑞徵楊觀光張芳麒方大
猷龔崇雅熊文舉龔鼎孳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涂

必族劉漢儒薛所蘊衞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
衛儼黃紀孫襄

二等應擬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鞏焴周鐘方允
昌

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楊起蛟王承曾昌毓宗何
允先項煜廖國遴

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郭萬
象張希度申芝芳金汝礪張懋爵吳達源黃繼祖楊
廷鑑

五等應徒擬贖○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沅呂兆
龍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京玉傅振鐸

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王子曜周壽明白列星吳
泰來張琦

存疑擬另議○翁元益魯粤郭充吳爾壎史可程左
懋泰王自超王之牧白允謙龔懋熙王臯梁清標楊
棲鶚李化麟張元琳呂崇烈侯佐吳之琦鄒明魁姬
珅朱國壽許作梅胡顯趙穎劉廷琮朱積

有已奉旨錄用者○張縉彥時敏衞允文蘇京韓四
維黃國琦施鳳儀龔彝

有奉旨未用者○姜荃林張正聲顧大成

有報已故未確行察者○吳家周魏學濂

從逆諸臣攷

僞禮政府右侍郎楊觀光用賓招遠人官右庶子僞
太常寺丞項煜水心吳縣人少詹事賊攷選首名授
宏文館學士教習庶吉士何瑞徵荆州信陽人少詹
僞編修陳名夏百史溧陽人編修兼戸兵兩都給事
中僞宏文院修撰韓四維芹城昌平籍嵩縣人諭德

僞戸政府少堂楊士聰鳧岫濟寧人諭德僞宏文館
修撰高爾儼岱輿靜海人編修僞修撰楊廷鑑冰如
武進人檢討傅鼎銓聿菴臨川人少詹兼侍讀方拱
乾坦菴桐城人檢討方以智曼公桐城人僞編修張
之奇子平新城人檢討劉世芳蘭生膚施人檢討僞
兵政府侍郎梁兆陽啗林番禺人檢討首倡助餉之
說檢討趙玉森月潭無錫人授四川內江縣令僞檢
討周鐘介生金壇人庶吉士乙酉四月初六日典刑
朱積古水華陰人授原官魯粵韋菴山陰人李化麟

淡河韓城人史可程法菴祥符人防禦使張元琳西
塘晉江人僞原官梁清標玉立錦衣籍眞定人李長
祥硯齋達州人成克鞏青壇大名人直指使楊棲鶚
木千西鄉人改順天教授劉餘謨濬柱懷寧人以貌
不當意故改授順天教授僞直指使趙頴韓公項城
人以牛金星鄉同年故多所引授僞戸政府司務魏
學濂退密嘉善人蒼溪縣僞令吳爾壎介子崇德人
劉肇國阮仙安福人王自超茂遠會稽人以年少不
更事不用超行賄選司仍許補密雲縣僞令姚文然

若侯桐城人以貌不揚故授此何允炎大次杞縣人
白允謙若水陽城人傅學尚榆溪麻城人張元錫沖
若清苑人何九雲培所晉江人以年老不用劉廷琮
繹掌番禺人高衍念東蒙陰人黃燦犇匡夷陵人吳
崇烈見齋安邑人萬發祥瑞卿新榆人以塗面粧聾
夾一夾張琦天柱掖縣人大司寇張忻子魏天賞峽
菴遂平人龔鼎鉉公永昌籍保山人史垂譽龍門豐
城人李呈祥吉先霑化人羅憲效皇菴南昌人楊明
琅賀人晉江人胡統虞此菴常德籍武陵人張家玉

芷園東莞人賊初欲降之罵不絕口三日夜仍授僞
職僞祭酒薛所蘊行塢孟縣人司業僞吏政府攷功
郎中郭萬象一章高陵人文選郎中改僞府尹劉廷
諫艮載通州籍寧海人攷功郎中僞稽勳郎侯佐貞
俾解州人驗封員外僞驗封郎熊文舉雪堂新建人
稽勳郎吏部主事王顯純伯曲周人吏部司務孫節
岵雲楚雄籍武進人黨崇雅于姜寶雞人戸部右侍
郎僞戸政府屬孫襄伍雲宣城人郎中僞政府屬陳
辰詞民恂濟寧人　郎中僞戸政府屬李申徵一

南和人員外姬琨雲石華州人員外僞戶政府從事
賀从部淡菴湘鄉人主事陳聯璧孚尹光化人主事
僞授原官介松年赤仙解州人主事别單開行吳饒
仲公蒲田人特用郎中郎中傅鶱祥汝陽人南延鑰
不器渭南人鄭爾圻起宗安肅人員外王鳳林羽臣
芮城人郎中李鍾秀傚元蒲州人員外王高才無奇
三元人主事胡之彬文菴兗州人僞戶政府屬涂原
芝蘭梁州人郎中僞禮政府吳泰來履受新昌人員
外甘來之弟員外余忠宸沫之都昌人授安縣令湯

有慶晴嶺長洲人員外梓橦縣令張琦餘襄無錫人
主事主事高去奢杜河寧晉人僞吏政府司務葉澍
澣江橫州籍豐城人司務別單開黃熙允恭庭晉江
人郎中主事吳之琦雪齒晉江人僞兵政府屬耿章
兗祖來館陶人員外朱國壽生生宛平籍丹陽人員
外僞兵政府員外方允昌淡菴諸暨人主事督漕江
南乘官船至宿遷別單有授淮安同知鄒魁明彥先
建昌人員外員外趙問心洞門長沙人主事黃禮似
岑瀘州人編修劉廷獻芹我濟寧人張愼學趣正夏

縣人劉養貞念衡大邑人駡大堂賊有之黃昌允泰
蘇沅江人劉慶蕃借菴滄州人吳文燦澍菴錢塘籍
休寧人特用李登雲梯仙晉江人吳剛思繆沅廷齋
改助敎別單有主事歸起先律菴常熟人何復見元
平度人主事趙之璧崑陽樂平人工科給事中金汝
礪太液仁和人陝西道御史張懋爵修其汾陽人僞
府尹黃國琦五湖新昌人滋陽知縣行取候選僞縣
令胡顯師梅井研人候選程玉成江津人候選僞戶
政府從事王爾祿清潤人候選揚州府尹楊敬大興

人候選兵政府從事吳剛思武進人僞直指使尙有
張鳴駿賡陽龍溪人江西道僞授原官賀王盛無黨
丹陽人太僕寺丞僞鳳陽府尹王子曜伯子華陰人
行人僞山東防禦使徐家麟蘄縣人僞四川縣令王
皐暎黎保德人晉州僞長蘆運使王孫蕙會吾無錫
人行取濬縣僞太常寺正卿劉昌瀛州祥符人戶科
左給事中昌與僞相牛同鄉最用事凡從逆者俱借
徑焉僞諫議申芝芳九如嘉定人禮科給事中戴明
說巖犖滄洲人禮科左給事中僞宜賓縣時敏修來

遵化籍常熟人兵科給事偽直指使龔鼎孳芝麓合
肥籍臨川人兵科給事偽縣令傅振鐸度山金谿人
兵科給事偽防禦使孫承澤北海順天籍益都人刑
科都給事中偽諫議光時亨含萬桐城籍祁門人刑
科給事賊嫌貌醜改四川縣令翁元益象韓上海人
刑科給事偽政府屬郭充函亢隴西人刑科給事偽
都直使高翔漢雲衢寶雞人工科右給事賀從天津
人柳寅東鳳占淬槿籍徽州人應天巡撫偽諫議韓
文銓四水咸寧人河南道偽廬州府尹熊世懿宗常

麻城人河南道偽防禦使蘇京臨皋安東人江西道
偽直指使陳羽白眉文南靖人廣東道候缺未補蔡
鵬霄培目晉江人四川道改庶吉士裴希度晉卿曲
陽籍遵化人陝西道衛貞固紫嵐韓城人雲南道直
指使余必浤印海南昌人掌河南道印徐一掄英度
上虞人山東道授原職趙京仕城固人通政司左參
議驗馬寺米學顯令中長洲人通政司右參議大理
寺卿吳履中暄山金壇人戶部侍郎偽助教錢伯坤
大鶴長洲人大理寺寺正偽政府屬周蘭雲聚羅山

人許事偽大理卿吳家周椰梅和州籍歙縣人尚寶
卿偽防禦使林銘球紫濤漳浦人光祿監事偽成都
同知呂兆龍靜銘金壇人中書舍人偽府尹姜金允
雲滄掖縣人中書舍人偽祠祭司從事李森先琳枝
掖縣籍平度人博士偽政府屬吳道新桐城人助教
偽政府屬許作梅傅巖新鄉人行人偽太常寺正卿
李元鼎梅公吉水人太僕寺丞偽戶部員外張元輔
相宸孝義人行人偽授原官李丕著慰公曲沃人行
人吳達雪航無錫人邯鄲知縣阜城知縣黃繼祖吳

愚無錫人喻上猷翠浦石首籍豐城人浙江道御史
以匿喪被參叩關投賊降虜方大猷歐餘烏程偽德
清人河南僉事張鳴駿府陽龍溪人　戶部郎中
原任江西道御史劉漢儒蓼生大興人四川巡撫革
職衛周祚文石曲沃人戶部郎中王承曾芥菴夏邑
人襄陽知府目毓宗礪嶽蒲城人山東僉事傅鼎銓
非菴臨川人檢討張若麒天石膠州人兵部郎中監
軍督職失機下獄降賊督兵守關葉初春匡岑湖口
人太僕寺正卿翟炘成我真寧人河南提學參政楊

起枝扶曦金山衛人戶科給事中廖國遴孟符長沙
人原任戶科給事中革職

幸免諸臣攷

國丈嘉定伯周奎雲路大興籍長洲人都城破賊將
張姓者至踞其宅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縊卜氏即
先后所自出也諸子皆束縛以去兵士辱奎特甚後
有權將軍李至見奎謙讓之極顛憐之乃以耳房數
間撥與幸免于刑死子銓夾未死幼子鏌鐘孫澤清
澄俱存外傳奎獻太子以求免實無此事大都以鄙

吝招謗耳浙江巡撫黃象恒華亭人在獄中擬充餉
贖罪釋出逝行取御史周亮工元亮祥符籍金谿人
命已下見執迫不任而逝安廬巡撫鄭二陽潛菴鄢
陵人從獄中釋逃登萊巡撫曾櫻二雲峽江人從獄
中釋逃副史施元徵曠如無錫人兵部左侍郎張伯
鯨絕海泰州人逃最早太常少卿王都介清崇德人
廣東道御史楊爾銘錫仙筠連人

誅戮諸臣攷

成國公朱純臣心齋懷遠人獻門勸進世臣中之最
逆者吳鎮兵臨賊欲迎敵恐其有變誅之定國公徐
允楨中元鳳陽人與成國公同誅昔建文之難其祖
先增壽以獻門獲罪今始食其報云他元勳戚屬罕
有全者不能盡錄次輔陳演賛皇井研人賊問其富
遂加毒刑所吐金銀最多珠亦盈斗先是演責治一
僕僕恨之遂出首于賊言家主甚富即如某處有銀
四萬八千兩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是因是垂涎不已
受刑最慘竟誅死東閣大學士魏藻德思令通州籍
上元人夾二夾追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拶一次子

亦二夾飲水一盃死東閣邱瑜鞠懷宜城人或云夾
死或云自盡又云與演等同日被害

刑辱諸臣攷

太康伯張國紀懋章祥符人父子俱夾打籍歿周鑑
明源大興籍長洲人左都督國丈嘉定伯之長子素
有弱疾以夾死弟銓一夾僅存奎姪銘俐髮遁被獲
亦受夾奎甥嗣子奎名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
勳戚中受刑辱者甚衆不能詳知特志周氏一門以
例其餘東閣方岳貢禹修穀城人夾二夾完贓三千

雨後自引決吏部尚書李遇和賀谷洋縣籍滎昌人
吏部侍郎雷躍龍夢鶴新興籍上元人夾二夾吏部
左侍郎沈惟炳炎州孝感人夾二夾吏部侍郎張惟
機晦中晉江人夾二夾一頭箍又夾其僕二夾奪賊
刀自刎兵部添設右侍郎撫昌密右副都金之俊起
凡嘉興人被獲夾二夾不死今聞為虜中大司馬工
部尚書陳必謙益吾常熟人夾二夾傷歸復遇土賊
傷其掌指狠狽而免數日病死戸部右侍郎王正志
逢源靜海人夾二夾其子亦一夾一拶刑部尚書張

忻北海掖縣人子張端天柱庶吉士少詹兼侍讀方
拱乾坦菴桐城人為賊所執以美婢四人賂賊將羅
姓者得免夾青衣小帽額貼黃紙順字求薦于何瑞
徵楊廷鑑微乃其同年鑑其門生也少詹兼侍讀胡
世安菊潭井研人夾二夾諭德衛允文紫菴韓城人
以削髮被獲夾二夾左中允楊昌祚昭亭宣城人以
剪髮夾二夾編修林增志在先瑞安人以削髮夾四
夾甚慘宋之繩其武溧陽人削髮被獲以周楊二人
力薦于王旂鼓免夾四之李士淳二河程鄉人夾四

夾甚慘檢討方以智曼公桐城人充定王講官賊兵
挾往見偽刑官遇認識獻銀若干從東閣逃歸庶吉
士萬發祥新喻人以塗面粧聾夾刑科給事中朱徽
遂初進賢人工科給事中彭琯子白永州人浙江道
御史禍垣登中心新昌人山西道御史吳邦臣震嵫
山陰人雲南道御史鄭楚勳全初莆田人考選御史
曾溶秋岳嘉興人吏部主事吳孳昌宸九周始籍南
昌人以削髮夾二夾楊元錫康侯晉江人十三登科
十四登甲戸部郎中張鳴駿曆陽龍溪人陸禹思會

侯溧陽人特用戸部主事彭敦秝潛涵丹陽人特用
兵部郎中朱帝煌玉璠無為猎五開人兵部主事劉
若宜奉蘅懷寧人刑部員外郎陳鵬舉麻城人不投
揭被執見偽刑官叱使跪不屈推擊亂下幾斃家人
願以身代死賊義而釋之工部郎中李逢吉延之青
浦人夾一夾舔一心感有富順人工部員外潘同春
皆生餘姚人工部主事遊士鉻前之常熟人鄒逢吉
夔石湖口人夾死申濟芳維寧長洲人夾損一足死
而復活太僕正卿北祭酒孫從度大器清苑人夾四

夾追銀四百兩死于家中書劉明供省作恩縣人以
剃髮夾二夾陳翔帆懷岡縣人以剃髮夾二夾行人
郝傑械清霸州籍綏德人以剃髮被夾謝于宣鄞縣
人以剃髮觸怒夾三夾幾死劉中藻洞山福安人以
抗言願歸籍觸怒被夾太常寺博士龔懋熙玉津江
津人武學教授沈浣仙崑山人夾損一足追銀五百
兩國變錄尚有鄭逢蘭范方俱注夾一日夜死蔡國
光曹惟才俱注夾一夾何肇元注夾一夾逃復被執
李起龍注剃髮夾佗畢所無又有楊若喬注光緒拘

繫未夾順天府推官劉有淵綺巖南宮人不堪夾打
以銀簪刺喉死國變錄開死節禮部侍郎兼侍讀楊
汝成方臺華亭人夾一夾以古玉杯金壺等物送王
旂鼓仍授職太常少卿掌文選郎中事沈自彰順天
籍上元人夾二夾留用戶部左侍郎王鰲永淵潮淄
川人夾二夾留用戶部　寺丞吳履中安止金壇人
夾一夾仍授大理卿順天府尹郝晉崑岳栖霞人夾
二夾留用中書舍人呂兆龍靜銘金壇人戶部主事
蕭時豐元功大興人夾四夾禮部主事張正聲沖至

惠安人夾二夾吳宗伯夾一日夜死

剃髮受刑諸臣攷

衛允文二夾留用楊昌祚剪髮二夾林增志四夾不
死受刑最慘中書劉明供省作恩縣人二夾吳孳昌
二夾萬發祥一夾應常概用無受夾者以塗面粧聾
觸牛賊之怒行人李起龍景純南宮人二夾郝傑械
清霸州籍綏德人剪髮謝于宣三夾幾死劉中藻三
夾中書陳翔岷懷岡縣籍長樂人剃髮二夾方拱乾
剪髮二夾自求留用林蘭友二夾方岳貢二夾贓完

三千兩不死留用張維機二夾一腦箍又夾其僕二
夾奪賊刀自刎死邱瑜二夾完贓五千兩不死留用
楊汝成一夾以古玉杯金壺等物託周鍾送王旂鼓
仍授職吳履中一夾授職王正忠二夾公子一夾一
拶陳必謙二夾李明睿二夾金之俊二夾沈維炳二
夾王鰲永二夾留用郝晉二夾留用胡世安二夾李
自淳四夾沈自彰二夾留用張忻二夾留用陳純德
二夾留用方以智二夾王都二夾留用鄭楚勳二夾
吳邦臣二夾黃熙允二夾趙士錦一夾陸禹思二夾

呂兆龍佯投御河爲賊所獲一夾授成都府同知兵
科給事顧鋐靑城成都人二夾罰用戶部主事蕭時
豐元功大興人四夾禮部主事張正聲沖至惠安人
二夾蔡國光二夾臨淄知縣鄒逢吉夔石湖口人二
夾至死劉中藻抗言願歸籍觸怒二夾保定知縣欽
取何肇元有羅武進人一夾逃去又被獲吏部司務
鄭逢蘭芝澤族官人夾一日夜死曹惟才二夾戶部
主事范方介卿同安人夾一日夜死吳宗伯夾一日
夜死浙江道御史馮垣登中心夾一日夜死孫從度

四夾追銀四萬完訖死李逢甲一夾宋之純削髮因
楊周二人薦于王旂鼓免夾周亮工逃楊若喬玉衡
北通州人逃戶部主事汪光緒介菴通州籍武進人
逃安邱知縣欽取劉令尹子木大同籍滄洲人俱未
夾逃雷躍龍二夾張鳳翔二夾

潛身諸臣攷

蔣德璟十三日辭朝出崇文門外住鄭二陽逃曾櫻
逃施元徵逃張伯鯨逃汪惟效逃工部主事翁希禹
警菴侯官人逃程兆科敉長上饒籍永豐人逃新進
士官偉繆泰州人逃程子奇逃彭遇凱逃施元璐拉
削髮逃癸未傳臚譚貞艮嘉興人潛匿扮乞丐逃新
進士史夏隆宜興人扮乞丐逃嚴通福州人逃林飭
福淸人逃王崇簡逃禮部郎中周仲璉蘇仲長興人
削髮扮僧逃

叛逆諸臣及賊授僞官攷

嘉定伯周奎大興籍長洲人獻太子張縉彥十九日
辰時同太監杜秩亨開齊化東便二門獻城後仍被
夾戮死宋企郊從逆之貢應魚鱗刷杜勳十九日卽

授僞官職光時亨授兵科給事中方允昌授兵部員
外坐官船二隻在遷衍縣催漕糧楊起枝授文選司
掌選禮部郎中劉大舜熙鼎廣昌人授禮部員外二
十日諸人倡爲助餉之說各寫五十金託宋企郊先
投手本召見梁兆陽授兵政府侍郎楊觀光授禮政
府侍郎周鍾授檢討誤勸進表登極詔并獻下江南
策逢人便說牛老師極爲歎賞項煜授太常寺丞時
京師言渠門生黎志陞爲賊心腹欲大拜之劉昌言
于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曾仲

魏徵可也後授職不稱始逃歸薛所藴授祭酒何瑞徵授宏文院敎習庶吉士葉初春授大理寺丞錢位坤授國子監丞初牛賊不收託周鐘禽緣僞文選司顧楊赴部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京師有不凡人傳趙京仕授左通政宋學顯授驗馬寺賀王盛授太僕丞吳家周授尙寶卿董象恒畱用未授職楊廷鑑授編修韓四維授修撰高爾儼授編修陳名夏縣梁爲家人所救授編修張之奇順慶府尹趙玉森調別衙門用爲避四川缺未補傅鼎銓授原職

楊明琅授防禦使魏學濂授戸部司務其僕以學濂璧壞家門忠孝對家主前自刎死張元琳西塘晉江人授庶吉士吳爾壎遂溪人授防禦使魏天賞授兩淮運使馳驛出劉廷琮繹掌從化錯番禺人授四川知縣張元錫高珩胡統虞傳學禹羅憲文白徵謙何允先皆授知縣李化麟李呈祥龔鼎授原職趙頻授知縣楊棲鶚黃爍成克鞏授原職張端授知縣呂崇烈授防禦使庶常中之評評者劉餘謹授原職朱積史可程亦授原職二十四日特召挨令作家書到南京張家玉罵賊掘三晝夜不死仍授原職以上俱翰林吏部員外左懋泰且明萊陽人吏政府從事侯佐吏政府從事熊文舉從事劉廷諫四川同知以上俱吏部孫承澤四川防禦使戴明說山東防禦使傅振鐸四川同知時明四川知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曰我兵部時明也申芝芳禮科給事龔鼎孶防禦使高翔漢授左都翁元益夜爲賊棍打面腫宋企郊嫌其貌不揚授四川知縣郭克刑科給事金汝礪四川知縣朱徽四川知縣彭琯山西知縣以上俱

給事中林銘球紫濤漳浦人四川知縣柳寅東原職陳羽白原職張鳴駿俱授直指使蔡鵬霄耆儗補京堂缺改授庶吉士衞貞固四川府尹貴州道凃必泓印海南昌人四川府尹以上俱御史行人王于曜伯子華陰人鳳陽府尹許作梅禮部員外兵部主事鄒魁明彥先建昌人淮安同知新進士吳剛思武進人兵政從事徐家麟蘄縣人山東防禦使行人吳允謙春坪內江人山西知縣繆沅國子監學正行人李之奇封嵐交城人防禦使胡顯行人李丕著愚公曲沃

人現任兵部主事龔彝和梅永昌籍順寧人授行人
行人張元輔相宸山西孝義人戶部員外呂滋陽行
取知縣黃國琦玉湖新昌人中書呂兆龍靜銘金壇
人吏部員外王顯純伯曲周人駐劄居庸保定推官
董復天來武進人刑部主事黃昌允泰錄沅江人盧
州府尹河南道熊世懿宗常麻城人順天推官劉有
淵綺邑南宮人僞縣令兵科給事傅振鐸度山金谿
人行人胡顯師梅石研人兵部主事秦汧吉生無錫
人阜寧知縣黃繼祖吳愚無錫人邯鄲知縣吳達雪

航無錫人僞梓橦令禮部主事張琦餘東無錫人以
上俱選縣其他已挂選而不知何衙門者則有戶工
二部右侍郎王鰲永淵湖淄川人夾二夾留用總督
糧餉侍郎王正志逢源靜海人順天府尹郝晉昆岳
棲霞人左參議左通政趙京仕闢吾城固人總督糧
餉右侍郎黨崇雅千姿寶雞人原任兵部左侍郎侯
恂六直商邱人兵部郎中張若麒天石膠州人授僞
命督兵守關太僕寺丞李元鼎梅公吉水人贊王盛
無黨丹陽人

大學士請申大逆上諭

大學士馬士英請申大逆事奉聖旨北京陷後凡稱
首逆賊身汚僞命的孽惡滔天神人共憤據奏光時
亨龔鼎孶周鍾與陳名夏項煜等并其餘從逆苟免
諸臣先著科道官逐名嚴覈公同具奏來看以憑法
司定罪

諸臣題奏殉難死節事上諭

七月初七日署吏部尚書顧錫疇題奏殉難死節事
奉聖旨仗義死節范景文等十八人應得謚廕祠卹著
禮部從優議覆有遺漏的察實補敘其反君事仇諸

人先著吏部并科道官確核除名法司酌行分別定
罪俱限十日內次第具奏
戶科給事中熊汝霖謹題爲激烈死難事奉聖旨楊
文璦布衣死難衣帶中二語烈烈可傳著核實旌表
禮部進士王日俞直陳就義事奉聖旨許卹以諸生
等憤死足愧逃降諸臣禮部覆奏
戶科給事中陸朗題爲部臣殉難事奉聖旨徐有聲
罵賊支解殉難最烈該部從優旌卹

禮部侍郎管紹寧題爲死不辱國事奉聖旨劉熙祚罵賊殉義不愧風紀祭葬依擬與謚忠毅廕一子入監讀書四忠共祀俱准行四忠劉熙祚王章馬世奇金鉉

管紹寧恭報吳鎮事奉聖旨吳襄闔門殉難忠烈可嘉著贈遂國公夫人　氏加祭二壇并與祭葬二子同時死節應贈卹職銜著兵部議覆

陝西監軍御史題奏諸臣殉難請旌表疏

陝西監軍御史霍達題爲確報延鎮殉難各官并各

鎮死難鄉紳懇乞聖慈優卹以培忠義事臣據榆林死難游擊陳二典家人來投總督單開城內戰死者原任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舉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原任副將尤翟文常懷德等原任游擊孫貴等原任守備白慎術等見任游擊傳德等見任守備陳一典左勉等等印指麾李文焜等以上各官皆誓死守城臨難不屈表表大節眞可炳曜千秋垂光青史而一時同難指揮千百戶各官死者千餘人斯又一時之奇千古之特焉至如道臣都任知力不支合門死難而尤世威以身任提調守城之責見城已焰舉家百口付之烈焰身冲鋒刃戰死街心則雄武忠烈之至著者也慶陽府城內官并紳衿同心死守賊狠攻四日城陷屠戮一空而道臣段復興知府董琓鄉紳原任太常寺少卿麻禧等皆以死殉難忠節表著所當一并議卹賊初八日入關時攻陷商州道臣王世清不屈慘死已經奏報外城內鄉紳士民慘遭屠戮惜無主名不敢請卹至于鄉紳原任冢宰南企仲老臣偪強辱死道傍禮部主事南居業被執不

屈罵賊而死宜府巡撫焦源清不授僞職凌辱至死大同巡撫焦源溥被執罵賊割斷其舌山西參政田時震諸封副都御史宋常德俱不授僞官自盡山東巡按王道純奉其親于蒲城北般堡賊奪到省大罵不屈而死咸寧縣舉人朱誼係四川王奉國中尉賊欲加以僞官投井自盡凡此皆聞見極確極眞所謂精忠不二視死如歸實足以風厲臣節扶植綱常所當從優賜卹以慰忠魂以示風勵

甲申二月廿七日吏部確報延鎮殉難事奉聖旨南

企仲贈太子少保王道純贈太僕少卿南居業贈光祿少卿各廕一子朱誼贈順天宛平知縣韓上言朱世達贈按察司僉事各廕一子焦源清焦源溥田時震俱准復原官贈右僉都御史朱家任贈右副都御史南企仲弦蒲渭南人太僕寺正卿王道純南居業元洲渭南人禮部主事焦源清湛一三原人宣府巡撫焦源溥涵一三原人大同巡撫田時震御宿富平人山西參政韓上言朱世達朱誼朱家任崑海河州人冀北道右參議河南道參議段復興徽𦕅陽穀人

慶陽府知府董統𤨏石開州人鄉紳原任太常少卿麻禧立齊陝西慶陽人

鹿城蔡建報國道場追薦忠魂水陸大會疏

邇者潢池竊發寖廟震驚我大行皇帝血詔臣民烈殉社稷爰及聖后同時上賓地坼天崩實終古未有之變成仁取義激敵天不共之仇追維御極之初以迄升遐之日凶危浙至艱大獨膺十七年不釋外虜內寇之憂千萬世共切有君無臣之痛苞苴塞路朋黨盈庭無事則載寶而朝有急則奉身而退君父孤危而莫問百姓愁歎而罔聞致使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舉目有山河之異臨風動禾黍之悲哀念厲階貢堪痛哭賴遺裂之震動感忠憤之勃與一時在廷頗多就義誓心一貫毋污較尉之驂握節九原欲濺侍中之血至有父子偕死夫婦同歸厲忠孝一家之風題節義雙成之句罔不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義照汗青烈垂竹帛嗚呼燐流碧草陳砦招正則之魂精貫白虹齒指弔眞源之厲懷古如此撫今可知吾等痛哭時艱媿顏平原之殺賊躊躇夜半慚祖刺史之聞

雞徒愛主想罔申國恤聞知鄰邑共以佛事而效消埃敢告是邦亦藉善緣以輸忠愛期於仲秋之朔洎乎月望之辰願仗懺摩少抒哀痛處此枕戈待旦之日亦見同袍偕作之懷龍馭儼臨天威在望旁列忠魂之姓氏晉及死事之臣民清梵所流羣品咸咽嗚呼君恩猶父況值天王之聖朝率土皆臣豈應吾邑而獨後屆期襄事諒有同心敬申左袒之盟遊致北闕之拜毋任激切哀痛之至

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爲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
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
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
進後堂詢問稱伊闖賊里人曾爲賊祖葬墳因識其
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泉縣雙泉都二甲人闖
賊李自成幼曾爲僧俗名黃來僧爲姬氏牧羊奴自
崇禎三年西川賊卜沾汛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
至崇禎九年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同家
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

祖葬處當時葬日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个因
墳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
伐有黑碗卽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
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卽刻起身入山
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爲初
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泥滑馬不能進職下
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塢道崎嶇久絕人蹤攀援而
上又一里許見窑舍十餘處牆垣尙存卽闖賊村莊
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偉奇木

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
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骨然皆無黑碗天晚難以下
山遂坐賊舊窑中至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卽李
海也其骨色墨黑額頭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
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
枝四圍繞畢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
長一尺二寸頭角魏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
臥隨卽裝入袋中黑光正盛伐其骸骨凡骨節間皆
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骸骨有毛者七八

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
斷其山脉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
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塘報陝西總督軍汪喬年手札
讀來論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察訪的確莫使被
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心正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
之功爲首此覆汪制臺再札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
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當首叙以酬草覆

御史題秦中死難各官并榆林失地情形疏

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陝西監軍御史霍達題爲泰
中死難各官并榆林失地慘傷情形仰祈聖明兹議
優卹以示風勵事臣凡遇寨中逃出之人即逐細加
查問中有守城慘死各官關係名節當爲勸懲之者
謹一一陳之賊攻省城如撫臣馮師孔力戰不屈死
按察司黃絅自縊死長安知縣吳從義投井死渭南
知縣楊暄城陷被執不屈死已經按臣金毓峒具報
訖今所聞如商雒道臣黃世清聞賊攻破潼關自縊
死于木道衙門蒲城知縣朱一統賊攻奮力守城內

投本衙門井中死若鄉紳則原任磁州道祁萬齡聞
三四快手投賊立脅歸順本方詔以更衣身抱印信
城破身衣一帶速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
宣聖從容自縊死而賊掠三邊由鄜延及榆林中部
知縣朱新達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其妻妾自縊死一
妾尙未配合本官急遣之去其妾垂泣情甘投繯然
後本官亦從容死此皆問破潼關各官死難之情形
也十二月十五日又據清澗縣據汾州府腳戸任倘
禮從榆林城北草地逃出將覊顧與茶商十二月十
一日入榆林城止過一夜十二日逆闖差僞官到榆
林城下將銀數萬招降各官而道臣都任并閤廢總
兵王世欽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各堡精健但歛入
城徧集城內官兵而問之曰爾等或守或降說定主
意使作區處滿城之人皆一詞惟願死守于是衆志
成城自十二日講至十四日晚不能得降遂于十五
日早四面攻城垣用大礮日夜攻打城上亦用大礮
弓箭抛敵數日內城將打壞數處賊入從城南門空
洞而入當時東南城塌壞數十丈遂于二十七日午

時城陷而城內各鎭將與賊頭目巷戰自午至晚往
返沖突官兵死傷殆盡力不能支僅存千餘人從水
西門殺出逃入草城外打死賊衆約以三四萬計打
傷賊頭目過天星竊將官等五人招回省城而城內
官兵與合城婦女投死與自盡投井者靡有孑遺又
據兵部差官探得榆林見任總兵官王定潼關敗回
之後同高傑俱到延安府十一月初四日賊將到時
高傑率兵渡河王定并回省城至十二日早帶領東
漢家丁數十人投入草城說要調取達子與闖賊厮

殺報仇等情到臣臣看得逆闖攻入潼關以來陷省城破州縣人無固志所在瓦解而死事各官如撫臣馮師孔見危受命抗節不屈被賊殺在東城臬臣黃綱道臣黃世清誼不共戴奮勇激烈皆自盡于本署知縣吳從義朱一純朱親達以天璜令尹合家殉難尤爲毒慘鄉官祝萬齡生前身任名敎臨難從容就義所當與見任各官並從優議卹以鼓忠義者也至榆林素稱忠義之城年來餉絕軍飢困苦萬狀闖賊威脅利誘竟無一人爲之易志卽賊惡攻三晝夜力

竭城柵各賊入城猶巷戰終日殺傷甚衆卒致慘亡滿城忠義萬人一心從來未有雖各官存亡尚未得的據而死守情形已極眞切所當再行參明另請優卹以新殊典者也若夫未亡各官受賊僞官偷顏苟生者紛紛借藉殊駭聽聞容臣再疏入告

列節諸臣籍貫

陝西巡撫馮師孔芝園原武人贈右都御史按察司黃綱季侯光州人贈太常寺卿商雒道副使黃世清澄海滕縣人贈光祿寺卿榆林中部右參議都任滋若祥符人贈光祿寺西安府長安縣吳從義歲貢大興籍山陰人贈僉事蒲城知縣朱一統雲洲平定籍鳳陽人延安府中部知縣朱新達開之汾陽人合家殉難鄉紳則有原任磁州道祝萬齡翁蒞咸寧縣籍金谿人本邑陷殉難原任總兵王世欽陝西總兵侯世祿玉齋榆林衛人山海總兵侯拱極樞寰榆林衛人指揮同知尤世威王孝書王世國延綏總兵李昌齡玉川鎮番衛籍榆林衛人渭南知縣楊暄杏園蔚平縣人

附錄蒼梧兄酉陽雜筆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在今辰州悉是蠻夷所居皆槃瓠之子孫也東漢初渠帥曰精夫槃瓠之後

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由洞庭湖入江

武溪在盧溪縣西百八十里卽五溪之一

酉陽縣舊屬武陵郡漢黔州彭水縣地所謂五溪蠻

也辰地早暖正月初杏花大放元宵節桃李鐵梗海棠盛開正月杪梨花盡吐二月望卽見牡丹二月盡三月初花事反寥落矣詩柄有燈夕桃花雪裏梅花映雪海棠帶梨花諸詠皆實錄也

辛巳年十月辰溪東門十里亭桐子樹上生一大刀狀如偃月又生一劍共託一根其狀酷肖卽刻畫有不如者解貯府庫

自常武抵辰婦女足多自然足紈輪纏隻日右足雙日左足

俗供神像有有頭而無軀者名羅神一于思紅面號東山聖公一珠絡窈窕號南山聖母兩人兄妹爲婚不知其所自始楚黔皆祟祠之

婦女耳墜若番僧銅鐶男家聘婦用墜卽表于耳有重至一兩者

嫁女用嫁屐盈篋廟見後出以送其夫族卽草履

楚俗信巫尙鬼皆虛中堂供佛獨不置竈突炊烟曲屈不得出蒸而爲煤薰而爲涕吏可笑者門廡廳樓簷宇逼湊不露一隙光明城外曠處亦然

楚人作門戸檻最高門最低稍長者必俛首出入偶一忘懷必遭磕擊比戸皆然

辰俗動以强姦誣人致其妻堅執其所訟者首尾揑造若有粉本及覩其妻則禿頂黧面皤腹巨擘滿堂匿笑而長舌益厲痛治一二乃絕

僧袁寂澄抱牒訴云急救妻命事牒陳施主公助娶妻蔡氏與鄰人爭田被擊訊之果髡而有室者此也髡而巾髡而娶不足奇也

辰俗生女多溺死故女甚貴再婚亦須三十餘金前

夫八而復訟謂之求數訟牒中十有六七甚有男子僅三四十而女人已六七十者其老死不得娶者又比比也

辰俗棄妻不以爲異其退婚劵中立誓云一休二休十離九休高山磊石沉落深溝淸白親夫永不同頭

辰俗迎春處生二十人皆公服乘馬前導迎新官亦然禮生仰處生爲之

有叔須姪者稱其夫婦曰哇夫蠆婦亦新

辰俗呼溺曰覩風

呼外父曰家公呼外母曰家婆妻曰婆娘婆而係之以娘尊之也非賤之也向人稱妻兄弟爲舍舅呼叔曰晚晚言其晚得也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爲叔之子易長養無刑剋也尋常稱呼則稱父母爲哀爺哀娘又有稱哀姐者

辰字多訛不問字義卽一人而自寫姓名前後矛盾有富民熊孟魁投牒再爲孟奎三爲孟逵後則以孟爲夢以魁爲虧其可笑如此　凡入官必寫如官以如爲入也有庠生湯仁洽或呼之爲仁合或曰仁恰

又有庠生蕭洽露亦曰恰露

季考諸生題爲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有一生起比云民自黎也不關子孫事也子孫自子孫事也并不關我事也

童生題爲與鹿豕遊一生云舜父頑也而舜與之遊鹿亦與之遊然則鹿其頑矣乎舜弟傲也而舜與之遊豕亦與之遊然則豕其傲矣乎

榮藩金印重十七觔今在辰州府庫

癸未年河南掘一石碑上有字云衆姓尊惡貫盈借彼手伐伊人咸賜起梁晉落一畝川分三城空據要地終無利一旦身七乃牛角　另一行云左艮王至此無糊後云劉伯溫記云

近又掘得碑記云遠望超超路骨多壯士紛紛把劍磨水居燕國歸南土血染愼黔流趙河馬尾羊頭猶自可雞猴相鬥奈如何若得太平寧靜日金豬銀犬息干戈

偏院季乾德行檄至縣言近日蜀山崩出石碑有云今日流明日流流到如今斷了頭張也敗李也敗敗

出一个好世界（時李炎張獻忠正熾）

闖賊的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

癸未冬末賊勢張甚忽童謡云勸你休時不肯休死在兩縣夾一州若還要取辰沅靖鐵樹開花木倒流

公安石首夾澧州賊退屯其地

癸未夏初武昌白日中一龍墜長街業已僵死其腥異常五月晦張賊陷城屠戮最慘長街一帶約數里靡有孑遺

楚中之變億兆被刼肝腦塗地不必言矣惟滇一

派分封楚地最多如武昌則有楚府衡州則有桂府長沙則有吉府常德則有榮府寶慶則有岷府蘄州則有荆府襄陽則有襄府荆州則有惠府岳陽則有華陽府永州各縣則有岷府蘄陽分封承天則有顯陵各有守兵一聞賊至望風而潰何嘗與一交手致金枝玉葉塗炭流離如惠桂兩藩係帝親叔而所至迫逐無容身地更可憫也

武岡州岷藩多行不義百姓勾賊攻打殺害癸未三月二十一日報

惠藩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舟次岳州大風忽起破其船二十餘號襄唐兩藩于正月二十三日舟次陳陵磯五鼓亦發大風破其船百號兩藩宮眷及沼院從事僅以身免

荆州臘月十六日破惠藩于初九日先移入舟偏院都督御史移鎮荆者為陳睿謨武進人微服預遁今與惠邸寓湘鄉知府陳志忠臨川人奔岳州長沙既陷桂藩護衛一空王出走百姓奔散賊隨據之永與衡鄰衡陷永必不全潰兵四五萬奔入永州騷擾民閧逃竄一空九月十九日賊至僅五六百人而四五萬兵望風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直指劉熙祚武進人被執不食六日自縊或云被殺于寧鄉宗師廟署永府家者節推吳晉錫吳江人先奔歸籍後遁居城中

劉勳思自永州被陷為賊所執于癸未九月二十七日殉節于永陽臨絕賦詩二章題于署中云倥偬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顏南北骷髏驚作壘湖湘宮殿倏成烟鵑血不沾無冢骨烏啼偏集有孤田死

生難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故園隔別已經年今顏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皆含淚貔虎旌旃盡作烟老婦漫歌芳蝶夢兒孫切莫種書田萇宏化碧非常事留此孤忠向九天

惠桂兩藩俱于九月十七八日抵永州舟載宮眷輜重將往廣西全州僅距一百二十里為急弗能上十九日賊至兩藩乘馬逃宮眷俱被掠

長沙與衡州接壤守長沙江口賊不得渡八月間桂府發兵六千將尹先民頗驍勇統兵據浮居施檄設

柵業有次第而撫治王聚奎必欲弔兵守城尹曾痛
言守江為上守城非策王剛愎自用不聽其謀賊偵
無備果一擁而入王先遁尹戰死道臣馬雲起長洲
人遁免節推蔡道憲江門晉江人殉難邑令吳應恂
宜興人亦先走蔡公罵賊不屈被磔楚中撫治王聚
奎聯珠郡縣人隨惠桂兩藩奔廣西梧州
桂藩體肥重輿夫須十八人乃舁有別苑十二區每
區集女樂百二十人癸未之變孔全斌副將步兵先
于衡城外刼典舖桂藩即集諸女樂并宮女共二千

餘人聚而焚之號呼震天并宮殿俱付一炬
孔將守長沙其潰也孔不知所在部下統兵官郭天
才傅大任退聚洪江恣行擄掠橐中各擁重貲皆掠
吉藩者傳係孔將門役厮養為之時事可知
吉藩最富拋擲幾十萬金榮藩最貧每年僅仔粒萬
金耳其始奔也僅挾五千金寓辰谿久費盡
襄陽壬午臘月初二日破襄藩出奔撫治王永祚崑
山人并逃與唐襄兩藩避長沙宜興知縣陳美石渠
新建人死之長沙距衡陽四百里八月二十五日長

沙破桂藩即以二十八日出奔越一宿而人民逃竄
盡矣城空賊入未嘗破也賊于九月十五日始至
長沙史可鏡登戊辰進士為工垣長與歸被察扼腕
不平賊到即降授偽巡撫賊去圖兵獲之以獻偏沅
得其致劉鐵棍書勸劉降賊乃痛杖五十發沅州詳
審獄具又杖二十欲其速斃而頑鈍不死想天厭其
惡也劉鐵棍時為副將駐武岡有勇名清州一帶賴
以全隨升總兵
湖廣不一年而失十四府所存者惟辰州耳襄陽以

壬午十二月初二日破荊州十二月十六日破承天
癸未元旦破漢陽三月二十二日破黃州三月二十
三日破武昌三月三十日破岳州八月初五日破長
沙八月二十三日破衡州八月二十九日破常德三
月初十日破十一月二十三日再破惟鄖陽德安之
破不記月日
承天府癸未正月初一日申時破湖廣巡撫宋一鶴
九皋清苑人守道張鳳翥威赤宿松人
鍾祥知縣蕭漢象眉南豐人死之巡按李振聲米脂

入投降總兵錢中選華亭籍大同衞人被擒寇破荆州考試諸生就試者九十人取七名首名賞三百金餘百金不取者各十金題爲三分天下有其二復考者甚衆賊云此皆開門投順不忠之士也盡殺之

鄖陽旁縣皆破惟府城賴西洋礮得全知府余啟元望仁合肥人超擢治院

衡永潰兵盡聚洪江約萬人所掠婦女三千餘人子女玉帛不可勝紀

統兵將官爲郭天才偏撫李乾德聞澧州旣復統兵

至溆浦聞常澧復陷卽引兵而還不發一捘不動一矢奇矣哉

左帥曾三擒張賊張說之云公僻尊而稟未厚不若釋我以爲外援賂之數萬左頷其言遂殃全楚趙公孚無瑕曾陷賊中言賊實畏官兵夜不釋甲不離馬而官兵無一與之敵者線索暗通遵左令也

闖賊部下有四支張賊老狷狷曹操一斗粟皆受其節制老狷狷聽調而不聽宣張賊逢人則殺號西府兵勢中傳言張獻忠于癸未四月二十三日已死有九子今狷獗者其長子張錦也

犯衡陽者爲賊張獻忠第四子孔全義被殺盡收其兵趙公子見其行軍長四十里見馬則搶人多不殺

瑪瑙山之戰左兵甚銳張賊窘極墜崖傷一子大兵雲集給一日糧卽可深入而川撫邵捷春保官入逕回不發致賊復逃楊嗣部以情聞上邵雖已死而張賊用狡計破襄陽全羅旣邵死不足贖也

自賊中逃還者言張獻忠詭譎百端今見在未死爲丙午生向傳其死者乃其狡計耳

常德屹然巨鎭爲全楚咽喉滇黔門戶楊文弱請加雉堞金湯甚固道臣潘士彥宛平人忽于正月十七日倡逃夜半開門出走爲榮藩宗室制其輜重道臣及家眷僅以身免其龍人睡鞋爲衆掠得幾不出門潘守常德甚久有潘打刼之號甫晉兵巡值分守兵備俱缺手握三篆而以勤王募兵爲名公然遁出致民無固志重地瓦解寸磔不足贖也

常德自道臣逃後遷徙殆無虛日兼荆之逃弁周晉者向爲偏院中軍統軍三千肆掠城市榮邸不得已

于三月初三日晚逸出時世子甫半歲國母止二十二歲周弁勾賊而賊已空城不足厭其欲遂巡艮八于三月初十日始至城何嘗破堞空以待之耳常宗室初四日欲出卽不可得閉皆被害已而周弁爲劉直指訪拏杖死

常德自三月破後賊去而逃民自漸復我鄉徽蘇大賈紛紛重載而下有五百人作夥附大海舟鐵貓梔竿忽作吼聲徽商溪南吳姓者亟以桐油賤售販荳還浦市不數日而常德復陷四百九十九人無一免

者常德秋閒稍定榮藩以十月初復歸至再破一堞無遺矣獨國母幼藩幸得保全

榮邸承奉云賊有老成者亦不妄殺人惟宗室無得免者

潘士彥以勤王爲名隨地逍遥正月二十七日至桃源縣復被士民驅逐二月初至辰州聞榮邸播遷三月初六日又攜家眷至辰谿復聞榮邸將至十五日夜半家眷先逸士彥隨發其行也酉陽士子叢而詬之面責其悖

署武陵縣事者爲會同令周麟元招靖州兵以守護藩邸統之者爲王守備名申錫三月二十一日兆藩邸舟至辰谿守備縱兵肆掠毀令乘輿飛石亂擊旁若無人酉陽夙養民兵號精捍聞鬨而起百姓助之金鼓震天亂兵驚遁邑得以全

溫如珍係四川總兵初奉旨調守承天部兵六千人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承天癸未元旦城破溫頭被一刀墜城濠莫參將救之得生六千人皆散失沿途收遺卒四五十人至常德復招兵六千皆市滑游

棍否則亡命爲盜者也旣無糧餉惟恃刼掠人人假之入骨冬月賊再至其部下弁流錢姓者統一千三百人禦之牛皮潭人殊死戰而後五營先奔五營者黔將譚得勝楊得功李守監軍李之晟土司于騰龍也五營旣潰溫亦繼之而一千三百人皆飽賊刃矣今溫寓辰谿部兵僅存四千皆不可用

溫總戎察明數勇衛轄臨安人初調守承天則棄陵而逃退屯常德恣行搶掠慘暴過賊其部下五月不給糧專倚打撈爲生及賊再犯常德又望風先遁辦

重山積皆棄不顧初有兵六千從賊殆半臘月十七
日過辰谿竟颺歸矣
溫兵過辰邑約三千有餘內婦女未及百人其姸麗
者不過二三人聞其在益陽擄江右巡撫郭天門女
勒索五千金贖女方有娠溫竟置幕中至宴客呼令
佐酒坐客有泣下者溫弁自奉僭侈動用什物皆金
銀製造姬妾凡二十人爲賊擄去十二人僅存其八
有優一班未動也
官兵沿途擄掠所得婦女號爲兵眷

常武賊再退後楊仲丹遣人偵之民閉家供一牌上
書西府萬萬歲順民某人左鄰某人右鄰某人而其
家則屠戮無遺矣聞賊審是官兵則斷其手城中手
幾百担白骨鬼嘯不見人形
元墓山僧旭初以募緣至常武王府供養冬月之變
隨頑弁走踰桃源追者躡其後僧登崖避之見官兵
四五千人失魂喪魄爭前恐後頃刻間落崖墜澗死
者不計其數僧以爲賊大隊至矣及數之止十六騎
耳而四五千人之望風急遁自相踐踏焉用是赳赳
者乎
貴督遣副將羅姓者統三千人剿賊二月二十六日
到辰谿停泊三月不行閱其行牌尙是十月二十九
日貴省距此僅十餘日而逍遙四月俟賊蹂躪旣徧
鴉厭而去援兵方下常武以恢復爲名近來可笑大
都類是
辰州有哨兵二十餘臘月初二日調至辰谿十三日
始去停留十餘日近縣樹木皆斧爲薪自童槎以至
拱抱無一免者始尚偷竊漸成公市一日一兵可得

四五分數日米價浮于金矣諸兵無糧全仗打擄爲
生又値歲荒惟得蘿蔔一味爲朝夕饔飧當事者初
以急調稍寧卽置不用數日後復返面無人色噫兵
驕將惰固今時大病乃欲其忍飢寒而驅之死地不
大難乎
辰州節推胡會賓桐城籍雲南人慷慨任事加御兵
巡統兵復澧州益陽近常德再破則已殉節眞烈丈
夫矣後子節溪自崖墜得尸已喪其元其子認曲指
腿痕而得之

左良玉先爲李賊殺敗心膽俱裂統兵數萬過承天而不援直下省會人皆以叛兵目之正月初置酒高會其部下皆子女玉帛充盈所謂數萬者婦女老稚居其過半實四萬人而已元夕擬張燈大會忽報賊抵漢川連夜遁去遂下黃州開城索餉次下九江安慶飽掠客商焚刼百姓居然一叛賊矣朝議懼其擁重兵乃事姑息加銜頒賞何異養癰令賊遠去仍還省會以恢復爲名酒色太過蹩躠而行民閒皆畏之如虎 良玉戊戌生

張獻忠令票去西府平南先鋒張云云其詞悖逆不能悉乘總爲楊閣部而發有云楊某弔動天下兵馬與子爲難其子又到處團練鄉兵敢行抗拒楊已中吾刃令掘其墳墓燬其房室有拿得楊族一人者賞銀十兩有拿得其親子孫兄弟者賞銀二千兩復書癸未十二月日上有平南先鋒印楊公子仲丹親取出見者

楊氏本南直建平縣籍國初以赤籍隸武陵令族亦僅百指列衣冠者二十餘人甲科尚存二人薊撫撫山公其一也 修齡之祖曾爲染匠

常德夏秋賊退民居重搆十已七八仲冬重破恣行焚燬髫齔不留尸山血海閭諸傷心故相楊文弱三子及其弟侍御撫山一子幸而得脫楊閣部戊子生庚戌二十三成進士庚辰死封疆年五十三楊大司馬修齡公墓癸未冬爲賊所發舊縈王乃王太妃子年十四而死太妃哀之齎宮中珠寶金玉殉葬癸未春亦被發楊氏四世墓俱被發大司馬修齡公及其祖父骸骨皆燔而粉之雜草剉以飼牛馬閣部公獨

葬沅江縣在天星河之濱距武陵三日被發時蟒玉肢體如故賊支解其尸龍陽百戶某收其元首及其一二懿戚楊修齡公父墓已葬四十年癸未冬盜發之刀斫其頭鮮血噴出賊見而異之故逸去先是萬曆圃翩翩里中一日出郊外有被髮而爭鬪者若不欲生詰其故則其人姓萬川客販椒爲牙儈負二十四金有急欲速歸不得惠圃慨然如數應之其人感謝識姓名而去當寇時僅一子七歲以爲死矣乃爲賊擄入川寓萬姓之地地方殺賊而留其稗各詢所自

子能言其父祖名姓萬抱持泣曰此子恩人子也乞養之亡何其土官須姓者無子轉字爲子蕙圃不知也偶其宗人入川邂逅萬客附一信至須從索之須不能諱然百計難爾蕙圃因其年伯陳鹿苹時爲偏院持令牌令箭開關數十里而往始得其父子重合子已十八歲矣子出手示人右手兩指半刖則初擄去時馬上罵賊賊以刀斫之故也

明季實錄跋

明自嘉萬以來政治因循釀成禍變及至莊烈帝登極雖有志振新而國計空虛流寇四起勢不可挽矣所尤慘者闖賊橫行宇內公私塗炭甚而直逼京畿覬覦神器一時忠臣義士殉國難者不能悉數而彼鼠頭鼠目之流遂乃反顏事讎卒復罹其荼毒此可見天理自在人心而報施必不爽也亭林先生具良史才就當時見見聞聞彙爲一編名曰實錄未嘗參贊一詞豈惟爲柱下之信史蓋將使後之覽者懍然知君子之可爲而小人之必不可爲庶幾世道人心日歸于正與壬寅秋日吳江沈楙悳識

明季遺聞

江左鄒　漪流綺輯

崇禎帝即位勵精圖治軫恤民隱憂國用不足務任節省于是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計歲省金錢數十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譴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且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竟無所得食未幾秦晉盡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上命御史吳甡賫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乃相聚爲盜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懋以是自恨死二年己巳

太清兵薄畿內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逃者因與飢民嘯聚山澤秦中鎭將守臣議處賊于險據隘而殲之三邊總督楊鶴獨力主招撫議賊出險遂橫不可制鶴以此被逮下詔獄上欲用其子嗣昌故貰其死然首禍實自鶴云賊既蔓延秦晉間五年壬申登萊兵變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

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勦兵部尚書張鳳翼
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
遂渡河而南入豫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
秦則稱紫金梁滿天星蝎子塊老𤞑𤞑一字王邢管
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塌天過天星南營八大王八爪
龍西營八大王五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
世王八隊闖將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
等二十四營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溫趙令軍曹
操吳計過天星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

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闖和尚老𤞑𤞑黑
心虎摟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
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正天王領兵王殺盡王老
邢四隊六隊八隊闖塌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
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李自成初名鴻
基陝西米脂人祖海父守忠世農頗饒自成幼好勇
與姪李過（即一隻虎）爲娶于鄉娶妻有淫行手刃之以負
債故受責于艾同知并殺艾逃入甘肅爲兵以功升
把總又殺王參將遂爲賊依闖王高氏與劉艮佐自

結一隊號闖將六年癸酉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
不到正月副將芮珂戰死武安二月中軍曹鳴鶚陷
殁趙寨三月賊入清化游擊越効忠登屋擊賊墜地
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硯水日莫移營賊乘
之落塹死總兵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復馳武安
勝之于三井獲賊首小秦王總兵曹文詔自晉來援
涉勝于毛嶺五月賊盡至磁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
里總兵鄧玘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栁
泉擊敗之藏其尖騎九天巫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

衛輝者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卻之六月參將湯九州
領昌平兵至豫時流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迫方
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闖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
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
奔濱沿河從溫孟至武陟遁入山復同林湯九州駐
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八月有湯邑鎮林
泉渚涼山九龍山王凱寨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
目混天猴等左有河村柹黃山八犄三捷俘斬新立
一字王殺盡王等周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

副將倪寵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晉
厎涉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埶大振賊棄妻子走北
奔五臺山既而復同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
勝之于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清店沙岡賊埶窮迫
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九
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西谷口又勝于安陽夏村
又勝于窮坐棄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勝
之于早生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守備
許志忠托道與等併力進勦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

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二十六日破澠池又
破盧氏伊陽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帥一軍尾
後雖有盧氏銀河溝刀環川栁泉之捷而賊衆四掠
雒陽新安永寧陝靈寶閿鄉盧氏汝魯山葉舞陽遂
平確山信陽南陽桐柏淅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
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郾城埶逼開歸會日莫雨
雪巡撫元嘿起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
晚勝之于吳越鎮追賊五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
餘級明日又追及橫山鎮斬六百餘級是月廿日左

帥有保安有趙莊平上關黑山之捷七年甲戌正月
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在牛蹄涔出其不意斬
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寧賊
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謡曰軍
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
營心甚輕之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
數十輩或被譴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
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晉五
省總督承疇廉勇精于韜鈐卒總兵曹文詔曹變蛟

左良玉賀人龍等凡破賊于寧塞西安延北西濠莊
浪斬賊袖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每逐賊奔馳往還
數千里所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咸其義爭爲効死
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會賊在江北安盧者以茨
山霍山爲窟穴既野掠黃麻關又破隨羅田頴和廬
鳳相繼告陷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札
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至隨破焚皇陵燒
享殿一鵬逮斬給事中許譽卿四疏糾劾溫體仁擬
旨准撫不必移鎮以致悞陵給事中何楷以一鵬爲

輔臣王應熊座師并糾應熊應熊竟以此罷相指揮
包文達脇中流矢揮刀陷陣賊迫令卸甲降文達怒
罵賊砍其左臂斷頭而去和州知州黎宏慧學正康
正諫總營周廷儒訓導趙世選霍山教諭龔元祥訓
導姚允恭死之兵部尚書張鶴鳴賊索金幣入其室
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刀劈其頂達踵原任御史馬如
蛟與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一門戰歿原任副使盧
謙諸生韓光祖葉漳等俱死惟江浦斗大孤城知縣
李維樾登陴防禦追賊鏖戰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

夙宵遁是時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之夫而淫
其妻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使淫其女然後殺之
者甚至裸孕婦于前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爲
戲者以鍋煮油擲孩子于內觀其跳躍以爲樂者綁
人于地刳其腹而實以米豆牽羣羊飼之取人之血
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沖敵者擄人子
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鬪以薪
木堆城下焚之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上
震怒勒限六月平賊齋居武英便殿減膳撤樂青袍

視事以示行間文武甘苦與同之意朝議命盧象昇
爲總理象昇初備兵天雄寇輿馳行郡內嚴檄州縣
繕城治具率衆往週賊數萬象昇弗御中一矢傷額
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乘高臨後
兵至乃免賊分黨遶城下潛發兵攻滑象昇知賊計
戒守城士勿動選騎出前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
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即死不可犯象昇
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殄是年
鄖破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

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
二千軍聲大振象昇督兵部侍郎總督七省會歲仲
攻滁甚急知州劉大鞏馳檄請救疾走援奮擊賊大
敗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
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又大敗賊遁承襄象昇偏以
數百騎入賊陣中賊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
約曰食盡道窮而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
率騎往擊殺萬人斷食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及之
于滁將盡剿無遺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

去會九年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渭南韓城華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釜魚阱獸旦莫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姚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冀其蹈負綴則敗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果戰死松杏承疇等亦改督薊遼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

以東黃河以南襄漢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先是乙亥巡撫元嘿能夫代之者陳必謙必謙與象昇協力勦賊部領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興世王于鄭閩世王于白沙整齊王于宜陽埽地王于郟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欵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以此罷賊又破盧氏陷陝攻閿永寧破龔莊馮莊等寨及峋峪等十三村丙子用經略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聯

張盤踞龍山負嵎爲勢不一年家禎旋罷夫升河北道常道立代之蓋道立幼自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兵入閣也上憂賊不卽平命內臣於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勒幹詐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宋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勦賊于眞陽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破闖游騎苗有才救之而山下積雪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嚁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賊入有副馬疲則易之蹻捷如飛官兵以步卒尾之重趼而至賊已

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其在楚者自秦翼明陽世恩應山一捷斬級五百而後旋遶麻黃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江北破英霍圍安慶副將程龍以火藥合焚自焚守備陳于玉等俱戰歿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于咎家岡獲其頭目搖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十餘級太監劉元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而秦撫孫傳庭破殺闖王高氏自成入西

川十月初四日沖梨樹埡口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寧羌政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參軍林守保寧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來階徽閒維章逮問伏法十一年戊寅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邵焚毀周八王塋總理姚文粲報賊困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剿賊從德貢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逮問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塌天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乘虛竊渡攻克五塔圪塔等寨

及陝等處官兵禦御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賊三捷敗賊于鎮平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入賊渡河陰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託天王整齊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來商城固始界欲上賴霍等處爲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佈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託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大經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大敗之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

敗之于宜陽連家莊羅家莊林家莊等處左良玉又敗之于高坡混十萬本名侯世範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敗之于高莊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橫裏眼託天王過天星等在豫在楚無不分頭鼠竄十二年已卯三月潛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張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入房竹山中獻忠掄

林人初爲小賊號黃虎後爲賊帥稱八大王假官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忠遁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正倉皇閃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左帥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穀城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今欲釋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相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文粲請降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粲旣

鄖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鄖邑申文祈雨批云園蔬苗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其設施如此左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執獻忠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索刀餉且請濔陝盧靈閿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十二年已卯春獻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忠知之強留良玉飲餞稽延時日獻忠盡遁兵械入房山文燦始僱出兵則已叛

矣是時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按徐一范謂可剿之機會與能剿之物力御從撫裏錯過良不謬也穀城令阮之鈿瀝血書絕命詞死之良玉開變曰經略縱虎負嵎使我攖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旂至即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良玉列其狀文燦死西市命嗣昌代之上寵餞甚至親賦餞歌二首賜行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勦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云云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

入川賊執愈張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忠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舊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採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賂賊愈無所憚十三年庚辰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獻忠于瑪瑙山獻忠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盡殺之未歸

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遂掃其營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獻忠攀藤越嶺逃去襄陽知府王承曾素縱酒漁色見獻忠妻悅之故疏其防嗣昌檄至獻忠遨于路取檄遣賊僞爲公差夜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延之入時辛巳二月初五日也滿四下賊攻襄王府焚端禮門劫執襄王殺之破獄出以顯獨敖等獨敖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婪其財使

入訂其不法救憤甚越獄投賊獻忠之文移皆出其手䄂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推官鄺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之已而破隨知州徐世淳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劚于頰眼鼻橫斷墜馬右手握印猶左手執佩刀賊皷刀交下陷胸穴股以死子肇梁亦遇害嗣昌在荊懸慎縊死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誤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斲棺戮屍上置不問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監悔上將

追遁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索子綁賊獨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破故逮鄖撫袁繼咸繼咸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揚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閽繼咸手書明已無罪等祭其枉救之獻忠與曹操九股之在房竹山中也李自成往依焉獻忠謀殺自成自成覺而逃去入蜀曹操者本羅汝才與自成同依高氏高氏被擒汝才走楚己卯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殺福王內官催升甫十三歲勸福王弃死勿屈抱王不去并見

害又破永寧殺萬安王事聞上震悼吏科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兵部陳新甲急奏自秦來盡嗣昌方奏既賊于川言自川來則責在嗣昌也又破葉降將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八歲闖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亦刎死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偽詞號召羣盜勾引飢民遂為闖王十四年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營自成進圍汴梁總兵陳永福從城上射自成中其左目幾死督臣丁啟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

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闖曹分兵東南下敗官兵于襄陽復回豫破南陽總兵猛如虎與官兵戰于鄖城賊衆折傷適秦撫汪喬年敗于襄城喬年死之賊資其甲馬火砲乘勢破歸德復圍汴官軍敗績于水坡賊巡撫高名衡巡按黃澍固守不下十五年壬午五月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為自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陷名衡與澍等乘舟潰圍出走餘淹歿死者數十萬微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罷名衡官而已斷黃之寇復與闖合諸渠帥皆戴闖

王革則賀一龍老狗狗則馬守應胡闖闖則藺養成爭
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皆爲闖偏裨及破襄陽下
荆合兵鄖陽闖令狗狗守夷陵以犯澧常革趨德安
以窺黃麻十二月陷承天賊遣僞將王克生抉顯陵
求寶僞陽五伊縣張聯奎多備鍬鋤獻策求徵賊方
興事欻風雷雨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
擂項一擊即昏迸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
城諸生其妻何氏以貌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
難克生抓去不知所終衆賊驚散闖大懼不敢動曹

賊羅汝才聞之以天命未改潛謀歸順欲殺自成獻
功尋以印馬分營起自成疑十六年癸未三月十日
自成設酒縛曹明日猝至曹營斬羅羅部將楊承祖
素驍勇率衆盡走鄖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鄖數
年竟保殘鄖無恙皆羅兵力也狗狗在澧聞變闖調
其兵回襄不從闖既廣收部曲設僞號自稱倡義大
元帥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
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受
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鼐黨守素辛思忠客可

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等共二
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旂
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旂纛皆用黑左右前後分
用黑白紅黃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夏破荆初改防禦
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永裕
投闖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闖則喻上猷
陳藎牛佺劉茂先等二十一人又使任光榮守荆南
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荆
門謝應龍守漢川馬世大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

鳳梧守禹兵鋒所至人心惶惶皆棄城奔走大江南
北人無固志獻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
黃安十二月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荆州荆王播遷道
臣張鳳翥鍾祥知縣蕭漢死之三月蘄水鄉官周之
任勾賊破城道臣許文岐死之已而破黃及黃陂鄉
官歐陽玖迎降惟樊維城殉節維城孝介公玉衡姪
其父玉衡以御史抗言國本被譴者也貢生喻雲路
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賊慕其名强起之雲路
不屈而死其門人諸生汪陛延亦死諸生易爲珋父

道遲名重海內前已與次子爲璉罵賊死至是爲瑚
亦死之四月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居首
爲賊兵部尙書有原任錦衣衛遣戍劉僑託文江進
二美妾併金銀器皿玉杯古玩數萬金于賊賊用僑
爲錦衣衛都督致論衛頌聖自殺賊從鸚鵡洲渡武
昌知縣鄒逢吉死之五月破武昌殺楚王驅平民三
十餘萬溺之江中故輔臣賀逢聖朝服投江死門生
大冶諸生尹如翁從之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署江夏
與賊格鬪爲所支解都司朱士鼎戟手罵賊爲賊斷

手而死嘗武衛桂在在告陷衡陽知縣張明弼罵賊
不屈縛擲中流獻忠大肆殺戮積尸浮江江水爲赤
八月破岳復陷長沙巡按御史劉熙祚罵賊不屈血
面刳腹橫曳倒磔以死長沙推官蔡道憲殉義最烈
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承新
三路突犯吉安安福廬陵吉水俱破後由湖南復入
川據險設官僭大號改元義武置左右丞相以徐以
顯爲右丞相潘獨鰲爲中書令人築宮室臺觀置酒
自娛不復出上命江楚黔粵各督及鄖皖江沅各撫

合兵剿賊方獻忠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兵
九江不敢逼及獻忠入蜀良玉略定武昌澧陵長沙
湘潭湘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監利石首上安德安
隨等處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吉
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沉毅知兵嘗入援時路
過峽江城門四閉開是官兵反行遮殺詔以八王兵
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于歲備有大馬二十五
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拏下聽候發落大器立
取奸民梟示之文第慨復時自成已據全洛直窺陝

西總督孫傳庭故將家子然性怯懦不知兵好大言
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自成欲誘致之
每戰輒匿精銳驅難民當前因是多所斬獲傳庭志
益驕屢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賊聞臣
名皆驚潰上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傳庭疏示徵兵部
侍郎張鳳翔獨言賊素多狡詐示弱不可信且傳庭
所統皆良將勁兵不如爲陛下留此家當上目攝之
羣臣窺上意爭請命傳庭進勦未幾果覆師乃削傳
庭職充爲事官扼守潼關加白廣恩陝西總兵官提

兵援勦進士程源疏言殲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
之衆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贊實誰牽制誰批腹
著著照應使之疲于奔命應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
擒乞敕傳庭遝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十月初
六日傳庭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引傳庭出遂奪
關入三秦頓失改西安爲長安府十一月考校州縣
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與州縣三等與佐貳是
月攻榆林不利再攻乃克又攻慶陽亦克一時死職
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

知縣楊暄蒲城知縣朱一統商州巡道黃世清慶陽
守道段復興慶陽知府董琬榆林守道郁任合門雉
經中都知縣朱新達自知城守不支先令妻妾縊一
妾尚未配令新達叱令去妾不可垂泣甘縊然後新
達自盡原任總兵尤世威舉家百口付之烈焰身衝
鋒扔戰死衛心原任總兵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
世欽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將翟文常懷德等原任
游擊見任守備及鄉紳死難者計五十人朝議以兵
部侍郎余應桂爲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泰

人夙負才學習知地利上特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
召對論以有眞勦方有眞撫有好將乃有好兵有好
有司自有好百姓在爾實心爲之命達作速前去料
理達痛哭敷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比
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脫是時中樞稍知兵當賊
困榆關勿狃小喜預請濟師爲犄角可令賊奪氣夫
即不然堅壁死守勤王兵集賊亦鳥奔獸散乃一籌
莫展束手待斃迨十七年甲申春正月大司馬張縉
彥方奉召至雖拮据綢繆而賊已由秦越晉直薄畿

南勢如破竹莫有當關者矣元日大風震屋揚沙咫
尺不見時
新朝建國號曰
大清改元順治而賊僭位西安妄稱大順僞號永昌
恣掠河東河津絳一帶初二日上特召左中允李明
睿陛見明睿南昌人公忠練達以總憲李邦華總督
呂大器特薦召起田間明睿初欲勸上西遷長安一
以親征挫賊之鋒一以就甘肅寧夏之士馬一以就
咸陽之王氣比聞賊入關念惟有南遷可以圖存至

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急策明睿請屏左右稍近御案曰臣自崇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急今且近逼幾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不可不長慮卻顧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勦之功上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邊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勝天皇上此舉正合天心知幾其神況事勢已至此極詎可輕忽因循一不速決異日有噬臍之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皇上可內斷之聖心外度之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者也上四顧

無人曰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此計決矣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上復問中途接濟明睿曰沿途接擠不如四路設兵四路者東山東西河南旱路也登萊海船通州運河水路也然皇上應從東小路輕車南行抵淮上二十日文王柔順孔子微服此之謂也上曰然然此事重大不可輕洩明睿曰臣不敢洩惟祈聖斷皇上但出門一步龍騰虎躍不旋踵而天下運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堅守危城無益也上曰朕知道了隨退還宮賜晏

于文昭閣日午召對內殿明睿極陳枚卜攷選之弊請著為令不立邊功不許枚卜不許攷選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目前只有速發內帑足濟然後上言內帑如洗一毫無措明睿奏祖宗三百年來積蓄度不至是上曰其實無有命出外賜茶未幾夜漏初傳又召進內問所奏事即欲行之誰可接濟途間用何等官員領兵措餉駐扎何等地方明睿曰濟寧淮安俱緊要地方不可不設官須擇重臣領兵領餉皇上雖間道微行此兩處扼要不可不嚴防又問是何等

官銜明睿曰須戶兵二部堂上官上曰此時兵俱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明睿曰近京八府尚可召募皇上此行京城尚須人料理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有在內公侯伯及內閣六部文武大臣皇上不妨召至御前面試其才能推轂而遣之上曰然明睿復奏內帑不可不撙節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皇上行至中途賞賜不足區處甚難畱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發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

之費上曰然戸部也著措置明睿復奏靠不得外邊
如今三空四盡戸部決難湊手乞皇上自爲宗社計
決而行之無待臨渴掘井上皆額之須臾漏下二鼓
命明睿出宮大學士李建泰自言西人知賊中事請
督兵員保以扼賊衝上壯之命爲督師擇吉二十六
日寅時告太廟卯時行授鉞禮殿梁響聲大作如摧
折然巳時駕登正陽門樓親餞官軍旂旛十餘萬自
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旗旂金鼓甚盛文武百官間
召俱至上慰諭建泰再三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賜

坐賜宴列席十九文東武西御席居中御用臺爵
皆嵌大寶石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用金杯上起遞建
泰三杯仰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撰手敕獎諭陞臨正
陽用寶以賜內璫爲挂紅簪花鼓樂導前方飲而出
建泰甫出宣武門輿扛忽折是日諸臣又公餞于護
國寺建泰意氣英上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大如
升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比
聞賊信洶洶建泰遲遲其行日止三十里至涿州兵
三千逃回過東光兵不戢民閉城門建泰怒留攻三
日克之進退無措惟遙巡畿內而已賊移檄遠近有
云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
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
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
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
禮之思徵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
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晉獨當之賊
衆眈眈窺渡巡撫蔡懋德南北策應大慶鳳陵兩挫
賊鋒尋以保德告急邊省巡按御史汪宗友特糾其

懦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陳尙智投賊爲前驅總
督余應桂畏賊甚遲回河上一無所爲二十九日賊
從沙渦渡三晉遂成破竹之埶既陷平陽直叩太原
賊馬步兵號五十萬懋德誓衆死守登陴拒敵矢石
火藥傷賊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力戰死之已而城
東南角樓砲裂焚毀風沙陡作對面莫辨守門將張
雄爲賊內應城陷時二月十五日也懋德草遺疏授
贊畫知縣賈士璋欲自刎爲叔所奪中軍應時盛扶
上馬欲衞出城懋德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挽

自去豈欲陷吾不忠乎遂至書院三丁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未絶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絶亦東向自勒死時盛遼諸生爲懋德識拔麾下見草遺疏即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期以死殉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等同死四十六人十六日賊到忻進攻代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獻者上集府部九卿翰林科道等官會議禦賊借餉長策令各書單進呈內言措餉如贖罪勸輸及勳戚人等多財本邑近海州縣各輸

本色裁冗將急屯墾鹽鑄海運言剿寇如鼓厲士衆收拾技勇攻復潼關令畿內州縣各自扼守徵遺逸以收人才倣鎮藩以省兵費皆切實可用踰日又召對上手摘總憲李邦華密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上問何事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少詹項煜議並先是邦華與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稟命則不成專命則不敬不若皇上親行爲便于召對後即繼以疏大略謂今日所最急者無如親征一事京營甲兵不下數十萬近畿召募可得數十萬但得聖駕一出四方忠臣義士英雄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昔太祖高皇帝戰鄱陽成祖文皇帝戰漠北世宗肅皇帝幸承天祖宗刱業艱難櫛風沐雨披荊棘斬草萊皇上欲安坐而享之乎此何時也而敢爲迂闊不切之論乎黃帝曰日中見彗操刀必割言貴時也時難得而易失山東諸王府皆有宮殿聖駕可暫駐蹕焉待大兵雲集勤王之師畢至然後徐議西征賊聞天子自來神武先已伐謀勢必倒戈相向而運河設船登萊跨海山東

河南兩路並進切近鳳陽祖陵在焉皇上又可駐蹕夫親征之舉以號召忠義皇上倡之不必皇上自爲之也南京尚有兵部尚書史可法操江誠意伯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務可寄以大事皇上不妨召而與之謀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摧陷廓清建中興大業臣又問居庸一帶無兵把守昌平一路無人控扼奸人從旁窺伺中官妄意綢繆實非完善一策伏乞即日調度諸將從皇陵山外繞犖華城俱宿重兵命東宮居守入則監國出則撫軍此皇太子之職皇

上吉日啟行晉相臣魏藻德方岳貢護衛東宮輔導起居料理居守兵事三韓重地皇上自為督率六飛親駕萬姓雷動兵士氣鼓軍中皆呼萬歲貢定以東順天以西可無慮賊豕之充斥矣不然日逐一日優柔不斷天下大事尚可為哉疏入上深許之下部速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明睿為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明睿復上疏言臣勸皇上親征非臆說也古人已行之矣有為弔民伐罪而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仇雪恥而出者光武是也有為整旅以

遏敵而出者文王是也有為蚩尤逆命而出者黃帝是也此皆聖帝明王英君誼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白刃犯鋒鏑以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所大不得已也昔之開天闢地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有一不從戰爭撻伐而出者乎我朝開天闢地者無如高皇帝有不從衝鋒陷陣而成者乎若使鄱陽一戰或命將出師而不親歷戰場將見偽漢立奪南昌而東南半壁之大事去矣皇上一言一動無不法祖而謂今日之舉有拂于高皇帝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

言為親征也而諸臣妄意以為南遷就使皇上發策南遷此亦救時急著唐室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一百五十年若唐宋不遷當時已早繫組北轅又何有于靈武武林之恢復又何有于百年百五十年之運數哉上御閣嘿然即召光時亨入而詰曰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矣事介呼吸一失莫追分勑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寧前通津各鎮兵部尚書張縉彥疏言今日糧餉中

斷士馬虧折督撫各官危擠欲卸重責欲分若一時而添內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有失體統抑且事權分掣大誤封疆不聽又遣太監王坤同給事中馬嘉植韓加愈宰朝薦往直浙閩廣督餉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侍郎金之俊等合疏諫止亦不聽三月朔己丑昌平兵變京師戒嚴上傳勳戚科道分守九門辛卯出兵部尚書張國維于獄命往浙直督理兵餉加魏藻德兵部尚書天津調兵方岳貢戶部尚書濟寧督餉不果行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加修省大

學士蔣德璟亨告回籍癸巳發內帑十萬遣太監杜
之秩總兵官唐通協守居庸關封疆重犯俱許鍰贖
又加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奎侯爵各鍰萬金太
監王永祚曹化淳鍰至三萬五萬兩特賜建坊䕃子
以示優異又設黃綾冊募百官鍰助有以衙門分任
者有以省直彙集大小不遺一人甲午封唐通定西
伯吳三桂平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左良玉寧南伯劉
澤清東平伯乙未賊陷大同巡撫衛景瑗死之丙申
陷寧武總兵周遇吉死之遇吉夫婦臨陣殺賊無數

賊誘其降不從及力盡全家赴火賊居其城是日陷
至宣府宣府人無固志巡撫朱之馮自殺總兵姜勷
降丁酉陷陽和己亥至居庸關杜之秩唐通降巡撫
何謙遁隨破昌平總兵李守鑅自殺辛丑兵部尚書
張縉彥克期調勤王兵壬寅頒罪己詔大略云朕為
民父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
秦豫丘墟江楚腥穢貽恥宗社負疚黔黎罪非朕躬
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陷水火血流成壑骸積
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

急無藝之徵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
室如縣磬田盡汙萊望煙屋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
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頻仍
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
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
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由朕撫馭失道誠
感未孚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剏
艾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
人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用兵征餉

原非得已各撫按官亟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
倘有擅加耗羨朦混私徵又濫罰淫刑致民不堪命
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豁逋賦仍加安插
賑濟毋致失所至于文武罪廢才果堪用著吏兵部
確核推舉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者
與分官世襲即陷沒脅從之流有能反正來歸者准
與赦罪立功有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起復太
監曹化淳守城又命收葬魏忠賢骸骨時日色連旬
無光是夜風沙刮天癸卯賊權將軍發偽牌定于十

八日入城至幽會同館縶鄯人駭之甲辰日晡賊犯十二陵焚享殿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是夜賊自沙河直犯平子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乙巳出巡撫董象恒曾纓鄭二陽于獄巳刻召對上欵息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拂袖而起賊遣叛監杜勳縋城入議讓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無以應隨縱去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野炮聲轟轟不絕守陴軍皆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五十文雖外城二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率

飢疲不堪任老幼內監俱乘城凡數千人丙午早大雨雨止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門忽啓德勝平子門亦隨破蓊太監曹化淳內應官軍恐魚鳥散賊遂薄內城城上砲雖林立不過乾響是日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先事更餘召太監王承恩入整內員為出亡計又傳硃諭至內閣命成國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已而微服欲奪門出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縣燈籠三碗知大事已去即刻還宮白籠燈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上乃

先殺公主（或云未死）次殺袁妃周后返坤寧宮自盡上然後走煤山縊死外人喧傳以為駕已出也十九日丁未黎明內門大開宮人狂走錦衣衛方僉牌禁訛言而城中坑厠俱賊矣京城壁立千仞賊砍楊樹為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猱升以上孩兒軍者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閗不畏死者也城中火起順城齊化諸門一時俱開日午賊擁百餘騎直入紫金城偽軍師宋獻策形城人長不滿三尺軍中呼為宋孩兒偽內閣牛金星河南人乙卯孝廉偽將軍正則

劉宗敏李牟副則田化龍李巖等分將各兵百姓操香伏迎門俱粘順民字賊兵恣行殺掠婦女淫污死者井涔梁屋皆滿賊縣萬金賞購先帝未幾得太子諸王幽宗敏營中內庫尚存鎮庫金銀無數掌書宮人杜氏陳氏竇氏為賊所錄明日出示安民午刻得先帝因問縊于煤山之紅閣紅閣者先帝為內操而特建者也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扼脰而死所御元色鑲邊白綿紬背心有御筆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內地失守逆賊直

逼京師亦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于地下將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我百姓一人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所秘記鐍鍵甚固相誡非大變勿啟癸未

大清兵圍城上啟視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荅曰或恐官多法亂第二圖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走狀上又問內臣荅云想軍民背叛也上勃然變色再展第三圖圖像酷肖聖容身穿

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縣于今日分豪不爽賊命以雙扉舁帝后于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有敢往哭者命百官次早入朝又拘各衙門長班報名先後死節最著者刑部侍郎孟兆祥死正陽門下子進士章明閤家自殺大學士范景文先不食三日城陷號泣投井死戶部尚書倪元璐紗幘絳衣以酒奠漢壽亭侯南面自縊死翰林院簡討汪偉貽書戒子以忠孝引鄉先輩游井發夫婦爲比大書壁上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殉節義成雙同

妻耿氏正位就縊死吏部員外許直賦詩六章有願侍吾皇遊諸帝祈哀仍賜國威揚丹心未息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身之句冠服自縊死左都御史李邦華聞變拜闕自題壁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之死靡他走文丞相祠自縊死左諭德劉理順題壁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古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與妻萬氏妾李氏及僕人俱縊死兵部主事金鉉易麻素加冠袍躍入皇城御河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琮同時赴井死大

理寺卿凌義渠慟哭觸柱血淋漓沾袖盡焚所著書易緋衣設香案自縊死遺命惟曰死後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而已兵部主事成德貽書馬世奇相約死難操雞哭奠梓宮叩首觸階死母張氏亦縊死左諭德周鳳翔同二妾自經死賊絕命詩云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雙老望忠魂太常少卿吳麟徵走三元祠索酒痛飲絕筆以身居諫垣不能匡時法應褫服斂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墊以布席宜速歸返言又寄弟麟瑞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書則

明生平文山之志寄諸子則敎以讀書明理投繯死右諭德馬世奇沐浴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再拜付僕閉赴行在復南面拜母與二妾朱氏李氏同盡其未死前荅兵部成德書云吾輩舍一死更無别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御史王章與光時亨巡城賊奄至叱下馬時亨降王章不屈賊砍三刀墮城下死戎政侍郎王家彥督守安定門門破以不得追隨乘輿觸死輦前爲佷走民閒空房縊死副都御史施邦曜太僕寺丞申佳允刑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御

史陳良謨俱自縊死甘來先期託子與友賦詩云君臣義命乾坤晚狐鼠干戈風雨秋邦曜賦詩有云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報聖恩良謨妾時氏從之勳戚則新樂侯劉文炳擇一大井合男女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宅慷慨躍入就義最烈惠安伯張慶臻盡散財于親戚置酒團飲四面積薪全家共焚東宮侍衞周鏡母妻一門俱殉附馬都尉鞏永固子女數人悉繫公主柩前縱火焚宅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然後就縊他若中書舍人宋天顯衞經歷

施溥順天府學敎官五人工部郎中李逢申主事王鍾彥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指揮姚成錦衣衞指揮李若璉街道房千戶高文采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陽武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彰武侯楊某太監王承恩王之俊俱死之江米巷口有傳神者夫婦同縊又有童生周姓憤激搥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布衣湯文瓊自刎死生員曹文耀居民田氏李小槐閤門俱死文瓊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識

者哀之在外則蘇州諸生許剡聞變不食號呼先帝以卒襄城伯李國楨請勿犯陵寢改殯先帝后勿害太子二王三事賊並詔乃易他棺葬以帝祭以王數日後葬于田貴妃之斜惟國楨一人往送國楨隨自殺各官皆責助餉極刑拷掠陳演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邱瑜初被執即自縊爲賊救醒後服氷片死其未執前卯書絕命詞有云百歲春秋强過半匡時力短愧嗚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又諄諄勉子之敎以忠孝有到處青山可埋吾

骨何必故鄉等語方岳貢魏藻德俱被執藻德自勒死岳貢不食死其餘或用或逃或刑姓氏未詳兵將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殉難諸臣門賊令不許騷擾盡放貫城罪囚是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面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在京諸臣則有甫到未任知府何復親放藥礶被火燒死同知邵宗立郎時投繯太監方正化城頭殺死鄉紳則光祿少卿張羅彥自縊進士張羅俊罵賊被殺武進士張羅輔巷戰手刃數人而死以致婦女

幼子張氏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御史金毓峒分守西門城破一門十人俱投井死都指揮劉忠嗣舉人張爾翼河間知府方文燿俱不屈死明朝制度賊任意紛更內閣科道翰院寺司府縣俱改職名公服領尙方以雲為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先鑄永昌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每升御座輒目眩頭暈見白衣人數丈長者前立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其文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

而無慚德賊命毀太廟神主遷太祖神主于歷代帝王廟中擇二十九日登極受朝賀庶吉士魏學濂死之濂固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洢弟也先是濂遣閒使走潞城聯絡義旅冀得一當翊輔皇嗣既而聞太子二王俱為賊得知事不可為遂就死其絕命詞云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吾舌且存之弁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

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孫封人生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獨為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儂辭母卻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即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淸韻入楸松是時吳三桂率兵入關報至軍民鼎沸蓋三桂以征遼前鋒將軍宿重兵于寧遠城計其部下原有寧遠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戰而夥丁數千尤為雄悍賊素畏之先是朝議撤寧遠守關門三桂與薊督王永吉遼撫黎玉田倡之謂是前後屯失守寧遠

孤縣三百里外四面俱敵防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
輔震驚宜撤寧遠兵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即
京師猝驚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
麟徵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嘩諸閣臣方相左共言
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無故棄地三百里
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
旨撤督臣永吉以三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眾
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
三桂聞變憤甚頓兵山海往

大清乞師許之四月初賊命三桂父驤作書招桂賚
銀四萬兩遣唐通犒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邊三桂佯
受銀而出不意盡行砍殺賊將負傷逃歸三桂致書
絕父云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
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門
戶淪陷幾盡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即當
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吾
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
雉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墮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
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僇辱不勝眦裂猶
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
生否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
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
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
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
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
顧也自成怒即于十三日往戰盡戮吳驤家口三十
餘人三桂痛哭誓師令其兵皆薙髮赴期剿賊畢聲

大振賊戰敗于一片石二十六日狼狽還京誅陳演
及成國定國諸勳戚二十八日悉索輜重西行或云
太子二王挾之俱出二十九日焚宮殿後隊亦盡去
又三年自成病死羅公山其姪一隻虎以帝禮葬之
即率眾降于何騰蛟先是陝西參政都仕偵李賊所
至掘陵塚甫蒞延安即拘李氏宗族面詰自成父母
骸骼何在初噤不吐則大呼吾將盡掘李氏墓始有
報者發視則膚色如生骨間有肉乃亦斲而糞溺之
快哉五月初一日傳言太子即位百官迎候于正陽

門外比初三日駕至則
大清朝攝政王也王登武英殿受朝賀問漢官何人
最賢衆舉李明睿對命爲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
王曰爾朝皇帝尚未收歛明日欲令京城官民人等
哭臨無神主何以哭臨無謚號何以題神主明睿問
言大慟王義之卽命議謚于朝房謚先帝爲懷宗端
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廟初六至
初八三日萬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以田皇妃
墳宏敞壯麗明睿經營相度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

居左田皇妃居右不十日竣事王出示京城令官民
除服薙頭衣冠悉遵
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薙髮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尚書史
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稷
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道
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職舟次淮安潞王人
望所屬倫序稍疏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署
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福王爲帝可法與兵
部侍郎呂大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慎言
戶部尚書高宏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吏科給事中
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
韓贊周等復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沾孔
昭贊周力持之遂以福王告廟五月初一日王入京
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議先監國後登極孔
昭請卽正位祁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
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
寳布告天下爲當禮部魏國皆然之乃定以初四日

監國十五日卽位改元宏光召可法宏圖入閣辦事
又用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改慎言吏部尚書士
英掌兵部宏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北士英專
國升大器吏部尚書沾太常少卿維經應天府丞進
贊周司禮秉筆王心一何應瑞劉士禎楊時化李謨
張瑄鄭友元徐汧曹勳吳偉業喬可聘李長春四十
餘人原官起用名賢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藩
升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
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鎭守鎭江鄭彩分管水

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敎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鎭以總兵官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沛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徐和駐盧廬巢無爲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鎭領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晉得功

侯爵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晉侯爵傑之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鷂偕與闖賊同夥闖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氏通挈之來降陝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刼掠抵揚揚人罷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進士李元勳與傑善

爲言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譁甚指元勳爲高黨謂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段斬之于城樓傑恨攻益力可法曲解之久之始移駐瓜良佐開鎭臨淮士民不服互訐得功薄盧又提兵與傑爭淮揚職不勝以太僕少卿萬元吉監江北軍解之元吉貽得功書期其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鎭鼓勇殺賊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罷兵隸傑可法標下爲前鋒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愼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甡吏部尚書鄭三俊詔赦甡罪陛見三俊候另議二十

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愼言欲逐之去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升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甡有悖成憲又言愼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愼言立班不辨御史王孫蕃訐孔昭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宏圖言冢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愼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

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
有殿上之爭兩解之于是高宏圖姜曰廣相繼乞休
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
權今用人乃愼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
之姦臣等皆贅瘤矣愼言薦姓勛臣知爲不可臣不
能知票擬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
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愼言竊念朝廷之尊莫
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
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留六月命禮部

鑄國璽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桂殺賊
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
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陛見遣
同兵部主事馬紹愉賫國書使燕應天巡撫左懋第
以母變請北行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經
理河北聯絡關東紹愉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兩
以往命僉督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北殺
偽響應德諸生謝陛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
漼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稱濟

王淮揚清撫路振飛巡撫王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偽
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偽官胡來賀等
沈之河癸未進士偽官武愫解京宿遷百姓擒偽將
董學孔殺之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偽官劉濬張問行
傳龍等九人四原任兗西道副使判官王世英解京
獻俘開封推官陳潛夫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附原
任河南勸農兵部尙書丁啟睿命參將丁啟光俘獻
偽官陳奇賈士俊等七人陛見四川巡按御史劉之
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見揚等擒王燮

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邱磊充山東總兵官加謝陛少
師兼太子太師玉田兵部尙書世漼工部侍郎時詔
傳德王起義以謝陛爲謝陞也改潛夫江西道御史
巡按河南啟睿以原官爲河南安撫劉之渤下部紀
錄路振飛等爲馬士英論罷王燮初任祥符令三守
危城才識膽力無不超絕其在淮極著勞績與振飛
鼓舞官民殺偽官碎偽牌賊騎逼河上躑躅不敢前
民閒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
倚之士英奏薦欽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舉

劾大駭高宏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
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
予大鋮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宏
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
耳宏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鋮奏辨言魏忠賢之
逆非闖賊可比且攻宏圖曰廣諸人護持朝局而謂
予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無成心也予所忌
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欽

案掀翻又愧無能預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
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
龍馭之淒涼制壘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
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
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
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奕奕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
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令
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
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經綸呂大器奏言

先帝血食未寒爰書稾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
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給
事中羅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無知兵
者然而大鋮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
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
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詹兆恆疏
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
陛下踐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
姓聞之莫不灑血搥胸願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

紳皆白衣冠緬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官各守險隘此
誠所謂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
耳今梓宮夜雨一抔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
未復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
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
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尚書尹民興等皆連
疏糾不聽大鋮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控阨進取接
應四著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遂用爲防江兵
部侍郎吏部尚書張愼言工部尚書程註乞休去贈

慎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闖賊拷銀義不受
辱貽書慎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身以明志
投崖而死者也陞何應瑞工部尚書徐石麟吏部尚
書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
不署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鉞進退關係江左興亡
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
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在鳳陽駐以
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西顧荊襄而南去
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

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効賊執盖孤賊黨自盡矣
一曰重屏藩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卽
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
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
坐守淮城从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
是鎮臣劉澤清高傑等遂相率有家属寄江南之說
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
撫二鎮臣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
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

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臂指徐張撻伐一面
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亟則并奪軍
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
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
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
解體也一曰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
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
宜分別定罪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實
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略具

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
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
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當皆致死幸而不死反
膺陞級能無增益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一
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
誠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
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一人一騎北進以壯
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
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聞確矣敷天

痛根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
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閫外首
圖定策之功爲督撫者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
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
旣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亟遣一介使賫臘丸
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彝王共激仇恥
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
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又不然
亟起閩師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郊令九邊督鎭卷

甲卿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紛紛
制作盡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鎭諸臣一奏燕京
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
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詔何等
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
省可知時移事換桀謬錯出創成服祇成名色是先
帝終無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
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
一概竟用新恩卽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執

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
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
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
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
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澤清傑
等公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請加重僇
又糾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軍
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黃得功又疏辨實不與聞馬
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宏光諭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

益剌之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兩解
之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盡
以家產籍于官以助兵餉討賊御史李模疏曰今日
諸臣能刻刻自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勤卣蔚爲
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
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鎭將丁義未安鎭將
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有汗馬之績
按其罪亦在戴罪之列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

以昻勉敵愾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敕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勳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綵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緐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太僕少卿萬元吉疏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涖海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黃略綢繆之桑土賊近郊圻束手

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復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歿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

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棄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有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郊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誤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實著未講國事因之大壞則以任議之途大畸也又疏言賊今敗創

入秦挑精選銳垂涎東南轉盼秋深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為史冊之矯誣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柱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

養國母一訪北東宮二王一祭燕山寢陵未言今日
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在臣子痛加悔艾
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
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以處優晏衎進者
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愼如史三桂奮
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
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勳
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釋高牆罪宗七
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遣太監王肇基督

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卽崇禎朝肆惡淮揚
者大學士高宏圖等諫止之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
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
字爭易爲毅宗烈皇帝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
帝爲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爲興宗康皇帝尊皇
考福恭王爲恭皇帝爭改爲孝皇帝立專廟削混體
仁文忠諡爭復之尋大學士文震孟諡文肅劉一璟
諡文端賀逢聖諡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諡文介詹
事姚希孟諡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諡忠節山西巡

撫蔡懋德諡忠襄爭奪之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
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旣入而糾馬士英
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
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
等兩閹向宏光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
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
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有念主上者宏光嘿然卽賜
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

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辯誤信小人使
黨羽旣盛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
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
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
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來貫穢今禍附逆之人與薦
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魅宏光
屢諭趙澍赴楚乃去先是六月初二日
大清傳檄至濟寧一因山額眞石爲傳奉事奉攝政
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

郭迎接遼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爲安撫殘黎
事稱攝政王爾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
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又有部文索取朋
籍時山東服欽盧世淮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爲
大清內院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輯
鎭將于永綬駐鎭江會與浙兵闘殺浙營守備李大
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邊兵有云四鎭以
殺掠封伯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
治興平伯高傑疏曰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

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
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
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
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
朝雲赴泗又發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
徐防守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强
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遺
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郜
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追獲僞將朱朝臣斬之

遺御史陳藎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
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
捐餉募兵又衞而建陽知縣蔣芬捐俸資造火器募
勇士朱千觔劉鐵臂等三請勤王其詞有曰幸而徼
天之倖逃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
脰決腹一瞑而爲世不覩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
報無以負職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命總兵官
王之綱迎太后于郭家渠常守襄家以僉都御史劉
之渤巡撫四川范礦巡撫貴州時獻賊在川昭洽再

陷瀘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
驅至各州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
以待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巡撫龍文光舊撫
陳士奇俱死瑞王蜀王闔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
士英未降敕獎之考選游有倫朱統銓吳适吳春枝
等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采禮部儀制司主事熊汝
霖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吏科給事中正震疏言兩月
以來大吏錫聲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闘矣不聞公戰
老成引遯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

而曰是與朝氣象恐未然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鋭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效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剿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亟檄江北四鎭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絶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何不縞素親率六軍于淮上且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陳哉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

署不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令主宜嚴敕諸大臣速飭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備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幾我選爾將帥某堪竪纛某堪分閫審爾形埶某地建鎭某地建堡某地埋伏某地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大埶已得天下大矣臣未見張韓劉岳之杰不應運而出也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戸部尚書有譽清望素著者士英借以開倖陞倖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封太后弟鄒

存義爲大典始内批陞原任戸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黃道周下獄杖戍者也補陳子龍兵科給事中子龍疏請廣忠益訒黃道周觸忌權佞搆陷至深先帝震怒既將不測羣工百官相戒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擔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孑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荼酷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冤此雖王調貫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憲臣劉宗周以廷諍去國孝廉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輕議

罰迫後奸臣挑激復徵檻車雖與仲吉得旣輕重有殊然爲國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祝淵被逮之日臣皆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絶不以立名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以出位引咎悶有投贈錙銖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上禆衮職下剔奸邪又疏請愼名器謂陛下閒闢南近從官幾何衞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天位旣登來者何衆不過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贇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

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獬滿座尤乖國典惟願陛下愼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以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二僞人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也憲臣老成淸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戇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攜手

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淸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墨敕斜封前車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閒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請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有前例惟願陛下愼持之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曰廣疏曰祖宗會推之典萬世無弊臣覩先帝之善政以堅持逆璫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部臣勳臣內傳矣遂大將言臣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稚狂之李國禎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𡎺陳啓新也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乃其後效亦可覩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爲之詞內廷但

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遂不無聳動聞以其事密聞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譚取官有若登場之戲先帝旣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臣安得事事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閒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覩之如周宣漢光何以恢復遠烈晉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內廷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閒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御史祁彪佳疏

論時政謂洪武例官民有犯或收錦衣衞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狗口詞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卽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于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鑾儀司爲錦衣衞專掌直駕侍衞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

巨萬招承皆出于弔拷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託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稍懲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于逆璫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在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譽益嘗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恤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士英阮大鋮授

意建安王府鎮國中尉侯考吏部朱統鑬疏誣姜曰廣蹤跡頗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愼言呂大器等趙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賫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汝霖言統鑬含血噴人不顧拔舌如此不駭朝廷之設立言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禎亦言曰廣勁骨戇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

論統鑬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眞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皆不聽先是李沾攻呂大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指其誣殺總兵柴時華起用王重掌選及比需續祚大器訐奏馬士英鬻官賣爵敗法亂紀諸罪且言史姓鄭三俊薦豈無一事之失而淸直剛介輿望攸歸馬士英阮大鋮等亦有一技之能而貪鄙險邪羣情共恨大器予告去奪削職刑部提問曰廣票擬降調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秀內批予原官又票擬御史祁彪佳論詔獄

廷杖緝事三大弊許禁革發改票同官王鐸言吾輩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害民誤國賊可斷此旨不可擬也曰廣揭稱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臣死不敢奉詔不聽鐸又疏言國家新造人心易渙當以安靜爲主厰衛應行禁止不聽宏圖票擬正宸等爭中旨傳陞有譽事發改票再擬再發改又揭爭統鏷糾曰廣事應究治亦再三發改票及陳設厰衛爭用大鋮請召可法入直數事宏光召入厲聲責宏圖把持宏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具疏辨爭乞

告去例轉科道陞朗爲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內批留用徐石麟言朗耳鼎交通內臣倖留非法朗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麟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每入臣謹曰廣石麟宗周各乞告去御史游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常人所不忍道者瀆于君父之前科道微有糾劾則指爲比黨相戒結舌眞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失逆疏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人而彌劭應亟賜

留不聽吏科熊汝霖奏朝端之上元黃交戰卽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勛臣繼以方鎭因圉恢境之術全然不講惟舌鋒筆鍔是務初以匿帖而逐舊臣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繼又喧傳復厰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么麽小臣爲誰驅除爲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厰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厰衛之害横者借以樹威黠者因以倖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緒紳慘戚所不必言小民雖犬亦無安日先帝十七年憂

勤曾無失德一旦受此奇慘止有厰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受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冶不萌而維臣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勛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則

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倚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喋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用御史鄭友元言削故大學士周延儒蔣國觀溫體仁總督姚文綮官銜蔭典國觀爭以兵科戴英訟冤下部議復尋湖廣巡按劉熙祚諡忠毅宣大總督盧象昇諡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部侍郎葉盛爲吏部尚書史

稱葉盛博學宏才文武並濟憲宗朝名臣也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有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河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益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廣運艘市舶走集于此今日漲沙淤塞于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溉無資兼之歲歲苦魃千疇龜拆人牛立槁雖復桔槔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横潰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俱下該撫察議先是馬士英疏請誅從逆諸臣强半素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言從逆姓名傳播不一在樞輔義憤塡胸或不覺言之僨激然恐僉人乘閒陽爲正人口實陰爲逆黨解嘲甚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

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淆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邱聚谷大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亂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啟逆魏之亂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

列聖無聞夫即厰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
先帝朝亦嘗任厰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
之官中外自有不歷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自從幣
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
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贓賄萬千成極重莫
返之勢豈非奥援之遂愈秘而䢴傳送之關愈甚而
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
以迫脅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諭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妃系自河南宏光諭戸工部限三日內搜括萬

金以給賞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錢糧數十萬又
詔選內員選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
國昌各疏諫不聽詔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令在朝
浙臣具奏情形光先在浙風裁清卓以光斗弟故與
阮大鋮有世仇又首劾士英大鋮故借事陷之朝右
無敢爲直言者蘇松巡撫祁彪佳獨力爭之于是大
鋮并切齒彪佳起丁魁楚巡撫承襲陞王漾巡撫登
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鄉科罷閒以
士英妹夫故起之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澤清侯爵

又晉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兵
官鄭芝龍南安伯賜莽衣國弼薦用欽案楊維垣爲
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捷吏部左
侍郎尋晉尚書補張孫振爲御史掌河南道印孫振
論劾蘇松巡撫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詞連吳
甡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九月寻北京殉難諸
臣謚大學士范景文謚文貞戸部尚書倪元璐謚文
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謚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謚忠
介戎政侍郎王家彥謚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謚忠

貞大理寺卿凌義渠謚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謚忠
節庶子周鳳翔謚文節諭德馬世奇謚文忠中允劉
理順謚文正檢討汪偉謚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允
謚節愍給事中吳甘來謚忠節御史陳良謨謚恭愍
陳純臣謚恭節王章謚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謚忠節
兵部主事成德謚忠毅金鉉謚忠節觀政進士孟章
明謚節愍立祠賜名旌忠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
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
妾李氏朱氏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又寻勛戚

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諡貞武新樂
侯劉文炳諡忠壯左都督劉文耀諡忠果駙馬都尉
鞏永固諡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諡忠愍李鳳翔
諡恭壯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諡忠
毅宣府巡撫朱之馮總兵官吳驤俱諡忠壯特賜遊
國公周遇吉諡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
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
寺卿諸生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
舍人又先後補予開國諸臣諡鄖國公馮國用諡武

翼濟國公丁德興諡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諡武勇定
遠侯王弼諡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諡忠愍潁國公傅
友德諡武靖宋國公馮勝諡武壯永義侯桑世傑諡
忠烈河間王俞廷玉諡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諡武愍
熟姑郡公陶安學士詹同俱諡文獻又補予正德朝
死諫諸臣諡御史蔣欽諡忠烈兵部員外陸震諡忠
定工部主事何遵諡忠節刑部主事劉較諡孝毅大
理評事林公黼諡忠恪行人孟陽諡忠介李紹賢諡
忠端給事中周璽諡忠愍指揮張英諡忠壯又補予

天啟朝死璫難諸臣諡副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周
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諡忠毅黃尊素
諡忠端工部主事萬燝諡忠貞副使顧大章諡忠愍
蘇松巡撫周起元諡忠惠又補予建文朝死難諸臣
諡文學博士方孝孺諡文正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
卿黃子澄刑部侍郎張昺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給事
中葉福俱諡節愍禮部尚書陳廸御史大夫景清大
理少卿胡閏俱諡忠烈兵部尚書鐵鉉諡忠襄修撰
王叔英諡文忠禮部侍郎黃觀諡文貞戶部侍郎卓

敬俱諡文節刑部尚書暴昭左贊善連楹俱諡剛烈
又補予右都御史沈子木諡恭靖工部尚書沈儆炌
諡襄敏副都御史張瑋諡清惠禮部尚書董其昌諡
文敏大學士何如龍諡文端孫承宗諡文忠太常少
卿鹿善繼諡忠節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大禮寺卿
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與鄉宦彭歌祥妾杜
氏通情事敗互訐鬨于士英乃于疏批重處杜贈珣
詩有云爲憐貴客勞心醉欲訪仙郎帆影遊時共傳
之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爲詹事府詹事內批補

梁應奇爲給事中王懩鄭瑜爲御史召賄降獻賊錦衣衛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蘄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誣先帝復職至是用之以陳盟謝德溥爲禮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余颺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追奪川撫張論平奢酉捷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蔭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宏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

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往北仰與共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用仰故馬士英私人也禮科沈允培疏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儆崆峒鮮問道之謨嚬笑或假借于從龍而廉遠堂高之義不著是非或淆于傳虎而陰陽消長之關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爲祖宗付託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即九廟之神靈一日怨恫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是

宮闈始則選立中宮爲第一義經筵業奉明旨九新汲汲舉行或召詞臣詢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陳得失宮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等書以知前代興亡之跡祖宗致治之由至于朝儀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竝宜申飭戶科吳适疏請發勤飭愛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刱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臣鄉消長多虞將帥元黃搆鬭

伏惟陛下始終兢惕而又躬崇儉約鎡銖必恤俾佐軍興無藝之征一概報罷被災之地確覈蠲緩壘吏必懲竊胥必殛根本之計孰大于此疏入俱不報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三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軍需也時爲之語曰中書隨

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府克終著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于市籍其家遠近爲訟冤云

十月朔命鑄宏光錢時廟門火

大清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史可法云余向在瀋陽卽知燕京望物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泐平

安拏致喪緒未寧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易勛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

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余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激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之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

邪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于我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余將銜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余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

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西平之典例在
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
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
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
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
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
賊爲心無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戚爲
亂臣賊子所笑余寔有厚望焉記有之唯善人能受
盡言敬布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延致爲勞謹不

宣意可法答書云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
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儀于草莽也誠以大
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眞
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慇慇致意若以逆賊尙
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
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以庸
臣誤國有三月十九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策師
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拆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

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以謝先
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
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
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嫡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
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
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
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

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柏梓數十萬
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
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
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埽清宮闕撫輯羣黎
且免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
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知明論
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告師
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

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獨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閒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庛之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

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民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昔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竝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

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謀知捲土西秦力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恨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

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可法又上疏言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員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及于關陝討賊之約不達于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涖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泪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則泪痕滿袖曾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罹慘戚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于
賊恭皇帝亦崩于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
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
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宜速行討
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縣上賞
以待有功假便宜以責成效綵綸之布痛切淋漓庶
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
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
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

名器濫觴于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待眞正戰功庶
行閒猛將勁兵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宜
將內庫本折概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
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衎左右獻諛一切謝絕卽
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
祖宗之鴻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
四方之物力以幷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
救天意尚可回耳疏入不省時災異疊見二十九日
東方長庚星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馬
影旂幟似鬬鬭象且條大條小條長條縮又廟門告
災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至冬
烈日如夏在在赤地而宏光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
火酒褻伶官演戲爲樂修興寧宮建紫禧殿大工繁
費宴樂賞賜皆不以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佃練湖
放洋船瓜儀製鹽蘆洲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
稅錢一文蓋馬士英濁亂國政內則田成兩宦外則
楊阮諸奸兼有興平東平遙制內權忻城撫寧侯撓
吏事邊警日佪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識者已知

不堪旦夕矣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十二日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
徐州先是河南巡按陳潛夫探得
大清于十月二十五日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
往河南豫王將從孟縣過河傑與劉澤清書云
大清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寧
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
俱是兵衆惟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
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

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
以聞澤清又言
大清總兵楊方興屯兵宿遷鑄造鐵條爲緊筏用大
學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報國仇不允士英疏稱
大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
問渡乎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
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于前廓清底定願諸臣
刻勵之也傑遺
大清肅王書云闖逆犯闕危及君父痛憤于心義不

共生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
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賫金幣稍抒微忱不足答高厚
于萬一茲闖逆跳梁西陲未及授首傑猥以菲劣奉
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
之頭哭奠先帝始終成貴國恤憐之名且闖逆凶悖
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
亦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
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
泯滅伏祈貴國垂鑒

大清報書云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棄暗投明擇
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
矣若第欲合兵勦闖其事勿與余言或差官北來余
令人引奏先是
大清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斷速
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
築牆專力備禦時有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引
兵渡河僞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加傑太子太傅
可法太傅內外文武爵賞有差

大清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睢陽渡河攻海
州圖徐州可法傑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十八
日都督陳洪範南還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大清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語
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
先謁陵後進見攝政王不許乃遥祭先帝于二日入
京館鴻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登堂上責懋第等
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
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于寺堂哭祭之二

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
第等北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
大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日有四鎮
在何慮焉時賊窺突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
惟興平伯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開縉
彥聯絡寨勇鼓勵進取乃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
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
屬劉洪起河洛屬李際遇總兵王之綱斬賊都司盧
世傑巡按陳潛夫獲太康僞知縣安中外等副將劉

鉉郭從寬等殺賊六百餘級擒鄢陵僞知縣王度許
州僞巡捕王法唐總兵劉洪起獲汝寧府僞官祝永
芑上蔡僞知縣馬世遇斬三百七十級又于襄城斬
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二百三十一名總兵許
定國獲陳州僞官惠在公等以洪起斬獲獨多仍加
二級晉丁啟睿太子太保丁魁楚兵部尚書仍總督
兩廣軍務洪範又請加恩使北勞臣兵科戴英劾止
之晉練國事兵部尚書白貽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賜尚寶司卿許士柔詹事兼侍讀學士士柔正色立

朝與溫體仁不合因摘其舊誤高攀龍誥語降調朝
論不服至是賜卹命李永茂巡撫南贛張秉貞巡撫
浙江各僉都御史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蔭指揮
使開藩武昌子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授楚
宗朱盛濃池州府推官先是盛濃疏誣監軍御史黃
澍毀制辱宗貪贓激變士英喜特擢之內批刑部提
問澍不至贈故舉人歸子慕張世瑋顧雲鴻翰林院
待詔山東巡按御史朱學朱大理寺卿學朱戊寅死
節卹典爲楊嗣昌所抑至是給之予大學士孔貞運

諡文忠薊遼總督吳阿衡諡忠毅檢討胡守恒諡文
節貞運以國變痛哭不食死守恒阿衡皆死難者命
致祭故兵部尚書于謙封謙爲臨安伯二十日刑部
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
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朱企𨚗等十
二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
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
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
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保國

公朱國弼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言刑官
貿法侮文革學龍職以高倬爲刑部尚書吏科張希
夏吳适鈔參忻城伯趙之龍薦用人才疏謂陳爾翼
須逆有據且薦崔呈秀爲木兵不可復用忻城再疏
爭之适特疏言祖制惟科臣專封駁之權未聞勳爵
而參駁正之司勛臣黨邪求勝將部科俱可不設不
幾背明旨而蔑祖制乎是時張捷秉銓部務皆阮大
鋮一手握定而選郎以貪黷濟之吏道厖襍已甚适
辦事垣中鈔駁侃侃不憚權貴若安遠侯柳祚昌薦

授程士達督理京營科參士達不過積分監生非屬
舉貢亚逆勛臣乃提督大漢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侵
樞戎職掌以奪銓部權衡慶遠知府郭儀鳳疏言挂
冠勤王且誣巡撫方震孺貪狀科參郡守無勤王之
例挂冠非入援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
職守飾詞妄瀆察撫臣清能有素儀鳳穢跡著聞必
懼題參先行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刁風光祿署丞張
星疏求改選科參張星初以縣令躁進降處又挂察
典不惟望絕清華之夢亦已身無仕進之階乃無端

幻想僥倖上賞欺君孰甚若不一爲點破闒門大典
不幾爲燃灰之地邪保定侯勛衛梁世烈請襲祖爵
科參國難以來雖王侯戚里咸餧虎狼華胄亚臣恐
羅鋒刃而其間脫身劍存埋名溷俗者固亦不少該
勛何以逆料其家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
馬來歸將奪諸該勛以授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之乎
該勛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家從
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勳雪恥爵
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復祖爵可

也遂安伯勛衛陳濬疏請襲爵科參自都邑變遷河
山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覈該勛一
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祇同土塊之乞亦
與萊備都督一醉告身爲可乘時拾芥而攘取乎況
遂安勛衛今或遯跡闒閭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鬼
錄使後來鞍馬遺裔孰逆人而學蔣孤忠也中書舍
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參職方何官監軍何事妄行
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効而藉口贊畫輒
請部銜躁進尤甚他若革職司務朱濟之參議陳之

仲勸農知縣夏萬亨計處吏部哥愼行副使曾名瑞
知府郭正中躐躋營陞或疏劾或鈔參不少假借無
奈人心日競啟事日穠雖經討駮銓部竟置高閣旋
駮旋用使職掌墝地而宵小盈庭矣除夕宏光在興
寧宮色忽不怡曰梨園殊少佳者韓贊周泣曰臣以
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明年乙
酉稱宏光元年實
大清順治二年也元日日有食之吳适上維新五事
一曰信詔旨二曰核人才三曰儲邊才四曰伸國法

五曰明言責疏入不省都督李際遇降
大清高傑自請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
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定國在睢傑遺定國
銀千兩幣百疋初十日傑抵睢州明日定國享傑夜
半伏兵起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
大清加監軍衛允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
率子元爵請卹宏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
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爲提督宏光以興平有子
朕豈以兵馬信地遽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
爭揚州宏光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
揚州致高營兵將棄信東顧設使渡河咎將誰任命
可法鎮撫之得功同汎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劉良佐
見傑死欲幷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澤清
得功又合奏傑無寸功加恩大重臣等不能相安而
寧南侯左良玉有忠允將同壓卵之疏九江總督袁
繼咸有興平伯有可念之勞之疏贈傑太子太保許
其子襲爵再廕子一錦衣衛吏戶從優議予祭葬湖
廣總兵官方國安駐防江浦授降將狄應奎副總

兵官應奎殺賊權將軍路應標挈印來歸者也南贛
巡撫李永茂奏報寇擾汀州命福建巡撫張肯堂會
剿是時汀州賊閻王猪婆營盤據廉子洞劫掠橫行
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不得于鄉紳願撫賊
自効旣往幾不免遂許以官與數百人偕來肯堂給
劄命華玉率之勤王至浙東各散去華玉削髮爲僧
進吏部侍郎蔡奕琛爲東閣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
疏請重定欽案吏部尚書張捷奏請表章三案諸臣
于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德完等九人各予諡廕祭葬

徐揚先劉廷宣等五人各贈官予祭葬王紹徽徐兆
魁等四人各復原官袁洪勳唐世濟水佳允楊兆升
吳孔嘉等九人先後起用維垣請重頒三朝要典言
張差瘋顛强坐爲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謂
之行鴆者孫愼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
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已不顧誣謗君
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洪勳請追論焚要典諸臣
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
宏光以此朕家事不必擬擲袁繼咸亦言要典不必

重陳宏光云皇祖妣皇考无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
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吳孔嘉奏三朝要典
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允之陞維垣都察院副
都御史監生陸濬源借題三案疏糾光祿寺少卿許
譽卿譽卿一代正人疏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爲
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爲正俱從倫序起見光宗
母子無閒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
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體仁養寇醸禍使得生榮死
龍竊謚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

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于黨邪欺上也陞阮大鋮兵
部尙書賜莽服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
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主口舌妖
言翹江浦人善星宿馬士英在戍日卜其大用士英
薦授中書尋躐一品武衛蟒王趨事未幾獲妖僧大
悲僧係齊庶宗妄稱定王下法司會審棄市遣太監
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卽名
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南連八閩東抵衢嚴
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閒深谷窮淵虎狼

接跡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脈爲神京
右臂歷朝禁止樵牧英宗初年遣官採木于是地方
訛椎互相煽惑而狐假之輩因之攘奪小民招引匪
類大肆刼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
不聊生近山頑民遂爲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衆數
萬藉以爲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
戡定奉旨照舊封禁往槪恭可鑒也國輔亦疏請中
撤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國輔係大司禮韓贊周
養子贊周閹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

時在宮中每有匡救人以張承目之馬士英視爲服
中釘因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具疏請往其實士
英意不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
命往浙士英竟奪其營篆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綰
兵柄時事可知适疏出士英恨之起用范鳳翼陳洪
謐爲少卿攷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等爲給事中
王錫衮劉勷夏繼虞郝錦王大捷等爲御史陞瞿式
耜爲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王驥爲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馬乾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廣昌伯劉良佐等合詞

薦朱大典爲兵部侍郎大典久任鳳督毀家起兵屢
著戰功御史鄭瑜劾其侵贓百萬宏光以大典獨立
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楞腹詔勿問戎政兵部尚書張
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尚書顧錫疇
險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諡而諡文徵孟也
命錫疇致仕去外轉給事中馬嘉植御史沈震荃吏部
余颺爲司道等官以與士英不合故也禁宗室入京
師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甚赤欽天監占候以聞朱
國弼疏論原任漕撫路振飛稱鳳陽有天子氣懷逆

謀宏光詰振飛意屬何人原任杭州府推官黃端伯
先以無故削髮奉先帝旨勘問至是入京稱婁日廣
逆謀有狀援引鬼神士英喜令與攷選以其試卷多
西域語得禮部主事禮部侍郎管紹寧請上先帝太
子謚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
未幾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三月
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密捧札召至寓僧寺令內員
迎入宮內員歸報不實竊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
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各冠帶往擲吉服朝服備朝賀

見其人南面坐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
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
正宗拱乾問講讀先後及書傚字句皆曰忘之矣給
事中戴英問先帝親臨吳昌時于延東宮立何地對
曰誰吳昌時英乃直詰之曰汝是詐冒以實告當救
汝即跪請救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
馬王昺侄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
冒東宮王鐸等面奏狀宏光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
若眞即東宮矣明日正宗英各具奏王之明係僞太

子非稚年所能辦必有大奸挾爲奇貨宜敕法司根究中允李景濂御史陳以瑞皆奏宏光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俟正告天下然後申法有内員上密疏宏光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御走綯輿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辯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以爲宜行嚴審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外鞫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下之明

刑部獄傳諭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日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主使附逆實繁有徒著法司窮治蓋士英意在美黄覬而京師士民謬以太子爲非僞也十三日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初宏光爲郡王娶妃黄氏早逝既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亦亡童氏本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宏光子旅邸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宏光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妃故在宏光弗召至是自請其

傑所來宏光弗悅也劉良佐言童氏知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宜迎童氏歸内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宏光弗視可宗辭審命屈尙忠嚴刑酷拷氏號呼詛駡尋瘦死獄中未幾左良玉具疏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犯尙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

治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絶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有旨東宮果眞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辦明略節先諭該籓黃得功言東宮未必假冒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工部侍郎何楷言鎭疏東宮甚明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

獨知其僞既是王昺侄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
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汎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
疏何以不發鈔傳江督袁繼咸言太子非外間兒童
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豈無父兄僕從何事隻身
流轉到南既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
來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
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宏光以王之明自供甚明
命法司將審明略節各論之原任中允李明睿汎海
南歸宏光以忠節深嘉之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

官素服望祭先帝獨阮大鋮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
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
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
止之曰徐兀一現有人在大鋮與楊維垣謀必欲盡
殺復社諸人大獄將興鋒以上游告警姑緩或夜半
書士英堂中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
兀直擣中原倉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
病去維經江右正人薄小指爲南昌私黨大鋮密遣
兵于江中刼之陞何騰蛟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

督川湖雲貴陝西軍務楊鶚同部管事時鶚撫湖南
士英慮其人情不調疏令同部鶚抗疏言人情極謌
且臣與良玉旂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腸青天白
日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勦禦釋此不
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
聽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之士識者灰心人人解體
殆非所以鞏朝廷而鼓忠勇也戶部吳适亦言鶚與
良玉嫌隙同仇共矢夾輔謐沉數月酌定營制經理
屯田業有端緒不允撤回大業弗竟臣恐湖南自此

瓦解而楚事不可爲矣夫大敵在前屢易大師軍法
所忌寧擇而後用致審于任事之初無用而後擇輕
重于受命之後疏入不省劉良佐奏報許定國引
大清兵入儀封李本身劉洪起馳斬定國先鋒劉道
行
大清兵入考城加洪起太子太保
大清兵破歸睢巡按御史凌駉死之侄潤生自縊駉
遺
大清書有云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揚子江頭凌

御史卽錢塘江上吳相國也事聞贈駠兵部侍郎潤
生銜史
大清兵進逼江北直下徐穎總兵李成棟南遁四月
初一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因禮部管紹
寧印被竊馬士英請改鑄另給也初四日寧南侯左
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上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
種性本兇頑臣身在行閒無日不聞其罪狀先帝皇
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眞爲假
必欲置之死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

冀士英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
日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
士戟目指髮必欲快食其肉臣且聲其罪狀正告陛
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
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定者
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
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
容于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
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

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
一年而立升部堂張孫捷以贓污狡犯不數月而資
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
復原官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行同犬彘
罪等叛逆皆用之于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
容于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于兵柄
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
法度且引其腹心阮大鋮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弒
之謀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罪不容于死者

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先擇其尤者以
充下陳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亂
中宮罪不容于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
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
則歸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
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鋮以來睚眦殺人
如雷縯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
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罪
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祕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徧

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覘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鋮一手拿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大鋮士英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

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又傳檄云盎聞大義之垂炳于星日無禮之逐嚴于鷹鸇天地有王公臣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居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窺白門狠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秝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挾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譽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祗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羣生幻蜃蔽天妖蟇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鎭橫征之使肆行檇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讖除詰封贈蔭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氷山發燄鹽水興波擧小充斥于朝端

賢良竄逐于匡谷同己者性倖豺虎行列豬猳如阮大鋮楊維垣越其傑等數十巨慈皆引之爲羽翊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才媲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輩數十大賢皆注之爲朋黨以快虺如蛇如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罄行盡此之罪豈其極與若鮑魚蓄而日疽火木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爽狗邊敢滅倫收闖獻之猘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鎭太尉朱

訛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識河山爲之削色日月倏以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向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籓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并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于今炳然迄乎韓蘄王徐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謚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

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僇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罪首嚴殲戮之隱慨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旂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闕世英豪矢翊皇明之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于邪說詿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籓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執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慨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布苦衷願言共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邪奸國有同心何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于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張殲虎之機勿作逋狼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檄又沿途徧張告示稱本籓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懼京師戒嚴士英專禮部事不入直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宏光切責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

順流而下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汎遣劉孔昭阮大鋮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升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挂鎮南將軍印劉澤淸亦託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邳執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宏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蒙蔽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其遣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起奏

大清兵直下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王永言奏徐鎭孤危執不能存必保徐州方保江北可法請面朝處分東宮以息羣喙宏光諭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復見可法歎曰奏凱二字譚何容易誠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鎭擁兵麇餉一劾李成棟避敵南奔士英亦不應宏光惟以選淑女爲急先是應天府選三名不中司禮監選六名亦不中特遣太監田壯國往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三人著于十五日進元暉殿命戶工部各委官

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又殺原任武德道僉事雷縯祚禮部主事周鑣鑣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與阮大鋮有隙士英參鍾從逆謂鑣當坐照磨張明弼奏鑣僉惡朱統鏔復摭鑣他事論劾提問縯祚亦與大鋮有怨澤清疏攻大器及縯祚大鋮復奏縯祚不忠不孝吏科林有本繼之有旨從逆各犯及雷縯祚三案著法司速行訊結光時亨者與李明睿不同聲氣阻駕南遷者故與四人同死改王永吉總督淮揚應等處

錢繼登巡按揚州時

大清兵已徇徐揚下亳泗乘埶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尙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宏光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與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指良玉死黨爲游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

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曰有異議者當斬宏光嘿然諸臣咸爲咋舌禮部尙書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用宏光諭國家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賈似道棄淮揚矣給事中吳适疏參方國安牟文綬言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復縱兵譁掠摧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關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遣兹塗炭益之深熱其與叛逆何異殿下宜加禁戢蔡奕琛等票旨文綬久在南康國安現在勦逆吳适謗言亂政爲逆臣出

脫是何肺腸明日奕琛具疏特糾逮迺下獄先是左
光先按浙會鞫奕琛一案迺時爲衢州司理與紹興
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奕琛入相與阮大鋮同心
排擠光先以致磔逮幷及于迺實借題以快夙嫌而
國事封疆俱置不問御史張孫振又有疏糾吳迺爲
東林濟泒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二十四日
大清兵攻揚州史可法禦之血奏請救不報可法開
門出戰
大清兵破城入屠揚州可法死之原任尚書張伯鯨

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邢氏從之明
日宏光召羣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
調黔兵入衞辦走貴陽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
黔兵千二百名入城命住雞鳴山房艮玉舉兵不數
日病死其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
敗尋問
大清兵信急引還捷聞封得功靖國公幷晉太鋮大
典太子太保總兵張杰等各加級有差五月以巡漕
御史霍達監軍僉事楊文驄分設蘇松常鎮巡撫各

僉都御史初五日百官進賀宏光以演戲不視朝馬
士英傳令各門下關辰開申閉封鄭鴻逵靖南伯世
襲賜蟒衣金幣
大清兵旣破揚州沿江問渡惟鄭鴻逵一旅守京口
初八日
大清兵編筏張燈向鎭江而別由老鸛河渡初九日
盡抵南岸鄭兵揚帆東遁初十日閉京師各城門晝
晦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宏光與諸內
臣褻坐酣飲二鼓出奔五鼓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

衞走浙黎明內門不閉宮女襍走于是各官奔竄十
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閉各城門以待
大清兵居民競殺城內外黔兵無有逸者午刻有監
生趙某率市人百衆出王之明于獄擁入宮中登殿
鳴鐘百官無有至者吏部尙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
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之王之明粘示皇城略云
先帝丕承大業惟茲臣庶同其甘苦胡天不祐慘罹
奇歐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
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匿避

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于惟先帝之哀矜
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摽極梏余
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埜其
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余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
擁入皇宮余身負重冤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
告在京勛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楷會
議余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議余之嫌借
爾經綸之敎也十二日欽天監挈壺官陳于階自縊
是日宏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阮大鋮朱大

典方國安等來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十三日往
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遁登中軍翁之綱舟十四日將
往浙時
大清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同王之明出降　豫王
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鐙鞍馬貂裘寶帽設牛酒軍中
晏之十六日　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百姓設香案投
誠　豫王出示曉諭大略云福王僭稱尊號沉湎酒
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
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時劉孔

昭往浙劉澤清入海劉良佐降奉　豫王命引兵追
宏光至蕪湖于十五日及之且召黃得功不從良佐
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創甚拔劍自刎良佐挾宏光
去宏光見　豫王于內守備府王責其僭稱尊號荒
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事宏光嘿然隨囚于江寧縣
刑部尚書高倬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十八日國子
監生吳可箕經死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河
死死不知日者中書陳爊戶部主事吳佳允死不知
名者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璫以色幸卒以身

殉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
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禮部郎中
劉萬順主事黃端伯以不朝斬之　豫王分兵略定
各屬命御史王懩劉光斗鴻臚丞黃家鼒等分往招
撫家鼒至蘇遇害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
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汧沉虎邱後溪死元廟觀前
賣麪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
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
入文城壕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鵝鳥薛叟及常熟諸

生徐懌以薙髮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各處起兵見殺則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徽州鄉官金聲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禎而蘇州原任游擊曾之瑛及葬武韶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城破與子諸生侯元演侯元潔被殺進士黃淳燿與弟黃淵燿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故將王公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死原任狼山總兵王佐才

為亂兵殺死全家被戮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縣知縣章簡城破被殺總兵吳志葵黃蜚駐兵豆腐浜被執解至南京殺死華亭教諭眭明永被執不順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從黃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郡城殺死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閤門投火閻應元不順見殺訓導馮某自縊明倫堂上中書戚勳全家焚死及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錢棅戰歿震澤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麒自縊其僕祖敏

徐錦從死兵至杭州潞王以城投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咸建不順被殺其前遣使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蔴衣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勿引土兔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詞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于閏六月十九日殺之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沙風四起捲市欄于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　豫王既定江浙尋歸北京挾宏光王之明去不知所在

乙酉五月

大清

兵渡江南都不守總兵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唐王本封南陽初以父歿失愛于祖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桂為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牆會赦出性率直喜詩書手草傳檄洒洒數千言鴻逵請正位以壓眾心芝龍意別有在固諍以為不

可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報擁入者豐翊戴功不數日定議卽帝位于福州時閏六月十五日也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尙寶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封鄭芝龍爲平虜侯鄭鴻逵爲定虜侯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李長倩爲戶部尙書曹學佺爲禮部

尙書吳春枝爲兵部尙書周應期爲刑部尙書鄭瑄爲工部尙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與四府爲上游汀邵漳泉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予寵錫于是敷求者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又起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二十餘人然俱閒無事不令票旨皆隆武親爲之德璟景昉欲楫皆力辭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首以清屯練軍告然竟築舍不成時內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專諉之芝龍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鎭芝龍府故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旂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將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內臥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皆自給餉不取于官旂

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衆軍昔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芝龍開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百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統二十萬之兵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尙不給而粵西有靖江王者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服舉兵將東廣西巡撫

瞿式耜移書總制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陪梧再檄星調兵止狼勿靖應靖遣桂平道井偕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尋爲丁兵戰敗返桂時宣國公焦璉爲粤西總鎭楊國威旂鼓式耜授計于璉而邦傅亦應檄統兵至弁受令隨擒靖江王及國威與吏科給事中顧奕等械至福州王與國威奕俱斬于市以擒靖功封魁楚爲伯晉式耜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藩監國

先是

大清兵入浙潞藩以城降貝勒散布官吏至浙東且令薙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英亦率所部奉宏光母妃至紹紹人士猶未

知宏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戰鬭之氣必發于忠憤忠憤之心必出于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南都定位以來從不講求報雪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中之上嗜飲則進醽醁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而以封疆予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絕不照應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貢官罷閑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澄游費至千金以至文選

職方乘機打刼巡撫總督見兒即題其餘編頭修腳服錦横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朝廷憑信之故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邪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及今猶可呼號泣召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

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復振而苞桑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自刎以謝天下則忠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瞑幸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頜以待鈕鹿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鄭遵謙殺招撫使于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柯夏卿宋之普陳

煇熊汝霖孫嘉績等迎立魯王于台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魯王監國紹興國維首疏參馬士英悮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逢年國維之普大典俱爲大學士封方國安荊國公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子世鳳爲平楚將軍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國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于潛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請刻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搗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算勝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十月

大清兵至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接應追戰于草橋門值大風雨火炮弓矢不得發遂收兵

大清兵營木城于沿江會閣中頒詔至諸富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馳至紹上疏隆武謂國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

心弁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位禮義昭
然若以倫敘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
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
猝然有變脣亡齒寒悔莫可追疏出議始定而浙閩
成水火矣閩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
餉應奇往參遲悞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
府楊球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
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借徵
次年錢糧剔括縣庫積年存銀盤豪皆解又大鬻官

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于
是倡優廝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空名而已其黠
者倩軒蓋雇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鄰晉江令金允
治泣訟兩造皆稱職官立而語互毆于庭不可制受
害者延頸
大清兵謠曰清行如蟹曷遲其來也然猶苦餉不足
所招關門兵不過疲癃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
章滿公車隆武亦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
十月曾會后至迎入宮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

遠以所掠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擴搆宮
殿巵匜之器悉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
皆織龍鳳形后性徹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
事于屏後聽政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而隆
武未有允芝龍乃令子森賜國姓改名成功每隆武
意所向成功輒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
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
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怍
鄭氏去或密以攬權告隆武隆武轉責芝龍芝龍怒

佯謝事又卽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于是左
右皆鄭人矣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板擲蔣德璟幾傷
邵武知府吳炆煒推官朱健移脊他駐坐倡逃建陽
知縣施㸌爲奸胥摘發坐貪酷俱駢斬市曹龍溪知
縣[illegible]泰宗以貪參罰八千金杭嚴道龔可楷航海至
閩有蹲爾蹴爾之疏終被賊殺死而南來無賴之徒
爭上疏譚兵卽得召對片言合旨賚寶錠賜官爵人
之漸多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然隆武心
知芝龍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不以出關無以

歷衆心乃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旣出關疏稱候餉駐不行月餘內催二將檄如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故于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願俱效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函爲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縣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爲

大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惘痛惜道周者伏望　陛下赦其重罪待以不死　上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騈斬于市蔣德璟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德璟告病去而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泉州知府鄒式金見事不可爲擺輿泉道副使予告去吏部郎中趙

玉成與尚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計陛下蹕行期同會于金陵隆武大喜亟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諾會有疏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隆武乃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隆武隆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留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請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而任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

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闈而以編修劉以修爲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等百餘人猶雍雍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嗟賞大赦覃恩鄭氏厮養俱得三代誥誤敕者織軸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兵疏餉絕當事無譚及兵事者

大清招撫江南者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招撫福建者御史黃熙允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而隆武獨與魯王爲仇都督陳謙奉魯使與行人林垐至關及關趦趄未敢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

見啟齒稱皇叔父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皆下
獄芝龍具疏救不許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齋宏光
詔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謙曰安
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
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
德之有鎭江錢邦芑者召對中旨擢爲監察御史實
出芝龍門下而與隆武親暱蒙信任密啟隆武陳謙
爲魯心腹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
芝龍謂刑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

片紙別移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
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
語而疏稱海寇猖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
海則無家非邀征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敕云先生
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
既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
錢塘信也錢塘自丙戌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
碎王之仁上疏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
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

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舟一戰今日欲
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
大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王之仁統水師從
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
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賫詔至江犒師馬士
英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文數隆武過國維曰既在此
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督王議抽兵屬國維西
征以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尚書事督師江上
大清貝勒王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炮擊南

營碎方兵中廚鍋灶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
武會以手敕相招入閩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入滇
黔五月二十七日夜半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劫監國
南行二十八日江上諸師聞報俱潰鄭遵謙攜貲入
海二十九日王之仁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
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
他人方荆國也
大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
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

追扈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張硃示盡啟九門放兵民出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
大清兵渡江國維行至黃石岩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行云方馬至此止阮兵往前行國安士英決計獻監國爲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海舶傳命國維遏防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
大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日

大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念母日一瞑纖塵不挂胸惟哀耋母莫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啣恩結草同訓子曰夙訓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譚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余身答所生赴園池死輿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幷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衣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汎波濤願來投見死于明處承疇優接以禮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函煇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憋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

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埋骨記一扃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仁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

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覆則聲誦佛死

大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大炮破之大典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郊武進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泰應科等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學亮被執不順遇害馬士英阮大鋮等猶擁殘兵數請入關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隨為

大清兵搜獲阮大鋮迎降貝勒臨令內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蘇壯等俱薙髮投順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透迤而南所至刼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者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又數日

大清騎數千從容過嶺然

大清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閒道不必仙霞也潰兵先奔者焚掠為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鵬按臣鄭為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懽呼而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

大清兵至浦百姓請出降為虹不可再請行為虹又不可未幾

大清兵至擁見貝勒衆迫跪為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薙髮為虹曰負君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但求速死髮不可斷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為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賴以不死為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

斬之大鵬同為殉難為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游擊原某浦城千戶張萬明其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為之祠焉隆武自芝龍去後乃定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啟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聞

大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易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

大清兵至順昌搜龍扛得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父

子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丙應疏在已降後大鋮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于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

大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帥數騎追駕爲其父報仇及至贛州時隆武將入贛因停一日曝龍鳳衣是以及于難并擒曾后及護駕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隆武及后于市繼祚勒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縊死別遣李成棟韓固山

略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初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初

大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大索餉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卽梟首至縛親家母于庭抵莫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將盡焚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炮聲不絕以前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効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主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于淸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旣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

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勛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而芝龍田園徧閩粵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驁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之勛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

許遁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
大清大恩語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肯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奉朝請鄭彩鄭成功復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汀邵並亂據建寧閩郡爲匪戊子夏
大清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

海先是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爲梧桂王薨永明在衰絰中也于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秝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魁楚大器俱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何吾騶俱遁回廣東與

布政使顧元鏡于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𨮁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命贛州敗將至司禮太監王坤趣永秝移梧避之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偏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式耜請力濊蘇而趣兵東永秝遣兵科給事中彭燿往諭之燿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瞥曉倫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燿于市日集兵向肇慶右司馬林佳鼎

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于水東人益獄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愼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固北閹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兹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力言不可不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佳鼎晉少司馬掌中樞呂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澄爲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贓賢有廷論糾封璽敕何足爲例請補部疏倘得報蓋汲汲爲閹預慮也晉永茂大學士茂守制

僉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啟覵殊不悅未幾十四人皆硃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　斥永茂佛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疏言司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中劉鼒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秝怒叱逐鼒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御史童琳參都御

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免陞翰林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坤不悅湘客且疑劉鼒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時十二月十五日

大清總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副將永和擒紹武幷周王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蘇觀生等伏誅顧元鏡何吾騶投誠百姓薙髮歸順時有石馬徐鄭四姓聯綜海上花山楊光林亦擁衆數萬水陸交訌民不

聊生成棟相機剿撫于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親下肇慶二十五日聞報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石王坤復請永秝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楚載子婦弁裝聘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是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發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即于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奕出降梧屬俱徧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瓊州二月永秝

抵桂林式耜肅殿陛敕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袞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魁時疏論新政煩煩石劃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赦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

大清朝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丁兵戰敗魁楚中箭死之陞江平樂相繼投順高雷廉三府報捷四月

大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叠至也王坤又趣

永秝往楚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略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玆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幀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以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辭跪涕

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平樂之不守也

大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數人控弦提刀與

大清兵接戰稍御之

大清兵屯陽朔備野俱薙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詣全徵安國公劉承允兵承允初從武岡入護猶持正守法逐司禮王坤爲弄權而叱周鼎瀚爲奉寺鼻

息故推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允請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疏出湘客指鼎瀚造蜚語爲董卓淮汜之議激承允怒偪永秝立命廷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于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允益橫脅刼永秝幸武岡式耜疏留全陽曰臣聞郊祀禮成即圖移蹕（以下文闕）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

大清兵因攻楚十一月永秝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起恒竝相司禮龐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留司禮王坤被承允逐者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疏請永秝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璉不平樂永忠壁與安未幾永忠營被襲疾至闕欲撤左右禁近刻期欲承秝還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而遽使主露處邪播遷無寧日國勢

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復何依瀏囘波逝雖長年三
老能逆挽其賊枝哉左右禁近周章不能止式耜又
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覩兵督戰咫
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
桂城危柳城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柳反
覆數百言泪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五鼓乃甫
夜半而永秝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時潰
兵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耜被僞登舟黎
明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

至益湘客奉命安撫亂亡及勸餉犒而遠生時魁以
召將入也遇式耜于漳水港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
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璉兵上援楚鎮周金
湯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檢討蔡之俊大理寺評
事朱盛濃先入桂宜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
部璉兵定人心式耜于初一日復入桂督師騰蛟自
永寧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璉自平樂統兵至
大清兵疑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
蛟督師三面禦之

大清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永秝詔旌式耜賜
銀幣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主銜衣南竄
蠻鄉不可久駐日爲永秝清道前日所發在內者今
更在外督勵鎮將士直取全州倪巡撫魯可藻下梧
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
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
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命貽遠人笑余
代疏請銜另不可周鼎瀚以閣部擅式耜亦疏正之
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允入直式耜詞票

擬獨不責王沂公口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
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邦傳稱
粵西世守牒四飛式耜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
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萬
之師日需食餉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隱料式耜身
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
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于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
聞廟議可否象指所關本亂而求末治焉胞終古耳
永秝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册爲太子赦天下

式耜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乎
書八歲于扇進之督師騰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
日也督師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
用臣者式耜一人也六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
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收繳印信凡五十餘顆于中獨
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
夕慫惥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獨取
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
尸大哭命左右掩之 以下文闕

明季遺聞跋

有明馭天下三百年殘僇忠良不可勝數國家之元
氣剝落殆盡莊烈帝雖勵精圖治晚矣獻賊蹂躪于
蜀闖賊恣睢于豫生民塗炭卒之京師遍陷悲哉福
王繼立又任用馬士英劉孔昭輩滿朝搆釁不復以
剿賊復讐爲事而明之天下遂以淪亡此明季遺聞
所由作也庚寅仲春吳江沈楙悳識

行朝錄之一

隆武紀年

維鍾 [seal]

隆武紀年（行朝錄之一）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封國河南之南陽府。父諱器，以唐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因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卽能識大義，雖困患難而志氣終不挫。年二十八，尙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帝請名，立爲世孫。崇禎五年壬申，王薨，帝襲位，時年三十一，選妃曾氏，諸生文彥女。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寇衝，顧其城庳薄，帝捐千金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爲言，毅宗震怒，逮振豪置理。帝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稱說典訓，援据經傳，皆有本，廷臣願弗及知，特以諸侯王尙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爲不足重，而毅宗遂體統，劾總理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頗多，廷臣交惡而忌之。會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護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某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下旨切責，會前鋒値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錢玠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滿，墩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費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贈以私錢，且論其吏之無狀者；不應詔。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唐王封南陽），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帝勸潞王監國（時王在杭州）。三日，潞王出降。時靖國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遂奉帝入閩。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爲福京，福州府爲天興府，布政司爲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乙酉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遙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illegible]）。進

隆武紀年　一

封靖虜伯鄭鴻逵為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為平虜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為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禮部右侍郎，張肯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賜鄭森（芝龍子）姓朱，改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法，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懲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城縣訓導王兆熊為吏部主事兼御史，督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為不義，於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八十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捐納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甡、高宏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遜投不至。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而遷延邵武，為諫官所劾而罷。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祖制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移先道周。而芝龍怏怏不悅，諸生侯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勅督學御史扶之。初芝龍鴻逵自恃援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門下鄉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截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為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餞於殿門。

以天興府學為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圜橋，觀者濟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改桂林為西京，封楊國威等為公侯，發兵至梧州，執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楊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照舊巡撫桂林。上命勉淮諸王會議，廢亨嘉為庶人，幽之別館，尋病死，顧奕等棄市。會册封桂王，并封魁楚平粵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為御史，

旋開元執不可，不聽，已而邦芑糾開元，開元辭去。

上以王期昇為總憲，彭遇颽為僉都御史，路振飛、曾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格，非休休之度。」振飛言彭遇颽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朱盛徵（係宗室）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賀官宰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

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略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點身獎語給為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借軍餉纏棘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故道周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為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為北帥張天祿所執，殉節於南京，賜謚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為首輔，銀賜章曰輔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齋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位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國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揭帖且解餉之任，指揮僉佐所優為，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衆。後上不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半出其孥帑。知府吳炆煒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貪狀，炆煒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煒亦以貪酷被劾。上方惧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炆煒及煒皆斬，健杖。輔臣勳臣以下皆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關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論。

浙東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訓諭：朕無子，王為皇太姪，戮力同心，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還。或曰士英

使之也。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黃得功營中所獲者非眞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曰，即眞宏光，甫經失國，有何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果僞。下獄究之，乃妄人假托以恐衆，伏誅。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寇最强，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某誘之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寇亦散。上削彩爵，帶功贖罪。闖賊李自成爲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賊帥皆驚詫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十萬。上大喜，告太廟，封何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姪一隻虎），自成妻弟高某賜名高必正，號爲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歇馬。其部播旗（[illegible]）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宗第、牛萬才、張光璧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泉人蔡鼎，其爲人也多言。李遠密疏薦其前知，上辟爲軍師，所言事多不中。彩既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斲，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堦前。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中式一百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言，下第者俱聽覆試而已。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譟也。事聞，上削其封爵。鄭芝龍爲洪承疇所給，唆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科臣黃大鵬死之。七月，上生子，大赦，覃恩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力言不可，不聽。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關上士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於二十一日啓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箱以從。二十七日，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龍潭投水死。上崩於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爲唐王聿釗，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上實未死。（[illegible]）（汀州[illegible]）其從死之臣賴垓（長樂進士，國子監祭酒）、熊緯（[illegible]）。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云爲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別其眞僞也。

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illegible]）

史臣曰：帝英才大略，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之時，已思撥亂世而反之正。及其遭遇患難，將勵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媼，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於唐王位下有嘉歷協圖銘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閩，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爲張大，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雖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國謀身，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托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歆慕之亞也。而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蛟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隆武紀年終

贛州失事紀

沈維鐈署

贛州失事紀（行朝錄之二）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吉安失守督師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宏讚列楊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止陳賡收散亡入贛萬元吉退守皂口惟安遠營汪起龍兵三百人蘇觀生以閣部督師於贛閩粵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薦兵曹范六吉周遠侍詔劉季鑛皆請發師援皂口觀生止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楚師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守未數日竟奔回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城守命中書范康生乞師於南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游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至十七日北師至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恫恐莫敢即下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雩都力促新撫閻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胤自寧都召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劉廣胤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算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蘇觀生陳賡多方鼓

舞六月十五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遂撤城下之圍退屯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城守已兩閱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師趙印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師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司馬郭維經侍御姚奇胤召募滇閩兵八千閣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至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沙兵三千人銓曹龔棻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人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為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宏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龔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八月二十三日將至北師以是夜截之於江上焚巨舟八十餘兵士被殺者數百羅明受遁舟中火器皆為北人所獲列營無不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九月三日攻西門北人將登元吉文薦縋死士格鬬之九日北人據南康滇廣諸營既潰人無固志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親卒三百人汪國泰金昌振四百人徐日彩新招虔

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宖招集鄉勇。爲不得已之計。而參將趙之良擁衆萬餘于雩都。粵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即至。贛人登陴日久。勉强支吾旦夕。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爲鄉導。夜由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礮皆裂。遂陷。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舟。已而嘆曰。一城人吾殺之也。巾幘赴水死。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斯生。吏部主事龔棻。御史姚奇胤。兵部主事于斯昌。周瑚。王其宖。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事林琨。中書舍人袁從鄂。劉孟鍧。劉應泗。贛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興明。馬芝。貢生楊廷鴻。黃尙賓。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紱。諸生段之熚。朱長應。劉斯鍈。賴尙佑等數十人。不死于兵火。則自縊投水耳。爲當全局屬賊之所記

史臣曰。贛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謀事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邊才太濫。贛事三人爲政。然皆承不賢者。扶危定傾。非其所長也。

贛州失事紀終

紹武爭立紀

庚笙棨

紹武爭立紀（行朝錄之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紹武皇帝。諱聿鐭。[illegible]思文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監國於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以爲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司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初五日王即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在。改明年爲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而外。何吾騶仍爲大學士。顧元鏡王應華皆爲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邦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皇太后垂簾。丁魁楚侍立。言戰與不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同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隙譁尙。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以是月十八日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已而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禦之。[illegible]二十九日戰於城西。唐兵大敗。佳鼎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

遇唐兵於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砲死。李明忠僅以數十騎免。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遂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然不爲備。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市中。懸其腸於官府之門。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北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帝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爲敵間者斬之。既而洶洶。猶以爲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街衢萬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逋至洛城里。爲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過吏科都給事中梁鎣問計。鎣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宗行人梁萬爵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史臣曰。唐桂之搆。外憂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思文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荀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遇難。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紹武爭立紀終

魯紀年

維鍾

[seal]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監國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父肅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　宏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住台州。五月十日。宏光避位。首輔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郤既不能正名定罪。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買似道死於鄭虎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嘆哉。時潞王監國。（[illegible]）劉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卽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申大義於天下而已。無何潞王降。宗周遂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蓍。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浙東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閏左為驅道。執樸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官。衆譁不能定。九江僉事道孫嘉績。乘衆怒。遂斬攝官。建義旗。閏左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於紹興。遵謙少富任俠。不為鄉黨之士所禮。閩人鄖尚忠。逃至越。遵謙篇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illegible]）凡保逃官。皆可殺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挾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從。初。王期昇為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至是而驗。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於寧波。時定師王之仁已投降表。肅樂大會搢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為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數萬。受約於肅樂。出書歸於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為三賓解者。使之任餉而止。時兵部尚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出監。卽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安國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亹。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固讓不許。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鎭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郁。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

皆督師。右僉都御史方安國。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閔王。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粹食。鳴鼓放船。登陸摶戰。未幾又復轉柁還戍。率以爲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司橋。士卒殘破略盡。乃還。當是時。孫熊二師。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師。拱手而讓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而反惡孫熊之乔。決於是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兵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食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戶部主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畝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已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浙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八月。兵部尚書由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十月壬辰。北兵至。

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下。隆武皇帝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於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十一月。進方國安爲荊國公。王之仁爲興國公。鄭遵謙爲義興伯。上勞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方國安。命各營皆受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鋮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羣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宗義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恆。固不可言不當殺也。二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尚書。入東閣。鑄大明通寶錢。兵部主事王正中。進某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歷。

魯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紹興。以柯夏卿曹惟才爲使。奉書閩中。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東浙。依王鳴謙於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刼之入內。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宗羲與孫嘉績裁量。署爲勝虜將軍。始返定海。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宗羲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仁率水師將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盤破澉浦城。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宗羲。宗羲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西浙來受約者。尙寶司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査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涉往返。北兵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煇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鋮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中塗伏誅。大鋮未降之前。先同逆案之禍。銓已書其姓名。囑諸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鋮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illegible]）時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鋮數等。大鋮入謁。應奎故作聲色。欲斬以斬之。大鋮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書。

則大喜過望。踰仙霞嶺。見雷漬詐案。命墜馬折頸而死。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驅民間耕牛載礮集城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壁城崩。北兵隨煙而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旗初建。士民喁然有吞吳楚之氣。方王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彥尋聲而響應。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宗羲嘗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赭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蕞爾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無地無類矣。之仁雖其言而不能用。日與兩督師爭長短。一死不足贖也。

魯紀年卷上終

魯紀年卷下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監國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河兵潰。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投肅鹵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爲叛將張國柱刼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門[illegible]時鄭芝龍方降北。命彩執上以降。彩不可。而以南彝貌類上者服上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示之。北人挾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名曰朱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旗於海上。而以中左所爲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爲隆武三年。於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改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爲相。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崔芝平彝伯。阮進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舟謀林學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鄖西王某復建寧。率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石交下。遲明方知其爲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學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嶴。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林正亨爲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司。余颺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之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况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鼎沸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乃降。　辛未。鄧藩寄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宓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死之。宓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宓於隆武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豈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請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遊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假卧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颽。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周瑞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彩與遵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熊鄭兩家鬭珥相聞。遣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爲事。遵謙強取二船貲虜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遵謙復不秘其辭色。彩乃詐撰部將吳輝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鴻逵。遵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厮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盂黍哭莫汝霖。既畢。蹈海死。遵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娼也。嘗啓殺其婢王氏。下於獄。遵謙以千金出之。遵謙死。金四姐束裝像彩。每饋食斬像人以侑哭。彩聞之。沉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投閩。與巡撫佟養鼐有郄。故降。封爲忠勳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嵋自縊。興泉守道楊棻。綈衣坐堂上遇害。　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　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郭正議賦絕命詞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　長樂陷。御史王恩服毒死。妻李氏同死。　建寧陷。王祁巷戰死。　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北調江廣之兵及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惟留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肅樂故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

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澡在福安。北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傳城十里。掘壕樹柵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爲文自祭。呑金死。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跸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跸所。閩地盡陷。鄭彩亦逸棄上而去。名振逆之至浙。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宗羲。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吳鍾巒濵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以見上。襴衫巾絛。拜起秩秩。　壬午。北師圍建跸。盪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北師解去。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遼上。累立戰功。不肯齰齰居閒。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頭。一作頭四五月而聚衆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跸乏食。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跸奔問官守。於是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皆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尙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亡何瑞芝有郄。上使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旣郄瑞。而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巳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貲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鄭遵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隳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殺數十人而死。　台州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托於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　北師會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崇闕。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盪胡伯阮進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陳。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誠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天大霧。北人悉抵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値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毬脚。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問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童子。亦當哀而敬之。　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壻姐子婦沈氏孫女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　禮部尙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於孔廟。　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薙髮活之。曰。吾髮可剃。何待今日。砍其首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服。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　兵部尙書李向中居舟山一作城城外。北師購得之。向中縗絰鞠武。殺之。　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予。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上在南澳。　己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illegible]

史臣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爲金湯。舟楫爲宮殿。陸處者惟舟山兩年耳。海船中最苦於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船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於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艘。其頂卽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鼇橘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魯紀年卷下終

舟山興廢

維鍾

舟山興廢（行朝錄之五）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舟山四面皆海。元爲昌國州。越昔王勾踐欲置夫差於甬勾東。即此地也。今併入寧波之定海。設參將一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爲其地參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衞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於無貲。有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爲其妻。妒死。自參將陞江北總兵。南都既亡。遁歸。思文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上善之。封爲肅鹵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爲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丙戌。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壘。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爲民患。斌卿乘民怒。造爲流言。民畢呈從斌卿以攻本徹。遂遇害。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爲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仁

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并其衆。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名。號饒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以出洋力戰。三晝夜。猶不能當。國柱賴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海方壯。乘之發礮。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刼元妃世子而去。斌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爲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德名振。實甚。斌卿妒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間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爲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義旅。外以蠟書求援於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卿已進爵肅鹵侯。其肅鹵伯故印猶在。名振請即以其印封勝兆。爲據四月二十六日。（丁亥年）勝兆之衆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忌。而所就撫之義旅。多不受約束。欲逡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刺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北人而嚼就之。捕之見勝兆。勝兆無以自解。戮於餞以殉義旅。且恐勝兆中變。名振渡海。至崇明。而海颶。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

因海上之失約區畫無序義旅遂刦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據其力易制於是詹世勛嬌勝兆之命召義師次第入斬之舉而執勝兆北人雜治其獄陳子龍侯脅岐沈廷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屬長吉者亦牽連入案北人輸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勛謀叛非勝兆也北人併殺世勛 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刦其貨君堯帥溫州營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爲衆論所不與溫敗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貨入舟山其標將歐典有郄於君堯潛告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十二月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在沿海者王翊其帛書爲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訐夏等以實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地之志徒望內應成功己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絕無動靜北人以大礮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事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祟正先帝耳當事曰然則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搏顙以謝夏等皆論死楊文瓚妻張氏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朱氏楊文琦妻朱氏皆自經死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剋意爲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卽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卽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之內地大戶至是不敢渡海盡籍爲官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收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彝而已張名振之喪師而歸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屯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孥帑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已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蹕於南田旋復建跸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功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斌卿暮收海盜用之資其刦掠有黃大振者普刦獲番船數萬全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逃匿朝先營內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數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擣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虜分九月二十四日胥會於海上初安堵無恐俄而陸瑋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砍傷斌卿沉之水中二女從死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八月發舟山九月北師破其城以巴臣興（[illegible]作巴）守之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督陳雲之（一又作[illegible]之六[illegible]）率師圍舟山巴臣興降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雲之俱赴海死丁 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海水數日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浙閩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舟山一屯於祟明相爲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卽需之歲月亦可使𤨏於奔命矣孫恩徐海之徒以盜賊之智尙能及此而况國家之大計乎逮夫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爲以此形勝之地僅僅以田橫島結局悲夫

舟山興廢終

日本乞師記

庚笙

日本乞師紀 (行朝錄之六)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周崔芝。號九京。福淸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王瑪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主。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於諸島爲最强。王與大將軍相爲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爲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乙酉秋。思文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衞。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資。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叅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東行。籥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曰。此吳三桂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刦衆議降。安昌王恭梘。尚書張肯堂。侍郞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恃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效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鎭東二城。遣其義子林皋。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幷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爲天主敎者。入日本。日本佞佛。敎人務排釋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勒兵盡誅敎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湖焚之。絕西洋人往來。于五達之衢。置銅版刻天主像於其上。以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即一錢之微。搜得必殺無赦。方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船載砲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請解始退。一日而京第至。故戒嚴於外國。京第即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爲東京遣官行部如東國。巡方御史。禿頂坐藍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閱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

發各島夥人。京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此由也。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爲私室。當月夜。每室懸各色琉璃燈。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樂之。忘其爲乞師而來者。見輕於其國。其國發師之意益荒矣。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蕩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去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船至國。例撥小船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篋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師。而狡猾多變。乃之一島名膠泉者。其島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於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爲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者止于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日本。阮於是始知爲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遺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戰而還。今日之事。何與之相類耶。忠臣義士。竊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眞書生之見也。

日本乞師紀終

四明山寨記

維鍾

四明山寨紀（行朝錄之七）

餘姚 黃宗羲 太沖著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叠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稗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闌山。據險自守。諸將共攻破之。大闌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爲山寨舊矣。丙戌六月。浙東師潰。宗羲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卿）梅溪汪涵（字叔度）二師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宗羲意結寨固守。徐爲航海之計。因誡二師連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師違宗羲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宗羲令二師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師不備。夜半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皆爲擊死。二師被焚。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淸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舂。北師驟馳之。義師狼顚失措。一時爲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鬪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嶴。守關隘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嶴。破之。其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徙。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鄉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尙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追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橫暴。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軍。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下戶。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曩時巡方勍惡。徒爲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薦陳忱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可以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北師方攻吳奎明。奎明力不支而遁。北師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師大敗。六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宗羲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時。固爲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日。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爲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曰。俟王翊之來。吾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覲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鞬哉。山海久不事。有爲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之人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傳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中。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與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跟蹌遁。庚寅三月。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拔虎山。九月。北師將攻舟山。恐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闌山。幌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匿者。翊避之於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雞頂山。爲其降將所致。害於寧城。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皆鳴。爲團練兵執于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欲覲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羅齒。書畢。引筆以擲海道面而出。北師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東嚮。掠鬢修容。謂北人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三日。北師畢集。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脅。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公之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鄰居無不厭之。江偉妾而難遣其妻。妻攜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莫不遊其爲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反。始知向者以術脫其身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聲勢寖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劇而卒。自此十有九年。山中無事。甲辰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偸驢摸犢之賊。徒爲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劫。浸失其傳矣。

史臣曰。四明山本非進取之地。其始之欲寨焉者。亦如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

入海居島中之意。不意後幾罹其陳迹。割裂洞天。雖然王翊之死。於田橫何遜。

四明山寨紀終

四明山寨紀　三　梨洲遺著

永歷紀年

維鍾

永歷紀年（行朝錄之八）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永歷皇帝諱由榔。端皇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爲桂王。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慶府。十八日卽帝位。改明年爲永歷元年。以府署爲行在。追崇端王爲端皇帝。上太妃王氏尊號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加丁魁楚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時紹武建號於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於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史書。固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江津人，進士）等詰責之。諸臣皆伏地請罪。已知閣部師全。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江伯嚴雲從衛三宮至桂林。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上西峽。

永歷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廉爲上集役夫。北渡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永城人，丁丑進士）晏日曙（[illegible]）太僕田芳等走。傅白李用楫先逃往交趾。瞿式耜姜腆衆多逗遛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illegible]）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illegible]）文選郎吳貞毓（[illegible]）給事中唐鍼。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靁。洪士彭。掌錦衣事馬吉翔扈蹕。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illegible]東閣大學士。北師李成棟蠶食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衆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之陷。起義者多從之。其勢益張。是月。焚北船百餘於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擊之。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illegible]）。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兵部右侍郎張家玉（東莞人，[illegible]進士）舉人韓如璜（[illegible]）建義。攻東莞。北令鄭霖閉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師屯杜榕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以諸生陳大赤領縣事。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於黃連。應房迎戰死之。四月。上至武岡州。以嚴起恒（[illegible]）爲東閣大學士。河東湖廣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悉賜五等爵。晉何騰蛟（[illegible]）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illegible]）駐長沙。聲勢稍振。張家玉使張元榮陳瑤濶拜表於上。進家玉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北兵破杜榕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成棟圍新安。家玉間道走博羅。七月。大學士陳子壯（南海人，己未探花）建義於九江村。與陳邦彥攻廣州。不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曄爲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北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誅花山之盜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是乎。左右曰。與坐而死。無寧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於白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常燦反正。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八月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鎭劉承胤川迎鑾功封安國公。與中人王坤交關。逼脅主上。皇太后刺血寫詔。召駐劄古泥商邱伯侯性（[illegible]）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至是承胤降北。爲前導。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等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胤引兵追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三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會侯性率兵奄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胤引去。上已兩日夜不食。夜宿羅家店。越五日。抵古泥。晉性祥符侯。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爲導。至高明城外。發礮破其城。殺朱實蓮於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礮轟發之。雞鳴城陷。張家玉走增城。圍之。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劄三營於城外。成棟令杜永和圍可義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者數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潦水而死。成棟又以水陸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眞忠臣。眞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彥及總兵曹天奇至。亦大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

然率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畢尊得以苟安桂林武岡之間者三人力也。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寧為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復返桂林百官幾欲散去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吳貞毓以間道扈三宮入南寧。十二月三日上至桂林靖王亨歎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恒同相賊將郝搖旗降於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賜名永忠避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瞿式耜拒之。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劫上於寢裸體置之城外綑縛百官掠其財物而去馬吉翔為上具袍服襪被而行。三月十日上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耳。柳潯二府為慶國公陳邦傳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用乏絕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開選于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客樂戶皆列官籍。四月乙未朔皇子生。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illegible]）潘曾緯（[illegible]）李琦（[illegible]）三人賚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有大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五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

皆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圖之發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妻孥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反正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興平伯高傑兄子也求援於粵佟養甲命成棟往牒布政司移餉八萬兩成棟日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為辭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粵日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決成棟姑令羣盜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於榜尾但書戊子成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飄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辮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為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左都御史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玉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凡前朝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要之中塗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卽於坐間斬巡撫而反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尚書。遣吳貞毓以吏部侍郎兼左副都御史使成棟。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崑山人戊辰進士）為東閣大學士晏清（[illegible]）為吏部尚書張鳳翼司兵科兼翰林院張佐辰文選司郎中黃雲衮行人潘駿虯兵部主事龐天壽掌司禮監曾經出仕僉曰迎鑾遊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間署數日間添注幾滿此外更有白劄部劄欽劄欽劄者皇帝用寶劄官不涉吏兵二部下廣之費大略出此。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李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兩綵紵萬端以備貲費政無巨細受成於成棟。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諡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諡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諡忠愍。十月十日遣佟養甲代祭興陵（[illegible]）上令李元胤磔之江中養甲密表於北成棟搜得之。十二月李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虔關以外事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與自廣東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琦（[illegible]）兵部尚書曹燁（[illegible]）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司毛毓祥（[illegible]）為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部尚書晏清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

張起為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illegible]）禮部尚書吳憬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中施以徵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光禮部儀注司郎中徐世儀為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賫明太僕寺卿楊邦翰職方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為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於李元胤元胤本姓賈為成棟義兒以守舍留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為虎頭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腳劉湘客為虎皮金堡為虎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棟者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為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為政潯南思太則陳邦傳為政而通政司上疏陳乞職官者猶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看詳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傳故潯梧參將也冒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至慶國公官其子陳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傳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黔國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潯梧而致賄於諮勅中書張孟光使以守字易居字為言者

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啓。以故爲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傳疏辨。乞上罪堡。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紛紛若是。以臣爲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天爵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所請監紀者。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傳請即監紀。堡又論鄭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覆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爵即日罷相。然天爵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於邦傳也。第金堡往日知臨清受官於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聞至。嘗金聲桓之反正。南都震動。乘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爲聲桓謀者。以寧庶人失策於一往。使新建得制其後。故聲桓兵先贛州。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轍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而各省援師集於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牽顧。失利而退。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而拒成棟。成棟退走。信豐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沈。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於亂兵。成棟死而聲桓亦亡。　何騰蛟開府於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降將爲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理而難斷。不足諸將歆應。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守。遂見執。害於大步橋下。

贈騰蛟忠湘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胤車騎將軍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永昌人。庶吉士）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皆去獻忠僞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奇能定北。而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彝。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能次之。文秀奇能又次之。然實彝無統屬。已而奇能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州不置一守。有廝皮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闢幕府於遵義。有王祥者爲委任。應熊死而祥擁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爲所愚。然兩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效力。及滇使至。朝議以爲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於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強甚。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可望亦知其僞。具疏辭。金堡葉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不可但已。改封荊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士司之儀服軍威者。進修貢獻。已儼親王禮行事。而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土畧定。而北師下流。張光璧侯天錫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爲。上言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墨敕召何吾騶金堡爲之解釋。先是正月。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寧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楚降將李赤心等兵敗入廣。初李賊部曲之降於何騰蛟也。李過（錦一名）賜名赤心。封興國公。高必正封鄖國公。晉名忠貞。騰蛟死。爲大學士堵胤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彬桂竟趨梧州。欲入廣東。胤錫力主其議。李元胤曰。我曩做韃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爲。胤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嘉陳橫甚。金堡等以李元胤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援。焦璉爲外援。朝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惴充位。疏未上。先傳票擬。政府置庭簿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竟章盈篋。至是告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是年。封朱成功爲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曆年號。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　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李元胤留守肇慶。戶部尚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翱。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戶科右給事中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李日煒。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佺。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illegible]）掌衛事張鳴岡鞫之。嚴起恒請對於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蓋堡駁御史呂爾璵奉旨疏。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獨爲快

怏順肆言無忌也獄具堡與時魁各杖八十堡遣戍時魁附近各終身充軍湘客正發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憂東事甚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　五月十三日高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胤亦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敕往平浪追還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三帥賜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免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册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為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皇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營設立護衛曰駕前官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啓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致書責餉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處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肯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出兵之途事無救災䘏鄰之念以為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祇以一盟了局為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遂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游文職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另行裁革　王祥烏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眞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師孔有德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一月瞿式耜遺表至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塘報至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泅水過江至臣寓臣謂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曰死則俱死耳卽於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月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矢突至執臣與同敞而去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行至王府靖江父

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至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以溫言諭臣等降臣與同敞曰吾二人已辦一死於爾兵未至前正以死於一室不若死於大廷耳明日被害當被執之時式耜欲入與妻訣同敞叱而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　廣東亦先四日為北帥尚可喜所破　十一日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傅叛上初過潯邦傅留之月餘欲挾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　十二日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邦傅刼之文武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邦傅以上鹵簿僭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十八日駐蹕南寧

永曆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詔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略楚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恩張明志張勝等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為大學士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儀修理行宮為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輿於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五月十八日敕鴻臚寺頒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服戚之中不遑祀事今値服除當面與大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卽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患足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遣祭祖陵十八日葬孝正太后於兩江之宋村山二十五日陳邦傅引兵北入寇上欲移蹕群臣以兩江黃茅瘴癘秋甚於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儀等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初七日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胤等迎駕請幸防城不允　十二月北兵至遷江過賓州五日幸瀨灘七日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至鎮安令孫可望遣師討皈朝叛彝總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永曆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日發皈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寶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曠清彝氣道路無碍廣南雖云內地界鄰交趾尙

恐靡情叵測臣再四思維惟安隆所（貴州安隆）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
葺一切糧餉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爲宜上是之蓋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
經營黔土至此已有成緒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賜利二十七
日次覇貫二十八日次加滴二十九日次那羊三十日次延堂　二月癸卯朔次
呼馬二日次篇牙三日次板屯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峒沙六日至安隆所詔改安
隆所爲安龍府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齎敕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遣出
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副之劉文秀入蜀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
地攻戰尤急故遣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帥定南王孔
有德赴火死俘其子定鬮及叛將陳邦傅其子陳師禹（[illegible]）初
定國駐軍武岡馮雙禮駐寶慶沅靖辰撫沈留敗遁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虜有德
之踵其後於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州分遣西勝營張
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要
道也馮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
坐營靳統武合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兵萬餘南師迎戰斬其驍將李四

北兵遂奔南師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謙左協營吳子聖
武英營廖魚鐵騎左營卜寧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傳城者無急
攻懼其奔逸并力於桂林也令未至而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州令急過毋入雙
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
砲傳警毋下關須大軍至始戰涼暮聞砲諸軍疑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
有德聞驛湖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會日暮退去明日北
師至關張勝等傳砲大軍蓐食而前戰於關下北師敗甚衆復歸定國斬馘衆者
諸軍奮勇前進衆亦失陣北師大崩斬獲不可勝計天大雷雨積尸彌野追及於
大榕江有德僉人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陣者皆潰大軍援梯畢
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中慨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虞我不
死乃[illegible]一騎攜其子出逃曰苟得脫度爲沙彌毋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乃有今
日耳自縊妾亦縊有德遂放火自焚投火中　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騎日
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僵臥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濱
以湯藥久之乃甦於是大宴三日疏請封晉始議犒師銀八萬兩已損之六萬已

又損之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illegible]）不發駕前軍內遺錄聞
桂林之捷皆生妒心曰北兵本易殺我輩獨不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鹵獲惟
孔有德金印金冊人參數擔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僅盈萬遂有謀孳其市恩諸軍
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而北師敬謹親王大
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
當衡州遇之河上始戰少却北兵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搗中堅遂陣斬名王
（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之戰斬馘如□□□手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不
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將撫鄖軍士蜀人聞大軍
至多響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保寧
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
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
聽張光璧軍其西南光璧號張黑神軍容壞曰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
是軍可慮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趨戰而南値討虜將軍營討虜爲潰兵
所擾又阻以水勢不復支北人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

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引刀自刎北兵皆驚嘆以爲烈士文秀徹圍
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
帝下詔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有復城功罷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
軍分守蜀隘或調征楚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胤往海南招集散
亡或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堂所執械送廣州不屈死投屍江中
永曆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　先是孫可望屢請封李定國爲西寧
郡王衆行軍都招討封馮雙禮爲興國侯聖旨所請封爵事宜俱依議行於是遣
設侯衛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齎勅往賞軍萬金行有日矣而是時說言策
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
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廢處劉文秀太宗威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
處嚴罰吾等如何若捐身命又以殺楊畏知立侯注駕前之事令出使者多恣睢
不法而言之者多獲譴從此內外文武咸怨軍心漸渙不樂爲可望用者衆矣楊
畏知者陝人官楚雄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爲可望所重及朝行在於南寧上以孫
氏故相之而可望反疑其二心於己歸對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

爲孫氏用。又時時詐屬其黨前人，可望欲脅之以令，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追諫者入而黨前人已捶其顙至矣。可望假曰：楊公死，我祖文事不成矣。從往者武爵陞敘，給賞就可。望欲以自大，其故時等夷者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奈何爲此。

、李定國出奔。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略中原之志。其封李定國者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奉上勅書以光寵之。而柴(?)交相論議，以爲此眞項羽之刓封賞也。王有爲定國慮者曰：此僞遊雲夢計耳。定國因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僞嘗竊陰恩，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蘄名王，乘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構隙，遭變叢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親聞之，有引軍從者，其不從者亦皆嘆太息不已。 李定國又爲書以謝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衆已嘗師在道，又信黨前言敵殊易殺，欲親復行間，立大功以服衆心。諜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破之，令於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連縣，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黨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覘陣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蝸口。可望亦令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亂之者，既不敢嚴責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黨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凡長沙所已復之州縣，給印軍。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矣。

八月，始有旨招還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單騎入黔，私見於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強之，遂請爲大招討，仍密遣之滇。

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改雲南省爲雲興府，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詔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學士吳貞毓以下一十八人（[illegible]）。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私以手敕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左右前後其非爲可望耳目者，馬吉翔發其事，將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震驚者累日（[illegible]）。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盡舉，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伏願皇上謀誠，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竊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軍嚮出，發沅靖諸營偏裨，陪勞鄖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舞吉(?)出師，由平越屯於夾柱。

永曆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

永曆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將謀劫駕出降，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爲滇都。

永曆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贈開緬甸爲省，以沅江土府爲總督，不果。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遣使賚璽書由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晉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孚遠遂反廈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請上隨路避兵。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 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遙傳兵至，百官奔竄，宮嬪被掠。二十八日，次蠻莫。緬人不容兵衆入關。三十日，發蠻莫。 二月壬辰朔，次河口，水陸分行。自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六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琦奉勅書往。緬王發神宗勅書對校，不同，疑其爲僞。及見沐（[illegible]）寶，是時李定國已（[illegible]）萬曆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illegible]）黔公寶(?)之實，緬疑遂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哩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爲緬人隔絕不相聞。文選亦遂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哩哇，對河緬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梗。七日至哩哇城下，大於對河。八日駐蹕者梗（[illegible]）。草殿數十間，編竹爲城，從官百餘人各自架竹木以居。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詐稱(?)（[illegible]）。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嫏額(?)歷於緬。

永曆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日欲出緬，命李定國(?)。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於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偸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九月，定國迎駕於近地，奏云前後二十餘本，不知曾到與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敕付緬人，而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庸冗

一二聲馬吉翔爲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爲唇齒惟恐定國之至於是年龍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擲之吉翔國泰卽椎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恐而碎之

永曆十五年辛丑正月辛酉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民齎本至云不敢速進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爲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彼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則遲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托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講官務則有皇親沐國登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於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　又傳禮部侍耶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敢廢禮今日雖荷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側言公何

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奔猛白弒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吃呪水[illegible]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松茲王某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纓皇親王惟恭吏部尙書鄧士廉以下共四十二人緬人又發兵數千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刼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日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　十二月十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乃知其爲北人也　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雲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日北人壓至某驛夜半聞上怒罵卽徂落之辰也

鈕琇記吳三桂縊之貴陽或曰同太子絞死雲南城錢曾詩箋辛丑之冬　天兵逼緬緬人執帝獻於師挾至雲南省城外草菴肆吳三桂夜殺之兩宮世子皆不免時李定國尙駐安龍聞之大怒與白文選揀精騎一萬兩晝夜馳入緬甸居幾緬人幾盡仰天大呼力竭自刎白文選亦死遺兵尙二十餘萬多入蠻洞中及散竄安南國三桂以功晉封平西親王卽永曆故宮名五華者撥爲王府今改作五華書院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安國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蕞爾魚鼈之衆而欲使新造之唐聲以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向非高進庫梗於贛州[illegible]則其勢必合合則江左偏安之衆成矣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罷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璧而問天也

永曆紀年終

沙定洲亂記

沈維鍾題籤

沙定洲紀亂（行朝錄之九）

餘姚　黃宗羲　太沖編撰

沙定洲。雲南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萬某有女。故倡也。名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於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娶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遂兼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爲謀主。日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滇中擾擾。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遂輕國公。以爲可取而代也。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晉安世約。汝以武定叛。黔國必調我兵合攻。諸司莫敢難我者。必奎如約。黔國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必奎已擒。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家奴阮韻嘉徐中和有異志。參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宏亦怨黔國。二憾皆言定洲許爲內應。當是時。諸生于錫朋饒希之用事於黔府。恐爲不法。大橫兵官李天植征武定回。有二妹殊色。錫朋奪之。天波既犒定洲軍。疏題參將。十二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伏甲於內。沙兵譟於外。以誅于錫朋爲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母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潤皆遇害。定洲規巡撫吳兆元具劄。言沐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兆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僞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丙戌春發兵圍天波於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懼。截軍彌勒。陳隔泥關。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也。皆獻賊部曲。張獻忠伏誅。去僞號。欲迎黔國以輔王室。既入曲靖。値思文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入衛。四人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爵。使之引兵東向。興祖然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袞以脅遁。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宏。檻送楚雄伏誅。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洲據省凡五百五十日。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申至壬戌拔之。改阿迷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楊畏知以流賊目之。六月。四將軍入滇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坐。以爲同獎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於天波。七月。土司龍在田許名臣來降。八月十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顯至營曰。但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謂

諸人曰。沐世子來。猶沐國公來也。請以國公禮禮世子。世子請以二十騎從之。悉返所得沐國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顯忠視之愕然。謂其父曰。此卽擒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都。車裂于錫朋徐中和以謝國人。文秀引兵討佴革竜。佴革竜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險。碉名溪鳥。其外巢也。大莊寬目黑老虎據之。其戰也口啣雙刃。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黑老虎。十月四日。碉人多出降。破之。執萬氏定洲以歸。磔之。

史臣曰。沙亂由於萬氏。滇人疑其爲夏姬。及獻俘。貌益奇醜。莫不大笑。嗟乎。亡國者何必褒姒夏姬哉。

沙定洲紀亂終

滇存

維鍾棨

滇攷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哨頭水鳥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間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黠。所部土兵亦强。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嘗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回。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迓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脅難。伉亦嘗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沒于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爲廣西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逾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急須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驛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騎數騎至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旨益大喜。出迎。讌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覓易醆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爲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毒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役使諸小彝。遣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璚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爲贅壻。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晳。更謀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恥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彝地益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黔南震恐。使參將大賓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

先爲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桀驁日甚。大賓命爲屬。以事使之。乙酉八月。必奎衆叛。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勦。六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鳥之亂有戰功。在田列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於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審。旣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留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于錫朋等。適賜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詫天沐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川袁士弘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沐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兒殺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刼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貢院脅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等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變驚曰。吾家當爲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熖赫然。資用饒洽。更喜過望。夫婦坐入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以全力來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即西追。恐楚襲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紿。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徹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陴堞。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遙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進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徹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礟擊之。烟熖所指正單。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嘆以爲神。畏知覘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衆。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寧州。破之。永命死。至嶍峨。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黨許名臣奮大理定洲既定。進東。復引而

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圪壕。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移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義男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涼知縣方輿佐率衆特羊酒迎可望。賊衆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瓛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竊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狥迤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虜婦女。可望皆許之。即折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

所蓄。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門樓。遂攜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其像。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塲。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洲。聞晉寧有變。因盡擄臨安子女而還。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籙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于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迤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畏知不衰也。然城亡與亡。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塲。城內置四王府。碑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爲之。而可望定國與艾奇能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僎等。又倡議尊可望爲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僎兼吏禮二部尚書。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矜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迕。明年壬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謀縛定國于演武塲。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銜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佴革竜。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諸營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營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謝譽祖宗母弟妻子之靈。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爲快焉。

滇攷終

賜姓始末

庚笙

賜姓始末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爲倭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奕奕耀人。隆武皇帝即位，年纔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初，芝龍之爲盜也，所居爲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爲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爲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貿埸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爲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縱橫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盎，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爲甲。每出則百餘騎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時南安有荷懸，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荷懸先亡，劉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芝虎輕舟躍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併其衆，遂益強盛，江右鄰雖殘闕，爲巡撫思欲殺之，然無以爲計也。宏光帝立，封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國侯，晉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illegible]樓船尚五百餘艘，乃爲洪承疇所誘，決意欲降。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歛。丙戌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群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五月，於廈門[illegible]設演武場。七月，合定國公[illegible]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印之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皆下，以禮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鎭將邱縉、金裕皆死之。知永歷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爲延平王，始稱永歷三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欵。庚寅，成功南下。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於梧。待成功自南反泉州，襲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壬辰正月，海澄守將赫文興舉城

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敗之。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七月。七日。陳錦爲其內豎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康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帝在彼爲僧。繼而勅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北師金礪援漳。島兵失利。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思文帝今離五指。赴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出驗視。卒不可得。五月。金師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尙文反正。以定海李孟毅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山薙髮。不受。潮州復詔。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岩不下。泉屬七縣。降者六。乙未二月。破仙遊。攻凡半月。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紳衿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墮揭陽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抵城下。十六日。北師再遣使議和。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歷十年大統歷。以前年有戎事故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信遇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十日。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蘇雄不從。斷其手。得脫城出。七月五日。以忠勇侯陳某留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鎭。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叅將張禮。八月四日。復連江。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illegible]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災。戊戌正月。行在以蠟書通問。二月。使松江徐孚遠覲行在。泛海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得過。遂返廈門。廈門破。孚遠遁跡。爲北師與六奇所蹤。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歸故里。未葬。子亦死。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明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擊撞。義陽王某溺焉。於是反旆。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師從爲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鎭江。煌言泝長江。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鎭江。水師舉至。七月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月。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涇縣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無爲廣德和陽。凡得府四。州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鎭屬縣。亦皆待時爲降計。其時有大帥單騎東逃。飯於村店。店中惟一老媼。大帥逡巡問曰。今代何如。老媼不知其爲大帥也。合掌向天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而諜知島師疏放。樵蘇四出。諸營壘爲空。士卒釋冰而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軍。質明。軍壘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島師大敗。總兵甘煇等死之。成功從乘流出海。并檄鎭江之兵。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彝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君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饑。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爲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於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彝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成。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煅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而其門戶爲澎湖。澎湖水淺。地勢低下。海船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船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彝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礮攻城。城堅不受礮。臺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源。三日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彝乞降。遂以大船遣國。成功王其地。四年卒。子錦（一作經）嗣。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兵爲助。錦引船入據漳泉。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戊午。精忠降。錦猶稱永歷二十八年。錦於庚申仍歸臺灣。癸亥。錦卒。子克塽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兵潰。降於清。得授世爵云。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illegible]）即有賢鄭氏者。亦不過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爲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

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伸大義於天下。愚聞海外尙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賜姓始末終

鄭成功傳

庚笙燊

鄭成功傳

黃宗羲　太冲撰

鄭成功。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初名森。字大木。父芝龍。字飛黃。小字一官。其大父紹祖。為泉州太守蔡繼善吏。時芝龍方十歲。嬉戲投石子。誤中太守額。太守擒治之。見其容止。笑而釋焉。居無何。落魄去之日本。娶倭婦。生成功。是夜倭島萬火齊明。芝龍心異之。數歲。芝龍與弟芝虎。亡之顏思齊黨中為盜。思齊。海澄人。居臺灣。一時羣盜陳衷紀楊六楊七劉香等。皆出其門。衷紀亦澄人。最桀驁。芝龍委身事焉。臺有居人。自芝龍等始。思齊死。衆無所立。乃奉盤設劍。牲而盟。以劍插米。各當劍拜。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大至芝龍再拜。果躍出地。衆乃俱伏。推為魁。（[illegible]）陸梁海上。官軍莫能捕。然大權猶歸衷紀。芝龍仍歸奉之。朝議招撫。以蔡善繼有德芝龍。必感激為用。招之。芝龍歸命。及降。善繼坐戟門。（[illegible]）令芝龍兄弟泥首。芝龍不敢違。匍伏而一軍皆譁。竟叛去。復據海島。截商民往來閩廣之間。天啓六年。泊於漳浦之白鎮。巡撫朱一馮遣都司洪先春擊之。晝戰自晨及晡。未有勝負。會海潮夜生。先春漂泊失道。芝龍陰度前山。邀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身被數刃。芝龍故有求撫意。微達於官軍。乃佚先春。又自白鎮趨中左所。督師俞咨皋與戰。敗。又佚之。中左人開城納之。泉守王猷遣人招諭。崇禎元年九月。芝龍殺衷紀於島上。忌劉香。發其父塚。刃挫而煮瀦之。率所部降於督師熊文燦。三年。以平廣盜征生黎茭荷蘭。（[illegible]）收劉香功。遷都督。於是成功在倭已七歲矣。芝龍屢請之。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幣往。國賓芝龍為大帥。衆鉞橫絕海表。軍容烜赫之狀。倭亦頗憚。受賂而歸之。成功風儀整秀。依然有大志。每東向而望其母。輒掩涕。大為季父芝豹所窮。叔父鴻逵獨偉視焉。讀書穎敏。不治章句。先輩王觀光一見。謂其父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十五。補邑諸生。試高等。食二十人餼。金陵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蓋知明歷之餘分。東南之亂未已也。我　章皇帝定鼎之元年。福藩立江左。改元宏光。封芝龍南安伯。鴻逵靖虜伯。其明年。鴻逵與黃道周迎唐王即位福州。改元隆武。晉芝龍平虜侯。鴻逵定虜侯。俱加太師。芝豹澄濟伯。芝虎最驍健。以逐劉香歿於海。以故不及封。

（[illegible]）芝龍幼習海。羣盜皆故盟。或門下。受約束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鎮。艫舳直通臥內。所部兵自給餉。不厲於官。捫墨剽銳。徒卒鼓勸。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以故鄭氏貴震於七閩。既而成功陛見。隆武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云。是年日本送歸其母。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又度天朝神武。必不能偏安一隅。密有歸欵意。時招撫江南者。內院洪承疇。招撫福建者。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通聲問。一日成功見隆武愁坐。悲來填膺。跪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毋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臣以死捍陛下矣。及兩浙敗。關門不戒。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厭人望。乃分兵為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以鴻逵為元帥出浙東。永勝伯鄭彩副元帥出江右。隆武餞於郊。送之。既至關。疏稱餉缺。駐不發。詔書切責。不得已。踰關行四五里而還。三年六月。封成功忠孝伯。八月。隆武親征。駐延平。欲往江右。就督師楊廷麟萬元吉楚督何騰蛟等。猶豫未決。芝龍疏請航海。拜疏即行。武毅伯施福撤關兵歸。隆武駕陷汀州。（[illegible]）成功南渡。方官軍之未至泉也。芝豹閉城門。大索富紳富民餉。不應立梟之。訪親家母於庭。拷得數萬金。餓而貝勒王度岡山兵至。乃潰。成功母不去。死之。成功大號慟。不自勝。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旌旗插海。以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關兵。無一矢加遺於天朝。為忠而兩廣猶屬部下。若招以自効。閩粵總制可得。猶然南面王也。泉紳郭必昌與芝龍厚。貝勒王令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主為罪爾。會岡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王乃退岡山。離安平三十里而軍。以書招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時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冀將軍來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則召成功計事。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龍曰。喪亂之天。一彼一此。雖能常之。若幼惡識人事。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文告。艷投之勳。猶恃貝勒王書招論市官者。就體假至福州。見貝勒王。握手

其歎。折箭爲誓。命酒飲三日夜。貝勒王知成功黠。俟以俱行。既而不至。芝龍嘆曰。成功去。渭朝其敵平。使君憂者。必此子也。夜半。忽拔砦挾芝龍以北。成功雖遇主列爵。實未嘗一日與兵柄。意氣狀貌。猶孺生也。既力諫不從。又痛卅死非命。乃悲歌慷慨。謀起師。携所著儒巾藍彩。赴文廟哭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之。高揖而去。禡旗航族。聲淚俱并。與所善陳煇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盟。揮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斷纜行。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其明年遙聞永明王即位肇慶。改元永歷。成功則奉朔。提師歸自南澳。舊衆稍集。年二十四時。厦門浯州爲鄭彩及弟定遠侯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與厦門隔帶水。厦門者中左所也。所謂浯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爲兩島。七月。會永勝弟兄入寇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提督趙國佐數百騎於桃花山。追至城下。國佐授甲登陴。其明日。我副將王進。自漳赴援。圍解。成功回島。鴻逵艤舟泉港。自冬徂春。郡邑戒嚴。五年。永歷在桂林。三月。成功寇同安。同之九都民好鬭。偕守將拒於店頭山。成功斬數騎。兵民奔潰。至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知縣張效齡。棄城遁。成功入

據之。以葉翼雲爲同安縣。復寇泉州。七月。我佟國器陳錦李率泰三師援至。鴻逵入潮。成功入島。以丘縉林壯猷守同安。官軍日夜攻破之。殺縉壯猷。翼雲及教諭陳鼎。[illegible] 居其城。六年。永歷在肇慶。成功募兵於銅山。三月。以施琅楊才黃廷柯宸樞康明張英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鐵騎鎮。尋改正兵鎮。教以弓射。教以騎馬。割馬耳者同首功。殺馬如屠。自起鳳始。尋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黃廷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之。七月。永歷遣使至島。封成功爲延平公。七年。潮人黃海如陳斌迎成功入潮。是年。全粵俱奉永歷。守潮者永歷鎮帥新泰侯郝尚久也。[illegible] 王 白鴻逵謀潮之揭陽。鄭鄭兩家雖同奉朔。各相疑忌。既而尚久投誠。成功入南洋。則賊許隆楊廣。從渡達濠。則賊張禮。鴻逵邀入揭陽。則賊陳敬李崒。殺我潮鎮騎兵數百。至碣石衛。爲賊蘇利所敗。[illegible] 六年。寇潮州。城守不下。遣甘輝殺賊黃兆桑於峽山。敗粵東部提督於潮陽。時兩島爲彩聯所據。其將章雲飛恣肆不遵。成功嗇與諸部。計曰。兩島吾家臥榻之側。豈容人鼾睡。乃嚴部勒。自揭陽揚帆。中秋抵厦門。聯方醉臥萬石岩。岩踞城東數里。鑿石成洞。奇險可居。聯所結構也。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交拜稱歎。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對。諸執銳者前矣。唯唯惟命。於是麾軍為聯船。諸將皆懾伏莫敢動。成功遂并聯軍。斬章雲飛。戚悵日。憤海上軍皆屬彩。可四萬餘人。未幾。邀聯游萬石岩。微諭以刺之。隱其屍。陽爲遁去。成功之將至也。聲名藉甚。彩議全軍出避。聯不從。復不設備。故及。彩率所部漁獵海南。數載不歸。成功慰復之。卒於家。十一月。永歷在南寧。十二月。天兵猶廣州。永歷鎮帥江寧伯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接之。八年正月。率衆而南。二月。舟次平海衛。鴻逵棄揭陽回島。閩撫張學聖按泉。調諸郡侯馬得功取厦門。鴻逵未至。鄭芝莞無守備。得功先遣數十騎渡五通。登岸。兵民望見皆潰。遂入島。降武閣部峽江曾櫻死之。[illegible] 不數日。鴻逵至。攻圍馬得功。得功欲遁。阨於渡。謂鴻逵

曰。公等家口俱在安平。脫得功不出。恐不列公家。鴻逵患之。且不虞成功之迅至也。逸之。四月。成功至自平海。得功去兩日矣。成功大悔恨。按失律罪。殺芝莞。芝莞成功從叔也。諸將悚慄。兵勢復振。凡六七萬人。鴻逵遁泊白沙。築寨以居。左先鋒施琅 [illegible] 得罪逃歸。

天朝。琅之事成功也。年最少。風宇魁梧。號知兵。自樓櫓旗幟伍陣相離之法。皆琅啓之。然頗恃才而倨。有標兵得罪。逃於成功。琅禽治之。馳令勿殺。琅已斬之。成功怒。捕琅逮其家。殺琅父及弟顯。顯時爲援勦左鎮。琅夜逸。遁四寨環海。無敢問渡。匿荒谷中。飢且死。適田兵鋤園者矣。望見五花豹隱臥。大驚怖。迫之。儼然施琅也。琅亦驚定。且言之故。佃兵聞其勇也。慰撫之。以璜食魚蝦餉之。然已憊甚。肌革慘慄。時成功購琅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國中舍匿者族。食畢。乃謀之所部蘇大將茂。夜叩大將門。門啓。佃兵乃去。茂則大驚失色曰。大哥安得留此。既已無可奈何。居二日。跡至蘇家。乃伏琅臥內。令其妻偽坐以衣覆之。又二日。假以一舟一劍一豎子。夜渡五通。入安平。依鴻逵。厥明。茂席藁請罪軍門。成功赦而封之以琅驟。久之。琅歸

天朝。授水師提督。駐海澄。五月。成功寇兩溪。敗漳鎮王邦俊。十一月。與提督楊名高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十二月。寇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降。九年正月。寇海澄。潮鎮張逢城垣。城守郝文興降。授左都督。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與中軍提督甘煇遇於北溪。進大名人。號老虎。煇海澄人。足躄。此兩人俱雄健聞於軍。久念一決雌雄。乃奮槊傳矢。以兩馬相當。煇堪進則躄之進。戰煇亦落之。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竦踊。以爲神亭之技。迫兩家兵至。乃解。進八長泰。煇日夜攻弗克。我總督陳錦援至。戰於江東橋北。錦潰奔泉州。復攻長泰。城陷。進獨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郡城漳屬俱下。五月。我金衢總兵馬逢知來援。戰少利。突入郡城。成功圍之。弗下。防鎮門山以水灌之。堤壞。弗浸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illegible] 七月。陳錦軍於鳳山尾。其奴庫成棟刺其首降成功。成功嘆曰。僕隸之人。而皆狀其主。是天下無刑也。賞其功。厚給其家。而梟懸之。民是以皆服。十月。金固山援至。潮解。時成功久頓堅城。師老糧匱。兵及古縣。成功令右衛餘鎮柯朋接戰而敗。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右武衛周全斌援之。又敗。成功退。不納其蓋。是以大崩。收兵保海澄八島。是時永歷在安隆。所封李定國爲西寧王。蹤我定南王孔有德於桂林。敬謙親王尼堪於衡州。十年五月。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塔樂。左右死者枕藉。與將飲。敵棲指揮自若。益治軍。既矢礮雨集。成功乃大呼曰。天尚贊我。無落吾事。須臾下息。礮碎其座。忽一空。礮遽發。成功咋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釜以待。趣曰。敵至方砍。官軍渡壕入其邪。大呼登城。有斷養卒者。舉巨斧砍。衆從之。譟登者填壕。固山宵遁。斷養卒乃拜都督。而澄守益堅。當是時。瀕海驛騷。餉饋不給。以黃愷爲餉鎮。專科派。愷小有才。陰賊招摧雁金錢。民無聊生。成功收殺之。鄭氏兵興以來。紀律嚴肅。禁絕淫掠。軍行。孺子婦人至與爭道。惟燔樵所邑。酷剝富民云。九月。爲尙久叛。故官軍攻潮州。尙久因文興走島乞援。以陳六御救之。尙久不敢納。潮破。成收臨汀貝土賊而還。其明年。

本朝遣鄭賈二漢官招安。賜成功海澄公爵。芝龍同安侯。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弗從。二人遂攜芝豹同成功嫡母顏入京。時方議撫。成功登岸措餉。縱橫

福與漳泉等郡。十月。復遣葉阿二滿員議撫。成功逆命。葉阿怒。歸報天子。逐寘同安侯於刀俎。戍芝豹於寧古塔。成功亦不顧。十二月。寇漳州。漳鎮標劉國軒開門納之。守將朴世用魏標。知府房星燦。知縣周瓚。李奇生。范進等降。十邑俱下。乘勝寇泉州屬邑。泉帥韓尚亮城守不下。時水陸兵勢熾。至風起浸尋衍溢。坐論海王。迺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設印局。軍器局。令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潘庚昌兼吏戶官。丙戌舉人陳寶鑰爲禮官。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浙人程應璠爲刑官。丙戌舉人馮澄世爲工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奉監國魯王。盧溪王。寧靖王。居金門。凡諸宗室悉厚贍之。禮待避地遺臣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等。此數人。鄭之上客也。成功不敢與講均禮。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所便宜封拜。稱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歷帝座。令禮官讀疏畢。抗手焚之。以煽誘愚民。鼓動天下。十二年正月。以杜勝等寇仙遊。五月。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寇舟山。守將巴臣興降。以六御守。後爲官軍所襲死之。旭招降我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洪德。六月。陷安平。鎮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入閩。成功回島。十三年春正月。庶子王略沿海。三月。官軍自泉州出攻兩島。爲暴風颺壞。分兵攻白沙。弗克而還。夏五月。斬蘇茂。茂率前衛鎮黃梧寇揭陽。無功歸。惡其失律。又縱施琅也。六月。成功留食置海澄。以梧守東南門。茂部將蘇明守北門。角宿鎮康澄守西門。其餘金武木武土武等鎮。錯綜於外。六月。成功將北略。剋日解纜。梧陰歸命。謀定。謂蘇明。飲東門樓。比置言蘇茂事。明嘆。鳩梧曰。本藩養將士如分槽肥則啖之。明復嘆。又曰。我等飄泊海外。未有歸宿。天之眷清。恨恨無已。吾歸清決矣。明以爲戲。起而見背。髮已剃矣。左右悉露刃。明愕然。亦懼茂罪之及也。頤之曰。兄能爲之。弟何不爾。若依海若歸清朝。亦惟命。乃挾以俱行。左右諸將皆潰去。

朝命梧爲海澄公。駐漳州。明爲多羅幾馬邦內大臣。發鄭氏墳墓。誅求親黨。殺五族。籍其家於寧古塔。皆梧之力也。十月。庶子王班師。當澄之甫降也。甘煇聞亂進攻。不勝。入土城。取蓄積以歸。遂奉成功。破閩安鎮。逼福州。時庶子王屯兵在漳。王進得罪繫獄。令出修備。攻之不克。轉略溫台等郡。十四年春三月。永歷在雲南。馮遂卒於潛州。[illegible]

[illegible]

成功回島。尋遣將城福州。映江中心塔以陳斌林銘杜煇等守之。官軍來攻。銘煇棄回。斌無援。投城王福州。飲以酒而夜殲之。凡五百餘人。甘煇周全斌等攻寧德。滿師阿克蘀體貌肸壯。常冠軍率兵迎戰。甘煇親刜之墜馬。弗殊。手擊殺數十人。莫敢逼視。煇揮戈擊其首。焉重釣有奇。十五年。永曆遣漳平伯周金湯航海晉成功延平郡王。甘煇崇明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郝文興慶都伯。王秀山祥符伯。張煌言兵部左侍郎。餘各拜爵有差。[illegible]

[illegible] 乃議大舉入寇金陵。秋七月。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留守。部署諸將。挑力士身披鐵鎧。畫以朱碧彪文。留其兩目。執斬馬大刀。陳其行首。而命之曰。但蹲立。視馬足而砍之。號曰鐵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鐵人八千。號八十萬。戈舟八千。揚帆北上。至浙江。攻昭樂清等州縣。次羊山。爲暴風飄沒八千餘人。幼子從軍。溺死。泊滃洲理檝。十六年夏五月。永曆在永昌。成功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爲老營。不聽。[illegible] 六月癸酉。移吳江港口。癸未。董永。川。庚寅。至江陰。七月癸卯。至焦山。謂諸將曰。瓜鎭金陵門戶。須先破之。援諸將僞宜令程應璠督右提督馬信前鋒鎭統領余新等。進奪譚家洲砲。遣材官張亮督善沒水者潛舟。斬斷滾江龍。張煌言會水師提督羅蘊章。各督所部。俟斷滾江龍。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大船由南港。小船由北港。甲辰。自督親軍及中提督甘煇左提督翁天祐先鋒鎭楊祖建大將旗鼓。直擣瓜州。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滿漢騎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砲石交擊。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鄭師揚帆兩岸對擊。成功麾軍大進。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水登岸直破。其陣身中五矢。矢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衣祚奔城。正兵鎭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登江介之山。以望見韓軍奪門。麾兵疾進。陷西北隅以入。搜殺我兵。皆豔犧衣祚逸之。其守譚家洲及滿州木城。一時惶潰。死者不可勝計。後提督萬禮逸出瓜州之後。潰其餘卒。以援剿左鎭劉猷守瓜州。監紀推官柯平爲江防兵部侍郎。張煌言督理戎政。楊朝棟兵部主事。冥起震督阮美及羅蘊章等進取蕪湖。戊申。亂揚子。趣鎭江。我提督管效忠率滇南換班披甲數萬。分道馳之不動。夜札銀山。與官軍夾擊。辛亥。官軍留步兵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爲必爭之地。是夜引兵

奪而據之。列陣以待。遲明。官軍復分五道。三疊來攻。鄭壘不動。駐騎射如雨。成功令發火砲。多鼓鈞聲。應瓦皆動。我兵皆下馬殊死戰。薄午。鄭人益奮。官軍大北。[illegible]壞。管效忠僅而得免。戰之明日。鎭江守將高謙。及知府戴可進等。詣成功降。癸丑。登京峴之山。大饗士卒。令全斌及援剿後鎭黃昭等守鎭江。澄世署道事。乙卯。屬邑皆下。以張煌言楊朝棟招撫江南。[illegible] 甚起震徐長春招撫江北。於是常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和六合等州郡縉紳子弟。多欲附者。蕪湖縣官守兵皆遁。甘煇進曰。瓜鎭爲南北咽喉。但坐鎭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不勞而定矣。不聽。癸亥。率師登舟進取金陵。僞檄四方。[illegible] 八月丙寅。舟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叉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招諸將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行於江東門外。自上新河及蘆洲北岸。觀率十餘騎。射歷城下。度營壘。辛卯。移營分屯漢西門觀音山第二大橋頭諸山。成功與五親軍屯獅子山。留前鋒鎭中衛鎭屯獅子山。甘煇進曰。以臣觀之。則尙速也。夫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營且未定。其勢宜拔。若彼集衆固壘。難圖也。君必悔人。不聽。退而告人曰。吾不復此矣。乙亥。官軍千騎薄前鋒營。新擊敗之。遂輕敵無備。縱軍捕魚。成功聞之。令張英馳諭新。猶如故。有軍士負博進錢數萬。逃歸我師。具言前鋒軍日脫甲沐浴觀優。擊之必潰。且請爲導。辛巳。我副將梁化鳳由儀鳳門穴城十餘道。東馬秣陣。夜薄新營。化鳳擁中人。才勇善戰。有名東南。新不及甲。倉皇出拒。尋皆遁江而逸。副將蕭拱辰延中蕭拱柱死焉。蕭拱辰逅新。就擒。成功聞儀鳳門砲聲。遣翁天佑馳援。而已無及矣。官軍既破前鋒營。盡出騎兵列於城下。壬午。以步卒數千。由觀音門掩中堅。成功率親軍右虎衛陳鵬右衛鋒萬祿擊敗之。官軍數萬。從山後出其背。薄左先鋒營。祖督兵轉戰。三合三却。後勁鎭楊正援剿右鎭姚國泰敗走。前衛鋒鎭藍衍行軍司馬張英死於眼岩之下。官軍從山上乘其項。左武衛林勝及陳魁力戰於山下。敗。魁領鐵人鎧重不可砍。乃與以去。或斧以斯之。後提督萬禮力戰於大橋頭。亦被禮勝魁及副將魏標朴世用洪復督理

戶官潘賡昌饒僎衛等皆陣沒。惟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衝鋒援剿後鎮軍獨全。成功麾軍急退。爭舟而渡。獨甘煇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餘人。凡所擊殺數十百人。馬躓被獲。至城南金水橋。余新方屈膝。煇怒蹋之。截手罵不屈。死最烈。癸未。還鎮江。丁亥。成功議回島。使馬信韓英督舟師堵守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為後殿。餘軍次第登舟而還。壬辰。至吳淞港。九月丙申。擊崇明。不下。正兵鎮大監督王起鳳傷砲死。以陳煇阮美羅蘊章等守舟山。劉猷與官軍戰於溫州。敗績死之。冬十月甲子。成功還島。立忠臣廟。祀死難諸人。以甘煇為第一人。祭哭極哀。曰。吾早從將軍之言。不至此。十年之功。隳於一旦。我

朝既定江南。乃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大搜兩島。十七年五月。部分滿漢官軍。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許隆蘇利等會島上。成功以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州。遏廣東。自勒諸部遏海門。海門在海澄港口。甲子。平明。漳船風利。廹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揚徽而鼓。令未畢。呼吸之間。漳船猝至。諸將倉猝受命。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為我兵所乘。與堯策死焉。陳煇舉火。滿兵高躍。舟乃得出。向午。東風大盛。既得上流。成功自手旗起師。引巨艦橫擊之。泰自浯回。縱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兩軍士踏浪如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顛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僵屍布海面。有滿精卒二百餘人。棄船登圭嶼。莫敢犯者。成功諭以忠義。乃降。是日。同安船趨高崎。陳鵬約降。飭所部勿動。官軍恃應。船未近。涉水爭先。其部陳蟒不與謀。曰。此急矣。當決一死。麾其屬與殿兵鎮漳合擊之。我兵被重鎧。退陷於淖。遂大敗。首領哈喇土星被擒。殺滿兵一千六百餘人。成功乃收殺陳鵬。以蟒代之。蘇利等後二日至。知諸路告衄。望太武山而還。泰自殺於福州。竟成功之世。無敢窺島者。十八年。永曆在緬甸。成功議取臺灣。臺灣為吐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illegible] 東倚層巒。西廹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利。耕耘並耦。果隋蓏蛤。硫磺水藤。糖蔗鹿皮。

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土番鯖結。百為為羣。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疾於奔馬。固東南之一大聚落也。自鹿門金門遙遙東南。日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鬬激。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氣。南則入於北。萬水朝東。皆有不測之變。又東至臺之鹿耳門。鹿耳門之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餘乃山羅礁擁。無所出入。其險且不測如此。[illegible] 成功自江南喪敗。地蹙軍孤。念永曆亡在外。存否不可知。第倣天復天佑故事。孤持正朔。乃稍稍議遷。適紅夷甲螺何斌負債走厦。緩陳沃野千里。為四省要害。橫絕大海。實伯王之區。且言可取狀。諸部羣集。以險遠為難。誤極日而不決。成功銳意捩舵東甲。於是遂行。三月。泊澎湖。延日。視吾舶首所向。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啣尾而渡。橫縱畢入。紅夷大驚。以為自天而下。成功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壑也。天赦孤臣。必有寧宇矣。引兵登岸。克赤嵌城。荷蘭戰不利。退保王城。歸一王。以死拒之。鄭人攻不克。乃築鑱條環七鯤身以逼之。是秋。銅山將郭義蔡祿投誠。挾忠匡伯張進以行。進自燒殺。君子謂張進於是乎男子。冬十月。棄同安侯於柴市。子孫在京者皆戮之。遷各省沿海邊界居民。以絕接濟。十二月。成功復攻王城。因風縱火。燒其夾板。敗者益大。終無降意。成功使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珍寶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兵始罷。荷蘭迺降。送之歸國。諸土酋皆受約束。就土城居之。改臺灣為安平鎮。赤嵌城為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曰承天。縣曰天興萬年。成功既闢地界。令下嘆曰。使吾猶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盡委而棄之。使田廬丘墟。墳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之故。以今雖拔猖。亦復何用。但收拾餘燼。銷鋒灌燧。息兵休農。待天下之清。未晚也。迺立興法。辟刑獄。起學宮。計丁庸。養老幼。恤介特。險走集。物土方。臺灣之人。是以大集。鄭氏遂安。聖祖之元年。永曆在滇城。或曰幽矣。或曰殺矣。成功猶奉永曆朔。二月。有誘忠勇侯陳豹歸欵。

本朝以全斌之甲伐之。覇石非人平。鹵步將而成功之姻也。鎮南澳十餘年。與許隆蘇利數百戰。粵人畏之如虎。但性傲多怨。全斌至。覇不禦。敵入廣州投誠。授碁

化伯。蓋蠻語所中云成功旣治家嚴刻。長子經居島。頗耽聲色。狎老女與乳媼通。生子。成功聞之大怒。令黃昱洪有鼎至島。諭鄭泰監殺經及經母董以敎兒不謹也。諸部大驚。又知成功病革。或亂命。謀保全。謂經君子也。不可拒。父推泰。泰於成功爲兄行。謂兄可拒弟。姑期舉事。値全斌自南粵回。亦承成功旨。諸部誘執之。洪旭密招臺灣親信戴爲援。五月庚辰。明延平郡王卒訃。討大將軍朱成功病殂於臺灣。自成功起隆武元年迄永歷十六年。凡十有七年。卒。是時年三十九。臺人以其弟襲爲護理。六月。赴至島。經嗣位。居亡何。泰與洪旭黃廷。襲鳴雷議曰。先藩連年用兵。徒苦父老。東行之時。猶令權宜通好。今日當爲桑梓計。即不能。成敗未可知。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以成功死。遣人招諭。[illegible] 泰等請經。經曰。吾將東。諸君善圖之。議照朝鮮事例。遣楊來嘉入奏。待命不報。來嘉還。於是經出全斌爲五軍都督。陳永華爲諸

議恭軍。馮錫範爲侍衛。率師往臺。黃昭蕭拱辰奉襲。謀拒經。臺之諸部。陰持兩端。十月晦。經至或濟道以入。營於安港。十一月辛未。昭合諸部攻經。大霧晝冥。跬不可視。獨昭先至。破營入。經潰幾爲所辱。全斌率左右數十人力禦。經還射之。殪忽而霧消。日向午矣。其衆驚亂。或鬭或否。既皆遂延脫甲。經遂入臺。收殺桂應齊曹從龍。餘寘不問。待襲如初。二年。經既靖臺人。濱城赴至。猶奉朔稱永歷十七年。居亡何。殺鄭泰於金門。泰貲以巨萬百數。而恨於一錢。潛結黃昭。事露。經乃佯入散過金門。冥酒邀泰。縊殺之。泰子纘緒。弟鳴駿亡歸清。授伯爵。蔡鳴雷蔡協吉蔡原及忠靖伯陳輝。武衛楊富。虎衛何義等。先後投誠。各授爵有差。於是天子始銳意南征。遣人入海。請合紅夷攻島。命下矣。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洲耶賽調投誠官軍。合紅夷舟。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現出漳州。分道疾進。經部分死士。令全斌禦之。癸丑。遇於浯州烏沙。時紅夷夾板十餘舟。歸巨如山。泉船三百。兵張而下。全斌以二十艨艟。往來奮擊。剽疾如馬。紅夷砲無一中者。投誠諸軍。雲翔而不敢進。得功殿。爲全斌所殪。已而繼茂率泰合濟師。梧琅督至。衆寡不敵。退守銅山。官軍入島。隳兩城。棄其地。收其葆貨婦女而

北。島內之民爛焉。十一月。杜輝自南粵入廣投誠。十二月。冠雲背爲浦鎮。王晉功所破。三年三月。黃廷周全斌林順等投誠。各授爵有差。自是之後。親族兵將。大抵無慮皆望氣歸欵。取大官以去。獨有永華錫範等。及經還臺。大小庶事。悉付永華。永華爲政。頗雜儒術。與民休息。改東都爲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頗分諸將土地。修茀袭。度曲徵歌。視無西意。四年。水師提督施琅掛靖海將軍印。疏請攻臺。船至外洋。爲颶風颶散。不克而歸。調琅及全斌歸京。移投誠兵將駐各省。八年春。上命率泰及滿員明珠蔡毓榮等來津。以興化知府慕天顏招諭臺灣。[illegible]來往。[illegible]

[illegible] 議照朝鮮事例。經遣柯平葉亨入奏。待命不報。方是之時。四海無事。天子厭兵。鄭氏遠。故釋弗誅。經合宜毅前鎮江勝等爲遊徼。往來島上。跳步頭互市。沿海居民頗接濟爲姦利。十二年冬十一月。我平西王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三年春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殺建寧同知喩三畏以叛。[illegible] 驅數騎傳檄七建。皆下。使黃鎬入島。請濟師。提督王進功平北

將軍.合入見.羅之福州.海澄公黃梧.平和公梧病疽死.子芳度.權知軍事.海澄總兵趙得勝.威遠將軍漳浦總兵劉炎.寧遠將軍.夏四月.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於精忠.授寧粵將軍.夜并我樅順公沈瑞軍.徒其家於饒平.經使禮官柯平入福州.報黃鏞之聘也.五月.精忠調得勝兵.得勝不從.遂右武衛劉國軒左虎衛何祐於海澄.議奉經.五月.經以陳永華為留守總制.率侍衛馮錫範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歷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授得勝興明伯.左都督.自經東渡.除安撫日.甲兵鈍敝.船不滿百.軍不滿萬.精忠頗易之.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為召募.精忠不允.於是耿鄭交惡.五月.錫範取同安.守將張學堯降.授蕩鹵伯左先鋒.精忠懼.以都尉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已降耿.望亦稍衰.（[illegible]）（[illegible]）六月.進功子瀞錫.誘殺泉州城守賴玉.兵民多從瀞錫者.遂逐納款於經.甲午.經入泉州.授瀞錫指揮使.政事盡委瀞錫繩武.秋七月.官軍圍潮州.精忠不能救.納款於經.經遣援剿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以進忠為定鹵伯前提督.九月.精忠以劉炎為犄角.命王進取泉州.冬十月.國軒及右虎衛許耀.敗進於塗嶺.追至興化.信於城下而還.吳三桂.詒曹周文驥使經.不耿鄭也.十一月.得勝錫範佑等攻漳浦.劉炎降.遂援潮州.進忠之被圍也.援師金漢臣殲焉.官軍攻急.進忠竭力守禦.中外隔絕者半載.及炎降.鄭人南援.敗官軍於黃崗.潮圍解.得勝回澄.十二月.以六官算丁錢大索富民餉.十四年春正月.精忠遣張文韜使經.議和.以楓亭為界.始通好也.二月.何祐寇饒平.不獲.沈瑞以歸.授瑞懷安侯.三月.以我經略洪承疇之嗣.改祀黃石齋道周嶺江門道熙寬.承疇及楊明琅.徐閎百餘口於雞籠城.明琅.崇禎詞林.字蔚英.煤山之變.乘馬過梓宮.揚鞭而指之曰.此眞亡國之君者也.夏五月.劉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兵數千人.猶閩邑之未下者.平南王尚可喜兵十餘萬.蠹銳來攻.相持久.國軒食盡.議退保潮.平南騎數騎.為掩祐軍.風馳雲捲.戰於鱟母山下.祐以身先旗.矯尾厲角.直貫饒騎.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官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虜七千.轉籍死者.徧滿山谷.當是時.何祐劉國軒威名震於南粵.六月.經帥諸將圍漳州.方經之至島也.授芳度德化公前提督.芳度念與海上世為仇讎.無相見理.然軍孤力短.遺離大喪.唯雌伏蝮[illegible].陽為受命.陰通本朝.每登城北望.嘆曰.臣不如植豨而望為梟鴟.事泄.鄭氏環城.芳度年少沉勇.

益衰.視事.令兄芳泰突圍入粵乞援.（[illegible]）士日.與諸將分禦四門.經發衛棚龍熕.仰攻.甫發聲裂.雉圮而附於隍者.六十餘丈.圍中貧戶而沒.芳度下火藥.絕其梯.城者.立梯懸士.須臾而城完.又罷糧貴.命饒將吳淑陳驥黃翼蔡隆等.出擊師.躡其壁.鄭人扶傷奔命.血流波道.劉銳鐵甓.乃掘濠塹.為持久計.凡閱六月.芳度兄芳世.自粵提師援.且至.經謀遁.十月庚申.翌旦.淑及弟濟開門延敵.芳度登北山之門.趣諸軍巷戰.不利.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援師.間三日耳.經入漳州.授淑平鹵將軍.後提督.潛戎旗二鎮.漳之士民.閉戶而詢之.收芳度戚族.臠其屍於市.斷黃梧之棺.報海澄也.事聞.

上褒悼.為罷朝.贈王爵.謚忠勇.世襲十二代.十一月.經令禮郡我延海道陳啟泰於漳東之陂.（[illegible]）十五年春二月.吳三桂兵至.張晟詔州.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詣國軒降.我不南王尚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踞之.與吳尚二賊齎頸而守.夏五月.精忠守將劉應麟駐汀州.狥下江西瑞金石城兩縣.密款於經.授泳明伯.前提督吳淑入據之.以左武衛薛進思守首叛盟也.七月.經調進忠於潮.不至.惡其貳於耿也.九月.王師入閩.精忠降.其守將馬成龍以興化納款於經.封珍鹵伯.援剿左鎮許耀入據之.始精忠思與鄭氏併力.已而不協.我擊其外.鄭擊其內.前後跋竄.以至於敗.冬十月.許耀拒王師於烏龍江.耀雄聲寡謀.不在軍事.王師間渡.方偃蹇醉涅尼庵.又狃於塗嶺之勝.益輕敵官軍.未既濟.左右請擊.弗從.已而成列.倉皇出禦.方戰而遁.棄軍資鎧仗.不可勝數.調趙得勝何祐代之.十一月.精忠守將楊德以邵武款於經.授後勁鎮.吳淑入據之.十二月.淑拒王師於邵武城下.霜嚴指直.士皸瘃不能軍.淑敗還島.進思脅遁.應麟奔死潮州.十六年春正月.趙得勝何祐拒王師於興化城下.王師縱反間.祐疑得勝貳於我.得勝拔劍指天自誓.祐猶不信.戰之日.祐登壘以望趙師.師潰.得勝麾中軍抽矢注射.應弦皆倒.既望祐軍之不動也.喟曰.吾不幸與若輩同事.既無與戰.又無降理.赴敵以死.固其所也.何害.乃從容下馬.據胡床.復挽強殺數十人以死.君子謂得勝知恥矣.叛

而復降恥莫甚焉祐乃蓬髮而奔險山壁壍連日飢餓始得達泉興化遂陷二月泉漳潰經遁入島大貸逃亡諸將分汛水陸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僉事朱麟臧入島招撫尋遣興化知府卜永譽泉州知府張仲舉鄉紳黃志美吳公鴻等再申前議弗從四月移諸降將入臺劉炎奔歸

本朝磔於燕市六月進忠降於三桂尋歸

本朝磔於燕市國軒棄惠州入島凡七府一時俱潰經既崩剝不知所爲國事盡委國軒國軒實有將才十七年春二月入寇玉洲三叉河福河下滸等堡一時俱下邀我偷道斷江東橋援兵遁至分兵擊敗之夜取石馬數戰皆捷授國軒中提督遂揚帆入鎮門取鷄腰樹馬洲丹洲諸堡壁碧洲戰於赤嶺當是時總督郎廷相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兎按兵漳上提督段應舉自泉州率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自福州平南將軍賴塔自潮州後先來援國軒及吳淑等兵僅數千飄驟馳突踏倣成功當事者委股咋舌莫敢攖捂閏三月黃芳世穆黑林與國軒戰於鷄腰樹敗績胡兎及副將朱志麟趙得壽戰於鎮北山又敗姚公子李阿哥救之又敗段應舉戰於祖山頭又敗遁入海澄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三匝斷壍星椿飛鳥莫度六月上以按察吳興祚爲閩撫遠郎廷相以隨征布政使姚啓聖爲總督趣諸軍援澄次葛布山三次隔帶水高壘自完北望而已庚辰圍中食盡城破提督段應舉從容自經完節於敵樓總兵黃藍巷戰死於亂兵滿漢官軍自縊死者甚衆凡亡失三萬餘人馬萬餘匹晉國軒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定西伯平北將軍何祐左武衛林陞右武衛江勝左虎衛鄭氛益熾幾五萬人遂取長泰同安七月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可下國軒籍民爲兵狥下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寧海額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吳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出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樓船中鎮蕭琛水軍於定海經命宜毅後鎮陳諒禦之海山國軒帥二十八鎮退漳州築十九寨九月癸卯吳淑何祐楊德吳潛陳昌等十一鎮可二萬人軍溪西丙寅國軒帥二十一鎮與王師決勝於龍虎山耕忠爲左拒賴平南將軍爲右拒啓聖在前胡都統在敵聖前都統鼍騎兵二萬人先合不利啓聖援之奔耕忠故仇鄭乃前拔劍砍地曰吾得與此賊俱殲死不恨矣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馳騎拒馬平西將

軍尾之殺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捕鹵一千二百餘人凡亡溺以萬數國軒尾所乘馬泅河以遁冬十月啓聖遣中書張雄入島招撫弗從十八年春二月經以陳諒爲援剿左鎮敗官軍於定海秋八月

上以萬正色爲水師提督冬十月官軍攻蕭井寨不克而還十一年吳淑壓死於蕭井寨啓聖乃大招撫開館於漳州曰修來館不愛官爵銀幣袍服無賞膺皆收之令降者華轂鮮服炫耀於漳泉之郊漳泉人傳異之乃相嗚遞猜忌送欵晉啓聖能致海上桑傑也 [illegible] 十九年春正月正色及總兵陳龍林賢黃鎬楊嘉瑞爲舟師以伐島正色謀於興祚曰予沿海與之上下擊其灣澳晉張水師以諸將之銳方船以進逼海壇子攻其陸吾璐其水破之必矣既謀而行經命左武衛林陞爲督率援剿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退舍而遊棄海壇無所得沒陞令數舟取水猝遇諸戈船望風而潰天貴遂降授總兵二月國軒遁入島啓聖承虛復十九寨海上諸鎮多降者丁亥正色復兩島經率錫範綱武及諸將復遁入臺其母董召而數之曰馮陳之衆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其庸可赦乎若輩不才徒累繼桑則如勿往二十年春正月壬午鄭經卒於臺灣臺人稱永歷三十五年正月壬午鄭經薨年亦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奉永歷正朔僞招討大將軍印稱世子實無所受命長子克壓舊爲監國監鄭氏螟蛉子也原姓李經嬖妾林赟之其事秘經莫知也以永華女配之及經西寇委政永華永華請克壓爲監國克壓嚴毅頗倣成功諸弟畏之迨經敗東還永華亦殁以國付藥亡何經死諸弟揚言曰克壓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屬無遺類矣董即命收監國印兵將入鹽顧謂妻陳曰耳目有異恐不能相保陳曰夫在與在夫亡與亡必不相負克壓既幽別室諸弟夜命烏鬼拉殺之董立次子克塽克塽幼髮初覆額授國軒武平侯錫範忠誠伯以永華爲國之望猶禮待陳躬親撫慰詢其所爲陳乃愴然淚下曰昔爲冢婦今爲罪人妻官民禮隔願出別室待亡夫百日後即往地下相從留許之陳旦夕臨日歡茶數勺卒哭懸帛柩側沐浴整衣冠投環以殉夏六月經母董氏卒 [illegible] 十月啓聖計招臺灣行人傅爲霖等建威後鎮朱友發其事爲霖等皆誅及我續順公沈瑞居其家瑞妻禮官陳斌之女也釋之鄭氏守義亦自縊死蓋臺灣將亡一時頓有兩

烈婦猶成功之餘烈也十一月啓聖疏薦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師提督以圖大舉期以明年二十一年施琅治兵於平海二十二年春三月何祐城淡水夏六月乙亥官軍發銅山會於八罩嶼窺澎湖國軒守澎湖知八罩嶼惡六月望間當有颶風至自督精兵強逾二萬蜂擁於風櫃尾牛心灣等嶼又率林陞與邱輝江勝陳啓明王隆吳潛等約衆二萬集於雞籠嶼環設砲城陸師守之沿海巨舟星羅棋布以望覆我師琅令大小戰艦於尾帆大書將師姓名知進退定賞罰也丁亥質明微風振楫征鼓傳喧兩軍將合琅令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爲趙邦試等七船突入賊綜焚殺過當瀰血聲喧時南潮正發前鋒數船爲急流分散國軒師合兩翼齊攻殺傷更甚琅望藍理之帆度我軍終不可強出將自坐大船突圍赴救焚其趕繒船二鳥船一理傷砲還琅亦集矢於目是夜暫收八罩己丑以甲寅首裹集諸將中軍令自總兵以上皆按以失律罪矜甲面縛將斬之諸將蒲伏祈請許以立功自贖兵氣復振取虎井嶼其明日琅獨駕小舟清偵諸砦還令諸軍掘地取泉澎水故多鹹及王師雲集泉乃甜出三軍大喜過望方之耿恭殆爲過之癸巳督師分爲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疊琅自統一隊居中調度以八十餘舟爲後援五十舟從東畤嶼內綴其歸路五十舟從西畤牛心灣內外暫爲疑兵牽制將戰有風從西北來滄浪蓬勃逢迎王旅士皆股弁琅麾師大呼曰惟天惟

今上皇帝之靈尙輔相予須臾爭動立轉南颶軍復大喜乃蹀躍疾戰賈勇先登國軒發火矢噴筒藥焰怒張官軍乘銳夾擊我總兵朱天貴戰死自辰至日中兵氣益厲多殺國軒軍萬餘人殲其將林陞邱輝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等燒大小戰艦二百餘艘餘衆多降國軒知勢不敵乘急舸走從吼門逸去澎湖既破琅以臺灣未滅爲攻心之法迎降弁目賞以袍服靴帽凡降卒四千餘人給以糧米傷未及死者凡六百餘人醫治之送還臺降者相謂曰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之也歸共傳說臺灣之人乃無固志寧靖王術桂自以太祖之孫寧王權之裔義不可辱度事已如此乃具冠服設賓禮於庭北面再拜天地二祖列宗招臺人從容別飮投環自奮絕脰以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五人從縊於堂臺之志士爲流涕曰嗟乎王孫與北地爭烈矣而劉國軒馮錫範何祐洪磊等方奉克塽決計投誠七月丙申遣劉國昌馮錫珪陳夢煒賚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府庫軍實明軍門乞降八月壬子琅統舟師至鹿耳門國軒使人徐道以令入劉髮雞犬弗驚市不易肆凡克塽嗣位二年奉永曆正朔嘗是時年十五自成功初起迄克塽凡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朔亡越日琅乃刑牲奉幣告於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啓土世爲巖疆莫敢誰何今琅賴

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

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譴成大戾琅於賜姓剪爲仇讎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君子嘆之曰父仇一也鄖公辛賢於伍員多矣乃疏請經畧臺灣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授克塽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副將立臺灣府領三縣附郭曰臺灣外鳳山諸羅兩縣分南北二路設兵防爲萬世之業焉逮康熙三十九年

仁皇帝聖旨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寘守冢建祠祀之（[illegible]）

鄭成公傳終

海外慟哭記

楊逸題

海外慟哭記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往者在海上。與諸臣無所事事。則相從逐而爲詩。諸臣唯吳鍾巒張肯堂。故以詩名。其他雖未嘗爲詩者。愁苦之極。景物相觸。信筆成什。李向中之悲壯。朱養時林瑛之淡遠。劉沂春娍時之篇。沈宸荃思親之作。 上聞亦時一和之。淺時謂諸臣之詩。卽起杜甫爲之。亦未有以相過也。豈天下擾擾多杜甫哉。甫所遇之時。所歷之境。未有諸臣萬分之一。諸臣卽才不及甫。而愁苦過之。適相當也。語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諸臣之愁苦而見爲愁苦。無乃怨乎。曰。諸臣甯惟是寄命舟楫波濤之愁苦乎。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諸臣默默無所用力。俯首而聽武人之恣睢排奡。單字隻句。刻琢風騷。若物外幽人之所爲者。其愁苦不更甚乎。梨故學於脩史者也。因次一時流離愁苦之事。爲海外慟哭記。以待 上之收京反國。卽創業起居注之因也。舟山以後。梨所未詳。行朝之臣。必有同志者。

監國魯元年丙戌夏六月丙子朔。浙江兵潰。 上發紹興。定西伯張名振駐師岑

江。遣裨將張名斌。統所部軍迎 駕。由江門入海。

御舟從蛟門。

毅廟末年。閩人黃斌卿爲舟山參將。己而將任。 隆武皇帝登極。封斌卿肅虜伯。給餉銀萬兩。發力。船至舟山。命收其部曲。以窺浙直。至是不聽 上入。

下詔削方國安王之仁等爵。

國安前封荆國公。之仁封定國公。

以大學士熊汝霖兼兵部尚書。

熊汝霖收殘卒百餘人。由小亹入海。編修張煌言亦間道至。而兵部左侍郎錢肅樂。右都御史沈宸荃。義興伯鄭遵謙。皆棄浙入閩。 隆武皇帝召對。晉秩有差。

己亥。大學士孫嘉績卒。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也。五世祖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燧。死宸濠之難。祖文淵閣大學士如游。嘉績□崇禎丁丑進士。授南部主事。改北兵部。十一月。虜薄都城。扎營不動。舉國莫測其謀。嘉績曰。此甚易知。待後虜入卽放苗頭南下耳。

急擊勿失。兵部尚書楊嗣昌曰。虜已傾巢而入。安得復有後。虜越三日。虜果挾
西夷五六萬。從背山口入。卽日南下。於是嗣昌以嘉績知兵。越次升職方司郎
中。時總督盧象昇閣人高起潛分辦東西二路。象昇主戰。起潛陰與虜和。亡何。
象昇陣亡。而起潛自叙戰功。下部來世隆嘉績爽疑之。　毅宗日御觀德殿閱
軍器。起潛辨其良楛。悅之。起潛乘間譖嘉績下獄十三年。　上怒侍讀學士黃
道周廷杖之。舁入獄中。一切裝寶藥物。格不得入。嘉績徹衣被。親視飲食湯藥
保護之。少間。從之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理道周。　上益怒。收道周自刑部
入黃門獄。雜治之。詰與道周通者。槩爲黨人。諸黨人多訐獎自脫。而嘉績獨承
獄中往來狀。周延儒再相。事得解。弘光時。起補九江道。未至而虜渡大江。頃之。
虜入浙。徵戶口冊籍。餘姚知縣王曰俞棄城走。教諭王玄如迎降。虜卽以玄如
爲知縣。玄如發闕左爲驛道。挾役者。役者反毆玄如。嘉績遂入縣。朝。鳴鉦鼓。斬
玄如以徇。當是時。虜入江南。郡縣無以一矢相加遺者。自嘉績起義。而衆傑皆
起。然嘉績寔不知兵。以其權授之總兵王之仁。方國安。東浙之事。不能有所發
舒。　上陞國加右僉都御史。尋又加文淵閣大學士。浙江失守。渡海至舟山。遂
本道隆觀。丁丑。計偕知縣。梁佳植夢嘉績擢第一榜。發不驗。及嘉績葬舟山。其
墓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擢進士第一者也。嗚呼。豈非天哉。

秋八月丙子。張名振敗叛將張國柱於橫水洋。

張國柱者。劉澤淸之標將也。航海至東浙。時王鳴謙以總兵守定海。國柱有弓
箭手五百人。刼王鳴謙。肆掠富家巨室。同至餘姚。　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
遂與孫嘉績裁止不許。不得已署爲勝虜將軍。乃返定海。既聞虜渡。遂放兵擄
掠保定伯毛有倫。扈　元妃世子出海。國柱邀奪之。已與王鳴謙駕樓船四百
餘艘將攻舟山。黃斌卿憂惧不知所爲。求援於張名振。於是名振斌卿合營而
軍。名振之裨將阮進善水戰。以四船衝國柱之營。砲聲雷鉤。波濤起立。國柱遁
去。挾　元妃世子爲投拜之贄。虜殺　元妃世子而官之。

九月壬子。永勝伯鄭彩定波將軍周瑞自閩迎　上於舟山。

福建失守。　隆武皇帝走死。叛將鄭芝龍迎虜入境。鄭彩不與同降。以戰艦四
百抵舟山。黃斌卿案畏鄭氏。閉城不敢出。平海將軍周鶴芝起兵海壇山。
鄭芝龍之降也。先虜未至。納欵。散遣關隘水陸之師以待。　隆武皇帝命周鶴

芝出師蘇松。芝龍中阻之。而鶴芝滯于沙埕。及虜兵入閩。芝龍在安海。檄鶴芝
會於其所。鶴芝不虞其降。遂以水師南還。道遇督撫張肯堂。肯堂止之。鶴芝不
信。已而至定海。始知芝龍降虜。爭之不得。平海參謀林學舞陳降虜八不可。芝
龍亦不聽。監軍朱永佑謂鶴芝曰。昧山趙牧其人勇士也。我欲見之於芝龍而
刺之。不果。於是鶴芝移師海壇。

參將阮進移師於琅琦。

阮進者。閩之舵工也。嘗爲小寇於松。撫張名振拔之。使管水營而進精於水性。
能以少擊衆。既敗張國柱。舟山人多德之。黃斌卿忌名振勢出其上。說進使背
名振。進乃收其船二十艘軍資數萬至閩海。自爲一軍。

冬十月丁酉。御舟發舟山。十一月丙寅。　上次中左所。

鄭芝龍知鄭彩挐　上入閩。衆之急。彩力不能禁。乃匿　上於他所。而以南門
貌類　上者服　上冠服居　上舟。使一人守之。乃謂芝龍曰。彩欲出監國而
難於爲辭。不若公使人取之。於是語守者事急則縱南門以屍與平國使者。已
而虜挾芝龍北去。事得解。

黃斌卿殺右都御史荆本澈。

荆本澈。字大澈。丹陽人也。由淶闕來朝。奉　命西征。移師出舟山。泊蘆花澳。斌
卿畏其强。所以周旋之者唯恐後。越月而本澈破崇明。虜會師擊之。本澈大敗。
收其殘卒還舟山。斌卿視其兵力既弱。禮之浸衰。本澈無所取餉。漁奪居民。居
民既怨之。斌卿之營將顧乃德與斌卿有隙。本澈乃結驩乃德。濟以珍寶。易其
火器。事頗洩。斌卿下教各嶴團練。次日故遣部下取民斗粟。團練殺之。勿問。本
澈知其意在己也。遂移兵攻之三日而城不下。部潰。本澈至蘆花嶴。爲團練所
殺。斌卿設祭。斬團練一人以謝。

二年丁亥春正月癸卯朔。　上次中左所。

周鶴芝復海口。

海口。鶴芝之故鄉也。鶴芝既復海口。以參謀林學舞總兵趙牧守之。

大僕寺卿王瑞旃自盡。

王瑞旃。字聖木。溫之永嘉人。天啓乙丑進士。除蘇州府推官。累官至太僕寺卿。
淸國貝勒過溫州。虜守朱從義逼令見之。瑞旃自跕縊死。

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令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封楊耿為同安伯。鄭聯為還定伯。周瑞為閩安伯。周鶴芝為平虜伯。阮進為蕩湖伯。

時張名振在南田。周鶴芝在海壇。阮進在瑯琦。

二月壬申朔。王師攻海澄。克之。

癸酉攻漳平。失利。甲戌。虜救海澄。王師復退入海。丙子。攻漳浦。克之。

以閩人洪有文為令。五日而漳浦陷。有文死之。

周鶴芝遣使乞師於日本。

鶴芝少時往來日本。以善射名。父事撒斯瑪。撒斯瑪者。日本一島之王也。黃斌卿之至舟山。鶴芝以都督令水師。乙酉冬。告哀撒斯瑪。願假一旅以助恢復。撒斯瑪壯之。許助兵三萬。軍需戰艦一切不資中國。侯鶴芝自往受約。於是鶴芝益市錦繡金玉奇物。與斌卿合謀。將以丙戌四月十一日東行。而兵部尚書余煌萬書斌卿。以叛將吳三桂之用虜為戒。斌卿遂阻鶴芝。鶴芝怒而入閩。至是復理前約。日本待鶴芝不至。其意浸衰。所遣使又多商賈。不能得其要領。故日本之師不出。

鄖西王復建甯。

王變姓名隱武夷山。至是聚兵以應。

鄖西王裨將王祁復邵武。

祁嘗山中。虜城守甚嚴。祁從民間取几桌數百。置火繩藥綫其上。月死夜。順流放之。環城而過。虜以為祁兵薄城。礮石交下。遲夕方知其偽。已乃復然。虜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夏四月。虜陷海口。參謀林學舞總兵趙牧死之。

虜攻海口。牧出戰。殺虜四百餘。虜又益兵攻之。城遂陷。平虜伯周鶴芝退保火燒嶴。

虜殺國子監博士林化熙於行宮。

林化熙。字睥如。福清人也。隆武元年。授國子監博士。福京陷。避之海口鎮。虜破海口。得化熙。執之至其營張存仁所。存仁意欲降之。問曰。吾聞海上周鶴芝爵人。留髮而不剃頭。子受其所爵也。化熙立而笑曰。人生髮膚。不能自主。而受爵

於人耶。若髮可爵之而留。今日亦能爵之而剃乎。存仁怒。置之獄中。化熙賦詩。有鐵骨凌千古。氷心扶五常之句。明日存仁復降之。不可。使戮之於市。過 隆武皇帝登極之行朝。化熙趨入朝門。坐地上。謂虜卒曰。我 大明臣子也。當死於是。口占一絕云。吾頭戴吾髮。吾髮表吾心。一死還天地。名義終古欽。命在旁者書之。而欽字誤書為矜。化熙覩而改之。乃就戮。

松江虜帥吳勝兆。謀定西侯張名振降。為其部下所執。

吳勝兆以兵守松江。頗懷故國。吳中樂仁勵義之士。欲因以為功。於是相聚幕中。為之計畫。而以招撫之名。內結太湖義旅戴之俊周天等。外求援於海上兵部尚書陳子龍。蠟書至黃斌卿。斌卿猶豫不敢應。張名振乃召其兵就約。時斌卿進爵為威虜侯。其虜故印猶在。名振請得之。齎使者以拜勝兆。期四月廿六日渡海。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遂肆言無隱。而所招之義旅。又不就約束。欲陵虜卒。出其上。虜卒恨之次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門而暱就之。虜捕之於勝兆。勝兆無以自解。斧質以徇。義旅既恐勝兆中變。名振渡海碇崇明沙。颶風海嘯。樓船自相激撞。飄沒者什八九。軍資器械都盡。名振與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單舸脫走。而右都御史沈廷揚。見獲。勝兆。因海上之失約。風濤無序。義旅遂刼勝兆。斬虜官之在松江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招。其力易制。於是虜中軍以勝兆之命。召義旅之帥。次第入斬之。勝兆未知。已而執勝兆。虜酋巴山陳錦雜治其獄。誅戴武功吳鴻欽浩張謝石蕃堵侯吳漢等三十三人。其所連染。復數百人。

兵部尚書陳子龍赴水死。

陳子龍。字臥子。青浦人也。父所聞。天啟壬戌進士。子龍天才絕出倫輩。少而知名於時。與檇李夏允彝為生死交。崇禎丁丑登第。授紹興府推官。十六年。寇患已深。朝野之議。有欲出皇太子降南京。以防未然。東陽人許都。頗好事游學於檇李。其師何剛謂之曰。天下多事。將及於江南。子所居江南精兵處也。盍結其豪傑以待變。此江右東吾之衆也。都信之。歸而聚衆數千。東陽知縣桐城姚孫榮。家富羨。以其鄉邑不可居。還其貲於官所。都衆無糧。因孫榮刼其貲。都不得已。遂攻下三城。浙東震動。子龍知都非欲反。往說降之。誓以不殺。而巡撫御史左光先斬都。子龍倉卒不能得之光先。深以為恨。還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終

養嗣世。 毅宗偉其定亂。以兵科給事中子龍閱寇盜京畿。與夏允彝何剛等。操練水師。欲從津門入援而北都已陷。 弘光卽位。馬士英自以援立不抑人望。盡疑常世高名之士慂在潞王而子龍以知兵見忌。虜渡江。允彝縊死。子龍結義守松江三月。 上加總督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亡何城陷。子龍旁皇山澤。作爲詩歌以徵之。聲虜意吳勝兆獄。子龍爲之主。獲子龍一奴。訊嘉善錢旃檇李黃淳舍匿子龍。索之不得。已得之嘉定侯岐曾之丙舍。虜既見之。子龍不屈。鉗鈦置於戰艦。泊松江跨塘橋。子龍伺隙投水死。子龍少爲古文詞。宗歷下大倉。于歐曾蔑如也。江右艾南英爲長書刺之。相遇南中。至於相搏。其後子龍學益進。文章爾雅。一變其少時之作。天下喪亂。子龍南英皆建義不成而死。所謂白首同歸者非耶。 侯岐曾字雍瞻。兄左通政峒曾。並以文名。峒曾守嘉定不下。城破而死。岐曾復以客子龍見捕。亦不屈死。 徐式穀字似之。吏部尙書石麒之養子也。嘉興陷。石麒死之。吳勝兆之降。式穀與謀。虜窮竟得之。亦死於難。

虜殺舉人楊廷樞。

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也。閹人魏忠賢亂政。逮吏部郎中周順昌。吳人相棄搏其官校殺之。諸生則廷樞爲之魁。兩京既陷。隱跡吳江之蘆墟。吳勝兆事敗。虜搜村落之伏匿者。到蘆墟。廷樞曰。必爲我也。卽詣虜大罵。四月二十九日被縛。餓五日不死。爲詩十二章。俘于大口殺之。妻費氏。女觀慈。皆罵賊而死。

總制尙書張肯堂。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平海監軍朱永祐。避地至舟山。

三人皆依周鶴芝於海口。海口既陷。故北至舟山依黃斌卿。

五月甲辰。永嘉諸生葉天章自盡於獄。

葉天章一名尙高。虜令剃頭髮。天章佯狂自免。賦詩訕謗。馬草詩曰。可憐昨夜還爲被。和淚拖來到馬槽。胡服詩曰。安得蜉蝣易生死。猶存楚楚好衣裳。上丁釋菜。天章入 文廟痛哭。虜守朱從義執而笞之。下獄。天中節前一日。爲絕命詩曰。待斟蒲酒心先醉。未浴蘭湯骨已香。飲鴆卒。

六月。攻漳州。我師敗績。

安昌王與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

馮京第自崇明歸。張名振之軍喪失且盡。而黃斌卿又志在自守。於是至日本乞師。先是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其教務排釋氏。中國之所謂西學也。日本佞佛。乃殺歐羅巴之行教者。歐羅巴糾火器所發能擄數十里。擧國讐日本。驚大船置火器。向其城擊之。日本謝罪。大船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長崎島。日本新遭外國之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京第遙望而哭。晝夜不絕聲。會日本巡方者監與過長崎。收血書進其國主。京第還舟山。使斌卿之弟孝卿從商船待命。而孝卿出入妓館。日本益輕之。

舟山行洪武錢。

日本始用洪武錢。後始鑄其國號。而舊錢不敢銷毀。藏之庫中。至是盡發黃斌卿助舟山國用。

秋七月初五日。攻福州。我師敗績。八月己卯。 上次長垣。

上親征。會鄭彩周瑞阮進周鶴芝之師攻福州。石田伯朱惺以其義旅應之。

丙戌克連江。

冬十月長樂虜師逃。永福閩淸皆下。羅源虜知縣朱丕承。寧德虜知縣錢楷以城降。福寧州虜帥涂登華亦遣飛全師來歸。督師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新建

王克大田沙縣尤溪等路。朱成功克同安等縣。曾大帥克建陽。

以熊汝霖馬思理入閣辦事。劉沂春吏部尙書。林正亨戶部尙書。吳鍾巒禮部尙書兼通政使。錢肅樂兵部尙書。余颺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鄞潘贊理陳世亨復安固。兵敗死之。

陳世亨溫之瑞安人也。浙東建義。授中書舍人。改鄞潘贊理。虜渡甌江。晦跡山中。閩 上至閩。十月初四日。以一旅復安固。援兵莫繼。被執。罵虜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垐起兵攻福淸。不克死之。

林垐字子野。福淸人也。崇禎癸未進士。授海甯知縣。 隆武立。遷吏部文選司主事。抑絕僥倖。已而歎曰。此潤色太平之事。豈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得數千人。而閩亦一裹鄭芝龍。垐不得自行其志。於是散遣其衆入山。製棺一具。布衣一襲。上書大明孤臣之柩。自爲挽詩曰。繞廂風雨莫歸愁。燈暗心明淚不收。易舍妻孥惟有父。無慚膚髮但多頭。復仇到底落人後。做鬼應居最下流。門外長江知我恨。年年濤捲未能休。 上既復閩。垐約不虜伯進攻福淸。宮是

時。其門人來訪。將歸海寗。查送之詩曰。天地荒荒已如此。君今歸去去何方。山川麥秀傷心淚。日月刀頭帶血光。屠狗市中聲忽變。採蘭澤畔志徒芳。寄言父老休相念。我死魂猶到此鄉。明日臨陣。查不避矢石。殺虜過當。會日暮。虜衛其營。遂殁。查之友人葉子嵒者。初在查營中。爲虜所獲。虜使作書招查。子嵒受紙筆。書一詩投之。其末句云。到得死時方是我。縱然活去不成人。虜殺之。查起兵時。有詩云。蘭蕙當門不怨秋。□□□盡也空休。拋它七尺留千恨。何必三□□□樓。月冐照人曇作怪。龍方酒醒蚪遨遊。誰能移古留高響。博浪聲中五世仇。

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潰。死之。

林汝翥字心泓。福州人也。釋褐知沛縣。妖賊徐鴻儒之亂。汝翥城守有功。考授御史。閹人魏忠賢干政。汝翥巡城。遇火者曹進傅國與攫金於途。汝翥杖之。中旨逮汝翥。先數日。逮工部郎中萬璟。內侍數百人毆璟至死。於是汝翥援大杖則走之義。亡至進化。托撫臣鄧儀具疏投獄。廷杖得不死。　上至閩。徵拜兵部左侍郎。總督義師。攻福清。兵潰被執。虜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

十二月庚午。黃斌卿攻寗波。不克。

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勤謀起兵內應。而御史李長祥亦結會稽豪傑以待。皆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亡何。長祥爲人告變亡命。姚江人王翊聚兵於海山。華夏以帛書約之。爲虜所得。降人謝三賓又訐夏等於虜。夏等入獄。而水師始至內無應者。斌卿之兵遂去。虜詰夏之同謀者。夏對曰。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虜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耳。是時虜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故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行同狗彘。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聞其言。搏顙以謝。明年五月初二日。夏與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勤皆論死。妻子爲奴。楊文瓚妻張氏。杭州人。文瓚既斂。張氏從容語其舅曰。兒不從死。無以成夫之志。出簪珥分餉姑姒。閉戶自縊。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朱氏。楊文琦妻朱氏。皆自縊。

禮部尙書兼通政使吳鍾巒上申明職掌疏。

時遠近章奏。武臣則自將軍都督。文臣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而江湖游手之徒。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臥丘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萬。故鍾巒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册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

辨其勅書箚付。

二年戊子春正月丁酉朔。　上次閩安鎭。

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

虜守道彭遇颽。故弘光時之御史也。至是納款。楊耿攻興化。遇颽令其守將出戰。登陣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也。舉天啟乙丑進士。授同安知縣。考選戶科給事中。汝霖抗直敢言。謂今日以情面賄賂斷送封疆。　二祖列宗。飲泣地下。降福建按察使知事。弘光立。復補給事中。是時四鎭迎立之功。逼取淮揚。朝臣莫敢議其進退。左都御史劉諱言劉澤清高傑之棄淮北可斬也。澤清遣刺客伺劉諱。刺者不忍而去。汝霖獨論之曰。一鎭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仿古藩鎭法。亦當在大河以北。曾與寇之內。遽以藩籬視之。已爭阮大鋮之用。其議論皆不逐歸。虜渡大江。汝霖入省。欲發羅木營兵拒之。不得。劉諱將死。念諸人悠悠。無可與計事者。獨以建義屬之汝霖。汝霖聚兵又不得。九江道僉事孫嘉績。既斬餘姚虜知縣王玄如。汝霖始出領兵。渡海寗。戰三晝夜。敗歸。　上監國。加兵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汝霖雖不知兵。然趨死不顧利害。當是時。總兵方國安王之仁所領皆營兵。而分別召募者以爲義兵。同汎未嘗敢均糧糈。至汝霖則未敢易之。三吳之豪傑。欲爲應者。皆因汝霖而來。魯元年。又加東閣大學士。浙江失守。從亡至閩。閩之諸鎭。鄭彩以商舶爲事。唯閩安伯周瑞勇敢可任。汝霖批答。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彩又與義興侯鄭遵謙交惡。　上次閩安鎭。從亡諸臣之家。俱保瑯琦。彩裨將李茂守瑯琦。汝霖奴子與之爭口。正月望。汝霖自　上所休沐。熊鄭兩家以弩璜相鬨。遣李茂奔告於彩。彩疑熊鄭合而圖己也。授意其下殺之。

鄭彩殺義興侯鄭遵謙。

鄭遵謙字履公。餘姚臨山衞人也。父之尹。按察司僉事。遵謙少負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理南都官屬。聞虜渡江。皆棄　弘光帝而逃。馬士英至浙江省。閣人阻尙忠宅。趙左都御史劉諱曰。凡係逃臣。皆可斬也。於是分守甯紹于穎繫尙忠以待。遵謙出而毆殺之曰。此劉先生之命也。紹興府通判張愫。以城降虜。虜

即以憤守紹興府。而別遷彭萬里以爲會稽知縣。　弘光元年閏六月十一日。進隸建義。皆斬之。而召其故所知少年數千人。應九江道孫嘉績。先是知府王期昇。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問於推官陳子龍。子龍曰。此會稽守殷通也。君夢見之。越亂兆矣。自進隸斬張憤而夢驗。浙江失守。進隸依鄭彩。彩以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海中洋。船皆繫於彩。進隸强取二船。貲萬計。由是交惡。進隸爲人疏略。不能虞患。大學士熊汝霖見殺。復不祕其辭色。彩乃詐撰部將吳輝。輝扶傷就進隸求書投鄭鴻逵。進隸入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進隸而縣於面之伏艙。匿不出。進隸呼曰。汝鄭彩所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逼乎。輝出。進隸乞隻雞盂黍哭曰熊汝霖。既畢。蹈海死。進隸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嘗笞殺其侍婢王氏。諸不理進隸者。必欲致金四姐於獄。進隸以千金脫之。進隸死。金四姐束草象鄭彩。每食斬草人以侑食。彩聞之。沉金四姐於海中。

二月。以兵部尚書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虜帥郭天才來降。

江西虜帥金聲桓。遣郭天才投閩。與虜撫佟國器有隙。故降。封爲忠勤伯。後聲桓反正。天才乃返江西。

三月。虜陷興化。吏科給事中林嵋。興化道湯紊死之。

林嵋。字小眉。自縊。湯紊字方侯。嘉善人。緋衣坐堂上遇害。

虜陷莆田。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

廷諫。杭州人。

虜陷永福。兵科給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經死之。

鄢正畿字德都。永福人也。賦絕命篇。投溪水死。林逢經。字守一。以文名於閩中。有通鑑日子圖行世。城破。赴水死。

餘姚人王翊起兵四明山。克上虞。執虜攝印推官劉章志斬之。

虜陷長樂。御史王恩及死之。

王恩及長樂人也。以縣令歸里。　上徵爲御史。城破。服毒自盡。妻李氏同死。

閏三月。虜陷建甯。王祁死之。

王祁。江西人也。城破。祁猶巷戰。自焚死。　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廿七縣。虜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府縣皆陷。至是僅留甯德福安二城。

江西虜帥金聲桓反正。

金聲桓者。故楚帥左良玉之部將也。良玉死。良玉之子夢庚降虜。虜俾聲桓仍統其軍。大學士黃道周。督鄭鴻逵鄭彩二軍出杉關。聲桓故曾役於道周。乃陽爲送欵。而使別將張天祿襲之。道周被執。由是得鎮江西。　上取閩。虜調各省之兵。復陷其地。聲桓之力居多。虜撫以聲桓降將。故輕之。從之取賄不得。聲桓私居嘗故舊服。於是虜撫上變。言聲桓謀反。聲桓使人覓之中途。得其書。乃置酒召虜撫。以書示之。虜撫失色。遂斬之。奉永歷皇帝正朔。受爵豫國公。江西郡縣皆定。當是時。南都震動。以爲聲桓旦夕且下。虜官豫援降附。而虜之守贛州者不從聲桓。聲桓欲攻之。守贛州者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贛下。乃爲聲桓之謀者。以事虜人之敗。急於順流。故使新建得制其後。今門庭之寇未除。而動遠略。是道虜人之償事者也。聲桓遂急攻贛。贛守愈堅。各省之援虜大集。圍聲桓。困之數月。食盡。部曲斬聲桓降於虜。

夏六月戊戌。鄭彩殺大學士錢肅樂。

錢肅樂。字希聲。鄞人也。舉崇禎乙丑進士。授太倉知州。遷刑部主事。轉員外。九江道孫嘉績起義。會稽諸生鄭遵謙應之。鄞諸生華夏等謀起事。而縉紳謝三賓不從。時定海總兵王之仁已降虜。三賓寓書之仁。謂事屬滋蔓。訛起自諸生。請公以兵威脅之。亡何夏等奉肅樂爲主。之仁亦以其軍聽命。　上監國。進僉都御史。代熊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已攻福寧州。將破而虜帥涂登華諂彩降。彩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於是與彩交惡。彩橫其覬諸大臣若無有。肅樂惡之。欲以中藻之力制彩。其在彩營。以陰事灌之中藻。故恐彩之疑也。爲深言嘗彩。令備中藻。而彩之伏聽者已得肅樂密稽彩隙及於中一二語。肅樂大驚。嘔血明日死。

冬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

馬思理。長泰人也。崇禎時。戶科給事中。坐侍顏學士黃道周薦。下獄。　隆武起陞禮部侍郎。加尚書。上入閩。召授今官。卒沙埕舟中。

以工部尚書沈宸荃。吏部尚書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春正月辛酉朔。　上次沙埕。

二月。王翊破上虞。虜官施鳳翊棄城走。

三月癸卯。虜陷寧德。

夏四月。虜陷福安。大學士劉中藻死之。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也。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隆武皇帝登極。以兵科給事中使浙。上至閩。中藻起兵。其邑復數縣。累進至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中藻能激昂富人。使出其財。故一時聚兵益盛。然出剡閩中。唯中藻不相下。由此有隙。上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不得也。中藻在福安。虜前後攻之。所殺傷四五千人。三年十月。虜大集。傅城十里。環城掘圍之。中藻不得戰。明年四月。食盡。中藻爲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謹世尙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定西侯張名振復建跳所。

秋七月壬戌。上次建跳所。

閩地盡陷。張名振迎上至浙。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左侍郎孫延齡。御史黃宗羲。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主事林瑛。

壬午。虜攻建跳。乙酉。虜退。

分使使山寨授官。

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皆將軍。四明山馮京第。右僉都御史。王翊。河南道監察御史。黃宗羲奏曰。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張大。使者須書授以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爲要官。然其號令不可行之侍郎御史諸營。或不及王翊一小小部。故諸營於王翊。退若小侯之事大國。自今以後。若諸營事翊如故。時則無藉王命。若因王命使翊之令不行於諸營。將山中自此多故。方今草昧。時多假借。愼重名器。不宜獨遏王翊一人。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唯翊不關名振。名振恚之。

上命黃宗羲爲左副都御史。辭不受。

封平西將軍王朝先爲平西伯。

時朝先營奉化之鹿頸山。有兵萬人。寧城爲之晝閉。

八月壬辰。世子生。

世子母李氏。

九月乙丑。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定西侯張名振。盟於維江。

大明監國魯四年。太傅兼太子太師定西侯張名振。治兵於台州。夏六月。長樂劉沂春宅揆統均。毘陵吳鍾巒掌秩宗。從　上至自閩。三人者。皆先朝遺老。同守臣貞。共獎王室者也。越二月。定盟於維江之上。於時直九天高氣肅。雲物屏徹。秋陽杲然。薦牲爇香。神人若接。司盟者舉爵而招曰。今日之事。君事也。義莫大於君臣。交莫良於朋友。合朋友之交。以篤君臣之義。時乃功。勗哉夫子。於是三人者上各受爵。進於神。拜手稽首致詞曰。歲在甲申。中原逐鹿。痛深共主之喪。煢及乙酉。於崖嘯鳥。迸落孤臣之淚。惟是二三黃髮。遠遁于荒。爰訂斯盟。永以爲好。既盟之後。業務修而交勸。過必糾而從繩。役在社稷。竭蹶而爭後先。政在朝廷。和衷而商可否。功名不必出諸己。恩怨一切任諸人。矢靖獻之無欺。期恢復之克濟。吾三人者。無愧怍於天地。留榜樣於子孫。奉身而退。共詠太平。不亦休乎。司盟者受詞而載之書。君子謂斯盟也。蓋三有禮焉。尙齒一也。詩有之曰。三壽作朋。尙賢二也。詩有之曰。正直是與。尙功三也。詩有之曰。邦家之基。司盟者乃錫爵而稱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於是三人者受爵。下而飲。

丁酉。定西侯張名振。蕩湖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殺黃斌卿。

黃斌卿之在舟山。保隅自豪。不欲奉　上入城。分其兵賦於時。隆武皇帝崩四年矣。猶稱隆武五年。以拒監國之朔。先是張名振從崇明敗歸。斌卿每事侮之。雖結婚姻而君相猜忌。阮進屢躡至建跳所。軍中乏食。進念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總制尙書張肯堂請斌卿曰。上艤泊海中。宜奔問官守。阮進之請。不宜遽也。不聽。於是張名振。阮進。皆因王朝先。以謀斌卿。朝先同張國柱。王鳴謙出海。斌卿強使出其部下。三年之間。未嘗任之以事。朝先鬱鬱。請徇邊海。至鹿頸。四五月而致萬人。邊海皆賦其軍。斌卿又使其私人以奪朝先之賦。朝先恨之。有黃大振者。故閩盜也。刼商船得金數萬。分饋斌卿。不受。大振懼誅。亡投朝先。朝先之孥帑寄舟山。大振僞使人以魚舟赴朝先曰。威虜以某日盡殺平西妻子矣。朝先遂與張名振。阮進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皆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舟山。

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孫延齡爲[illegible]部尚書。

時劉沂春與張名振不合。返閩。

五年庚寅春正月乙卯朔。 上駐舟山。

夏五月。御史王翊烹虜使。

江南久不寧。虜主患之。其撫臣馬國柱欲自以為功。嘗以語其客。其客與所善會稽人嚴我公謀之。我公曰。此吾處通侯之一時也。清之用兵江南良苦。使得見吾於撫軍。吾得山海要領。能口舌下之。乃偽為告身銀印。曰吾 行朝之都御史也。因客以見國柱。國柱以見虜主。我公大言撼虜主曰。陛下以江南為一方之事與。崖山未覆。大元不書正統。臣尚未見陛下之有天下也。曩者臣在海上。諸營將故臣之屬吏。臣苟得奉明詔。開以丹青之信。則江南之患可剋日定也。虜主大悅。以我公為招撫都御史。詔山海之帥解甲降者復其位。視嚴我公。然我公故未嘗為山海之帥所識。第使人走諸營告曰。我公之所以為此者。閔荆卿高漸離之心也。公等第令出而歸我。我分置通都大邑。搤手而江南舉矣。若公等所為徒勞耳。於是諸帥多恐其戮。湖州柏襄甫會稽順虎臣等皆降。我公將渡海。使者入四明山王翊之將黃中道曰。嚴我公甘言間我。渠已搖動山寨。復可使之遁。 行在啟。趙烹之。我公由是不得志而去。

秋八月。御史王翊破新昌縣虎山所。

九月。朱埥恭攻鄭彩。敗之。

上既入浙。閩安伯周瑞平虜伯周鶴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亡何。芝瑞有隙。 上使武林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之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鄭彩與朱埥恭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欲結驩於埥恭。反擊彩之餘兵。破之。

虜破四明山寨。

上在舟山。虜欲出寇。御史王翊從中梗之。於是悉發行省虜騎。其督金礪田雄將之而東。金礪由奉化入。田雄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設幌二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匿者。翊聞虜鋒銳甚。避之於海。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甲子。虜殺兵部右侍郎馮京第。

馮京第。字躋仲。慈谿人也。福京初建。上中興十二論。 隆武皇帝奇之。召對。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改監察御史。巡視浙江。至衢州而虜渡浙。京第偃伏里中。聞肅虜伯黃斌卿保舟山。未下。乃渡海依之。從定西伯張名振至崇明。敗還。從安昌王乞師日本。哭於舟中。日本不許。又從攻寧波。事敗。於是至吳興。聚兵數千。亡何又敗。復渡錢塘。入四明山。依御史王翊。以其兵付之。京第倚山為城。立老寨於杜嶴。練兵數月。頗可觀。而虜擁蕭起元下。教圍練。虜攻杜嶴。圍練從而掎之。翊走天台。京第匿民舍。以覓明年。翊兵復盛。京第亦收殘卒。自居杜嶴。京第自負經濟。然欲以承平體統待其士卒。雅不為人所親附。故往往致敗。初京第入海。虜即收繫其家屬。母尹氏。徒燕。妻葉氏自縊死。子頊年十五。斬於市。虜破四明山寨。購京第甚急。京第之將王昇降虜。欲致京第為功。謂虜曰。馮都御史人莫知其處。獨昇知之耳。引虜得之鶴頂山。京第已病甚。見金礪不肯跪。田雄在側。拔之仆地。明日遇害。

六年辛卯春正月己卯朔。 上駐舟山。

得諜報虜主死。郡臣入賀。

是時訛傳恢復。禮部尚書吳鍾巒有志喜詩曰。毘陵隅北有柴扉。寂寞荒庭草自肥。從此兒孫尋舊業。可將詩酒弄斜暉。衣冠不改容顏好。夢想還疑城郭非。却笑令威何化鶴。去家千載始來歸。又世局滄桑變亦奇。忽於意外慨心期。兵機只在爭先著。天道何嘗不可知。主鬯一樽歸帝子。霜邊百計在胡兒。中興作手非容易。畫慣頻勞野老思。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平西伯王朝先。

王朝先。四川土司人也。自言為童子時。已結無賴者為伍。有大姓挾其同伍童子。朝先夜緣屋樑。發瓦抽椽。放野蜂數百螫之。天啟間。調土司兵從征。朝先因至寨上。累立戰功。 弘光即位。以參將隸黃蜚部。蜚死。航海至浙東。時江干兵賦已定。朝先自以老將。不肯出總兵方國安王之仁下。以西征之命。濡於定海。浙江失守。同王鳴謙出海。遂為黃斌卿所留。朝先欲借樓船百艘揚子江以過虜。逐道斌卿不許。既與張名振阮進共破斌卿。進收其水師。朝先得陸兵二千餘人。軍資甲仗。一不以賦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名振之見襲也。士卒散遺民舍。名振猝至。乃手格十數人以死。其部將涂登華張濟明呂廷韶降虜。告之虛實。

虜患決犯行在之謀矣。

秋八月丁巳。虜殺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王翊。

王翊字完勛。餘姚人也。翊小而自負。好爲大言。世人未之知也。浙東建義。翊自募一旅。不肯屬人。故派糧不及。同事楚人舒益生。故新安王客。新安王自新安至。益生遂以其軍屬之。然王亦無分地可賦。軍遂散。司餉者案翊所破召募之金將卯之。會浙守潰。翊渡海依黃斌卿。斌卿倨蕩。遇京第以 隆武御史與之爭禮。斌卿不悅。翊不肯下。斌卿旣欲害之。翊知斌卿不足藉。棄眾四明山。四明山連三府八縣。翊往來乘隙。虜孤守一城。其城外之田賦訟獄。一歸之翊。已而爲虜帥蕭起元所敗。明年。擊破團練。其兵益盛。 上至浙。賜功議右僉都御史。張名振欲其忌出自己。曰。需之以俟。翊至。詔授福建道監察御史。翊朝 行在。陞右僉都御史。辭不就。曰。吾之入覲。豈爲官也。明年。加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虜屯大蘭山。翊入海。謀與王朝先舟師入浙攻杭州。而名振擊殺朝先。翊還山中。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七月廿四日。大星墜地。團練兵執翊。賦絕命詩。虜副使王爾祿使書之。翊恚生平忠憤。血飛灑於群虜。虜懼。乃引其錄以縊王爾祿。是時虜將寇 行朝。其酋陳錦且至。緊翊以待。翊每日從容束幘。飲酒賦詩。八月十二日。陳錦金礪劉某田雄會於定海。翊入坐地上。劉某注矢射翊。中肩。不動。田雄中頰。金礪中脅。皆不動。絕其吭。始仆。翊之從者二人。亦不跪。虜掠之。則背虜向翊而跪。遂從死。群虜聞之。皆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上發舟山。御舟泊道頭。

丙寅。虜寇舟山。九月丙子。城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祐。通政司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川。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振。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死之。虜合浙直之兵寇 行朝。松江張天祿出崇明。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虜酋陳錦金礪劉某田雄總兵出定海。 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將軍阮駿扈 上出舟山。登舟泊道頭。八月十六日。虜試舟海口。王師以三舟衝突。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擒虜卒十一人。馘而縱之。廿一日。大霧。虜舟悉渡抵螺頭門。王師稍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虜欲誘之。進數船脫歸。値酋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篷腳反擊進。面焦創甚。投水。虜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勛都督張名揚統營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虜千餘人。九月初二日城陷。

張肯堂字載寧。松江人也。天啓乙丑進士。知餘干縣事。丁母憂。服除。補大名濬縣。考選御史。 弘光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隆武登極。加總制尚書。肯堂以額餉招集義勇。將出三吳。而芝龍扨其餉。肯堂遂棄官。遁於海島。已而依平海將軍周鶴芝海口。破。又依廟虜伯黃斌卿。斌卿總爲恭敬。不用其言。肯堂鬱鬱無所發舒。蘭圃栽花。排畧憂悶而已。[illegible] 上駐舟山。起爲東閣大學士。城陷。肯堂緋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襟上云。虛名廿載著人間。晚節空勞學圃閒。漫賦歸來慚靖節。聊存正氣學文山。 君恩未報徒憂痵。臣道無虧在克艱。傳與千秋靑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乃自縊。從死者。守備吳士俊。僕張俊。彭欽。俊妻某氏。

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也。從學禮部尚書孫愼行。知名數十年。晚登崇禎甲戌進士。選長興知縣。降紹興府照磨。於仕宦之意。泊如也。大學士周延儒勸之出山。鍾巒答曰。公爲山巨源。某何獨不爲嵇叔夜。公爲寇彥國。某何獨不爲邵堯夫。移桂林府推官。 弘光召爲禮部主事。未至而南都陷。遂留福唐不歸。 上至閩。起通政司通政使禮部侍郎尋晉尙書。 行朝權在武臣。鄉相不能有所可否。鍾巒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尙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倖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故鍾巒漂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前卒見 上波濤櫓楫之間。襴彩巾服。拜起秩秩。至舟山。益無所事事。退居補陀。舟山告急。鍾巒曰。吾從亡之臣。當死 行在。乃渡海入城。城陷。過別張肯堂。歸而自縊。年七十有六。鍾巒嘗謂婿曰。李應昇。吾受業之門人也。請誅逆閹。不得而死。吾爲詩哭之。吳福之。吾子也。建義而死。吾爲詩哭之。錢肅樂。吾分房之門人也。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無愧於三子已矣。

李向中。號立齋。楚之鍾祥人也。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入爲兵部職方司主事。進尙寶司卿。避地福安。 上入閩。召巡撫福寧。城破。走。從亡至浙。陞兵部尙

書　行朝諸臣青舍舟登者曰矢風雲面目黧黑獨向中倏飾如故時父死舟山向中居宴城外城陷虜執向中欲降之不可衰絰剃武其營虜殺之

朱永祐號閔玄崑山人也甲戌進士吏部主事虜南下避入浙東依平海將軍周鶴芝爲監軍周鶴芝取海口海口陷復至舟山　上以爲吏部侍郎虜執永祐欲剃髮活之永祐曰吾髮可剃何俟今日虜砍其肩死僕負屍出城流血尚殷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世無知耶血遂止

鄭遵儉紹興人義興侯之從弟也

董志寧鄞縣人

朱養時江陰人也爲人慷慨嘗與議爭御史王翊事台州虜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災星見　上之祿命盡矣定西侯張名振信之使疏上擇日行香養時上疏爭之名振不以爲然養時怒曰使虜聞之謂　行朝無一人矣舟山陷自縊

林瑛字玉之閩人也同母妻婿女五人航海　上入浙瑛隨鄭彩瑛至健跳所而母又死貴其妻陳氏及女爲人織簾以食已而女又死虜入舟山瑛與陳氏

分經陳氏腕弱不得死瑛使其童子敬敬助之陳氏揮之曰吾守婦道三十年豈絕而死男子之手乎本自力而死

江用楫蘇州人

董玄字天孫會稽人賦絕命詩自縊

李開國餘姚臨山衛人

朱萬年字虎拜閩人也與吳鍾巒同死

顧珍顧宗堯皆長洲人

蘇兆人字眞侯蘇州人也大學士張肯堂之客城陷謂肯堂曰黃泉之路請以兆人爲道絕命詞云保髮嚴胡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是許義重此身輕自靈於雪交亭雪交亭者肯堂讀書之所有梅一樹一故稱之雪交云兆人死肯堂酹之而後自裁

劉世勳南直人黃斌卿之在舟山世勳卸銀安洋將軍守之守甚力城陷自刎虜相謂曰吾兵南下以來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　隆武皇帝嘗聞江陰涇縣之以守見屠也歎曰吾家子孫過江陰涇縣三尺之童子亦當哀而敬之

張名揚定西侯名振之弟也名振之歷　上以名揚居守城陷母范氏以下數十人闔門自焚

戴仲明寧波人抱　高皇帝主投火死

王朝相劉朝皆北直人也事　上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中以巨石壓之朝相與朝皆自刎其側宮宮眷未入井之時闔門放火虜將滅火而有校尉七人者登屋舊注矢向虜虜不敢動相朝蓋井既畢七人挾弓矢投火中

顧明楫順天人張名振之客也

林世英閩人自閩入浙上書遇難自縊

右海外慟哭記。據書前引撰人名姓。[illegible]不具姓。相傳爲黃太沖先生託名之作。全祖望撰先生神道碑銘。臚列所著。有海外慟哭記一卷。蓋必有所據矣。碑稱先生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又全氏書先生所著行朝錄後云。先生從亡。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按記云。己丑七月壬戌。上次健跳所。壬午。分使使山寨。授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奏曰。[illegible]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唯王翊不自張大云云。同日上命□□□爲左副都御史。辭不受。凡作□□□。卽先生姓名。[illegible]當是甫抵行在。卽有左副都御史之命。其辭官之年。卽從亡之年。碑稱先生以柯公夏卿孫公嘉績等交薦。由職方改監察御史。而分道河南。則見於記。可補碑文之闕。其奏薦王翊之言。則碑亦載之。與記政合。行朝錄書後云。累官左副都御史。而不知其未嘗受命也。記前引云。舟山以後。爲所未詳。按碑云。公從亡。太夫人居故里。中朝詔下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公聞之。歎曰。主上以我。我不忍去。今方寸亂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事在辛卯八月已前。[illegible]記云。辛卯[illegible]八月丁巳。上發舟山。是書之作。當在間行歸家後。其所謂變疑卽當時所變之名。宜舟山已後。事弗詳也。碑又云。是年[illegible]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碕。不得請。據記丁亥六月。安昌王與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下云。至長碕島。日本新遣外國之條。[illegible]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其時監國猶次中左所。丁辛相距五年。此事何得在辛卯八月已後。且是馮京第副安昌王。何得云先生副馮京第。不知全氏何據而云。然尤可據記糾碑之繆。唯此記確爲太沖所作。則亦可據碑以決之。當時事實隱顯同異之間。以記與碑互證。皆有草蛇灰線可尋之迹。竊謂後儒傳述。雖不如自記爲尤可信也。有清方隆盛時。忌諱甚深。文网尤密。凡殘明事故之書。得以流傳至今。事非尋常。要當寶而襲之。庸可綴序。上元甲寅季春月山陰吳隱石潛跋

又校碑云。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以記攷之。此事在丙戌[illegible]八月丙子。記所述築之言。卽碑所紀太沖先生之言。則築爲先生之變名。無疑誼矣。

遯盦再識

東南紀事

東南紀事目錄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唐王聿鍵　弟聿鐭　聿鍔

唐王聿鍵小字長壽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之後定王李賢妃出也洪武二十四年封於唐國南陽永樂六年之國子靖王靖王無子傳弟憲王再傳莊王成王復無子傳弟恭王之子敬王敬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一世宗時屢存問再傳順王端王端王之孫是爲聿鍵自定王至聿鍵凡九世初封德昌王父世子義母毛氏端王惑嬖妾因

義承奉所聿鍵方三歲從之稍長讀書能識大義雖處內難正志不挫義爲弟所毒端王諱之將傳次子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聿鍵請名立爲世孫崇禎五年王薨聿鍵年三十一嗣位七年流寇披猖聿鍵念南陽要衝而城埤薄捐千金謀修築知府陳振豪弗授功聿鍵以爲言崇禎帝震怒逮振豪置理聿鍵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以陳永福充之不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開封班軍給撫臣以下旅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厄以全軍見還報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朝廷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聿鍵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爲諸侯王尙氣持異同而已會子壯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聿鍵聿鍵亦薄公卿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頗多羣臣交忌之九年八月京師戒嚴聿鍵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興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竪二人乃還國廢

爲庶人安置鳳陽高墻使者欲以檻車往聿鍵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閹人求賄不得墩鎖困苦之聿鍵不勝辱病幾殆妃曾氏割股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聿鍵心獨異之聿鍵告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論其吏之無狀者福王初立大赦聿鍵出高墻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平樂未行而南都陷南陽王至嘉興前刑部尙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等請留監國王不可六月八日潞王監國於杭州王拜牋賀越三日

大清兵至塘棲潞王出降瑞王惠王亦自紹興降初靖魯伯鄭
鴻逵邂逅王京師相識至鴻逵移軍還閩道浙河王方至
戶部主事蘇觀生翰林張家玉等咸以王可濟大業與鴻
逵奉王南行諸臣慷慨交拜矢獎明室共請王監國王覽
啓悲慟進衢州收散卒得千餘人廿八日朝見臣民於建
寧閏六月三日次水口驛驛吏具大舟御之乘民舟不飾
綵幔導去鼓吹民人聚觀相慶臨驛廨朝謁行四拜禮王
答二拜賜坐安南伯鄭芝龍靖魯伯鄭鴻逵巡撫都御史
張肯堂閩廣督巡劉若金巡按吳春枝戶部侍郎何楷大

理卿鄭瑄左通政馬思理光祿少卿林銘鼎四川按察使
曹學佺御史郭貞一諸臣自南都來者皆素服待罪旨兼
問時議課州縣修宮學佺曰仁聲儉德王政所先席縉甫
臨而先有茲舉不肖有司因而蠹民無乃彰王過乎亟止
之王欲擇戶部尚書咸舉何楷楷辭王諭曰往崇禎乙亥
孤閩邸抄得侍郎掖垣諸疏藏之中心已非一日古云臨
危杖節必致諫中求之其勿固辭楷乃受任曹學佺陳三
事其一福建正供悉貯兵餉毋或濫支以防不給其一禮
成之後即命鄭鴻逵扼關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圖其一

禁游兵行剽令舊軍速招歸伍以紓民王曰此海內宿儒
也命悉允行初七日王監國於福州祭告天地設行太廟
唐國宗廟用太牢駕入城居南安伯府二十七日即帝位
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王室不靖荷茲監國已及經旬四方
懷風勤王之師漸集方躬履行陣虞敢寧居而文武臣僚
咸稱渙萃之義責於立君寵綏之功本于天作時哉弗可
失天定勝不勝朕自顧惻然未有不績以仰對上帝祖宗
自臨安委轡孱攘無期小大汎汎有如河水朕敢不敬承
勉從羣望爰稽載籍光武聞子嬰之信六月即位鄗南以

是年為建武元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四月即位
漢中以是年為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黽利大
寶亦惟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志以今揆古豈曰不宜其
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奉天翊運定難功臣
次第進爵稍俟恢復裂土酬庸宣猷守正文臣亦進級考
秀耆宿軍民人俱優給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祀不在典制
者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明朕纘承基緒為天下請命之
意先是張肯堂建議如唐肅宗故事以監國稱天下兵馬
大元帥俟復南京然後即位王尚猶豫羣臣多勸進乃從

之以布政司爲行殿門曰行在大明門駕自督府移蹕芝龍戎服前導鴻逵以禁旅百官次扈從侍班鵠立始聞璟佩之聲及寅王御袞冕升殿受朝賀頒詔於各省府州縣大赦是日南郊大風揚沙拔木尚寶卿馬驚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嘆異止唐國四親帝后號謚改福建省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府學爲國子監百官俱稱行在論翊戴功封鄭芝龍爲平虜侯鄭鴻逵爲定虜侯鄭芝豹澄濟伯鄭彩永勝伯張肯堂爲吏部尚書吳春枝兵部尚書周應期刑部尚書鄭瑄工部尚書曹學佺太常寺卿起將德璟

黃景昉蘇觀生何吾騶黃鳴俊陳子壯林欲楫何楷朱繼祚傅冠皆爲大學士閣臣至二十餘人然票旨多王自裁俱閒無事或遠未達軍國大政一委芝龍行朝仰成而已是月鄭遵謙等起兵紹興進守錢塘金聲亦扼徽州阻上江由是閩嶺晏然藉以休甲時命芝龍兼戶兵工三部尚書開府天興坐見九卿人不揖出不送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七月朔王下詔親征詔曰朕痛念祖陵閔茲萬姓中心搖搖如在水火擇於八月十八日亭午禡祭親統六師勅平虜侯芝龍爲御營中軍定虜侯鴻逵爲左先鋒尚賴文武諸臣襄力劾謀有功者賞朕不爾負命訪求十六朝實錄及古今遺書諭行在日用以儉樸爲本有司不得背旨阿奉違者以不敬論勅司禮龐天壽行宮中毋用金玉器帷幔毋用錦繡澀花洒線止用居常銅錫布帛王長齋日御便殿見大臣性好讀書手自披覽常丙夜不休南都之敗馬士英奔浙江潞王監國時猶持故態執黃道周章不下後遇亂軍踉蹌流涕落職竄方國安營中閩王即位又謀入覲鄭芝龍雅善之言士英不即北降亟欲求立太祖子孫罪可貰下其議於朝堂王出獨斷傳諭

各關軍將毋納士英初王在杭州訪故臣於張家玉家玉舉黃道周王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至是道周自衢州入見薦稱之曰真名相也即日晉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王以家玉直起居注家玉言唐魏謩爲文宗起居舍人文無避諱不令人主見今陛下自待豈啻唐宗臣愚亦不肯居魏謩下王嘉納家玉嘗爲句容人何成吾敏吾兄弟天下奇才乃心明室且家近南都可觀變又句容知縣宗室議漎王心識之及金聲自徽州遣諸生戴明恩齎奏至詔陞聲兵部侍郎僉都御史巡撫

池太徽寧因授成吾總兵畝吾爲副與聲犄角共取南京
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殺有髮爲順民無髮爲難民
此十字可切記也敕議㴑曰朕自許忠孝爲法受過百折
千磨今爲祖宗復仇有進無退宗卿朕猶子行其克恐朕
心出險亨屯助朕以助祖宗於乎欽哉高廟亦宇祐爾于
無窮議㴑成吾等結七十二村聚衆至八千人卒不就而
徽州告急
大清兵進建昌命永勝伯鄭彩出關援之汀州大旱斗米三百
錢王決意親行乃封弟聿鐭爲唐王監國福州某爲鄧王

協守都城攜發芋江父老遮道泣留復止鄭芝龍沮之也
是月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命首輔道周出師江西浙
東諸將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王即位詔至魯王欲守
藩大臣張國維熊汝霖陳函輝等以爲舉足一動義師星
散浙亡閩亦危願堅奉監國以督厲將士事成入關者王
於是不受隆武年號使者劉中藻廢然而返王心雖非能
善然猶藉錢塘爲外屛手書致魯王曰朕與王同氣其本
聖祖王無忘朕之焦勞朕無忘王之危厄一誠金石豈惑
浮詞嘗遣兵赴王上報孝陵王其愛玉體以需天休八月
乙酉以鄭芝豹爲前軍左都督賜總兵黃斌卿書令屯太
湖收兵聯絡三吳庚寅以黃斌卿爲官義兵馬招討總兵
官帥舟師屯舟山便宜恢取南京王御門親餞百官郊送
壬辰立妃曾氏爲皇后后性警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
對奏事后於屛後聽其決進止王頗嚴憚之罪倡逃辟邵
武知府吳文煒絞推官朱健叙廣信知府解立敬鉛山典
史周寅生守城功贛州告急命上游巡撫吳春枝移駐邵
武汀州總兵陳秀援建昌參將周之藩劉武平以陳豹爲
防海將軍鎭漳泉興汀惠潮援南昌人羅大任少詹事募

兵恢南昌黃雲師大理少卿募兵恢九江南饒贛州人曾
應遴兵科給事中募兵援贛州遣張家玉監鄭彩軍招撫
上華謝朝恩丁未副總兵楊武烈守備元體中復新城命
都御史楊文驄誠意伯劉孔昭分屯處州王郊天南郊鄭
芝龍鴻逵皆稱疾不出何楷劾二勳不陪祭無人臣禮王
賞其風裁既而鴻逵扇於殿上楷呵止之楷告歸盜截其
耳於道詔追盜不得時軍興饟亟芝龍請於兩稅內五石
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惡正供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
御史督義饟不輸者榜其門不義於是閭里騷然芝龍又

請括寺田王不聽封芝龍子森爲忠孝伯賜姓名朱成功
總督禁旅督師何騰蛟自長沙楊廷麟萬元吉自贛州皆
遣使奉表迎乘輿大學士蘇觀生請先行出屯南安王幸
雍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圜橋觀者濟
濟遣使册封桂世子由榔爲桂王黃斌卿兵敗於崇明永
寧王起兵復建昌撫州副總兵施福入弋陽
大清兵大舉臨廣信攻福張家玉使洪旭林習山救之是月靖
江王亨嘉稱帝於桂林遣兵入梧州執巡撫瞿式耜贛州
萬安軍亂九月兩廣總督丁魁楚圍桂林瞿式耜應之執

靖江王亨嘉送福州廢爲庶人其黨皆伏誅論功封魁楚
爲平越伯晉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焦璉陳邦傅等加
秩有差亨嘉尋病死王意不次用人擢鎮江諸生錢邦芑
爲御史大學士熊開元爭之不得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
引退又出內降用王期昇彭遇颽路振飛曾櫻皆言不可
乃已時粵閩之境盜賊蜂起汀州大饑且疫兵民所在閧
譁兵疲饟匱而出關之議竟同築舍四國人心遂至瓦解
乙未祭告天地太廟丁酉禡纛出洪山橋祖餞鄭鴻逵鄭
彩授鉞是日風雨晝晦二將行數十里仍疏稱候饟皆不

行庚子謁后廟見先一日王遣官用牲預告祇見之意命
勳臣芝龍行禮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命兵部主事徐孫
彥頒詔於四方擢浦城知縣鄭爲虹御史巡仙霞關仍知
浦城命太僕少卿林蘭友巡撫江西諭之曰江西憔悴於
貪政久矣卿往須破情格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法八字
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能行此十六字始不
負朕親簡耳設蘭臺館纂修威朝實錄以曹學佺領之召
閩縣老人周良屏問民疾苦冬十月
大清張天祿陷徽州巡撫都御史金聲死之金堡奏言福京倚

新安爲北門而臣前至仙霞見鄭鴻逵方遣兵出關臣度
其駐三衢耳不能長驅也陷既四十餘日矣我師逗留觀
望未有爭先之氣新令日行民心日變異時以精兵數萬
仰而攻之猶當徘徊於衢嚴饒信之間能保其必下乎起
義舉人汪沐日奔走乞援曲折素諳不以此時捲甲疾趨
乃令偕棐向曜借兵借饟待其集事須五十日大事去矣
四方望閩中之兵如在天上今兵力將心臣已窺其大略
上江疑而楚豫斷新安去而三衢危陛下卽欲爲王審知
豈可得哉堡數危言王嘉其才氣而鄭芝龍不悅授禮科

給事中出監鄭逴謙軍
大清金聲桓會兵圍撫州永寧王告急張家玉言腹心之患在
南昌咽喉之患在徽州既失徽則饒嚴危失饒嚴則廣信
必不支而崇關不能守陛下大事去矣兵貴速不貴久貴
合不貴分我以待兎之愚長彼蠶食之漸坐而自斃請急
勅鄭彩由杉關出撫建分兵一擣南昌一援饒州再令黃
光輝曾德等由江山直上衢嚴襲徽歙縱不能進亦可自
救諸將施福陳梧等皆善家玉計而彩久駐邵武不肯出
關有詔切責亦不從家玉太息而已是月李自成將賀珍

擊敗張獻忠兵於漢中十一月十五日監軍張家玉退
大清兵於許灣家玉約陳輝林習山蔡欽三道會許灣夜入定
後火起令堅壁敢救火者斬且搜暗處留伏以兵果大至
四面突擊洪旭爭先斬級兵少卻家玉親立陣前督陳黃
虎李明忠趙珩等出營大戰殺兩總兵獲級四百奪馬四
十四器械無算午時協將陳有功戰死大軍合數萬來戰
矢如雨下沿山舉火亦地震裂
大清將王得仁鄧雲龍侯天寵等以書來招趙珩令其勸降衆
惶恐多偶語珩懼互相疑忌家玉執珩手拔劍斫案曰行

間離我兄弟我等當勠力爲國壯氣軍中敢疑貳者有
劍人心始定然猶無戰意十五日子時家玉設高皇帝關
壯繆位率諸將泣拜設賞金於前使鄧毓卿李明忠陳巨
趙珩分帥死士百人伏谷中遂拔大營走大兵合一萬來
追入伏大軍紛爭家玉鼓譟回軍大破之步兵五千殆盡
騎兵舍馬渡河溺死過半撫州圍解論者以是役爲福州
戰功第一家玉令都司黃琰齎蠟書間道奔入撫州檄永
寧王部將謝志良閻羅宋斷磬曹先光等乘虛襲老營十
六日戰於金坡家玉夾擊大軍死者五百餘人馬死者三

百餘匹營中婦女三百四十三人就近親戚歸之收其酒
米犒軍得鄉紳諸生書悉令燒毀時
大清兵所至令民薙髮而南軍遇無髮者輒殺不問難民因是
多輸牛酒爲間導南軍咫尺不得虛實饋導俱絕家玉設
小牌免死給與難民歡呼來歸者千百人奏請遣人分入
鄉落解散有能收復州縣者即以首領官酬之稗役陳有
功棄舊予祭葬贈謚立祠許濟斬總兵逃者許象乾俱報
可於是軍政明肅人始用命家玉奏功俱歸永寧王詔俟
恢復南昌日即封親王是月魯王勞軍於西與拜方國安

爲大將統諸營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吏部郎趙王成與尙
書張肯堂同籍江南上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
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南都以迎陛下計陛下啓行期同
會於金陵王大喜命鄭芝龍具艘芝龍笑諸會有言水師
諸臣宜留其家口以防逃歸者事不果於是王決意親行
是月六日發芋江命芝龍留守福京制置兵餉兼掌宗人
府事南平古田縣民遠餽酒米封鄭遵謙爲忠義伯前汝
南兵備副使郁敵遣趙貫入賀以敵爲總理楚豫提督軍
務討逆安順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詔輔臣黃鳴俊出衢
州東會王蕭晏來朝立春日受百官朝勿賀
大清將張天祿誘執大學士黃道周於婺源生致南京道周死
之是月臨安蒙白土舍沙定洲作亂據雲南黔國公沐天
波奔楚雄定洲追之天波走永昌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在芋江初九日夜雨雹如拳唐鄧
二王及居守百官行拜賀禮不受下詔以三大事自責發
臣俱戴罪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往浦城安撫都御史陸
清源犒師浙江爵王使陳謙奉書稱皇叔父不稱陛下王
怒下謙獄鄭芝龍與謙有舊錢邦芑出芝龍門而見親於

王密奏謙爲鄭心腹與鄭至交不急除恐變生王斬謙浙
閩聘好遂絕川陝總督樊一衡遣官入賀交阯日木竹遣
使入貢並手冊答之勅上游巡撫吳春枝簡練壯丁賜松
滋東會瀘溪延津四王春宴銀廣東布政司湯來賀浮海
轉餉十萬遷戶部右侍郎江西御史艾南英劾來賀奸邪
不可信用不報王出師次於延津拜泉州布衣蔡鼎爲軍
師召郭熺陳秀引兵赴建寧命朱成功出永定關江西巡
撫劉廣胤都給事中曾應遴招撫閩寇以黃光輝兵敗貶
鄭鴻逵爲少師責鄭彩戴罪上游巡撫吳春枝能以吳閩
禮代之賜降將郝搖旗名永忠璽書賜大學士王應熊於
四川假便宜舉用大小文武官大雨雹冊皇弟鄧王長子
琳渼爲陳世子從征視膳中書官講讀導以禮儀加守金
華兵部尙書朱大典閣銜命與方國安和衷同濟時艱十
六日鄭彩逃入永定關張家玉曰新城永定屏障福京門
戶不可棄也彩怯竟棄家玉逃入關城中兵民皆寃家玉
與知縣李翔仰天慟哭誓死不去以鄉兵二百人扼守新
城以親兵百人戰於城下數十合殺五百餘人大集馬步
圍家玉三周家玉中流矢墜馬折臂氣絶都司林雄冒鎧

被入陣殺一將挾家玉還營家人已遇害王聞報大怒曰
統兵大將盡走入關獨令文臣陷陣何以自解家玉乞骸
曰臣得從八旬王父母五旬父母生還相見死無復恨優
詔慰答時闖兵在廣昌距新城二百里家玉嚙指血書請
救廿二日闖兵至南豐
大清兵引退是月沙定洲陷大理蒙化屠之洱海道楊畏知起
兵於迤西定洲還圍楚雄二月二日王駐蹕建寧故相何
吾騶入覲以爲首輔閩饟不足鄭芝龍白遣給事中粱應
奇督運廣東奏劾稽饟者數十人命逮問亦莫應湖州知

府楊球遂止粵界不敢入芝龍令撫按以下皆捐助有官
助紳助大戶助又從李長倩言開事例大帑官爵部司道
三百兩餘百兩武劄數十兩至數兩於是倡優厮隸盡列
冠裳拜謁官府鞭撻里鄰守令泣訟兩造皆稱職官側立
而語互毆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
大清兵謠曰清行如蠁盡遲其來也晉張家玉右僉都御史巡
撫廣信制曰爾許洊捷而建撫復壯猷追允文采石之前
新城守而杉關寧嘉績在萊公鎖鑰之上今者箭㾾勿藥
宗社賴之爾其即日領敕長驅誓於今歲拜我孝陵家玉

陛辭言募兵制器非一人一日可理天下盡忠而且智臣
獨忠而且愚他日有急陛下無以尹鐸爲少聞者悲壯其
言先是李自成已死其黨李錦高一功等尙數十萬衆因
湖南巡撫堵胤錫請降胤錫表聞乞封錦等爲侯王難之
家玉及檢討蔡之俊合疏言曲突徙薪事幾不再嘗乘其
鋭氣會擣金陵勿令轉合敵人後悔噬臍遂封自成妻高
氏爲英淑夫人錦左軍侯賜名赤心一功右軍侯賜名必
正餘皆封侯軍名忠貞營攻荊州將克會大霧赤心等方
蓐食忽救兵數萬至師大潰胤錫急令楊國棟張光翠分

守澧州回子河以固湖南晦命輔臣傅冠及朱成功督鄭
熺陳秀等拒
大清兵於永定關加謝德溥東閣大學士制置義兵張家玉自
請募兵惠潮王遣之三月奪鄭彩永勝伯爵及黃鉞賜劍
敕書命民被廹薙髮者豎義民旗自別白命成功招集鄭
彩逃兵毋令擾民王將取道於汀命募兵汀州施福林顯
至建陽以張名振爲捧日將軍副黃斌卿屯舟山贈松江
死事夏允彝沈猶龍章簡李待問侯承祖等官有差吳江
吳易起兵於太湖授右副都御史陳子龍僉都御史楊廷

樞兵部主事廿四日

大清兵陷吉安萬元吉退守皂口傅冠自邵武趨建昌饑頓從軍不進披營歸冠乞罷不許夏四月金華行宮成遣官迎駕王諭近臣曰靖義侯方國安江上戰功獨多勳臣劉孔昭世臣中深明大義辭公爵來歸科臣劉中藻奉使閩詔挺然義形於色勳臣鄭遵謙起義獨先誠心翊戴勳臣黃斌卿雖未有恢復顯功而拒守舟山相機進取此數臣者朕均倚爲腹心手足在廷其體朕心毋致嫌疑優詔晉貴州巡撫范鑛右都御史諭雲南巡撫吳兆元卿久鎭滇黔

無遺朕南顧憂贈貢士臨死事元體中李茂德等八人黃斌卿襲殺副使荊本徹奪斌卿伯爵晉湯來賀兼行在兵部右侍郎便宜恢剿湖東立三御營以郭熺爲鎭武營戴秀爲威武營黃光輝爲勇武營五日王齋節不受賀用外牢遙祭二祖列宗配以唐國祖宗以程珣巡撫惠潮一

大清兵薄崇安大學士蔣德璟自請行關詔責施福逗留曰與張家玉守新城而鄭彩逃入關何異禍退死三尺易若前向死敵德璟請告歸泉州六日皂口兵潰萬元吉入贛州故贛督李永茂自南雄遣吳之蕃張國祚帥粵兵五千救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斬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十七日

大清兵圍贛州元吉與兵科給事中楊文薦悉力拒守蘇觀生引所部退走南康王念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追復建文年號立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於階下又追復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熙及建庶人封謚冊封趙王命撫臣盧若騰就近行禮擢袁彭年吏科都給事中晉土司沐埒太僕少卿沐然四川右布政以勸義輸以總兵包象乾守汀州籍石盜建瑞亂民之壯者爲兵汰老弱歸農遣黃

輿施福守崇安林順督德守仙霞嶺滿更番水軍都督周崔芝遣人如日本乞師王卽位一年無尺寸功羣臣建義者衆兵尙書呂大器言用人太濫所用人又相援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御史湯芬言可發海師直擣吳浙主事吳鍾巒言首克南昌選鋒進取爲上策若舍此他圖闢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王皆善之而不能行諭臣民曰爾等立朕爲君志在救民雪祖朕將暫至邵武相機出關古人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以盟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如有敢請駕回天興及避幸廣東者立斬以殉亡何閩侯

二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王太息曰卽位十有一月日夜所思何事豈得回鑾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民多矣建甯諸生請大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取之志甚鋭萬無轉蹕之理鄭鴻逵久頓兵關門一日兵譁譟謂大兵至徒跣棄軍逃歸三日夜抵浦城詔削其爵芝龍則請閩餉共需一百五六十萬王諭之曰卿兄弟擁戴朕躬朕所委託但國蹙民貧錢糧止有此數所奏卽竭三省之力不足從未有關餉不固止於家門堵賊者此理甚明今議以兵三萬守關一萬守腹不復可增若有別議

旁撓是彼蒼不助中興朕亦惟有退避賢路而已王聞沙縣寇患詔蠲逋賦是月閩中地震撫州陷永甯王死之以新撫永安沙縣山寇隸陳國祚受朱成功節制兵部侍郎于華玉以撫州兵入衞至歸化不戢士民閉城拒之命華玉及羅登輔留止順昌張思道留止歸化俟駕來從行敕曰朕痛兩京淪沒全非寇敵之故止因兵民相戕致危宗社今日僅此彈丸冀資民力恢復若復傷民將促國脈新兵未經節制故譁卿宜振刷務令民安毋徒釀謗廣西酋長農國琦破縣城逐知縣巡撫晏日曙討平之獲國琦傳

首詔解散脅從勿獻俘以示寬仁遣禮部尚書黃錦往潮州與新撫商度出贛總兵曹志建劾閩兵將領張安兵無紀律有詔止安入關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樹死之仙遊民變檄總兵周仕鳳速提兵援浙西敕唐鄧二王毋私受官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王體違者輔導官方士亮何九雲治罪至於詞訟應歸有司通政司不許封進再錄平靖江庶人功封尋甸參將陳邦傅爲富川伯賜平越伯丁魁楚鐵券賜西夷安承宗府名頒印以勸來降者五月諸軍潰於贛州大軍銳甚滇粤諸軍先後至南康

者以數萬計皆惴恐莫敢卽下傷廷麟白雩都趣張安張琮李元符及各營兵四萬至贛江撫劉廣胤亦自鹽都募二千人至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廣胤被執失士馬器械無算自後援兵益不敢前蘇觀生退次南安大軍分兵東圍廣信王敕觀生曰援贛兵將驕悍不馴聞警輒思引去似此無紀之兵安能濟事雩都會昌諸邑既可直達汀州防圍尤急彝無一人議此何耶僨軍之將罪之不能呼之不前如何爲策退守庾關豈朕所望其詳度情形來奏敕監軍御史陳賡曰前失吉安起於鄉勇引敵他兵坐視

不救良可痛恨漠兵戰而不勝猶愈不戰而逃者爾仍收合餘燼勿自困挫諭楊廷麟曰吉安失守萬元吉諸兵皆付一擲今五月初一失機此番功罪宜明卿深惟善計更圖興復粵饋三萬與卿召募但當作何約束近民苦兵甚苦寇驅虎進狼綵林四起當是統兵者之過包象乾張家玉毋得收聚凶徒終成潰散朕將前蹕汀州而識方略廣信陷召羅登輔謝祥昌兵入守長汀

大淸兵至常山敕朱大典顧應勳馬步兵入援諭何吾騶曰田關之兵敢行潰叛大安關外復有失挫卿其强山爲朕分

憂徐孫彥使蜀還陞見具列王應熊樊一蘅李乾德馬象乾米壽圖劉鱗長王之瑞萬年策鄭逢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行田華國莫宗文曾英楊展賈登連譚詣等勠力恢疆恭揚王命且言張獻忠殺戮川民無孑遺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王爲之揮涕封方國安子元科爲定中伯以周崔芝領水師爲平海將軍利順王慈煥言建陽百姓因大兵久屯溪不敢漁山不敢樵王曰如此何以聊生令兵毋入城毋久屯犯者以聞張安復姓名爲陳丹引兵迎駕以爲御營副總兵尋令復出贛州從蘇觀生以周損巡撫廣信召

武岡守將劉承胤入援遣撫臣劉中藻賑溫州永福雁湖寇亂知縣田楷平之閩吳易戰勝於太湖晉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加陳子龍兵部右侍郎表翰林學士復封黃斌卿威虜伯以施福爲忠勇將軍命主事李言撫蠻化猺流亂民潮撫劉國柱獲潮陽賊首莊三樵琉球世子遣使入貢貢方物江西江黃各砦義師起特用文臣守關張調鼎周道臣趙秉樞守永定關謝紹芳周維新守大安關黃大鵬鄭爲虹守仙霞關再發恤民庫銀一千賑溫州王曰奇荒至此千金之費安能徧活數十萬人之命乎命撫臣盧

若騰鎭臣賀九堯速爲設防毋使甌民重困山寇入詔安城夏至祭皇地祇宗廟命福京太常寺行禮僞討何九雲進尙書以其弟九祿爲國子學正星變下詔修省求直言以李士璉爲討逆將軍晉太子太傅設行在御營十標以郭奇陳天榜熊和王秀奇陳文廉方登夫巢拱極領之又遣林垐募兵於福寧王謂左右曰延平地窄朕不欲久居俟虔南收拾當即發也時有傳王欲幸廣州者張家玉在潮州上疏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下此則虔州一塊土尙屬興王地也天下望陛下出汀西

而忽傳有南幸五羊之說識者惧宋駕出虔州右趨三楚
左趨八閩後屏梅嶺出兩粤之眾前蹈章江南九有建瓴
而下之勢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所謂六龍臨江勇氣百
倍上策也若暫駐雄州可出江則度庾關下貢水可出楚
則逾韶郴出衡岳進止緩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斯下
策矣宋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
堯叟蜀中人請幸成都臣五羊人計應出此獨恐車駕日
南中原失望不如寇準爲卓見高宗南渡李綱宗澤岳飛
等疊請還東京而汪伯彥黄潛善力阻之卒有明州之難

宋之不延由東遷失策也高宗時兩河三輔皆無恙綱等
猶以去就爭之況今越在五嶺一失足則大事盡去臣敢
不以死爭哉虔城不減晉陽萬元吉不減尹鐸乞陛下必
以爲歸王終未決贈黄道周爲文明伯謚忠烈官其四子
妻封一品夫人立廟福州及漳浦鐫其絕命詞於廟門是
月廿七日浙東兵潰方國安入紹興劫魯王南奔六月朔
大清兵入紹興魯王自江門入海方國安方元科馬士英阮大
鋮皆降
大清大軍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堅守不下周藩安昌王長子

恭槻浮海來朝封爲安昌王命劉孔昭嚴戢所部[illegible]
士以著臣節命福清道王聿遺兵一千出援溫州福州宮
工成益鄭芝龍歲祿五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陞湖廣監
軍道章曠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北殿起恒戶部
侍郎總理湖廣鎮法張家玉招程鄉賊黄元吉降之賓化
賊黄通龔執兵部侍郎于華玉蘇觀生兵潰于南安賜異
人許道載號廣濟禪師往海外徵兵賜張惟熊右都督謚
武襄論盧若騰賀君堯監守溫州加若騰兵部右侍郎君
堯太子太傅王子生大赦福州鄉試取葉瓚等百餘人十

六日
大清兵入上杭儆晉德還守仙霞關贛州諸將及
大清兵戰於李家山大軍退屯水西賜贛州改名忠誠府加楊
文薦右都御史是月沙定洲復閩楚雄秋七月湖廣都督
張先璧郝永忠合疏迎駕黄元吉復畔攻破永定張家玉
使戰獲執斬之復招降鎮平賊陳䒧之衆十餘萬歸農是
月
大清兵破金華朱大典死之遂至衢州副使秦應科內應城破
守將張鵬翼及楚王晉平王樂安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

昇亮亦不屈遇害

大清兵將度仙霞金堡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銳竟搗荊襄傳檄中原北方聞之以為陛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蹕虔州此中策也并兵出關背城一戰敗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經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為無策矣王卒出無策而鄭芝龍間使約款於大清蕩撤施福等守關將軍還安平手敕遣中使邀之曰卿稍遲朕與卿同行芝龍不顧由是大清兵平行入關至建甯守臣黃大鵬鄭為虹死之八月廿一

日王發延平御營皆散猶載書十車以從至順昌聞大清兵已及劍津倉皇乘馬奔從者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吾騶尋去惟經奔贛州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曾后被執自投九龍灘八閩皆下大學士蔣德璟路振飛傅冠禮部尚書曹學佺先後死鄭芝龍自安平降是年十月四日贛州陷大學士萬元吉楊廷麟兵部尚書郭維經等死之蘇觀生退保廣州

論曰唐王寬明恭儉親親尊士循吏愛民而有撫綏大略識張家玉之奇俊崇黃道周之耆德褒忠行義結於至誠聞江陰涇縣力守見屠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之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憐而敬之毋誠出兵毋殺難民傷促國脈大小主客文武衆庶恩勤和糊咸出其肺腑瀕死無貳待永明王以大公諭羣臣曰大宗適自歸永明朕在此間去永明千里不暇相求臣民敦迫勉行即位然行年四十未耀前星不審永明才度何如長用關切此可見其義矣惟制於鄭氏不獲展尺寸然兩晉鴻逵彩侯伯而諄諄論之芝龍和衷共功消其亢慢使臣以禮隆世所難使其遭際中興豈必在令主下哉昔賈生過秦責子嬰以不能救敗末為

通達事體唐王在位雖一年而大江以南驕將劇盜望風歸命此其關繫國運亦有由來故特月而紀之使後來者得以考焉

唐王聿鍔隆武弟也乙酉七月封唐王監國福州隆武家法嚴不以友愛故假借嘗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王體王甚率謹在福州一年未嘗有過福州既陷王泛海達廣州時兩廣總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監國梧州大學士蘇觀生不欲曰吾受大行厚恩死無以報今其親弟在何外求君遂與故相何吾騶布政

司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等請王監國十一月五日即位於
廣州以明年爲紹武元年命觀生專理軍國重事吾騶應
華元鏡並入閣辦事是月桂王亦即位肇慶
大清將李成棟自漳汀入陷潮州惠州十二月二日廣州總兵
林察誘敗肇慶兵於海口殺總督林佳鼎觀生戰勝而驕
十四日成棟以十七騎晨襲廣州城中兵悉西出宿衛尙
萬人不及集觀生急召得百餘人
大清兵下城擊之皆散走王變服踰垣走王應華家不納尋縋
城走洛城里爲成棟副將杜永和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

使人餽食王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
下自縊而殂自即位至是日凡四十日太僕卿霍子衡司
業梁朝鐘行人梁萬爵皆死之觀生亦縊十八日殺諸王
之在廣州者十六人周王益王遼王皆遇害吾騶應華降
顧元鏡先椎髻號於市曰
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成棟欲大殺廣民佟養甲曰
廣民未迎戰請卜諸天天雨者則止夜雷震雨如注養甲
曰天墮淚也乃止猶大掠三日謂之放賞婦女多自裁後
二年成棟來歸吾騶復入肇慶爲首相元鏡以反正功復

擢用
黃宗羲曰唐桂之構外憂方張又生內變蘇觀生之罪又
何逃焉然觀生受前王特達之知其立後王也與荀息之
不食言可以並矣豈僅倣修魁楚之隙哉若後王之從容
遇難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豈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
短而忽之乎
唐王聿鐭亦隆武弟蓋紹武建號日封李成棟陷廣州王
得逸率宗族去依虎賁將軍王興于文村興事王甚謹成
棟歸桂王入肇慶王奉表稱賀廣東再陷尙可喜累攻招

文村文村食盡重困己亥桂王入緬文村始降興自焚死
王亦服腦子甍卒不辱
論曰唐王兄弟三人皆儒雅有君人之度與他藩絕殊惠
宗之遭靖難紹宗之當末造皆關世運非獨一家之事黃
宗羲著行朝錄稱壬辰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自五指山
至廈門言隆武在彼爲僧賴垓熊緯皆從亡信如斯言何
與惠宗相類耶又云建寧代死者爲唐王聿釗然則聿釗
亦勇而知義其有否未可知要之宗臣多仁賢則雖亡不
亡矣又云五指山勅使至故臣皆不能決癸巳二月復遣

使存問諸臣稱雖五指駐平遠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
勅驗視卒不可得當傳疑以俟後之考古有識者

東南紀事卷一

東南紀事卷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魯王以海

魯王以海太祖十世孫父壽鏞以崇禎十五年大兵破兗州死焉十七年二月王嗣位尋京師陷南奔順治二年乙酉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及鄭遵謙等兵起議推戴而入浙五王惟王最賢乃遣元老前兵部尚書張國維迎王於台八月至紹興即監國位以分守署爲行在臣民稱國主詔稱令制稱勅羣臣勸進王固不許曰变夷大難須

命世神聖俟拜孝陵擇宗賢中外翕然有中興誼辟之望焉時浙東畫錢塘江而守號令所行不出八郡乃議列屯以朱大典鎭上游金華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亹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日聚食鳴鼓放舟登岸搏戰復佗還戍卒以爲常議分餉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方王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輸無名之征實無餉也戶部主事董守諭請一切正供歸戶部竅兵而後給餉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

郡寧波給王之仁金華歸朱大典五府歸方國安方王不
可計浙東田賦六十餘萬悉給方王義師聽自措餉正供
不及焉署官爵國維大典宋之普俱東閣大學士國維賜
尙方劍督師江上汝霖熹績靖樂右僉都御史並加督師
然實無權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李向春戶部尙
書王思任禮部尙書余煌兵部尙書張天郁工部尙書陳
函輝吏部右侍郎封國安鎭東侯之仁武寧侯衛州守將
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將軍議諡號上皇太子曰悼
皇帝福王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閔王未幾起方逢年爲東

閣大學士宋之普罷是月國維復富陽金堡姚志卓起兵
復餘杭餘杭尋陷堡渡江來歸國維命志卓守分水又復
於潛汝霖以五百人渡海鹽轉戰數日夜至喬司士卒略
盡乃還王雖謙仁少威斷初立之日張國維首疏參馬士
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與阮大鋮俱匿方國安營中
陰敗國事不能執而誅之以此賞罰盡失士氣衰沮而文
臣建義者多不知兵鄭遵謙唯畜優伶殊無定志義旅烏
合市販原設營兵衞軍皆隸方王國安及其子元科尤悍
戾日與朱大典搆隙擁百練之卒不肯進取杭州士大夫

沿習承平求官乞蔭塗巷之內牛腰犀玉在有只白石充
之時人語曰帶何挺挺白石纍纍其子弟方髫齔繡衣冠
佩傳呼道上又爲之語曰痘兒哥痘兒哥橫街騎馬誰敢
何故巡撫田仰來自淮揚與遵謙爭餉譁於朝仰將李士
璉拔刀斫遵謙奔殿上呼救我太監客鳳儀助仰兵巷鬬
遵謙脫歸小舟王遣廷臣解之而已其秋饑浙東大水漂
沈民舍越人衣食於舟征調旣煩皆沈舟東手軍人沿門
供億搜牢勒輸文武官符票一日數至奸宄乘時報復民
始離怨七月七日海鹽陷守將俞元夏死之八月參將美

國臣復入守海鹽故總兵汪碩德集兵雙林來告使移札
塘棲會唐王即位福州詔至衆議開讀熊汝霖持不可王
意不懌下令返台州人情惶惑張國維星馳入郡上疏福
州言逢國大變凡高皇帝子孫民吏當共同心力事成入
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今遂南拜正朔事勢遼
不相及唇亡齒寒悔形可追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之客
哉疏出議始定閩使廢然返然是時江楚西蜀兩粵滇黔
皆受唐王詔朔獨浙東以監國在先義旗分豎不宜降屈
天下多不直衛王後金堡入閩復來上啓力爭以爲更始

稱尊劉綱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續豈甘以賢讓不肯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即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既非湘陰以賢事聖則今上并非更始即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巳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尼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啟鬩墻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釁豫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今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

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即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自法司究問陳函輝密啟請殺堡堡亡奔衢州十月壬辰方國安及

大清兵戰於江張國維引步軍繼進追北至草橋門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乃收兵

大清兵營木城沿江以拒南師徽州陷上江告急是月遣使招杭州義旅陳萬良姚志卓復餘杭十一月王出郡城臨江勞軍晉方國安荊國公王之仁興國公賞倡義者特封鄭遵謙義興伯劉穆威北伯熊汝霖孫嘉績晉兵部右侍郎諸營皆受國安節制十二月還郡城頒明年曆元年大統歷鑄大明通寶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春正月朔魯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尚書柯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損手書報王言朕無子王爲太姪和衷協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東浙職官均列朝籍轉餉十萬犒師王意終不慊發勅封鄭芝龍兄弟爲公於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裴兆錦林必達斬陳謙浙閩竟成水火二月叛將張國柱刼定海總兵王鳴謙入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啟掠慈谿紹興戒嚴進國柱勝北將

軍始返定海總兵陳梧敗於嘉興航海掠餘姚知餘姚主事王正中擊斬之三月朔鄭遵謙王之仁退

大清兵於江中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南軍稍振會福州詔使陸清源至江分餉不平兵譁馬士英唆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是月威宗大祥王率羣臣朝堂哭臨軍民縞素王正中率兵渡海鹽復澉浦城五月方國安叛刼王南奔

大清兵遂渡江兵部尚書余煌興國公王之仁兵部侍郎陳函輝太僕少卿陳潛夫皆死之時南軍久屯江上無功氣勢

日蹙而
大清貝勒統大軍至各營西望心碎是月廿七日江淵北人試
馬用大礮擊南營碎方國安軍𥩈國安遽退揚曰天奪吾
食夜拔營趨郡刼王南走侍御狼狽是日學使者方坐試
院較諸生倉卒擲筆研竄軍人騰藉流踏於道詰旦江上
諸軍聞報俱潰孫嘉績熊汝霖鄭遵謙錢肅樂劉穆各引
所部兵入海越三日
大清兵始渡江佘煌開郡城九門縱軍民出自正衣冠赴水死
前後死節甚衆六月二日

大清兵入紹興張國維慟哭曰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
而已乃收散卒追扈及王黃石岩國安斷所過橋用馬士
英計將執王以降會守者病王得脫自江門入海命保定
伯毛有倫扈世子張妃由定海出爲張國柱所刼去國維
歸死義烏國安士英及阮大鋮方逢年皆詣
大清軍降已皆斬於延平
大清攻克金華衢州朱大典張鵬翼死之是時黃斌卿在舟山
兵食殷足石浦守將張名振奉王往投之不納王舟泊外
洋福州既破永勝伯鄭彩亡入海以舟師迎王十月丁酉
發舟山如廈門鄭芝龍使彩執王獻貝勒彩以南夷貌類
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詭其人曰事急則縊死以示之會芝
龍去乃已朱成功兵起仍奉隆武年號大會廈門王於是
改次長垣以明年爲監國魯二年海上遂有二朔其冬桂
王即位肇慶尋奔廣西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魯王在山盤以熊汝霖爲相晉鄭彩
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
定遠伯周崔芝平北伯阮進蕩北伯崔芝復海口鎮東二
月朔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

大清兵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
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四月海口陷守將林箭舞趙牧死
周崔芝退保火燒寨六月攻漳州七月王親征次長垣會
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鄖西王起兵復
建寧八月王克連江十月長樂永福閩淸皆下羅原知縣
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
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余
颺左都御史劉沂春左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使林嵋吏
科給事中黃岳吏部郎中初唐王隆武時大學士劉中藻

以忤鄭氏去吏部主事林垐解官募兵得千人阻於鄭氏
鬱鬱失志散兵入山制棺一具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
兵部侍郎林汝翥亦隱居聞王至皆起兵中藻攻福寧州
守將涂登華以城降垐汝翥合軍攻福清垐陣役汝翥不
屈死是歲即桂王永曆始年也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魯王舟次琅琦有傳言唐王未死或
云在五指山爲僧議遣使訪迎又議爲思宗發喪同安伯
揚耿及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
大清守道彭遇颱使守將出戰而登陴立明幟以城降

大清將金聲桓部將郭天才來歸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
侯鄭遵謙於琅琦晉錢肅樂東閣大學士自王入閩先後
降克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皆不能守於是給事中林嵋
守道湯葵死興化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莆田給
事中鄭正鐵御史林逢經死永福御史王恩及死長樂守
將王祁死建寧王移次沙埕餘姚人王翊起兵四明逐奉
魯王年號破上虞前翰林學士張煌言聚兵平岡以應之
御史馮京第如日本乞師冬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
沂春爲東閣大學士十一月王舟退霞江錢肅樂以憂卒

是年
大清將金聲桓李成棟以江西廣東來歸桂王復至肇慶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魯王舟次玉環山張名振自石浦來
朝三月王翊狗奉化退
大清兵於河泊
大清兵圍劉中藻於福安中藻食盡不得出戰爲文自祭吞金
死城陷部將董世尚等數百人皆死之閩地盡陷浙遺臣
南來者多爲鄭彩所害彩亦師應下棄去張名振阮進迎
王還浙次於南田秋七月壬戌至健跳從者大學士沈宸荃

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
齡職方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旦朝於水殿鍾巒
如立治朝所至試秀士入學卒以見王禪衫巾條拜起秩
秩觀者感嘆鹿頸屯師王朝先來覲封平西伯壬午
大清兵圍健跳阮進拒卻之九月命名振進朝先會師討斬黃
斌卿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爲行在建太廟府東進張肯
堂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遣阮美如日本乞師是
年李成棟金聲桓何騰蛟皆敗
大清盡取湖南江西朱成功使陳士京朝肇慶閩海始用桂王

年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朔魯王在舟山謁太廟涙下謂輔臣張肯堂等曰昔高帝起布衣建業先帝憂勤淪陷閔予小子播遷無地不能保浙東數郡以延廟食是以痛心諸臣皆泣頓首待罪二月王翊來朝除兵部左侍郎夏張煌言來朝晉兵部尚書留備侍從八月翊復新昌拔滸山

大清兵分道入四明翊避入海馮京第遇害九月張名振襲殺王朝先幷其兵是年鄭彩爲朱成功所敗具表請援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彩餘衆破之彩還走廈門歸成功冬十

一月

大清兵陷桂林廣州桂王奔南寗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魯王在舟山秋王翊潰於四明

大清將陳錦合軍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兵部尚書張煌言奉王先出犇閩海蕩胡伯阮進迎戰於海門死之裨將金允彥縋城降磔其子傳示四門

大清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戰艦馘十餘人縱歸

大清師將退八月丙寅天大霧

大清師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以精兵數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大軍千餘八九月丙子城破宮眷投井死指揮李向榮朱起元等猶率兵民巷戰

大清師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舟山而三耳如兩京易取也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毅然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大學士張肯堂爲藁座文廟廡下命僕舉火肯堂闔室自經執吏部侍郎朱永祐令薙髮曰吾髮可薙當俟今日斫其肩死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艱廬墓贖得衰絰翔武就溪流受刃餘死者通政

鄭遵儉兵科董志寗郎中朱養時主事林瑛江用楫董玄朱萬年李開國顧珍顧宗尧楊鼎臣中書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暨婦女廝僕或刎或投水火死節之盛爲中土所未有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風失大學士沈宸荃進次崙頭朱成功自廈門來謁稱主上自稱罪臣從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處之泊如成功故不奉王送金門千戶所月餉進銀米致餽移名振屯崙頭煌言屯鷺門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魯王在金門成功使名振總師北行

逼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將卒皆哭進至崇明沙登金山
大清江南北戒嚴是年桂王至安龍西寧王李定國克桂林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魯王在金門始自去監國號冬名振
復及煌言北行敗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殺傷頗衆其年
鄭彩死於廈門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門名振再入鎮江抵儀眞
還過吳淞關遣使致敵獻捷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魯王在金門有敕使自安龍來命
王監國冬成功遣阮駿陳六御剿舟山

大清將巴臣興舉城降定西侯張名振薨是時成功以計并
諸鎮綏於攻取有自主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饑寒出
無輿導至以名刺投謁賓舊張煌言徐孚遠避形疑不敢
入朝王寄食鄭氏如家人而已至名振遇毒王斷垂涙幾
廢寢膳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魯王在金門桂王如滇都六月
大清兵剿滃洲成功令平其城至南門得湯信公和埋碑栽成
毀年月日八月舟山復陷阮駿陳六御死之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月魯王在南澳孫可望反貴州降

大清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魯王在南澳滇都使者道安南來
廈門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孚遠隨使
入覲不至自廣東降
大清是年
大清吳三桂入四川別將入貴州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成功邀魯王於澎湖桂王出奔緬
大清盡取雲南地夏六月成功北犯克鎮江圍南京張煌言先
驅抵蕪湖徽甯池太諸郡皆下秋

大清將梁化鳳襲破海師煌言亡歸台州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魯王自澎湖抵金門先是成功潰
歸問降者曰南京何以不降曰不聞說起明皇帝故不降
耳乃迎魯王歸金門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魯王在金門倉
大清遷界島上餽絕成功取臺灣宗藩從徙家焉冬桂王被執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錦嗣稱招討大將
軍部曲攜畔多出降
大清者張煌言移壁沙埕三啓致金門略言去冬緬甸內變致

宗室職官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王李定國人淛鄖肇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追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愍臣以爲延平藩王必當速定大計以伸大義而至今寂寂道路遙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徬徨恐窮島孤軍難與相守卽今浙閩廣各有招撫二人解散海上若不先事豫圖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轂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獨念主上旅羈島嶼與閩海存亡相倚萬一變生肘腋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顧力微旣不

敢輕爲迎駕又不敢輒行趨扈計惟在閩勳鎭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羅以資犄衛然後速正大號佈檄省直刻期出師雖强弱縣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興滅繼絶端在主上詔書一道惟主上密與寗靖王及諸大臣謀之王覽啟悲慟是秋復遣御史陳修齎敕至煌言營

康熙二年癸卯秋

大淸大舉攻金門廈門鄭錦戰不利退守銅山十一月廿三日王殂於金門東菲臺灣張煌言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繆王鸞駮以來歸巳孤此願望帝化鶴而猶在冀懸餘思海外閲而哀之十二月金門廈門皆破明年甲辰煌言亦被執死杭州又十年癸亥

大淸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寗靖王術桂死之魯世子及宗室皆北遷分屯田河南

論曰野錄稱何吾騶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問同知李世輔曰君閩人也閩遂興乎曰可也來兵雖勁皆遼土燕齊人及左良玉劉澤淸降卒耳何遽不相勝乎曰然則東晉南宋乎曰未也東晉自永嘉後諸國相吞百年未定王導謝安乘其閒暇資禮賢士修安和寬簡之政卒亦不能恢

賀循紀瞻顧榮與劉石爭雄長今豈能爲東晉之閒暇南宋有韓岳諸將百戰守禦宗李趙張彌縫補苴故金人屈就和議宋以苟安今蹻跖閩中鷸蚌不遠欲爲南宋豈易言哉曰然則駐虔乎曰其次也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誠高不據關中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鄱陽豈能驅元以備究之才也保益州終不能越祁山寸武況入閩滯國無犍劍之險乎曰衢衛逼近金衢將爲梗乎曰是所爲中興之藉也根岷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兵勢有分合彼合亦利合彼分亦利分今閩全力取山陝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

而禦之使諸瀋人自爲戰疆自爲守卽令爲錢鏐爲竇融亦僅爲聖主驅除難耳漢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會乃從張良計捐齊與信捐梁與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業也今雖朝不惟薪膽仇讐而聚謀蝸角兄弟是倒施也後禍敗竟如其言魯王才望遠遜唐王而孤軍扼守錢江南蔽閩廣亦訖一載其後桂王聲教不及東南賴窮島揚帆猶繫江南義士之氣故特進而記之

東南紀事卷二

東南紀事卷三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刊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學窮微極博天啟壬戌成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展書必跪膝行數武道周獨謂膝行非禮平步進監侍駭愕魏忠賢連目攝之不動歸讀書白鹿洞躬執薪爨天下士大夫翕推之威

宗卽位起原官崇禎庚午主浙江鄉試遷右中允會大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事下獄史埜等必欲殺之主之者周

延儒延臣無敢訟寃者道周上疏曰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今衆輔所坐爲罪督攀援耳昔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辭曰身未臨疆埸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不忠由今而觀實爲先見漢武帝決意空幕南心疑丞相豎北伐之師一旦破法而戮劉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隙撓修玄之事一旦破法而誅夏言此二子者皆生值明時無故身伏斧鑕今東彊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斬騎將之見者

獨斷然快意於一鼎輔鼎輔既無斂棊引杯之致延臣又
無蹴踘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
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踰天下人
心喪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擠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極以
來輔臣坐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三年每
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動延儒意亦釋龍錫竟得出戍定
海衛五年孔有德反登州連陷州縣而溫體仁當國專輔
上以法律益爲廉謹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
數故以易諫言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始春

秋元年已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
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爲
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
乾屯需師别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
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
十七日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嗣承之始實未四年士庶
離心寇攘四起往者敵去遵永已六七日而叙收復者以
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爲

不犯秋毫凡小人見事智短於事前言恒長於事後不
救虔城謂虔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謂島民必不可用昔
有夏屑征仲尼所錄向戍去兵丘明非之臣以爲正功之
道在乎定命亂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即無寇賊亦足
以致亂小人不用即有外憂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學一以
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
之材具服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樹威威愈殫
亦反申商歸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
凡十一年餘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

傳旨明切更奏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
庚午以來爲邊疆之案以陷君子爲科場之案以葬私怨
其緒餘爲參罰催科在宋人一看詳條例之司諸臣倚之
當匡襄之務宋儒言邊帥之才當於廉幹有識中求之又
云直言敢諫之士卽杖節死義之臣萬曆末年如鄒元標
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
紳有器識者舉網投穽知其爲小人又以小人矯之知其
爲君子又以小人參之天下事尙安望有成功哉因論馬
如蛟毛羽健任贊化等被譴而薦惠世揚李邦華梁廷棟

可大用末云昔蘇軾臨行求陛辭不得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雖乞估假猶荷明問死且不朽坐削籍出都爲衛士淩辱作重生詩至杭州諸生築大滌書院於餘杭之洞霄宮從講學焉歸廬墓者三年以原官召還左中允時五日內璧兩尙書道周上書請愼喜怒以回天再應詔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傳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者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棰楚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

起於小人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曆重寄七八載罔敢尙攙催稍自若者天下憸險無賴之徒舉聚京師搢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幸逢[illegible]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淸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罷獄而下獄者旋開且以人心時事如此輔臣雖甚淸且强當保天下無一蹴弱齒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頗迂而言醇行淸可任講幄累陞左春坊左諭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讀學士修玉牒充經筵日講官十一年二月上御經筵畢召

道周及詹事顧錫疇庶子黃景昉編修楊廷麟等二十餘人前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道周對今人才遠不如古別履經摧折如樹木然須養之數十年方得其用世宗皇帝時臣下救過不給然或朝行譴逐暮卽追還上悠動已復班吏召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爨來督撫未揆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供四十萬師今盜鋤三協僅十六萬不須別求增餉至撫賊之法令斬捕自贖使望風解還收其衆分隸諸將以實塞下倘令自擇散地一入

鄖陽山中終爲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能行後張獻忠反穀城卒如道周言楊嗣昌爲本兵主棄義州致盜鋪孤危且引漢和親宋納幣稱爲樂天而援孟子善戰服上刑傅會其說嗾遼撫方一藻奏言北朝鐵騎十萬并三十六家之衆十餘萬西并插部及順義又十萬八城之衆不過六七萬人何以禦之請如俺答故事行欵撤兵中原討流寇已遣督者周元忠前往諭其就撫皆受成中樞與宣督盧象昇密商幸上獨斷道周聞之頓足曰果爾不爲趙氏續乎乃上言俺答之事與今日不同俺答據有河套六七

十年故漢匈奴河南地非若遼東衣冠之國在我版章一也河套築阻形勢窪曲距三輔四千里必跣桼省以蒞宣雲非如遼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謗我降人如趙全輩不過教以擾邊盜馬今諸叛將猾卒無賴者視取全遼若奇勁引契丹蒙古爲雅談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制於胡婦老且倦其今東人狂悍初無撫意我又未得其要領四也答與吉囊其爲雄長恐已死襲并其衆欲及生時借名封以羈諸部收諸邊撫賞之利非若東人盡吞屬國西取順義東取朝鮮桀驁盤踞五也答受撫雖不出套

其王庭猶在漠北時射獵賀蘭青海之外東人必不肯棄遼瀋舍固鐵還徙建州與魚皮諸夷爲鄰六也答既受金印七十年稱外藩一旦爲東人所乘席卷其地我邊臣若罔聞知無由復修東封使還順義七也我雖不築東勝答亦不犯慶延受降兩城東西自若東人卽據套河中分首山之道而神京左臂猶未安復八也答卽據套不能斷我屬夷東人既制遼左必不肯吐諸驛還我朝鮮九也答馬市在陽和天城卽東犯紫荆尙六七百里東人馬市若在張家不百里至宣鎭不二百里踰隆慶嬀川廹我居庸且又紆道非其所樂必尋遼西舊市屯踞寧錦間以覬食八城窺我左協十也欵必不可成卽幸而獲成寧錦遼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不悔罪臣貢不可撤不卻地還巢不可撤不北盡威遠靖揚南盡靉陽寬奠不可撤不盡東諸部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還我順義金印名王之封不可撤不盡提東江諸島孔耿尙沈四酋以謝登萊靖旅順不可撤中原叛帥江南流人未還戍籍得出入狡猾其間不可撤馬市數徙出撫順又出廣寧求宣口又求中協故例可循而邊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猶在蛇豕無懲德明之外

別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誅京觀屢築而安樂自在之民未還冠帶詩書之舊飄搖風雨其來無方此乘塞闌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於契丹蹂蹴之餘不二十五年而爭盟欣然封禪我太祖大宗光還日月誰敢爲不潔之談穆宗不動一旅而收順義神祖不憚大師以復朝鮮之宇今西喪卜部東陷朝鮮中外諸臣恬不爲意臣非謂寧錦六七萬便可犂建州彼既據瀋陽西面攻略必渡坌河出臨潢之外北歷興盛千七百里始至宣口卽中折而回三協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從錦義至

靜甯堡彼所必經一二百里距瀋陽五六百里耳靜以雜其敵逸以待其歸彼之有虞於甯錦猶甯錦之有虞於彼也彼兵雖盛散於各部不能長聚六七萬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衆馳千七百里何必有餘我以天下之力應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邊臣之意以久戍之卒當猝至之敵無衆不摧不如以不戰之飽與彼以有生之安與我是不言欵而欵已久猶恐以一朝之戰敗其終年之欵思以其不欵之欵文其不戰之戰光考在御旬日間發帑二十餘萬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簡終之但請立爲搗虛斷後之令

敵以數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千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敵以十餘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萬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又爲之令曰敵以萬騎出千里歸我不能以二萬騎邀其輜重者誅無赦如此彼必不敢遠出必憤而與我持於堅城之下我始得斂兵專以老之撓之設奇以致之多方以誤之以八九萬人全力與遵薊相犄角卽錦義之間固已可伏而笞其背矣今聽敵入平今日曰出宣府明日曰出大同今日曰駐馬肺山明日曰駐靑潤口經春涉夏逍遙不歸絕不鬭遺一卒擾其虎

穴又烏用是逆撫爲者逆撫旣無成謀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錦帥欵事成則逃旹旦夕之間貽釁三年之後不成則謂外有王田之智內無高張之忠委過朝端安受禍敗昔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然遇藩鎭大事皆咨策杜黃裳謀於李絳詢於裴洎納諫於白居易後乃委心於裴度方今上天告災星象示儆宜以實示群情無以文措衆論惟陛下發樞臣前後諸疏衆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議雖不行心銜道周命象昇以憂求解任嗣昌意在陳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先是嗣昌奪情道周二具

疏以遂事中止至是閣會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觀古今治跡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義不敢改至於事窮勢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蔡凶時出我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累乞終制我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遵物論嘉靖中葉以邊圉事殷特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郞棲遲不數日畢衣

視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罷閣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天啓季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靦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營謀復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梟獍臣前三月在經筵見楊嗣昌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樞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陛下聖德孝治天下小遇災眚輒減膳撤縣素服避殿以厲羣臣所以然者陛

下爲天之子三辰不軌天有違行猶之父母溫凊不安人子爲之不櫛不沐廢寢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復所以教孝也今督臣盧象昇父殯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喪而樞臣動推測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不去也是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陵次燀氣進和向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飛揚喑咤彼此相煽以玷聖明仁孝之治干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四方聞見也嗣昌張綱凝地之談獄市樂天之說才智略見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猶狼狽依屑無繇負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責及會推竟以新甲上道周又疏言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其丁艱猶未終制也古儒臣專閫能任弘鉅乘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義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崔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其所成就猶未造古吉甫張仲之流今聖主焦勞邊境十年於玆負氣敢諫諸臣斥棄不錄

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倖非常之功徼不世之業甯可得乎比甯錦邊遠東人曾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中樞且欲以義州馬市權羈款邊中外譸張幾易鹿馬之形譏假讖神之意空破非常之格以授不祥之人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戰誠使禮樂修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雖愚憯然自二十歲躬耕胼胝手足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

步衛擔二千里不解屝屨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繫戀者昔已移月可畢錄札于術均爲報恩天下果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至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祐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九十月交當南斗口雖有道儒者所不談然思患預防聖人所誠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東裴度須有日比其載道已垂半載象昇空以縈縈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乙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懌九月御平臺召對謂道周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賴以講臣之力啓沃朕

心少知天理人欲兩端夫無所爲而爲之曰天理有所爲而爲之曰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對曰天人義利之辨臣嘗聞之矣臣以綱常名教爲心不以功名爵祿爲心自信無所爲也上曰朝推新甲爾疏夕至何也對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參疏夙具適相會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於際會何也對曰臣同鄉御史臣蘭友給事中臣楷已有言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綱常封疆大計若終不言後將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

德也小廉曲謹非清也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講所云子思一生以誠明爲本是也云誠出於清仁生於誠非也對曰曲能有誠此誠出於清之說也孝弟爲仁之本此誠生仁之說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萬物不孝不弟木實撥矣禮義廉恥盡矣何事之能成嗣昌進曰道周責臣奪情起復是也其謂臣贊推贊復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艱又遭繼母之變臣不生於空桑豈不知有父母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古者列國之君臣尚可去彼適此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臣於君臣尤重

於父子況臣乞終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撫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復晏然倉皇奔命行至保定猶乞終喪引成化間修撰羅倫事意謂今詞臣中必有博通古義親切論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聽比人京聞道周品行學術士類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稱不如鄭鄤臣乃太息而絕望也古人有言禽獸知母不知父鄭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鄭未知道周之於綱常何如也上曰卿爲卿父屢疏昭然數年在外並不攜家人將役祇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鄭鄤朕正欲詰之嗣

昌曰臣以綱常名教所關不容不辨道周實清介人望所歸乞罷臣放還歸田里上溫慰之且斥道周邪說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與嗣昌爭論於上前非體也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對君有體狂瞽何也道周曰臣疏中惟猳狗梟獍兩語不無過激然道遇聖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難也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國家之禮義廉恥假以臣爲一人之私緘默取富貴可矣上曰爾借題訐詆大臣別有所爲耳道周曰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則無

不可言者臣受論思之職與嗣昌比肩當言而言不得云詆毀大臣讀書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君親告妻子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作墓畚插皆臣自操故矜情之事所不忍見上曰爾如是云不如鄭鄤何也道周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鄤自絕人倫許曦小臣猶知公論爾曾曦之不如道周曰宋人惡李定不持母服擬鴞孝于徐積粟帛以諷之臣秦彈嗣昌則非救鄤矣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徒以言僞而辨行堅而僻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此者道周曰少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爾操守雖屢進屢退終欲用爾不圖偏矯恣肆乃至於此念以講官姑寬爾因命之去道周猶不起有所陳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繆也臣拜命權也惟上優容之已出上止諸臣論之曰今者內寇外邊天妖地震朕不能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宣德化殄禍亂所賴諸臣匡朕不逮而乃黨同伐異沮撓朝廷用人之權是外寇易治內寇難除也今有仍前輘者立寘重典明日謫江西布政司都事道周既謫而名愈重天下稱

直諫者必曰黃石齋十三年福建巡撫解學龍薦閩中人才以道周爲冠上大怒緹騎逮學龍及道周詔北寺對簿是日黃霧四塞日昏無光各杖八十下詔獄入白雲庫獄卒曰此周順昌周宗建畢命所也覘北鎮撫司事滕府玉給藉草餽橐饘作重生生詩監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陛下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斥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陛下欲

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戶部主事葉廷秀亦疏救世
下獄廷杖初上命天下共表孝經幷小學須行道周於獄
中作聖世須孝經頌頌曰粵稽天德厥貫恒性於皇師天
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惟天德餘姚
孫嘉績亦繫白雲從受易道周刑部尚書劉澤深擬辟戍
再奏不允澤深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
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
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
之失而有建言蒙僇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

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
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既而斥之烏有所
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
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
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戍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詔獄
積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重生詩學龍廷秀仲吉亦戍
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諸生迎至大滌析鵝鹿疑義示三易
指歸詩禮樂春秋及樂律論儒派八月荷殳入楚未至上
議起廢錮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前少詹事臣道周愚戇

之咎實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矜
念德璟旋入閣八月日講上與輔臣從容語及張溥張采
之爲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負重名周延儒進曰張
溥黃道周皆有偏惟是讀書博通所以人人惜之上默然
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還渠極感聖恩但子方十
歲得免其永戍量移內地皆出憐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
璟又言道周在獄時寫有孝經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
頌聖德黃景昉陳演異姓合言道周事親孝且清苦極不
可及延儒言卽其讀書亦尚可用上不答惟微笑而已明

日手勅曩諸先生面奏永戍黃道周淸操博學見今戍遠
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
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密議來奏輔臣上言道周向
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銷削
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
德恭睹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
承萬一因思及道周博雅遂據臆陳伏蒙皇上憐其貧苦
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眞造化生成
之恩天地覆載之量道周原職詹事府詹事今既蒙恩赦

用似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又非止從道周起見也上報可命即擬旨輔臣復上言皇上此舉衆美俱備從此知學行之足貴信廉吏之可爲所裨於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細是日詔復道周少詹事都下臣民中外相慶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請假歸里以學龍廷秀等尚在戍所席藁請命亦得釋道周既歸漳浦墅卧不出明年甲申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馬士英當國道周入朝無所爲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龍江濟夢高皇帝呼曰

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時左都御史劉宗周去國道周祀陵留連紹興彌月三謁宗周固卻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聞之即行旃都濱馬士英東奔錢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詈之士英落鞾走及浙省降宗周與門人前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等謀起兵求道周計事不獲悔曰石齋夙有淵思吾初不宜拒之太深唐王在位訪故臣於張家玉薦道周王拱手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道周來自浙拜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位首輔鄭芝龍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爭之芝龍

不肯出兵道周憤時事不可爲而苟殊絕之知乃自請視師經略江西芝龍不與一卒道周親書告身獎語號召得百餘人徑進出杉關衆至萬人田夫荷鋤從之曰扁擔兵開府廣信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王命家玉出屯金谿以爲之援道周遺家玉書曰道周之年不能致遠爲皇上爲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爲皇上爲牛或者左右拾遺因事靖獻道周其皇上其鑒乎時魯王上書稱姪稱皇叔父不稱陛下唐王怒殺其使者陳謙遂稍隙道周移書浙東大臣張國維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謂東遷以還藉力晉鄭

葵丘而後推德桓文上愛殿下篤於所生勿以降階之間爲博達所笑其冬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令故門士以書紿約內應抵明堂里猝遇

大清將張天祿被執（天祿史可法故將一云道周武斷所錄士致書言北軍欲附須單騎撫之公方巾儒服）行從者職方福州趙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潔中書平和賴繼堂龍谿蔡春溶順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宵見張燈爲魚龍百戲趙贅帳念民爲之泣下至南京道西上門故尚膳監中先後絕粒十餘日作自輓詩書後曰丙戌就俘以來義在必死太丁諸緣無所復憶所憶者爲春

秋表正詩晷正二書未就及未登嵩室陟華嶽之巔耳表正爲少時舊書墜婺源明堂想已燬於兵火無復能讀之者嘗讀陳無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晷正必須吾弁草無復能傳其意者如嵩華二嶽先年欲以黃冠丐此了願嘗遣戍辰州乞多千里移去適閩爲林讓菴銓部所尼垂老得此坐華巔卧王屋執筆以事詩春秋雖禮北斗受玉虹不爲過矣生平所歷黃山白岳匡廬九華浮丘龍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徑山西陵委宛天台雁宕羅浮懷玉一十八翁要當一一謝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

風雷楮墨載其精神亦使衆山聞之謂我不薄也又云武夷天姥縈於維桑大滌焦桐爲吾講舍窮猿相終未之辭焉三月十五日畢命韓四維子僧某殮而瘞之凡八旬中賦詩三百十一章自名石齋逸詩曰石齋死後世當傳之以當逸事年六十一贈文明伯立廟福州及漳浦所著有三易洞璣易象正緇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經局進呈諸書行業詠業焚草解蓬環解齋堺榕壇問業逆流草斯枝集浙閩策問洪範月令明義孝經大傳鄴書大滌函書逸詩行世夫人蔡名玉卿能倣道周書嘗集兵萬人號夫人軍已而鑠之解子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論曰莊烈自信王繼統無腹心股肱之助不動聲色而除魏忠賢天下欣然以爲明王復出消臨御十七載憂勤宵旰終用身殉後之論者不欲以亡國之咎嘗之然剛而自賢莫肯慮下屢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劉宗周之進退亦可見矣其失天下不可謂已無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代之士道周說經議事與匡衡劉向相類而直節則李膺范滂之流雖才不及濟亂要亦三百年之元氣所留也嗚

呼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違諫使君臣俱覆以宗社爲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

蔣德璟

蔣德璟字八公泉州晉江人進士崇禎中官詹事侍讀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四年晉尚書與黃景昉吳甡同爲東閣大學士入直德璟明習國典曉練世務立朝持正和而近情上甚嚮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且不測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事微解上顏改霽宗周削籍歸又借周延儒因日講進言赦前少詹事黃道周復

其官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二輔震恐上罪巳求直言科臣光時亨疏陳練餉之害德璟與本謂練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危及社稷上大不懌召問聚斂小人誰也對曰前戸部尚書李侍問乃極言抽練無實空增七百二十萬之餉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辭去國舟及滄津京師陷時論深惜德璟福王時德璟不起唐王在位應召入直位次黃道周下嘗自請行關相機督戰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罷職歸泉州

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愁書行世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直隸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中官福建按察使晉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唐王在鳳陽高牆振飛入見奇其神宇器識深相結好奉私錢周之由是知府張以謙以下覗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洶洶鎮將劉澤清高傑欲寄家屬於江南左都御史劉宗周劾之并及振飛巳廉知振飛公清尋悔曰參兩鎮過責淮撫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敗振飛東走及其鄉諸生韓雄都等聚兵大湖不降唐王思舊恩使吳江諸生持勅書訪之勅曰麥飯豆粥念及欲報既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入直振飛持論有執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期昇爲總督彭遇颽僉都御史振飛及曾櫻封還內降上意未釋曰方今多事必資格豈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飛執言臣等無私隙遇颽降賊乙憐馬士英爲浙撫搜括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宋盛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百姓不容故爾逃來若大用此二人無乃傷新政乎卒從其諫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馬奔振飛追扈不及縊邵武山寺

曾櫻

曾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知常州府時有詔逮高攀龍攀龍自裁緹騎欲藏屍察驗并逮其子回奏無錫知縣吳大朴依阿其間櫻力持不可乃免與李應昇爲同年生借宮帑以給官旂之逮應昇者時常民集者數千人欲擊官旂櫻再三曉諭而散崇禎十六年爲登萊防撫

大清兵破萊陽棲霞寧海諸州縣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櫻禦之乃退嘗爲副使分巡興泉道唐王時拜大學士入直櫻忠

欸懇至言語委密處孤主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無疑忤上親臣腹心依之鄭芝龍不肯出兵竊往來延建櫻以為此非遷久策失海內望請速幸贑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不決而敗櫻至廈門依朱成功辛卯春

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廈門成功還救不及櫻自縊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禮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同忠孝伯朱成功大守永定關尚兵張安巨華俱聽節制前軍方入建昌境饑

已告匱後軍閧譁輒歸冠見令不行十二疏乞罷不許後勅揭重熙佐冠共事冠無心任職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勒令歸九月晦汀州破

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泰寧之分水村村人江亨龍新執贄縛冠以獻大帥李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成棟載至汀州飲食與俱已而成棟入粵東使鎮將李發衛之十一月廿一日對局奕罷發閱文書曰公必不順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晚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見先人地下初就執日嘆曰負國重恩永愬地下以足三頓地夜半風雨大作頓足處崩陷數十丈其首函寄汀獄或無故動搖數見夢於獄夜嘗有光囚冤濫者祈卜皆奇驗家人傅國楨等負其骸初葬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周之藩相望閱三年冠子號哭請合身首歸葬舊衣二襲故汀墓旁經年色如新行道指曰相公衣

東南紀事卷三

東南紀事卷四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金聲

金聲字正希徽州休甯人從父商武昌以嘉魚籍中天啟甲子鄉試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己巳王師薄都城袁崇煥敗上御左順門問方略聲伏地哭舉同館劉之綸白衣申甫知兵申甫者雲南人初爲僧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書中言車戰乃習之瘞其書嵩山下脫浮屠服遊京師與聲之綸善三人甚相得至是上命甫隨之綸

入對大悅立擢之綸兵部右侍郎甫京營副總兵聲試御史參軍事然實無兵與甫聽召募市人取民間牛車加竹盾給之聲疏陳不可狀而忌甫者謀委之餌敵日夜督戰竟敗先一日總兵滿桂戰歿安定門外甫縋出死蘆溝橋越日之綸取遵化軍娘娘山遇伏死戰一晝夜援兵不至流矢貫顱死金聲嚙其鏃出以授其母賻喪歸蜀言者論聲書生誤國上遣中使覘聲館布被蕭然爲太息輿至郭外得甫屍喜曰甫能死事雖敗舉不失人矣聲自劾上察其清忠賜之綸官予諡祭葬而復聲庶吉士告歸十六年

流寇蹂蘄黃將逼留都聲遭父喪蹶起請當事團結鄉勇守禦時馬士英開府鳳陽募黔兵數千紆道侵掠饒徽界徽人以爲賊縱鄉兵格鬬脫者奔告士英言金翰林賓王之奏聞逮治聲慷慨就道曰吾不出衆無所恃再疏中本末上識聲名特旨修撰起用命抒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都城陷慟哭嘔血不欲生甲申五月王師下南京徽民議降聲奮身出懸高皇帝像于明倫堂率郡人大臨三日起兵閩中授僉都御史巡撫池太徽甯晉兵部右侍郎假便宜然池甯太已歸

大清三面敵境獨用徽城孤撐當杭嚴上流凡三閱月會道臣林貞從福州至主客相疑張家玉請分駐杭隸貞令徽得展布無使一瓢自與張天祿自甯國引兵薄徽聲嬰城守黃澍由饒州詐言逃歸開門延之是夕城遂陷先是聲知不濟麾將士曰徽本不欲守吾爲禍始義當死汝曹從吾死無益多涕泣不忍去至南京洪承疇欣然迎見聲張目問之曰卿相識否曰爾金正希胡不識復語聲曰爾相識否聲曰未之識也曰吾承疇耳聲叱之曰承疇登甲第受神宗皇帝烈皇帝深恩膺重任死松杏先帝震悼輟朝與

祭九壇賜䘏二子仍塋祭立廟祀春秋此我朝忠義之臣何物么麼敢冒其姓名耶承疇俛首已謂此人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屢使勸之降不可十月八日死于通濟門外塋拜孝陵端坐受刃年四十八子敦涵間道走閩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從死者參軍江天一自有傳一云天一被聲歷階每佐聲申語辭氣甚厲稍近承疇出袖中硯擲之承疇大怒牽出斬之罵不絕口聲亦于是日遇害

萬元吉

萬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監大

學士楊嗣昌軍扼藥門與石柱女帥秦良玉合兵擊賊招降關索惠登相王光恩有功會嗣昌敗薄其賞稍遷大理評事李自成陷西安上命大學士吳甡出師以元吉充軍前贊畫尋召還甡不果行元吉在軍中久曉練兵事諳宿將左良玉金聲桓等皆憚之元吉亦見天下壞矣報國乙酉良玉死子夢庚及聲桓等以全軍降

大清南都不守元吉散家貲募兵與清江進士楊廷麟同郡進士郭維經起義師于贛州元吉扼吉安東西犄角軍容甚盛時

大清已命聲桓開府南昌所部皆左營驍將南軍不能進聞福京立君拜表請乘輿親出江西臣等堅守贛州以待王師詔加元吉廷麟並督師大學士維經兵部尚書命鄭彩出杉關蘇觀生出南安進恢湖東援贛彩逗留不行而永寧王招峒兵謝志良等復建昌撫州數月之間湖東屢失屢復丙戌三月吉安陷元吉退守皂口

大清盡下湖東西殺永寧王進逼贛州元吉亦遂入贛贛人將逭見督師移眷入署始定元吉分兵三營番休辟黎遂球等爲監軍以兵科楊文薦任城守而身晝夜督戰下及婦

女皆感其意曰甘死無貳援兵累敗六月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粵兵進營城下共四萬餘人元吉欲待水師至方戰王其弘諫不聽八月

大清兵迎擊水師乘勝遂破諸軍自是贛州城下無一厮卒廷麟等入與元吉共死守福州既陷贛州援絕元吉斷指入函請救于湖南廣東蘇觀生在南安觀望不敢前

大清兵築長圍困之自五月至于十月城中食盡斗米至八錢餓死載道人無畔志元吉子欲縋城請降斬之人呼元吉爲萬精忠初三日大兵薄貓導夜自小南門上鄉勇猶巷

戰及明大兵大集城上舉炮皆裂遂陷元吉延麟赴水死
維經人嵯峨寺禁死同死者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卿
彭期生主事龔芬林琎子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霄督
嗣宗錢謙亨御史姚奇胤舍人袁從謂劉孟鋐劉應泗頓
州同知王明俊推官吳國球知縣林逢春臨江推官胡縝
監紀通判郭寧登鄉紳盧象觀舉人馬芝貢生楊逃鴻諸
生傅之暉等數十人士氣大喪南中精銳亦盡時議以爲
王亟幸贛則元吉等不死而贛不陷福州亦不亾贛之陷
唐王爲之

楊廷麟 傳缺

曹學佺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嗜古博
學天啟中以文字觸魏忠賢怒削籍名重海內累官四川
按察使唐藩即位文臣任事者首張肯堂何楷及學佺而
學佺尤饒大略因事有匡建鄭芝龍以下咸敬禮王知其
宿儒言無不從晉太常寺卿行在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
事纂修崇禎實錄總裁專設蘭臺館處之編修何九雲等
皆屬焉學佺討論本禮經行朝戎祭封爵贈謚並遣詞臣

吝間倚以取斷始捐家財助軍肯堂等議用水師又括萬
金助海舟天興饑買米以賑時年已七十三歲福州陷沐
浴正衣冠縊於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蓋棺蟲流于戶
所著有石倉集行世先是
大清兵至延平閩縣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陰結原
起義使告學佺貲之千金始克召募殺來師之懸民
榜者人心震動永福人黃瑤密報貝勒急下福京遂各解
散閩人皆惜巽等之志痛學佺

姜一洪

姜一洪字關初紹興餘姚人鏡之仲子也登萬曆丙辰進
士累官至廣東布政使所在有聲蹟已酉五月魯王監國
紹興毀家助軍饟尋以黃道周薦詣福州唐王問卿來大
不易一洪伏地脫幘曰臣髮故在也上喜手掖之除吏部
右侍郎比
大清兵迫唐王將幸贛州命一洪兼戶部尚書先行集援師未
至而汀州陷贛州亦破一洪次雩都慟哭曰吾間關萬里
從朱氏子孫今已矣夜赴郷木里水中死賓從皆散獨兩
僕不去哀慟村里諸生鍾國士等爲殮子天植奔訃負骸

骨歸葬

吳聞禮

吳聞禮字去非浙江錢塘人唐王時爲上游巡撫自請防禦分水關及敗逃入山寺不肯降順人勸之曰豈有堂堂巡撫而畏死耶復率鄉勇赴敵爲亂兵所殺

鄭爲虹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淸操愛民聲冠閩中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遺書爲虹進大明會典及即位召爲御史浦民交章乞留具言不可

去者十乃即命爲虹以御史知浦城巡視仙霞關軍人相戒勿犯浦境尋命巡按上游鄭芝龍標將陳俊奪民船爲虹召而叱責芝龍密訴于王王曰干戈未靖全賴文武和衷爲虹叱責亦是代卿爲東芝龍不敢復言丙戌七月

大淸兵取衢州將度仙霞潰兵南奔者焚掠爲食人士流離家不相保爲虹閉城發倉米銀布以犒驩呼而去一郡獨全

八月十七日

大淸兵至浦城百姓請爲虹出降不可請行又不可軍人擁見貝勒迫之跪不屈勸令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髮不可斷也明日復見責輸餉爲虹言淸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爲虹以民窮財盡執不可噴血大罵乃令斬之爲虹大呼奪刀刺胸不殊遂見殺家僕陳龍都督洪祖烈遊擊張萬明父子皆從死建人爲立祠與爲虹同日死義者給事中黃大鵬

王士和

王士和字萬育江西臨川舉人唐王時知延平府居官廉正

大淸兵至延平從龍者咸遁去士和曰吾受國命守土不能持

寸鐵赴鬬死有餘愧忍偷生哉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縊堂皇百姓奔哭爲金殮之

大淸兵亦爲嘆息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其先直隸山後人永樂中祖失里本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建右衛指揮使上琛十八襲職弱不勝體折節讀書唐藩加錦衣指揮從至延平

大淸兵至胥必死使人求毒草妾劉氏恚曰君以我婦人不知節義故不使聞耶吾心決久矣上琛喜並坐飲藥酒而卒

時上疏年三十八劉年二十一劉有母亦不辱女志

蘇觀生

蘇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人福王時官戶部主事避兵東至杭州與鄭鴻逵奉唐王入閩觀生見際喪亂諸王獨唐藩賢可濟大業委心服事唐王即位拜大學士時閩臣多用者望而觀生新進柄政自首輔黃道周以下皆重其才第乙酉七月領儲賢館觀生以為非時務所急力勸王幸贛就楊廷麟久留福州鄭芝龍格其議有詔觀生先赴南安聯絡江楚王親祖之殿門觀生叩頭出登車慨然有

澄復之志丙戌四月

大清師圍贛州觀生退保南康五月援兵潰觀生收散卒及

大清師遇於李家山九牛間數戰皆捷解圍屯水西進復困之十月贛州陷廷麟致命觀生棄南安入廣東時

大清師已破汀州莫知唐王音息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走惠潮以扼東兵則兩粵可保觀生不從將至廣州聞桂王監國肇慶觀生與丁魁楚有隙不懌已從邦彥諫遣詣肇慶勸進會唐王聿鐭浮海達廣觀生意變曰大行皇帝親弟今在外求君非義遂背邦彥立唐王稱紹武召海盜石馬徐鄭四姓授總兵使扼肇慶桂王即位頒詔廣州觀生頗內懼兵部侍郎林佳鼎故監司廣東與總兵林察同姓相善也佳鼎信之至是督西師與李明忠艙倫蘇聘等次三水察令四姓盜迎降覆佳鼎于三山行朝大震觀生由是驕而

大清將李成棟已進陷惠潮廣州未之知城中兵西出十二月十四日有十七騎且趨會城諜報曰北軍至觀生曰潮州文昨夕到胡妄言斬之向午數騎抵東郭市肉守門者猶以為招來海上盜門遂不閉須臾傳令歸順時循街侷萬

人觀生急收之至者僅數百

大清兵擊走之遂執唐王觀生過給事中梁鍙問計鍙曰死耳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自縊顧元鏡先椎髻號于市曰

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又出示云恭惟

大清皇帝應運而興天兵臨粵逆藩授首大兵之入咸謂元鏡實召之唐王初走洛城里元鏡家僅跡以獻何吾騶王應華俱降

論曰嘗見前輩所紀東粵遺事云觀生早立清節筮仕八

藏囊無餘金比鎮安南櫃還不羅動輒掣肘仰天嘆曰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嶺頭幾日地豈不懷歸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迨羅明受不揣地利水師一戰輒敗諸軍以次潰逃南康重兵聞風驚遁觀生遂度嶺還粵西適指揮使王之臣等至知延邵俱陷失唐王所在觀生揮涕曰使輦早詣虔不致有今日焉兼三晝投刺謁觀生兼三數爲畫策不合語人曰余死報國家兼三曰嶺外絕好死地已舍卻不知今何地可似贛州也觀生雖作色亦輒改容及

大清兵入廣州卒不食其言然力小而任重智淺而謀大昧一統而虧大信無以安內而攘外乃其所短也兩粵之陷我由觀生獨哀其志故立傳焉

東南紀事卷四

東南紀事卷五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張國維

張國維號玉笥浙江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除番禺令以卓異入爲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崇禎七年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甫受事而流寇犯安慶參將唐某受賊紿全軍覆沒時國維方壯年報至頭髮一夜頓白親督兵至安慶見道官史可法異其才具疏請益設安慶巡撫即以可法任之諸所任寄咸得人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山東饑米石八兩而三吳石三兩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糴米輸濟賑每石水腳加五錢得藥米偕羸遂設粥廠十餘所使官督賑全活百萬計賊李青山眾數萬殺逐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于朝廕一子世錦衣千戶十五年壬午冬

大清兵破蘇州南略山東青兗諸府皆陷德王魯王遇害命推可任本兵者舉國維星馳赴京受事總督趙光抃戰于羅山大敗亡二萬餘人周延儒視師匿不以聞是時兵科員欽國維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爲御史彈國

維謂西協地六百里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七上明年
二月與延儒俱放歸十二月追論羅山事被逮舟過吳門
士民號哭塞楓橋大聲前問襲爲錦衣衛官校船者國維
恐有變解縲急去眾乃散詔獄擬辟山東南直百姓叩闕
訟冤遂以原官募兵浙直行十日都城陷國維星夜抵浙
圖舉勤王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會福王立乃劄留都欲與
史可法合兵北出以國維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協理
戎政馬士英議不合乞假歸葬祖母乙酉五月南都破鄭
遵謙起兵紹興國維至台州迎魯王晉少傅建極殿大學

士兼兵部尚書歸集東陽兵守錢塘屯長河頭首參馬士
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紹興富家以助餉受累國
維不忍用東陽世產都窩家者與原券計値令出甲士具
衣械程日給糧總抵價若干以土著之家養不逃之兵富
人得產而軍興得兵食人情大歡福建詔至加國維東閣
大學士輔魯王監國廷臣多欲開讀國維曰唐王提兵北
伐老臣當效死前驅若止一九封爵作天子空以官爵羈
轄浙東將士心大敵逼江旦晚欲渡臣不敢奉詔手敕七
至竟不發國維深塹堅壘沿江多設木城激勵將士爲取

杭州計而方國安不同心腹鄭遵謙等義兵又多烏合是
以不能成功丙戌六月廿八日
大清兵渡江諸營皆潰國維歸東陽守附阮僉六月貝勒入閩
通東陽將抵附坑國維請東陽令吳珙滋至曰國維今日
死天氣方炎恐腐爛不可辨識將謂吾逃貽禍此地故特
相邀令君視吾死耳吳令涕泣國維殊容暇取素紹書貝
國爺母誠子三詩又留詩貽故人冠帶北面稽首謝僕曰
吾大臣死王事禮也兵將在東陽者因我及難可舁屍詣
門一謝之對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坐我中堂俟官來

見始可殮耳遂赴水死年五十二騎圍宅見尸坐聽事如
生或叩頭痛哭問之則多濟盎人饑年食其粥以活者夜
有兵數十人挾婦女宿其旁圍見堂皇燈炬國維白髯絳
袍南面刀戟列侍兵大呼遂不見亟起叩頭柩前避去桂
王立謚文忠長子世鳳挂平鹵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
子世鵬官尚寶司卿世鳳被殺張存仁自閩歸百姓數萬
遮馬前請世鵬命存仁曰吾少時即耳若父爲人遂釋之
論曰唐魯之譏以南渠閩朔而不解兵爲正蓋當其時受
兵者爲魯一撤兵即錢塘不守仙霞尚安敝乎昔人論南

北之勢守江不如守淮齗之有浙猶江之有淮也若楚蜀江粵皆藉唐王名號維留士無二王魯王自當退居蕃耳之位諸臣共圖孤趙之勛大邦維屏三百年宗盟不正有賴乎斯日皷故鄭遵謙之拜疏迎駕陳函輝之請殺金堡或激或詭二者均儆獨張國維適老臣謀國之體石匱書所載似亦末之審也

徐石麒

徐石麒字寶摩浙江秀水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魏忠賢有調發多格之房師黃尊素下詔獄納橐

餽募金抵誣贓由是削籍崇禎立起南禮部郎中累遷吏部文選考功郎中佐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凡濕體仁私人皆庇之南計不少狗焉遷尚寶司卿應天府丞行尹事時方裁驛遞食編而馬如故農里重困石麒計救之無若召募且勾胥吏故所乾没有餘貲積患頓解三俊爲刑部尚書以輕比下獄黃道周黃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石麒劾元且奏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劌士嚴威之下䖏引株連九死一生今又以輕擬深督三俊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距爲精神非復慎獄之本意矣疏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用石麒通政使時治尚綜核放棄者多造言語矣陳端末納言承行不給石麒剖斷嚴敏告訐衰息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先後二十四人石麒與焉稱疾不赴召對故免陳演之譖轉左侍郎署部事尋即眞爲尚書言遲年刑官擅背律條嚴文刻深使吏胥上下其手僥倖之徒以賄爲市干和召慈其失非細因條上附會律文之謬數十事會清獄石麒盡心明允理出寃滯近萬人賈城幾空陳新甲下獄政府以下皆爲營救石

麒獨言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惟後此遼瀋廣寧之陷誅止督撫不及中樞故新甲覬引例自寬不知此例乃天啟間陵夷解紐之政非祖制所有也今親藩宵刃百城流血甚星之罪未若是烈人臣無境外交新甲身在朝廷輒擅便宜通欵北境辱國無君莫此爲甚上覽疏新甲即日棄市司禮王裕民私庇劉元斌并逮獄上欲殺之石麒上愛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終不同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注以其欺君也然則糊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極辟已極過此非臣所

敢擅入上竟以內廷欺罔隱微斬裕民而嘆論石麒洪承
疇救錦州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中樞私人出關督戰
遂大潰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行與援司官遷延不
獻石麒謂王樸以僨逃誅陳新甲以誤國辟而俱僨逃誤
誤國者安得減等論若麒如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
埰熊開元革職石麒上言陛下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
乏若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還矣上不聽
埰等自詔獄改刑部石麒輕擬失上意遂罷甲申五月福
藩立起石都御史改吏部尚書時江左草創自石麒與劉

宗周黃道周出始成朝廷而馬阮用事奉降中旨銓除不
由部推石麒爭之不得士英冀以定策封侯中人韓贊周
主之石麒復疏昔世宗欲封楊廷和蔣冕伯爵並辭不受
今國祉未寧豈輔臣裂土自榮之時俟克復神京成功大
定加恩未晚士英氣奪又言皇考福王殉難先帝令勳臣
黃門恭視含殮今先帝梓宮何所封樹何似乃遣一健兒
應故事示天下無悲思大行之意何以鼓厲同仇不報御
史黃耳鼎論石麒殺樞臣敗和議石麒具陳始末小人貲
國情狀始露而石麒亦告去自宗周石麒去南都竟敗乙
酉四月
大清兵渡淮黃尊素子宗羲勸石麒避地四明山石麒不可曰
馬阮已壞天下雖智者難善其後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台
朱大定等謀守嘉興議奉石麒為兵主事未集而敗閏六
月二十四日
大清兵陷嘉興石麒出村舍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請
入與城同存亾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
陷石麒朝服縊天寧寺納其屍櫝中踰三旬始殮如生而
是時宗周在越城餓絕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城外

而死海內高二人之死能盡其義為作降城嘆我公來樂
府美之石麒清修絕俗乳長後進尤急人之難吳昌時敗
後籍沒力言當事止沒田產他為類免吳昌時者又欲寘
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復理而出之孝廉祁淵上書頌
宗周縱騎逮問石麒獨金吾無殺義士淵得生出生平強
記經史尤熟明事章奏精治鑿然可施行石麒年六十八
無子初以私屬爾穀為子已二十六年始立桂臣為後或
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後不可私子惟父所愛即子
之後非薦之祖禰而享告之宗族而信不敢後也故詩曰

蝦蟆有子蜾蠃負之是人皆可子之證也傳曰神不歆非
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
唐王贈少傅文淵閣大學士諡忠襄蔭穀官御史與同郡
錢栴友善後並以太湖事牽連死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爲戶科給事
中直諫有聲貶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論厰衛告
密之弊及阮大鋮不當用馬士英忌之歸里汝霖雅受知
都御史劉宗周乙酉南都潰潞王監國杭州

大清兵且至宗周趣守道于潁城守紹興而寓書招汝霖餘姚
未得相聞既而杭州降事益廹宗周復令諸生張應煒往
說潁使聯絡汝霖計事潁疑未決汝霖報書先生誠用霖
計立宗王之才者藉援未孩推轂方藩今閩兵數十艘見
屯敵川檄令移泊錢塘東岸敵必不敢問渡更泝檄寧還
左兵擣虛建業彼必退而內顧東西同膽恢復可圖宗周
趣之日門下有意高皇一綫請急入郡六月十九日通判
張愫賚版諸生耆老奉牛酒渡江輸降
大清招撫使至汝霖謀爲邑人所覺避之山中閏六月八日戊

子宗周不食卒其明日孫嘉績起兵餘姚又二日鄭遵謙
起兵郡中斬愫及攝會稽令彭萬里汝霖募兵寧波來會
嘉績合軍軍西陵初宗周臨終謂門人曰我綏死以雨殷
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彌留猶取几上硯書一魯字汝
霖叩靈牀慟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于三事之以死
比方國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魯王以海監國從宗周
志也汝霖已渡西陵札龕司進至海寧召父老諭以國亡
君殉三百年澤不可負聞者感動拜轅門至萬人以邑進
士俞元良指揮姜國臣主海寧事忠義嚮應所在皆稱熊

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七月八日海
寧復陷元良戰殁閱月國臣復聚潰眾入守海寧前定番
總兵汪碩德集兵萬人雙林請師期使移札塘棲八月五
日遣副將趙清會義興將鄭維翰赴黃天蕩繞敵背前鋒
黃岳參將諸盧崇邵應斗四百人伏海塘監軍道孫嘉績
北洋總兵張名振並置伏兵斬首六十級維翰兵不進淸
被矢失亡十餘人十六日還龕司汝霖營于中嘉績營于
東錢肅樂營于西遣盧崇壽眉昌抵牛頭衆焚敵營百騎
突出都司張行能戰甚力騎東去岳應斗接戰北軍大至

殺三將以數百騎趣汝霖親兵胡陞發大砲斃七騎騎東衝孫營孫營砲炸遂敗爭舟墮水汝霖馳刀砍之不能禁諸生趙之堅奮長刀殺六人叅將盧瑋新至亦奮擊敵辟易簇騎攢之與孫光祖周宗鎬胡陞各被數十刀死汝霖大呼船兵再上矢及身帳下强拔下小舟知成死者數十人九月諸帥相見于小亹議大舉期以九日會龍王堂風雨阻潮皆失期汝霖獨帥所部至六和塔助王之仁戰于江大砲殺傷甚衆之仁兵登岸焚寨執馘薄暮乃歸十二日再戰牛頭灣時軍饑不繼人心離阻之仁營有逃者汝

霖上言臣四月江舟風雨飢勞遂膺腹疾自小亹至西興延袤六十餘里彼方備舟喬司潛謀徑渡臣及嘉績標卒兩家不過千餘緩急何以防禦之仁一腔肝膽心力相違宜溫旨諭留勉圖後效朱大典部內火器最精原任總兵尉允昌文武兼才豈合投閒請亟敕即統大典兵江上海寧新令已至宜令張名振速渡以固浙東門戸名振違令竟歸石浦福州詔至內外欲開讀汝霖泣阻不聽避之小亹督王下令返台州汝霖疏留以爲今日之事殿下宜力疾江干檄閩師刻期來會使浙西克復仍藉廟謨唐王親

來亦當心折若戀戀宮眷遷返旋旎思爲退保之圖久成月蹙之勢傳之海內未爲克讓又臣標參將張行龍以臣令回籍臨平閩糾義兵夾攻內應其家丁陳義入杭偵聽聞已具舟夯結草人思賺我火器而寓鹽義士沈案查緝美陞鳴時等同時具來言起兵家難狀徐出啟疏以近日嘉湖鐵騎盡返武林但得精兵數千直擣嘉興斷其往來饟道杭城自成坐困勝于今日阻江索戰我客彼主勞逸相萬乞優遷案等以彰激勸若王必欲東歸臣亦惟就海島死耳督王手敕褒美比之韓愈乃不果行十月汝霖移

泊龍王堂又疏今日會稽隙地竟作京雒規模諸臣之新膽未嘗末世之秕政悉踵內員出司軍饟外戚入典禁兵驕卒鬨于街衢青衿譁于殿陛行間文武動以朝政爲辭文其退縮惟殿下奮然更始副遠近之望十五日汝霖揚帆波江奪遡謙所失大舟以歸十八日又進軍部將魏良黃麒吳彪先登北騎六百伺南軍濟突擊良等且戰且退汝霖親督軍中乘小舟對射騎死百餘諸生錢振宗死者亦十餘人汝霖麾下多農井新募徒以忠義激厲在浙中凡一載大小數十戰累遇敗覆而志氣不惰雖方王驕將

悍卒皆畏待如神明陳萬良沈羽簫結寨塘棲臨平間汝霖欲得其兵取北關遣張行龍招之萬良受書泣曰久望能督師無逾自遣乃令江東亦知有吾輩矣後萬良西行復城邑

大清兵斷其後不得出死于門中丙戌六月朔浙河新潰汝霖扈魯王沿海南次長垣時唐王已走死閩地內附魯王以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因鄭彩抵福州軍聲大振八閩皆詣汝霖請劄起兵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魯王在閩安鎮鄭彩專橫汝霖每折以禮定遠伯周瑞惡于彩汝霖票擬右瑞彩故忌人心歸汝霖因是積恨又與遵謙爭商舶恐其襲己會汝霖休沐琅琦彩兩將李茂守琅琦與汝霖奴子爭曰熊鄭兩家除夕相間遺茂以告彩曰熊鄭將爲難五月十七夜將汝霖并幼子投海中越三日殺遵謙凡越中建義者皆盡于彩惟嘉績以丙戌六月死于舟山汝霖之死後嘉績蓋二年矣

熊汝霖傳後

汝霖初知同安縣有强直聲嘗渡海敗紅毛於廈門入爲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疫飢人多死米石直銀四兩轉運不至出給事中七人分行督漕汝霖當上江逆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民不病時上意廷臣慵愞不次拔授左官外附競張空虛媒進汝霖以量才不如覈勞破格壞典不足以得非常之人祇爲倖階一切叙功御覽名色皆宜報罷保舉大將必連衆士庶杜債帥之門事勢艱危倚督撫爲成敗因條列關督范志完宜督江禹緒鳳督馬士英保督侯恂順撫潘永圖宜撫李鑑泰撫蔡官治皖撫黃配玄保撫楊進才守俱弱合令量力自陳且襄蘄南陽淪陷驚震天下而兩撫晏然功罪不明何以懲後又力言孫傳庭不宜速戰禍敗皆驗

大清兵略山東京師戒嚴汝霖分守齊化門召對奏行間諸臣望敵百里未有一矢加遺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師不用命將不用兵督師之內其足食乎姜采熊開元下獄劉宗周去國皆極諫尋追論楊嗣昌議及執政上竟惡其切直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給事中上言諸臣爭誇定策圖志復仇處堂鬬穴始之武與文爭旣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阮大鋮之起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四鎮每鎮餉六十

萬額必不供卽倣古藩鎭亦當建牙大河以北何遽潞離堂奥孤海內興復之望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惟厥銜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丁茲天步艱難正宜大開文網推誠布公使人人畢忠效節胡得倘沿斯弊馬士英恨新建使門客朱統鑨造飛語予朝汝霖言么麼小臣爲誰驅除指使不由通政告密飛章內外交通神叢互借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請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及言先帝篤念宗藩而閩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任隆武臣而叛降跋扈曾無一戰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冠藉先帝旁寄內臣

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矣南京雖立君未嘗一事設施而汝霖與祁彪佳章正宸吳适等猶能强諫守職推論善敗不失朝章士氣然卒格不用以門戶覆國

孫嘉績

孫嘉績字碩膚浙江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廕嘉績覆疏不可起潛恚侍上觀德殿閱軍器僭毀下獄學士黃道周亦廷杖入獄褫被槳物俱不得進嘉績移服用奉之且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頌道周上加怒察獄中與道周通者眾多說辨嘉績獨曰昔黃霸受經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復何諱刑部尚書徐石麒雅識嘉績請獄出之踰年起九江道僉事未之任國變乙酉六月

大淸檄下浙東甯紹望風迎附閏六月己丑餘姚攝印官發閏左爲馳道扶役者役者反扶攝官眾譁不能定嘉績乘眾怒遂斬攝官邑紳邵秉節陳相才諸生呂章成沈之泰邵應斗率里中從者數千人孫氏自燧以來代以文章忠孝

顯受累朝恩最深至是建義士民無不踴躍便欲推嘉績爲盟主辭曰舉大事將須其人熊雨殷有執持識兵勢當共請其約東會汝霖募兵自甯波至邑人大安魯王監國晉嘉績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視義師轉戰喬司西興親受矢石號孫熊兵臨敵則汝霖當先嘉績繼之餽不給則毀家產佐軍每對賓佐泣曰身先人餘也義同國存亾惟懼事不集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由是聽者感奮嘉績舉宗報國文士知故爭爲之死浙東本以汝霖嘉績首義嘗立行朝亾將潰兵因弛荷擔後來益衆客反居上方

國安擁重兵孫熊嚴意與同濟難國安逍遙殊無意一年
之中糜餉數百萬皆出八郡民貧富交盡卒以是敗丙戌
六月魯王移蹕舟山嘉績以軍從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
山子延齡從蹕南至中左所大兵入餘姚焚嘉績祖如游
第後二十八年延齡子訥渡海求祖父櫬得于狀元張信
墓道歸葬

錢肅樂

錢肅樂字希聲浙江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以
廉濟爲張溥張采所重遷刑部員外郎丁外艱歸乙酉六

月
大清檄下浙東肅樂大會紳士城隍廟痛哭議舉兵謝三賓不
欲移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使以兵威脅舉兵者之仁陳兵
入郡反合肅樂三賓悵然會孫熊已起餘姚甬西道通遂
進軍紹興魯王監國晉肅樂右僉都御史陞右副都御史
轉戰畓司及牛頭灣時馬士英阮大鋮亾入方國安營陰
制行朝之政里井邪猾多緣舉義推戴呈身部覆臺彈猶
沿舊習富家輸餉勁加榜楚內侍客鳳儀外戚張國俊等
氣傾中外咫尺大敵而越城袞衣寬帶歌讀宴會如平常

肅樂條列其弊不能用及浙河師潰浮海隱于福州之化
南魯王次左所復入覲丙戌十月魯王在長垣肅樂擬詔
預頒魯三年戊子脟浙閩全陷舊人如劉沂春吳鍾巒皆
遯不起肅樂移書責之乃就道唐王遺臣稍稍引出明年
戊子魯王次閩安鎮晉東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
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不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
子船中國公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
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其私
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皆不直彩彩

閩銜甚是年五月汝霖爲彩所害肅樂憂憤疾動而卒年
四十三贈太保諡忠介初肅樂請挑敢死士盡配彩則兵
力一竟以彩故死繼肅樂相者慈谿沈宸荃字葵中與從
叔履祥皆成進士履祥入海被執不屈死宸荃從魯國次
南日山覆于風後鄞人屯兵浙海死義有張煌言
論曰嘉績子延齡自閩海歸言魯王入閩事頗悉四鎮兵
受命南征者散守閩郡邑鄭彩以重兵攻之皆乘閒語外
人曰吾故明人豈無意但鄭彩剽殺非吾帥得熊吏科來
卽釋甲耳汝霖肩輿屏從往衆不信有故識汝霖者曰果

是也喜羅拜城上開門降凡得新附二十萬人當是特使汝霖能布其威信率之守戰豈獨八閩可全嶺以北亦可出矣顧乃分隸諸將致義士解體爲帥益勢事無成而身隨喪可悼哉昔顏眞卿以軍權移于賀蘭進明仁柔之過儒者有之然曩爾越州孫熊協心孤撑一載卒不負其言而同死爲上比于宋之文陸義何忝焉肅樂欲依彩成功亦坐短智而議者謂與殺汝霖之謀不可不爲之白也

朱大典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邱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歷陞至兵部右侍郞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督勦流賊大典饒有才而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間督師盧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蠶橐皆盡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埰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貲募兵勦寇贖罪詔許之得脫歸里福藩即位起原官禦左兵上流乙酉五月王棄留都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剌自刎王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爲城守計而方國安率士漢散卒出杭州東渡擬牧馬金華大典不納國安縱兵焚刼近郊四十里人煙幾絕閏六月越城師起守道于穎檄國安江干共事國安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終魯王在紹興止一遣其孫入朝未嘗發一兵至江上丙戌

大淸兵渡錢塘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從貝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聾九牛銃晝夜攻城大典知不可爲先數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婢僕各出逃止推墮愛妾一人及幼女井中而自走火藥局縱火死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兌之曾孫在大典幕中甲申以萬金託邦璿營幹中途聞北京陷即棄金而歸自

放費外分毫無私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善騎射城守倚之及將陷歸視其妻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倘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君可亟去乃以所積金付其子匿之民家候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賚之自服緋衣縊死聽事邦璿已知妻死不歸急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閉部火藥庫今日不能拒敵而留與敵用甚爲非計不如燒之武曰固也少頃城陷大典至呼曰二將軍何不急走邦璿曰璿世受國恩惟一死得隨明公幸矣問武武曰武意已定

願與將軍同日死耳大典笑曰三人同心何復不足但頃
見二將軍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甘資敵竟欲燒
之方死耳大典出火繩袖中曰所見略同乃盡出火藥三
百桶堆一所大典尚有從人十餘麾之曰去從人皆願同
死不應大典大聲曰速走吾將有事乃與邦璿武環坐于
椅投火繩藥桶頃刻人屋皆燼大兵遍求大典屍不得蓋
浙東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三人者
論曰張岱言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橫真如乳虎
若應後復見其嬰城守婺破家從忠繼之以死又未嘗不

歎息其為人也夫人固有性之一偏彼其嗜名義與嗜財
賄無以異于大典曷怪焉然其時大典將卒頗練又有厚
貲不能圖一長慮而閉門坐斃其智短也夫

余煌

余煌字武貞浙江會稽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及第第一
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讀日講經
筵官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煌疏
陳本末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煌獨不往
魯王監越起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
英貴官謀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亡而復用為失刑之失
丙戌起兵部尚書言藩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
鄭遵謙爭餉喋血禁庭臣自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
師今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繩以平世法哉煌見越事
益急而諸臣交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
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
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
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
守陴者煌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

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貝勒
渡西陵下紹興郡邑不戮一人

陳潛夫

陳潛夫字玄倩浙江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
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陞見陳恢復策
為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潛夫前在道私謁無
人臣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
五千直渡海寧斷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
三百餘人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

英貢官誤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亾而復用爲失刑之失
丙戌起兵部尚書言濤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
鄭遵謙爭餉喋血禁庭臣胃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
師今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繩以平世法哉煌見越事
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
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
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
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
守險者煌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

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貝勒
渡西陵下紹寧郡邑不戮一人

陳潛夫

陳潛夫字玄倩浙江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
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陛見陳恢復策
爲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潛夫前在道私謁無
人臣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
五千直渡海寧薄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
三百餘人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

小豬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爲忠臣爾爲烈婦相保泉下
無悔也同上化龍橋赴水死

陳函輝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酒
色事著述日與客沈飲出酒文傾吐譏切將相誤國搤腕
談至夜分嚙杯碎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
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焉筮仕靖江令以不謹罷職魯
王涖越爲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暗失聲入對行
朝出酬同列必慷言痛哭閩詔至浙眾議開讀函輝與熊

汝霖俱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鄭遵謙軍函輝密疏請
殺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嘆曰八郡敝矣諸軍猶誅糧無厭
是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一不知此身何所耳江上潰
有勸魯王嬰城者函輝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爲社稷亾
臣請從亾乃從王還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函輝不抵
家哭入雲峯寺即几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偏去別友
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投繯作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一
理骨記一流傳江表二子臣謙臣詩能識父志不交當世
事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所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曹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玄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交惡既皆以義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我窮乏蓋兼有之既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翼之振露灑然自得其本心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章成有告北園文數千言其聲嗚咽曰北園吾西臺也蓋以謝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張肯堂傳闕

吳鍾巒傳闕

東南紀事卷五

東南紀事卷六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榦小勿校刊

鄭遵謙

鄭遵謙字履公餘姚臨山衞人父之尹進士官山西提學僉事從家會稽遵謙少爲諸生任俠闘雞擊劍不爲繩墨之士所禮始與東陽許都交好都蓄異意遂與絕自南都多故遵謙陰養健兒市好馬意指莫測奄人屈尙忠逃至越遵謙笞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凡係逃官皆可殺也郡人義之杭州失守遵謙決意起兵之尹屢禁之不可乙酉

閏六月辛卯結郡中少年劉翼明等合衆水神廟告以國難衆皆哭遇會稽令彭萬里受新命歸招搖過市衆怒殺之清風里遂攻郡署獲署守通判張愫傳首即日檄守道于穎以五百人西扼錢江詰明遵謙戎服坐新司堂悉召縉紳入計事自吏部尙書商周祚以下皂衣由角門入遵謙立語舉兵赴難狀咸悚伏莫敢正視士民環轅門呼曰鄭將軍今爲國諸公覥受大祿有貳議者劍斬之是日禡旗餘姚孫熊之使者已至遂斷江流聲震杭州留王拜遵謙義興將軍合技勇出屯小亹朝議分方國安王之仁等

爲正兵遵謙孫熊等爲義兵義兵新募多市井晨賈小民不素練正兵常陵義兵食正餉飽嫪江頭義兵則食義餉卒告輸富人常乏食客將陳梧高鶴鳴等寇鈔越城餘姚一年之間公私交盡百姓愁困八月廿五日義兵渡江遵謙戰甚力副將鄭雜翰抵太平門被砲死九月及督師汝霖武甯伯之仁期會龍王堂旦大風雨阻湖遵謙後期之仁等獨進大有斬獲十四日陳潛夫張名振敗於觀音堂遵謙亦失利夜歸小亹冬魯王勞軍西興以遵謙首義特封義興伯丙戌三月朔杭州開堰放舟遵謙從之仁迎擊

獲鐵甲八百與軍資五月師潰于江遵謙將家屬浮海從魯王至舟山

大清兵入紹興之尹死之魯王南次中左諸臣家瑱琦晉遵謙義興侯鄭彩專政以同姓弟畜遵謙使領陸兵牛田閩鄭氏以商舶富遵謙强取二舶由此交惡及彩殺大學士汝霖遵謙恚形言色彩故扑部將吳輝使扶傷就遵謙求謝投鄭鴻逵遵謙信之過輝船被擒輝伏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厮養殺我豈出汝意而慚相避乎輝出就求隻雞盂黍奠汝霖跳海死其妾金四姐故倡也以殺婢下獄遵謙破千金出之遵謙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饋斬藁奠并沈海中軍中慕其義稱金夫人始與遵謙同起者有劉穆

劉穆

劉穆字公岸浙江山陰人貌修偉善大刀及射寬而愛人崇禎中以武進士授上海把總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補應天副將穆雖爲將家貧推食食士有氣節者邑人劉翼明餘姚邵應斗蕭山朱伯玉從知府于穎轉運南都穆深結焉乙酉五月南都敗歸里與穎及鄭遵謙謀匡復聞方國安潰而東抄掠甯國府穆可急撫爲用穆身往迎

之未追遵謙已起郡中武進士沈振東說遵謙悉取江北船艤南岸由是杭州兵不得渡國安至義師亦集魯王備物典策築壇西興拜國安大將軍封鎭東侯諸帥槃雞列山下以次上旌旗數十里戎卒十萬發令聲動江谷杭城望之震駭浙東軍倚以自强由穆始議也穆封威北伯受王之仁節度明年丙戌晉侯爵用翼明左軍都督翼明亦善大刀忠果敢戰皆爲軍鋒國安愛翼明才勇欲請致之翼明不肯曰吾終不負威北恩且同國事何分彼此穆深得將士心如此穆子九短而悍有膽義得檄人畢昆陽

鎗術穆自以爲不如及兵起九鎗所向無敵戰于淸風嶺獨殺銳兵數百人應鎗輒倒後騎益集合圍取九亂斫死南軍爲之奪氣乙酉六月穆東奔舟山是月六日卒葬于岑港口

王之仁

王之仁字□□直隸保定人大監王之心弟也累官定海總兵崇禎十五年壬午海盜顧榮廖二掠崇明知縣守備出戰死賊將窺江淮斷漕餉詔之仁會應撫黃希憲討之遇賊高家口大安河連勝賊北竄漕督史可法迎擊賊復

折而南降于蘇松兵備程珣之仁功爲多

大淸兵下杭州之仁初議迎降旣從錢肅樂之約首帥所部入寧波會孫熊兵俱西東南承平久民不識兵事諸義師多紈袴及市井田野兒眾疑懼比之仁麾下過部伍明整兵甲犀利眾心大安乙酉魯王涖越封武寧侯晉寧國公壁西興江上宿將推方國安與之仁國安惑于馬阮擁強兵不能用縱其下行剽主客患苦之浙西因是守益堅鄭遵謙熊汝霖等所合義兵無敢抗國安國安兵常陵義兵獨憚之仁嚴支吾依附魯王倚以爲重之仁憤軍政不一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歷今半載逍遥遊戲便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舟決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會杭人開堰入江之仁統水師邀襲之江中是日東南風大起南軍揚帆奮擊碎其舟貝勒以重兵下浙江乙酉五月江涸貝勒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軍甌窟國安遂遁夜趣紹興刼魯王南行江上軍遂潰獨之仁一軍猶在督師張國維議挑兵五千分守諸壘之仁泣曰國安壞天下事今生兵數千萬在北岸且晚畢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

海公兵無船當遁爲計國維追從魯王去之仁度事不支乃載其妻妾子女婦孫共一大舟沈之蛟門獨至松江義冠登陸百姓傳駭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特來就死八月二十四日死西市時人皆爲泣下

論曰鄭遵謙無淵謀長慮遺國大變江干臨敵倘不廢聲妓故積爲鄉閭所輕然以全盛南都將相師濟長淮爲遏未終一朞邦其淪喪紹興遠介東表雅無備禦遵謙內狃挺劍八郡雲合繫名號亦訖一年特崗江廣屏翰閩浙此

顧可忘所自哉劉穆雅畢有儀臣風父子一心同死兵事
謀雖不就不可謂不幸矣董瑒評江東人物官兵戕領以
王之仁爲首義師則熊汝霖爲首蓋其心之剛烈餘子不
如云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寧國公之仁從子也崇禎丁
丑進士游高唐州會
大清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遂入高唐大軍圍高唐州守以銀杠
旦晚敵物不若齎免一州士女屠戮正中與押狀事平論

死數年得出除知長興縣浙西失守避地紹興魯王泝越
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知餘姚餘姚當紹寧山海衝軍將往
來剽奪市販朝得劄付募人根括民舍正中設兵彈壓約
各營取餽必經縣否者以盜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
擄掠鄉聚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黃
宗羲力爭梧見殺盡衆怒正中無罪乃止張國柱掠定海
乘潮而西縱兵入姚城圍大姓正中計折論止之田仰荆
本微先後敝江下皆帖息去一年之中屢經悍將而邑免
大禍民藏之如父母陞監察御史正中短小敏練喜任事
而措置甚大益募驍勇將從海道取海寧海鹽通浙西路
于是尙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主事吳乃武皆自浙
西來受約東塡山烽火連于武林北門藉無恐隱若敵國
又通律呂星象王遁喜讀實用書乙酉冬進魯王丙戌年
孱及敗逸于民間姚邑遺民沈國模史孝咸韓孔當陳天
恕呂章成邵會可等咸共往來深衣幅巾假醫卜續食
大清康熙六年八月卒于山陰之陳常堰年六十九

于穎

于穎字濲長江南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主事

員外郎知西安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截江之役
陞按察副使分巡寧紹道間道歸里杜門終老穎在紹興
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吳易 傳闕

東南紀事卷六

東南紀事卷七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王翊

王翊字完勛浙江餘姚人爲人樸重年四十邑無知者丙戌浙河師潰翊見邑中孫熊起義者皆弗就意感憤獨行舜江干自語因私求士家貧授經以所得館穀量貲分給人感其義不爲輕俠行丁亥結壯士十八人起于四明之下管奉魯王年號浹旬得千餘人乃東傍海抄掠發難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寧波寧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

內應無何夏等謀泄斌卿至寧波後期斂軍退翊遂入四明先是丙戌之役浙東潰兵散走山澤率以布代冑裹首號爲白頭兵歸安茅瀚晦溪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屯于杖錫寺山民苦輸饟夜半焚寺二帥死廬下無一免者及翊至軍令明肅見者皆悅遂結老砦休兵求將簡練戊子春入上虞殺攝令戰勝而臥

大淸兵夜乘怠還襲城翊出走己丑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是時浙東山寨蕭山有石仲芳會稽有陳天樞王化龍台州有金湯俞國望奉化有袁應彪吳奎明所至民多亾避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衆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內任褚九如沈調倫鄭小南等領五營毛明山等領五內司九如用法嚴而屈己讓能憂時憤發帳下士或戰傷矢創以所乘馬載之己執鞭以從故最得人死力調倫爲沈國模兒子夙向義小南亦書生以故翊軍中多故家相聚講求義烈親故在邑不願留者禮遣之明山戇而敢死搴旗摧鋒議事翊前侃侃面折軍中呼爲毛金剛

大淸督撫提鎭以鄉兵四起大軍不能久相持且山險未易攻

也下檄環四明紹寧台三郡村落團練自爲戰守于是民始攜貳大兵踰淸賢嶺入鄉兵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大兵驟馳之死者四百人有孫悅者阻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間行至四明入翊軍屯于杜嶴爲團練所破別部邵一梓見獲縛致上虞寸磔仰首罵不跪刎及臂脛乃倒獨呼高皇帝及關亭侯一梓膽勇冠軍既死山中奪氣翊以四百人走天台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鎭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惰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導敢走險如平地乎吾卒雖殘破團

練尙有餘力自天台返入四明擊剛練破之隨道收兵民荷鋤從至萬餘京第亦出勢復大振翊謂京第曰吾始事託此將以待天下之變而勢不可猝出今與我犄角惟舟山我滅則舟山無援而舟山危我亦無援欲去經略中土此固大言人不信前余公煌書生黃斌卿又無謀國誠故沮乞師日本之行今誠得包胥其人痛告日本以討亂復仇興滅大義使發兵二道一趣南京一指天津則天下擾動我悉山中島中軍以掃江東西淮揚以南可坐有也日本事成割諸島與之夫大海天塹孰與長江彼豈能與我

爭中原哉且今之地譬如博人以人爲注于我何失京第如其計往說斌卿斌卿使弟孝卿同京第走長碕長碕島王初以西洋天主教人爲亂不納京第卽舟中哭拜不已哀動唐夷又因東京行部官致血書撒斯瑪王王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師起有日矣會京第返而孝卿假商舶留耽官妓見輕其國日本卒不發兵京第恐斌卿兄弟敗成謀遂與絕翊遇冀賢將爲攻取陳天樞爲前威北俠劉穆故將劉翼明武勇絕倫重幣卑詞往知其急義乃紿拘其友翼明一來翊布腹心弗敢遽留明年辭母妻入山凡在山中一年屢爲翊擊退大軍翼明游歷諸營曰俞將軍文而有禮陳將軍勇而毅然俱不及王公厚有大將才又曰惜王公後時脫以此軍戰襲日西興江上豈不能奮飛取杭州哉翊衆號一萬實八千任戰者三千以王江司饟履畝稅富民皆樂輸無彊諸所決罰人人稱快自翊起浙東列城爲晝閉吏莫敢下鄉守令爭薦誠講解己丑自上虞東出狗奉化

大淸兵方攻吳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大軍退其年魯王次健跳授翊河南道御史翊朝行在陞右僉都御

史已蹕舟山再入朝陞兵部侍郎尋晉尙書大帥患山海久不靖有爲謀曰此皆失職人遣寵若招以官可立解會稽嚴我公鷙猾士也聞其說亟造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授都御史招撫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麾各營敢受招撫視此我公踉蹌去庚寅八月翊合俞國望陳天樞之師復新昌北越餘姚拔滸山紹甯道梗諸帥議大舉將取舟山懸翊反內地乃分二道金礁自奉化出雄自餘姚會搗大嵐

游騎四出搜伏旗幕三十里翊避之于海京弟病不能行
匿鵲頂山爲降將所致死于寧城翊兵日壁猶大治海舟
期身往崇沙而以西事委翼明從東陽義烏收合金衢嚴
豪俊順流下錢塘會褚九如從弟素先乘翊小敗叔饋金
北去衆心搖散翼明及裨將陳虎侯朱伯玉亦間行亾抵
家九如逃入天台爲道士氣結死辛卯秋七月翊還山中
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雞皆鳴爲圖
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在繫日束幘掠鬢修容
謂守者令汝曹見此威儀也八月十二日

大清帥畢集定海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
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不動如貫植
木絕其吭始仆牙將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見者
爲泣下曰王公忠宜從者義也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
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于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毋以
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江憐妾而遣其妻妻擕
秩數江登肩輿去聞者無不薄江爲人後江出入以其妾
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
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
復與沈調倫聚衆明山調倫見獲江亦病創死小南亾命
後二十年有遇之于金山寺爲僧者自翊被執後一月
大清陳錦遂剛舟山舟山破魯王出奔廈門

論曰金堡言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曆甚矣人
之識小而蔽也尺寸之外無覩悲夫以王翊之賢而鄉閭
呼以爲賊夫又何怪焉翊頭懸寧波城樓爲毛明山所盜
祀于鄞人陸周明書架周明死其弟開篋乃見此與人求
王琳首書其義甚烈又何以異哉

劉翼明

劉翼明名光世以字行浙江山陰人佐王翊者一年後者
死于家王翊善下士能立綱紀有監軍道五人其健將爲
黃中道毛明山圖練兵蹔此兩人旌旗皆退走褚九如號
者舊爲翊延接賓客翼明初入山夜過九如宿九如逡巡
立窗外不去語遂徹旦盡舉所部兵屬之誡其下曰劉將
軍勇無敵第聽約束必有功翼明由是得展所長統兵千
人出屯嵊之東坑及陳天樞同復新昌天樞視火藥焚而
投水翼明迎謂曰得不死否天樞曰兒但急入城理戰守
無憂我月餘而死山中兵初畏鎮兵翼明用忠義鼓舞訓

練旬月間遂得精卒一日平明銜大營踴躍進大兵見進退行列殊異前日知劉大刀在遂潰士卒感翼明威信無犯民舍每移軍民攀挽曰公去則他將來無幸矣裨將陳國寶餘姚人勇而義父奉翼明旦夕侍卧內戰則率其下齊致死嘗至鹿頭頸就糧於平西侯王朝先他部有刈朝先麥者朝先來詰其人語不遜國寶目營中抽刀前曰誰謂我公盜麥者寶請身當之平西無主人禮豈能為國乎眾皆愕顧使者已遁矣翼明將歸先遣國寶揮淚翼明立山頭送之見國寶行數里尚回顧王翊死國寶不能忍復

以數十人起敗死之

王江

王江字長叔餘姚人名位亞于翊有智謀卒死山中不負其志

邵一梓

邵一梓字端木餘姚人從軍江上還屯四明山有眾萬餘勢銳甚邵邑相戒毋犯邵不林鋒不林其別號也後戰敗破執嘆曰不可破我網巾使我無以見君親于地下兄一柱一槐弟一楠一棟先後並戰死

俞國望

俞國望字□□浙江新昌人寬惠長者有眾一萬然不簡練少選鋒嘗以鳥銃敗田雄兵于山澗俠川兵畏新昌鳥銃一日戰破矢仆道傍算棘間追騎數千過無覺者因得免裨將持尺書入王翊軍越關走翼明樺而遺之請歸國望詒翼明謝軍政之請其賢如此國望起武生封新昌伯

陳天樞

陳天樞字□□會稽樊江里人丁亥與高宜卿等結壯士走平岡兵少而精張司馬煌言李進士長祥皆依之時寧

紹義士屯聚四明山左右推王翊為盟主天樞不欲屬翊自為一部翊亦敬天樞如兄弟歎先是海船數艘艤山陰之白洋遇田雄兵百餘騎下堤來攻陳虎侯發鳥銃斃其一騎眾爭上騎皆陷于淖盤旋往來覓堤口不得下馬叩頭乞命殺八十餘人天樞實左右之翼明至白洋天樞與深相結比山中兵起人多有道劉大刀名於翊者天樞尤不容口因是必欲致翼明翊規模遠賞罰明肅其部卒視鄭遵謙劉穆時精練是時天目有姚志卓四明有王翊鋒王得遷延南田舟山者數年依二人為右臂為副將銜進

功引兵入山天樞乘其初至夜襲之先盜其馬馬驚衆擾亂山中軍縱擊進功僅以身免

王善長

王善長字□□山陰人少有絕力長而豪蕩鄉里患苦之嘗同少年遊禹陵見窆石大言曰我固不學問大禹治水有玉簡金書瘞會稽豈茲地乎則以手撼之而動意得甚甲申聞煤山之變奮臂言曰京師公侯將相豈皆婦人耶踰年鄭遵謙起善長爲部將及敗歸里又踰年王翊陳天樞起善長亦合驍果得數百人起會稽山受魯王命爲威

武將軍往來山海間因曰吾聞古之立功者不遇異人必見異書往吾撼窆石能動意金書待我發乎乃以大索貫石與數十人轉之莫動也善長則攘袂獨挽索使數人旁助隨手折掘地及泉下竟無所見善長每戰摧陣郡將戒其下勿與善長遇而使人好語誘以官善長不肯曰吾志圖興復豈假建義爲博官地哉舟山破山海之師皆潰善長間歸爲人所告捕者數十人善長挐仆之卒入獄告獄卒曰吾數月人耳山中頗有所積置之何用皆奉爲諸君歡願去桎梏得醉飽待盡遂痛飲日益狎親故亦時留飲獄中間置刀斧餅餌以進越城東南有稽山門入者往來一日有大舟載草而溺者以草積城下去門者以濡故弗問是夜善長飲獄卒佯以琵琶而歌西音皆大醉遂縛獄卒而告諸囚曰能從我者第先出諸囚皆出善長斧獄門奔稽山門乘城投草而下道四明航海追騎四出不能及善長從定西侯張名振戰崇明有功爲朱成功所忌見殺

章欽鄰傳闕

馮京第傳闕

東南紀事卷七

東南紀事卷八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王毓蓍

王毓蓍字元趾浙江會稽人性至孝方昏遭父喪三年不居內母没哀毀傷目年十六始為文卽工好交天下才士時海內以文學擅元禮有道之目者蘇州有楊廷樞太倉有張溥張采松江有徐孚遠陳子龍江西有陳際泰而紹興有毓蓍輩雖在諸生羣推人宗劉宗周講學于古小學毓蓍及劉世純陸曾曅秦弘佑王朝式秦承顯錢永錫等

皆執贄宗周甚器毓蓍毓蓍顧豪邁不為曲謹小節每燕集坐客常滿風雅諧笑旁及絲竹崇禎十七年四月聞北都之變奔告宗周相視流涕慨然曰毓蓍之死始此日及明年乙酉南都潰浙東歸欵毓蓍不欲生作憤時致命篇述意草成而歌歌而慟凡數日兩兄難之毓蓍髯且豎巳笑曰是不難聖賢書人讀之此日揚揚里巷不忍見也宅日死更難耳生平不理家兒乳名亦不記是日問兒名抱持之日以屬兄越數日府縣具牛酒迎犒毓蓍方食投箸起大書其門曰生員王毓蓍不降復榜詩文于唐衛士祠及文廟夏旱出視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坐而死時六月二十二日求其屍色如生留書上宗周曰毓蓍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弔是時宗周旣不食十日矣見書傷悼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門人私謚正義先生後魯王贈簡討死後十三年友人蔣平堦魏莇等葬之于梅里尖西阜其後毓蓍四日死者有潘集

潘集

潘集字子翔浙江山陰人學不喜章句詩文立就縱橫絢爛若不可止王毓蓍延吳下名士爲文酒會集方就童子

試試又不利每彈駁諸名士文義毓蓍恚絕不與通比聞毓蓍死狂走大叫曰集故人也必死從王子走哭柳橋上曰先生往乎爾友來矣有解之曰子布衣無脊然天下甚大豈少子集厲聲曰天下人自生集自死集不以愧天下天下亦不以集愧也袖巨石沉東郭渡東橋死集負才任氣酒酣卽罵其座人父爲邑郡小吏以城陷死每語及輒涕不止嘗參沙門雪嶠云有所悟死時年方二十三歲里中私謚義成先生魯王贈禮部主事葬于城南謝堡集後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亦布衣

周卜年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父孝子文邲水漂母棺七日不食入水負母尸出得疾死卜年少孤嘗赴府試不利憤誓于神曰卜年不得科第揚吾親者死而雷擊其屍越城陷卜年哭曰終吾年無以報親矣吾寧赴海與魚鼈處乎作五歌以自哀碎所佩玉雷圈曰寧同玉碎勿瓦全翌日白衣冠哭諸市從鄰嫗乞一鍼紉其衣而遺書弟曰吾死矣嫂有遺孤不可不守無則不可不死不能死不可不嫁滔滔大海不復尋吾屍也遂赴海死屍浮白洋之龜山衣紉如故遺一履魯王贈禮部主事卜年死後越數日鄭遵謙等兵起

朱瑋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乙酉六月朔隨父避兵墓所梅里尖間語其舅曰人畏兵吾不畏也吾將得所往耳家人謮陡之比

大清兵下鄉人皆薙髮瑋亦故稱從薙于招提防稍懈瑋既出遽返舍以壞書案曰志不可奪家人感失瑋索之得壞書曰噫死矣逢野父叩之則見瑋望墓而拜投河渠死瑋父

號于塘曰兵且至吾守汝以及于難乎抑捐爾骨以去乎三終踊而出角巾而立稍引之並岸不仆時年二十四

倪舜平

倪舜平字□□山陰人家貧不娶嘗往來諸暨授書自給或趣之府縣試笑不答

大清兵渡江則以一航載大鋼二之祖墓以鋼抉墓左置酒召村鄰飲墓下畢擁所攜書卷趺坐其中曰覆吾鋼度吾瞑瘞吾土有頃叩之尚嚶嚶有聲呼曰舜平舜平終不答及夕而嚮絕

高岱

高岱字魯瞻會稽人世襲歷海所百戸而岱爲崇禎庚午順天榜舉人數上公車不得志退越開城下遂不食及瞑呼子朗訣曰吾世受國恩國亾與亾義也朗跪而請曰大人教兒忠孝國不可無臣家亦不可無子請先大人死遂奔偁江兄澄追之曰弟止止余長子當隨父死汝次當奉母朗厲聲曰兄死與養孰難乎弟爲其難者躍入水死之

沈之泰

沈之泰字魯瞻餘姚人弱冠逝二十一史忠孝內精同邑

孫嘉績部之曾呂章成部以貫皆與爲執友乙酉恩貢第一督王時爲中書舍人江上敗之泰鬱鬱不得志里中人訐其陰事誣入海朝魯王繫會城獄海道王天錫欲出之之泰不可言蹈海固夙志得死無恨在獄賦詩臨盡神氣暇適先是有茶傭負巨室逋痛掠以之泰救解至是傭在武林職納饌食將刑前一日泣語之泰曰吾爲君了後事乞其屍埋之妻吳氏家居聞之泰嘆息頃訃至矣將收家屬吳氏曰吾吏部曰倪沈公子婦曰鑄吳公孫也不可以辱立自縊弟之益以兄故逃禪間退家展墓鄰里無識其

面者後之泰三十餘年死

徐復儀

徐復儀字漢官浙江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貿貿環山行竟廢餐寐投崖落深谷死鄉閭哀之

趙天麟　傳闕

華夏　傳闕

東南紀事卷八

東南紀事卷九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箸寧波鄞縣人崇禎壬午舉鄉試時年二十二倜儻自喜嘗著絳衫巳聞寇勢迫更刻意勤苦濟泊求論兵事乙酉五月南京敗與同郡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等倡義奉魯王監國紹興授翰林修撰掌勅令丙戌師潰歸別父母妻子扈王石浦明年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援吳勝兆於松江龍風覆舟陷敵中七日

再戰黃巖北軍射而圍之以數騎突免於是益習騎射又明年丁亥移節上虞之平岡山與王翊等犄角結寨庚寅以平岡兵授劉翼明陳天樞率親軍朝王舟山屢請益兵當定關辛卯父艱訃至晨夜痛哭

大清提督田雄海道王天錫以書來說使罷兵煌言復書不屈其年舟山破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門鬪政自鄭氏出煌言和謹調護王賴以安壬辰監名振軍過舟山抵崇明沙揹金山江淮響應癸巳上洋山再駐崇沙冬破崇明步騎萬餘於平洋甲午再入鎭江觀兵儀眞夏過吳淞戰捷皆與

名振俱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駿陳六御與名振復舟山台州守將馬信舉城降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卒信棄台州明年丙申舟山再破煌言移軍秦川時祭鄭舊臣皆盡而孤軍流寄窮島鄭氏部曲陵暴煌言惟御之以忠誠阮美陳文達爭餉地為婉解曰大敵在前何暇私鬬美軍有犯輒曰我大臣寧與麾下爭曲直獲內地邏諜亦好語酒食遣之由是主客浹和遊蕩感悅遺黎亡卒多為耳目者戊戌

大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以書陳說天命曉諭利害復之畧曰夫

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為變色而貞士則不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關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齧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事自古以來何可勝計若僕於將畧原非所長祗以讀書知大義痛恨災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之志以濟則賴君靈不濟則全臣節遂憑陵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踰一紀矣豈復以浮詞曲說動其心哉來書溫慎故報數行如斬使挾書適足見吾意之不廣僕亦不為也煌言勸成功取南京日與偏裨較射鹿頸頭神氣勃厲羅致中土名士商度

方畧山陰葉振名三渡海從煌言其年奉桂王命以兵部尙書視師浙直同成功北舉復抵洋山遇風碎舟還故廷佐等急招之而煌言措置閒暇成功亦以是重之謂其知江上形勢使前驅己亥六日成功師至崇明煌言議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宜先定之為老營不聽

大清於金焦間用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煌言次浦口風急流迅且戰且御露香祀江神遂鼓棹而入詰旦成功克瓜洲欲取鎮江慮南京援騎至煌言議舟師先搗觀音門則建業震動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即屬煌言西上至

儀眞吏民齎版圖迎進次六合聞成功已拔鎮江即作書致五軍張英詞兵尙神速若由水道遲拙非策煌言已抵觀音門令輕舟數十徑抵蕪湖身為殿自浦口轉戰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次日成功抵七里洲先所遣蕪湖諸將捷書至蕪湖已降成功趣煌言急趨蕪湖以遏江楚之援于是江南北相率來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屬邑皆下無為和州含山舒城廬江高淳巢遺吏請降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時煌言兵不滿萬船不滿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感孚勝書絡繹馳檄守令所過秋毫無犯入謁

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父老望其衣冠莫不流涕江楚魯衞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禍旗相應方部署諸軍思直取九江而南京敗書聞先是瓜鎭既下不出兵攻畧旁邑丹陽句容皆虛無堠蘇松援騎平行陸走南京成功師圍南京二旬耶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守益堅煌言馳書成功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宜分兵盡取畿輔諸郡若金陵出援可邀擊殲之大兵盡出再戰成功大敗煌言在寧國得報急返蕪湖思彈壓上游與瓜鎭犄角鎭江書生

羅子木亦勸成功乘敗出不意轉帆復西成功遂退師并棄瓜鎭上游兵因遂潰太平守將首變志煌言遣兵復取太平斬其將

大淸軍水陸邀煌言楚將羅八戰艘數百已渡安慶煌言恐衆寡不敵勒全軍指繁昌欲以艤艦徑趨鄱陽合召義旅回旗再取四郡進次銅陵衆散與麾下數百人至無爲州焚舟登岸歷桐城黃金棚入霍山界以書通于陽山賊帥褚良輔求借屯不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爲追騎所及將士疲困皆竄山谷煌言突圍得土人爲導乘月變服夜行兩日至高河埠投逆旅有徽賈金某徐某揣知煌言入見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藏中丈人者乃匿煌言于家數日由樅陽出江渡黃湓走徽嚴山行道東陽天台以達海堧海濱人傳張兵部得生還相與悲喜久之先是羅子木在江中遮說道路屬目遂奉其父從大軍入閩庚子煌言收燼于浙駐師林門子木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子木詣林門以家國之難慟哭告煌言邀成功再舉兵煌言曰我力不獨克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徒以我素謹弱爲彼禦定關通中原音息故不我圖且彼無愛民之心來亦

正毒百姓姑待之子木遂留事煌言及

大淸遷界海上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順治十八年辛丑成功攻台灣煌言以書力諫是年移軍沙埕康熙元年壬寅聞緬甸信欲復擁戴魯王上啟言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徽欽蒙塵宋高繼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顧島上勳貴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實兵微將寡餉匱援窮旣見宗國之亾而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謹遣官賫獻膳銀南望倉皇罔知　措時成功已入台灣僭帝

制王在金門不免飢寒煌言以舊從戚時供億又慮鄭氏見疑十年未敢入覲成功死海上解散煌言益不振衆議入雞籠島煌言謂偷生朝露盍以一死立信卒不行癸卯王殂于金門甲辰移營桃花山買米舡爲補陀僧所獲降人孫軏法引張杰兵襲煌言遂被執從者羅子木及守備葉雲王發侍童觀毓七月十九日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張杰舉酒屬煌言曰遲公久矣答曰父死不能葬國亾不能救死有餘辠常進功謂子木海上知我名否子木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

語至杭州總督趙廷臣禮以上賓聽故部曲來庭謁司道府縣至者但拱手不起列坐于側士民賂守者求覩煌言翰墨酬接無虛日九月七日死於弼教坊有絕命詞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候卒致詞請坐與子木同畢命觀毓大聲曰我亦不跪者雲發面煌言跪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同郡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僧超直葬之西湖南屏山夫人董與嗣子先羈管杭州防久而疏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曰母可偕予我獨往母必死敬拜力士而辭有勸煌言納媵者曰吾妻子如是何忍倡義以來未嘗一近女色且死生成敗殊未料多累何爲馬信將陳本叔女奉煌言謝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吾義不再娶厚賻遣之病不飲藥大洋中能自運舵每嘆曰沿海膏脂盡矣幸其出戰勝則進取否則一跳海中非吾事耳嘗與棐振名論古今人物曰紹興死節者多吾慕之淸夜嘗愧之歷十九載卒踐其言故其經故里詩有蘇武管甯求仁得仁句云自煌言仗節甯波士風振起同時如諸生華夏楊文琦等皆以死殉義知名當世子木名綸嘗爲書責成功浙中傳之振名字介韜以隻雞

哭煌言於越王岑其文累數千字死於康熙壬戌窮無子女壽七十餘有張司馬二客傳

論曰王文成公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責成於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塞也若以律文天祥張世傑豈其然哉世傳己亥長江之役有壬午舉人方會試下第歸對其家人如醒如囈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顧爾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眞有成也余未得見先生而嘗讀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從介韜覓明兩君恐先生生平乃鄉人尙有不爲徐庶加之罪者於乎

九死可作其可致辭

附錄逸事

煌言壬午舉人出山陰令吳淞錢世貴之門□采夏夫兆
殷曾受知於知府于穎穎遷寧紹台分守與煌言同謁穎
以意氣相許談朝政得失朝臣賢佞狀不勝髮指勸穎招
技勇備不虞亾何有東陽許都之變事寧肄業駝峯十
七年秋至南京交劉伏陽孔昭子永錫見伯溫先生遺書
秘記　金陵不守于穎移檄浙東煌言來會同盟于學宮
誓以死衛社稷　至杭候巡撫張秉貞議所立上潞王璽

綬王長齋繡佛無帝王氣概大失望煌言歸別祖廟聯絡
紳士痛哭于王之仁張名振散家財侯大舉田雄導大軍
東下潞王率文武降閏六月七日煌言合錢肅樂沈宸荃
馮元颺元颺仝之仁名振舉兵寧波移檄遠近九日孫熊
舉兵姚江十一日鄭公子舉兵紹興　先是于穎命徐允
升募兵金華使夏夫募舡沿海會內臣高起潛引所部五
百餘輜重數萬自海道至白洋夏夫留之不果得其副將
佘應元都司王有功守備孫勇等數十人與遵謙約日舉
事于穎駐兵西郭使夏夫促遵謙出兵曰公在瞬候進發

今猿悰彰萬里已投首事至此寧可緩乎杭城一葦朝發
夕至何以處之遵謙以事未集請後期夏夫曰若爾浙東
魚肉矣于穎自率團練兵五百道隘至西興而夏夫水師
由海道會遂統應元等并鄉兵百餘船百艘薄暮抵錢塘
值大軍半渡邀擊斬其前鋒六十餘級而退于穎至又調
蕭山團練五百配以中軍鄭文明任朝晉張弘兆寧波義
師亦來會乃定守江之計　于穎晉督師丙戌移屯三江
夏夫以護軍從時大軍在前內多悍將眾咲悲時事不支
煌言獨慷慨必矢興復酒間歌嘯義形詞色侍者莫不聳

指衝冠迫五月富春竊渡士卒不戰而潰于穎疾馳留方
國安王之仁固守不可煌言與張國維護魯王過曹江歸
別父母妻子從駕石浦越日孫熊鄭三家繼至聞于穎以
船溺徵服去魯王至舟山黃斌卿曰臣受先帝命守舟山
主上猶的也的所任思射之矣乃幸補陀夏夫同王有功
孫勇間道歸戊子越中鄉兵復起夏夫使魯恂至舟山候
定西肅北二藩進止煌言以定西護軍同肅北護軍胄從
龍將軍黃朝先入三江煌言復大會諸將于駝峯亾何二
藩搆隙阮進護魯王至閩曰迎定西至林豈曹從龍大掠

而歸煌言不得已上會稽山列營平岡與王完勳王虎等居齒以書招夏夫會魯恂被胡錦首死獄中不果行庚寅夏魯王至舟山有旨召煌言歸山中諸將以不相統攝散亡　辛卯吳淞定關分道入海煌言同定西護魯王親行先退大軍於崇明以阮進守大泥灣劉世勳守舟山陳錦因雄覘知精兵北去乘霧而出進不之覺及至接戰倉卒擲火毬遇桅反擊自焚下水被擒輿之以說城中進至言煌言等已大捷旦夕凱旋令城中死守被圍十日砲火俱盡定西中軍金允彥踰城降具告虛實遂百道攻城夜分

星隕如雨九月二日城遂破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定西聞報急返至火燒門止隔兩潮無及遂護魯王入閩明年移討舟山守將巴臣興降乘勝入長江煌言同英義將軍阮駿先登陷陣崇明鎮江二戰俱捷為文望祭孝陵三軍縞素哭聲雷震徹城中會以閩師被撤無援而退大軍以巨艦鐵鎖橫金山過之大戰沈舟截鎖而出是役也以少擊衆士氣百倍明年復統師入江江北豪傑聚衆來歸者接踵適諜者聞於鄭撤回閩來歸者俱慟哭別事遂不可為矣及至與鄭極陳利害諜不可信和不可從鄭韙之乃再引兵北上駐舟山以圖恢復密檄四出招徠人心響應乙未馬信以台州降值定西以疾卒信聞訃大慟遂棄城入海以煌言在觀挾陳木叔女奔之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且室人董爲我陷獄義不再娶厚賄而遣之葬定西舟山之沈家豐由是權歸陳六御而將士解體　煌言屯鹿頸頭以書招夏夫由臨山航海至斉以軍旅宜帥出海八月廿四日大戰於蛟關阮駿恃勇輕敵陷陣失水自辰至未大軍番休疊戰遂不支并喪劉永錫張晉爵陳六御張弘德降顧忠王有才舟山復破夏夫從煌言至沙埕而還

葉羅二客傳

越有志節士曰葉振名字介絅山陰湖塘里人少方迂行六八呼六腐氣獨喜自負家貧居壞室敝帷結席不能拒蠅蚋旁一土罏昔冷不燃几欲朽雜盤爛編數本目不遠矚行持一短檠稍鄰火爨柘葉代茗僦餅啖客不廢酒客不飲則自斃之外屏粘心喪謝客實無喪也柱上署聯大約以死為樂擇死之最首者迅雷事親孝母哭垂革時泣曰使名終身困窮可也否則此心之痛何如耶肯娶婦婦逝即不續過人即索酒取架上書徧讀讀竟輒哭能古文

謂自周秦至今不八九家而自詡充其數昔法解學士前
無古人已昔冠紹之冠道士冠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張煌
言屯軍鹿頸頭渡海訪之煌言曰比年無一端人至君來
吾輩其有興乎攜之觀射酌以大觥因嘆息人才難得振
名謂煌言取人當以守爲尚煌言曰軍中須才智不須道
學道學何與兵事振名曰忠道學不負耳負道學必善用
兵且昔烈皇帝尙才劉子尙守其後國破君亾未見才者
之效諸殉難者悉有守淸節士豈非明驗時振名以煌言
委信非宜左右或緣奸僞故語及之煌言作留侯李陵論

譏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遙泉石無意當世者振
名曰人心背溺幸二三遺民高尙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
無乃微使往乎乃止己亥夏候煌言金臺陳三策大約欲
暴延平之罪擒斬之奪其兵以圖興復言多濶迂不可行
其秋師潰安廬島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煥遣官延請振
名誓護視師之署振名至會煌言返晤于鹿頸辛丑正月
又謁煌言林門至秋而歸其後鄭氏東入台灣煌言竟被
執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嶺哭祭爲文六千
五百餘言時京口羅子木隨侍煌言同殉節君爲作行畧

振名官翰林修撰兼兵科給事中生萬歷戊午卒年六十
有八無子友人王某爲之殮葬

羅綸字子木鎭江丹徒人或曰應天溧陽人性尙義家貧
授徒蘇州一日讀史可法安攘疏大慟不止延平下朱成
功師度金焦亟往觀變謁張煌言于儀眞一見器之命草
檄論江南北煌言欲留之子木曰親在未敢許人也族叔
羅蘊章時爲成功左鎭乃入其營不數日成功東奔子木
在金山猶疑陽敗已望見大艅過焦山乃乘小艇徑奔成
功船大呼曰我羅總兵姪也超登曰公何以費十年之力

舉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慟曰公兵勢尙强奈何以小
衂挫志彼戰勝而惰轉帆復進南都必破失此事機後欲
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頓足號慟不已成功默然竟令
左右扶去乃急入鎭江扶父隨蘊章至溫州葬到廈門中
所知成功不可恃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慟哭詬
林門叩煌言告難請邀成功北出煌言曰彼力憊而神旺
不來也子木曰小子以書謁何如煌言曰可遂自作書奉
成功不報在煌言幄中遇事直言左右皆忌之會遷界禁
下餉絕佐煌言關屯南田甲辰煌言移桃花山實佐多散

子木朝夕敬護不去左右已同被執入定關常進功欵宴問子木曰海上知我名否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城會議府不跪次煌言席地坐煌言與總督趙廷臣語夾往復子木抗聲曰公先後死耳何必與若輩絮語煌言初欲絕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處置可也飲啖如平時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

論曰張公恭以禮士士不憚險阻歸之然所得客獨葉羅二人爲最羅之從死天下業見之矣葉先生無日不以死自處者倘不死也余三過先生湖塘被其容接出涸醪酌

余語及興亾之際言隱而慮深同坐者不知也朝議方事台灣先生輒上姚督書勸其毅攻事雖不行然于故國之義亦已盡矣附舟人遥示書稿署其函曰葉六膓氣受而展之滔滔萬言不可窮竭其意氣之盛固與羅生同其壯哉

東南紀事卷九

東南紀事卷十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黃斌卿

黃斌卿字明輔一字虎痴福建莆田人其先以禦倭功世千戸父耆死崇明之難又晉世襲崇禎末爲舟山叅將福王時陞九江總兵改廣西征蠻將軍未赴唐王即位擢水陸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封肅鹵伯太子太師賜尚方劍治兵舟山王御門親餞鄭鴻逵解玉帶以贈勅諭曰一統未全即朕不孝三吳未復即卿不忠斌卿乞周崔芝自副至舟

山益募丁壯督田故臣遺民南來者皆護導入閩凡北方出兵及吳中有建義輒先奏消息一時倚斌卿爲重鎭然性貪嗇而崔芝慷㤞得士由是二帥不合崔芝去別領水師是年八月斌卿敗於崇明以周瑞救還軍奪伯爵會定西侯張名振自錢塘歸石浦斌卿與爲通表福州及名振奉魯王如舟山不納既又誘擊定海總兵王鳴謙并其衆張國柱因是藉言爲鳴謙復仇攻舟山大戰三日夜斌卿不勝名振裨將阮進以四舟衝國柱乘濤擧砲所向糜碎國柱大敗以身免斌卿得其樓船軍益振阮進者故海

中小盜名振拔領水營斌卿計間進取戰艘數十軍資芻蒿脫歸閩海名振以故望斌卿魯王次長垣封進蕩胡伯與名振並列五等進亦薄斌卿鬧大義復與名振合松江吳勝兆謀歸以蠟書請援島上斌卿猶豫未決時斌卿已晉威魯侯其肅魯伯印故在名振議即用封勝兆率舟師抵崇明為援值海嘯踉蹌歸勝兆事泄及陳子龍等皆死遠近失望其冬寧波諸生華夏使人走舟山約內應斌卿不時發事又泄島師泊桃花渡聞寧城舉砲遽退夏等被殺收及親黨甬人皆告斌卿斌卿故無攻取鬪徒以嗜利

諸夏約既返悔其一出愈急計保聚配民年十五以上皆為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六十無子收其產別給口食內地大戶不敢渡海盡籍其田為官田合計舟山之田二屬官一屬民并欲收其一如土司法為不侵不叛之島民而已喜戕賊氣類內無親信初年殺荆本徹是年賀君堯來自溫州利其貲使盜殺之中途名振喪師歸每事侮之又失歡于平西將軍王朝先名振去屯南田朝先屯鹿頸兩人皆恨斌卿以孥帑在舟山未得間戊子秋魯王自沙埕還泊健跳令阮進以百艘迎舟山告乏食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詣健跳于是名振進朝先上疏合軍討舟山斌卿累敗求救于安昌王恭槱及大學士張肯堂上表謝罪又謀和諸營曰彼此王臣無妄動九月二十四日會于海上各斂兵待命斌卿部將陸偉朱玖背約出洋進謂斌卿遁去遂縱兵大掠斫斌卿投之海中二女皆死王始移蹕舟山賞名振等有差

周崔芝

周崔芝字九元福清榕潭人少年讀書不成去為盜于海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

六島各有王如諸侯其國主曰京王在東京而大將軍主國權撒斯瑪雄諸島首尾大將軍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變姓名為盜如故久之就撫授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乙酉秋以水軍都督副黃斌卿屯舟山其冬即遣人入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許諾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自長碕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

珠璣玩好物遺叅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籥舞將解維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積也崔芝怒而入閩斌卿忌崔芝多畜火器舟檝南來有詔趣還舟山歸斌卿軍實諸鎭皆不平會張肯堂復薦崔芝善用海有兵千人船五十餘號乞隷臣麾下自効乃加崔芝平海將軍分統水師以趙玉成朱永祐監其軍

大清兵入福州鄭芝龍將降崔芝泣諫曰崔芝海隅亾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先死公前不忍見公之有此也抽刀欲自刎芝龍起而奪

之丙戌正月魯王次長垣崔芝以兵來會封平魯伯復鎭東海口二城以籥舞及總兵趙牧守海口四月海口陷籥舞牧死之崔芝退保火燒嶴更遣義子林皋從安昌王恭枵如日本乞師秋從魯王攻福州張名振阮進等已破黃斌卿迎魯王居舟山崔芝亦引而北與周瑞率樓船三百艘分屯溫州之三盤二將不協王命杭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返益構隙瑞遂南依鄭彩崔芝去北依進崔芝之進怨瑞乃會名振擊破彩于沙埕舟山既陷諸從魯王者多潰散崔芝不知所終

張名振

張名振字侯服□□□□人崇禎末爲石浦遊擊從魯王戰錢塘加富平將軍命率兵規取海寧不進竟歸石浦因黃斌卿拜表福州加捧日將軍後以舟師扈王投斌卿不納乃更與斌卿有隙王南入閩次中左所名振留舟山丁亥正月自舟山引兵朝王于長垣封定西侯大學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當金焦北門之管非名振不可趣還舊鎭再出兵援松江値海嘯亾失樓船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間道得脫斌卿因其敗侵侮之名振去移軍南田

會鄭彩殺熊汝霖鄭遵謙閩地盡陷名振與阮進共迎王至南田尋復健跳所居王

大清兵圍健跳進率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大軍解去九月名振進及鹿頸屯將王朝先會師同討斌卿沈之海中斌卿據舟山凡五年自以福州所授不稟奉王約束既與名振爲兒女婚更懷虞詐故及于難朝先故土司嘗受調立功塞上後從王之仁出海斌卿留之麾下失職鬱鬱自請南徇地至奉化之鹿頸収兵得數千人請命健跳封平西伯斌卿喜收海盜資其剽掠有王大振者善掠獲番船數萬

金以餽斌卿未嘗逃匿朝先營用危言悚朝先其謀始合
名振等于是合疏奉魯王居舟山尋周崔芝前議復乞師
日本遣澄波將軍阮美載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
經爲質卒不定約鄭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大敗泊沙埕
具表舟山請援名振以彩殺汝霖遵謙罪大且欲結歡成
功遂擊破彩之餘兵庚寅名振襲殺朝先初破斌卿阮進
收其水師朝先收其步卒獨名振無所得及伐鄭彩朝先
不會至是名振由南田猝至舟山值朝先散兵居民舍不
及集手格殺十餘人而死秋

大清兵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漴闕金華馬進寶出海門陳錦
出定海名振南禦進寶使張煌言等斷北洋當天祿北軍
勢盛名振度不支乃與煌言及英義伯阮駿扈魯王發舟
山舟泊道頭阮進詣海門求和北軍欲誘之進以數舟脫
歸值大帥金礪之舟火毬投礪風反轉擊進創甚投水大
兵刺取之進驍捷稱飛將舟山所恃惟進進死城遂陷大
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等皆殉名振以先出得免
如朱成功營成功居王金門名振別屯嵩頭鄭芝龍之北
也遺書戒成功曰衆不可散敵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

振汝必圖之及名振至成功不爲禮袒背見赤心報國四
字深入膚寸乃呼老將軍下拜與兵二萬承制諸軍期以
收復南京壬辰九月率大艅過舟山過金堂獲逃卒金允
彥斬之祭死事者將吏皆哭進屯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
題詩而還癸巳成功以讒撤名振還廈門因煌言及甯靖
王和解益兵刻期北伐抵洋山颶風失亾勳鎮多責歸扁
甯名振一軍獨全冬再駐平沙崇明步騎萬餘乘凍涉平
洋名振欲避其鋒煌言曰此用步地急擊勿失且王善長
姚志卓以數百人衝其左煌言統裨將以數百人衝其右

鳥銃火器犯其中塘如矢左右皆深溝騎不可退北師大
敗免者止一騎江東響震成功終忌浙人以事執善長殺
之甲午春名振再入鎮江觀兵儀眞留壁六日五月遏吳
淞關獲級四百戰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門乙未秋成功
取舟山十二月廿八日名振卒于軍或云成功酖之先是
舟山之陷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比復舟山名
振縞素入城求母屍行慟旣遇毒遺語煌言曰吾于君母
恩俱未報若母屍不獲毋收吾骸起坐擊牀而卒軍中憐
之自是浙中建義者皆盡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東游山

是不直鄭氏

論曰浙海之事以舟山爲終始擢芝之乞師日本名振之三抵金焦皆所以存舟山也古之思保江南者必北守淮西守襄都成都者必趨祁山爭長安況區區懸島如舟山哉崔芝泣阻芝龍最有奇氣惜不得尺寸之柄肝膽無所用名振揆斌卿殲鄭彩掩朝先或以爲趨利轉鬥挾詐背本然事魯王始終一節出入環衛夷險無貳比于鄺寄之寶友義存君親非阿論也

東南紀事卷十

東南紀事卷十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鄭芝龍

鄭芝龍字飛黃福建南安石井巡司人父紹祖爲泉州庫吏庫接太守官舍芝龍十歲時戲投石子中知府蔡善繼額捕治見姿容麗秀笑曰孺子貴而封釋之不數年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頗桀黠振泉死代領其眾屢抗官軍會閩浙饑芝龍截商民船多得米粟求食者競往投賊眾至數萬天啟七年六月遂犯銅山入中左所然芝龍故與他

盜異常念求撫所過戢麾下禁侵掠放還所獲軍將每戰勝追奔輒止兵崇禎元年九月因巡撫熊文燦請降時方徵天下兵聚遼東不能討芝龍用撫羈縻之芝龍復入海物奇珍賂中貴人及福省達官多爲之言授遊擊將軍流寇起中原多事而劉香李魁奇等弄兵橫海外芝龍始皆與深好既假朝命討之俱授首芝龍兵益盛獨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諸國者得芝龍符令乃行八閩羣不逞歸之後又承詔討紅夷累功陞總兵由是起降將如小諸侯撫傾督撫矣松山兵敗大學士蔣德璟言於朝欲令芝龍以

海師援遼有言其人庸鄙不可遇大敵而芝龍亦戀閩懼行復韓金京師議遂寢芝龍有弟三人芝虎鴻逵芝豹芝虎勇前與劉香搏戰死而鴻逵亦積勞得總兵福王嗣位勳將皆例封芝龍爲南安伯鴻逵爲靖虜伯鴻逵會師京口明年春唐王聿鍵奔福州卒立唐王以乙酉七月爲隆武元年論翊戴功晉南安伯爲平虜侯靖虜伯爲靖虜侯封芝豹爲澄濟伯未幾復晉平虜侯爲平國公靖虜侯爲定國公並掌戎事而封芝龍子森爲忠孝伯賜姓名朱成功又有永勝伯鄭彩彩弟聯皆芝龍支族芝龍距泉州五

十里築城安平鎭置第海梢直通卧内積財寶甲兵充實其中人物麗盛專務豐殖至是開府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拜出不送嘗與大學士黃道周爭班嗾諸生劾道周又遂左都御史何楷使盜道截其耳朝士嘖嘖唐王爲壇拜彩鴻逵分道發兵芝龍輒辭無餉行數里罷將德環告病去道周竟死徽州楊廷麟萬元吉等屢表請駕幸贛卒制於芝龍不得出丙戌七月王師下浙江芝龍密遣使請降盡撤守關兵師度仙霞芝龍棄唐王保安平唐王陷於汀州九月師入泉州芝龍恃撤兵功意得厚賞復猶豫慮以立

王爲罪乃自安平引兵逃入海貝勒令芝龍所親持書招之畧曰所以重將軍爲能立唐藩也若不輔立吾安用將軍哉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今兩粤未平令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決降臨行成功力諫不聽安昌王恭㯳吏部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具言不可平海將軍周崔芝泣訴芝龍曰誠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貝勒接芝龍大飲三日極歡忽夜半拔營挾與北

去芝龍哀請子弟不肯在海上恐爲患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已入朝芝豹奉母居安平而成功遂起兵鼓浪嶼鄭彩亦扼厦門鴻逵會攻泉州閩海震動

大清順治九年成功進圍漳州芝龍恐禍及陰遣親信回閩勸成功就撫朝廷冀招成功封芝龍同安侯已知成功果無意降遂下同安侯高牆及己亥成功圍南京敗歸辛丑冬斬芝龍

鄭成功上

朱成功本姓鄭氏名森字大木平國公芝龍子也其母日

本女天啟七年生於日本幼讀書爲南安諸生稱王時入國子監師禮錢謙益唐王立召見奇其狀貌賜國姓及今名封忠孝伯貝勒入閩芝龍諭成功降成功不從曰父教子忠未聞以貳比行又欲與俱見貝勒叔父定國公鴻逵陰令逸去得免遂謀舉兵時諸鄭潰散咸集厦門中左所而成功部旅單弱乃往南粤召募其冬永勝伯彩至舟山迎魯王次中左兩廣督撫大臣奉桂王嗣位肇慶

大淸順治四年成功自南粤回會故臣將吏設高皇帝位矢盟恢復以故受唐王封賜姓仍尊隆武年號自稱招討大將

軍罪臣以洪政陳輝爲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爲親丁鎮余寬郭新爲左右鎮移軍鼓浪島訓練成功年少有文武畧拔出諸父兄中近遠皆屬心於是魯王改次長垣晉永勝伯彩爲建國公彩弟聯爲定遠侯諸附彩者皆奉魯王惟成功自爲一軍夏成功彩合兵及招討將軍楊耿入海澄援兵至島人卻洪政中流矢死其秋七月鄖西王常湖起兵襲據建寗魯王兵攻福州失利定國公鴻逵攻泉州成功引兵會之軍於桃花山提督趙國佐率數百騎衝成功壘張進楊才迎戰鴻逵遣林順等夾擊遂抵城下別遣小師破溜石砲城殺參將鮮應龍軍聲大振所在蠭起泉城外號令不行鄉紳郭必昌子謀內應舉家被戮并繫前閣部黃景昉國佐在城中多殺立威泉民日夜惴息會漳州副將王進救至圍解鴻逵入據揭陽冬十月成功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大統曆是年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取福寗州戊子春正月魯王兵取興化三月建寗興化皆破魯王收次沙埕成功取同安以葉翼雲知縣事夏建國公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秋八月總督陳錦大軍至同安城陷守將林壯猷邱晉一

軍皆沒葉翼雲死遂屠同安成功募兵於銅山己丑遣施琅楊才柯宸樞康明等攻拔漳浦遂下雲霄鎮抵詔安移屯分水關南閩留宸楓守盤陀嶺王師進攻嶺宸樞死其秋七月張名振阮進迎魯王居健跳所成功遣光祿卿陳士京朝於肇慶始用桂王年號九月名振等討斬黃斌卿魯王移屯舟山遣阮美如日本乞師庚寅春正月桂王自肇慶西奔梧州成功入潮州南洋勳楊廣許隆渡達濠誅張禮勳新墟金田等寨皆平之夏六月進攻蘇利於碣石衛施琅來奔秋八月成功與取厦門殺鄭聯并其軍張名

振阮進周崔芝擊破鄭彩兵於沙埕彩引餘衆逃南海數年軍人星散舟楫損壞成功招之以書喜曰今不歸後無期矣遂還廈門卒於家辛卯春成功南次平海剛撫張學聖使泉州守將馬得功乘虛襲廈門入之前大學士曾櫻自縊死諸紳咸避於浯嶼學聖與漳泉道黃澍登山望島孤懸海外汪洋萬頃憮然曰此絕地也脫緩急豈望救乎遂引還未數日鴻逵自揭陽來得功欲退不得渡乃好語鴻逵曰我不出島必不全且公家在安平內地請熟慮鴻逵縱之出四月朔成功還至島得功去已二日大悔恨拔

失島罪斬其叔芝莞諸將股慄軍勢復振五月入漳州南溪敗鎮將王邦俊提督楊名高自福州步騎來救迎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乘勝徇漳浦守將楊世臣陳光策降是年九月陳錦克舟山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南奔謀取海壇駐師致書勸成功會師迎駕魯王亦與之書曰余與公宗盟也平居則歌行葦之章際難合賦眘令之什公其無吝偏師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前至魯王行宮面啟永曆見正位粵西宜去監國號王復書敘所以勉從監國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門如寓公焉名振阮駿

等兵皆屬成功壬辰春二月成功進取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陳錦來援成功簡精銳待江東橋北錦狃於同安之役意甚輕敵及戰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詔安南靖平和遂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同知張篙推官石璋堅守不下金衢總兵馬晉寶來救成功縱之入城數月出戰而敗復退守陣南軍晝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峭岸衆斲激水灌城復列柵圍之城中升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噉及掘鼠陳錦在鳳凰山爲其下庫成棟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閩大震漳圍至八閱月中外困隔

浙江固山額眞金礪固山大固都力敖章梅勒章京徐大貴總滿洲烏金超哈兵與提督名高由長泰內道直抵漳城北成功營城南鳳凰山乘高壓壘王師銳甚爲兩翼擊島人久敝堅城皆無鬬志十月三日解圍退屯古縣合戰崩潰追奔四十餘里積屍布野成功入海澄嬰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萬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所是年秋張名振北師次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江南北戒嚴癸巳夏金礪進攻海澄成功與諸將飲酒敵樓指揮治軍夜大將王秀奇郝文興閉空砲發出師臨城矣令其下

皆用斧令曰敵至而斫有頃師盡鋭渡海秀奇等大呼登城斧齊下先登悉墳濠礪連夜拔悶去是年西甯王定國自武岡還入廣西圍肇慶新泰侯郝尙久以潮州應定國平南王尙可喜救肇慶定國退靖南王耿繼茂將軍哈哈木急攻潮州尙久以鴻逵前入揭陽有隙至是因郝文興來乞師成功遣陳六御救之竟疑不敢開城納兵九月潮州破六御乃攻鷗汀埧等寨引還定國之在肇慶也以書抵成功請會師成功得書往報師期幷上諸將戰勛於行在是年張名振復退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西甯王定國

進封晉王八月平國公芝龍遣家僕李德歸閩講撫成功繆諸因以休士觀釁故朝命金礪撤兵還浙而封芝龍同安侯學士鄭庫納賞詔及海澄公敕印授成功封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宴使者安平辭以未裂土不受爵而遣督總督劉清泰謂數十萬衆按甲待和豈能枵腹欲就漳泉興福各屬權宜借餉不待報遽遣官四出清泰密論諸城守斂戍避鄭蝦還言成功三議一先割四府一不奉調三不受部撫節制又比高麗不剃頭恐如姜驤金聲桓等降後激變芝龍恐其子不受詔復爲書與弟鴻逵使

勸之鴻逵復書述大姪在中左弟在白沙兼渠行師所居靡定相見尤罕其肯聽弟之言乎芝龍悵然無可奈何甲午成功僞設六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月上督王豚米及瀘溪甯靖諸宗室禮待鄉紳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華朝薦徐孚遠等軍國大事輒以相諮考諸生學秀者入儲賢館是年張名振阮駿再入崇明所奪北舟及歸者至五百餘艘別將顧忠至天津邀糧艘百餘名振登金山望哭崇禎先帝哀動三軍及議和成功以不便勞師遠征使人召還義師多不欲南牛引去其後名

振遇毒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島上軍以科餉爲名縱橫衍蔓上游延建俱有海兵出没閩撫佟國器密疏成功異志恐以撫始終自誤上密敕福省督撫鎮將嚴飭守備毋墮彼計其年夏秋晉王定國自廉州出師下高州拔高明圍新會廣東震動定國遣使成功請婚且趣師十月使輔明侯林察總督南征會晉王攻廣州閩安侯周瑞憚不敢進於是西師大敗成功怒欲斬瑞諸將爲請杖八十革其職十一月漳州守將以郡城約降成功自思明州入海澄夜勒兵諸將未知所向四鼓直抵漳城開門

迎入守將朴世用魏標魏其志知府房星輝知縣周瓊李
奇生范進等降泉州諸縣望風潰成功復取同安未幾甘
輝攻仙遊縣開地道入之屠掠幾無遺和議遂絕
大清命烏金世子統大軍入閩乙未夏五月成功遣忠振伯洪
旭北鎮陳六御取舟山守將巴臣興率軍降以六御守舟
山洪旭攻台溫召臣興歸思明六月隳安平鎮及漳郡惠
安南安同安城撤兵聚思明以貝子將至權清野斂戍也
晉王定國復致成功書十二月烏金世子至泉州遣人齎
諭至思明招降不納易函稱書以祖大壽洪承疇爲辭成

功依違答之丙申三月貝子會泉州水師攻兩島成功遣
休順陳澤以砲舟出禦大舟先爲颶風所颺多登而遁十
餘人存至金門斷手斬耳鼻遣之別將攻白沙不克而還
六月前衝黃梧以海澄來降封海澄公海澄軍儲多成功
使王秀奇統黃梧蘇明同守明兄茂先爲施琅副將琅之
得罪也茂實逸之及茂從黃廷黃梧入揭陽失利遂按軍
法誅茂并梧蘇罪故梧明皆怨成功貝子之入閩也漳泉
屬邑皆下惟海澄未復梧明憚秀奇不敢動適秀奇出計
事二人遂舉城降時貝子重兵在漳成功議率眾北向以
肄之克期解纜聞海澄變諸將皆失色成功奮然曰吾欲
圖大事以澄邑阻事有不行者斬遂揚帆下閩安鎮省會
震動督撫出王進於獄使治守具南軍屢攻不利乃城牛
心塔以陳斌戍之梧封海澄公明猶在海上召明入京
爲內大臣梧因獻平海策請發鄭氏冢誅求親黨設五商
及遷海等事成功用法嚴其下常懼誅禮官陳寶鑰黃開
泰先後出降
大清輒貴顯之以招島上人島上人多動心然降將亦慕成功
賚予殊渥第宅供帳與已無異以故郝文興等迄死不貳

是年台州鎮將馬信寧波鎮將張弘德降於成功各予白
金五千兩蟒衣玉帶一信母妻各白金五百兩珠冠霞帔
一是年晉王定國奉桂王入雲南八月大軍復舟山總制
陳六御英義伯阮駿死丁酉春正月晉王定國率兵討孫
可望可望來奔三月定國公鴻逵卒於金門大軍復閩安
鎮島將引還陳斌孤軍守牛心塔不得出遣人招降至福
州殺之屠其軍甘輝等還自閩安攻寧德滿將阿克襄赴
援恃其驍勇輕進馬蹶褁創步戰爲輝所殺戊戌成功議
大舉取南京曰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矣諸將多

言南京道遠城固須數萬人不如近攻完利惟馬信力贊
乃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居守思明
自率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禮武衛林勝統領余新虎衛
左鎭陳魁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舉帆入浙攻陷樂淸諸
縣將進長江次羊山暴風覆舟亾數千人退泊舟山整固
舟楫以圖再舉桂王遣周金湯由廣東龍門航海至思明
封成功爲延平王諸將陞擢有差成功以未有恢復功辭
王爵稱招討大將軍如故是年
大淸師入貴州李定國白文選等皆敗己亥五月成功全軍北

出抵崇明以兵部尙書張煌言嘗從定西侯名振三入長
江知虛實用爲前驅煌言請定崇沙爲老營不聽金焦沿
江置砲島人乘南風盛徑抵瓜洲城下我師出禦死者千
餘乘勝克其城以柯平爲同知守瓜洲成功留攻鎭江令
煌言先搗觀音門儀眞官民迎降六月廿四日鎭江軍陣
江口成功登陸擊之戰未合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陣時
大雨淖騎皆陷於淖海上軍徒跣擊刺往來剽輕我師竟
敗提督管效忠走朱㨾江被執江南北大震成功入城以
全斌違令先動將殺之諸將力請乃免於是全斌帶傷守

鎭江七月成功進圍南京移檄遠近張煌言予撫湖廣鳳
寧徽池太守令將吏日納欵軍門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
四金陵守禦雖堅亦欲議降煌言將向江西馳書勸成功
急攻南京而分兵下旁縣成功因累捷不時發令初至馬
信即欲揮兵登城成功不許崇明副將梁化鳳先已降又
不時調化鳳偵丹陽無備遂引兵突入南京乘南軍怠夜
開城出大有斬獲次日滿漢軍傾城出戰襲破余新軍諸
軍皆潰爭赴舟溺死無算成功僅得登舟獲都督甘輝殺
之成功收潰軍猶數萬人揚帆出海并棄瓜鎭鎭江書生

羅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請留不聽奉其父以從成功攻崇
明不克而歸上江軍聞之亦潰煌言跳身間行得達台州
諸納欵者屠戮無遺江右義旅陳九思衆數萬保南饒山
中聞金陵之敗乃降是年大軍盡取雲南桂王出奔緬李
定國攻緬迎桂王不克庚子台州守將張承恩書詔張煌
言請降明安達理出浙海士卒病死大半不戰而歸達素
兩道指思明大舡出漳州小舡出同安許隆蘇利等皆以
兵會成功使陳鵬守高崎還同安鄭泰出浯嶼禦隆利自
率周全斌陳輝黃庭次海門五月十日旦漳州兵乘風順

流逐海門成功傳令按舟勿動俟大軍齊出乃擊旺敗閩
漳舡已至擊破閩安侯周瑞船瑞與五府陳堯策皆死遂
攻陳輝船輝舉火藥燒之滿兵躍起且戰且卻近午風作
潮湧成功親率巨艦衝之鄭泰自浯嶼引舟合擊大軍敗
横屍浮海有滿兵二百力戰遣馬信招降乘夜沉之同安
滿兵向高崎陳鵬約降戒所部無動滿兵恃有內應未及
岸棄舟爭前鵬部將陳蟒請曰事急矣豈可待死及殿兵
鎮陳璋齊出大軍皆指言鵬降爭赴之比至戰遂不支蹈
海死者十七八收鵬磔遲以蟒代之許隆等門敗引還是

役成功空島出禦相持月餘師不渡海辛丑成功取臺灣
初紅夷欲城浯嶼依粵灣互市數以巨艦入犯因泊灣築
二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餘皆土番立法嚴土番咸奉約
東歷三十餘年無敢犯者成功積苦海上自南都敗回無
經畧中土之志又虜厦門單弱謀所向紅夷譯何斌進曰
公何不取臺灣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絶大海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餉兵土番受紅夷凌侮每欲反
噬久矣以公威臨之如使狼逐羣羊也陳可取狀甚悉是
年正月成功決意取臺灣諸將謂夾板船多砲火難近鹿

耳門水淺不可渡成功引舟徑進三月入澎湖至鹿耳門
則水驟漲丈餘舟大小銜尾而渡紅夷驚謂自天而下先
取赤嵌紅夷走王城死守復燒其夾板舡盡殲之圍至十
二月紅夷出降生存者僅百數十人縱其歸國乃改臺灣
為偽東都王城為安平鎮赤嵌號天興府以鄭省英為府
尹省英闢草萊興屯聚犯法者親故不假有諫用法宜稍
寛者曰子産治鄭孔明治蜀皆以嚴濟事立國之始若先
尚寛流弊不可勝極矣遂勒諸將移眷時東荒初闢人不
服水土多死又憚法嚴皆遷延不行於是銅山守將郭義

蔡祿前知思明州薛聯桂同入漳州降義祿將挾忠匡伯
張進偕行進曰吾守土有死而已密置火藥署中欲俟二
鎮來并焚之二鎮遣人促行遂舉火閤室自焚進在銅威
惠頗著人甚惜之冬十月芝龍死燕市芝龍屢以書諭撫
否則必見誅僇成功復言設有不幸兒當縞素至是死
大清患閩海久關兵從蘇納海議盡遷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濱
海居民於內地立邊界著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
者死連坐春燕來巢於海舟島上食盡各鳥獸散成功又
聽周全斌譖使擊忠勇侯陳豹於南澳豹倉卒不能自明

擧軍入廣州降又忽命戶官鄭泰監殺長子錦泰懼恐獲
罪又叅軍蔡鳴雷自臺灣來思明詐言將盡誅諸將於是
合謀拒命値全斌從南澳還素與諸將不協恐其爲變誘
執之壬申五月成功死於臺灣成功感風寒月朔受謁尙
坐胡床諸將不知其病數日卒年三十九成功在軍每善
處敗索自厲氣畀夫宿將避駭不如及南都挫衂輒經營
立國氣頗不振遙傳桂王遇害張煌言毎勸成功尊立魯
王以存明後成功不欲惟奉永曆年號終身錦在思明稱
嗣封世子發喪鄭襲在臺灣有異志錦自將擊襲與歸思

明又以嫌殺鄭泰泰弟鳴駿及諸領將皆懼先後北歸靖
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遂大舉攻破思明金門甲辰春
三月世子錦退守臺灣

論曰余遊吳淞遇梁化鳳部將管姓者述己亥戰事頗悉
其人身在軍中自石灰山轉戰而下磐如崩山然猶按步
鼓收兵至後乃大潰延平師有紀律如此化鳳西安人武
進士以破羌驍先登立功總兵崇明化鳳亦言當勍敵多
矣未有如鄭家之難敗者化鳳始入城固山等以漢兵輕
之悉奪其馬騾給滿軍其部卒往往與滿軍譁而爭輒得
鞭縛其部卒自恃其勇不肯下化鳳亦怒以是願決勝一
示滿軍先一日出城揭死人以投敵固山等坐城樓嘖嘖
稱嘆由此遂敬化鳳益與交歡既退鄭軍名其門曰得勝
門今之東南門是也又言甘輝之死北人咸謂烈士其從
鄭始末則未詳云

東南紀事卷十一

東南紀事卷十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鄭成功下

大清康熙元年壬寅六月鄭錦入居思明州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信史招撫思明思明大臣鄭泰洪旭等議曰先王東征之日猶欲權宜通好今瀕海遷移慘至此極可不為桑梓計眾意皆合錦下偽教曰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半遽爾厭世余將東承遺緒諸君得能息兵安民無墮先王一生孤忠苦節幸甚泰等乃議照朝鮮例遣楊來嘉

同入京待命朝廷以錦灰燼垂滅不許于江浙閩廣各設滿漢兵戸郎中一員專司招輯島上人望風投款多張大其事冒偽蒙貿文武官降者俱降四級用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副總改副使僉事參遊改同知其冬十月錦入臺灣討鄭襲執以歸初鄭芝龍有子六人長曰森即成功次曰渡三曰恩四曰蔭五曰襲六曰脉恩夫人顏氏出及渡蔭脉俱死燕市惟襲在家今年春入臺灣以其生事安置之成功歿諸將以錦在遠推襲護理襲謀自立引黃昭蕭拱宸為腹心諸將多不附錦聞知即引兵東出周全斌為丑軍以陳永華為咨議參軍馮錫範為侍衛十月至臺灣昭約諸將出禦皆陽諾會大霧東軍迷後期獨昭先至衝錦營錦營多新募戰小卻全斌率親兵數十人力戰昭中流矢死俄霧開則日午矣眾驚曰吾君子也並投仗錦入安平遣人請襲襲委罪于僕蔡雲雲自縊死收殺李應德曹從龍蕭拱宸等數人餘悉不問反側乃安康熙二年癸卯正月錦自臺灣還思明以內難既平祭告先王申固守汛六月殺其伯父戸官鄭泰泰弟鳴駿子纘緒來奔泰先有與黃昭書昭敗得書及楊來嘉自北還錦疑泰有異謀

泰不自安稱病金門錦率兵將入海澄泰覘知以為圖已也舉家揚帆出金門有勸泰勒兵入自明者泰泣曰今日救死耳稱兵重吾罪也或又勸之來降曰先王已誤豈容再誤艤舟待命錦使吳慎賚印諭之曰兩島之地一以委伯余梓欲東矣泰猶豫受印未敢入謝鳴駿勸之入錦待泰如舊明日置酒伏甲執泰泰自縊鳴駿大哭曰乃吾殺兄即引軍踉蹌遁周全斌等追之不及以舡二百兵八千文武官四百人入泉州降封鳴駿為遵義侯纘緒為慕恩伯由是蔡鳴雷陳輝楊富何義先後舉軍降錦勢益衰是

歲魯王殂于金門其世子及寍靖王諸宗室悉避亂并依
臺灣十月
大清耿繼茂李率泰大發兵攻兩島出同安令提督馬得功統
新降將及紅夷出泉州黃梧施琅出海澄錦命周全斌當
泉州兵十九日遇于金門烏沙泉州船三百紅夷船十四
全斌以二十舟深入北綜往來衝擊紅夷砲無一中者餘
舟望見悉披靡不敢進得功殿後爲全斌所破赴海死衆
兵遂潰而同安海澄兵大勝直走島中錦見不敵退守銅
山

大清師墮廈門金門城焚掠而還甲辰正月銅山楊藷周全斌
黃廷復率所部降親舊多散惟洪旭與陳永華永華兄子
繩武侍衛左右不去引餘衆東保臺灣僞改東都爲東寍
僭置天興萬年二州委永華統庶事分土列屯徵租均役
興魚鹽申法禁立學校通市外國安撫土民然自後鄭氏
之甲竟不能出東寍閩廣浙瀕海中外殊絕民少安枕矣
是歲前兵部尚書張煌言移桃花山被禽檻車致杭州不
屈死之南海悉平明年
大清以施琅爲靖海將軍督水師進攻臺灣周全斌楊富等皆
隸之出外洋颶風大作韋舟漂沒引還未幾琅徵入京撤
降兵分屯各省嚴戍守界不復以臺灣爲意後四年己酉
乃復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加興化知府慕天顏卿衘兩
入臺灣許以如朝鮮封貢錦遣柯平葉亨報使議卒不成
康熙十二年癸丑靖南王耿精忠懷逆謀內畏太妃周氏
未發密遣番譯黃鏞使臺灣請兵援錦艤舟澎湖待之冬
吳三桂反上詔平靖二王留舊封精忠謀益殺乃辭錦旋
師甲寅春靖南太妃周氏薨反計遂決復遣鏞聘臺灣許
歸全閩戈船曰王將水吾將陸江浙不足平也三月望日

精忠坐府召督撫以下計事執總督范承謨殺福州知府
王之儀巡撫劉秉政請降遂據福州馳檄屬郡自爲總統
兵馬上將軍稱甲寅年提督王進功以泉州總兵劉炎以
漳浦趙得勝以海澄各舉軍降加進功平北將軍炎寍遠
將軍得勝威遠將軍海澄公黃梧已降病疽死封其子芳
度爲平和公遣曾養性取福寍署平陽平陽總兵蔡朝佐
降潮州總兵劉進忠密請兵使劉炎命之攻續順公沈瑞
并其軍以進忠爲平粵將軍吳三桂至衡州僭僞號國號
周紀元昭武夏四月錦遣禮官柯平加福州報聘精忠始

處下游不服故穢錦舞搆已而旬月之間全閩皆下浙之
温處江之廣信與之衢州將燁風靡意更驕倨乃欲貝約
語柯平曰師來不悉當分地自戰耳由是兩家兵端起矣
精忠多忌以王進功在閩日久恐其爲變誘留福州徵諸
鎮兵山關惟興化馬惟興先行黃芳度遣其兄翼率千人
從復徵趙得勝兵不應以海澄待臺灣錦遣侍衛左都督
馮錫範督諸軍入思明得勝深交錫範會取同安五月至
同安守將華尚蘭降泉州守將張學克家在同安勢之以
招學克學克聞變趨赴不及遂以軍降施鳳亦率舟師降

下游人心搖動精忠大恐以王進舊將有聲擢爲都尉使
鎮泉州是月鄭錦入思明以鄭省英知州事敘海澄同安
功趙得勝爲興明伯張學克爲蕩滌將軍華尚蘭爲神武
鎮楊威爲尾宿營施鳳亢宿營鄧麟采知同安縣舟航始
集部伍始成舊人鄉感咸來問勞而耿精忠閉福州會城
稱帝鹵簿警蹕修飾儀衛鑄裕民通寶錢馬九王出仙霞
爲制府李芝芳所遏不得進驅衆日蹙方與鄭氏構兵如
兩鼠鬬于穴中識者知東南事大定矣王進至泉州步卒
僅千人與城守賴玉厚結專行威福任藏國用爲牙爪勒

王進功家屬入福州進功子藩錫與楊青等計曰翁被留
在省聞福州兵又至吾無噍類矣請先發六月九日誘玉
國用李尚文入軍門執之遂攻王進進意氣自若走登南
門競死鬪提標無統帥相持竟日暮進遙望揚帆恐海船
夾攻乃夜潰圍得省中拔軍整甲徐遲惠安守將邀走之
殺賴玉于市百姓爭其肉殆盡殺藏國用泉民德李尚文
爲請乃釋之迎島師入城以藩錫兄弟爲指揮使假理提
督軍務餘官皆復舊職黃芳度在漳州聞風欲降念其父
罪重懼不免死錦使告之曰時際光復事屬爾父果抒誠

悃當棄前愆乃殺城守劉豹率啟泉州承制封德化公前
提督有請靡不從芳度終不安間道密表于朝錦亦羈縻
之漳屬皆下獨漳浦爲劉炎所據于是鄭氏據有漳泉二
州及思明金門平南兵圖劉進忠于潮州潮福路斷進忠
由海道獻欵思明錦使後鎮金漢臣舟師援之以進忠爲
定北伯兼右提督秋七月精忠兩遣使至思明行和求泉
州九月遣王進自興化別將由上游會劉炎協攻泉錦使
右武衛劉國軒出禦進素輕南兵泉州之役曰是衆寡不
備願益兵期取泉自劾步騎二萬鼓行至惠安恣焚掠國

軒嚴陣以待相守越旬進退屯楓亭連營二十餘里軍勢甚盛國軒率輕騎覘之猝遇于塗嶺許耀少卻國軒分諸軍搏戰自辰至巳兩軍殊死鬭進兵遂潰追奔至興化軍郭外三日夜乃還十一月錦以劉炎在漳浦爲右臂患遣興明伯趙得勝侍衛馮錫範由海澄進師炎與雲霄鎮劉成龍福州親軍都尉徐鴻弼合師迎戰于羅山嶺右虎衛何祐揮兵擊之炎等大敗走入漳浦城島師環陣攻圍三將皆出降遂引兵西救潮州先是金漢臣救潮州一軍盡沒會耿鄭禍結外援不至城壞百餘丈劉進忠悉力守禦

中外隔絕已半載至是趙得勝統軍入潮與廣兵戰于黃岡破之廣兵燒營而遁潮圍始解得勝班師先是三桂初反遣帛書一入福州一入臺灣會兵錦使監紀推官陳克岐副將陳文煥報之三桂復遣禮曹員外錢點通問值島師入泉再遣禮曹周文驥來解兵曰天下事重無操同室戈貽敵笑及精忠聞鴻弼等敗乃使請曰興修好錦報曰耿王能如約者聽竟未決鄭氏自成功時仰遵六官多僭帝制錦再出思明更多設僞官以陳永華爲御史總制留守臺灣以六官協理洪旭子洪磊吏官楊榮戶官鄭斌禮官柯平刑官楊賢工官惟不設兵官置六科都事察言承宣賓客諸司親軍曰侍衛以馮錫範爲之曰勇衛留守永華攝之曰左右武衛薛進思劉國軒爲之曰虎衛何祐許耀爲之曰五衛施福爲之曰鑾儀女禎祥爲之又有果毅折衝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戎旗二十八宿營制聽五提督節調凡文武事宜皆贊畫參軍陳繩武侍衛錫範主之前取餉于東寧比得漳泉轉運不繼始用六官徵催富民紳士以鄭省英爲宣慰使統督各郡錢糧前昌密道吳愼爲屯田道清收屯租諸縣令以六科都

事爲之皆臺灣來者人月輸銀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尺名曰樑頭督造採船料鹽司分莞鹽場以陳達章司泉州馮錫圭司漳州鄭珍英司潮州鹽石止二錢徵餉四錢餉司科雜稅給軍康熙十四年乙卯春正月精忠遣張文韜如泉州賀年以五艘如約遺鄭斌報使立條誓楓亭爲界自是耿鄭交好二月錦殺永春吕花花恃馬跳地險不服徵索避科歛者依之錦使左武衛薛進思攻圍三月不下永春知縣鄭時英遣人招諭許以不死花出降釘之没其家產是月績順公沈瑞以饒平降臺灣瑞叔母向氏平

南王女也降耿時遷至漳浦瑞尚留詔安廣兵圍潮瑞趨饒平及潮州圍解劉進忠移師攻之不克廣兵來援左虎衛何祐遇于百子橋敗廣兵瑞乃降改封懷安侯五月錦率師次于海澄饒平之捷劉進忠衔啟于錦請討黃芳度錦亦以黃氏必死之寇終無降理是月六日發泉州入海澄實圖漳州留駐二十日芳度不敢入見遣其中軍朱武奉啟意覘軍勢錦使鄭斌入漳宣慰或率兵從征或束身自詣終不至且召黃翼于關外密使歸漳耿移書來徵又以病辭遂定計攻城是月劉國軒大敗廣兵於鰲母山國

軒自塗嶺之役率所部入潮同劉進忠行狥屬縣諸縣堅守國軒兵老糧乏欲退守潮州後圖平南揮步騎來追國軒及何祐等設伏以待會吏官洪磊宣慰廣東厚賞招募驍勇迎戰鰲母山伏發廣兵大敗六月黃芳度據漳歸朝錦自海澄移軍萬松關芳度剃髮守陴使弟芳泰入廣告急賴陞守平和爲之聲援島人攻漳城不克後鎮萬宏中砲死何祐自潮州攻平和賴陞降漳屬皆復爲臺灣芳度孤守漳城是歲番舶互市于思明先是中左所爲諸洋利藪島破夷舶不至甲寅鄭氏復島英圭黎萬暹羅安南諸國皆獻方物互市中左煙火市里幾復其舊康熙十五年

丙辰

大清兵入福州耿精忠出降王師進克泉州黃芳度以漳州兵來會劉國軒復來爭泉州攻圍兩月不下芳度遣兵復平和屢攻黃瑞鎮于漳平不克七月將軍喇哈達師次漳平瑞鎮無援始出降喇哈達間道永安援泉州湖頭李光地練鄉兵自守爲鄉導巡撫吳興祚自仙遊復永春提督楊捷自興化下惠安林賢黃鎬陳子威以舟師出陶安鎮砲期救泉州國軒水陸布禦恐分兵力薄乃引退趙長泰諸

縣皆棄還林賢等進復定海島將章元勛戰死蕭琛退泊海山錦召琛還斬以狥遣左鎮陳諒後鎮陳起明督朱天貴等禦林賢九月

大清師敗劉國軒于漳州之溪西國軒自泉退師陞同安城進兵溪西滿漢盡銳迎戰至午國軒步卒饑乏鐵騎橫衝首尾不相顧遂棄長泰出江東扼守三叉河玉洲水頭鎮門王師軍壘相望督造江東橋冬十月督撫遣漳州進士張雄如思明議和時漳泉郡縣皆復獨海澄未下度島人必爭難猝攻乃爲公書以生民塗炭勸令息兵歸臺灣如先

王時雄還又遣泉紳黃志美入議約必得海澄始可成好
錦不聽康熙十六年丁巳春
大清師攻救海澄錦復破之遂圍泉州錦下僞敎叙諸將功以
中提督劉國軒爲武平伯征遠將軍後提督吳淑爲平遠
伯寧北將軍左虎衞何祐爲左武衞前虎衞林陞爲右武
衞右虎衞江勝爲左虎衞俱授左都督餘鎭營各加級有
差某月
大清師克復海澄擊破鄭錦兵於泉州錦撤兵還思明閩地悉
定十二月詔復遷各省沿海人民於內地置戍禁出入甲

寅之亂閩省遷民悉還故地至是閩平復議遷界康親王
疏稱遷界累民請罷之已報可後島人就掠內地督撫提
鎭請仍從順治十八年例遷値破海澄圍泉州事暫停及
泉圍解遂行遷界之令益不聊生唯廣東尙王力請不遷
得已康熙十八年己未春正月詔築沿邊界寨自福寧及
詔安率一二十里置寨量地險要截內外濱海數千里無
復人煙二月鄭錦復取海澄以張廷輝知縣事劉國軒使
吳淑率諸軍據果塘寨廿九日大軍敗於定海是日且朱
天貫陳諒自海壇乘南風進泊定海北舟大小百餘艘由
五虎門銜尾而進天貫與陳啟明率熕船先登啟明船遭
風失舵還泊海山三月鄭錦旌思明義輸穿婦辛氏兩島
地狹數戰征輸繁重丁巳之役州民人月輸米一斗至是
月輸米三斗不堪命中提督劉國軒辭月俸自餉轄兵三
月吳淑何祐等皆效之水師五鎭蔡仲琱守惠安駕小舸
逃入泉州投巡撫吳興祚降漳州守備呂韜降於臺灣韜
守江東橋敗歸劉國軒進軍海澄陰以漳郡通欵事泄羈
候將入省待理韜遣人要英毅鎭林彪請援行至同安界
彪伏兵取之以歸以爲折衝左鎭移其家入臺灣初蔡寅

詭稱三太子起兵耿逆故將紀朝佐同安武生鄭奇勳從
之後同歸臺灣未幾寅死二人請再舉入山召募爲大軍
所困不能出詣總督姚啟聖降鄭氏南北汛防多以缺船
餽爲辭徵調不至於是上及普陀下及廣東平海大逢皆
遣官監紀歸鹵獲婦女寧民夏四月鄭氏以長子克𡒉居
守臺灣總制陳永華言克𡒉長成泄事明達請循君行則
守之典立爲監國錦從之時年十六僞號監國世孫六月
以屯田道鄭時英監理鹽法駐東石
大清師築靈水寨以遏東石石武衞楊忠率兵趨潯尾南北塲

掘路堤食利舍舟開至深滬閱兩日夜泉州大軍侵晨蹤擊忠殊死禦不敵中砲歿於海秋七月鄭氏築潯尾寨潯尾在同安咫尺直廈門高碕癸卯之役

大清師從此過島劉國軒請築寨其地一夜成之同安出兵爭不得築石城一土城一復築兩洲城八月水師提督萬正色至福州初施琅督水師琅徵入京官亦裁丁巳冬以海澄公黃芳世兼水師提督及灣腰樹戰敗病死督撫請琅復任朝廷不許擢鎮江將軍伯王之鼎以管任漳浦知閩事也之鼎入閩屢疏不諳水戰更授四川提督以正色代

之正色泉州晉江人頂投誠銜劄累陞岳州總兵及湖南平乃有是命初漳浦江機與楊一豹結約聚兵江右耿精忠以爲左軍都督耿敗遁壘江西浙閩交界據深險時出略掠江西制府董衛國屢遣兵討之不克走歸臺灣授征夷將軍機跛號江拐子浙江制府李之芳懸重募解散其黨機引餘衆犇閩中建寧城守劉起龍禦之陣傷而死九月大軍取東石寨丁巳春鄭氏使右武衛林陞守東石明年移陞攻海澄以楊忠代之及大軍設兵防界又欲築靈水寨忠懼兵單難守請檄陞回汛忠死陞復出征以施廷陳申守之總餘疲卒二百精銳皆挑以行有華人入泉言東石空虛可取狀發滿步數千以廿六日平明塡濠四面環攻廷被創申力戰死遂奪東石增築三寨於是鄭氏失險議守思明調州中鄉兵團練州經殘破新復人籍甫千許以康熊吳桂統之桂北人歸鄭爲亢倆營故守同安思明丁巳之役桂獨斂兵完島授建威中鎮以姻親陳愷叛引嫌辭兵歸其子箕宿營吳天祿至是復起授協理五軍與總監營康熊分督州兵北人畏劉國軒如虎兩軍相持閱歲互殺傷大軍十萬國軒纔萬人營壘咫尺指揮自如

國軒以果堂地要夜于其後版尾加築一寨督撫提鎮將軍率滿漢數萬爭之國軒吳淑以二千人依寨進且戰且守督章京巴石免等十一月臺灣後提督平遠伯吳淑卒于營淑前戰創甚版尾新築諸衛鎮畏不敢守淑毅然請自守之大軍築壘環攻砲日夜不絕淑神氣自若會霖雨牆壞淑揮左右使避自擁胡床寢竟壓死屍至思明錦親臨哭盡哀以其子天駟爲建威右鎮統其兵是年詔封賀蘭國王請夾板船圖思明初紅毛失臺灣常思恢復癸卯間李率泰使人招撫紅毛許以先平兩島後取臺灣歸之

紅毛酋自備舟仗糧芻助戰且請于廈門互市率泰爲後
防不許第令數年一貢至是總督姚啟聖請如癸卯借紅
毛合攻事例報可乃遣知府劉仔偕通事林奇逢黃鏞等
往封賀蘭并請夾板船會攻十二月鄭氏遣右武衛林陞
督舟師出思明時福州造戰艦四百餘艘會江浙舡各一
百潮州碣石船一百尅期大舉鄭氏悉發官私及洋艘砲
船以陞爲總督江勝朱天貴爲副總督配兵北上先是耿
精忠之變漳南道陳啟泰密啟陳耿陰事於范承謨後耿
搜得書啟泰懼禍殺其家屬十餘人而自縊鄭氏入漳葬

之丁巳大軍復漳啟泰子汝器將入城負骸回京爲東石
守將所獲羈臺灣贖以萬金乃始得歸鄭氏之貪利失大
體多類此辛酉壬戌總督啟聖巡撫興祚會提督琅正色
攻克廈門：：左所鄭錦退守臺灣復進兵攻之錦卒癸亥
錦子克塽奉表以臺灣降前四日寧靖王術桂謂宮眷曰
此地已破更無他往吾以身殉若等可自爲計夫人袁氏
王氏及侍姬三皆對曰願從死請予尺帛冠笄先縊王具
含殮明日五棺出葬于郡南山校隸扶櫬至王翼善冠衣
袞腰玉繫綬以寧靖王寶持付克塽拜辭天地祖宗郡人
士無幼老皆入拜王答拜乃登帛自絕面無變容諸宗室
隨克塽內遷詔存先代後給屯田種牛占籍河南魯王世
子得許州術桂無子繼益王後宗位于儼鈔年七歲屯杞
縣術桂死年六十有六與元妃羅氏合葬竹滬

鄭鴻逵

鄭鴻逵字高儀芝龍親弟以崇禎三年武舉隸天津巡撫
鄭宗周爲坐營轉屬都督孫應龍登州反應龍失機從繫
天津獄已辨釋隸大同巡撫張廷拱麾下用兄芝龍平紅
夷功得錦衣衛掌印千戶復與計偕十四年庚辰成進士

故事勳衛射策武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十六年授副
總兵設南贛兵三千以鴻逵統之十七年正月前兵科都
給事中曾應麟薦鴻逵緩急可用詔益南贛兵二千配鴻
逵鎮守福王嗣位南都檄守采石以左軍都督領水師挂
鎮海將軍印封靖虜伯邀迓唐王聿鍵京口心相善及南
都敗退走又遇王錢塘江王奉之入閩以王賢明可繼大
業遂與兄芝龍及巡撫張肯堂等戴王建號晉鴻逵侯尋
晉定國公時八閩由鄭氏鴻逵不以家勢陵轢同列然性
雅懦不能與芝龍立同異唐王築壇具殊禮命與永勝伯

彩督師分道出關竟不進芝龍亦不發餉乃黜鴻逵爵彩數敗退又好掠時議多罪彩頗恕鴻逵大軍度仙霞芝龍竟撤關且招子成功同北行鴻逵陰遁之成功建義鴻逵有力焉

大清順治四年八月會成功攻泉州已引兵西掠揭陽明年還厦門會馬得功襲破厦門鴻逵軍適至得功不得退以好語來說鴻逵因縱之居二日成功自平海還按失島罪斬守將叔芝莞鴻逵愧謝退居白沙築寨名曰華角芝龍京師屢寓書使勸成功歸朝否者家屬見屠鴻逵復以養病

退閒無與人事大姪意堅勸之無益爲說鴻逵有足疾修園亭種花木高吟度曲品笙自娛丙申其子入泉州刖將攻白沙鴻逵移榻金門明年三月十六日病甚卒年四十五子耀基亦隆武賜姓時稱成功國姓而耀基爲小國姓死臺灣芝莞子省英爲僞天興尹

東南紀事卷十二

西南紀事

西南紀事目錄

邵武徐氏刊

西南紀事卷一

餘姚邵廷寀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桂王

桂王由榔神宗顯皇帝之孫桂恭王常瀛仲子也神宗五子恭王最少母曰李貴妃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啟七年始就國衡州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奔廣西留居梧州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冬薨葬爲請於福建謚曰恭長子安仁王由㰘先卒以仲子永明王由榔襲爵唐王命曰天下王之天下同濟國難無忘艱危嘗欲立王爲嗣未果順治三年丙戌九月唐王陷於汀州兩廣聞報於是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侍郎揚來賀及故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朱容藩童天閱林佳鼎方以智程源等大會於肇慶請王監國前禮部尚書陳子壯趣魁楚遣人入潮惠齎唐王存亡十月二日還報諸臣上箋請王勸進王手書報曰諸先生念高皇帝二百七十餘年之統業及毅宗皇帝一十七載之憂勤一旦滄桑身殉社稷弘光繼立旋復蒙塵今上親征復罹斯難兩年三變四海蕩傷諸先生以

社稷爲重不可無君神廟子孫僅存不穀以理而論義無
可辭但自量涼德非才未堪肩仔兼以連遭禾黍之傷復
重蓼莪之慘心荒意謬行坐猶迷地裂天崩何能旋轉嘗
聞治世以倫序而變亂以功德惟諸先生徧訪賢藩纘承
大統太妃王氏亦曰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
魁楚等固請曰國勢如此强敵將臨殿下親神宗皇帝孫
光宗猶子毅宗之弟宜以生民宗社爲念不宜深自謙退
願早正大位是月十四日監國肇慶時年三十六加上隆
武皇帝尊謚曰紹宗襄皇帝率羣臣大臨三日以魁楚永

茂大器爲大學士共典機務式耜爲侍郎羣臣皆晉秩會
聞贛州敗如梧州十一月蘇觀生以唐王聿鐭稱帝廣州
監國乃還至肇慶卽皇帝位以明年爲永歷元年追尊皇
考恭王爲恭皇帝尊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生母馬氏爲慈
遟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遣給事中彭耀赴廣州諭蘇
觀生見殺詔曰閩牖斯極禦侮維艱誰非高皇帝之裔孫
唐王能出長江復南京者願退歸桂邸是月十五日
大淸兵入西充斬張獻忠賊將孫可望李定國奔重慶襲殺總
兵曾英

大淸李成棟入潮州惠州督王奕中左所十二月兵部侍郎林
佳鼎攻廣州敗沒以太監王坤掌司禮監大學士呂大器
李永茂罷朱容藩自請經略四川遣之李成棟襲廣州殺
唐王及周益遼等二十四王蘇觀生自殺王如梧州以朱
治㵎總督兩廣留守肇慶是月朱成功起於烈嶼
大淸順治四年丁亥春正月王在梧州李成棟入肇慶朱治㵎
出走廣東十郡皆陷王如平樂大學士丁魁楚走岑溪兵
部尙書王化澄走潯州成棟至梧州巡撫曹燁出降是月
大淸兵畧定兩川孫可望入貴州總兵王祥皮熊皆潰走前督

師大學士王應熊奔於畢節朱容藩入夔州遣李占春復
涪州李乾德遣袁韜據重慶王祥復保遵義是月督王奕
於長垣以熊汝霖爲相二月王至桂林遣使湖南勞督師
定興侯何騰蛟且徵其兵騰蛟以
大淸兵近辭不至大學士平粵伯丁魁楚敗死藤江
大淸兵陷平樂王幸全州命瞿式耜兼吏兵尙書留守桂林封
陳邦傅爲思恩侯守昭平武岡守將劉承胤入衞免王坤
封承胤爲安國公杖御史毛壽登等四人貫從駕勞封馬
吉翔爲文安侯掌絲綸房事三月幸武岡以嚴起恒爲大

學士

大清李成棟圍桂林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明遣其將余龍攻廣州兵侍郎張家玉起東莞應邦彥是月孫可望入雲南巡撫都御史羅國瓛宗室朱壽琳死之沙定洲走阿迷皮熊收復貴州夏四月

大清孔有德破長沙何騰蛟退保衡州忠貞帥李赤心攻荊州不克湖南北皆潰騰蛟朝武岡行在是月

大清松江守將吳勝兆謀來歸事泄及遺臣陳子龍等皆死之

五月桂林圍解晉瞿式耜太子太師封臨桂伯總兵焦璉

富川伯

大清兵入衡州命何騰蛟出扼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於永安張家玉自龍門進攻惠州虎賁將軍王興保文村廣東鄉兵特起是月安昌王恭槱如日本乞師秋七月故大學士陳子壯攻廣州前御史麥而炫以高明迎子壯焦璉復平樂陳邦傳復潯州同復梧州遺靖李星一等攻肇慶不克死是月魯王攻漳州福州鄭鴻逵朱成功圍泉州皆不克

八月六日

大清孔有德耿仲明破寶慶遂乘勝西入王自奉武岡制於承胤太后血詔賜古泥商邱伯侯性告以難性令部將謝復榮先入衛而已嗣發

大清兵進至紫陽河陳友隆阻險相持三日夜尚可喜自道州至合戰夜破柵進抵武岡承胤降兵部尚書傅作霖死之

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奉王及三宮斬關出

大清兵追躡相距三里復榮斷後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王徒行三十里兩晝夜不食幾及會性率兵奄至陣峽口

大軍乃退由靖州通道歷猺境五日達古泥晉性祥符侯吉翔文安侯哭復榮卹其家明日王幸柳州

大清兵入貴州境破黎平盡殺何騰蛟之家是月孫可望遣兵入永昌執黔國公沐天波以歸遂據雲南九月

大清兵入永州何騰蛟及諸將俱南保桂林李成棟入清遠故大學士朱學熙給事中陳邦彥指揮白常燦死之冬十月柳州軍亂王幸象州兵部尚書張家玉敗死增城是月魯王復閩中諸縣故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取福寧州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大學士陳子壯御史麥而炫死之是月三日王自象州還至桂林靖江王亨歅迎王而哭瞿式耜嚴起恒並相中外想望新政命曰卽位一載未有寧居

額將相大臣和衷匡復凡我故家名族軍伍遺民以及山林川澤之豪挺戈建義羌苗氏貊之長解辮歸誠咸與釋怨圖功剖符立誓王寬仁恭默虛己委任無逆詐之過然自常朝召對外羣臣希得接見左右倖佞因爲奸弊文安侯吉翔招權內結宦者外通思恩侯邦傅自象州行在票擬皆出其手比至桂林專與機密式耜起恒雖被敬禮不能與爭朱天麟王化澄繼相俛守故事而司禮龐天壽奉使恭祀興陵未還王坤入自武岡復贊進用政令紛錯方鎮驕惰由是遠近不服十二月令督師騰蛟帥總兵胡一清趙應選等出屯全州是月舟山總兵黃斌卿攻寧波不克諸生華夏等死之是年朱容藩據夔州自稱監國招討副元帥總督李乾德會師討斬容藩故大學士呂大器薨于獨山州

大清順治五年戊子春正月王在桂林晉王兵復興化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二月

大清兵漸桂林督師騰蛟留守式耜禦卻之南昌守將金聲桓以江西來歸封聲桓爲豫國公其將王德仁爲建武侯是月馬進忠復常德闖地復破晉王退保沙埕餘姚王翊起

兵四明前翰林學士張煌言保平岡以應之金聲桓攻贛州安南黎莫二部入寇犯行在夏四月后生男督師騰蛟及焦璉胡一清等退

大清兵於嚴關五月

大清兵還武昌騰蛟收復全州李成棟挾其總督佟養甲以廣東來歸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命吏部侍郎吳貞毓宣諭廣東太僕少卿黃佾貲宣諭江西六月遣留守式耜侍郎劉遠生如全州廣州勞軍黃斌卿使馮京第入日本乞師八月朔癸巳王自南寧還至肇慶惠國公成棟負弩矢郊迎百里外副將杜永和以下前驅從騎四萬冊命成棟爲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胤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左都御史粵東羣盜保山澤者皆入獻請自效王命成棟夾攻贛州以合聲桓同恢南京

大清固山譚泰圍南昌命騰蛟速出湖南援江西十一月騰蛟克永州衡州馬進忠退

大清兵於麻河佟養甲伏誅召故相何吾騶黃士俊輔政十二月湖北巡撫堵胤錫棄常德奔湘潭湖南軍亂命騰蛟帥馬進忠圍長沙胤錫帥忠貞營援江西忠貞營不進是年

封嘉定鎭將楊展爲華陽伯晉錦江侯
大清順治六年己丑春正月王在肇慶罷大學士朱天麟
大清譚泰拔南昌聲桓得仁被殺故大學士姜曰廣死之定興
侯騰蛟兵潰死長沙二月罷大學士王化澄惠國公成棟
敗死信豐時二喪大將連失江西湖南嶺表震恐命留守
式耜督江湖兩廣軍馬以杜永和代成棟鎭廣州閻可義
守南雄封李元胤爲南陽伯領兵宿衛人情少定李赤心
等潰茶陵行剽走梧州堵胤錫走道州可義尋卒以羅成
耀代三月

大清兵入衡永諸寨南保廣西封王祥爲忠國公夏四月福安
破故大學士劉中藻死之孫可望使楊畏知入朝陳邦傅
矯制封可望爲秦王六月杜永和請出師北上不果行左
都御史袁彭年以憂去秋七月封孫可望爲平遼王不受
是月魯王徙居健跳八月罷大學士何吾騶朱成功遣光
祿卿陳士京入朝閩海始奉年號封川守將楊大福作亂
討誅之九月魯王討斬黃斌卿移屯舟山遣使如日本乞
師冬十一月堵胤錫死於潯州十二月
大清兵分道入嶺孔有德趨廣西尙可喜耿仲明趨廣東仲明
死子繼茂襲爵是月晦入南雄羅成耀棄韶州逃歸是年
春李乾德袁韜誘殺錦江侯楊展并其兵
大清順治七年庚寅春正月韶州破王至梧州命李元胤留守
肇慶大學士黃士俊免二月
大清尙可喜耿繼茂襲清遠圍廣州杜永和張月李建捷力戰
禦之戶部尙書吳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翺等
合疏論左都御史袁彭年侍郎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
堡蒙正發招權誤國罪王及太后亦意羣臣有黨詔獄竟
治以功赦彭年餘皆杖戍大學士嚴起恒伏沙灘求免刑

不聽遂罷去以王化澄朱天麟代之王發廣州進杜永和
等爲侯伯永和乞師於碙石鎭蘇利不應二月嶺東道李
士璉總兵郝尙久黃應傑以潮惠二州降
大清殺滋陽銅陵興化永豐等八王魏撫王芋逃入山中是月
王朔朝魯王於舟山夏五月李元胤及鄖國公高必正興
平侯党守素朝於梧州召復大學士嚴起恒命必正出救
廣州不奉命安定伯馬寶襲清遠敗歸命故大學士何吾
騶督師屯三水秋七月颶風壞舟求直言八月孫可望再
遣使求封秦王不許嚴起恆主之也是月

大清田雄會兵餘姚攻王翊翊避入海島魯王將張名振討破鄭彩兵於沙埕九月孫可望襲貴州執匡國公皮熊遂趨遵義王祥走死湖南大將馬進忠張先璧皆歸於可望冬十月朔癸巳日有食之十一月二日廣州破杜永和張月以餘衆保瓊州李建捷奔肇慶肇慶裨將叛李元胤建捷出走

大清孔有德破全州入嚴關諸軍皆潰遂入桂林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總督兵侍郎張同敞死之

大清兵進克平樂王夜發梧州走南甯陳邦傅劫車駕於藤江

殺部郎潘駿觀許玉鳳董英前至潯州王舟衝雨而過得免服御被掠邦傅以鹵簿僭陳營中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等俱走北流不得達二十八日王至南甯馬吉翔李元胤追及從官飢餓無人色括御橐及吉翔所獻得四千金分賜胡一清趙應選帥滇兵屯賓州

大清順治八年辛卯正月朔己酉王在南甯己未祀太廟詔東閣大學士吏兵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畧楚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二月

大清尚可喜將徐成功下高州提督李明忠敗於陽江羅定總兵郭登第降是月

大清兵襲廈門故大學士曾櫻死之三月孫可望使其將賀九儀以兵入南甯殺大學士嚴起恆兵部尚書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及吳霖張載述等於朝於是封可望爲秦王以楊畏知爲大學士輔政夏四月皇太后王氏崩

大清徐成功下廉州總兵甯武忠出戰大敗雷州渠帥王翰等皆降

大清尚可喜使班志富郭虎引兵徇潮惠之未附者都督薛進戰死海豐嶺東皆入於

大清五月修中極宮行日講秦王可望召大學士楊畏知至貴州殺之秋七月祀太廟中元望祭諸陵十八日葬孝正王太后於兩江之宋村山是月王翊自島還入四明軍潰被執死之八月

大清陳錦金礪攻舟山張名振張煌言奉魯王奔閩海蕩湖伯阮進戰死於海門九月舟山破大學士張肯堂禮尚書吳鍾巒吏侍郎朱永祐等死之冬十月

大清徐成功下雷州南陽伯錦衣衛都指揮使李元胤死之陳邦傅以潯州叛南甯震動王將奔廣南滇地胡一清趙應選

以潰兵同馬吉翔抵駐灘請含舟由土司安平下雷歸順間道進發諸蠻皆饋餉服從秦王可望遣其將狄三品以兵來迎書致從官曰南寧不守當走安隆地身從之十二月安寧破太僕少卿丁元相戶員外郎楊禹甸死之是年秋冬秦王可望由遵義北擊敗余大海李占春於重慶別將王自奇劉文秀取川西走袁韜獲武大定以歸總督李乾德赴水死可望遂據兩川

大清順治九年壬辰春正月朱成功退

大清陳錦兵於長泰二月王至安隆進安隆所爲安龍府以吳

貞毓爲大學士自是軍國大政一歸可望王居處亦不自由歲以銀八千兩米八百石上供從官咸取給焉命曰在位五年二三元臣中湘臨桂寧夏南陽父子心膂左右手也皆成功無就殉節彌光夢寐追傷煢煢在疚去年南寧荒遜荷秦王親賢股肱迎朕來此王其厲兵張武以圖中原大小戰爭誅斬封拜先行後奏連歲播越服御自奉其損之又損以稱待罪天地祖宗之意是月朱成功圍漳州

大清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李墨勒根蝦由漢中入四川守將白文選走還雲南定南王孔有德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趨貴州後軍屯柳州秦王可望乃馳奏兵分二道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步騎八萬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取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步騎五萬尅期並進從可望奏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皆加公侯夏五月西寧王定國進克靖沅武岡

大清孔有德退守桂林六月將軍雙禮遇大兵於譯湖克全州秋七月定國遇大兵於嚴關遂克桂林有德自焚死俘其子廷訓獲叛將陳邦傅斬於貴州

大清柳州守將全節梧州守將馬雄及提督線國安皆還廣東定國進克柳州平樂梧州廣西府縣皆復故將胡一清趙應選馬寶胄志建等出自山谷來歸可望獻捷行在王告祀宗廟是月陳錦爲其下所殺以其首奔朱成功八月南康王文秀下四川及

大清吳三桂李墨勒根蝦戰於保寧敗績都督王復臣死之蜀地復陷可望奏削文秀王爵還雲南九月西寧王定國攻衡州

大清馬雄等復取廣西耿繼茂下瓊州杜永和張月以城降將

寧文選取辰州斬其守將徐勇冬十月馬寶曹志建復連
州獲守將茅生蕙斬於衡州尚可喜使郭虎來救不及十
一月三日定國及
大清兵戰於衡州害敬謹親王收兵退屯武岡遣使告捷可望
忌定國召還
大清以洪承疇總制滿漢軍經畧南方星夜馳入武昌
大清順治十年癸巳春正月王在安龍晉王次於金門始去監
國號西蠻王定國自武岡還入廣西州縣多復秦王可望
及

大清佟圖賴戰於寶慶敗績遂棄湖南歸貴州夏四月定國帥
馬寶等圍肇慶
大清潮州守將郝尚久舉兵應之尚可喜救肇慶定國解圍還
五月朱成功敗金礪於海澄秋八月
大清耿繼茂哈哈木入潮州新泰侯郝尚久死之九月遣文安
侯馬吉翔詣南蠻祀孝正皇太后陵冬十一月晉西蠻王
定國爲晉王十二月秦王可望遣兵至行在執行朝使者
林青陽周官及文安侯吉翔至貴州下獄釋吉翔殺青陽
官

大清順治十一年甲午春正月王在安龍以馬吉翔爲大學士
三月秦王可望遣兵至行在繫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六人
於朝執太監張福祿全爲國於官皆殺之晉王定國自柳
州奔南蠻將軍雙禮攻桂林不克夏四月
大清制漳泉惠潮招朱成功不降五月定國自廉州出師故將
張月以高州來歸進圍新會高明秋七月
大清瓊州亂陳武等自稱明將軍合黎岐拒大兵水陸羣盜嚮
應尚可喜使張國柱度海援瓊州九月晉王定國拔高明
獲守將郭虎遂合兵圍新會

大清將許爾顯固守不下朱成功遣黃梧出海道西援十二月
晉王定國帥師及
大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靖南將軍朱馬喇總督李
率泰蘿章京東拜戰於新會敗績是月朔朱成功復漳州
大清順治十二年乙未春正月王在安龍晉王定國奔南蠻所
得廣東西府州縣復破
大清瓊州盜平黃梧兵不利引還秋七月秦王可望遣兵攻常
德不克九月朱成功復揭陽遣海晉蠻徐成功許爾顯來
救不及遂城揭陽故總兵陳奇策馮士驄猶出没雷廉海

中擊殺
大清將蓋一鵬劉良卿冬十一月朱成功遣阮駿陳霽之圍舟
山
大清將巴臣興舉城降成功壽殺定西侯張名振
大清順治十三年丙申春正月晉王定國入見秦王如雲南秦
王可望遣將軍文選以兵追上及於曲靖文選來歸王至
會城黔國公天波南康王文秀率文武將吏迎謁王入居
可望府中大赦以雲南爲滇都賜定國晉王冊寶進文秀
爲蜀王艾承業爲鎮國將軍理延安王事封文選爲鞏國
公王尙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餘侯伯有差以金
維新爲吏侍郎兼都御史龔銘爲兵侍郎猶用馬吉翔爲
大學士指揮使如故遣文選還報可望曰晉與蜀共奬
明室兩無虞詐可望榜文選不受命三月
大清兵復入揭陽夏五月朱成功改廈門中左所爲思明州六
月黃梧以澄海降秋七月成功攻福州獲大將張禮八月
大清兵破舟山總制陳霽之英義伯阮駿死之
大清順治十四年丁酉春正月王在滇都歸孫可望妻子於貴
州可望舉兵反夏□月削可望王爵命晉王定國蜀王文

秀討之秋七月出屯交水賊刼鞏國公文選爲元帥文選
逃歸晉爵鞏昌王八月鄉試雲南士九月賊將馬寶張勝
襲滇都黔國公天波擊走之定國文秀及可望戰於交水
賊將馬惟興馬進忠來歸賊敗走貴州定國還救滇都收
馬寶獲張勝冬十月可望出降
大清其將馮雙禮以貴州來歸論功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
王惟興敘國公寶淮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附可望者德安
侯狄三品岐山侯王會荊江伯張光翠皆降論有差遣使
渡海封朱成功爲延平王十一月延平王成功攻漳州尙
可喜來救乃還
大清順治十五年戊戌春正月王在滇都二月
大清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李國翰由四川寧南大將
軍宗室羅托由湖廣征南將軍趙布太由廣西三道進取
貴州晉王定國使馬進忠守貴州楊武劉正國守三坡紅
關三月三桂入合州總兵杜子香棄重慶逃歸是月延平
王成功帥師北上次於羊山夏四月
大清兵入重慶二十四日蜀王文秀薨夔國公王自奇永壽伯
關有才反定國討誅之

大清兵至三坡正國自水西奔還雲南晦遵義陷信郡王多羅
自鎮遠抵貴州進忠走五月三桂襲破楊武兵於開州之
倒流水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陽宣慰使冉奇鑣蔺州宣撫
使奢保受皆降於
大清秋七月新津侯譚弘仁壽侯譚義涪侯譚文以舟師攻重
慶不克
大清趙布太綠國安由廣西抵獨山州冬十月
大清兵俱入貴州多羅纖至會於平越使羅托還鎮荊州命晉
王定國出師圖復貴州假黃鉞肇昌王文選爲副定國及

馮雙禮扼盤江河文選守七星關十二月二日三桂奪七
星關文選奔霑益譚弘譚詣譚文復攻重慶弘詣殺文降
於
大清蜀中兵皆散泗城州土官岑繼祿導
大清兵入安龍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出盤江還戰連
敗遂奔回滇都十五日奉王西奔永昌文選自霑益追及
使留斷後三桂敗文選餘卒於烏撒遂涉河渡橋出交水
會多羅趙布太於板橋
大清順治十六年己亥春正月四日王至永昌下責罪己有日

死而後已盜爲六出之兵天若不存晉共一舟之覆晉王
定國還黃鉞待罪請削秩不許前一日
大清多羅吳三桂趙布太入滇都侯伯鎮將胡一清土司總兵
龍世榮迎降閏月十五日
大清吳三桂趙布太至大理肇昌王白文選敗於玉龍關王發
永昌走騰越州十八日三桂入永昌二月晉王定國迎戰
大清兵於磨盤山不勝泰安伯竇民望等死之王奔南甸
大清兵入騰越景東土知府陶斗蒙化土知府左星海麗江土
知府木懿及諸土知縣官皆降大學士扶綱兵尚書尹三

聘編修劉蓝貴州布政使朱企鋘淮國公馬寶敘國公馬
惟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子聖宜川伯高啓隆公安
伯李如碧陽武侯廖魚將軍楊武都督王朝欽總兵單泰
徵皆從王出邊前後入降慶陽王馮雙禮渡金沙江奔建
昌狄三品執之以降
大清封三品爲扞誠侯四川守臣及諸將領兵者皆赴雲南降
大清兵盡定滇蜀磨盤之敗王與定國文選相失乃謀入緬二
十六日抵蠻本河前距緬關使黔國公天波入告難勒從
官放仗而入晦至蠻莫二月朔緬酋以四舟來迎得從者

六百四十六人十八月至井亘文選自本邦以兵入緬謀
迓駕戰不勝還走孟艮文安侯馬吉翔黄攸緬心諭守關
者王航海赴閩兵勿復來故將祁三昇至錢漠又檄止之
由是內外聞絕天波請間道走戶臘亦不許五月八日王
進猪硜編竹城草屋十間爲宮以兵百人環衛從官分處
蠻男婦日至市易初至餽廁豐後漸薄前陸行者總兵潘
世榮內監江國泰九百餘騎皆被給土人爲奴多自殺惟
岷王子十八人後流入暹羅六月延平王成功入瓜州復
鎮江秋七月進圍南京兵部尚書張煌言帥前軍先抵蕪

湖徽寧池太府州縣皆下成功以驕敗上游軍亦潰煌言
間脫走台州八月
大清尚可喜遣使招虎賁將軍王興於文村唐王聿鐭及興皆
死之中秋節緬酋受諸蠻朝遇黔國公天波行禮天波歸
哭而慟馬吉翔李國泰等飲王惟恭家爲梨園舞老妓泣
下曰此何時猶爲歌舞歡耶蒲纓家復縱博聲徹於內王
方臥病嘆息而已天波時獻欲爲王言倉卒入緬本失計
所恃一定國不得合緬意日惡恐禍發旦夕君臣不復相
見臣三百年蒙國恩死無恨王亦泣監御莫能仰視定國

在孟定承制粲加土司勳爵使赴雜元江知府那崙起兵
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龍贊陽等皆已
降
大清復結謀內應冬十月禮官請造庚子曆從之是月
大清兵北還以吳三桂留鎮雲南十一月三桂克元江總督那
崙死之
大清順治十七年庚子春正月王在豬硜晉王定國次於近郊
奉表迎王不克時馬吉翔李國泰相爲唇齒猾然泄泄但
害定國之至二人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王怒以皇帝

之璽擲地即椎碎人數銖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
末賢奸書王覽一日國泰悲而去之太常博士鄧居詔禮
部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又傳禮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
以東宮與璽李崇貴侍立不敢王并賜崇貴坐對曰雖在
亂亡不可廢禮王爲改容每講崇貴出外講畢復入秋七
月定國文選會兵攻緬迎王不得敗緬兵於瑞陽岳故漳
平伯周金湯聚兵雷廉海上結龍門鄧耀海陵李常榮等
圖復嶺西爲尚可喜所敗常榮降御史連城璧亦自陽春
降王與故將王懋德及李玉黄確鄭球皆敗死金湯被執

可喜水陸並進急攻龍門擢出搏戰大敗走交阯交阯殺
獲擢舟浮屍蔽海擢復走廣西入土司被縛嶺海由是無
用王年號者是年魯王自思明移金門
大清明安達理出浙海遂求出閩海
大清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王在赭硜罕昌王文選次於近
郊奉表迎王不克晉王定國戰於洞怕文選從之再敗緬
兵緬終不肯出王有欲殺吉翔國泰奉東宮奔者事覺被
害夏四月緬酋莽猛白代立秋七月十八日逼朝臣過河
飲呪水而盟以兵圍殺之死者宗臣松滋王勳臣沐天波

武臣馬吉翔王維恭魏豹蒲纓王啓隆馬雄飛王自京熊
勳陳謙劉相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宋宗宰劉廣
畏宋國柱丁調鼎文臣鄧士廉鄧居詔任國璽楊在鄔昌
琦裴廷謨楊生芳王祖望齊應巽潘璜郭璘張伯宗內監
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强益李崇貴沈猶龍周某盧某
曹某等四十有二人從官皆盡遂圍王宮王幾欲縊吉王
與其妃自殺宮人命婦不屈死者及百人緬人馳呼勿害
皇帝黔國公可禮送
大清皇帝處分越日王及侍御二十五人移入天波居秋八月

晉王定國復以十六舟攻緬不克冬十二月朔緬人請移
蹕王及太王后王后王子同行二鼓渡河
大清吳三桂執王入滇都白文選以木邦降始緬難作都督同
知鄧凱以傷足獨免生還述緬時事言十一月十八日王
召凱入宮諭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
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我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從
援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明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縊
於滇都并殺王子六月二十四日晉王定國死於猛臘李
嗣興劉震艾承業俱出降其年朱成功取臺灣明宗室多

依之張煌言遺書勸成功尊立魯王以存明祀成功有異
志託言以永曆紀年不更事二君煌言卒死杭州
論曰明室既亡桂王僑寄滇粵羈命發緬何其不振哉良
由祖宗純任法度主權過亢君臣道隔不修尊賢尚功之
意故其極也驕將擅命盜賊公行國勢日孤大臣夫職既
迫喪亂卒至於難焉嗚呼後之言治體者可以審焉

西南紀事卷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榦小勿校刊

永寧王

永寧王周宗封江西順治二年南都不守江西諸郡多北附大清金聲桓以重兵鎮南昌王傾家募兵起於湖東禮部侍郎王廷垣知州揭重熙舉人艾南英諸生楊師古與羅川王皆就之以是秋八月復建昌撫州知府鄢鼎實出走饒信撫建羣盜響應唐王立手書問王遣鄭彩出永定關因王兵恢取南昌彩頓不進大清兵環掠湖東王孤軍督戰親冒矢石是時大學士楊廷麟守贛州萬元吉扼吉安蘇觀生軍南安遥為聲援而湖州五指石帥謝志良願奉節制得兵六萬監軍翰林張家玉見王計事王執其手托以生死十一月聲桓使王得仁圍撫州家玉率趙珩李明忠等退大清兵於許灣遂解撫圍明日謝志良閼羅朱復敗之千金坡家玉奏上王功請倣漢光武以魯益東海故事或撫或贛優以大封詔俟南昌恢復即封親王順治三年正月鄭彩

逃入永定關家玉被圍新城力戰得脫湖東危迫大清兵遂抵永定家玉請南募兵惠潮大清兵急攻撫州王登陴死守三月吉安破湖西皆潰王命輔臣傅冠速出江西前軍方及建昌潰歸四月撫州破王死之

常湖

鄖西王名常湖楚人順治四年丁亥六月落魄入閩夜宿荒寺有虎同卧水北源古菴僧王祁奇其貌與俱入古田境上建陽數惡少從之時癸未進士滕州高簡知建寧府為政嚴刻郡人怨之鎮兵不滿千人方告大桶將激變而鄉紳陳某與簡隙避之古田遇常湖告以虛實許歸內應遂以王祁為左國師李文垣為右國師招亂兵得萬人七月五日常湖及竹溪王夜屯於東峯建寧守將曹總兵部將于應鶴等出城禦戰兵未及交伏起大潰陳某使其黨大言於衆曰知府貪酷民不聊生城中翕然皆結約圍府署大索軍人之在城者曹總兵知有變不敢入戰於城下三日被覆於水西遂開門迎常湖斬簡於市裂其屍通判唐通降即以通知府事下檄稱隆武三年初建寧城門鳴

大中寺金剛首無故自折及是人以爲驗八月鄖西兵入
松溪知縣張朝國不降斬之北入慶元聲言往浙江然其
兵烏合無紀律帥領皆科頭草履所至蜂屯求饟土民逃
匿松溪眞御史于金鉉使數人於北門外散髮大呼曰大
兵至矣各棄兵杖相蹂踐
大清帥馬得功李榮帥兵三萬自浦城抵松溪金鉉出迎
大清兵不入城竟趨建寧襲鄖西王不克屬縣皆復爲鄖西守
大清兵還屯浦城九月六日鄖西兵復將樂十八日復順昌是
月

大清兵復入松溪殺鄖西知縣戴應澂遺民眞熙時等皆死眞
金鉉自負翻城有功亦以唐王責僇於橋下十二月廿六
日馬得功夜發騎兵五千步一萬出梨頭且分二道進鄖
西兵不利亡前隊五百餘人
大清兵趨大溪尾斬首數千級戊子正月鄖西王在建寧復遣
曾明遠葉和陳士良等率衆數萬出甌寧政和夾走松溪
得功出兵馳之陣斬千餘人生獲九十餘人明遠等棄甲
通
大清師追至寨嶺乃還十九日

大清師自浦城道松溪趨建寧攻圍自二月至四月城中百計
拒守間出戰勝負相當
大清師掘黃華山龍脉置紅夷砲西門攻裂城垣梯尸而上百
姓知城破齊聲大呼曰休矣休矣因合府閉門自焚火三
日不滅屍氣聞數百里主事朱喬秀文公裔死之越二年庚
寅五月鄖西王故將毛明卿等復起與
大清兵戰於巖關明卿鄖西驍將也嘗以狼筅獨當
大清兵一隊戰必身先至是集潰衆擾浙閩界又有李希賢奉
桂王年號自稱將軍與范思鄖等焚掠甌浦建松境上思
鄖以仙姑占卜無不驗

大清兵潰於東源鄉民應之者數萬至甲午七月乃平

術桂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遼王後長楊郡王之次支太祖九世
孫也初授輔國將軍方面偉體美鬚工詩文習韜略和謙
接人崇禎十五年張獻忠陷荊州王從惠王及本府宗室
避湖中福王立從長楊王入朝晉鎮國將軍居之寧海明
年夏從長楊王至杭州聞南京已破復返台州長楊王率
宮眷入閩王留寧海欲變姓名避世會鄭遵謙起兵紹興

奉魯王監國王亦以一旅會江上時傳長楊王未知存沒遂封王爲長楊王唐王立于福州奉表稱賀仍封長楊聞其兄尙在已晉遼王乃辭爵欲以長楊之封讓兄之仲子進唐王不許改封寧靖王督方國安師知國安難與共事辭督師留居紹興及敗還奔寧海覓漁舟出石浦魯王亦繇海門來同至舟山鄭芝龍貳於唐王聞魯王至舟山遣鄭彩以舟師來迎王從魯王抵厦門芝龍已北去明年鄭彩奉魯王攻福州定國公鴻逵迎淮王於軍中請王爲監軍合忠孝伯朱成功兵圍泉州月餘不下退軍南灣聞桂

王卽位肇慶王自南灣入揭陽奉表賀命王居鴻逵軍中在所給祿次年桂王命兼督鴻逵成功二軍仍屯揭陽四年冬粵事又敗與鴻逵還厦門還居金門王初無子在紹興時納袁氏王氏及至金門元妃羅氏舉一女袁舉二子王一女當是時王已息慮不復言事矣成功大軍圍南京不克而

大清兵南入緬國亡諸王在海上者寄食鄭氏及成功取臺灣金厦勢蹙王遂先請東渡甫閱月厦門戰敗又二年成功死臺灣子錦嗣立有傳錦設桂王位俾王左侍立奏事位前王與諸臣參決之然錦父子實自帝制成功末年命宗漢中王卽位事殊無朱氏意王年亦向老子女俱殤乃就竹滬墾田自食錦不能修授餐禮且征其賦幾不免凍餒耿精忠之變錦舉兵畧據漳泉王意復動乘舟西來以觀其勢知不足有爲復旋臺灣後錦渡海抽軍王亦按田罷募益困戊午羅妃逝王杜門謝客壬戌夏大雩步禱始一出關

大清師近甫日獨憂常言臺灣有變我當以身殉癸亥夏澎湖破六月

大清師傳臺灣鄭氏戰敗王語宮眷曰吾死期已至若等可自便袁氏王氏及侍姬三咸曰王死則從死耳請予尺帛並冠笄被服先縊王庀酒舉觴侯仝殮明日五棺出葬於郡南前山校隸扶櫬至王視之曰未時也卽加翼善冠龍袍束玉佩印綬以寧靖王寶持付鄭克塽拜辭天地祖宗畢中人士無老幼皆入拜王答拜乃結帛於梁自縊舉手曰吾去矣遂絕衆扶下坐無變容與羅妃合葬竹滬不封不樹前數日自書曰自壬午流寇陷荆州攜家南下及丙戌避兵入閩遠潛外國今二十餘年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

事畢矣王故宅改天妃神祠無嗣續益王後宗位子儼鈔
爲後年七歲居杞縣

西南紀事卷二

西南紀事卷三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何騰蛟

何騰蛟字雲從浙江山陰人其先戍貴州黎平衛因籍黎平中天啓元年辛酉科舉人崇禎中知南陽縣禦流寇有方畧復從巡撫陳必謙擊賊於安皐斬首四百由是知名累遷武庫主事備兵淮徐平土賊程肖宇王道善張方造等衆數萬南兵部尚書史可法奇其才十六年十月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時湖廣新經張獻忠之亂甯南侯左良玉在武昌兵多無紀遠近患之大學士蔣德璟盛稱騰蛟威望爲左師憚服宜用之撫楚以可法遺部臣張伯鯨書爲證上初不聽吏部會推復以騰蛟上上思德璟言卒用之騰蛟自潯陽單舸之任諸鎮軍吏望風嚴戢福藩立進總督乙酉三月良玉聞李自成敗將出陝欲東避會王之明自燕來南都詐稱太子收下獄朝野洶洶胥奸相馬士英絕先帝後良玉乘是與巡按黃澍上疏以誅士英爲名移檄遠近舉兵三十萬內向騰蛟萬端開說不聽左兵大掠城中城中人數萬避難走胥劉左兵從之騰蛟手尺刀

坐堂皇飛矢雨集不動良玉使人紿曰吾欲見公一言公不行不彊遂挾登舟遽發至楊邏騰蛟罵曰吾封疆重臣豈相從作賊自投於江逆流數十里遇漁舟不死將卒稍稍來集家人完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左兵東下未十日闖賊十萬衆潰入楚掠漢武而東銜左兵尾

大清兵追闖者又數萬水陸踵至荊河至安慶數千里接陣格鬬紛拏散走四月良玉與黃得功戰大敗師潰蕪湖之荻港數日死子夢庚以全軍降於

大清軍前大清兵追賊急賊敗會大雨四十日百川漲溢所在

積尸成邱李自成引數騎馳入通城九宮山行視安營地村民方耕不知爲自成羣起舉鋤擊之立死擲屍於水後騎至傳呼萬歲民始驚竄騰蛟蒞其處五月

大清兵畧定漢武屬邑騰蛟自寗州間道走瀏陽向長沙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沈三日夜不死大黿負之登陸皆以爲神遠近爭附而騰蛟知時事不測先爲善後慮表知州章曠爲監軍道傅上瑞爲長沙道與督學道堵胤錫各練兵一萬至是皆會舊鎭馬進忠張先璧盧鼎等亦次第來歸長沙始立軍府乙酉唐王立騰蛟表聞自成敗死狀進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封定興侯督師開府長沙府錫贖分撫湖南北駐湘陰常德騰蛟言自成之死天誅非人力臣不敢冒上賞不許王在唐邸雅識南陽縣何令賢奏陳皆報可九月闖賊故將郝永忠王有才良玉標將王允成等皆來降得兵十餘萬李錦高一功等三十萬衆在松滋之草坪亦請降於胤錫荊南軍勢大振丙戌正月唐王次建寗騰蛟及贛州督師大學士楊廷麟皆遣使奉表迎乘輿手勅褒勞卒制於鄭芝龍不得出是年春騰蛟督郝永忠張先璧等攻岳州傅城大戰又戰於濂溪湘陰皆捷表加永

忠恢勦左將軍先璧右將軍江楚間民多結砦以應騰蛟喜冀大舉會福州破贛州亦不守兵不果出未幾

大清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尙可喜與固喇昂邦焦奈藍拜統滿漢軍南下度岳州兵勢甚銳騰蛟扼長沙遏其衝丁亥李成棟入梧州桂王至柞林遣使勞騰蛟且徵其兵騰蛟辭以方拒三王不得入衞桂王如全州初武岡參將劉承胤猛而麤常鑄鐵棍自隨號劉鐵棍崇禎福王間乘亂截男饟十五萬選募軍馬遂雄視湖南挂平蠻將軍印岳州之戰承胤一軍先走抑其賞以是怨騰蛟

王在全州王坤爲王畫計召承入衛封武岡伯進安國公承胤始見王猶持正逐坤遣援瞿式耜於桂林已而尋横杖御史毛壽登劉湘客如武岡援桂林者謀而還而是時騰蛟大軍在長沙湖南巡撫章曠督王有才王允成等兵二萬扼湘陰之新祥

大清兵相守一年不得進騰蛟又調廣西土鎮譚遇春率狼兵三千赴新祥至即挑戰夜襲大營追奔三十里

大清兵退入岳州夏六月狼兵入長沙與有才軍士市肉相競變作三王長驅破湘陰入長沙諸軍皆潰蕭英首以瀏陽

降傅上瑞王允成皆降盧鼎郝永忠逃入山中騰蛟退守衡州尚可喜東渡江攻燕子窩總兵陳士明降畧定長沙諸縣還與有德仲明會於湘潭同攻衡州遇春帥潰兵入桂林索餉尋歸郴州騰蛟檄守道龍文明計執遇春送桂林斬之承胤欲因騰蛟敗解其兵柄請召騰蛟入輔諸鎮皆怒張先璧引兵向武岡請誅承胤會騰蛟至諭解之先璧掠寶慶西屯沅州騰蛟見王面奏情形檄調馬進忠貴崇第劉體純張光翠王有才李赤心高必正牛萬才十餘營可五十萬會衡州承胤終忌騰蛟計遏其事演將趙應選胡一清言於騰蛟曰長沙失守非戰之罪乃自開門揖盜今各勳士馬如故望公出不啻雲霓若遲回不行恐動鎮解體騰蛟即日陛辭承胤復以兵邀之從行者僅五百人一清單騎突前斬關而出進駐百牙橋衡州已破諸營四面皆不相聞騰蛟退守永州章曠疽發背卒東安永忠再出桂陽遇可喜自長寧來棄軍走道州總兵張學禮被執八月六日有德仲明覘諸帥首尾橫斷督師孤懸不足慮遂合各固山兵西破寶慶陳友隆力戰守紫陽河夜柵內火延火藥局兵遂潰

大清兵抵武岡王奔古泥承胤降進薄沅靖先璧走游騎畧貴州界攻破黎平盡殺騰蛟之家還攻永州諸鎮皆散曹志建走鎮峽惟一清以死衛督師不去陳於城下力戰十餘日曰吾外援已絕內儲復匱死空城無益遂擁騰蛟決圍出比至全州永忠已集湖南潰兵入桂林城中沸恐騰蛟馳入與留守式耜部署自會城以北盡全州興安靈川駐永忠兵城東永寧義寧駐一清應選兵各給諸將分地乃定時王至柳州譚遇春子鳴珂叩閽言父寃從臣倉皇末詳其始末以不知對鳴珂怒帥諸苗攻龍文明大掠矢及

王舟王奔象州十一月王還桂林丁亥二月

大清兵破全州至興安永忠兵潰掠桂林而南王奔南寧騰蛟方按師永寧聞報急率一清應選兵入守城見留守式耜相持慟哭三月

大清兵薄桂林疑城中空虛直抵北門騰蛟督兵三面禦之大軍知有備遂渡甘棠去騰蛟列師榕江以保會城始黨川團兵殺滇營官頭北走既而歸復式耜持大體不更誅問及滇兵入境居人恐修怨挈妻子爭竄山谷騰蛟傳令不許一人隻騎下鄉均壁榕江軍民乃安是月馬進忠復常

德四月騰蛟收潰兵得二萬人復出桂林式耜遣焦璉從行

大清軍容甚盛以四部挑戰應選提五協兵為中軍一清帥突將持戟當前隊叱咤撼山岳大兵退追至嚴關

大清兵堅壁不退各將猛戰僵屍橫關自午及酉將士渴暑楞腹請令收兵一清單刀獨殺至興安之三里橋諸將尾其後無不以一當百直抵興安騰蛟報式耜曰初六日徹關大捷全陽馬到成功矣八日前至鳳凰坪

大清兵三路伏松林騰蛟麾兵四路接戰應選一清及王永祚吳興朝馬養麟等十餘將往來馳突望之如在電火爐煙中周金湯熊朝佐沿山東下橫擊破陣而出橫屍如山鬱橋水赤十六日攻全州

大清乘其師惰來襲大戰橋東西甫接

大清兵退一清追至北關乘勝衝入城城頭矢石如注乃收兵五月十日

大清軍益募鈀手二十水陸出戰銳甚應選與朝迎擊斬其一將黃侗賢裹創疾戰不退騰蛟揮兵渡河以棒棒其左右翼勍騎乃退鈀手無一還者十八日治雲梯應選一清親

修敵樓焦璉分督裨將相視發砲砲無不中者十九日用古排柵法逼西北門專攻東南滇營未至守排者兒戲

大清兵衝柵出各軍驚走騰蛟一馬在後不至於敗二十日立先登格千金浦纓請登不克更發五鎮兵出東安斷永州水運勝於石期站林三冊岑黃沙六塘絕其東南糧道俱報斬獲城中大懼二十六日應選督滇營夜攻北關焦璉襲南關浦纓攻西關平明

大清兵棄城退凡八戰五攻克復全州

大清兵還永州騰蛟上疏歸功式耜曰為陛下以信臣用臣者

式耜一人也式耜亦寄托騰蛟無北顧憂使彈壓勳鎮以圖中興騰蛟督師四年所轄將士土寄相雜諸大帥馬進忠等歷百戰不肯輕下郝永忠忠貞營又出盜賊雅性桀驁去止自任而騰蛟厨傳蕭然襪履敝垢幕臺身無僕媵務爲寬大優容平巳恕物是以秦楚强悍之士咸就羈絡感其至誠不忍離去應選行軍有紀璉多籌運一清敢戰永祚少練緩熟伍法全州戰勝五人之力尤多焉是月金聲桓自歸於江西

大清三王聞變引還武昌其明月李成棟舉廣東來歸江南所

在響應屯聚山谷以待命騰蛟喜表達行在請聲桓成棟戰江右恢復南京而身自湖南取荊襄行朝軍國一委式耜又請還蹕桂林以圖出楚皆報聞七月騰蛟在全州王命式耜來犒師八月三王撤師還燕騰蛟圍永州城中援絕食人十一月朔永州兵遁凡攻圍三月始復曹志建部將譚國棟等追至冷水灘斬總兵余世忠擒道官林國棟是月馬進忠襲大兵於麻河斬首七千級二十年來戰功第一騰蛟亦克衡州抵長沙始李赤心與進忠有舊怨三王下長沙湖北巡撫胤錫走永定衛進忠赤心皆潰遁及進忠既復常德紓城積粟收集流亡爲攻守計胤錫出就之又密召赤心等來進忠怒焚常德趨湘潭胤錫赤心亦至大鎮屯聚者以十數人情惶惑騰蛟奏言湖北千里一空進忠赤心勢不相下恐變生不測且以數十萬衆共食湖南新定之地兵譁民潰士崩瓦解將在目前欲令進忠等分路立功亟請聖斷處分以彰畫一時金堡掌兵垣與中樞議令騰蛟督進忠及諸鎮圍長沙胤錫率忠貞營援南昌然忠貞營已縱掠長沙大亂趙應選胡一清焦璉曹志建等皆以爲犂馬心不可測議棄衡州保老營騰蛟曰事急矣非吾親往不可之湘潭以大義責赤心速出衡州皆拔營去

大清師徐勇自長沙驟至勇故左良玉將耳騰蛟名册道使人請附胤錫恥功不已出移軍他徙賴朝佐周金湯未集騰蛟孤軍在湘潭戊子正月烏金王至湘潭進忠一清俱奔潰騰蛟曉起營壁皆空南向慟哭曰臣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成竟如是豈非天乎緋衣坐堂上不去烏金王延之上坐勸使降罵曰若不聞何騰蛟乎何惜一劍七日不食遇害且死謂寺僧曰取一粟河水飲我是水從衡來猶

吾君水也進忠前鋒將宣威伯楊某入城中求騰蛟凡七
往返戰死諸將爲之奪氣由是并棄全州贈騰蛟中湘王
謚忠烈時忠貞營援南昌者竟不進南掠永與郴州民人
奔訴曹志建志建遣兵圍堵胤錫于龍虎關而讓曰督師
如我中湘王何師統馭百萬絕不殘害百姓今盡捽封疆
香名萬載汝則臭名萬載也胤錫夜半逃出關入廣西自
騰蛟沒之明月李成棟金聲桓俱敗死又十有八月孔有
德入桂林瞿式耜死之又三年李定國克桂林至湖南訪
欲獻謂軍吏使中湘王在瞿留守何遽至此令長衡郴永

閒置祠歲時祀焉

論曰明末督師死事繫國存亡北有孫傳庭南有何騰蛟
功雖不就義烈著矣議者謂傳庭能斬貫人能立威信騰
蛟仁柔短於控馭余意不然崇禎朝聲教雖微號爲一統
奉辭杖鉞三軍之士承令股栗而騰蛟當江南離渙之後
人懷二心輒爲去就威克厥愛有時不濟此亦各遭其世
非獨騰蛟之不幸也金堡稱騰蛟布衣麻冠軍行擕二竹
笥晩而患目疏草公移俱出口屬家眷百口寄鄧爲友隆
所獻夫人嘗遣其子文瑞至粤王留之奪情拜都御史與
瞿式耜孫昌文同官於粤

堵胤錫

堵胤錫字仲緘江南宜興人父堵翁無子禱於三茅神夢
請牧牛兒爲子及產守之日牧子後自號牧遊生少落魄
嗜酒亡賴好大言嘗爲僞言書抵大守自薦邊才欲北詣
經畧熊廷弼大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
目笑之年三十餘舉孝廉崇禎丁丑成進士自以幼孤不
及事父母奏持服三年廬於墓墓上枯桐載華蛛絲成孝
字十四年知長沙府山賊藺相宇擾安化寧鄉戰敗官兵

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草上飛於是
中外稱知兵南都陞武昌兵巡副使改督學道乙酉春承
督師何騰蛟檄募兵萬人使楊國棟等領之武漢既失騰
蛟退保長沙以胤錫巡撫湖北駐常德先是李自成死其
養兒李錦等十八部號三十萬屯澧州界上遠近大震胤
錫偵知錦母高氏有智畧軍事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
二萬人爲諸軍最乃單騎走其營錦一功以戰騎數千來
迎稱詔賜高氏命服二人蟒玉及金銀器皆踴躍叩首謝
胤錫傳檄引卮論列教以臣忠子孝大義纚纚數千言明

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天人也汝曹不可負朝命田見秀
劉汝魁賀蘭李來亨等並繼謁受撫表聞關中封高氏英
淑夫人錦左軍侯賜名赤心一功右軍侯名必正餘皆侯
號忠貞營加胤錫總督侍郎賜劍印丙戌二月忠貞營攻
荊州旬有二日城且陷會大霧赤心等方蓐食忽救兵數
萬至飛矢如雨南軍大潰胤錫總令楊國棟張光翠分守
澧州㘭子河以通護忠貞營丁亥三月桂藩至武岡封胤
錫光化伯不拜夏
大清師下湖南馬進忠王有才等俱走胤錫亦入永保諸土司

中朱容藩聞武岡敗自稱監國招討副元帥建行臺於夔
州胤錫泝三峽西上責以大義容藩愧悔去號胤錫乃還
永定蜀中會師討容藩卒誅死戊子春金聲桓反江西大
軍自長衡還保武昌胤錫傳檄諸鎮俱出湖南四月馬進
忠下常德王有才下桃源澧州石門皆下忠貞營亦克荊
門宜城告捷五月進忠兵戰於牛皮灘又戰於麻河俱勝
大舉有日矣忠貞營故盜賊性不順約束且畏敵以荊州
殘破欲引而南胤錫撫勇往往好語羈縻之始自夔還約
以騎三千赴常德助戰竟不至進忠既下常德晉封公赤
心乃請取長岳自效進忠惡之十月忠貞營自荊分道南
渡高必正率輕騎數百突入常城進忠怒置酒為宴陰具
舟渡老羸東去以騎兵自環注矢被甲出城走焚常城
屋及瀕江舡必正亦怒請北還胤錫不能制進忠遂掠益
陽諸縣而東常德饑忠貞乏食胤錫乃以監軍毛壽登總
兵楊國棟守常德自將標兵二萬及忠貞營東攻長沙不
克引去會督師騰蛟於湘潭尋令胤錫率忠貞營援南昌
忠貞道掠逗留己丑正月始至攸縣南昌已破騰蛟亦自
湘潭被執羣議皆惡忠貞并咎胤錫胤錫遣堵正明尹其
聘以五千人守永興陸士毅守安仁龔龍守攸縣自率萬

人及胡一清之師守衡州三月戰於草橋兵敗走萊陽將
趨永興軍永興安仁攸三鎮先潰正明士毅及待詔潘哲
中書邵履正皆死之胤錫走郴州道遇
大清兵幾獲日午大霧夜螢火數萬從照之以故免晨夜兼行
達桂陽郡人曹志建以功封保昌伯有衆數萬屯桂陽地
險而完忠貞營過之大掠志建恚謂故胤錫招撫因其至
阻之龍虎關誅殺其將士廣西明經何圖復結寨楚粵界
上胤錫使赴難得間道至賀縣志建擊殺圖復六月胤錫

至肇慶拜大學士在直三月時忠貞營已入廣西抄掠藤鬱兵民厭苦秋加肩錫督師兵部尙書使調護忠貞出湖經畧湖南肩錫至梧州部下稍復來歸而期赤心等竟不至造其營詰之赤心初敗於郴戰馬鎧仗俱盡將卒披無意北出更欲肩錫代請高雷休兵肩錫不可湖部劉世俊劉國昌願出楚親至潯迎之他鎮遷延不至肩錫恚恨疾亟十一月廿六日舟泊潯江夜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謂左右曰吾荷國重任不獲免冑赴闕至甦命卧榻死誠餘恨豈若葬魚腹中洗此腸胃耶起欲自沈

於江從者力抱持之遂以是夜卒於舟子世珊先數月死軍前赤心等或死或降竟無成後五六年友人魯釗南求遺骸不得得題像以歸曰吁嗟牧子遭家不造誠身非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述臣問者哀之釗字桐聲亦狂士肩錫未第時與交如釗輩凡十人號十鈍或曰十遁亦號十癡甲申之變散去多不知所終惟釗存

論曰明世士大夫才之不稱其志者皆是矣未可以獨責肩錫竊怪闖獻二賊同屠明社洎乎末路遊魂惝怳卒復依命來歸然定國能自拔於汙濁而自成之部無有問者豈天種其才以揚亂孫則有餘賁廓猜則不足乎抑重臣有如宗澤其人出而紀綱之其悍桀固亦可用哉

西南紀事卷三

西南紀事卷四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瞿式耜

瞿式耜字起田蘇州常熟人景淳之孫也父汝說官部郎時嘗抗內監知名當世累遷參政式耜少有才譽萬曆丙辰成進士知永豐崇禎元年戊辰擢戶科給事中是時魏忠賢新敗其黨阮大鋮楊維垣等猶陰結朝士幾幸投閒以復東林之禍搢紳上章多用王安楊左崔魏爲對案請議搖惑流品雜進上雖精明未能盡鑒式耜意憤惋疏陳

六不平畧曰張差一案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詞涉唐突以致幽囚今追錄其忠贈卹葬祭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賜卹復官襲葬城外臣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聖躬委頓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崔文昇李可灼僾旨放歸彼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尙推敲啓事而可灼登訪冊與廢棄諸賢並列臣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楊漣左光斗防微杜漸以擁護先帝爲心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處分今漣幸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贈卹從優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之寀慎行同其沉抑乎臣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熊廷弼梟首西市傳示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汎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且有以化貞薦牘者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臣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羽翼先帝於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於泰山非與王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今動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一腔忠義蒙此惡名臣所謂不平者五也五虎輩雖罪未盡法贓未籍沒然旣顯暴於天下彼甘

作乾兒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龍逐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其他馬全田立極等或媚璫而反取憎或璫敗而猶彌縫乃死不僇屍生不磔脊何以爲大臣黨閹戒臣所謂不平者六也疏入報聞後坐其師錢謙益詞連下詔獄免歸終威宗時不見用福王卽位起原官唐王立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稱帝於桂林用楊國威等爲將舉兵欲東使人至梧州召式耜式耜密告總制丁魁楚思恩參將陳邦傅來援未至而梧州破令式耜易朝服朝爾以兵不可乃囚式耜逼廣東魁楚擊敗之還走

杜林圍之式耜授計國威旗鼓焦璉使國國威邦傅亦至遂克桂林獲亨嘉致福省廢爲庶人幽死乘國威及其給事中顏奕等於市唐王封魁楚平粵伯邦傅思恩伯進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桂王卽位進吏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首疏言草昧之初宜養聖德修紀綱愼號令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虛已聽會唐王聿鐭稱帝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督師出禦總督林佳鼎擊進遇東兵於海口東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縱火矢砲焚西舟西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俱陷佳鼎死李明忠僅以數

十騎免王奔梧州已知閣部師全再下肇慶王爲人仁柔少斷無雄視經畧之意動止循家人小節聞於知人初正位號南中兩粵湖南滇黔西蜀均隸版籍舊臣呂大器李永茂等先後繼至兵食粗足文武畧備而王及太后王氏皆畏苦軍國冀得無事小逸始議不欲監國強而後立猝聞風鶴追咎臣下式耜等深以爲憂太監王坤旣亂北政復自南都走閩奉使在粵王與語說之入掌司禮監由是內批四出羣小進用首斥諫官劉湘客等大器永茂皆告去式耜爭之不得李成棟入廣州殺唐王及蘇觀生行朝震恐式耜議扼峽口決戰坤固請西避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再至梧州肇慶遂破復發梧州趨府江於是百官奔散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晏日曙田芳等走博白獨式耜及方以智吳貞毓吳其靁程源馬吉翔等十餘人從行成棟進攻梧州巡撫曹燁出降二月王至桂林式耜肅殿陛敕守禦誕告楚蜀各鎭以朝廷所在爲賢才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袞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爲給事皆召用惟錫袞安之以滇蜀道阻未至進何騰蛟閣學督師倉卒布置

皆有體要兵氣再振行朝始尊未幾丁魁楚没於藤江遂陷平樂桂林震動王坤又議走武岡式耜見王泣曰臣不以桂林起事願與同存亡況東粵旣失所存惟此一隅棄之入楚自武岡何益我退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半年之內三四播遷軍民瓦解何以爲國不聽乃自請留守桂林駕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詔封焦璉富川伯隸式耜麾下同守會城加陳邦傅爲侯守昭平三月

大清兵圍桂林衝入文昌門焦璉自行在方至從數人控弦提

刃接戰郤敵

大清兵屯陽朔城外俱降式耜與璉危城孤守劉承允兵至式耜括庫藏夫人邵捐簪珥以犒終不肯出戰卒與焦璉兵鬪大掠而去五月桂林積雨城壞大兵四面而肉薄急攻焦璉負創督督往來馳救呼督師撫按分門守用西洋銃擊其騎卒尋出城大戰自辰抵午士皆致死明日復戰大兵引退會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等起兵攻廣州以救桂林於是成棟解而東遂復陽朔桂林被圍三月外抗大兵內防亂卒式耜一手指揮乃得底定焦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之故獨得璉死力論功進式耜太子太傅封臨桂伯表讓不許請告自劾言自二月十五至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患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守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俗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時王在位一年未有令聞王坤去後周鼎瀚馬吉翔更進用事行在大權一歸劉承允式耜憂國故以疾喻又請還蹕全陽不報七月焦璉復平樂陳邦傅復梧州式耜表賀粵西全定大駕早還桂林昭告興陵王心知式耜

忠制於承允不能行八月

大清孔有德入寶慶遂襲武岡承允迎降商邱伯侯性遣兵赴難王自古泥入柳州式耜疏言乘輿不可他移一步滇黔荒遠忠義心渙三百年土地僅留粵西一綫且山川險要兵馬糗糧俱有可恃惟陛下堅守無爲羣議搖惑以繫天下興復之望會永州郴州破潰兵入桂林者數萬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恆俱至式耜修甲兵營務趣促騰蛟再出全州集郝永忠焦璉等要言於神期以同憂國事皆嘆泣稟令其冬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俱敗沒式耜聞之爲位東向而哭十一月王還桂林式耜與起恆並相中外相慶順治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兵潰於興安馳至闕下大掠王欲西走式耜力爭謂督師警報未至營中夜驚無大恐衆意不能止式耜曰果不得已俟督師歸咫尺威嚴士氣百倍若以走爲策桂危柳益危來師今日可至桂明日亦可至南太反覆數百言起恆亦勸王宜鎮以安靜如出恐桂城遂難保事且不測俱不聽夜半王如南寧起恆從夜潰兵四掠職官無一得免式耜傷足被逼登舟過劉遠生丁時魁劉湘客於樟木港乃入民舍草檄分路四發暫駐

陽朔召集璉於平樂入援湖南將周金湯熊朝佐亦至儌倆討察之役先入城宜式耜令僉事邵之驊部署璉兵入情始定何騰蛟自永寧馳回集胡一清趙應選等數千人入守三月

大清兵至桂林式耜及騰蛟出禦退之加少師賜精忠貫日金章璉等皆進爵式耜念南寧樅鄉非駐驛所日爲迎駕計以

大清兵尙在興安與騰蛟且戰且守謀復全州以恢湖南式耜爲相持大體雖際喪亂動引古義如立治朝多所匡正廣

西巡撫魯可藻自署兩廣故例東撫稱制兼廣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命貽遠人笑予代疏請御遏不可周鼎瀚以閣部擅竊式耜疏正之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允入直式耜票擬獨不苛曰王沂公言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免陳邦傅據潯梧自稱世守不上供式耜疏駁之曰今日功晉五等尙未裂土且海宇瓷剳假粤西一隅爲郊鎩百官六師於是取給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之心哉式耜雖在外朝廷之事未嘗不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國勢所關本亂而求末治不可得也又念行在久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明得失因手書八箴於扇進之是年春金聲桓以南昌歸孔有德等退軍武昌夏騰蛟復全州李成棟亦以廣東來歸奉表迎乘輿江南響應式耜上疏言行在大政殿端議始不可不愼臣謂廣東軍功爵賞文武署置一歸成棟不宜更易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大駕遠東軍中將吏必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遙事機便異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指麾然後責其

盡意於東揣勢量情柔遠能邇道無過此王欲東式耜再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報舟閥夾貞毓勸王幸廣州式耜急使劉遠生入見阻之成棟自嶺還修行宮且邀獨遠生奉使至廣謂成棟曰今獨駐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乃止八月王至肇慶成棟陛見首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勞邊場請召還綸扉以資啟沃王遣官三四輩召式耜式耜念身在西省則東朝重且時事遽難逆覩安危之機在外不在內辭不赴時五嶺道通朝士幅至李

元胤袁彭年新自東來與劉湘客金堡等一見輒契則以
肅清綱紀培植善類相勵權幸多不便陳邦傅與成棟爭
寵未幾又召何吾騶黃士俊入閣祖用敝政更置羣諫行
朝爵然水火日深而式耜以度量包容公忠調護舊人新
附皆倚爲重成棟戰亦不利順治六年正月何騰蛟李成
棟金聲桓俱敗死王命式耜代騰蛟總督川湖滇廣軍馬
賜敕有曰得卿在桂朕無西顧湖南進止惟任便宜未幾
衡永皆破趙應選胡一清潰入廣西式耜請以兵科給事
中吳其靁監諸營軍再出屢疏勸王以歲月稍暇財力優

裕宜一心并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
後易致振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
凋零殆盡凡跰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
名之士人之精神歲月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驅
爲人用故人咸以桂林爲樂下七月式耜遣胡一清出屯
全州順治七年正月尚可喜入南雄韶州肇慶大震王欲
出奔式耜馳奏言粵東水多於山不利騎戰自成棟歸順
始有疆宇財賦繁盛十倍粵西騎士材官南北相雜中興
根本難得易失且韶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亦可堅守以

待勤王今遂棄之悔可及乎不聽如梧州可爾遂閒廣州
二月黨人獄起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下錦衣衛式
耜奏言俶擾之時宜保元氣勿濫刑詔獄追贓乃熹廟劉
魏忠賢竊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勅班四人罪狀
示式耜式耜封還勅書言法者天下之至公不可以讒語
橫加考案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不言恐失遠
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始改命三法司久乃論戍
秋孫可望襲據貴州十月孔有德破鎮峽曹志建潰式耜
遺起恆書曰今東驛危迫天下事大都不可爲吾與公身

爲重臣遭時板蕩不能拯救徒以一死塞責何面目以見
天下士起恆奉書而泣十一月二日廣州陷五日孔有德
入嚴關桂林城中大亂潰兵四掠式耜衣冠危坐署中時
張居正曾孫同敞爲兵部侍郎監一清軍於靈川聞變南
奔曰安可使留守獨殉社稷自江東泅水至直入式耜寓
曰事迫矣公將奈何曰今日是式耜死日但陷封疆負國
死悔恨耳同敞曰君恩師誼敞當共之詰旦城陷被執有
德諭使降式耜不應同敞大罵白梧擊兩臂折乘出共幽
一所

大清軍壯其義間餽酒食同敵縱飲和詩啖廻牆壁俱滿閏十一月十七日遇害桂人哀號溢道初金堡成清浪川兵止於桂林爲僧至是過僧義持書上有德請收葬式耜同敞略曰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人豈有遺憾於王郎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是也我太祖之下金陵

於元御史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與共植彝倫者耶山僧聞管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者哉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喪故里則仁義之聲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葬掩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然必滅其身猶籍其支體而後快於心耶書未上爽江楊藝衣衰絰持冥錢衣上號哭於市見文武將吏叩頭請收葬凡兩日見聞者爲泣下令備棺衾殮藝見義索堡書覩之曰傳世文也然吾已得請更上書恐生事若但同我殮兩公於義盡矣并瘞北門之圜王贈式耜粵國公謚文忠同敞江陵伯謚文烈桂林既破而陳邦傅叛以潯梧降尙可喜耿繼茂亦畧定高廉雷瓊兩廣俱破嚴起恆從王入南甯爲孫可望所殺又八年王入緬又二年吳三桂執王去害於雲南

距式耜之死年十三矣

論曰聞之長老唐桂之際相國死義者非一而虞山瞿公爲最以南都全盛文武在位畫江自守僅乃一年方馬百戰精旅望風降附視去其君如塵垢瞿公名爲留守身無見兵徒以忠義激厲二三羈縻強悍之士困守孤城飼絕援窮人無怨叛力竭而死公何憾哉張司馬刖山斷臂不屈無忝前人金堡稱其有過人之才氣良然

嚴起恆

嚴起恆字震生一字秋治浙江山陰人從父諠官京衛與

順天鄉試崇禎辛未成進士授刑部郎恤刑廣東多所平
反擢知廣州府餽遺卻絕有自粤西載孔石象如玉笋者
三以獻起恆列之堦前署其堂曰留石及遷靳黃監司石
留廣州由是清節大著壬午移上湖南道京師陷歸紹興
福王時移衡永守道南都破罷居南甯桂王即位肇慶知
起恆名擢太僕卿尋晉戶侍郎召赴行在改兵侍郎陞戶
部尚書再晉吏部尚書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八月王在武岡晉內閣大學士加太師十
一月王還桂林起恆與瞿式耜同輔政戊子二月
大清兵襲郝永忠於興安王幸南甯以起恆從李成棟反正又

從王至肇慶孫可望求封親王起恆持不可陳邦傅等竟
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可望以故深恨起恆庚寅二月何可
吾圍廣州王奔梧州黨人獄起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
客下錦衣衞拷問血肉狼籍中書舍人管嗣裘衡州舉人
王夫之謁起恆曰國勢如此而作如此事奈天下後世何
起恆曰吾亦寃之然無可如何也嗣裘曰誰秉國鈞而令
至是相公不可爲此言起恆瞿然索衣冠請對不得入率
諸臣伏沙灘求免刑式耜及勳鎭各疏申救堡等卒得不

死起恆亦罷相居平浪頭之王用李元胤請手敕召起恆
復入直其冬廣州桂林破王奔南甯起恆從辛卯二月孫
可望遣步將賀九儀以兵入衞詣起恆舟所白事陰挈舵
牙擊起恆入水左右莫敢救後三旬有青山漁人集網見
虎從水次負一冠服人上山譁然登岸相逐虎置其人去
冠服不敗面如生舉人杭思齊來視固起恆也銜聞於朝
葬青山陰賜鑑湖先生號立石可望逆形旣著王追思起
恆賜謚忠靖死時年五十二後十四年子文駉走葬所求
三日夜不得徬徨哀慟有老父引至識之忽失其人遂改

葬桂林文駉奉母居廣西

論曰起恆雖罕濟變才然居官清事主忠遭際末造行已
持論確守其素使武夫悍將見而心下要亦不易論者記
兩粤存亡以瞿嚴並稱又言其儀表魁梧想見隆萬盛世
相臣之度遺時不造先後致志悲哉

西南紀事卷四

西南紀事卷五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陳子壯

陳子壯字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已未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天啓中父熙昌爲給事中論魏忠賢杖戍子壯亦以典浙江鄉試試錄語誹謗坐黜崇禎初官禮部侍郎糾唐王不法事又議宗室不宜授官下獄戍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春福王起子壯禮部尚書忤馬士英歸五月南都敗桂恭王寓梧州子壯議以王神宗子光宗弟宜

嗣大統總制丁魁楚巡撫瞿式耜等皆是之唐王立乃已王數求舊德徵子壯入閩子壯以閩事制在鄭芝龍辭不赴而香山何吾騶應召復相丙戌秋王奔汀至上杭之白進

大清兵追及吾騶走王倉皇馳不知所終吾騶竟歸香山是時僉都御史張家玉將粤兵數萬將出江西聞上杭敗潰歸東莞桂王由榔監國肇慶聞子壯先王時議即家拜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聿鐭至廣州未果行

張家玉

張家玉號芷園廣東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庶吉士李自成陷京師家玉罵賊被縛賊愛其美秀而辨釋之家玉爲文襃賊乘間南走馬士英方與東林搆難以家玉爲周鳳翔門人羅織削籍居錢塘與同邑副使蘇觀生等護唐王入閩唐王立爲侍講見政决鄭氏請出效死行間命兼兵科給事中監永勝伯鄭彩軍先驅抵廣信解撫州圍觀生視師南安丙戌正月

大清兵圍家玉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尋與彩議不合請回粤召募兵方集閩敗報至遂潰冬十月贛州破觀生

棄南安還保廣州陳邦彥諫不聽

大清將李成棟畧定漳泉將窺惠潮兩粤大震

陳邦彥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崇禎十七年聞都城陷慟哭走南京上中興政要書萬七千言不報唐王入閩得其草於蘇觀生曰奇才也召爲監紀推官詔至而邦彥舉於鄉改職方主事監狼粤兵駐南安數爲觀生圖計不能用及唐王事敗觀生欲度嶺議所立邦彥曰國自有主非閩下

所急今
大清軍全力在閩宜注意東備疾走惠潮因漳泉未潰以控扼
之猶可及也若以擁立爲功勳淹時月待敵度關而行此
土崩之勢雖與守矣邦彥請留一軍爲閣下固鎖北門效
死以之南安士民遮道請邦彥共守不許遂全眾入廣州
時丁魁楚已奉桂王監國觀生故與魁楚隙不悍邦彥引
義力爭乃遣邦彥奉表勸進且迎駕已行而唐王聿鏄至
觀生意變邦彥至梧聞聿鏄立頓足曰是尋蹤譚尙亡不
日矣告魁楚及都督侯性請王速詣肇慶早正大位爲人

心摧邦彥兵科給事中賚敕還諭觀生觀生頗不安欲約
和會西撫林佳鼎與廣州總兵林察戰沒觀生意又變邦
彥乃變姓名逃入高明山中十二月李成棟破廣州聿鏄
及觀生自殺遺臣子壯等亡匿山谷北撫佟養甲使人召
家玉不至土人余龍聚眾二萬屯甘竹灘潰軍亡將多往
依焉丁亥春成棟略定廣東諸郡王棄肇慶西奔魁楚敗
死遂破肇慶梧州平樂圍桂林瞿式耜焦璉悉力守禦幾
陷者再邦彥出自山中晝夜泣念禁旅單弱而湖南疎遠
猝不得入援獨乘其未定得奇兵徑襲廣州此孫臏所以

救趙也會東莞焦麗到潛一鄉結保害大軍數百人其渠
何不凡莫子元迎家玉入居東莞邦彥單舸赴甘竹灘說
余龍乘虛攻會城龍帥舟數百道海過大舟百餘舶於東
莞焚之遂薄廣州城中民夜掠食且盡養甲遣騎急報成
棟揚言便道徑取甘竹龍懼引退成棟解圍東桂林得完
於是邦彥起兵高明三月成棟陷東莞家玉斂軍到潛到
潛陷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
斷支體殺舉人韓如璜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鄉兵
奉家玉進克新安邦彥遺家玉書曰成不成天也但得牽

制北騎數月無西則潯梧之間可完葺是我不收功於東
收功於西也成棟自是不能復西家玉使張元瑩奏事桂
王加兵部尙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而邦彥遣門
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成棟至順德龍敗應房被執赴
水死四月龍再戰死黃連江邦彥棄高明收敗卒別狥江
門下之勢復振養甲得降人知前攻會城謀出邦彥患之
使數十騎掩其家龍山獲妾何氏子和尹虞尹爲書招邦
彥不答判其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
也養甲猶厚待之會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

遂殺邦彥家屬璜等亦死

大清兵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入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攻東莞不利退保西鄉成棟攻圍數日家玉走西鄉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等三千人攻龍門入居之進克博羅及連平長寧攻惠州不克克歸善還屯博羅

大將兵來攻退走龍門家玉爲人有奇氣少好劍術多結山澤之豪顧盼自喜以故蹶而復起所至翕然時粵東起兵殉節甲於他省以家玉邦彥子壯稱首自耕夫女子至於軍

伍盜賊無不識三人名字邦彥沈練家玉英果其人皆出子壯上子壯老臣秉直道不苟立議論爲去就朝野瞻望於家玉邦彥父行兩人倚爲重家玉在龍門分兵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所在鄉兵特起故虎賁將軍王興屯新會之文村高涼崔艮楨潮陽賴其肖等先後聚衆攻克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邦彥來會是時成棟方東擊家玉會城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曄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召子壯定約子壯攻西南邦彥攻東北以七月七日城中三鼓俱發子壯意喜謂廣城且唾手得遂先二日薄城家人盛服至城下張檄被執可觀方與景曄計事聞子壯攻城驚曰死也奈何必泄矣語畢捕去養甲使引餘人可觀怒曰今日丈夫斫頭耳終不緩一死殺天下英雄也並遇害花山人皆死子壯駐五羊驛邦彥後至曰公無再誤今成棟必還救我伏禺珠葦間火之公大艦嚴陣待其西成棟敗城必下矣計定成棟過禺珠洲勢甚盛邦彥火舟少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平明迫子壯軍子壯軍不知邦彥至望帆檣蔽空上以爲皆北舟陣動子壯倉卒傳令不

及後軍拔船先走成棟因擊之遂大敗子壯退保九江邦彥乃收兵攻城城中揭可觀景曄首邦彥哭祭之知事不濟退破三水會總兵霍師連於胥江前御史麥而炫復高明以迎子壯湖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璧亦攻下新會新甯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知縣何甲迎邦彥邦彥以清遠廣州咽喉引兵赴之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九月成棟水陸二萬爭清遠會北風起師連以火舟出柵大戰成棟敗走悉舟追之風忽反成棟還戰師連舟迫柵不得入遂潰師連死精銳盡喪成棟進攻城邦彥營燦與大學士

朱學熙嬰城守十日不拔乃穴城及城買以火器戰酣城崩十餘丈誉燦死城陷學熙自縊邦彥猶率數十人巷戰自辰及午肩受三刃走學熙園亭題詩於壁赴池水卒出致廣州使作書招子壯邦彥曰陳督師誓扶弱主比之邦彥未敗時有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邦彥有死不能爲此也養甲使醫視創膳夫進食並笑卻之九月二十八日磔於市年四十五臨命歌曰天造兮多艱臣也江之滸書生誤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崖山多忠魂後先照千古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驚怖數日死始邦

彥在三水欲練兵足餉大舉倉卒赴清遠布號未定又大風忽反天敗霍師連故速卽於難子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十月成棟馬步萬餘至增城家玉緣溪設險分兵爲三以自救成棟令杜永和閻可義分攻之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或請潰圍去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勢已去烏用徘徊不決坐待執縛以頸血濺敵乎哉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死年三十三先後從家玉死者師林洊從弟有光有恒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如遠等數十人父兆龍弟家珍

爲人藏匿得免於是成棟專圖子壯十一月用四姓溢劑昌等爲導破高明殺前知縣李實並執子壯及麥而炫送廣州養甲厚享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卽威不立以犯旗示之遂衣以赭舁遊城子壯被數十刃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而炫從死是日養甲召何吾騶王士俊李覺斯黃應華諸降紳聚觀舉酒屬曰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已改容詫曰眞忠臣眞忠臣子壯男上圖被獲家僮伯魁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贈子壯番禺侯謚文忠家玉增城侯謚文烈邦彥兵侍郞謚忠愍以家玉之封封兆

龍家珍上圖恭尹皆贈錦衣官是年六月成棟以廣東歸吾騶士俊復貪祿入內閣每朝會言及子壯未嘗不嘖嘆曰眞忠臣眞忠臣

論曰董先生瑒與恭尹交詢邦彥遺事言於書無不讀歲授經入以遺昆弟友戚之貧者動止稟庭訓縣令以百金聘典家塾父弗命往弗往也及得馮氏隨筆云邦彥囚子壯門人信哉其家庭師友所受不苟然乎家玉神明英暢北都陷賊審權達節已名蓋天下使聲桓輩而揚厲存成棟歸而子壯家玉邦彥猶在事詎可量哉數人者殺身成

仁然國之元氣於斯盡矣

王興

王興廣東恩平人字電煇故虎賁將軍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春李成棟畧定廣東進逼桂林陳邦彥張家玉等各起兵攻復廣屬州縣興亦起兵新會新會有地曰文村在萬山中大海之濱接於新寧開平恩平陽江陽春連廣肇二郡六邑興以成棟兵盛未可輒克乃入居文村唐王弟聿𨰻暨宗室皆往依興興奉之甚恭謹成棟來歸桂王至肇慶遣大理卿連城璧賫詔勞興將移其兵度嶺不果庚寅冬尚可喜入廣州十郡皆附獨文村不下累攻不能克遺臣亡將懷慕興義來附者益衆地旣阻險用桂王正朔服色以死自誓不臣於

大清乙未七月可喜大會水陸兵攻興入其境曲屈鳥道刺竹叢立多陂塘騎不得馳短兵接戰數步一折皆失所長

大清將盛登科等二十餘人戰死可喜乃斷要道直塹溝明年八月文村食盡可喜惜興才復招興是時義烏金光爲平南掾有俠氣可喜非光言不從而故相王應華雅善光嘗爲小盜所得獻虎賁營興客遇之令應華作書曰必得金公絢字光手書來者歸款從之乃遣使賫敕印及子五人謁可喜可喜厚賫使人偕其使還報興終不出見是日宴其吏士諭以釋甲無貽害生靈夜分具衣冠挈家自焚聿𨰻亦吞片腦卒興又有幼子五人可喜並善待之是歲桂王入緬興以全滇俱破行在無主決意罷兵卒以身殉

西南紀事卷五

西南紀事卷六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李乾德　楊展

李乾德字雨然四川南充人崇禎四年辛未進士歷官湖南巡撫禦張獻忠於長沙敗之後力不支退屯貴州之婺川以圖興復會袁韜武大定自順慶敗而南乾德承制撫之初獻忠部賊袁韜有罪當斬率數百人亡命聚衆日盛號姚黃十三家所過焚殺督師王應熊授以副將使守順慶小紅狼別部武大定先降於總督孫傳庭傳庭死保南山戰敗走興安踰廣元與袁韜合衆數萬人謀突秦而西

大清兵擊敗之喪失婦女輜重畧盡收餘衆萬餘棄順慶而東過涪入山由武彭以趨婺川歸於乾德初曾英戰沒守涪者為英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余大海聞袁韜出順慶南下占春等避之東走夔州會朱容藩自雖慶入蜀取道施州衛溯江西上說占春大海將其衆復回時

大清兵追袁韜等陸行新鎮盧光祖以舟師泊湖灘所將皆曾英舊卒不意占春等猝至戰不利

大清兵以全蜀殘破亦北還順慶占春乘勝復至涪結營忠州之平西壩號萬姓營大海屯花陵河乾德既得袁韜武大定兵亦獎率之返闕入佛圖關據重慶韜自恃兵強欲踞諸軍上占春宿將恥為之下謀夜襲韜軍取乾德去乾德素善占驗夜觀星象與韜言宜有急兵是夜占春至有備不能克乾德已徙他舟獲其家口且復還之乾德雖書生負宿望故諸鎮爭得之以為重已進爵至太師咸稱李太師云武岡之變或傳王被執朱容藩在夔自以宗室冒稱楚世子監國招討副元帥諸將皆賀乾德故不平未幾故相呂大器自黔來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僭竊不宜

輒受爵號占春遂不復事容藩於是乾德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困乃北依三譚以兵攻石柱司占春救之容藩敗走為追者所殺大器徧歷諸營太息謂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王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其尚可為乎回黔至獨山州發背卒乾德及袁韜等既與占春搆隙且重慶乏食乃使人說楊展與合兵

楊展字□□四川嘉定州人崇禎七年甲戌武進士官廣元守備從巡撫龍文光入成都補川鎮中軍張獻忠破成都展被執迸脫其縛入江泗水而下至嘉定會英等兵起

展亦乘間入犍爲殺僞令進攻州城州人開門納之展遂據嘉定獻忠死其黨散走蜀地俱殘破歲復饑

大清兵北還嘉定近省而險展善於撫衆遺民餘寇相率歸展獻忠將去成都聲金玉沈諸江展使壯士乘巨筏探求之數月獲大鏹鉅萬計民間饑饉厲疫相仍斗米至三十金沿道餓死或父子相烹食展乃遣使百餘輩赴黔楚告糴萄後入米數十百萬石自鄉先生以下及弟子員具贍資朝夕與處農人給牛種口米擇田而耕願從軍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食貧無告者廪之於是巴蜀子遺賴以

全活甚衆是年秋大穫展遂雄視全川川人走四方者述展慈愛莫不流涕順治五年戊子封爲華陽伯晉錦江侯以旌展功乾德使至展意已與乾德俱蜀人又有袁武之助大喜約爲兄弟居之犍爲供億相望於道久之展復與占春通問袁武請丐無已展不能悉應遂有隙乾德屢諷展經營川北展不能聽乾德亦薄展終不可與有爲而謂袁武驍勇才氣足資謀欲殺展而并其衆適袁韜生辰展具舟親以牛酒貨幣致祝并犒其師韜治酒高會展以甲士五百人長刀自衛入夜犒從者酒五百人皆醉即座上擒展囚之別室尋殺之因發兵圍嘉定諸將奉展妻及子景新誓死以守久之城中飢人漸有異志王祥曹勛李占春等援嘉定者皆敗去於是內應者以城降夫人自縊景新北走展士馬財賦盡歸於韜大定衆論俱不直乾德宜賓樊二衛貽書誚讓之詔切責乾德問展死狀諸鎮上書請會師致討會粵東湖南喪師而止庚寅孫可望據黔將圖蜀乃爲展訟冤辟乾德及袁韜等罪遣王自奇將兵三萬由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踰大小衆嶺過大渡河出黎州取曹勛以襲其後韜等不知方

悉力拒自奇川南月餘文秀出黎雅趨嘉定韜等撤師還救六戰六勝自奇自後掩之遂大敗韜遁大定就執乾德全家自沈於水死之可望以白文選鎮重慶守四川

論曰士不講學教本而競談縱橫功名鮮不敗天下事者蜀遭寇難生民以來所未聞而得楊展爲之安全咻噢豈惟展賢蓋亦有天意焉李乾德虐民而背天是以負展名裹末路功卒不就死有餘恨縱橫之害於茲可鑒矣

王祥　皮熊

王祥四川綦江人崇禎末爲九圍子隘官衆號勇悍張獻

忠陷四川惟遵義未附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承制即
遵義置幕府以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鱗長王芝
瑞等傳檄縞素討賊邑紳刁化神以鬼術募兵甚夥應熊
使涪將曾英襲取之遂收復重慶祥亦出師綦江與相犄
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順治三年丙戌十一
月望
大清兵入西充斬獻忠孫可望等南奔過重慶擊英殺之是月
抵綦江明年正月由遵義入貴州祥等走永甯山中
大清兵畧定蜀地巡撫乾於內江被難芝瑞鱗長皆從間道歸

應熊薨於畢節衛祥於永甯赤水間招集潰兵及賊之敗
散者聚至數萬人復入據遵義撫諭屬邑及綦江內川皆
下遵義地饒而阻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雄於
諸鎮朝廷用御史錢邦芑言封祥爲平寇伯平寇故曾英
封號祥得之一時以爲榮而英舊將李占春等弗服也會
袁韜與占春爭長相攻祥惡占春之强思與韜合誘占春
計事伏甲執之占春黨守者逸歸由是諸鎮疑貳日尋私
鬭未幾祥又舉兵攻皮熊於貴州
皮熊本名羅聯芳字□□江西□□人爲貴州偏裨

范鑛薦授總兵孫可望入貴州破熊兵烏江熊走平溪可
望旣南趨滇熊再入平越收兵復黔破土賊藍二等封定
番伯遵義饋王祥告糴於黔熊以爲詗己虛實不聽糴部
下掠奪祥資祥怒攻熊圍黔省三日敗而還熊陳祥越境
見侵之罪請會諸鎮進討大小十餘戰不能克各引去惟
黔兵連戰深入相持月餘乏食熊子文英爲兵主不能攜
須臾敗退走祥悉銳乘之黔兵大潰爭渡溺烏江死者三
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有詔和解盟於烏江而罷兵於是
思南銅仁湄潭各郡邑皆歸於祥時孫可望已畧據全滇

誘致黔國公沐天波土司皆畏逼受約束兵衆日盛將窺
西鄙忠行朝憂之蜀縉紳程源樂應奇辜延泰等先後赴
肇慶言祥雄武可大用乃封祥忠國公熊匡國公並建黔
播重鎮以防雲南順治六年己丑冬可望自雲南出犯貴
州熊不能禦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熊釋不殺因使
盟祥祥狐疑未聽可望怒使文選將二千人赴永甯守將
侯天錫迎降給報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戒期夾擊
矣祥懼召諸將謀驍將李定進曰二三年操刀同室雖捷
亦耻今拒賊望勝則直規西南不幸而敗不失義鬼仁公

何復疑乎祥終猶豫自計由眞安州入隆武彭水間險隘可守引李于爲唇齒無虞乃褒其文繡珠玉金寶使牙將以竹夾三千頁之先行賓佑諫曰公如此衆動彭水可得至平董卓公孫瓚眞何代無賢衆心盡解多送款可望可望疾發兵掩之祥夜走牙將已先剽其貲去且失妻子從者纔百餘騎祥大哭追至馬蹶不能行率死上短刀突戰殺百十餘人創重自刎死明年可望將盧名臣下涪州李占春戰敗野猪寺口及余大海俱順流下楚降於

大清皮熊居黔中亦不復仕熊壻張默爲水西宣慰安坤師康熙元年壬寅有常金印者自稱開平王後在霑益州被獲詞連坤平西王吳三桂奏請討水西駐師二年執坤并及熊翁壻熊年已八十餘抗節大駡遂自絕食飲四十日而死一時哀之

論曰宋之爲兩川者前有吳璘後有余玠至劉整以瀘州降元遂順流下襄陽江淮俱不可守矣地無險得人而固豈不爲明驗乎桂王之時荆揚雖去蜀黔上游固自在也而謀國者曾不以爲虞置將如王祥皮熊一戰而敗宜也雖然熊之志存故國久而不怠經險乃見駑駘棧豆於祥

有之身死爲笑曷足惜乎

西南紀事卷六

西南紀事卷七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金堡

金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任氣敢言學古有識崇禎十三年庚辰成進士知臨清州甫五月落職順治二年乙酉夏師下杭州餘杭人姚志卓起兵復縣城殺新令堡往依之志卓敗走富陽堡渡江依鄭遵謙是年唐王立爲王猶稱監國除堡職方郎中不拜間關走福州上書略曰臣伏讀殿下出師之詔叩頭流血謂殿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

京逮瞻企逾時犂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即砥礪者亦懈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徽州告陷若兵從淳安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既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而決耳曰殿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可以保浙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請命定邊侯鄭鴻逵精兵疾走徽州即恢畱國而杭州之事一委之靖邊侯方國安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姚志卓勇而知義有衆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鎰殺妻子而興師力戰三捷威名頓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守紹興之外獨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之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即杭州守兵直游魂耳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呼而應亦足聯橫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殿下躬擐甲胄祗謁孝陵此自日夕

斷新義不旋踵而尅期屢改計臣所以愛殿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餉未充不敢以君爲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强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足恃藉令殿下不階尺土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今殿下親高帝之孫身託天南時危勢迫方當自以爲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何地非餉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失大信於天下豈有空言能絡足以感動人心者臣恐敵國有以窺殿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

王召對嘉其才氣且大用堡見閩事不可爲自請會師錢江經略三吳以禮科給事中兼職方員外郎出監鄭遵謙軍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堡至錢塘江遵謙拜詔將遣子懋繩迎駕越中文武大譁以堡故不受魯王官而從閩復至動搖人心且黃澍已北降

大清復疏閩中願挈上江歸朝并合何騰蛟通劉洪起規取中原冀前歷堡信之固謂可用以故羣議不服陳函輝密啓魯王請殺堡堡上啓以爲更始稱尊劉縯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縯豈甘以賢讓不

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唐王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唐王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厄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釁坐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鬩牆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喙以奉一尊與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唐王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唐王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

旨下法司究問堡弃黃鳴俊於衢州還至行在請終制不許夏浙東陷七月

大清兵度仙霞入閩大震堡以三策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大戒文武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鋭克擣荆襄傳檄蕩豫中原豪傑必有嚮應閩之者以爲殿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蹕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後勁於南雄萬元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撫慰遺亡并力一戰勝不虛生敗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經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爲無策矣上不能用堡屢疏

語侵鄭芝龍芝龍欲殺堡錢櫻密奏上請聽堡終制以安全之堡遂去及閩敗卒如堡言是歲堡避地湖南遺督師大學士何騰蛟書言中朝舉動無以大服人心小則有河北方命之憂大則有許下擅權之釁卽使光復二京亦非國家之福騰蛟深以爲然丁亥十一月以瞿式耜薦達肇慶行在上疏陳八事一曰朝政不宜獨事也臣謹按祖宗設官雖閣臣不攝部務文安侯馬吉翔護殿下於險阻之中積有功勤賞以通侯誰曰不可前者閣銜之加吉翔陳誼力辭可謂有體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得無避名而居

實乎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無事則理京師戎務其不侵文臣之官者制之也其并不掌衛臣之事者尊之也吉翔督理京營掌錦衣衛則已自藝矣復參與機務是內閣也與會推大僚是六部都察院也章奏進止悉在其門是通政司六科也誥敕經其看詳酌定是翰林院也出入內庭口傳天語是司禮監也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百年無此法三百年亦未嘗有此人權震世者主危威震主者身危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一曰勳封不宜無等也思恩侯陳邦傅擴反正之伐遂晉上公已爲江粵諸勳所笑一旦世守專恣妄行臣察潯州奉旨則居守耳以居守之旨行世守之敕可乎有此敕是交通干亂政之禁無此敕是矯詔犯不道之誅且朝廷須賞自有常經功不一人漸何可長使封疆可以割裂則天子將爲寄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曰罪鎮不宜久縱也鬪賊郝永忠本我寇仇暫歸羈索未嘗遇敵一戰而震驚乘輿戕賊內地頃且殘靖州逐勳鎮矣陳友龍反正之後有力恢寶武之功永忠徧布流言謂勳輔騰蛟令其報仇欲以離義士之心敗督師之望永忠降敵不可事主無能勢且白頭作賊而赦

旨溫濡如春驕子使得借朝廷之刃殺朝廷之人跋扈神飛忠貞解體殿下下一詔削其官聲其罪使天下知其爲國法所不赦卽幸逃斧鉞亦必有斬木揭竿爲萬姓雪憤者永忠特獻忠之續耳殿下何憚而不爲也一曰中旨不宜頻傳也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駁改再三竟傳中旨者果出自殿下之意乎祖宗朝軍國萬幾上每日御文華或在煖閣召諸大臣而決可否卽廟算確有成而票旨仍歸閣下所防在旁之奸絕神叢之借也今外廷之臣脂韋多而骨鯁少大之不能引燭焚詔小之不能叩閣力爭如果出殿下之意何不以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而重大機宜令輔臣上前公擬取自聖裁務求至當殿下旣有憂勤之實且得以長料事之智益知人之明奈何使天下之人一疑其斜封墨敕一疑其口敕處分也夫用人而傳中旨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行政而傳中旨雖良法亦等於出之私意也一曰貪黷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納饑得官殃民蠹政殿下旣不能禁之於外矣亦宜謹之於內乃一朱議洸也明旨業云撫按交參贓私狼籍而聽其輸饋令都察院嚴追進解未幾命以監司推用矣未幾

復補平樂知府矣使議流而賢者則無贓可追議流而不
肯僅有罪可贖論語曰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遂賞其
竊矣然則輸餉有異於分贓乎都察院非追贓之官平樂
府非償贓之地是一舉而三失也朝廷不以正率安能申
飭羣工卽日下哀痛之詔何益於民生吏治耶一曰調停
之術不宜自言路開也言官者是非可否所從出也天子
曰是言官曰非大臣曰可言官曰否言官固未嘗無功罪
也潘世琦之與呂爾璵一旨而得兩非吳其靈之與謝昌
三疏而未嘗存一是斷示以不明不白之狀而隱示以一

輕一重之權則陰陽消息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使
言路可以調停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此固巧於立
仗馬寒蟬之榜樣者臣不願爲殿下聽之一曰義兵不宜
概行摧折也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然在朝
廷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初以察覈謹其後耳泰皇四海
既一且以銷兵生草莽之心今戰爭未已每見歸農之令
將無早計乎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破家起義全髮隱山
八字見之欲嘔以臣虛公之論行已各經權彼此不容偏
廢凡爲國家矢報智以濟忠者上也愚以成忠者次也其

中破家起義亦有用之才全髮隱山不過無用之士然揆
之名教未爲得罪亦何至於欲嘔哉夫出於一己者關天
理之存亡傳之四海者卽人心之嚮背不可不愼也一曰
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聲教既風文告爲先荊棘少通使
命特重或以一人規一路或以一路規四方朝望既輕首
尾皆斷今賀販之夫苟且得官阜華載道頭罔恭慰山陵
令江右賚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附便前往此何等大
事乎南都自有親臣大臣如不可往復安用此謂殿下輕
天下可也倘謂殿下輕祖宗可乎周鼎綸以小人之尤不

容於朝沽爲晝錦之計而明旨令以原銜頒勅辱朝廷而
羞當世之士夫四方以二祖列宗之歌思未嘗敢有輕殿
下者奈何用匪類以自輕也疏入陳邦傅馬吉翔諸用事
者皆大愠李成棟使人讀堡疏驚曰朝廷尙有如此人乎
卽日以原官掌兵科堡直聲震南中既受命復上疏臣竊
惟天下之勢起於西北而迄於東南今乘輿越在端水尾
不可以起脊雖運會日新譬之散錢未見能貫夫耳目不
限一隅而精神周於六合使英雄競起咸仰天子明見萬
里之威然後可以大一統殿下不以臣不肖俾承乏兵垣

其鄭蟄固與中樞相表裏則在兵言兵不敢以跋扈自賢也古之有天下者横戈躍馬以爭中原則八閩兩粵無暇顧盼乃者魯蹕所在即八閩得爲兩粵之重輕勳臣李成棟以全力下虔期會章門而偏師駐於潮惠則欲使海波不驚亦宜有將伯之助臣昔事思文皇帝矣鄭芝龍欲以私憾殺臣而臣獨知其子賜姓成功樸忠勇敢氣志過人頃閩血戰三年不視芝龍一字蓋匪躬之忠幹蠱之孝未有如是兼至者也臣察閩中兵非寡弱特以兵不一將將不一心彼此相顧無由獨發殿下何不下特詔一以其事

責之成功使得合將士之渙離戢宗藩之覬覦陞以通入浙之關水以斷窺粵之路即自溫臺以抵登萊悉有奇兵並擣之用此當議者一也三吳爲財賦奥區賢士大夫之所絫倡義之烈及今未散殿下慎選大臣勳德才望足以服人心而操大柄者命之督師南京未復則可以宣布威靈奮揚旗鼓已復則可以肅清宮禁祇謁園陵經理征輸疏通師旅然後開府維揚合山東而恢河北此當議者二也湖南諸勳曹志建趙應選等既至衡陽宜以一往之銳竟出茶陵與豫章合勢湖北諸勳馬進忠張光翠等直走

武昌三路建瓴不期可會然後督輔騰蛟居中節制仍於武昌謹備行宮以待駐蹕此當議者三也制輔胤錫已合夔門之兵矣臣竊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而譚文等分兵助川督出陝西易地則無功也夫吳三桂之據長安也必一得當以報我矣起而與赤心爲仇則勢不可以速下胤錫之調度故已得宜然後鎮襄陽以結三川秦豫之局此當議者四也夫如是襲括四海之勢殿下已運之掌中矣殿下整肅禁旅朝夕組練親御甲冑由楚以恢西北此大聖人之所爲一統之全局也由江以奠東南此中材之

所爲偏安之半局也殿下緬思二祖列宗之鴻功知必不以中材自畫矣時李成棟方出江西應金聲桓何騰蛟亦由衡永將規長沙堡志意弘遠謂中興可立待意欲南合朱成功東合三吳之士西合譚文等聞北方交者亦攻南京然譚太圍南昌益急而高進庫堅守贛州成棟不能進未幾馬進忠李赤心棄常德來湖南湖南軍亂朱成功譚文等卒無成而吳江吳易松江吳勝兆陳子龍甯波華夏餘姚王翊會稽陳天樞亦已先後敗矣湖南北嶺東西州屢失屢復悍兵驕將剽掠征派彼此設官張吏民不堪命

而黔蜀諸軍無重臣彈壓自相吞鬬所在崩解爲敵所乘堡痛憤以爲內廷不守法度故外臣不奉節制太阿旁落故非朝夕願朝廷赫然震怒整率六師申明約束厚集禁旅以重馭輕高皇帝時命將四征皆聖祖親爲部署可法也夫朝廷根本豈待遠觀使馬士英不相則左良玉安得稱戈劉承胤不將卽張先璧何辭稅甲惟廟堂之上處置失宜而邦域之中縱橫竝起遂使一家爲鷸蚌之持鄰邦獲漁人之利覆轍昭然惟殿下留鑒戊子正月陳邦傅修怨於堡請爲監軍大學士朱天麟擬旨著卽會議丁時魁

怒曰堡論邦傅卽請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入丹墀大呼繳印於內閣王方燕語聞變翻茶沾服命李元胤出論諸臣供職天麟卽日罷相堡陳謝李成棟金聲桓敗書踵至堡方註籍聞報卽出上疏言江廣反正在我爲忠在彼爲叛諸臣自計身家退死進生不待智者而決闔可義出鎭南雄而分李棲鵬守韶州卽勢益弱則杜永和當移駐也董方策全師而歸鋭氣未挫當扼守英德淸遠策應南韶察廣州諸鎭徵有不相下之心樞臣劉遠生將命月餘已著誠信請再勑之往

相機調度布置可周三水一帶必厚集水師今哨船每處不過千人當增益之閩王興可用請遣連城璧崇陽舊旅可用請遣朱盛濃至懷集一路直逼德慶若以輕騎徑擣則東西路斷當設重兵戍之葉承恩兵少此當別議徵調也京營不飭臣曾言之亦未見募練則總督戎政馬吉翔總督禁旅李元胤之責也今年木星逆行留太微垣熒惑復犯太微豈有天子所在無精甲萬人可供一戰者乎寶衡再陷粵西劉咻胡一清新敗之後孤而無援焦璉之力不能兼顧東事閩劉才鼎有衆三千馬五百匹當別勑調

之以備緩急之用留守瞿式耜已赴全州西撫當速推定王論堡卽出視事堡豹貌瘦而行淸任剛先物與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彈劾依附中外號爲五虎其劾何吾騶語多過激劾呂爾璵疏有昌宗之寵力新仁傑之袍何在等語犯上無忌王及慈甯王太后故銜之一日太后垂簾召吾騶堡爲解釋堡奏對復忤慈甯宮人郭良璞爲司禮監夏國祥妻有寵於慈甯堡參吾騶及國祥由是禍機遂烈孫可望使楊畏知來貢請王封堡固爭三百年無異姓王且可望啓而不臣其心可知惟朝廷裁之以禮無

爲所挾持傳笑遨遊大學士嚴起恆主堡言而陳邦傅矯
制遣胡執恭入雲南封可望爲秦王堡論邦傅執恭交通
販國罪朝廷不能問是時李元胤善堡諸忌堡者稱爲護
法草馱杜永和雅重堡才望然怪其汲汲持論嘗因入朝
請罷六科會議堡爭之己丑正月南韶破
大清兵數道俱進王遽議西避堡固爭東西將士恃乘輿威靈
效死守戰王一動人心搖兩會城必難保且國家更有何
地可適邦傅非社稷臣忠貞破亡之餘不可恃舍此而西
則依賊望後必悔之不聽二月四日王舟泊梧州江干廷

臣合疏論五虎結黨擅權欺君誤國罪下堡等錦衣獄杖
八十堡創特甚碎磁瞰出血復甦大學士嚴起恆叩救三
法司會讞戍堡淸浪會阻兵未得達堡過桂林守輔式耜
留堡書記辭曰朝廷罪人安可私佐相公且時事已去非
敢愛死孔有德破桂林堡爲僧後返浙死於平湖
論曰自萬曆後門戶之禍與國相終始卽五虎之獄舉朝
鼎沸越數十年猶傳聞異詞訾謷交半學士大夫動言奸
古尚論之難若是余纂金堡傳凡數更卒乃存其奏議略
其彈文俟後之君子討定焉堡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
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訾之余列未信及問之
長老皆云要之堡之才氣自不可及哉

鄧凱

鄧凱江西吉安人其先自河南新野自言家族雖微受國
世恩性粗戇讀書知忠孝節大學士楊廷麟等建義贛州
凱從之及敗督師萬元吉吏部龔棻寄孤於凱凱故不死
順治四年丁亥冬抵攸縣知其父以去年三月被掠受戮
歸舉旅爲父復仇九過家門不入久之兵散潛匿炎楚山
界時兩廣已破桂王入安龍

大清給形購凱甚急凱仰天曰得一面吾君死亦瞑目乃冒險
西行丙申十一月入武岡州爲孫可望所阻隱於永寶山
戊戌二月始達滇都陛見命守大明門四月
大清兵破貴州十一月七日桂王命內臣李崇貴召凱入諭曰
爾老成忠義可護東宮望發滇都每過險必下馬扶
掖明年己亥正月四日王入永昌府留四十日又正月望
發永昌十八日至騰越府二十日發騰越扈駕靳統武所
部皆可望舊兵二十四日將下營尚未炊揚武營到言各
營俱散追騎甚迫馬吉翔李國泰趣王卽行夜迷道散走

左右旋及明仍在故所貴人宮女文武資囊盡掠去獨國
泰吉翔輜重無恙晨遇孫崇雅亂兵在後者復被害又明
日統武間道乘王去二十八日王入銅壁關是爲緬境緬
人來約去弓刀勿驚百姓衆不肯吉翔傳旨遂釋兵器沐
天波欲奉王子入茶山后不可二月朔至河緬人詭甚以
四舟來迎令半從陸路發吉翔等不顧王太后東宮遽開
船太后怒王曰老母且不顧及此何怪行延久十八日始
至井梗緬人止勿進二十一日報
大清兵四路來請勅阻之議可去者各推諉凱奮然曰主憂臣

辱一死何辭行人任國璽願同往吉翔恐宣其過惡語緬
人曰二人無家口在去不來矣會報各營去乃止緬人以
勅書與神宗時勅實差分寸不信出沐國公印乃信天波
欲道戸臘走孟養吉翔力阻而先發陸路者以前白文選
兵抵亞哇城肆殺掠囊飽去於是緬王恚曰此非避亂來
乃圖吾國爲內應外攻兵耳發諸蠻圍之多被其死傷或
逃各村者晉王總兵潘世榮降緬通政朱蘊金翔中中軍
姜承德各縊死四月蠻漠報有兵來迎駕姓祁名三昇兗
不可當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吉翔矯勅與

緬廬官曰朕已航閩凡有官軍俱斬訖報五月五日發井
梗七日至阿瓦城八日至者梗奉王居竹城草房十間軍
官各架竹屋緬婦日貿易如市人人以爲太平含禮貌而
嬉達官徒跣短衣席地笑語緬官熟視曰天朝大臣行止
如此天下安有不失乎八月請蠻朝緬沐國公過河令跣
足以臣禮見歸而泣曰吾爲上所任國璽及禮部楊在各
疏劾留中王病足苦號諸臣酣歌自如蒲纓居西華門大
開賭市晝夜呼盧王親與楊太監爭賭不明拳毆至碎衣
帽九月十九日緬進稻穀吉翔等分私其戚凱不平曰老

賊生死尚不知死後厚殮何人悪受翔步將推凱失跌幾
斃遷血陳表追言父死難狀詔賜四代蔭子入衛九月晉
王有奏迎駕內有三十餘疏不知曾達上覽否今與緬王
約何地交遞諸臣在內但圖安樂全無謀議若何出險等
語久之無聲聞又拔營去有潘璜者幼而傾險能緬語詗
緬消息以誑上翔女以女翔牢籠文武求職者俱稱門生
翔廣道御史鄔昌琦自蠻漠來翔奏曰昌琦忠貞此日行
囊蕭條賜金二兩陞河南道掌六科事任國璽欲轉江西
道亦稱門生凱議之答曰吾非爲官居臺中可劾吉翔烏

撒知府王祖望晉藩下人頗知醫一日中宮病用藥稍愈翔畏其凶暴以禮部主客司許之初司禮李國泰稱劇強翔有過輒擧拳前殿翔謂人渠用拳我止用一勺誘之雙陸詭以錢輸又向泰貸銀月倍息泰自是歡言無間遂為腹心友矣翔泰合奏外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王怒燬皇帝之寶命掌庫太監李國用碎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碎此寶翔泰鑿碎散給之及凱凱泣曰凱無勞於國且福薄誓飢而死不受鄧士廉陞吏兵二部尚書敬阿翔每事必先通翔弟雄飛擬出外任都御史翔堉楊在守正常

向人恨翔所為然事亦須關白亦擬入閣辦事任國璽請東宮開講有旨秋凉舉行歲餘不擧又私啓翔翔不應國璽進宋末賢奸書翔見之切齒上覽之竟日國泰抽去東宮典璽李崇貴益王副承奉也教東宮讀謂人曰自古帝王壞在吾輩幼侍讀書止誘之作戲後登大位必不以正道可嘆哉蓋為國泰發也辛丑二月廿八日登昌王密遣緬民賚奏云恐有害不敢速進期緬人送出為上策王答璽書甚切越五日師進距行在六十里作浮橋將渡已復退內有潛歃血議殺翔泰二人奉東宮奪路出者覺俱見殺四月蒲纓索翔滇都通賄銀兩以前元江土官圖總督勅印開緬甸為省備行在奔孛聽許八千時翔泰同心則事成矣因翔欲獨肥故遷延然纓已代土官輸百金翔不應遂發其事衆議價半五月翔泰請開講任國璽不可後五日傳禮部楊在侍東宮講書賜坐是月廿三日緬酋殺兄奪位來求賀七月六日緬護守官使通事來言勞苦三藏老皇帝及諸大臣何以答我前年五月我王子欲害汝我力保之王不能應諸臣亦無與者緬官含忿去十六日請當事大臣過河俱憚往緬使來曰此行無他故我王子

慮汝衆人立心勿懼邀飲呪水可聘賀易出入不然何以謀日用十九日翔泰勒文武大小并去侍從無留者凱以傷足蹇行獨免一內臣老亦免既去緬兵三千人遂圍行在呼曰若等大漢可共來決死不出亦死衆猶豫延久乃出出則三十人縛一人如合圍王與中宮將投繯凱進曰君死固當太后耄將疇依棄社稷不忠舍母不孝乃止緬兵入宮爭搜財帛一貴人宮女諸臣妻女多自縊累若瓜果緊木王及太后等二十二人逼斗室始已歷未通事引護守官至呼曰止止勿害皇帝及沐國公時屍橫偏地緬

人移王沐國公所小大二百餘人并尉一慟號哭之聲聞於數里凡三日有寺僧私送飲食乃知前過河飲呪水者已俱遇害惟沐國公及王昇魏豹王啓隆各傷數人死有王親小子來安年十三給擒者曰我授若金磬折作取金抽小刀抵殺人而後死二十一日緬仍修故宮請王入居貢米銅物二十五日又進鋪蓋銀布頗厚乃曰我王子貿無此心此吾民怨汝軍將在外殺掠故爲此也王臥疾有醫來治男女病死者甚多凱又曰凱過陳通事家問陸路人消息彼曰有妻小者止二十日路上越四日俱被殺其

寡漢止月餘路上彼地有一小國緬王數侵奪之擄其王比天朝兵至小國又反與陸路人謀曰若輔我俟大兵到同舉事陸路人入其國今又不知何如十一月十八日王召凱入宮曰太后病矣天意若不然使太后骸骨歸故里又曰文選勞績多我負之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又言滇黔百姓供給大軍有年今不知作何狀顧凱流涕十二月三日晡時有緬官來見請移駕曰汝兵將近我城我國發兵當由此過恐驚擾言未畢數十蠻人將王連杌舁去兩宮悲哭震天遂以肩輿二舁太后王后東宮侍從俱不及隨行五百里渡河登岸昏夜不識何兵二更至營始知爲

大清兵也明日薄暮凱匍匐王帳後曰君幸自決使老臣得死所王曰然有太后在且洪承疇吳三桂世受我朝恩豈毒及我母子乎六日拔老營復向阿瓦欲攻緬不果九日長發歸滇侍從俱與馬王膳皆金盃進鮮服內官宮女王親妻妾均給衣被康熙壬寅三月十三日入滇進膳服有加

四月四日

大清軍奉凱發滿洲鑲黃旗齊京朝家凱辭王及東宮太后中

宮俱默然遂出是月廿五日王遇害凱爲僧昆陽州普照寺不知所終

論曰鄧凱書稱綴衣虎賁之屬依依犬馬之戀其主古者聖王遇臣下小大莫不加敬蓋爲此也明亡流寄螢句生民以來所未經但桂王過慈寡斷見小忘大以致諸奸蒙蔽阻賢任邪三尺之童知有今日因作也是錄追錄己亥以後緬甸事備後之覽古者想見而悲悼焉

十二葉第十二行豹字衍徐幹識

西南紀事卷七

西南紀事卷八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沐天波

黔國公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啓元薨嗣立挂征南將軍印時天下大亂獨雲南遠不被兵號爲安樂沐氏世保爵土得諸土司心明興以來勳臣賢守方面者推沐氏張獻忠既入四川滇黔震恐天波使武定參將李大贊防守會川大贊狃猾數侵元謀土酋吾必奎地遂搆亂先是天啓初貴州水西安邦彥反四川烏

撒酋長安效良雲南土婦設科武定夷月張世臣東川酋長祿千鍾皆應之巡撫沈敬介發必奎兵與諸土司犄角討斬設科等進復炎方松林霑益倘塘四站蜀道復通效良亦縛送賊黨安應龍及烏撒衛各印來獻道破掠怒復合水西犯滇必奎又力戰卻之自是邦彥就撫滇中始有寧宇者數年必奎自以功多而爲大贊虐使積不平故叛乙酉秋據元謀陷武定祿豐諸府縣蒙自土舍沙定洲者父源嘗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以女妻名聲無子江西賈人萬氏有女倡也名聲嬖之娶焉生祚遠已而名聲死歸沙氏破數家最後妻定洲定洲年與祚遠相若又嬖萬氏以爲謀主遂兼阿迷蒙自二州稍告訐諸土司侵掠之天波與撫按不能理其曲直定洲南拓地至交阯與交阯爲界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必奎之叛也定洲實與約故決計天波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赴以五千至省而必奎已誅殊失望留屯城外不去公府饒於財滇人于錫朋饒希之游門下積多逋負懼罪輒見定洲誇沐氏世寶以動其心天波表定洲參將厚犒使歸十二月二日入謝天波因祠祀不即見定洲入門大呼都司阮韻嘉參將袁

士弘張國用內應甲與沙軍擁入縱火大掠天波自竇走西城太夫人陳夫人焦走北門曰吾等命婦不可爲賊汚舉家自焚死弟天澤天潤皆遇害知寧州祿永命帥兵巷戰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疑鼎見紿殺之遂走楚雄定洲悉得沐氏世寶據會城刼巡撫吳兆元檄止救者又上疏南京言沐氏不道賴沙軍定亂狀請陞秩世授以定洲代天波又至祿豐執前大學士王錫袞使居貢院號召明年丙戌定洲追天波於楚雄分守副使楊畏知推官王運開堅守導天波走永昌定洲追至下關遣其黨李日芳陷

蒙化王朔陷大理俱屠之畏知乘賊西加修楚雄城傳儆
討賊土司響應賊還攻楚雄自春至夏不能拔始去嬰殺
祿永命於鹽州已定迤東復圍楚雄天波以故得安居永
昌崇禎之世石屏土司龍任田及副將許名臣奉總理熊
文燦檄援荆襄識張獻忠部將孫可望等於襄府至是任
石屏爲定洲所攻聞可望等已入平越使人間道告以亂
曰亟趨之借大義滇可定也可望遂詐稱黔國夫人弟焦
侯請兵復仇滇人受沐氏世恩憐天波在難唯恐其來不
速及至乃可望順治四年丁亥夏四月可望至雲南定洲

解楚雄還戰大敗走阿迷城中執獻阮韻嘉袁士弘送楚
雄誅之可望遂據雲南引兵西畏知出禦被執因說以反
正可望故稱爲黔國公報仇兩以名義相觸爲書告天波
天波不得已遣子忠罕報使可望使劉文秀至永昌迎天
波還府事裂于錫朋等以謝國人明年戊子春沙定洲伏
誅天波具衣冠謝雪家難後見可望悖僭慮禍避遺樞務
獨與楊畏知燕語而泣可望定貴州竟殺畏知還桂府於
安籠李定國迎桂藩入滇以天波世勳充班首官寄心膂
護從其冬可望舉貴州歸

大清使張勝襲雲南定國文秀俱出屯交水王尚禮謀翻城應
天波覺之挾與入朝以宿衛守之天波故善流星鎚常攜
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盤擊觀者皆披靡尚
禮俯首嘆曰吾已爲檻中虎不復煩君侯攘臂也可望降
貴州來歸滇都羣臣皆進爵天波辭以世被國恩無以報
不敢復受新秩久知國勢去誓身殉使其子分贄各土司
冀存先祀焦夫人死侍女夏氏歸母家兩經大亂不辱爲
尼天波念其節使任家政遂不復娶已從入緬夏氏自縊
時死者撐拄皆爲鴉犬所食夏氏屍棄十日卒得收葬至

羲本河緬人聞黔國來猶下馬羅拜至竄漠天波與國舅
王維恭典璽李崇貴謀曰主君入緬我輩宜奉少主進茶
山可調度諸營且使緬人有所憚在內亦藉以爲重王后
不可而止及井亘緬使傳語出神宗璽書合今篆差一分
天波出己印比之乃服蓋緬自萬曆二十二年有內亂請
救不應即絕貢矣居井亘月餘天波與蒲纓王啟隆集樹
下議緬意日薄不若及今走戶臘一撒出孟養以圖生路
馬吉翔阻之白文選兵至亦爲吉翔所卻進至赭硜誅茅
以居緬俗用中秋日歲節屬國朝賀強天波往以臣禮見

耀於諸蠻返告從官曰并旦不用吾言致有今日之辱吾不屈主必不全誰使吾至此耶哭而慟明年己丑七月緬又來請天波辭緬使曰此行當以客禮乃因李定國等兵再至緬爲恭敬天波知之愈憤懣又明年庚寅七月難作緬酋莽猛白要百官計事過河以二十人執一人無脫者馬吉翔而下文武四十二人惟天波出袖中鎚擊殺十餘人死冬王入雲南天波三子二先卒惟忠罕在石屏從婦翁龍世榮出降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與張琦尹士鑣等謀興復假忠罕書與蠻州祿昌賢事發琦等死辭連忠罕詞

其妻龍氏曰吾且腹不測汝姙數月脫生子可無絕先人後令內官滕九德偕白君愛護龍氏進香東岳浮舟至昆陽州忠罕逮入燕以侍姬夏進爲龍氏龍氏走匿新興滕飛熊兄弟所產一子名神保康熙四年乙巳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爲亂聞神保在作檄移諸蠻迎龍氏母子入山期事成立爲主戰不利遷之法沖白乃家又令白君愛匿神保於滕氏俱爲吳三桂捕獲并訊忠罕沐氏遂絕

論曰洪武勳舊同國終始者魏國黔國及誠意數家而致命竭忠天波尤著方其出永昌還省聯迹十載不見疑於可望及委蛇緬廷冀免主危雖甯俞之忠無以過之然天道虧盈泰晉楚福諸王積逾千萬身遁新臨謐爲至愚而沐氏享祚三百年死猶以忠節著豈非絲德之報哉

崇禎改元阿迷州土酋普名聲據州城叛屢征不服三年庚午廣西知府張繼孟思以計誅之懲州縣稱名聲才能忠義不應摧折以致召亂皆有司之過阿迷隸臨安府而廣西府調兵備道于臨安路經阿迷名聲夜往來文移過州境輙啓視之見繼孟檄大喜思得繼孟守臨安後繼孟調兵備戒其下過阿迷必肯候普州牧及至故熟睥與中躬聲若雷其下不得傳臬過十里乃覺佯怒下輿捕責從者曰我有事須急見兵道然普州牧必不可不見乘健馬去或不後期名聲聞繼孟來喜既過不入頗又疑使潛隨覘動靜見繼孟責從者易馬馳還復喜過望入方坐定左右奉茶繼孟擎盞大言曰嘗聞普公好以茶酒間鴆人我不敢飲此名聲驚誓天曰名聲恨不獲爲公虵何有此心

請先飲遂易盞飲之而擎盞時已下鴆茶內矣遂爲具款客辭以有事謁兵道急詰日還捕飲出門疾馳易三馬名聲藥發遣兵急追已入臨安城城有備不能及名聲死妻萬氏狡而有淫德招沙定洲兒定海爲夫權爵失獻定洲年少美姿容遂定海更贅焉當事不能問其子祚遠大恚時欲殺定洲因與萬氏別居一砦及應調討吾必全遂叛定洲追天波萬氏猶在阿迷聞之驚曰我家門乃爲此賊所破謀入省執定洲既至則見定洲氣餒縱橫資川裕給乃又大喜邁與持刺進謁撫軍抗禮旁若無人後敗保俾革竜并兵頭鐵老虎俘至省剝皮以狗遺人快心焉

野史氏曰高皇帝開國勳臣以令聞永世者二曰徐中山沐黔寧中山賜第留都子孫席先猷享列爵稱保家之主可矣黔寧廬守在荒徼世有命紆天下南顧憂視中山之裔宴樂飲食相萬也然黔廬在鎮招徠攜貳辨方正俗使人知朝廷墾軍田一百一萬二千畝使人知所以有生恩擇遠矣死之日蠻部君長號哭深山及定遠貂之歷年滋久記人之善忘人之過雖夷裔大干法不忍加誅將吏非犯大惡未嘗輕戮一人又何其寬大長者也其長世也宜哉

厯鎭一十六世二王一侯一伯十公四都督家門貴盛刱中山舊勳焉况其他茅土中絕楓風沐雨之澤不祀忽諸君子是以思繼序也當征南將軍與左副將軍三人同下滇地而穎凉二國之屑或斬或不振豈非洪武戊辰壬申閒諸蠻月魯之役殺傷過多干違天道以至是乎沐氏自昭靖忠敬以還若惠襄之賞罰明信武襄之服遠忠勤榮康之制勝好謀武僖之嚴當守憲道愛在人奕世載德雖其後亦有一二鮮克由禮者諸夷猶懾其威令賴前哲以免也及其末世皇降大割國步多艱卒能跋舍從亡流離異域不屈以死見危授命之義其庶幾焉斯亦無愧其祖宗矣

楊畏知

楊畏知字介甫陝西寶雞人崇禎中舉鄉試第一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廵金滄道駐大理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秋武定土司吾必奎作亂連陷祿豐廣通進攻楚雄府破之畏知監軍復楚雄因留彈壓移鎭焉沙定洲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定洲追之畏知謂天波曰郡城新破創夷未復賊以方張之鋭來攻必陷同死無益公不如走永昌據重江之險比賊越楚而西踟躇大理蒙化間動需數月我守禦既備傳檄四出賊欲越永恐我斷其歸路欲返攻則公隨之首尾横擊可滅也天波遂走永昌定洲至楚雄畏知踞城頭語之曰君定永昌何度朝命可下當以鎭道禮相見今逆順未分雖爲不義耑且君不憂迤西諸司受黔國檄而合從見討乎定洲恐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攻大理蒙化居之畏知乘間修築隍陴撤郭外居民入保檄調漢土官姚景等定洲聞之不敢至昌還趨楚雄用巨礮擊城樓正中畏知意必死須臾煙散顧畏知端坐惟進賢冠失左翅驚嘆以爲有神畏知伺賊懈出奇兵輙有斬獲至夏引去先是會城變起廵撫吳兆元陷賊中諸土司以故未敢動及畏知倡義於是嵩州祿永命石屏龍在田嶍峨王克猷等皆聚衆守險遥應定洲恐阿迷有失東還攻石屏走在田破嵩州殺永命至嶍峨

克猷走死遁東既定乃復還攻楚雄分兵七十二營各爲大營統之環城濬濠爲持久計畏知堅守踰年不能拔事聞福州晉左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軍務丁亥春孫可望至雲南定洲還戰楚雄之圍始解可望已破定洲據會城使人通好於畏知自以兵隨之畏知至祿豐拒戰不勝赴水淺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拱手曰聞公名久矣我來爲雲南討賊當相與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曰賊給我耳可望指天折矢畏知曰必爾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吾民三不得掠婦女焚廬舍並許諾乃

向回楚雄使迎天波永昌廼西八府得免屠戮爲畏知也
可望既假討定洲名略定滇地羈縻黔國威震諸蠻身西
破兵號令阻絕臨安任僎乃倡議尊可望爲國主用干支
紀年鑄興朝通寶錢畏知憤甚念已同之死無益獨日稱
道忠義鼓動有忤意輒舉掌謾罵其黨怒欲殺之李定國
劉文秀尤愛之可望遣畏知同永昌龔彝奉表肇慶請王
封過貴州爲皮熊所阻久乃得達兵科金堡言本朝異姓
止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更自今日畏知曰不與無益彼
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

節也若因其嚮義破格用恩尚幸收用萬一且法有因革
今士宇非故動援舊章能堅持有終耶議數月不決臨發
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胤錫曰可望
業王雲南今無國名賜空印激猛虎使噬人奈何胤錫爲
補牘入始封定遼王加畏知尚書銜侍郎而行陳邦傅中
軍胡執恭守泗城州先使人報可望許封秦王馳疏謂機
不容誤臣已便宜鑄印塡空勅賚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
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比畏知還知其詐深恥之屏去定
遼篆待執恭有加庚寅春桂王走梧州可望使至復議封

號內閣嚴起恆持不可兵侍郎楊鼎和以爲不臣其人則
不受其貢并御所進白金玉帶物可望滋怨秋九月可望
引兵逐皮熊并據滇黔冬桂林廣州俱破桂王奔南甯更
使劉蒞封可望爲冀王畏知謂可望秦冀等耳顧假何如
眞可望終不受李定國等感勸可望趣畏知行以卒成之
畏知念主憂臣辱復奉可望使詣南甯賀九儀以兵先入
殺起恆鼎和舉朝震懼始眞封可望爲秦王畏知後至痛
哭自劾遂留作相可望聞之怒使人挾與還黔畏知見可
望大罵曰賊終不可與爲善我爲所賣負不義名於天下

除頭上幘擊其面可望命牽去斬之畏知爲人忠勇激發
在軍中陳說順逆輒傾一坐雖可望亦諒其無他是日觸
怒意必有救往時數人距營門十里畏知行數步則坐不
去曰此卽吾死所遂見害可望深悔之杖其左右之不言
并行刑者畏知死桂王幽安龍李定國劉文秀及可望部
將白文選等合謀迎駕入雲南可望衆散來奔
大淸雲南相守二年始亡人以爲猶畏知所啓云定國奏贈畏
知少保諡文烈其勳恩尤多在楚雄士人歲時致祀
論曰滇黔之事以沐天波楊畏知爲終始畏知才優於天

波而性剛少容卒先蹈難然李定國劉文秀等勦賊百戰感其大義毅然歸忠豈非君子豹變道取於革已日乃孚革而悔亡也乎明世士大夫拘牽文法罔識時務泰封之爭與南遷之議何殊焉勢不在已而動援舊章難矣哉

朱彝尊曰崇禎十三年庚辰思陵留意人材俾下第舉人及廷試貢士俱留特用悉寄以民社之任于是舉人史惇以下一百六十三人貢士吳康侯以下一百人許同進士出身惇等請援例謁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太學題名閣臣張四知持不可上特允惇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太僕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丹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顯監刻立石于西南隅蓋自萬曆丙辰錢士升榜至魏藻德榜有題名而無記及是始記焉特用榜死事者戶部郎中金壇徐有聲兵部員外郎陞貴州安平道副使臨川曾益金谿道參議寶雞楊畏知開封知府

武進蔡鳳黃州府同知弋陽王府輔國中尉朱統鏻郏縣知縣贈河南按察副使安邑李貞佐汾陽知縣西安劉必達大同山陰知縣慶陽衛李倬華昌安定知縣臨海應昌士四川興文知縣漢陽艾吾鼎呈貢知縣鍾祥黃卷立賢舐方未嘗不收國士之報又有嘉定徐時勉兄勤復社耆宿注名特用榜中與陳孝廉瑚歸處士莊敬高尚之節亦不愧是科者惇金壇人官至九江太守野史撰慟餘雜記者即其人也

西南紀事卷八

西南紀事卷九

餘姚邵廷寀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李成棟　李元胤　杜永和

李成棟字廷貞山西□□人高傑故將也少從傑為羣盜乙酉以鎮徐將軍守徐州許定國殺傑成棟舉徐州降大清旣為將累戰勝有功故趙王由校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入閩與巡撫佟養甲自漳州入潮惠潛兵陷廣州殺唐王聿鐭丁亥正月攻肇慶分兵下南韶遣楊文甫張月取高廉雷閻可義取瓊州廣東十

郡皆破桂王奔廣西成棟尋陷梧州使杜永和誘殺丁魁楚於岑溪鹵其貲遂攻平樂圍桂林瞿式耜焦璉死守會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起兵圍廣州成棟解桂林東還擊殺子壯等式耜亦進復平梧高廉雷

大清詔問失地狀成棟懼戊子春金聲桓以江西反布政使公安袁彭年說成棟曰公為將畢智竭勞南定閩廣功無與比佟養甲以遼東勳舊晉秩總督位居公上當受節制燕京本有疑公心聲桓又反江西將益忌漢人今大江左右延頸朱氏瞿式耜守桂林不減李綱何騰蛟帥湖南亞於

宗澤將相大臣皆有中興之氣公孤軍陷南中進不爲新朝所容退犯天下之名義況去年自春徂秋所撲滅粤東忠義之士以什百計粤人怨公深於骨髓日夜痛念思乘間爲父兄復仇公持此區區爲北朝之忠身死無名爲天下笑何不以此時歸命南甯故主得公如得一國眾正傾心怨仇消解合見兵羣盜可得精卒十萬與騰蛟分道出江楚以恢江南經略西北中興之功可翹足待身名兩榮顧不美乎智者舉事不可後人養甲不聽一壯士力耳公其思之成棟念家屬百口在松江不忍其愛妾知其意進

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公前以成公志遂刎成棟前成棟驚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與彭年登樓去梯謀時高傑兄子進庫守贑州爲聲桓所攻急請救廣東養甲趣成棟出兵布政司移餉八萬彭年故不發由是遷延粤尚多長髮夏五月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豪傑語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遂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愕然無可奈何兩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文武將吏軍民解辮是日首自加網幘官購及優人服色草草成儀遂以廣東十郡歸王請

大駕幸肇慶表至南甯中外相賀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進兵工二部尚書養甲懼禍悉解所部兵授成棟於是江西道通聲桓使者始至桂王以江廣反正告於宗廟是月命吏部郎中吳貞毓宣諭廣東貞毓留佐軍前請遷都廣州瞿式耜拜疏言任將之道不從中制本朝文網太盛動以內臣監視文臣督師窘戰士心今聲桓成棟皆以全軍歸命天下聳動知明室尚有共主投足左袒攸繫匪細宜有以尊崇而寵褒之願陛下將兩省新附之地指之此兩人一切軍功爵賞文武署置以及刻期出戰咸決於

外朝廷不問方可責其成功若大駕既東不請則主權不尊請則事機坐失臣以爲乘輿無入廣州駐肇慶便王從之六月成棟使羅成耀以黃金千白金十萬綵紵舟楫具迎王於南甯王至肇慶成棟負弩矢郊迎百里外從騎萬匹拜成棟爲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胤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左都御史封其裨將杜永和閻可義郝尚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大瀛等七人皆爲伯十月成棟出師北舉取南安進攻贑州時譚太久圍南昌金聲桓不出戰江西諸郡復反爲北而成棟方至與高進庫

遇不利退壁南康縣十一月佟養甲遣間使密表燕京爲成棟所獲伏誅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南昌陷何騰蛟亦死湘潭二月成棟敗於信豐身斷後拔甲策馬渡河沈死兵部尙書楊調鼎監軍道姚文生俱死亂軍報至肇慶王夏王諡武烈成棟上曆徵缺號李訶子本以功高恥爲養甲下決計歸命奉舊主恭順持文武舊臣皆有禮追再度嶺無功倉卒陣没朝野惋惜敗後杜永和代守廣州又一年而敗王復走南寧

李元胤本姓賈字源白陝西榆林人李成棟養子也爲人修潔有忠孝性居大清軍中嘗漢衣僧帽佟養甲承制授以官固辭朝夕侍勝從容乘間數以義動其父成棟歸桂王元胤及袁彭年實使之桂王至肇慶拜錦衣侍衛甚見寵信西朝士大夫皆樂與交時彭年負時望掌臺綱與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法等相善持論抗激專尊主權抑倖授中外號五虎而稱元胤爲護法韋馱元胤雖恂雅長斷略數定變事養甲謀從王命元胤縛而殺之成棟敗没加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禁兵李赤心之潰於茶陵也由道州入廣西陳邦傅欲

倚其兵力共奪廣東堵胤錫主之元胤詰胤錫曰吾輩在北朝時公不來復廣東今乃來爭廣東耶胤錫不能答元胤遣楊大福扼封川赤心西趨潯州大福邀其後隊五千人而東焚掠懷集四會遠近震駭元胤召大福入肇慶縊殺之亂始定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三日

大清班志富破韶州道許爾顯江定國以舟師襲清遠西斷肇慶路於是桂王發肇慶奔梧州留元胤守肇成耀走高州將爲亂奉詔討斬之

大清兵追與馬吉翔出屯三水其弟建捷以守廣州功封安肅

伯五月元胤自肇慶朝行在追訟金堡等冤還出救廣州廣州陷建捷突圍至肇慶守將朱裕昆叛元胤建捷出走後四日桂林亦陷王發梧州夜走南寧陳邦傅乘亂殺從官掠鹵縛元胤兄弟追及伏地痛哭哀動左右孫可望遣將賀九義入南寧殺大學士嚴起恆元胤忿甚請出靈山收高廉雷兵迎駕入欽州就杜永和會提督李明忠敗於屽峒

大清兵已下高廉雷郭登第等皆降陳邦傅復叛南寧震恐元胤進退失據辛卯九月至欽州之防城爲土兵王勝堂所

執見耿繼茂不屈左右梃下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梃令作書招永和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繼茂義之使其故人往說君昔未受國恩耶元胤慟曰我昔不過帥府養子今爵五等司禁旅狼狽被執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乎吾父俟於九原久矣故人曰成棟果君父耶曰岐陽黔甯俱以養子自奮子毋多言與建捷俱遇害部將李用朝亦從死投屍海中

杜永和字□□□□□□□人李成棟部將也善機略嫺守戰威名亞於成棟成棟既没桂王命兵部侍郎劉遠生如

廣州勞師以永和代為總督守廣州罔可義守南雄時李元胤入典宿衛而永和等統重兵分鎮廣東瞿式耜以督輔留守桂林雖新喪大將備禦尚固乘輿前後安處肇慶者二年順治六年己丑六月永和聞燕中有變拜疏出師北舉不果可義尋卒以羅成耀代明年庚寅正月尚可喜耿繼茂陷南雄成耀望風遁遂失韶州可喜遣其將許爾顯以舟師襲據清遠而自與繼茂陸行會廣州永和與張月李建捷隨方拒守爾顯載大礮夜進順流入石門之水南師驚擾失戰艦數十粤中進永和等爲侯命元胤馬吉翔陳邦傅東救廣州邦傅至三水不進

大清兵乏食就鄉聚和買民多不從鹿步下有龍眼峒五百餘家開砦門放礮爾顯攻剛懿屠之鄉聚懼出應糶遂爲持久計總兵鄭文光偵敵被執海盜梁標相以戰艦二百降可喜大習水軍永和懼水路失守遣使乞師於碣石帥蘇利利已發兵聞標相叛復召還領東道李士璉總兵黃應杰郝尚久以潮惠降廣城東援遂絕五月廣州兵擊斬靖南遊擊張大奎安定伯馬寶率郭登第等襲清遠不克

大清兵拔三水百道攻廣城張月出戰大軍不利退獲其戰艦

三百餘艘資械無算永和遂敗自運礮石置白鏹城上每副將予五百金綵緞表裏拜李月等以金杯犀玉故將卒效命一年之間有戰必勝永和白皙整暇於五層樓上張宴設樂無虚日

大清兩王遙望跌足曰不謂吾曹遂死此地十一月

大清兵疫饑決命一戰月等又戰敗之燒其鐵甲兩王方對坐礮碎其案驚怖欲死夜

大清兵復集攻西門城壞數丈月等用大礮殺千人大軍退南軍戰勝下城就飯外人乘空而登城中遂潰死者六千餘

人追至南門逼海壖溺死尤衆永和月吳文獻殷之榮張道瀛舟數百艘奔瓊州總兵范承恩降可喜繼茂居廣州馬寶馬吉翔攻清遠垂下聞廣州破乃退廣城三面臨水成棟復築兩翼傅江爲礮臺水遠之地勢既險而永和等力戰自二月至於十一月凡攻圍二百七十餘日始破順治八年辛卯九月耿繼茂下瓊州永和等衆尚數萬以全軍降其年七月西安將軍李定國克桂林楚粵皆復桂王年號可喜懼亟趣茂班師繼茂入廣州張月前降

大清守高州至是復翻城迎定國定國敗月不知所終

論曰李成棟將略在金聲桓上然方度大庾北嚮一戰輒蹶豈非衰運難扶歟抑胸無全局以至此也元肩武人而識大義君子尤惜之杜永和固守廣州使尙耿智勇俱竭雖不能死賢乎以城降者矣

西南紀事卷九

西南紀事卷十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李定國

李定國字壹純陝西延安人初從張獻忠爲盜冒張氏獻忠養子四孫可望年長知書數位第一定國以能亥之劉文秀艾奇能又次之所至破陣屠城而定國驍勇超逸更稱萬人敵獻忠僭號成都定國爲僞安西將軍既聽汪兆齡謀盡殺蜀人令定國等四將軍分道刈殺以所殺多報功最

大清兵斬獻忠西充定國等帥潰衆南陷重慶殺如故明年正月入遵義始不殺略貴州趨雲南乃去僞號稱明將軍始獻忠死其黨有悔禍之意艾奇能首數汪兆齡罪殺之重慶定國每靜念有明天下自秦州煽亂怙惡不撫決裂至是吾輩膺義素不後人何惜此筋力不以恢廓疆宇歸復明朝劉文秀亦以爲然及入楚雄得楊畏知畏知爲陳說忠義指明邪正時奇能已死定國文秀深悅服獨可望陰賊外唯唯內倣獻忠所爲亾何可望稱國主設六卿用干支紀年定國心非之或齟齬可望縛定國棒之八十抱其

頸泣曰吾以大義辱弟幸同心力無慮疑定國頓首謝請擒沙定洲報德由是憾可望其年十月及文秀進討佴革竜斬定洲己丑四月桂王封可望爲遼王賜定國名如靖可望拒命定國因辭賜名可望殺貝知遂遷桂王於安龍定國滋恨然未敢入朝壬辰四月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通貴州可望承制命定國文秀經略楚蜀以馮雙禮副定國步騎八萬出武岡辰沅破大軍有德退守桂林定國乃分道自將出新甯使雙禮出祁陽合趨全州復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出西延大

華疾走嚴關扼桂林要道令曰敵至傳火毋下關須大軍會戰雙禮帥前軍都督高承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四萬先進至譯湖猝遇大兵萬餘逆戰斬驍將李四乘勝遂薄全州定國帥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之聖武英營廖魚驃騎北營卜寧合兵六萬繼進聞譯湖捷傳令全州傳城者毋急攻懼其奔逸并力於桂林全州已下定國至令急過無入雙禮出城令進有德遣數萬衆猝救全州張勝已營嚴關距大軍十里日且暮大軍引去旦復至勝傳礮大軍尋食而前戰於關下象償歸定國斬御象者諸軍奮進象突陣大軍退天大雷雨橫尸被野追及大榕江又告捷有德急入桂林大軍三日而至守陴者皆潰援梯畢登是爲七月四日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愪然無訴久之曰已矣其妻曰無慮吾不死屬女僕以一子出曰苟得脫度爲沙彌遂與其妾共縊有德舉火自刎投火中獲其子延訓及陳邦傅陳師禹先是有德使提督線國安略南寧右翼總兵全節防柳州左翼總兵馬雄守梧州重鎮皆出桂林守兵援全州三戰皆盡定國行疾是以速克

胡一清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自南寧敗後尚留粵西屯聚山谷聞定國至相率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於是定國進復柳州斬守道金漢蕙東下平樂將攻梧州雄告急廣東國安節及文武道府州縣印官四十六人皆逃於梧尚可喜遣副將強世爵以舟師大礮奔救定國猝至大軍退遂克梧州雄等東走封川尋走廣州可喜遣副將蓋一鵬赴肇慶迎護其衆令世爵扼封川江便宜戰守是時劉文秀入蜀無功而定國克復廣西乘勝東下嶺南震動而定國顧北取永州強世爵因及馬雄三鎮復取梧州線國

安全節帥所部西行是月

大清兵下瓊州杜永和張月眾猶數萬以全軍降

大清兩王得專意廣西九月孫可望使白文選攻拔辰州定國進至衡州長沙岳州從風潰馬寶曹志建亦復連州獲守將茅生蕙送定國斬軍前十一月三日

大清敬謹親王兵號十萬至衡州定國退河上甫接少御親王恃勇舍大軍而追定國設奇擣中堅過險伏發交鎗起害親王軍遂潰定國全師歸武岡可望忌定國召赴沅州議事將殺之定國覺引還廣西可望敗於寶慶湖南復陷癸

巳三月定國帥馬寶等自梧州破開建德慶抵肇慶連營據北山別將下四會廣寧前距三水於是岑溪宋國相出掠羅定東安西寧海盜戰艦二百由新會順德諸港入九江口清遠山寇並發聲言導定國渡河走從化襲廣州水陸大震潮州郝尚久陳於郭虎班志富尚可喜以劉伯祿代之調尚久水師尚久怒不受代舉兵稱新泰侯馳檄南韶漳惠

大清遣哈哈木會耿繼茂攻之是月廿六日定國圍肇慶泄其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爲牆置木柵挨牌藏鳥鎗以拒內兵陰穿地道城中大惱許爾顯塹濠城中以待縋城奪梯設死守月餘不克

大清兩王謀李定國或從木縣頭度河得合尚久會城危且無北歸路矣乃令繼茂發鐵騎守三水東南盤側門出奪地道兵多死不能出者焚死地道中定國退軍五里

大清兵潛出西南二門奪龍頂岡營用鐮鉤長鎗獲兵數百人徇於城下於是定國解圍還而郝尚久將攻惠州爲黃應杰所扼不出碣石蘇利以舟師助繼茂吳六奇堅守程鄉饒不待

大清兵秋八月潮州破尚久父子死定國東行失利由可望貳心無後援而頓兵堅城也桂王自至安龍受制可望大學士吳貞毓太監張福祿等言定國忠勇雖出盜賊實與可望異趣爲國之心如青天白日因手敕密使封定國爲晉王使引兵入衛詞旨哀愴定國叩頭出血曰臣定國一日未死寧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致書貞毓曰身中未定進退維艱幾事須密責在老先生事泄貞毓等竟遇害可望以是滋恨定國甲午春遣馮雙禮賀九儀以騎兵七千步萬餘從古泥

懷遠追定國於柳州定國奔賓南東略雷廉雙禮等遂擊
桂林倘可喜慮可望與定國實合謀陰益兵犄角以圖兩
粵懼甚疏請敕湖南經略洪承疇分發滿軍由衡桂入樂
昌下廣州漢軍由永州入桂林與粵西兵合趨南甯斷定
國歸路粵東兵從高州進夾攻之
大清不聽益兵而遣秘書學士耶廷佐移繼茂鎮福建可喜愈
懼疏留繼茂共鎮
大清兩王以定國在廣疲於奔命五月定國發廉州故將張月
以高州歸

大清嶺西道周公軾學道錢朝鼎等皆死秋海北道陳武度海
攻拔臨高昌化黎岐蠢動水陸響應儋崖路斷瓊州守將
高進庫告急於廣州定國進復陽春陽江恩平前鋒抵肇
慶欲大舉發郴桂兵出韶州江楚界上兵入海嶺約閩海
國姓攻惠潮可喜畏定國不敢戰又慮兵分則弱謂繼茂
且以旁縣餌之於是
大清督李率泰檄總兵郭虎副將杜豹守高明可喜遣甲喇章
京田雲龍守新會三日滇兵圍新會可喜令右翼總兵吳
進功助雲龍守定國以舟師扼江門築礮臺於陸遏援兵
兩王親赴江門爭水陸並進滇兵少卻阿達哈哈番劉秉
功等得入新會二十日定國復至高明掘地道急攻城壞
二十餘丈將陷可喜來救望見滇軍盛遽退定國自帥步
騎萬餘追之選精銳五百人急躡可喜遇伏不利失總兵
武君禧遊擊王天才等十六人可喜退晦克高明擒郭虎
斬杜豹遂合圍新會分兵出三洲金利富灣羅洲諸口距
廣州百里軍聲大振新會饑甚食木根皮及犬馬浮沭百
道並攻吳進功等守益堅未成功遣黃梧道海應定國十
二月

大清靖南將軍朱馬喇甯蘇章京東邦帥滿漢軍會尚可喜耿繼
茂於三水同趨岡城十日至三洲南軍接戰不利失副將
梁大勳十四日至新會定國設陣城北驅戰象列礮兩山
峽口以勍兵屯峽左山將乘高馳下可喜遣尚之智盛登
科先擊左山兵左山兵潰峽口兵望陣動連得成田雲龍
乘勢志統步兵合戰象驚礮還走滇兵亂八固山蒙古固
山烏金超哈藩下騎兵兩翼縱擊滇兵大崩戈甲棄截道
死者無算凡十三象北軍追奔三五里定國有馬三千將
戰遺斷養先奔去從者二百騎步兵四萬得脫者半定國

盡掠肇慶高明高州馬步兵戰象皆入鬱林州選所獲得萬餘人自新興南走高州東邦追之不及總兵孫際昌叛奔土司何美璜寨定國使都督吳三省總兵楊成王三才以步騎千餘象一隻追取之與東邦等遇於興業復敗獲象以去東邦留尚之智馳興業自與敖拜來塔等追及定國後軍後軍敗老營妻子衝散蒙古滿洲兵追定國及於橫州南軍以象二馬二百八十定國燒絕浮橋由賓州夜走南寧

大清軍以朱養恩鎮南寧久地連交阯內接溪峒不可卒拔乃還際昌及中書楊琳諸將白長王之臣等三十人皆降由是廣東高雷廉三府肇慶羅定屬三州一十八縣廣西橫鬱林二州北流興業容岑溪四縣復歸

大清瓊州羣盜皆降定國力屈不能復出西南之業衰矣乙未正月定國將朝桂王可望懼使白文選以兵逼王移駕貴州宮中皆哭文選感動以定國本無他意還報定國至遂奉王西行文選棄可望來歸至雲南與劉文秀及王尚禮王自奇等曰同輔朱氏背之者死詔以雲南爲滇都命定國爲輔民大將軍總滇黔楚蜀兵知行在大政定國與沐

天波劉文秀同心明室人心稍定丙申秋可望犯闕上下震恐時定國新敗文秀所將留滇兵不滿萬行朝百事草創諸鎮自楚粵至者皆聚於黔定國文秀以衆寡不敵疑懼詔遣文選宣諭可望可望拘文選并其兵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雅善文選因說可望使文選將兵西進至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國軍具言人心內向可一戰定也可望奪氣時進忠以病留安順馮雙禮在貴州可望乃遣寶與張勝襲滇都自以直兵壓交水日夜索戰令定國不得退救惟興遣親信夜告定國令速戰是日引兵薄惟興軍惟興內應其衆大崩可望奔湖南降

大清定國還至渾水塘寶來歸斬張勝雙禮舉貴州降定國以黔蜀辰沅道可望故鎮悉調赴雲南核功罪定國伉直小心臣節進奉極豐不以威凌士類然計慮疏什不及可望記室金惟新滇人也官少宰信任而馬吉翔工彌縫復入閣舊人失職多怨望於是王自奇等俱叛誅戮頻行內外惕息丁酉春

大清兵三道南進會文秀卒定國東西禦遂不支冬十月貴州破命定國假黃鉞文選爲副出師恢復貴州定國及雙

禮統大軍扼盤江河據雞公背文選及將軍竇民望等朋
將四萬人守七星關進屯生界距遵義百里奉制吳三桂
兵三桂自平越兼程還遵義十一月三桂帥總兵沈應時
馬寶等復發遵義文選自生界退保七星關十二月二日
三桂自水西以烈趨天生橋入烏撒越險扼七星關大道
文選懼棄關走可渡橋尋焚橋走霑益洞城州土官岑繼
祿導北軍入安龍定國由盤江還戰累敗遂回滇都奉桂
王奔永昌文選留守玉龍關戊戌正月三日
大清兵入滇都四日王至永昌詔勤王定國退貴鉞待罪請削

秩不許閏月
大清吳三桂趙布太陷大理至玉龍關文選帥張光翠陳勝等
與戰而敗由沙木和走石門鎮康定國退至潞江扈行在
體重難行遣護衛將軍靳統武黔國公沐天波奉蹕先出
騰越而身留磨盤山當敵磨盤陡立阻潞江內箐深屈曲
僅容單馬定國築柵數道左右設伏大營屯山後四十里
檄櫃城炊食饋伏令毋見煙火
大清兵行稜持重伏兵五日夜山深食寒銳氣半銷二十一日
吳三桂趙布太渡潞江前驅遇伏大戰竟日中書盧桂生
自伏中逃歸告爲先備分精甲禦伏而正兵由大路平行
南軍擾亂泰安伯竇民望都督王璽皆戰死定國憤發麾
後軍齊進殊死戰
大清死傷甚衆卻三十里而定國度前軍既潰奸人有輸敵情
恐孤軍不支遂整旅出騰越追扈行在行在已出銅壁關
入緬緬人請敕銅壁關毋納漢兵遣兵守關靳統武奔告
定國定國慮緬情叵測遽入恐激變乃使高允臣馳報爲
緬所殺始未戰時諸營妻子輜重散逸軍士四出求妻子
未得猝集定國令定朔右將軍吳三省斷後收兵自率大

軍取道孟定白文選自木邦來會定國以文選不與磨盤
之戰見而尤之文選不悅及議所向定國曰我若入緬緬
苦供饋必見拒擊之禍結盍擇險要遊士休士馬相犄角
緬外懼吾二人君在內可無憂且得陰連諸土司覘雲南
動靜文選曰並在外則內危我入衛上王任外事竟異議
別移錫薄所至縱兵大掠定國乃從孟定過耿馬至孟緬
屯數月潰兵相續來歸軍聲稍振咸陽侯祁三昇孟津伯
魏勇自雲南得出從駐耿馬三省來獲大營妻子將赴定
國遇懷仁侯吳子聖將軍楊武脅之同降吳三桂三省佯

諾出不意走潞江遂棄大營妻子以兵奔定國移營孟進
三昇不欲從矯定國令轉龍川虎喇誘魏勇連兵道過三
省并誘之行定國召文選故鎮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以所
部來歸軍勢益振元江土官那嵩與降將朱養恩許名臣
高應鳳等謀建義事泄三桂帥兵圍元江嵩告急定國方
赴援會孟艮酋長患定國在孟連勢肘腋乃糾合衆夷為
梗定國還戰平孟艮元江已陷嵩焚死定國度諸土司疑
懼不敢前且休甲孟艮令夷目耕田輸糧如縣例廣國公
賀九義自南甸間道來奔三桂令其妻血書招之九義受

書不告定國定國見勢敗下多出降益相疑杖殺金惟新
等復欲九義杖殺之九義裨將何起龍率部衆至蔓谷河
入滇降定國使總兵唐堯宗駐磨乃招納降附堯宗遂令
殺商客取貨轉售孟艮獲倍價有志士投孟艮者誘收麾
下皆引去無入孟艮故滇中事機絕不聞而孟艮去緬都
阿瓦懸遠亦不知緬瓦事定國惟日夕練兵號恢復而已
庚子九月文選抵雍會江使使諭緬皆不返乃謀攻阿瓦
阿瓦二城大江出其中緬王都新城在江左舊城名赭硜
安置行在在江右聞文選兵不戢請行在肓諭文選毋進

且云老皇帝避難我國極盡主賓禮乃反蹂我地謂我國
無人耶文選怒渡江向新城敗緬兵緬紿許移新城用大
礮擊文選營文選不支還走孟艮定國驚曰不用吾言果
致緬怨今在內者危若之何文選慚九月八日定國與文
選合兵入緬發孟艮定國由西道文選由東道張國用趙
得勝仍以所部兵從文選期會洞鄔初魏勇吳三省連兵
轉虎喇始覺三昇意然三昇猶未有降志問定國處賀九
儀而勇又病死遂收勇兵約三省同出降三省復陽許十
月以三桂令移駐騰越三省出三昇不意返兵由孟定趨

孟艮詣定國追次磨乃定國去孟艮已一月唐堯宗不奉
定國調逡巡謀降
大清三省覺而收殺之流孟定耿馬間為游徼而定國等士馬
入緬者糧乏道死亾定國先至見江干多船議分兵渡江
迎桂王於赭硜身攻圍新城靳統武謀曰兵分力弱不如
全力搗緬都緬都破上自出乃俱壁新城進敗緬人瑞羊
岳緬都三面阻江一通陸文選還後并壁之引水為湖繞
三堤置水城其上定國從術鴫喇江為浮橋以濟馳諭緬
王送行在講好緬復云汝老皇帝避難吾國受吾供億前

番一野王子來反將仇報汝主在我家尙然今送出更何如欲攻城亦唯汝汝等水土不宜堅守二三年無所畏定國度緬人不聽乃進屯洞怕距城八十里文選距百十里屯象腿緬人於木城之外更立木城以兵守之明日復前又立木城逼定國營乃大出兵搏戰前隊皆象定國不利趣文選兵中間橫擊皆殊死戰緬人大敗時五月炎暑我兵渴甚不能窮追緬復入守木城定國獲緬目善待之諭送車駕終不聽復謀渡江向緒碗前洞郞船皆藏匿使人赴上流馬得猨井角造船緬人焚船定國又進擊敗之四

面絕其糧道凡三月緬人煮鎧以食要我軍他徙乃出車駕定國不得已唯唯軍吏自相攻殺多出降使人守江檝亦焚橋走定國計竭七月十六日緬人殺我從官四十二人沐天波死之定國以十六舟渡江擊緬不勝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及文選還洞郞凡行營例定國文選各前行三日時文選軍在後張國用趙得勝等竊語此地煙瘴已傷多人今再深入氣候更熱非盡死不止盍出雲南撫作緬鬼部兵聞語皆喜夜束載定二將披甲入卧帳請文選行文選驚起皆曰大事知不成更深入瘴地空死無名殿

下必隨晉王是續賀九儀也文選曰爾等今欲何往國用曰以此人馬出雲南何向不重曰若皇上何國用曰心力已盡可見天意遂發抱挾文選上馬文選不能禁夜退走七十里比明定國覺曰發殿下欲何往耶命子嗣興尾文選與同行止定國亦綫隨之行五日至黑門限國用得勝斷後讓曰晉世子急躡不去我我軍行疲爲累不若就此山勢與決戰令彼還方可前進遂阻山齊發矢石嗣興怒麾兵奔而登定國已至亟呼嗣興罷戰乃大慟曰白文選强欲攻緬激壞大事致皇上不還我竭心力勉迎皇上彼

忍舍去冀彼初念可回故令爾隨行今與我戰是其志決矣當年同起兄弟今惟伊在何必與彼相攻邀得文選兵四十餘人悉令放還仍帥所部獨進洞郞文選行三日過吳三省自孟定來營馬盡死軍皆步將入緬文選見之流涕曰我負皇上與晉殿下矣將軍能帥兵至此使我有太山之助乎三省度文選衆皆有背意乃揚言雲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故我輩咸願步來到此文選部兵見三省並有踴躍狀聞此言各鼓舞國用得勝亦遂轉慮不復言適雲南會徽人汪公福攜海上鄭成功約師表來

文選遂屯錫薄復遣蘇總兵出木邦會定國進兵留待月餘報書未至三桂統大兵急追文選度不敢問道西走孟艮三省在焉三桂抵木邦獲降人得文選情知定國先入洞鄔文選不降必疾走阿瓦機不可失乃速進兵抵錫薄文選果行遂分遣八都督馬寧馬寶馬惟興祁三昇高啟隆沈應時李貴等尾文選令無戰附書招之三桂自望阿瓦進發傳檄緬王使送行在出城時緬爲晉藩所敗適

大清兵至遂將桂王及宮眷送三桂軍前復城守

大清兵既得桂王亦不攻緬卽班師還雲南文選過孟艮見馬

寧等追之不置就山立營欲與戰部下皆挺刃思奮文選竟怯不敢發詞迫將有所善馬寶乃陰與寶語寶持三桂書單騎入其軍文選遂降十二月十八日由孟密入雲南明年五月朝燕京封承恩公定國在洞鄔方議再舉已知三桂入緬行在蒙塵憤懣欲絕曰勢既不敵追無能爲乃由孟艮倘雲南邊伺王動靜四月至猛蠟遣官入車里送禮借兵復雲南救駕車里暹羅俱使人請入計用兵事宜尊禮甚殷會定國入馬病死日甚乃齋戒作表告天敘平生洎反正輔明皆本至誠何皇穹不祐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終乞順定國所爲軍馬無災併同心力出滇救主果曆數既終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旋聞行在及太子遇害仰天大慟遂篤託其子靳統武及馬思良二十七日夜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思良舉軍降嗣興徘徊無所依久之亦自慢怯出降與劉文秀子震艾奇能子承業俱入都受世職

論曰余聞有某妃者亾其姓氏當山遊時兵譟諸營婦女竄奔妃失行在所之入白文選營文選使內官及營中寡

婦侍起居自鐵門限與定國辭決每使人勸妃盡節辭曰有君上在妾不敢死非貪生也及文選降桂王入滇遂自縊文選遣官葬之嗚呼文選之爲妃謀則得矣鄧凱也是錄載入緬後婦女死義有姓氏者九人王妃二人餘姓氏未詳者不下百人爲之撫卷憑弔若定國之志久而不渝豈問所從來哉

劉文秀

劉文秀字□□□□□人始從張獻忠爲盜以材猛稱獻忠僭號成都文秀爲僞撫南將軍獻忠大殺蜀人文秀

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獻忠死孫可望等奔至重慶阻江不得渡文秀素善泅水行如履平地可頃刻數十里沒而往奪南岸船渡遂殺曾英已渡烏江亦如之進陷貴州入雲南時文秀與李定國艾奇能俱有降納意私約扶明室而奇能遂死兩人制於可望不遂順治四年丁亥八月可望進逼永昌黔國公沐天波逍子忠顯入營計事文秀謂可望曰沐世子來猶沐國公也請以國公禮禮世子比還以二十騎送之忠顯方謁天波有兩人歷階而上忠顯愕然告其父曰此卽撫南劉將軍

及王將軍某也遂挾天波還雲南可望僭稱國主文秀意不服楊畏知每對軍中言先帝被難生民遭毒至於流涕軍中感動文秀與定國尤心釋其言益改所爲己丑四月可望使畏知入朝始奉明朔王賜文秀名若琦晉爲公以可望不受平遼亦不敢受庚寅可望始封秦王遣文秀及王自奇取黎州嘉定定川西以文秀守之辛卯王還安龍
大清兵陷四川文秀先還雲南夏四月詔封文秀爲南康王帥張先璧白文選等進恢四川文秀善恤士卒而蜀人饑渴
王師多響應於是文秀復敘州文選復重慶嘉定成都皆下
大清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墨勒根瑕退走保寧南師乘勝追躡惟恐失敵討北將軍王復臣諫曰師驕矣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敵能無失乎諸將欲進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城則師分而弱不聽先璧軍其西南先璧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營可襲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復臣營復臣營爲潰軍所攝又阻水遂大崩復臣被圍數重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手斬數人自刎文秀徹圍而退可望

令文秀失謀損大將當誅以復城功量罷職請將散守蜀隘或調征楚文秀蕭然歸雲南從者百餘人而已然可望實忌文秀用此奪其兵出是復棄兩川識者恨焉其年李定國破
大清兵於廣西湖南害孔有德及敬謹親王可望尤忌之將殺定國定國走廣西追之弗及可望謀逆王密詔定國入衛事泄可望盡殺朝臣與謀者念文秀沖退冀爲已用張其威望與抗定國起招討大都督甲午四月文秀入貴州可望禡旗稱爵相侑期以恢復中原五月七日文秀單騎出

按沅靖諸營周觀險隘勞恤軍吏卜日而畢七月擇吉出師由平越道屯於天柱進攻常德不利還鎮雲南而定國亦連敗於新會與業橫州南保南寧可望自是殊無經略之志以定國旣敗不足忌謀逆益急然頗疑文秀意趣未敢卽發文秀深自引匿行軌及西諸行營無一字往來道問以故上下莫測乙未正月定國文秀迎王於安龍幸雲南將至文秀陽與可望部將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等議城守身從數騎馳會定國曰吾輩將以秦王爲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操耳遂擁護定國指天誓日文秀乃決

於是車駕入會城文秀進封蜀王與定國同輔政明年討可望戰於交水可望還走貴州文秀追及之遂奔長沙時大憝旣去忠義同心方議安集滇黔經略川楚而文秀遽病丁酉夏四月二十四日文秀薨

西南紀事卷十

西南紀事卷十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金聲桓

金聲桓字□□左良玉故將也世爲遼陽人以軍功至總兵良玉與張獻忠戰鄖襄間及與羣賊戰聲桓嘗斬帥摧堅乙酉從良玉討馬士英發武昌趨九江良玉死子夢庚及黃得功黃蜚等戰於紫沙洲南陵風敗全軍迎降英王使率諸將朝燕聲桓不欲往請取江西以獻許之會王體忠爲滿兵所敗追急奔聲桓聲桓乃聲言滿漢馬步二十

萬且至江西速降者免屠巡撫曠昭解印走官民亾散六月四日聲桓平舸入南昌諸生數十人迓舟庭謁聲桓方巾青衫金縷洒線蝴蝶披風且笑且抠引諸生起喃喃謙讓從官盡掩口笑旣入城與體忠分營而居誅鋤豪暴漸假便宜署官屬時體忠兵强而戢少抄掠人心附之其裨將王德仁本闖營選鋒所當無堅陣生而顋二毛軍中號王雜毛聲桓忌王氏未有以發會薙髮令下三日莫應因曰此王兵梗也且請體忠計事方交揖使驍將鐵嶺白朝佐斬之王營大譁燒德勝章江門格鬬三日諸金率精兵

喪戰且戰且招降而聲桓先已使客說昭德仁許以王營
全軍屬之由是遂并體忠軍軍益彊聲桓自以單軍傳檄
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不費淸朝斗糒寸兵功高意且夕
封王公侯已而僅授總兵提督江西大沮氣褰唐王立福
建稱隆武命大學士楊廷麟萬元吉取江西扼於聲桓退
保贑州永寧王亦敗死撫州明年八月唐王陷於汀州冬
贑州陷死事元吉皆没聲桓屢戰勝滋驕多殺人士爲威
福病未薙及誣告通明宦閹者輒論殺没家產江西重足
而立乃役夫萬人營府第窮極麗壯北來有司益多挫之

德仁亦望總兵提督不得怏怏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寶洞
致物怪檄罡雷役丁甲所居故宜春王府深八九重燕私
或服明製冠衣後堂張飲奏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兩
家怨詞稍稍聞於外初萬元吉以從楊嗣昌西征識聲桓
於左營贑州未破時嘗遣使達聲桓說使南歸不報使去
聲桓急捕萬僕胥華械庭下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勞苦
問胥師起居未明而縱之胥華後泄其語而諸宦閹脫歸
者舘知金王怨望各緣所知私覘兩人始圖免禍後乃意
立功輒時時微言楊萬未死唐王故在也旣益習則問爵

其關防劄付言唐王屢手詔許公歸明者封江西亦嘗達
一二乎亾何聲桓生祠成請冠服像式爲華陽巾羽衣觀
者齚舌客因益極口詭聲桓言明復夫聚先封侯待收京
且分天下而王之聲桓習聞此言再與元吉語相應及巡
撫李凰翔死代者章于天遇諸將益倨日就求珍寶一日
置宴數重席各取銀管吸煙已不及諸將劉炎跡又獨與
文官飲食自聲桓以下皆坐旃外酒半酣顧曰王德仁汝
欲反耶德仁歸大愧其從騎聲桓亦失色俛首舉鞭遥帥
府七月德仁提兵如建昌于天移票追餉三十萬德仁大

怒椎案曰我王流賊也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
聲若獅吼目睛迸出宗超一弟子豨士彥輕悄喜事因聲
桓客黃人龍自薦獨我知隆武帝所在聲桓曰富貴與爾
共之亾何士彥夜袖侯伯兩印入及玉剛卯一文錦椅忠
報國曰此上所私賜聲桓喜時佩腕間迫德仁歸以示之
且授伯印曰吾聞烏金王爲何騰蛟所敗使趙旗鼓往覘
待歸而定及歸言烏金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於寶慶會
胡以寧死諸客相伏狐疑以故拔不發以寧者奇智士向
客左良玉有口斷泄王氏演韓郭諸戲及請生祠像服皆

其本謀因以刼致兩人其從兄澹亦有密慮懷素觭嘗爲
諸將劃晝不用巡按董成學覺金王反意有端厥揚言將
奏聞而索德仁歌兒德仁度與歌兒則內狀益泄固不與
戊子正月望日于天率家丁如瑞州捕掠富家有滿兵數
十騎先發或以告德仁恐其伏瑞州須撫按議定脫有尺
一詔公等且見擒德仁益急晦萬壽節先二日壬戌習儀
於上藍寺德仁伏軍衷甲往上甬道努喙睨聲桓曰如何
聲桓搖首夜德仁歸勒全營癸亥五鼓謁聲桓聲桓不出
德仁向父事聲桓語其子翁死耳侯亦死非侯亦死何不

決聲桓心薄侯乃曰爲公可遂反旦七門不開絞殺董成
學盡捕遂司道府縣官射奔者纓笠山積追縛章于天江
中先是丁亥桂王立於肇慶稱永曆而越播武岡柳象江
南罕有知者故聲桓與客謀議第以隆武爲言至是兵起
自稱豫國公號德仁建武侯馳檄大書隆武四年褒戴匡
復明室沿江諸郡響震
大清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尚可喜懷順王耿仲明所謂烏金
王也三王前鋒時已至全州謀攻桂林聞南昌之變乃還
武昌何騰蛟遂出湖南復衡永然聲桓無大略德仁徒勇

臨事不斷從人望迎前閣臣姜曰廣於落湖里賓其門生
故吏四出號召內任諸金以嘗記陳方旲尊周爲撫按小
大僚署皆其私親客而諸客首言明事者並不及德仁追
憐故小妻黃用其兄大霄爲錦衣兵部侍郎客旣失望各
自稱隆武故官收衆山湖別爲一軍聲桓悲王氏日盛德
仁則患諸客賣官招兵分權利兩家所爲咨或轉譁噱而
曰廣亦惡客非制科妄以進士官自居也出示詬之逐客
之意遂決自陳大生等皆囊頭箝歷楊掠跛躄出國門旬
日間公侯義客分三旅而所遣迎唐王駕丁時邁齮趑趄

道中實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遠並支吾無驗兩人
亦覺其詐然事已舉微聞南來人言唐王已死桂王繼立
即爲唐王禪詔進諸官秩文移更稱永曆二年藏表佛經
中道使間道如廣西阻李成棟未得前聲桓意終疑又謀
求益王子立爲世子監國諸事唐王而奪爲魯王官者因
亦各謀迎魯王縉紳有識駭其舉動矜乖徐避去東路義
旅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獨
曰廣在城與聲桓德仁調筴兵食二月庚午德仁西略九
江胡澹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指麾顧盼所在

莫不結籠刺網以待義師此下九江奚啻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皆可立擒遂更檄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當聞風響應夫舉大事必規全利不可爭尺寸惟熟思之德仁破九江珍其擄獲自部護歸以潰謀告聲桓坐客皆曰此實上策不者西取武漢連衡鄖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援則中策也萬一不然攻城衡邑所過不留重爲流賊是爲下策若待粵西師六師方行北伐持久失時勁兵猝至嬰城坐困斯無策矣宋奎

光勸從上策黃人龍曰高氏在贛明公獨不聞寧王之事乎乃議伐贛州處德仁專制會城使偕行三月丙辰出師騎步舳艫旌旗輜重水陸相屬三日不絕先遣冊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初無意關及見冊印大怒曰金皇帝耶乃敢侯我且桂王安在遂勒兵出戰聲桓使白朝佐衝之約曰戰酣來助朝佐前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索之曰久盡矣及戰追奔數十里徑抵城下進庫困廹朝佐亦倦視大軍尙距二十里怒曰此爲彼五十萬欲置我死地也卽收軍歸南昌棄官爲僧進庫得復入城守金王全軍相持七十餘日會城空虛

大清遣固山額眞譚太討聲桓召三王班師四月壬戌譚太破九江南昌聞之城內外皆走雖斬之不能禁五月辛未游騎至石頭口始議築城大軍東路走南昌而偏師先從麥源靑嵐諸道搜西山而出未下營已血刃數十里陳方吳尊周束手無策兵民獨倚宋奎光黃天雷守癸酉聲桓兄成功約降奎光殺以狗夜徹城外屋不及者焚之火光燭天王營裨將頁黿以其軍叛斬關徑出報至贛州聲桓大懼徐引軍還高進庫出兵追之頗得其後騎是月李成棟

以廣東自歸迎桂王於梧州聲桓表始達因封聲桓爲豫國公兼兵部尙書遣太僕卿黃尙賓宣諭江西己卯聲桓前軍至生米遇

大清兵十餘騎放掠爭利蹋冷口橋橋斷溺死十餘人驚傳軍敗後舟遽揚帆退癸未金王大軍接戰於北沙

大清兵退獲大礮三畢以丹帛鼓吹舁置德勝門郛中聲桓意驕遽勒兵入城郭天才力爭不可弗聽天才自屯西岸六月二日德仁悉精兵攻

大清壘甫列陣

大清兵橫出遮之大敗於七里街

大清兵素忌德仁名雖勝猶時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然城中自是竟不出譚太築土城東自王家渡屬瀟城西自雞籠山及生米驅掠男女荷畚塹濠深廣餘二丈伐木發岸緣濠樹排柵發冢斲棺及未葬者悉梟之取其匡郭劈裂爲濠底又爲浮橋章江廣袤七里起文家坊至楊子洲三橋上直磯中當洄洑下當湍駛處皆沒水置石下椿爲基度及沙面且丈餘丈餘之上更累木石平水面後絙船毀板加土重棧楯爲橋會旱水涸故就時人謂自古未有橋章

江者知天道助

大清也周會城數十里田禾山木廬墓四望俱盡先至之兵私載擄獲連舸下男女斥賣悲號動天浮屍蔽江天爲黃霾自鄱湖下至儀揚舳艫人貨鹽湛千餘里於是河淮南北驍悍亾命靡不忻健願死江西屬饜譚太營滸子塘築壘於永和門東二里登望城中獨留惠民門濠側數十丈縱人出入亦藉以俘掠吳尊周及諸將多託請援去郭天才在西岸五戰三勝見城中兵不出亦撤營去所遣買米運硝黃鉛藥先後數百艘俱被遮擊無一還者六月廿一日

大清兵西燒生米明日燒市汊七月六日燒黃土墩八月十日決松湖水陸道絕而德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筐篚萬千行親迎禮酒荒日甚兵入窮日夜酣醉聲桓面如土駿恨而已諸將稗稟間百不一應胡澹上書姜曰廣曰國中擁精强百萬不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濟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城朘剝窮民誅勦貞烈殆盡劉天駟家鈔西山解體胡奇韋生致李鳳翔欲釋而金竟斬之庾嶺以南腐心郭應銓兄弟不返吉安恨焉支解曾應亨父子臨汝莫不縮齒王氏凡與楊萬同事者宿怨徧

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義乎不附者義乎古之杖大義發大廉者如風馳霆擊敵不及拒今舉事數月而謀未決使四方望斷境內菹醢此邦民庶何罪天下方亂强者自立弱者困人夫戴舊主稱宗國此固忠臣豪士得志之名實也今之歸然不與畔援爲伍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彼前一收祁門旋遁師候駕卒未嘗通尺素於二氏其受命隆武者揭司馬傅詹事已厭見其所爲而去餘豺貙爲曹聞敵至各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敔祚起豨客守郡宜圖得當以報而瑞州閉僻不能有所爲鄧雲龍以

五千歲議深號召烏合崎嶇武甯鄉谷間其實益耳以嘗
北兵如振落雖萬眾何益且前者摧折義士稍有志識莫
不飲恨視亾今徒假年號種怨自恣上無兵主而欲使氣
節之士爲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帶閉
目不見太山豈知重關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環南昌附
郭百里村煙斷滅人之不存兵於何有相國無庸談義兵
爲也曰廣發書默然聲桓數來訊曰廣起義若何但日與
設約待援兵至宋奎光力請背城一戰憤恨欲獨帥麾下
出金王固止之斗米至六金有巡按御史詭名摩訶般若

入爲間事覺被磔并殺章于天解姜太保印更用全鳴時
都督內外軍務譚太以米二石使人呼於城下縋而餽之
聲桓報以冬筍百斤金橘一石百姓皆呼願從公侯出城
舍命一戰金王終不決薪盡撤屋以炊米至六百金一石
有反楗重戶枕數千金死者鳥鼠草本木實皆盡遂殺人
而食始猶擇人後乃父子夫婦相啖譚太閒暇分兵攻取
旁郡西南遂張敵祚於瑞州北翦余應桂吳江於都昌西
北降鄧雲龍殺朱議深東收湖盜涂麒西破丁家塘土砦
餘什伯爲聚未成者林亮殷國楨亦次第擒散胡澹發憤

以爲二豎子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隔噎死其二子
被殺百姓爲
大清兵耳目牛酒瓜菜輸販日至然王氏火器多精利
大清兵攻城數爲所困全鳴時亦能軍善守禦故前後相持至
八閏月其冬李成棟出師救聲桓取南安進攻贛州與高
進庫戰不利退壁南康縣十二月堵胤錫督忠貞營李赤
心等分道援南昌至攸縣不進聲桓副將楊國柱私降乙
丑正月十七日譚太以紅夷大礮攻城聲震山谷鬨百餘
里亭午城破聲桓赴荷池死德仁突圍至德勝門兵塞不

能前三出三入當之者無不殊死與譚太馬首再相值不
識太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後二日得宋奎光於城西空
舍諭使降不食殺之陳方黃人龍死亂軍中餘諸將莫知
死狀者大率皆爲人所食也姜曰廣死俣家池兵皆睥睨
西贈聲桓□□王謚壯武曰廣德仁贈謚有差初曰廣之
出也道過江上使人邀漢儒裔俱出辭曰三年不入國門
矣久無本朝冠服愧見長者何言曰必致之入謁故笫妮
妮道舊叙一事不可斷如發時日午客饑起辭去曰止願
有教也于今爲之當若何因復坐請問曰明之所以失天

下非左與闖耶金左蘖而王闖支也公與侯安所受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爲叛耳今擅除僭恣殺人篾利權大更張若明有主不待命是僭也若其無隆武永曆而如此爲之惡僞也僭與僞春秋之所不予相國縱與同事無後嫌後世謂相國何如人且兩家與事諸客一以封拜一以歸明互相忌以成斯變而究也實爲兩家所用年號甫更門跡已掃今且內相猜忌公能覩於建武之與孫圖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

歸耕浠水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去道所忌也曰廣沈吟無以答後在圍城徘徊日夜追思其言而悔不用也自南昌既破何騰蛟李成棟同月敗死

論曰世傳聲桓嘗左夢庚時嘗對南都使者垂泣言吾慚見諸君吾已爲賊困知非負恩者然誠南八閩有主南合楊萬西引騰蛟事尙可爲何至血衊三載多殺忠義西江之禍于斯爲酷迨汰侈既甚更因私忿假義旗坐困南昌兵民糜爛名義事勢兩者俱悖其破夷滅豈得與死事者同論哉

西南紀事卷十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孫可望

孫可望字□□陝西延長人從張獻忠爲盜以驍忍助虐獻忠僭號成都爲僞平東將軍順治二年乙酉獻忠思乘李自成之敗北取陝西遣僞大學士汪兆齡謀盡殺蜀人而行令可望及僞安西將軍李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能奇等分路四殺可望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級功稱最蜀中千里絕煙火邑無居人

獻忠行至西充遇
大清兵中矢死王尙禮負其屍走追急棄之可望及兆齡猶率僞文武東西鵠立忽萬馬奔至塵掩中營方失措驚竄可望等收餘衆數千家口萬餘由順慶南奔所至殺馬而食馬盡食人尙日馳百餘里至渠河遇曾英兵千餘游徼能奇出不意銜聲走之追至重慶江時可望將卒皆殘悴騎不滿千弓刀脫落曾英意輕之盡移江中戰艦於南岸出奇門南鄉坪望見賊衆各下馬偃臥知計已窮或勸英出輕騎數千從下流襲賊大營而正兵渡擊賊情首尾不能顧擬不盡殲可使落膽去英不聽曰彼死命也急之彼傷吾人第謹守南岸彼將飢死否自遁宜待其奔而擊之易盡耳文秀望重慶軍馬輻輳軍人縱飲市肆謂可望曰彼易我而恃長江不設備可乘也且我軍絕粒既十餘日與餓死孰若一戰言訖即手弓矢口銜利刃躍入江順水而行徐淵等五人從之至朝天門忽溺不見南岸兵望見皆大笑以爲自沈水死文秀等從水中斷鐵纜穴艙而入立殺數人出不意盡爲文秀所殪投婦女輜重於江遂掠一大舟而還可望等羅拜稱賀於是選壯士得百餘人披甲

執長矛鉤牌弓矢火藥登舟邊江上下衝突轉戰南岸兵望風披靡曾英駕大舸數十繞鬪可望於江心自持畫弓立桅後爲王自奇射中洞胸墮水軍既失帥遂大亂英兵十萬頃刻瓦解賊衆盡渡入城縱殺自經獻忠殘破英所招復戶口二十餘萬至是皆盡賊獲糧食衣物更復飽嬉留數日燒夷重慶城屋望綦江而南所至殺掠如故十二月廿七日在綦江衆無主欲散可望詐言獻忠婢老腳遺腹生子與衆同盟輔孤於是乃相推可望稟其約束惟張成功王十萬關索不附關索先遁收成功十萬榜之百八

十眾遂帖服而獻忠婢所生貢女無後順治四年丁亥正月三日可望發綦江下令自今非梯關不得殺人十日抵遵義守將王祥已走官民迎降入城秋毫無犯進至烏江黔撫范鑛總兵皮熊遣副將楊吉以三千人拒江守貴南山文秀復沒而渡直抵南岸吉不戰而潰可望驅兵兩山伐木一夜成浮橋平明盡渡直奔貴陽熊聞烏江兵潰先走平越鑛走定番諸苗乘機入掠會城可望至又大掠三日始招安將犯粵西會石屏土司龍在田爲沙定洲所攻遣間使詣可望求援且告曰黔國公奔永昌已一年矣賊

圖楚雄急旦暮且下公行遲恐不逮事可望乃出威清平壩疾趨雲南至曲靖遇前福州所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入衛方至可望詢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公使之引兵東向興祖然之傳檄雲南可望等始去僞號復故姓稱明將軍皮熊范鑛復入居貴州王祥亦復遵義夏四月可望至雲南沙定洲自楚雄還戰大敗殺故大學士王錫袞背走阿迷可望入會城巡撫羅國瓛宗室朱壽琳死之出示云爲黔國討賊民間安堵無與遣使至永昌楚雄又執送阮韻嘉

貢士弘至楊畏知軍前畏知未信滇人亦失意曰是除狼得虎矣王祥皮熊各疏告行在今之入滇者皆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無爲所愚瞿式耜聞而發之可望使李定國東追定洲拔阿迷定洲走保佴革龍而自與劉文秀入迤西楊畏知迎戰被執可望解其縛坐之上座約以共獎王室使作書通意天波遂同回楚雄西略大理龍在田及許名臣來見諸土司多降附畏知乘間說以忠義陳說邪正稱引古昔其部曲及定國文秀等傾耳聽獨可望性陰鷙外雖唯唯內計兵强根本既堅陰有自據之

志聞畏知論議更幸藉名義以附其欲八月可望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降沐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顯入營曰願得至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可望厚禮忠顯悉反所得沐氏世貲天波大喜過望可望陰令文秀以二十騎隨其後名爲送忠顯文秀疾馳奪瀾滄橋至永昌執天波及其子并鄉之宦者龔彝歸大理聞劉廷標王運開死節事嘆異之召運開弟運閎於騰越將官之運閎至怒躍入江水而死可望自號平東王謀稱帝明年定國文秀進討佴革龍執沙定洲及其妻萬氏以

歸磔之悉定滇地前御史昆明任僎倡議尊可望為國主
可望設六卿鑄興朝通寶錢以干支紀年令僎兼禮兵二
部尚書沐天波楊畏知憤甚其黨亦多不服已而艾能奇
死其將馮雙禮主營事可望寵之以術鉗兼兩部以事御
定國教場責百棍示威由是有隙可望患諸帥等夷難制
畏知申前說導以不若歸命粵西則人自稟畏順治六年
己丑四月因遣畏知以南金名馬入貢兼慶襲爵為副求
封親王辭頗驕悖兵科金堡首言異姓封王逆制且觀可
望意不相下從之適足損威不可許大學士嚴起恒主堡

議久不決畏知詗時異勢殊法有因革且國家豈能禁可
望自王耶今若不許阻遠人向化心又生一敵非計堵胤
錫亦以為言乃封可望為定遠王賜名朝宗并賜定國名
如靖文秀名若琦畏知未至陳邦傅以南寧與廣南接壤
當先被兵欲自結可望使潯州城守將胡執恭先以書通
約許封秦王可望悅執恭私鑄印填空敕拜表輒行至貴
南可望郊迎受敕印俯仰甚歡所部皆賀土司修貢獻及
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鈞敵可望大喜始奉桂王年號
比畏知還知其詐深恥之卻不受厚遇執恭竟以秦王行

事諸軍悉曰行營護衛曰親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
下行曰令旨上書曰啟稱定國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
劉為張獻忠立廟歲時致祭皮熊在黔畏逼遣官李之華
通好請盟可望致書責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守則
足資保障獨是不肯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繁黔中乃兵
出咽喉豈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為假道長發之媒若黔若
滇總屬朝廷封疆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
意於其間若止以一盟了局為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
望於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順治七年庚寅八月桂王在梧

州可望使復至求真封秦王大學士起恒持前議王化澄
朱天麟及本兵萬翱兵科徐極皆請許之文安之郭之奇
是起恒之奇因風變指明得失而籍川黔者希狗可望請
以通道西南起恒難之會內江楊鼎和至行朝力言王封
非是起恒引為本兵又轉劉堯珍掌兵垣代翱極化澄天
麟議遂格可望由是切齒起恒九月可望犯貴州皮熊不
能禦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奪其兵黔中院司道
官會請文選入城遂下平越又使賀九儀將兵趨遵義王
祥棄軍挾妻子重貲將奔彭水眾盡散追及自刎死會

大清兵逼武沅馬進忠張先璧等避入貴州皆歸於可望眾至數十萬地與粵西相接其冬孔有德尙可喜破桂林廣州王奔南寧明年春遣編修劉蓮使貴州封可望爲冀王至平越不得入楊畏知請至行在更議可望陽諾先令賀九義張勝張明志以兵至南寧盜殺兵部尙書楊鼎和於昆崙關擊大學士嚴起恒於舟中投其屍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俱見害舉朝悖伏始眞封可望爲秦王畏知見逆節萌芽痛哭曰此乃我負國家入朝自劾遂留相王可望怒遣指揮鄭國就行在執畏知還黔殺之自是無一人敢齟齬

者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各輸誠於可望行在動定纖悉馳告陳邦傳叛導

大清兵逼南寧可望遣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等遷王於安龍可望北取西川總督李乾德敗死李占春余大海下荆州降王自至安龍可望以兵守之范應旭知安龍府乘輿服御百官儀衛一切關白應旭應旭與提塘官應科造冊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員月支若干而可望上書有云人或謂臣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尙有諸侯諸侯亦尙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於何地令於何人其恣肆類如此夏可望以吳三桂入四川白文選敗決意北犯慨然經略中原使李定國率兵八萬出武岡馮雙禮副之劉文秀率兵五萬出敍定張先璧副之文秀入西川爲三桂所敗全軍俱沒而定國乘勝獨進克復桂林害孔有德斬陳邦傳九月定國北向衡州可望亦自至沅州使白文選張虎攻辰州拔之殺鎮守總兵徐勇自何騰蛟殁官軍久不至湖南可望定國一旦猝出故將胡一清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皆自山谷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長岳一帶俱奔潰十一月定國戰於衡州

斬敬謹親王可望以定國數戰勝內忌馮雙禮與爭勝從相搆衡州之戰始嘗小卻將因以爲罪而殺之使召定國於武岡定國覺其意辭不赴引兵從東安全州復入廣西可望自帥兵追之不及有德雖死其固山佟圖賴復進攻寶慶順治九年壬辰春與可望遇於花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禮軍左白文選軍右楊武馮萬寶在可望後望見可望龍旗萃攻之殺傷相當可望忽自走入楊武諸營見龍旗走俱潰惟雙禮一軍不動

懲衡州之事不追各引還以武寶間爲界遂棄湖南定

國攻肇慶亦不克時王在安龍幽閉日甚聞定國在廣西與可望有隙密與太監張福祿全爲國言秦王待朕無人臣禮朕欲撰一密敕齎西藩行營冀其出朕於險汝二人辦得否福祿等涕泣受命以告大學士吳貞毓遂約內翰蔣乾昌李元開給事張鐫御史李頎胡士瑞部郎徐極林鍾趙賡禹蔡縯鄭允元周允吉朱議㴚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與謀以吉翔天壽素附可望議先移天壽於外使吉翔祭陵南甯皆出十一月乃密遣林青陽往廣西封定國爲晉王命入衛尋遣周官申諭詞旨哀切定國受詔感

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會劉議新自行營回過南甯爲吉翔述其狀吉翔雖赴南甯留弟雄飛偵行在動靜乍聞議新言大驚曰不早自爲地事發禍且及吾輩矣陰使提塘王愛秀報可望又諷議新具疏安龍爲左驗可望聞之大怒使人要執青陽官并吉翔赴貴陽對理陰厚待吉翔

順治十一年春可望使鄭國王愛秀至行在言西府孖議國主待渠不薄乃敢私通奸臣要脅封爵今林青陽周官已考訊吐服皇上明知此事出自何人臣等可還報國主

桂王謝曰事非朝臣所爲比年外間假實假敕甚多秦王還宜密訪國等怒目而出至朝房見執政云我等欲回貴州若輩作何語執繫貞毓又以兵入宮縛福祿爲國宮中大震其黨兵侍郎冷孟銋進曰諸臣不足惜上不亟自言恐并及難桂王曰汝等逼朕朕知是誰汝等知之何不直說悲憤而退貞毓備受楚毒曰我備員宰相凡事自主之上下無與者然天壽雄飛已密探同事者姓名先報可望竟偕執請王裁決所司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論罪福祿爲國僑凌遲乾昌等十四人棄市貞毓賜自盡皆慷慨賦詩投法以安王意安龍人哀之後爲祠祀稱十八先生焉

可望滋怨定國遣馮雙禮賀九義以騎兵七千步萬餘人出古泥懷遠襲定國於柳州定國弃賓南追之不及遂攻桂林無功而還可望仍厚養定國妻子於雲南其冬定國圍新會兩月不拔與何可喜耿繼茂等戰累敗由賓橫退入南甯而王在安龍勢益蹙日食脫粟塗茨薄以居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挾彈射鳥直入宮門文吏乘輿過殿過之不復下改稱安龍府爲安籠莫敢致詰可望陰圖篡逆忌定國文秀異同故未發定國既敗可望內喜是年可望遣兵攻常德亦敗歸聞定國將赴安籠慮有變使白文

選率兵移駕貴州後宮皆哭文選亦爲泣下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可望因奏曰上無恐第遲行可望使文選追及曲靖文選遂不返至雲南劉文秀率文武官屬出迎王入居可望府封文秀爲蜀王與晉王定國同輔政託沐天波以心膂封文選鞏國公遣還黔召可望令以兵屬定國文秀經略川廣錢糧歸之行在可望以妻子在雲南未敢叛明年正月王復遣可望部將東昌侯張虎護可望妻子赴貴州又賜虎金簪一枝令從中開諭虎至詐言上賜簪密令行刺以媚激可望可望既得妻子無所忌遂大言

桂王負義定國文秀謀反奪文選鞏國公印并其兵置營中決意攻雲南馬惟興馬寶陰與文選謀乘機反正從容爲可望言文選舊人感銜恩諸將才望無出其右向特見猜定國使其心果貳必不復來人來而奪其兵失歸附心試用爲總統必能爲國盡力可望信之乃留馮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統諸將前行自帥大軍後繼九月兩軍遇於交水文選來歸可望聞變即欲返貴州馬寶切齒大罵曰吾乃爲跛賊所欺要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豈因一人去廢大事耶文選爲賊時嘗戰傷足裁他人足接之雖愈而跛故寶詈跛賊可望又信之密使寶與張勝武大定以精兵四千由潯州間道襲滇都而身當定國悉衆出戰陣甫接惟興軍先走衆遂大潰可望夜奔貴州張勝至滇都沐天波恐王尚禮爲變挾與入朝以兵守之使王安等拒戰於城外勝知有備引還至渾水塘爲定國所執寶來歸文秀引兵東追馮雙禮詭可望曰官軍至矣可望知衆心散度事不濟遂挈妻子赴長沙經略洪承疇軍前降雙禮掩其輜重以貴州來歸可望至長沙爲畫取滇黔之策多爲書誘其部曲使內叛吳三桂竟拔雲

南可望固有力焉可望封義王傳子至孫降爲公

西南紀事卷十二

明人讀書能尙氣節辨義利當南都淪覆鼎命已移故老遺臣猶閩浙滇粵殘局奉唐王以支撑山陬海澨且二十年雖跋涉逃竄疲於奔命而忠義感發不計成敗固足以維繫綱常矣明季野史雖多非限於見聞卽取材尨雜其間善本蓋寡

國朝纂修明史自有體裁不暇詳爲紀撥餘姚邵念魯先生康熙時人距明季未遠尙有一二耆老可資諮訪又游內平一故其見聞亦非限於方隅者可比撰東南紀事十二卷以存魯王唐王西南紀事十二卷以存桂王辭尙體要無慚作者昔常璩著華陽國志崔鴻著十六國春秋馬令陸游皆著南唐書載記一類實輔正史並行軼事遺聞賴以不泯邵氏此書亦其次也惜書成未刻僅鈔本流傳往年馬端愍公撫浙擬刻此書懸百金求其本不可得榦幸得見之遂刊諸梨棗與勝國諸臣忠義之烈久而彌新且與華陽國志諸書並傳不朽亦藝林勝事也光緒甲申

九月邵武徐榦識

所知錄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記

一閩立國僅一年某以乙酉冬十月始到行在旣補外吏不悉朝事及終日奉檄驅馳無因得閱邸鈔茲編凡福州年月以前事皆得諸聞者也至於延平行政贑州用兵亦祇識其所親見江閩士大夫多留心者必已有成書也

一粵事自戊子秋九月過嶺到肇參列班行畧有見聞隨即記錄茲編凡戊子以前皆本諸劉客生之日記於湖南戰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記者而已辛卯春滯梧州村中畧加編緝夏四月始離粵地去南日遠間有傳聞不敢深信亦不敢紀也

一宏光朝某以書生嘗鈎黨之禍匿武水周仲馭家複壁中耳目俱絶無所聞知亂後始過白門於先朝勳戚口中得三款案遂作傳疑詩三首紀之至於覆國之奸固係同郡本末素悉今惟紀其里居大畧乞降後死仙霞嶺事皆得諸同時共事者之口若其立朝誤國諸狀海內自有信史也

一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觸輒紀篇章閩中舟車之暇亦間爲之粵則閒曹無事莫可發攄每有紀事必係以詩或無紀而但有

詩或紀不能詳而詩轉詳者故詩不得不存也刪者甚多亦存其紀事之大者而已

一出嶺時頻遭兵掠是編爲小兒汝祖藏敗絮中得存歸而深匿之將作井中史矣見殁十餘年不忍發笥檢視而僞說横行顚倒悖謬無處置喙付之長歎而已近見野史中亦間有傳信者然皆得之風聞其中成敗是非本末曲折未經親見故不能

悉之深也其書有爲予所知而不甚關係
當時偶失紀者補人數條若予所不知者
雖信亦不敢載也

所知錄卷上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記

隆武紀事

上諱聿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於南陽國號唐祖端王惑於嬖人欲立其子四世子義於承奉司上方三歲從之四年二十八尙未請名已世子遇毒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桂言於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其子不

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爲上請名立爲世孫崇禎五年壬申端王薨上襲位年三十一矣七年甲戌流寇猖獗上捐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豪弗援功上以爲言詔逮振豪下獄已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爲參將領之不許八年乙亥冬流寇再犯南陽上疏言所有護衛一千二百人半爲汴梁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軍見還亦不許會先

帝欲行宗室換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上遣書子壯爭之稱說典制援引經傳言言有本廷臣固不及知也已因督臣盧象昇過南陽不朝劾奏之上好争宗藩大體又所建請日煩與廷臣多牴牾先帝意亦不之善也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上擧義勤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奉旨切責至裕州與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事定下禮部議給事中馮

可賓鍾炌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墻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械致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陵奄索賄不遂用祖制墩鎖法以困苦之上不勝其辱病幾殆賴妃曾氏調護惟謹至封股以進乃愈

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本籍江西上卽位

册爲皇后

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望氣者言鳳陽高墻內有天子氣淮撫路振飛聞之以賑罪宗爲名入見上上告以吏遇無禮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應詔於法賑以私錢甲申十七年北京陷南渡立國大赦出高墻禮部奏請復王爵不許命徙居廣西平樂府乙酉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陷上勸潞王監國拒北使之招降者王不能聽時鎮江總兵鄭鴻逵自京口至戶部主事蘇觀生自

南都至觀生由保擧爲縣令起家胥會於杭杭已降遂奉上入閩以閏六月七日監國鄭鴻逵請早正尊位以繫人心鄭芝龍意有所待羣臣亦多言監國名正宜早出關號召天下俟有收復功建號未遲不報隨於二十七日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於福州南郊以布政司爲行在建行在太廟社稷改福州府爲天興府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天下以本

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遙上宏光
尊號爲聖安皇帝進封靖　伯鄭鴻逵爲靖
侯南安伯鄭芝龍爲平　侯封鄭芝豹爲
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陞蘇觀生禮部左侍
郎尋加東閣大學士叙擁戴功也以黃道周
人望所歸特用爲吏部尙書兼大學士召起
禮臣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　起朱繼祚林
欲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等皆相繼入閣美

日廣吳甡高宏圖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
敦請其後又以黃鳴俊林增志李先春陳宏
謐等爲大學士獨宏謐不至以張肯堂爲兵
部尙書李長倩戶部尙書曹學佺禮部尙書
兼蘭臺館學士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周應期
刑部尙書鄭瑄工部尙書馬思理通政使一
時耆碩盡列卿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舊或召
起特授或因大臣薦舉破格用之惟翰林吏

部專循資格而兵部職方一司督撫藩鎭題
請虛銜爲軍前贊畫監紀至濫觴不可勝紀
上亦輕畀之由是清流往往恥與其列上特
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欲破格用人
臣未入闕即蒙首輔黃道周疏薦徐鳴時
徐孚遠吳德操及臣四人嗚呼鳴時孚遠
次第授官臣後至同德操上疏言臣志在
科舉求俟鄉試奉旨時方多事朝廷破格

用人既經輔臣薦舉着吏部即與試用不
必更俟鄉試然入闕言事者紛紛輒以口
舌得官近於濫矣
如鎭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意即時
實授御史吳門楊廷樞遜跡不出不由薦舉
手勅特授御史皆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
東林復社也凡東林老宿既無不徵召而庶
吉士張元琳爲其叔父瑞圖請謚欽謚文緩

卽立意可知矣御製繙紬序極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南黨甚析但於南黨諛云西林耳至於翰林一席資格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特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笈曰予覽其詩文意其爲進士耳竟改禮部主事攸縣舉人劉自　爲督師何騰蛟齎奏至行在騰蛟力薦其才召對稱旨特授簡討以爲騰蛟德也詞林中乙榜惟自一人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太多也

上性儉素傷國家之難動斷葷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皆老嫗於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爲文下筆數千言立就手擬三詔及與魯監國書凡館閣諸臣擬上者皆屏不用親洒宸翰洋洋灑灑諸臣相顧皆不能及又極獎忠義聞江陰涇縣人以守城拒敵

破　呼曰石家子孫遇此兩日三天童子亦旨哀而發之批閱章奏徹丙夜不休其批旨有多至三日七言者或送中宮代批后亦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於屏後側聽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

其有行宮詞宮漏沉沉迥未眠大家殉燭在甘泉遙瞻御筆珠簾裏夜半頻聞手詔傳外廷章奏晚猶通侍史開封五夜同傳道君王看不及黃羅親裹送中宮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宮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皆實錄也

規模濶大好彷彿漢光武平時思舊皆以南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募能召至有賞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卽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爲卿凡生平無德不報其從龍諸臣恩澤尤渥

某有故人行云漢家天子重故人南陽沓
舊衣冠新半喪已隨安車王釣灘寂寞誰
弄綸滹沱麥飯蕪蔞粥黃金大印報不定
共稱天子篤恩私努力雲臺慰主知請君
試看馮異賜不是滹沱饑過時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蓋
由觀生不係科目起家故令領其職以寵之
也然人望不屬所招致者皆妄男子稍知自

好者不肯與上久亦厭而罷之鄭芝龍有子
名森國學生上愛其材器賜國姓改名成功
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體統行事
八月鄭芝龍集廷臣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
外當守者一百餘處應設守兵若干其戰兵
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
江右畧計共二十萬合兩身八閩餉計之不
支一半請於兩稅內每糧一石預借銀一兩

每府差侍郎科道督徵閭里騷然民不樂從
反從正供又令撫按官以下捐俸助餉鄉紳
大戶責令樂輸又令察府縣歷年積穀銀兩
未解者悉解赴行在芝龍又請清理僧田可
得餉八十萬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
例從之於是廝養隸卒皆得給劄授官雖止
虛名居然冠蓋謁公府晉江令金允治聽訟
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而對簿或相毆於廷

官不能制其為害如此然猶苦餉不足守關
兵僅數百又皆疲癃不堪用廷臣日請上出
關上屢下 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缺為
芝龍鴻逵 恃有援立功驕蹇無禮上嘗賜
宴大臣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道周引
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右者固爭之遂 道周
芝龍怏怏不悅諸生有倖芝龍者上書言道
周迂腐非宰相才上怒敕督學御史杖之芝

龍又薦其門下士朱作楫吏科給事中童正發戶部主事皆不允于是益懷怨望及行郊天禮於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郊天大典芝龍鴻逵不出陪祭無人臣禮當正其罪上賞楷有風裁即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毆士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所容亟請告上欲曲全之允其回籍俟再召楷至中途盜截其一耳抵家未久死蓋芝龍令部曲揚耿害之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欲出關又所爲多不法然辛無以制之芝龍亦知不爲衆所予不出關無以弭衆議乃請以鴻逵出浙東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號爲數萬既出關稱候餉駐不行鴻逵駐仙霞關嚴禁仙霞關不許四方儒生出入慮有上書言事者月餘上屢撤出關不應切責彩踰關行百餘里而還仍疏稱餉絕留如故

九月二十四日撫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于是首輔黃道周知鄭氏無出關志自請出關號召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道周駐廣信無兵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月之間有衆萬餘親書告身獎語得之者榮於誥敕以是爲功賞焉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部伍畧定趨衢州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爲內應至明堂里猝遇北兵我兵潰張天祿執道周送南京死焉事聞上震悼輟朝謚忠烈

公到南京　清督洪承疇以同鄉誼使人致意公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備極卹典焉得尙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門生往見者講習吟咏如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終日握管指目爲之腫皆藏弆以爲寶

臨難時過市見市有監福建門牌者指福
建二字曰我君在焉我親在焉死於此可
也南向再拜不去監刑者惻公志遂從之
某哭公詩二月長　天晝昏都人爭舉李
幡膺笑將涕汝辭知已坐索衣冠謝主恩
無路請還先軫首何人招返屈原魂當年
北寺留皮骨此日南朝仗爾存
是時闖賊李自成敗奔至湖廣之通城有九

宮山爲村民鉏梃擊死獻其首于楚督何騰
蛟以聞
自成敗出潼關追至九宮山下飢困親率
十餘騎上山覘形勢與金任僧命炊飯僧
疑爲逃將有重貲竊下山語村民競持鉏
梃上山亂擊之皆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
者前鏃集於其目乃知爲自成梟其首報
騰蛟遂據實奏聞畧無夸張冒功之語舉
朝歎服之
其衆無所歸推其兄子李錦號一隻虎爲主同自
成妻高氏乞降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
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
騰蛟卽同道臣堵允錫徑造賊營賊帥驚喜
恐聽命一時增兵十餘萬上大喜告廟進騰
蛟大學士封定興侯陞允錫副都御史巡撫
湖南降將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高

氏弟賜名高必正號其營爲忠貞營已因
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
施州衛因糧歛馬其郝搖旗改名永忠馬進忠王
進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光璧等十餘
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聲勢頗壯
九月兩廣總制丁魁楚以桂林捷聞先是靖
江王亨嘉於八月僭稱監國以楊國威爲大
將踞有桂林聞中班詔不受廣西新任巡撫

瞿式耜市至梧州聞變卽移書魁楚爲備檄
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亨嘉道桂平潯
促式耜赴桂林任不應親率兵至梧執式耜
刼其勅印先用小艇載囘桂林而兜楚調邦
傳及趙十駟嚴遵誥馬吉翔等與亨嘉戰敗
之追至桂林靖江旣敗囘窘蹙仍以勅印還
式耜趣出視事令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
式耜在城陰結國威標將焦璉爲已用兵至

璉與邦傳合守城者皆兵璉邦傳縋而入遂
破桂林俘亨嘉及楊國威顧奕等（奕桂林推官爲靖江吏科給事中）至閩戮於市廢亨嘉爲庶人幽死封
魁楚平粤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
十月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浙東
於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逢年熊汝霖孫嘉
績鄭遵謙朱大典等已迎魯王于台州監國
紹與中藻頒詔至魯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
曰今日之事凡爲高皇帝子孫皆同心并力
共復國仇有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定
上下也卽具疏上言且言監國當人心奔散
之日倡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猝然有變鞭
長不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
若朝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汝霖等皆
日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
藻廢然返而閩與浙分水火矣

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失民心欲殺
貪吏數人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爈首以貪
酷被逮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傳北兵
至倉皇返郡卽潛遣其孥出城知府吳炆煒
縱之百姓有爭門死者實未有兵也健無以
自解乃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贓穢狀炆煒
亦揭健上并逮至爈與炆煒論斬健亦棄市
勲輔以下皆爲申救不聽

原任兵部侍郎王期昇及彭遇凱至行在陛見上加期昇總督遇凱僉都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常調振飛言遇凱新進士降賊而南附馬士英改御史巡按浙江因搜括閭閻以至激變期昇在太湖秦宗室盛徵稱通城王居然帝制泒餉責餉强奪民女爲兩山百姓不容乃逃入閩臣等非有私隙也上乃止

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都察院事頗重貧格惡以口舌得官者上既特授錢邦芑御史邦芑疏辭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合疏爭之上重違開元意令邦芑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闕失名爲司務實御史也

初汀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號爲閻羅總自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前左營最强張安者首左營之一營也驍勇善戰久有歸正意永寧王招出湖東與敵遇屢戰皆捷遂復撫州湖西則臨江鄉紳楊廷麟與吉水鄉紳劉同升以義師恢復臨江于是楊廷麟等爭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而浙中諸將亦望上幸衢州原任山東臨清知州金堡陛見勸上急宜棄閩幸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也且言今時天子宜爲將不宜爲帝湖南有騰蛟新撫諸營皇上親入

其軍效光武擊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中興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威儀皆可去也上大喜語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即授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固辭請勅印聯絡江上義師以出上遂決意出贛州幸長沙先遣大學士蘇觀生赴南安募兵中途接應上親祖送之

金堡字道隱杭州仁和人庚辰進士初任

臨清知州京師陷南奔旋丁內艱與鄉人姚志卓起義山中志卓屢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遥爲聲援堡入閩奏其功上大喜封志卓爲仁武伯擢堡兵科給事中以服辭乃請勅印假虛銜以墨衰從戎聯絡江上義師既至江東入方國安營脅諸臣以堡北來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論國安國安遂執之御史陳潛夫語國安曰堡與姚志

卓起義建功公固知之曾許迎其家渡江今何乃爾國安悟曰是也然此舉非遵監國令乃閩中二鄭有書必欲殺之耳蓋二鄭惡堡勸上棄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示芝龍書且云吾縱其去去勿入閩若入閩吾必追殺之不然無以取信二鄭也潛夫以謂堡堡曰吾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被殺是死于盜耳命也遂行以次年

夏至閩繳上聯絡義師勅印上欲奪情堡再三辭不允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爲黃道周諸正人所不容爲奏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爾比例芝龍見之以爲行將大拜堡也忌害益甚是時上在延平輔臣曾櫻留守福州隱知鄭意密疏勸上欲保全金堡莫如聽其辭堡凡七辭同官朱某等亦代爲請始允堡以丙戌八月十五日辭朝

從延平出汀贛趨衢州而上已有旨諭騰蛟遣兵迎駕騰蛟命郝永忠率鐵騎五千赴行在至韶州聞汀州之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輔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爲首輔隨營以曾櫻協同鄭芝龍留守天興料理兵餉以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吉日行推轂禮鴻逵出城

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授鉞大風起天帝及高
皇帝位前燭皆滅三軍失色以十二月十六
日發福州一十六日駐蹕建寧
上所部眥皆陽順鄭氏意移蹕建寧其實
信堡言將相機出贛州趨長沙也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
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皆戴罪立功初
日大雨雹雹大如斗或如刀劍天晝黑

對面不相見
予有閩江氷雹歌閩江正月氣鬱蒸日午
天南赤血凝照見江水蛟龍頻劃然有聲
如裂繒少焉赤散雲潑墨北風刮雲天晝
黑閩江舟人無顏色蹙眉對面不相識秦
川公子善天文急占有雹纜江濆欲襟危
坐敬天怒須臾雹下何紛紛初如刀鋤相
擊爭忽似山摧萬壑鳴小如杯盤大如輪

恐是天上金銀宮闕一時傾沿江舟艦半
打破官舫漏徹何由坐呼僮開艙掃雪推
風亦漸止雹亦過白髮罟師老江邊自言
此異人未傳此是陰氣盛毋乃兵禍連北
地沍凍固宜有南方炎熱今何然天符地
氣俱變易世人安得大平年
交阯日本諸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
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陛來賀工部右

侍郎
御史艾南英言解餉微勞不宜遽膺顯擢
且言來賀奸黨周鑣自賊逃回曾匿來賀
揚州刑署中云云蓋南英與鍾舊有文字
隙王是以為來賀罪衆人咸笑之
二月馬歷嶺兵變命輔臣路振飛王浦城安
撫之江楚迎駕疏相繼而至上意遂決出汀
州入贛與湖南為聲援芝龍欲挾上以自重

固請回天與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駕不得行仍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賊受撫雖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閩士大夫輙呼之爲賊絕不與通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位益尊權益重全閩兵馬錢糧皆領於芝龍兄弟是芝龍以虛名奉上而上以全閩與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常有閩也

馬士英叩關請入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七

疏自理有李遠者士英私人也與上有舊密疏言士英有治兵才與阮大鋮皆宜在使過之列上特許士英以青衣視事戴罪立功會王遣其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書與王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職官並列朝籍不分彼此已遣僉都御史陸清源浙江平湖人解餉十萬犒浙東師王江上方國安縱兵攫餉 清源閩浙嫌益深或曰士英激使之也

兵部尚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徑至江南江南義師必爲響應大兵由閩出浙首尾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加肯堂少保給敕印吏部文選司郎中朱依佑加侍郎銜福州府推官徐孚遠加兵科銜俱從肯堂出止于舟山辛卯八月舟山破肯

堂蟒衣南面自縊一門皆死永佑被執不屈砍其脅死僕負尸出城血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潔死遂無知耶血即止孚遠泛海由交址入安隆交址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反厦門爲 清帥吳六奇所匿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柩至松江未葬子亦死

掌院大學士熊開元去位錢邦芑改授陝西

道御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芑入臺臺中諸御史合疏糾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芑有才氣敢言言之慷慨明爽可聽特爲上所信任

廣西有僭自稱宏光云自黃得功營逃出其被獲者僞也撫按以聞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卽係眞宏光失國之君有尊奉無迎議有司審知爲妄下獄誅之　三月吉安

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廷麟劉同升起義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師同升以守制不受官募卒千家廷麟兵旣敗敵遂乘勝追至樟樹鎭不戒反爲所乘大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廷麟在吉安所恃者廣營滇營兵滇營者先帝時命中書科舍人張同敞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宏光時復勑雲南巡按御史陳藎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西省南京已失仍退回吉安因留之守吉安廷麟以客禮待之滇帥趙印選胡一青亦聽廷麟奮勇建功頗多斬獲會贛督李永茂以憂去位上用萬元吉爲督　部尙書以元吉代廷麟駐吉安元吉以諸營講禮統以約束諸將稍稍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左一營旣以立功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鄉紳曾應選請諸朝遣其子傳燦入山招之

皆聽命賜名龍武營以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爲四營兵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專坐四營兵毛滇廣兵皆解體四營兵亦不卽至丙戌三月敵添生兵攻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陷元吉扁舟誓師阜口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不許容駐滇兵徑越贛州趨南康以去四月六日北兵漸近阜口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水

而軍永寧王既復撫州北兵急圍之時鄭彩駐兵廣信永寧請救於彩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遂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成安率所部退回嵩都報至行在大震削彩爵戴罪立功而徵各路兵爲贛援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贛故援贛爲最急也

蔡鼎泉州人好大言李遴言其精天文韜畧萬爲軍師彩敗回鼎請出關自試一戰而蹶遂逃

某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允出汀將赴吉安至贛江無地間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事吉安被圍某亦不能東赴遂久留虔州悉知虔州事初四營既受撫勅書奬賞皆以李春等爲率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李騶名應騶者忘會傳燦功乃聞於四營日公等一體受撫李春獨得官今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殺春傳燦聞之復馳入營爲講明勅稱李春等者併各營而言也調停久之始定兵出駐黄金高樓間去贛州四十里殺掠如故自姓不敢與闘闘則以壞撫局爲罪相與訴諸縣令金廷部廷部曰吾何能爲爾等其問諸首議撫者遂一閧而毀會應選之室由

是贛州人情洶洶畏其徑吉安當由贛遇當事復請吉調往湖東贛人始寧時楊廷麟內召赴行在聞吉安警留駐贛州城外日上疏言援吉防贛事宜心所恃者亦四營也吉安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成營退保南康萬元吉退守阜口所部惟汪起龍三百人觀生發二百人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棉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

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北師泝流上新威營先潰趙龍兵繼之元吉遂入贛城北兵乘勝水陸並進徑至贛州城下城內倉猝無備兵垣楊文薦元吉鄉試本房生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自任城守百姓擁以爲主元吉既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用命坐城上睒焉如寐對客不發一語望隔河敵營遍山輒指爲虛營變焉作

牛兵民有從敵中泅水至城下言敵馬多兵盛即目爲萬安太和間奸民立斬之江撫劉廣允所召募閩兵二千餘人中軍張琮領之由寧都超河東廣允見贛急檄琮回救不至自往雩都趨之贛人曰江撫遁矣焚其舟拘其家口未數日廣允率琮兵至贛人大悔是時四營調任湖東至寧都聞撫州失張安退仍調回雩都延麟親往邀之下贛敵兵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也二十三日張琮趙源符發兵過河至梅林不見敵爭前趨利無部伍伏發爲所敗追至河下人爭舟一時不獲渡多赴水死遂大敗廣允憤甚於五月初一日率兵過河再戰親督家丁爲衝鋒思得一當兵遇敵先奔其家丁亦奔廣允爲高進庫所獲後乃逃回亦異事也而延麟所調四營兵至

贛再戰再敗遂散延麟入城以上予皆得之目擊

五月上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等祠殺假官木堅李之秀於市二人不知何所從來自稱原任兩司召對稱旨即以原官補用後有言其假冒者上怒爲所欺遂誅之

都督陳謙稱奉監國使命入閩久駐衢州持兩端云曾已封靖夷侯欲以此邀封於上上勑芝龍取其侯印爲驗謙齎印至上即召入

闕御史錢邦芑劾其久任三衢徘徊閩浙之界自以舉足左右爲重輕因欲要取侯封以鬨要浙以浙要閩祇恃構鬨　敢行挾制之術又歷數其在衢奸濡不法諸惡狀遂下之獄芝龍疏救不允謙武進人出身甚微乙酉春齎宏光詔封芝龍南安伯芝龍德之故力爲申救行賄五千金於邦芑請免謙死邦芑恐以聞於上遂決意殺之卽命邦芑監刑

芝龍聞之過市命且停刑急入朝見上請以官贖謙死上寄勅促行刑故與芝龍語久慰勞之過期芝龍出而謙已斬矣芝龍伏尸哭極哀厚殮之從此益懷異志寄致書於淸總督洪承疇承疇不答書但答以筆一管疑毫端當有寄札索之一無所有蓋示隱語以必來耳或曰芝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業以王爵啖之此舉特以愚朝廷也

六月鄉試以布政使吳炳爲提調官編修劉以備閩肅士試取中葉瓚等一百一十七名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親試流寓貢生取萬子荆倪大弼等三十餘人改爲華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煒徑授禮科給事中

是時贛州已圍兩月自江撫劉廣允被執援兵皆不敢前六月十五日舊贛督李永茂所

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與北兵遇於李家山九牛山之間數戰皆捷北兵疑援師大至遂撤城下圍屯於水　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城守已久奉詔獎勞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命太守郭維經出閩募兵援贛加六省督師銜維經亦入城同廷麟文薦爲協守計

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

航海江上諸師俱潰行在大震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前進一步有傳北兵至者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言兵譁也事聞削鴻逵爵芝龍既怏怏不得志又爲洪承疇所紿許封閩粵王凡各關隘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信遂跪稱海寇狎至臣宜遄回防禦且措兵餉爲守關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聲言欽餉亦

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王事及內臣數員偵探敵信以上聞耳

七月上誕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皆封爵御史錢邦芑疏言元子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且應見恤剝膚益復可憂臣以爲是舉朝同仇共憤之秋非覃恩受封之時也且覃恩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濫昔鐵勞金章徒以賜從龍之舊卽將來恢疆復土何以酬汗馬之勳非所以重名器勸有功也不報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一盤覆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爲勳輔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祗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負諸

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關上王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錦衣衛官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衆焚之班內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

身豐頤無鬚聲音宏如鐘著緖黃袍詞氣慷慨言之舉朝感動

上擇日出贛楚督何騰蛟遣郝永忠領鐵騎

五　迎駕將至　州而北兵已陷衢州上出
關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科元
黃大鵬死之報至上卽于八月二十一日啟
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自隨
行者輔臣何吾騶朱繼祚等數人而已二十
七日至汀州停蹕一日忽有十數騎叩城曰
吾扈蹕兵也門者納之直入行宮給事中
方趨朝遇之始知是北兵大罵而死從官

一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宮見
一衣黃衣者射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爲代
死也（或云衛臣張致遠）或云與后俱被執后至元
投水死上崩於福州永歷元年遥上　以爲
文皇帝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屬邑查催積穀
餉銀於二十四日回至永安貢川鎮聞延
平破知府王士和死之聞上已幸汀因甲

散遣從役微服奔汀比至歸化則汀州已
陷聖駕蒙塵矣遂留住歸化村中地名胡
枋轉至沙縣北兵至福州禮部尚書曹學
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其餘不降者
多從鄭氏入海芝龍退屯　安海樓船尚
五六百艘因前通洪承疇訊未得要領故
不敢迎降乃使人言其撤關不守以待
清兵之至有功當得大用貝勒令郭必昌貽

書招之芝龍以擁立藩王爲懼貝勒卽遣
其內院至安海與語曰吾所以重將軍者
正以將軍能擁立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爲
必竭其力力盡而事不可爲天命已去則
當翻然乘時以建不世之功所謂識時務
者在俊傑也若將軍無擁立之舉我何以
重於將軍哉且兩粵未平所藉於將軍者
不小今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其卽來

面商地方人才及兩廣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刼衆議降諸將多不欲有周崔芝者以死諫不聽其子成功亦痛哭諫不聽以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爲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計忽一夜拔營起遂挾之北去從降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封面作家書數封但稱

清朝恩德囑其家世世無忘又曰北上面君是吾本願但子弟素非馴良擁兵海上脫有不測我且奈何貝勒曰即有之無與汝事且亦非吾慮所及也遂行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擄掠成功毋本日本長崎王族女也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毋腸屆腸滌穢重納之以殯殮喪後遂起兵以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於烈嶼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移駐南澳軍聲頗振初北兵入關時皆陳謙子爲前導領兵報仇爭爲錢邦芑危邦芑曰謙子烝其父妾豈能報父讐乎已而果傳者妄也而謙子六卿亦從成功海上後竟被執而死貝勒在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國安方逢年懸其首於黯淡灘先

是北兵渡江阮大鋮迎降國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陰計間道歸閩漸可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勢且入閩勸早爲防禦計以此輸忠爲入朝張本也已而貝勒由嚴衢入閩及陷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扛搜得其疏貝勒出以示三人遂駢斬之

十月初四日贛州破先是六月十五日李永

茂所遣吳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山之
捷北兵撤圍屯水西國祚等亦退守南康二
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帥趙印選胡一
靑率兵三千蘇觀生亦遣部下率兵三千楊
廷麟收散亡數千太宰郭維經御史姚奇允
召募滇閩兵共得八千粵督丁魁楚遣兵四
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
當敵萬元吉必欲待水師之至併力一戰中

書來從諤所募沙兵三千人吏部主事龔棻
兵部主事黎遂球所募水師四千人皆頓南
安不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西帥羅明受故
海盜也桀驁難制龔黎兩君如慈母之奉驕
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
月二十三日北兵閉水師將至卽以是夜截
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傷甚衆羅明受
遁舟中火藥器械悉歸敵別人營聞之無不

喪氣廣營滇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城外
遂無一兵
先是九月初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內縋死士
砍臨之九月北兵擄南康滇廣兩營既潰人
無固志各營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
龍疲卒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徐日彩所部
各百餘人郭維經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
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參議謝之良擁

衆萬餘於雩都不敢下粵西狼兵八千人踰
嶺亦不卽至贛被圍日久守陴者皆憊
十月初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兵獲之以
爲嚮導夜由小南門上鄉勇猶與巷戰久之
初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炮炮裂遂陷
閣部楊廷麟赴水死太宰郭維經入嵯峨寺
焚死（有云出城卒於家）嶺北道彭期生自縊於公署
御史姚奇允趙文廟縊死職方司主事周湖

被執罵而磔死同知王明汲推官吳國球胡欽以及編修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于斯昌王其玹黎遂球柳昂霄錢謙亨曾嗣宗戶部主事林琎中書舍人來從諤劉孟鍧劉應駟知縣林逢春通判郭守登等死者不可勝計鄉紳盧象觀合門赴水死萬元吉已出城歎曰使一城俱盡者我之爲也吾何以存正巾幘赴水以死先是萬禁婦人出城其家竊以其姬縋城出萬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以致合城遇難故云然惟楊文薦方病困臥榻上不能起執送南京病益劇絶粒而死

所知錄卷之上終

所知錄卷中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

永歷紀年

上諱由榔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皇帝之第四子也端皇帝諱常瀛爲神宗第五子以萬歷二十九年壬寅封桂王天啟七年丁卯就國於湖廣衡州府崇禎十六年癸未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王率宮眷走粵世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達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爲賊所獲繫道州將送詣賊營會上疾賊問當以何日愈始行上漫應之曰二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上以爲賊至也已見賊衆登陴則廣西征猺將軍楊國威遣其旗鼓將焦璉領兵四千救上攀城而登賊大潰璉入城覓上破械出之扶掖上馬上不能騎賊衆且至璉負之行三四里

渡河得免湖南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送
至粵西從王僑居梧州崇禎十七年甲申王
薨
宏光時諡端王允王妃王氏請王柩至衡
州已葬於梧州是爲興陵上卽位追號端
皇帝
隆武元年乙酉閏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唐王
卽皇帝位於福州是爲隆武晉封安仁爲桂

王徙居廣東之肇慶府隆武二年丙戌上聞
贛州警復返梧州未一月安仁薨上當襲位
隆武語羣臣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
之孫正統所係朕無子後當屬之先是瞿式
耜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値靖江王亨嘉
謀逆自稱監國式耜遂留梧州亨嘉帥兵至
梧執式耜并勝取勅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
兩廣總督丁魁楚聞變急調兵與戰於梧州

敗之遂命叅將陳邦傳趙千駟嚴遵誥與都
司馬吉翔等乘勝追至桂林亨嘉懼復請式
耜涖任式耜陰結其大將楊國威中軍焦璉
與邦傳等合遂破其軍擒亨嘉捷聞隆武封
魁楚平粵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以晏日曙
爲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留寓肇慶府會
安仁薨式耜詣見上姿表異常且多瑞兆心
竊異之乃與肇慶知府朱怡櫚謀迎至肇慶

還舊居及九月聞汀州之變隆武蒙塵式耜
倡議以上賢明仁孝爲神宗嫡孫以賢以親
宜正大位遂與宗室朱容藩原任簡討方以
智戸部郎中周鼎瀚肇慶府知府朱怡櫚等
同心擁戴而粵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閩變
急返肇慶以奉有迎駕之旨躊躇不決會閩
中首輔何吾騶自閩奔回貽書魁楚始知無
駕可迎於是大司馬呂大器自郴州至李永

茂以守御自韶州至相與定計合辭進箋以
丙戌年十月十四日監國頒詔楚蜀黔滇人
情翕然
加丁魁楚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呂大器大學
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
郎李永茂請終制其餘進秩有差
十六日贛州陷報至舉朝洶洶司禮監王坤
趣上移蹕梧州瞿式耜等力爭之不得以二

十日趨梧州
蘇觀生隨於十一月初五日擁立唐王弟於
廣州初觀生奉隆武命至廣募兵駐南雄及
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水聞上監國以已不
與議遂不至肇諸公以觀生棄南雄撤兵擅
歸不令與議會唐鄧諸王自閩航海至廣鎮
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開之於十月二十九
日擁唐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國

初五日即位改元紹武此中監國之詔未達
彼中登極之詔先頒矣先是唐王遣主事陳
邦彥來肇通好上已登舟舟中召對邦彥曰
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係人
心魁楚等然之上授邦彥兵科給事中未及
回廣聞唐王已正位號於是魁楚始定議迎
上還肇以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
亥爲永歴元年頒詔中外遣兵科給事中彭

燿往諭廣州燿爲秦令有能聲入廣極陳正
統所在監國先後宜示大義觀生不聽燿語
不遜遂殺之即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
致書式耜力請誅觀生而是時王化澄代魁
楚總制當督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
侍郎林佳鼎請代化澄遂命以原官督諸軍
下與廣兵遇於三水廣兵敗乘勝至海口廣
兵以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岸

陷淖中全軍俱覆佳鼎與僉事夏四敏同死於水

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再舉鬨北兵以輕騎數千突入廣城執紹武觀生自縊聲勢漸逼三水司禮監王坤復趣上西幸避之於二十六日登舟式耜方視師峽口聞之急返挙力挽不得魁楚扈駕西上陸嶺西道朱治憪爲廣東巡撫留守肇慶式耜部署畢疾趨梧上

已越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梧爲標將蘇聘所惑從梧轉入岑溪化澄攜中樞印走潯州隨駕者戶部尚書吳炳編討方以智文選司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誠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靁吳德操洪士彭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耳

王坤先朝舊璫本名宏祖自南都陷入閩隆武屏不用至是宮府草創無習故事者留爲司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廷亦遂負緣以進如周鼎瀚本戶部郎中內批改給事中式耜曰瀚歷部俸深且有推戴功應陞卿寺今破例而改非陞也何以示新政然瀚志在給事卒爲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兩廣總制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代化澄出兵出則進化澄右侍郎掌中樞印會呂大器以病去舉勅陞化澄兵部尚書皆出於坤大學士李永

茂以守制不入直奏請嵩知經筵永茂疏薦十五人坤輒以己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啟沃責茂茂以十五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經筵事乎遂解舟去已坤復薦數十人科臣劉璐等疏論內臣不得薦人坤大怒此逐璐等其橫如此然上以王習知宮禁事左右導衛故特親信之況倉猝西幸者再羣臣要留不得皆坤之爲也初丁

魁楚與呂大器瞿式耜等請上監國而王坤適自閩至魁楚深爲結納遂用爲首輔召趙前大學士陳子壯閩魁楚秉揆力辭不赴魁楚復與大器爭督戎政不協大器因上有西幸之意自請留守東方未幾由梧而韶再至梧入郴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坤再趣駕西上上意在楚時班行多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

丁亥正月元旦蹕梧州由府江趨桂魁楚棄上走岑溪舳艫相屬北將李成棟追及之盡獲其輜重婦女魁楚素與成棟有隙及是薙髮迎降成棟不禮籍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悉斬之魁楚在坐哀求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豈望活倘求活人耶併殺之吾猶見其一孫攜數歲爲羅成燿子

永歷元年丁亥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大學士同瞿式耜入閣辦事式耜請駕蹕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粵粵楚用兵易以策應王坤力主幸楚是時肇慶已陷北兵在梧初十日北將李成棟自梧襲平樂居列鰲以精騎直犯桂林兵薄陽朔上遂決意幸楚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扈從命式耜爲桂林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耜請暫駐全州去桂稍近軍機易以呼

應從之二十五日平樂府陷守將陳邦傳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璉率所部兵盡入桂林爲防禦計初璉以破靖江王有功陞叅將駐黃沙鎮是時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搜漁舟次第得渡

三月初一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岩下璉以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

數十騎衝入文昌門亘上城樓下瞰留守公署矢注如雨式耜方緩帶從容忽仰見城上鐵騎馳驟訝曰豈是　耶急召璉璉兵悉散遣領犒一時不集璉方裸不及披甲挾弓矢趨至城下連發數矢斃其二騎璉亦被射中臂援鏃更射又斃數騎騎奔徒步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殺連砍十餘騎桂林以全是時定蠻侯劉承允從武岡入衛頤尊朝廷惡王

坤弄權跪逐之面此周鼎瀚仰寺官鼻息不爲禮聞桂林有警卽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　已敗退承允以擁衛功晉封安國公劉承允請封掌錦衣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吳西司房嚴雲從伯爵以酬扈駕之功于是吉翔封文安伯承吳遵化伯雲從靖江伯御史毛壽登駁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鎭例晉五等給事中萬六吉御史吳德二繼

論之吉翔等疑壽登疏出編修劉湘客指使瀚復造蜚語爲董卓漼汜之譏以激怒承允承允訴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縛壽登湘客六吉德操於行在午門外承允復力在申救得免皆奪職承允與吉翔內外交結益跋扈不可制要上幸武岡式耜屢疏爭之其逼杖壽登等者亦以四人主還蹕之議也及是聞桂林之捷知粵西漸安上將返蹕桂林四

月朔駕移蹕武岡改爲奉天府政事皆決於承允矣而承允前所遣援兵在桂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於五月十四日與璉兵譁鬪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留守瞿式耜檄誅爲首者二十餘人疏劾承允馭兵無律狀十五日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鎭扎兵值知桂林兵變復圖來犯大集平樂陽朔之衆號召土賊猺人蜂擁而至璉聞知復從白石潭回桂部署畧

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於文昌門外時方贇雨城壞　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璡褁創披甲督諸將分門扼守副將白貴白玉堅堵文昌門式耜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璡與白貴等未及蓐食遽開城門出戰掩其不備擊殺數千人自辰抵午璡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耜急括署中米蒸飯縋城下分哺再戰日晡雨未息收兵明日

復出戰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棄甲仗而逃副將馬之驤隔江復發大炮助其聲勢遂乘勝追擊數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路一從桒木嶺來不知前兵已敗馬之驤聞之疾馳渡江未登岸敵爭迎擊之驤運槊大呼連斃三人皆奪氣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胆喪不敢復窺桂林矣璡驍勇敢戰得士卒心久於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桂林賴以再全

捷報詔封璡新興伯式耜臨桂伯式耜力辭不允再疏請還邑全州不報

上在奉天召戶部右侍郎嚴起恒爲大學士同吳炳八閣辦事起恒浙江紹興人崇禎辛未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廉能陞衡永道

年癸未獻賊躪湖南官兵逃散獨起恒等永不出諭門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漸返賊退永獨全上即位加戶部右

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是召入行在爲東閣大學士爲人清介和惠雖非撥亂才然一塵不染頗爲藩鎮所畏服湖南土賊曹志建等十數營相率來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堵允錫駐長沙聲勢頗振焦璡既屢戰勝遂於八月初六日率兵直趨陽朔下平樂叛將李明忠據滸以叛柳聞之宵遁陳邦傅亦由賓州柳州出復潯州次

復梧州全粵初定留守瞿式耜復具疏請還桂林奉肯擇日返蹕而北兵已陷長沙由寶慶直趨行在二十五月癸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宮踉蹌斬關出從間道達靖州界百官星散大學士吳炳被執死焉劉承允舉城降護駕叅將謝復榮以兵五百人斷後與追騎戰死於王家堡上遂由靖至柳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監龐天壽帥舟師五千來迎會天

雨泥濘乘輿服御沿途散失宮婢內豎皆狼籍雨中飢困不能興性預勅行宮盛供帳凡御用器物悉備中外隨駕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上大喜太后言於上面封性商邱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禮監印務上次柳州

初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危會粵東余龍起兵龍胡江盜有衆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陷建義者多歸之其勢

益張焚北船於東莞遂犯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左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兵攻東莞縣令鄭霖開門以應已聞成棟且至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滘村遣張元瑩陳瑞圖奉表行在進家玉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起兵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應成棟既破余龍遂趨順德應房迎

戰敗死移兵攻杜滘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兵引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棄城走博羅遂據之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邦彥共攻廣州初邦彥約城內諸降將內應期於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先期以五百舟師薄城謀泄佟養甲捕諸內應者悉斬之發大礮擊舟舟燬兵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退保九江

又棄去入高明與監軍麥而炫知縣朱實
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命清遠指揮白曾
燦反正文邦彥邦彥率舟師赴之成棟用
四姓賊鄭昌等爲導至高明發礮破其城
殺實蓮於南門樓子壯而炫被執成棟遂
圍家玉於博羅城破家玉走增城急攻之
成棟赴救內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乃與
諸將痛飲夜投濠死將士數千人皆死無

降者子壯臨刑罵不絕日養甲寸磔之分
其骨骼散直各郡城樓遍召廣州諸紳坐
堂上觀其受刑以 之而炫從死而家玉
首亦至東莞李覺而與家玉有隙時在坐
請審視恐爲所欺養甲日視此貌清正固
是義士必家玉也 數日成棟之清遠邦
彥率兵巷戰力屈投水北兵鈎出之與總
兵會天奇同械送至廣州既至亦大罵而

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義
旗並舉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
武岡間猶得從容駐蹕者三人不爲無功
也

九月上在柳州式耜再疏迎蹕極言粵西山
川形勝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豐稔飛輓
有貲上遣閣臣嚴起恒詞臣劉湘客至桂林
與式耜酌量移蹕事宜何騰蛟亦至忽南安

侯郝永忠帥鐵騎萬餘自湖南來百姓震駭
復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會宜章伯盧鼎亦至
自是兵勢稍壯騰蛟遂帥與璉等與永忠分
汛防禦桂林以安而柳州叛將覃鳴珂與守
將龍文明搆釁攻殺幾至犯駕上幸象州
十一月北督佟養和帥兵至全州灌陽騰蛟
式耜集永忠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又命盧鼎
與滇帥趙印選胡一青等分路駐全北兵至

合擊大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千級奪馬三百餘疋義和僅以身免諸帥連營而軍亘三百里北兵退式耜復請駕還桂林

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蹕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勅至桂催兵下梧州王坤旣被劉承允逐僉緣馬吉翔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出吉翔手也及至桂始歸諸內閣擬復多改票式耜爭之不能得是時騰蛟督諸將列營永福

而璉與永忠兵益不睦璉走平樂永忠壁興安

永歷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敘元年全州功晉封騰蛟世襲定興侯桂國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湯熊兆佐馬春麟各與挂印滇帥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焦璉進封侯

二月二十一日言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永忠興安被襲急奔回逼上移柳州式耜請俟督師騰蛟報至不聽嚴起恒請涖至天明方五鼓乘輿已發矣永忠放兵大掠適滇營兵亦自靈川撤回城中烟焰蔽天兵又相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朝士皆被戮辱式耜亦被刼入舟行三日放回泊漳木港遇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請式耜下陽

朔催焦璉入援先遣一吏入城息烟火收倉儲餘粒草檄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在也於是焦璉自平樂馳入桂楚鎮周金湯熊兆佐滇帥胡一青聞變皆至督師騰蛟亦提兵自永福至北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襲桂直抵北門式耜守城騰蛟督師三面出一青領兵出拱極門周金湯熊兆佐領楚兵出武勝門焦璉隨督師出北門璉纔過敵卽奮臂大

呼諸將軍看璉殺敵单騎横不能衝敵營敵圍之數重璉左右奮擊敵散而復合者數次璉部將劉起蛟見璉被圍大呼殺入與璉砍數十人貫其營而出趙興白貴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滇楚諸營又從旁夾擊敵不能支遂潰一青從東來奮擊復大敗之一青騎剪鬃馬敵呼之爲牛遇之輙自避騎牛蠻子爲人短小便捷馬上騰擲如飛善用鐵標鎗於十數步中取人百發百中馬蛟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與璉追殺二十里北帥墮馬幾獲遂北渡甘棠逼去留守於北門待督師還並轡入城時三月二十二日事也當永忠之亂監司府縣俱鬨散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諸將列營榕江日需米數百石無所出式耜多方搜括得升升往得斗斗往督師計升斗分給士卒久之民多樂輸餉大足

督師乃得率諸帥出嚴關與留守交相勞苦復交相慶

上以三月初十日至南寧扈蹕大學士嚴起恒錦衣衛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靇洪士聲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耳至是式耜乃上疏訊行在所候上及三宮起居上始知留守無恙桂林復全爲之泣下下詔褒賞慰勞有加

四月乙未朔王子生初十日江西金聲桓反正疏至聲桓本寧南侯左良玉之部曲隨良王之子夢庚降附用爲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本龍賊受撫者兵最强聲桓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併相結帳下諸健兒以計殺體仁用得仁領其軍駐建昌幕中曹子悅信豊人也每勸得仁反正聲桓幕客吳遵周陰與子悅同謀黎士彥者善摸僞勅印因

南昌鄉紳萬翺以通於二客兩帥猶豫未决
會御史其巡按江西倉庫索取得仁家女樂
得仁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
反聲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彥勅
印僞封也遣人齎奏行在至是始達
同日廣東兆帥李成棟自負有取粤大功一
旦以佟養甲爲總督受其節制意不平亦懷
異志念家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成恩潛往淅

江以計迎取侯至粤然後舉事値聲桓已定
南瑞撫建諸郡路阻成恩思密致聲桓蠟貴
時養甲覘知上在南寧檄成棟兩路進兵無
從連州入賀平取桂林一由高廉襲南寧又
撥水師五千駐梧州策應成棟辭以無餉覘
望不進養甲趣藩司即行措辦署布政司袁
彭年以庫存八萬兩付成棟養甲不知也四
月初十日黎明成棟啓令兵齊集教場譁言

無糧欲爲變自請總督請養甲親出撫輯養
甲出城錢騎布滿城外馬步五萬餘擁之大
噪成棟先取其總督印握之三軍歡呼同時
割辮養甲亦自割辮即時出榜安民以反正
曉諭軍民用永歷年號檄各屬郡縣改復衣
冠粤東十郡不半月而底定廣西巡撫耿獻
忠於梧州聞信亦帥所屬割辮投誠先遣官
至南寧報知東省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成棟

於是遣官進賀表具疏迎駕原任廣東巡撫
曹燁高雷巡撫洪天擢俱從成棟軍前來朝
成棟命部將羅成耀帶甲士五十迎駕潯州
封成棟廣昌侯諸將俱與桂印袁彭年耿獻
忠洪天擢曹燁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即端皇帝陵也）二十七日
督師何騰蛟復全州
六月上至梧州謁興陵上蹕梧州晉封成

棟惠國公總兵杜永和江寧伯副將楊大甫
樂安伯羅成耀寶豐伯董方策宜平伯郝尙
六新泰伯張月傳興伯閻可義武陟伯佟養
甲雖係滿人順正不撓亦封襄平伯成棟迎
駕東幸桂林留守瞿式耜力請幸桂令箇討
蔡之俊給事蒙正發先後入迎時東生侍[illegible]
正功高挾上以不得不東之勢上遂由[illegible]入
肇成棟迎於百里外備銀萬兩以偹賞賚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治爲行宮
成棟觧甲胄肅冠裳入見上出語人曰南面
坐者眞天子也某見之不覺頓首至地矣詔
贈陳子壯大學士吏部尙書番禺侯謚文忠
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增城
侯謚文烈陳邦彥兵部尙書謚忠愍肆六部
九卿臺省員缺輔臣嚴起恒請補用反正諸
臣准依隆武原官銓補敕召舊輔臣黃士俊

何吾騶原官入直以袁彭年爲左都御史洪
天擢爲吏部左侍郎耿獻忠爲戶部左侍郎
曹燁爲戶部右侍郎張調鼎王苹等俱列卿
寺兵科給事吳其靁疏言反正乃成棟功於
文臣何與躐居卿貳爵賞太濫有傷國體不
報
李成棟陛見後大治宮闕於廣州城吏部侍
郎吳貞毓疏請上幸廣城刑部侍郎劉遠生

入朝會成棟適自嶺還方修行宮逆乘期上
命遠生勞之遠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謂成
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
子又與天下共之若在此則爵賞征伐人疑
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且江廣
同時反正六師當不日下金陵上不返桂林
猶云直從南詔詔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
天下以苟安之局矣成棟曰善遽止其役第

加繕肇慶府城爲寧蹕之地

有士人某獻白玉一雙皆方廣盈尺云漁人得之南海上命制成璽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共一藏之內府

是時南昌已被北兵圍困三月矣初金聲桓王得仁反正疏至勅書慰勞攺豫國公爲昌國公建武侯爲繁昌侯兩勲不悅識者以爲昌爲兩日私憂兩勲之不能久也一時海內

響應乃不卽乘勢東下直趨江南聽江右迂儒謬計以寧康人起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因併力攻贛州久之不下而北帥譚泰乘虛

南昌始舍贛州退保南昌南昌兵頗盛每出戰勝負相當後爲奸僧所紿擇日決戰於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盆築壘掘深塹圍合求出一戰不可得矣

七月惠國公李成棟提兵三萬度庾嶺攻贛州以救南昌軍容甚盛贛州守將高進庫僞約降其實堅城以綴惠國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惠國信之遂還軍嶺上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殺其鎭將余世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餘戰殺傷過半所存羸兵不滿千糧盡咽糠嚼草初食馬

繼食人城中婦女者弱皆食盡城破之日洒掃官署所剔婦人　棄不食者出之計十五

初五日監軍御史余鵬起職方司主事李申春領兵復寶慶兩府捷音同日並奏軍聲大振

二十九日督師露布至復衡州又捷忠貞營李赤心捷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於是瞿式耜容疏請上西幸有云天下大勢在楚不

在於粤東三面險阻易入難出臣不敢爭者以成棟一片血忱方在爲江右驚援一旦拂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衡永恢復游魂東竄粤西之背愈厚贛州愈固江圍未解粤東之齒尙寒在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旣無内顧可畢力以圖贛而楚師得萬乘親臨勇增十培便可乘勝以長驅矣

時陳邦傅恃恩驕橫貪綠禁近與馬吉翔相

爲表裏初自封富川伯以迎駕功封思　侯已晉封慶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茅守憲守端伯中軍胡執恭武康伯復奉世守廣西之勅行文巡按御史查核通省錢糧式邦特疏叅之兵科給事中吳其靁疏論世守非制併劾撰勅中書張立光廣西巡撫魯可藻巡按御史吳德操皆有疏叅騰蛟亦上疏駁正湖南勳鎭曹志建等皆譁然不平事遂寢究其故皆由吉翔與桂林留守不悅故加邦傅世守以擅全省尋奪以撓留守之事權立光小臣奉旨承行及迫於公論吉翔乃稱原須勅書止居守非世守也外議益重邦傅以改勅之罪然國體大褻矣吉翔與邦傅皆浙東人崇禎時執恭爲兵部火房舞文吉翔邦傅皆由以得官執弟子禮於執恭故執恭雖爲邦傳中軍而邦傅猶稱之爲老師惟其指揮是

聽三人者一線關通内外呼應滇南半壁實壞此三豎子手也

誅襄平伯佟養甲養甲有密表北去李成棟搜得之上不欲顯其罪於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興陵李元允遣健兒殺之於江中

國姓朱成功自海上遣官陳士京入朝封成功爲延平王

十二月李成棟帥師再出南安陛辭面奏南

雄以下事諸臣任之使關以外事臣獨任之
又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各職宜分言
官直氣宜獎進內臣衛臣不宜干預內閣機
務蓋有所指也馬吉翔嘟之成棟出以其子
元允留行在掌錦衣衛事與聞朝政時粵東
以反正叙官者滿朝列惟從蘇觀生擁立唐
藩者禁錮不用然其中亦有賢者皆從此廢
謂之紹 一案元允本姓賈河南人成棟養

爲己子因與袁彭年交善彭年益引其同鄉
丁時魁蒙正發及陝西劉湘客與同決事會
給事中金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湘客介元
允折節與交交日密朝士中不無異同漸有
黨人之目

永歷三年己丑正月元旦兩免朝上在肇慶
督師何騰蛟疏至奏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復
諸城一旦盡棄引罪自劾蓋督師初據忠貞

營塘報稱於十月二十一日自常德發兵二
十二日恢取益陽於十一月初一日分兵三
路一取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殺衡山縣
令於本月初二日過寧鄉初三日巳時抵湘
潭於十一月十一日直抵長沙矣隨聞常德
寶慶一帶因忠貞營闖入皆燒營棄城東走
湖南爲之魚爛故再有是疏忠貞營者闖賊
後營李赤心十三部也隆武時受撫賜號忠

貞營也散入施州衛 糧廵撫堵允錫向同
督師騰蛟入營招撫與有舊而馬進忠者亦
降寇素號混十萬既降封武昌伯隸督師麾
下元年秋常德陷進忠退保永定於二年八
月與北兵戰於麻河大捷斬首七千餘級恢
復常德封鄂國公

是時堵允錫已加制輔銜與馬進忠有隙允
錫陰入夔檄赤心從夔門徑抵常德欲令進

忠讓城屯其老營未至常德百餘里允錫先至戌進忠椎牛歃血盟誓同獎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盟無一語盟訖入城即命起營盡驅百姓無老弱悉出城因縱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直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亦棄寶慶走各郡鎮帥莫不聞風驚潰忠貞所至得空城旋亦棄之而去東趨長沙督師騰蛟駐衡州奏入朝議令讓衡

州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從衡出茶陵往援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進忠由益陽鈔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入長沙城下身往忠貞營邀之入衡聞其兵已東隨尾之趨湘潭湘潭空城也督師標兵六千人開往迎恐爲忠貞所襲皆不肯隨僅從隸三十人以往於是進忠等業奉檄前發聞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宜威伯

楊某追護之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時北兵乍退長沙孤懸湖外城崩三丈我軍望長湘間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計且不守一日以輕騎數百出城偵探徑至湘潭聞知城守無兵僅督師一人在焉遂入城帥諸將羅勇勸降勇故督師標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而去既去楊如至城已爲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凡帥七出七入不得最後出至

橋遇伏兵矢中其吭遂自擲於橋下以死北兵尋亦大至馬進忠等聞之皆退而忠貞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入粵西沿途肆掠衡永郴桂皆爲蹂躪矣督師遂死於長沙死之日城外內兵民皆爲之舉哀蓋正月事也旗帥胡一青等亦棄永州而還凡已收復各郡縣從此復陷報至行在震動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騰蛟中湘王

一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等偕科道十六人入朝免冠繳印內閣而出閣臣朱天麟寵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留守合五筆慶湘客爲之疏參八款李成棟陳邦傅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啟心郎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

喑等爲伍得堡疏大喜故元允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亦在參中也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事劉湘客以詹事兼副都御史丁時魁掌吏科蒙正發戶科金堡兵科五人者日聚會國是由其主張諸不得志者目爲五虎以元允爲窠魁云吉翔陰鷙被參畧不爲意邦傳憤甚上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即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十萬鐵騎且言

堡昔爲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自湖南來爲北人間諜云時閣臣在直者嚴起恒與朱天麟天麟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人罵倒耶道隱堡字也遂擬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拜請監紀着會議其謂辛苦何來暗用杜子追辛苦賊中來語耳於是時魁等入閣大噪曰坐論邦傳請監紀即令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永忠請其

首亦即與之耶遂相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

二十八日召起舊輔臣黃士俊何吾騶赴行在吾騶自閩逃回李成棟破廣州即薙髮出降與成棟相與甚歡今修粵東志阿諛新朝爲粵人所唾李元允素執禮門下故力薦出資固在士俊前及至用爲首輔物議不平蓋

省無有言者行人司方祚亨大僕寺丞張尙
都察院經歷林有聲相繼伏闕皆奪職去巳
吾騶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爲金堡所叅不
安其位未幾亦引疾去士俊爲首輔同起恒
入直起恒每事持平多不慊五人意又與龎
天壽馬吉翔皆從龍相與久兩人亦與起恒
無忤時魁等輙指爲邪黨起恒亦不以爲意

三月初七日惠國公李成棟囚問至併聞南
昌以正月陷成棟於正月再出嶺攻贛州駐
兵信豐是時南昌已破金王俱没贛州勢益
壯吾兵益寡三月北兵自南昌泝流援贛直
趨信豐諸將爭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
雨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
已大半矣成棟莫能禦慷慨欷歔命巨觥痛
飲誓死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河大漲馬
力弱又巳大醉人馬俱沉三日後人見有擐
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中軍杜
永和革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還報至擧
朝震驚李元允入見上對之哭極哀封元允
爲南陽伯掛車騎將軍印元允力辭仍以錦
衣衛提督禁旅追贈惠國爲寧夏王謚忠武
予祭九壇同時贈昌國金聲桓爲豫章王謚
忠烈

杜永和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遣戎政侍郎劉
遠生慰勞之以遠生爲諸將同鄉素所親信
欲因是甲之總督軍務永和已重賂諸將共
推爲留後居然坐軍府開印行總督事矣永
和雖稱總督諸將實不用命惟賄是求不復
有出嶺之志

方忠貞潰入粵西時指允錫追之不及隨兵
千餘人從鎭峽關人粤駐關防守者保昌侯
曹志建也有宗室朱謀列在其營調志建曰

此必忠貞欲襲闕堵乃前導斯詳爲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語堵曰曹公甚疑君奈何猶不謂然遂解甲安寢志建發兵圍之盡殲其衆堵父子逸出復遣騎追百餘里有何貢生某留宿寨上既去曹知之破其寨殺掠一空堵晝伏夜行狼狽達梧州上遣閣臣嚴起恒詹事劉湘客至梧州安揷忠貞而忠貞已越梧而南由潯入橫矣會允錫至遂載還行在允

錫入遂與吉翔合欲激忠貞東來與東諸侯搆釁李元允知之大言曰吾輩做韃子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乃來爭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爲允錫計沮忠貞於懷集賀縣富川一帶刼掠甚慘上又命兵部侍郎程峋前往宣諭中道遇害其家人赴法司訴係封川守塘官張祥指使祥元允部將也元允恐峋召忠貞入行在故有是使廷論莫能決

陳邦傅獻女於高必正結好慇懃必正提兵入桂留守知之疏請以粵西全省權倘分給諸勳使無侵擾邦傅計不行允錫移留守式耜書云上有密勅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刼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式耜大驚謂此決非上意乃歷書四年朝政並請勳人品邪正始末與允錫別白言之并挂東激西以興同室之鬭上聞特發

手勅取允錫原書併所奉密勅務窮究其事式耜恐別生事端以業付之火爲對力辭釋之乃罷

堵允錫初恃馬吉翔援擬入朝即用輔政及是上頗不悅丁時魁金堡復論其喪師失地之罪楚人怨之尤深遂不見用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畏知龔彝至行在請封畏知陝西人崇禎庚午解元原任畢節

道與可望戰被執可望親解其縛遂以爲巡撫重禮之彝雲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原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初張獻忠僭號四川有養子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爲平東次李定國爲安西次劉文秀爲撫南次艾奇能定北獻忠敗死可望帥其衆奔貴州入雲南值臨安衆自土司沙定洲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可望討平定洲復省城迎天波還去其僞號稱

將軍遂據有雲南可望稍通文墨位固第一奇能爲貴州鎭帥皮熊砲擊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以術籠致之遂兼兩部寖欲自大而定國文秀素與比肩不聽約束故可望乞封朝廷謂封爵出自天朝者爲真王而向所稱報乃假竊也思得借此駕馭兩雄使受已節制本意不過仍平東舊號而已給事中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連上七疏

朝廷重違其言有宗室朱議淜參堡把持誤國疏亦數上畏知曰朱君謬矣給事言是也給事引祖制以爭使黔知朝廷有人皇上破例特封之使滇知爲朝廷特恩不更感恩乎貴陽鎭帥皮熊遵義鎭帥王祥皆疏言可望名雖矯正事非華心朝廷無爲所愚廷議久不決畏知又曰彼意不過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旣不與王爵則晉以上公而爵兩雄以侯

使等級有異彼勢愜矣於是定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封列侯差大理卿趙昱爲冊封使同畏知彝賫勅往自三月入肇至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畏知副使彝外有英弁二員潘嗣榮焦某祇今護送兩使不見朝也

堵允錫知朝議不允鎭請陰欲結滇約二弁至七里岩設席歃血與盟次日邀朝士飲金

堡面詰之且責曰滇與忠貞滇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允錫失色徐曰某辛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堡應曰勢則有矣功則謂何二弁亦在間壁盡聞堡語允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次於梧州趙煜過梧竊聞二弁語不敢行知允錫給有空頭勅乃執與謀矯詔封爲平遼王換給勅印以往

潯帥陳邦傳中軍胡執恭詗知之與邦傳謀亦以所給空頭勅矯詔先往忠貞據有忠州橫州勢與潯逼邦傳思結强援於滇竟與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先期入滇或云邦傳執恭皆承吉翔之密指也執恭遂由間道以四年正月先至滇可望大喜謄黃布告受賀三日而畏知等以平遼王勅印至可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矣畏知曰彼僞封也因命執恭與面質執恭曰彼亦僞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勅印具在可望大怒遂辭勅使下畏知及執恭於獄別遣官到行在請旨

所知錄卷之中終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

永歷紀年

四年四月　日上御經筵初式耜屢疏請開經筵薦詹事劉湘客爲講官至是乃加副都兼銜與詹事黃奇遇同直進講然彭年時魁等每有建議必決於湘客而後行彭年所恃者正紀綱愼名器其實祇爭體統重資格

而已湘客好言典制然所習者皆先朝陋規也湘客本諸生由薦舉起家受知於留守初以編修兼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御史亦隨彭年等以資格繩人人益不服

丁時魁頗招權剛狠有氣習同輩亦不善其所爲蒙正發惟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然性谿刻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憚之

袁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降北物情大減及總憲核資俸清冐濫不少寬假怨者尤衆又每自恃有同謀反正功嘗爭論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惠國公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上心不善五人彭年初爲給事與其霑特疏忝上不問至是有張載述者涇縣人原任江西盧溪知縣以節義自

命至行在久不得官謁彭年輩抑之也於是伏闕疏彭年罪或云司禮監夏國祥使之國祥爲宏光幸璫入粵新用事與載述同鄉能探知上意者故有是疏彭年自是氣稍沮久之聞母艱李元允疏請奪情不允遂解任僑居肇慶城外

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粵東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髮未

雍以啞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爲類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允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翺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粤東之郭之奇實爲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粤而不私楚陜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旣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

體矣至於禮部尙書吳璟文選司郎中施召徵皆吳人吏部尙書晏清楚人俱浮沉吳楚之間其不得爲局中人者甚多如工部尙書耿獻忠兵部侍郎曹燁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使毛毓祥廣東學道李綺雖與彭年同爲粤東反正而於楚人氣脉不通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督師留守門下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允西恃留守然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踪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目耳

五月惠國公李成棟喪至自嶺北元允回廣州治喪受弔上賜祭九壇事畢詔赴行在時惠國舊部董方策楊大甫各據一鎭大甫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允招飲於宅卽席稱詔斬之

自成棟沒庚關不守閩北兵將有窺粤意粤

督杜永和奏請寶豐伯羅成燿出鎭韶州許餉南韶屬之要賄萬餘金始行

六月留守式耜疏題尙寶司丞張同敞復原官翰林學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僉都御史毛壽敦監督襄國公王進才鄂國公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給勅印壽敦湖廣公安人御史毛羽健之子好讀書有謀畧能耐勞苦楚奇才也同敞爲江陵曾孫

以世廕錦衣衛前戸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隆武帝愛其才敏特授翰林院編修累陞學士在武岡忤劉承允仍還任子之職至是留守抗疏題復且以知兵兼總督之任諸大帥皆以所舉爲得人云同敞爲人健瘦而髯有膽氣每出師輙躍馬爲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再與敵持敵亦旋退故卒以此全意氣慷慨詩文數千言援筆

立就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

時焦璉兩營兵鬭璉既受知留守再保桂林遂以桂爲老營其師久在督師標下每赴疾入往與璉兵有主客之分多不能　而移璉駐平樂陽朔元年冬湖南潰滇師趙印選胡一青等棄永州率其兵奔入平樂又與璉爭平樂璉部將趙興於五月二十六日治兵相攻興兵敗滇兵追至陽朔遇糧道王奕昌殺之留守引罪自劾請卹奕昌檄璉斬興以謝滇而移鎮老營駐桂林滇兵自此益驕不可用七月留守糾舊撫魯可藻久駐平樂戀任不觧且旣聞毋憂日以墨線從事但取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前奉旨切責先是粤東反正信至可藻希冐昧躐進列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粤西西撫稱撫留守劾其擅署官銜違制奉旨革職於留

守軍前戴罪立功

八月初一日焦璉部將劉起蛟輕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璉按軍法斬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檄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璉分兵堵截開州海陽坪間璉病卧陽朔不即行其部將張明綱劉起蛟奮勇爭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留守疏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容但今兵驕將悍時獨肯身先士卒一往不

顧其忠義之氣有足嘉者請以其子襲職從
之
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過桂林
言辰常總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式耜疏請勅
印命宗蛟往至則蛟麟但修書報命而已監
軍毛壽敦赴楚路經柳慶爲邦傳標下會海
虎刼掠一空式耜飛檄地方嚴獲賊首追取
勅書併鄂國營諸印信誥勅立提海虎置之

法遠近稱快
粤督杜永和入朝粤人黃奇遇郭之奇以小
忿爭直於永和前爲永所笑朝士恥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留守報王進才劉子貞於
本月初四日恢復靖州又報曹志建復永興
來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忠於十月二十
七日恢復武岡胡一青進兵東安直取永州
牛萬才張光翠兵逼寶慶軍聲復振是月上

御文華殿親政
是時史官乏員誥勅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
於翰林內閣輔臣黃士俊嚴起恒奏請考選
留守瞿式耜疏薦部屬臣某等堪備官職上
意特重科名於是禮臣黃奇遇等議倣唐宋
開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
貳等自舉其屬隷送吏部勅冢臣晏清會同
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

乙榜知名未啓者亦與焉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藝三道論
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
先是輔臣請詹翰諸臣同入閱卷是日外廷
寄奏閱卷官頗通關節上聞即時勅遣出獨
留兩輔臣宿文華殿宮中賜卧其內小監司
飲饌關防特嚴拆卷日鴻臚傳齊各官侍班
上出御文華殿輔臣將閱過卷分上中下進

呈折號上詔科道面舉情獘以示至公且曰朕自即位來纔有是舉用此數人毋於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每折一名御筆親爲填寫觀過六卷還命巳輔臣再三奏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俱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授編簡上云此朕特典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洒宸翰勅內閣吏部朕親試取士劉蒞錢東鉉楊在李來吳

龍楨姚子壯涂宏猷楊致和等八員著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

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推禮詹翰大臣有品行者爲館師是時黃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禮部侍郎之奇曰黃由推知改選安知庶吉士典故奇遇曰郭以庶吉士浮躁出禮部營轉祠建學僉宏光時通賄馬士英轉陞詹事品行如此可爲館師乎相爭久之輔臣黃士俊亦粤人也請並推俟上親自點定乃巳

留守疏報湖南情形言北兵巳抵長沙據胡一青趙印選書有云北來之帥所稱定南王孔有德也實抵衡州水陸並進一面發寶慶一面大隊來永州等語是時永州爲王永祚張明綱圍五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下有德命辰常鎭帥馬蛟麟爲前鋒以援永十二

月十二日一青方薄城下北兵銜枚疾趨遶出永州河外一青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滇將曹明全軍俱沒報至總督張同敞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應全州爲粤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入者曹志建兵屯龍虎關（即鎭峽）爲衡永之左路馬進忠屯瓜里爲武寶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巳

踰嶺破南雄粤東門戶已失粤西亦勉强支持而已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雄報至南韶守將羅成燿棄韶州走上將移蹕西幸召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佺爭之尤力上命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勅諭諸將諸將初欲棄城航海爲颶風折回始定死守計遠生與堡復泝流上清遠聞南雄雖望風奔潰北兵尙未至也

馬吉翔自李成棟疏厰衛不得干機務大恚久與李元允共事外合中離急欲上移舟棄東如屣喉夏國祥趣上以初八日登舟百官倉皇就道粤東人皆奔回惟輔臣黄士俊獨坐閣中不去上念其年且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籍俟亂定再召乃去袁彭年亦請隨駕南陽伯李元允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允留之恐宵人謂吾有異志二朝不戒生劫入舟至今思之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此殞命於此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省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互相犄角以壯聲援此元允之職也上遂發肇命元允留守省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

鎭將安定伯馬寶領兵扈駕軍容甚肅寶陝西人亦扳自流賊中來者頗恭順知禮好與士大夫交

二月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稱爲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二王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惠潮道李士璉本田仰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鎭將郝尙文寄往投誠自陳廹脅繳勅印受北官惠潮兩郡謂北有士

璉悉以國情輸之督西郡餉接應北兵導之入關凡江右宗室依士璉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王十三人以獻北兵遂長驅而進

是時堵允錫已沒戶部倘書吳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翺禮科給事中李用楫戶科給事張孝起李日煒吏科給事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彭佺陳光允等十二人合疏叅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號五虎者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當死寵舟甫駐即相率請對極言其罪奉旨下錦衣衛獄勅掌衛事張鳴鳳嚴加鞫問獨彭年以反正有功免議閣臣嚴起恒請對不得入跪沙濱申救不允先是有呂爾璵者爲吉翔門下士自入臺班金堡劾逐之爾璵亦有疏堡駁叅云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

之祀賭昌宗之羨志士猶爲怏怏顧且肆言無忌也語甚不倫惡堡者業以是語搆於兩宮是日程源在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祀何在兩語便該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慈寧上嫡母王皇太后也於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堡死故堡受刑獨酷堡等下獄時潯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暫駐兵三水防北兵西突式耜疏辨五人罪且云就使其罪狀一如其疏中所指處分豈無時日而急急於倉皇移蹕之頃又且不先不後恰當邦傳到　之時能無吾雖不殺伯仁之疑乎久之上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減死論遠戍湘客正發贖徒追贓

雲南孫可望所遣使始至疏稱於某日接勅封臣秦王於某日齎勅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絶不及原勅所封二使臣矯詔事意在必

得秦也於是滇使接踵行在亦時有貢獻貲州總督兵部尚書范鑛臣國公皮熊交章論胡執恭罪狀留守式耜請斬執恭併正邦傳指使之罪滇使候命日久馬吉翔請於上封澂江王滇使聞之力陳非秦無以報命廷議不能決輔臣嚴起恆語其日滇必欲得秦上意決不予秦奈何某日何不於秦字上加一字或爲興秦或爲定秦既不失滇指要猶是

草澤王號耳起恆以爲然方欲奏聞而忠貞營郞國公高必正興平侯黨守素入覲至梧州聞滇使在梧召至舟次以大義責之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若爾主要求王爵吾豈不足以王耶因自數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宥加以爵賞爾張氏乘閒竊據一隅罪固滅等今爵列上公當與吾同心報國洗去賊名豈非大幸勿欺朝廷孱弱兩家

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櫜鞬足以相當也隨作書致可望纏纏數千言詞義嚴正滇使唯唯而退議遂寢

初吳貞毓等以閣臣嚴起恆數爲丁時魁金堡等所指摘意其啣恨必乘此下石不意其申救甚力得免死

江西王化澄者素貪庸與王坤馬吉翔等比黨緣入閣二年上在南寧粵東反正迎駕東

來命化澄留南甯扈太后兩宮特賜手勅以便宜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惟賄是求有土司納銀數百兩竟改宣慰司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等級之懸殊也諸夷譁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入直廣被金堡參駁詆之上亦厭其所爲因請假注籍遂久之不召至是貞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排去起恆計必殺五人而後已陳邦傳遣駐三水外無應援恐

上不見聽聞忠貞嘗入覲大喜是時興國公李赤心已死兵權皆歸於高必正黨守素兩人時帶兵五千以五月十三日抵梧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列牛酒犒師必正大悅貞毓等極言朝事壞於五虎爲之主者嚴起恒也公今入見請除君側奸不過數語即决公在功社稷矣高頷之起恒聞其語即日注籍五人皆惴惴待命到梧之次日請對水殿必正意

忽中變見上言閣臣嚴起恒虛公宜崇委任金堡等處分過當化澄貞毓等皆大失望是時起恒已移舟兩勲請手勅追及於平浪邀還

越二日高必正復召對於龍舟李元允適自肇慶至同對慈寧王太后垂簾上東向坐元允奏事畢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皇上何不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處

分是以臣與堡等爲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曰卿竭忠盡孝朕豈疑卿元允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爲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勅書令臣安心辦事王太后曰卿莫認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允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垂處堡等也是但處堡等之人看來不如堡等

處堡等之後也不見有勝於堡等之事復面責王化澄狥私植黨化澄窘急申訴不能成語上爲解釋之

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求亨互相糾訐太后語上傳諭中書科以後科道本章不許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爲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絶言路也但今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是非本章不許擅封可耳對罷

上忽問廷臣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日詞臣錢秉鐙上疏言臣昨侍班次聞皇上再問金堡爲君子爲小人惡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不爲小人可知因言堡受刑待重左腿已折僅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孑然殘廢之身蹤躕於蠻荒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之實

殺之也伏乞量改近邊以全堡命得旨改青浪衛高必正以百金爲堡藥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爲堡洗創堡竟不死

嚴起恒仍留用王化澄亦不求退復召朱天麟入直

是時李元允守肇慶忠貞裨將准　侯劉國昌與高必正李　相失潰入肇界元允堵禦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南部逃將羅成燿奔至肇元允數其棄城罪稱詔斬之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守甚堅總兵吳文獻以舟師守東南門北兵不敢近張月李建捷等屢出城戰多有斬獲非時捷聞奏使往來不絕行在以是少安　上以張孝起爲吏科都給事中孝起原名起吳江人庚午科舉人爲人孤峻無欲吳中之錚錚者也以張載述爲御史改中書吳霖爲給事中霖欽人在中

書司誥勅著勞已久輔臣請以清華酬之爲五人所抑至是始受今職兵部右侍郎萬翺掌兵部尚書時兩粵諸帥方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翺請於上一概晉封魯可藻既爲留守式耜劾罷因附吳貞毓萬翺之黨冒陞樞貳晉封之請實倡之可藻欲以結援於諸勳也於是焦璉宣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建保國公識者謂上

公之爵祇以賞敗百戰之將其何以酬功哉
高必正朝同陳邦傅嗔其不附已潛遣標將
襲其老營
六月十九日高必正請援於桂林留守遣滇
營總兵劉崇貴等駐柳慶遙爲聲援上聞之
急勅陳邦傅諭以和好
九月初八日北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
志建敗走先是三月十九日北兵破龍虎關

志建戰敗闖入恭城陽朔地方將入桂林焦
滇二營皆洶洶留守式耜發犒金五千兩令
兵科吳其靁往營撫諭而北兵亦漸退扎衡
州志建遂營於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
日馬進忠敗於瓜里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
林大震焦璉兵久駐平樂其大榕江一帶皆
滇營兆守地北兵再薄全州滇帥自全州退
榕江自榕江退甘棠渡必曰北兵來桂林襲
老營也
初東阿侯子于元煜督兵桂林有女許聘寧
遠伯王永祚子矣趙印選聞之強求焉遂更
嫁印選子由是王趙成隙印選又與胡一青
爭總統大閧一青出守榕從事獨勞印選居
城內守老營惟酒色是耽心甚不平三帥各
有私憤璉兵在平樂猝呼不至故北兵破全
州長驅入嚴關莫有能堵禦者

十月二十九日胡一青王永祚俱入桂林府
城分餉榕江一帶遂爲空壁
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報至知本月初四日
嚴關諸塘盡撤留守檄印選出城赴子營爲
城守計戀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
一青永祚與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
綏寧伯蒲纓各家老營則俱已奔竄永祚且
迎降矣獨存留守式耜危坐府中家人盡散

總兵戚良勳操二騎至邀留守速出再為後圖留守叱曰爾去則去耳我去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願死得明白耳良勳去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聞知城虛無人止留守在遂泅水過江直入府曰事廹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吾當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桂林頻破時已拚一死今得死所矣夫復何言子無留守之責盍去諸同敞毅然曰死則俱死耳古人恥獨為君子吾師固不許子同死乎遂呼酒與共坐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召中軍徐高至以勅印付之刻令星馳赴行在完歸皇上勿為敵人所得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執二人二人曰吾兩人坐待久矣無容執遂與偕行至漓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於正月初十日差人持文書啟十餘函諸留

守及滇焦諸營陳說天命指晉人事為勸降之語留守焚其書斬其使以聞於上及是有德見二人至蹲踞於地舉手曰誰是閣部瞿先生式耜曰某是也城既陷惟求一死耳有德 色慰之曰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公不怕死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閣部無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錢糧一如在前朝可耳式耜曰吾天朝大臣為皇上供職豈為汝犬羊供職耶有德曰吾居王位於閣部亦非輕式耜曰安祿山朱泚自以為王何王之賤也有德又曰吾先聖之裔勢窮所廹以至今日閣部何大執耶同敞厲聲曰爾無辱先聖爾不過毛文龍部下走卒耳乃自以為聖裔耶罵語甚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一為之拊掌有德怒叱左右縛之逼令跪不屈折其兩

胷傷一月式耜曰是宮詹司馬張同敞也與吾同難應與吾同死焉得辱之有德命解其縛還衣冠令坐兩人曰吾中國人不慣坐地呼椅來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吾兩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笑召副將全節護之出幽於民居雖異室而聲響相達有德又遣官王三元彭爌往勸諭之令薙髮不可令自請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吾不

爲也南冠而囚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至十一月十四日式耜語同敞曰吾兩人待死十日矣尚隱忍偷生其爲蘇武耶李陵耶誰實知之同敞曰即草檄命老兵間道馳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爲邏卒所獲獻之十七日辰刻有數騎至縶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筆作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

敞肅衣冠南向拜訖所錄臨難詩與同敞唱和諸稿共一百一首置几上從容步出遇同敞於道同敞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誰敢忘之行至城隅見一磐石式耜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同敞並遇害同敞既刑屍不仆首墜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敵人爲之股栗而廣州亦以是月初三日破

蓋苑承恩獻西門降也杜永和及諸將帥其家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潯而陳邦傅叛謀劫駕上知之遂於十二日衝雨而去凡鹵簿及從駕諸臣舟在後者悉被劫掠文武諸臣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等十六日上至南寧戶部侍郎王圭迎駕遂於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於閩者
二年匿影山中幾死於兵死於賊者十數
次戊子正月聞江西反正以四月出閩抵
建昌而南昌已被圍遂退至新城聞廣東
信至乃於九月從間道結伴過嶺十月到
行在覓得兒子法祖相失已三年矣喜過
望不復有仕宦之志是時總憲袁彭年副
憲劉湘客皆素交與好見予至亦驚喜方

行考選核資格以予不及格屬吏部除膳
部王事予以閒曹無事吟詠自娛時事皆
託諸篇章以自見三年庚寅冬始掌臨軒
特典改授庶吉士予出山陰嚴公諱起恒
門方侯教習南雄陷上遂移蹕是時倉猝
聞變詔書旁午吾師山陰嚴公趣召予曰
有十數勅在此子可分散同館各撰數道
得如奉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聞之皆感

激泣下者爲善予出呼諸子如姚子莊吳
蘺禎皆粤人聞警輙先家去即不去亦皆
書生素所不諳同門李來獨撰一道又不
得體不可用閣中促者數次　已代爲屬
筆勉完十數勅以呈公公大喜此後凡有
大詔令悉送予起草既至梧州金堡等被
下獄予謁嚴公曰此輩素攻公者公極力
救之方得大臣體公曰是也跪沙濱申救

不允攻五虎者遂指公爲虎黨且側目於
予矣郭之奇謀於王化澄求爲教習館師
云以職方司一席見處山陰公在上前極
稱予有制誥才復引推知考選例請改編
修管制誥上問昨榜中爲推知者幾人公
對僅錢某一人曾授推官上頷之未幾化
澄請改中書吳霖管誥勅予上書中堂引
典制力爭之乃止吳霖因改科員霖與予

素善聞予言亦不以爲嫌也五月高必正
黨守素入覲吳貞毓郭之奇萬翺等郊迎
四十里外欲藉兩勳以除君側之奸其意
在殺五虎逐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聞
之先引病注籍會高黨於戎政侍郎劉遠
生同菴爲同鄉召對之辰過同菴舟中飯
湘客適生弟客生也與袁彭年特立聯舟
强出與見高厲聲責之而予適至問兩勳

在舟中急去高望見問知爲詞員卽遣人
邀入舟共話高固賊爲人明慧善談吐坐
定向同菴言嚴公過袖出掌科雷德復疏
叅山陰二十四大罪目爲嚴賊時同菴讀
與聽聽訖變色曰此疏太過予心知其不
真揭中稱賊也因言舉朝人皆說此公不
好想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過幾人高
曰恐已見過一半没一人說他好者予笑

曰爲要說他不好故來見公耳朝班人甚
多若某等不要說他不好便不來見公矣
凡說嚴相公不好者只爲救五虎也因指
特立客生笑曰此兩虎現在坐去歲此時
五虎攻嚴相公無所不至若是別人趁此
下手報仇亦不爲過嚴公不害他反去救
他據公看起來是好人乎是歹人乎高梧
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子也就没有人叅他

了予曰孔子亦有人叅到齊國被晏子叅
到楚國被子西叅歷舉其伐檀削迹困陳
蔡諸事高喜曰原來孔夫子也有人叅遂
起候對到班次先與諸公大辨盡反其說
劉使往竊聽之聽不甚淸但聽講孔夫子
常被人參劉笑曰語投機矣及入對悉如
予言力言起恒公忠無私宜專委任金堡
等處分過當於是郊迎諸公大失望山陰

師聞之亦不知 之何以顚倒也次日師移舟平浪兩㸃用小舟追及之予後至笑曰往時言蕭何追韓信今見韓信追蕭何高大笑乃其邀之還還不數日再對予亦侍班對畢上問廷臣金堡爲君子爲小人無對者予遂以次日上疏言昨承上問無有以堡爲小人對者云云且極陳其不能遠戍狀奉旨改靑浪衛此疏出不惟攻堡

者大恨與堡同難者亦憤憤問何以獨稱堡非小人也未幾予大病請假命下與劉蘧李來同改編修予病益甚時梧州瘴重死喪無虛日聞桂林稍淸固請山陰師乞堂假三月往桂林一游自予至行在凡兩年謬蒙留守薦揚屢加問訊會未識面同邑方閣學方公以智與廷尉德操相距千里握手無期兼以閣學屢召不赴求以史

局自効師因命予要之同來遂以七月離相八月中秋至桂而金劉韋亦皆在時得聚首于留守之幕警報沓至留守公吟笑如常且曰今冬明春吾與諸君且衣錦還故鄉耳此地那得有憂蓋公初奉粵撫之命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以錦囊數封諭臨危始發發則其事與明日月時皆公定也依其策行之如擒可江王天之用焦

璉諸事具有成効是年庚寅祇餘一封外標庚寅元旦發發之有扶公榮歸四字以榮歸必錦旋也予忽心動惡其扶字將爲扶襯乎且僅餘一封亦屬可疑公天性和雅顧亦信其術深每當危急之事輒處之泰然諸將帥亦仗公從容鎭靜以立功久之軍心既弛將益驕多不用命而公猶以前事自持局外者憂之適張別山同

敵自全州回一見稱契移孑舟覆其所居灘江草堂下每酒後悲歌慷慨自誓必死別山無子手一大卷盡軍中所作詩文示孑曰此即孑子也誰爲吾留之乎一日延向判棘叢指曰此境大佳命軍鑿開一徑邀孑並馬入其中明朗大如百間屋其東壁有黨人碑搨墨如新閱數百年矣今日如見蓋所謂龍隱洞也與孑日縱酒其中

爲樂臨別以所愛小史屬孑善視之抽簪簪見贈曰聊以志盍簪之誼因欷歔泣下曰從此永別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孑曰徃時封疆受之朝廷失則死之今者以我爲政我在則失者可復死則竟失矣別山曰雖然無可爲矣吾徃時督兵兵敗吾不去將去復回以取勝者有之昨者敗兵踣我而去矣士心如此不死何爲故孑聞桂

林陷而知別山之必死也在桂林時諸勳武陵侯楊國棟豪俠有氣概與寧伯胡一青身不滿五尺精悍之色見於眉間趙印選魁然雄桀然驕蹇不法惟擁姬妾以自娛尸居餘氣耳十月放舟至平樂曼公先數日發曼公家寓平西山去平樂四十里聞孑至亦出同飲新興侯焦璉幕中璉沉毅有威容頗好禮是月曼公四十因醵分

爲稱觴苙同訪光祿卿嚴煒伯玉於仙廻洞蓋曼公欲移家傍伯玉而身赴史局也留一日出復送我於昭江遇留守公次子元錪字生甫自吳中泛海省親至是始到曼公遂與並舟而西而孑獨東適御史朱由捄亟方復命舟亦至以十月初十日抵平涙去梧州四十里御史前船回大呼搖手曰不可去矣上駕已南百官倉皇隨行

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留守公孫昌文僧
討自行在至云廣州以初三日陷矣吾輩
惟有西奔桂林耳日晡則廣西潰兵蔽江
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於初五日陷矣於
是進退無路昌文奔難而西予輩舍舟入
山徐作南奔之計豈意潯州陳邦傅叛上
幸脫於難諸從官皆被刼掠墮水死者無
算道路梗塞不可行遂留滯梧州村中自

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梧
州空四月矣二月北兵始至大帥馬蛟麟
遣官齎書幣見招避不敢出始知曼公爲
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書至言桂林事蓋
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樂聞平樂已
破其家人被執問公所在則以予同往廻
仙洞嚴伯玉家對隨發二十餘騎往廻仙
而公亦適奔廻仙騎馬伯玉考掠備至公

乃薙髮僧裝出以免伯玉遂至平樂見蛟
麟諭以降不屈脅之以死誘之以袍帽皆
不答蛟麟乃延之上坐禮之甚恭因請出
家許之故隨之至梧而生甫亦竟由昭平
南走永寧州爲叛民所執死於獄萬里省
親相距數百里不得一見而死悲哉久之
聞桂林破留守與張司馬同日死在桂林
者吳其靁以單騎奔柳州德操被執不受

官盡其橐中裝以免劉遠生湘客隱跡猺
峒中金堡先期已投茅坪廣爲僧釋名性
因惟丁時魁乞降即日補廣西學道不數
日死予初謂道隱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道
之僧頗訝之已見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
以及張司馬屍詞氣慷慨乃信其非偃
司馬不至於僧者也留守既死家人盡去門
揚蘗冒死尋其屍猶未殊但血

又在頸耳具衣冠欲與張司馬同瘞於北
門適堡遣人上青藝遇之日吾業已收訖
矣勿更生枝葉此青遂留藝處予久滯村
中再遣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
聞上在南寧諸從駕相失者先後漸集李
元允自肇慶失守單騎入見方擬問道奔
赴而孫可望遣兵入衛相傳有張護軍者
甫至即上山陰相公舟問封滇畢竟是秦

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功甚大朝廷
自有持恩若專來問是挾封也與張辨聲
色甚厲張不遑公遂赴水死死一夜虎負
公屍出諸岸行在大亂予遂止又聞陳邦
傳以討殺焦璉於武靖州　其首至梧乞
降於馬蛟麟盡獻　南之地蛟麟傳送邦
傳及其子會帛入桂林予遂去梧東下中
道被掠幾不免後回梧州晤方曼公始備

表林事值同鄉彭廣爲蒼梧道資其行
所則　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南諱櫻
殉節海上哭以詩自此以後上駕日南音
問阻隔傳聞多不實自有從臣日記予所
知者止此矣
予自戊子十月到肇慶爲永歷二年二年
以前事皆得諸劉湘客日紀己丑庚寅忝
厠班行或得諸目擊或得諸章奏或得諸

士大夫之口較諸野史爲稍確也

所知錄卷之下終

聖安本紀

六卷

聖安本紀叙

燕京失守　先帝以身殉　宗廟社稷南都諸臣擁戴福藩以正大統斯時也誠枕戈待旦之秋卧薪嘗胆之會也使內外文武諸臣各靖共乃心共獎王室司職事者咸曰必報仇戮力致討毋有二心也履戎行者咸曰必討賊共翦滅此而朝食也將奮其武怒以報共大恥庶幾沙陀之三矢可以復命秦庭之七日邀與同仇矣而無如貴陽青田輩背公植黨罔上行私忽　王帝之大　恣一巳之愛憎首翻沉欽案汲引諸奸遂致行都之坐席未煖長江之天險巳失小人誤國千古同揆可勝嘆哉予自遭皇城之難列在官府者幸荷寬政而托在玊戚者反罹密網孑然數口屛跡深山吸風茹霜莫可訴語窮愁無聊之餘漫檢破笥偶存安聖事畧一册見其間

邪說充塞黑白倒置儼然崔魏重生虎彪繼起竊恐訛以傳訛誤當年之見聞者小而淆千古之是非者大用是不揣倣朱子綱目之例記事之後僭加發明又倣附錄之條以存事跡之備考者極知夏蟲語冰井蛙見誚要以見匹夫匹婦之公是公非固有不可得而泯滅者若曰以管窺康侯而願學紫陽則吾豈敢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書

聖安本紀卷一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甲申年毅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誓師勤王

是時有傳京師失陷者衆猶疑信相半兵部尚書史可法同南京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宏圖工部尚書程註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翰林院少詹事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寺卿朱之臣太僕寺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等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

發明

書曰誓師勤王何緩辭也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之信即當

星馳赴援奮不返顧今 先帝大行旬餘日矣王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齊桓公救邢次于聶北春秋譏之譏救邢之不速也况君父之難乎律以春秋之法所謂不待貶而罪自見者乎

附錄

時各鎮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漕撫路振飛即分兵防堵合副將金聲桓守徐州周士

鳳守泗州周原敬守清口至是振飛會淮安七十二坊各集義兵每坊舉生員二人一爲坊長一爲副躬自操演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

淮揚巡按御史王燮執僞官聲克順誅之賊

選淮安知府聲克順至清口坊兵執之以獻燮即斬以徇衆時燮自任守河漕撫路振飛守淮士民恃以無恐

是月二十七日振飛集義大兵問舉人湯調鼎咸易戎服從事

發明

書執僞官何執其所當執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王燮此舉不愧其職矣故書以予之

勦賊總兵高傑劉澤清率兵南下

時傑屯兵徐州澤清屯兵宿遷各聲言南

侵淮民大懼巡按王燮自謂與澤清有舊輕身詣之勸其廻轅北上澤清不允大聲云即不擾淮安請道赴揚州燮不可曰萬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澤清允之淮安得免塗炭

十五日壬申總漕巡撫戶部侍郎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燮執僞官呂弼周誅之

僞防禦呂弼周以僞咨致王燮欲赴任遊

孥騎舉佯迎之于中途執以解熒叱使跪
弼周日人也不認熒日亂臣賊子我認得
誰今但知有國法耳熒弼周門生也熒細
鞫其事賊及 聖上東宮所在弼周一字
不荅觧王軍門路振飛縛弼周于柱舉觴
勞騎舉賛花旁立集諸善射者立二十步
外五人爲耦人發一枝不中者退中者報
名賞銀牌一射者盡乃命剮之衆情大悅

旹鹽城守備王某亦獲賊將童學禮及從
者十三人解於軍門悉斬之

發明

亂臣賊子凡民罔不憝所謂不待教而誅
者也二臣此舉深得誅討之義矣特書其
日以見誅亂臣誅賊子僅此一日也蓋美
之之詞

二十八日乙酉勦賊總兵高傑圍揚州
揚州繁華素著傑輩垂涎久矣至是屯兵
城下城外廬舍焚掠無遺揚人厚犒之不
聽江南北大震

發明

高傑受 先帝之顯擢膺建節之重任不
能力討逆賊以行不共戴天之仇而汲汲
焉揚州是圖肆行暴虐惡之極矣詳書其
官蓋深罪之也前誅僞官書日以爲美辭

此書日則以著其惡者春秋之法一美一
惡無嫌於同

附錄

是時各藩俱南奔淮撫路振飛親駐河干
以令箭約諸艤舟魚貫而進周王出行貲
給賞淮安各坊義士

鳳慶總督馬士英標兵抄掠淮安其部將
莊朝陽行刼单縣爲民所殺

時　先帝大行之信旣確南京文武大臣連日會議潞王倫次稍疎惠王道遠難致福王有在邸不類事莫之敢決鳳督馬士英念福王奇貨可居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結總兵劉澤清等同心擁戴且移書諸大僚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兼責史可法當主其議

二十二日可法治兵於浦口

二十三日諸臣詣孝陵定議劉孔昭面詈呂大器不得出言搖惑遂定議福王先修武英殿

二十七日南京禮部司務集齊百官公啟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啟卽行

二十九日福王舟至觀音門

三十日百官謁見福王於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寢床上枕舊衾敝帳亦不能具隨從田成諸奄布袍草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南京兵部等衙門偕書史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居之是日福王自三山門登陸至　孝陵從西門入饗殿祭告諸懿文太子寢園聽事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恭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暫居內守備府爲行宮文武百官進見王色赧然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劉

孔昭諸勳臣人人皆有德色羣臣議退先上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卽範金鑄監國之寶次日百官朝王於行宮魏國公徐宏基先致辭靈壁侯湯國祚卽訐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絮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此非對君體羣臣退議登極張愼言謂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容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

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徐俟數日似亦
無妨諸臣乃散

發明

無事則倫叙有事則擇賢古今之通義也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嗚呼明之天下非亡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漢鼎移于并牧唐祚絕于幽岐非其炯鑒耶

然不目士英而目可法者則又春秋責鄭祭仲之意也可法膺南樞之重任值大變之秋臨當獨力主持選立賢藩宗社為重倫叙為輕邅洄十日不提王且請立太子土木北狩不返于謙竟立景帝何至牽制於群奸立其所不當立乎故特目可法以責之固春秋之義也

附錄

初三日庚寅廷臣進監國寶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劉孔昭復請登大位御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徐宏基等皆然之乃止

改史可法高宏基為禮部尚書陞馬士英兵部尚書姜曰廣王鐸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張慎言仍為吏部尚書

時議卜相羣情推穀可法及宏圖曰廣劉

孔昭攘臂欲入可法曰本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默然又議起廢衆共推鄭三俊劉宗周孔昭特舉阮大鋮等可法曰此 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是時士英率高傑劉澤清等擁兵臨江號稱十萬以脅制廷臣使不敢不相云

發明

斯時　先帝大行普天同痛可法等俱當
戴罪供職不得援登極推恩常例希正揆
席至閣中票擬遴選曰廣等數人皆以原
官兼閣員辦事不用進秩誓必寸磔逆闖
禮塟　先帝然後論功行賞春秋之法賊
不討仇不復則君不塟服不除寢苫枕戈
無時而終事也當日若能宣昭此義士英
雖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說何由而起惜乎

可法諸臣見不及此直書於册交譏之也

江西湖廣總督袁繼咸疏請入覲止之鳳慶
總督馬士英自請入朝

繼咸請入覲特諭止之士英請入朝拜疏
即行

發明

新君嗣位請入朝行賀禮也勦賊重任不
得擅離特諭止之宜也繼咸俟命而後進
士英則不俟命而即進其目中寧復有朝
廷乎一書疏請入覲一書自請朝入而順
逆之情著矣

命兵部員外郎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
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史可法請發戶
部銀萬兩遣職方司員外郎萬元吉前往
分別犒賞元吉至彼上疏言揚州臨淮六

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乖
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兵以民爲叛環
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絕無銷兵之
術揚州士民王傳龍等亦上公疏言東省
附逆河北悉爲賊有不意賊警未至高兵
先變自高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
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汙則辱
及幼女環圍血攻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

之州邑而徒戕內地之良民也

陞周堪賡爲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

劉士楨通政使

改呂大器爲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

理京營戎政

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

起陞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謫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爲吏部文選司

司官

起謫解學龍爲兵部左侍郎賀世壽刑部右

侍郎許譽卿光祿寺卿

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莊鰲獻熊

開元袁愷姜埰御史張煊李長春喬可聘詹

爾選馬兆義鄭友立李日輔李模等俱補原

官用

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塲王庭梅應

天府尹朱之臣太常寺卿左懋第大常寺少

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禮科鐘斗刑

科李清工科俱都給事中羅萬象陸朗熊

典張希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甲馬

嘉植王士鑅黃雲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疇爲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

郎羅大任國子監祭酒

陞高倬工部右侍郎鄭瑄大理寺卿侯峒曾

右通政

陞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郭維經應

天府丞

吏部欲推李沾爲操江沾故善劉孔昭恐

分其任乃求可法陞常少維經積勞于十

部人頓之驟難其代分仍攝巡視沾嗾

維輕劾冢宰張愼言有私經旋悟即具疏

引罪而沽撼愼言不已以其廉勇素著不
敢顯攻因借端于少宰呂大器思逐之
陞章正宸吏科張希夏俱都給事中
起補在籍吏部主事王重爲文選司郎中時
銓曹乏員愼言以重家在金壇可立至故
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我贄四十金者
愼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贄十二金而止
公安得以四十金贄乎僕老矣須舊銓郎

乃辦事文近地其人賢否僕自有提衡不
必混也沽益啣之
附錄
十一日戊戌奠安　二祖御容遣魏國公
徐宏基安遠侯柳祚昌南和伯方一元行
禮奠安　二后御容遣太監韓贊周盧九
德行禮
鳳陽參將戈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刧殺
逼攻臨淮
馬士英標兵先至淮安西門外焚刼坊義
師擒解三十餘人淮撫路振飛不敢問縱
之
命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
命趙光遠鎭守四川
諭鄭鴻逵留駐九江
陞張應元爲承天總兵
衡王奏殺青州僞官

史可法請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
湖廣巡撫何志堅奏武岳恢復方國安冒
功混報
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北歸奏賀
降賊官項煜南歸混入朝班汪承詔自言
賊授僞官堅拒南奔
戶科羅萬象劾方孔昭屯撫河北寇至跟

踰逃歸今又蒙面補官
淮化坊士擒僞官武愫解至軍門路振飛
與愫有舊僅下之獄
揚州士民焚掠僞官項煜湯有慶錢位坤
宋學顯等四家常熟焚掠時敏家并三代
四棺盡行焚毀海鹽焚掠陳之遴家并焚
其父陳祖苞之柩
十五日壬寅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明

年爲宏光元年
十六日癸卯馬士英入朝
馬士英未嘗奉召擅率營兵由淮赴江達
南郡舟兵一千二百號巡按御史王燮駐
清江浦令淮坊義兵排立兩岸不許一舟
停泊一人登岸凡三日而畢是日朝見命
掌兵部事仍入直辦事高傑劉澤清致書
史可法請渡江欲其讓士英也可法乃請
督師江北以避之
發明
嗚呼士英入而逆案自此翻羣小自此進
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亡之辨於斯決矣
其書入朝何春秋於鄭詹直書曰來公羊
子曰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亦
曰佞人入矣佞人入矣謹盡削其官蓋深
絕之也

勳賊總官高傑圍揚州殺進士鄭元勳
時傑屯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漫無主
持兵備馬鳴騄師民堅守晝夜不懈鄉紳
鄭元勳親詣高營解紛入城勸家瑞放傑
兵入城士民譁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勳顧
不見邪元勳强爲傑辨衆怒群毆之死鳴
騄疾走泰州職方郎中萬元吉疏言臣奉
命犒師沿途兵民交構揚州尤甚閉門登

陣巳歷半月民與兵相攻兵又與民相殺成何紀律頃接水營參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若諸將潛師以濟可一鼓殲也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繁富爭之縱其淫掠揚人大閧死守得功兵至天長傑與澤清欲拒之又值李棲鳳高文明兵至眾益洶洶元吉移書得功期共獎王室得功自明無他亟請

聯絡殺賊元吉以書馳示傑等始稍戢然傑部終不受制澤清所至十餘人劫掠瓜洲一空

發明

高傑恃强圍揚經月不解其惡著矣書曰勦賊總兵以著其縱賊不討戕害內地之罪元勛不自揣量妄欲開門揖盜其死也宜哉書元勛之殺于圍揚之下若曰非揚人殺之乃傑殺之不以弒元勛之罪罪揚人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總督漕運巡撫鳳淮戶部右侍郎路振飛罷起歷田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鳳淮

振飛在淮守禦甚備是月大饗士於淮安府學中敘向來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王燮親自按席觀者鼓舞已而振飛爲馬士英所劾得旨提問合郡不平尋以

士民公疏訟寃得免旋丁艱去田仰向寓金陵與劉孔昭善至是孔昭力薦之故有是命

晉封靖南伯黃得功寧南伯左良玉俱爲侯封總兵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

史可法請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爲進取之基兵馬錢糧俱聽自

行徵調四藩卽用得功傑澤清良佐爲藩
屛固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
封伯似應進侯傑澤清良佐似應封伯良
玉恢復楚彊應照得功進侯又奏四鎭旣
設不可無督師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鎭
各自分汛地轄淮海者駐淮安海邳沛贑
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山東一路轄徐泗者
駐泗州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恢

復開歸一路轄鳳壽者駐臨淮壽潁九州
縣隸之恢復陳杞一路轄滁和者駐廬州
無爲六巢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光固一路
每鎭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
銀四十萬兩其鳳陽總兵應改副總兵一
員疏上故有是命

發明

大仇未討天下未平何以家爲况開藩重
賞哉上借此以爲羈縻之術下受之而無
感奮之志胥失之矣直書於册深譏之

十八日乙巳發先恭王太妃於行宮

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江北命百官郊餞

可法請擢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
俱隸標下又薦舉人李遽主事何剛軍前
贊畫可法旣出劉孔昭益無顧忌高張諸
臣俱不能安其位矣

大旱令應天府祈雨

二十三日庚戌劉孔昭訐吏部尚書張愼言
於朝

孔昭故善阮大鋮必欲起之因詔內有逆
案不得輕議之句愼言秉銓持正度難破
例置酒酌諸勳臣廷論愼言湯國祚趙之
龍皆詰之明日早朝孔昭邀國祚之龍合
奏愼言排忽武臣所推吳甡鄭三俊有悖

成憲真奸臣也愼言立班不辨高宏圖奏
冡宰自有本末何遽毆爭上諭文武官各
宜和衷毋得偏競孔昭袖中取出小刀逐
愼言於班太監韓贊周叱曰從來無此朝
規乃止愼言出卽引疾乞休孔昭退復具
疏奏愼言推補徇濫薦舉吳甡鄭三俊更
爲可異愼言原懷二心告廟決策阻難奸
辨乞大奮乾綱收回吳甡陛見之命重處

愼言爲欺君誤國之賊高宏圖亦具疏言
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犯卽文臣中各
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張愼言事
劉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卽謂之奸臣
等皆屬贅員矣吳甡鄭三俊五朝人望票
擬定出臣筆竊念朝廷之尊尊於李勉今
宸陛幾同訟庭臣愧死無地乞賜罷斥姜
曰廣亦引疾求去俱慰留不允

發明

愼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得辱之于朝廷無
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父也書曰訐者明
愼言之無罪愼言無罪是罪專在孔昭矣
一削其爵一舉其官邪正之定辨矣予奪
之義嚴矣

附錄

時闖賊西遁君臣降賊者皆南歸蒙面求

用行宮前章奏雜投甚有擅人朝班者通
政使劉士禎請嚴封駁懲治之命有旨着
申飭行

叛將李承勛寇掠清河巡按王燮調兵禦
却之

僞將劉日恭携僞勅五道送黃得功高傑
劉伊順劉肇基徐大受等得功執以聞

馬士英奏大計四事一聖母踪跡可密諭

高傑部將衛迎一皇考進尊位號應選梓
宮南來一皇子未生應亟慎選淑女一諸
藩失國恐有奸究挾之不利社稷宜迎置
南都
加恩翼戴諸臣公徐宏基侯朱國弼劉祚
昌伯劉孔昭方一元焦夢熊郭祚永太監
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廕
二十六日癸丑上召閣臣高宏圖馬士英姜

曰廣于行宮
是日上謂宏圖曰國家多故倚賴匡保朱
生何言去也宏圖對曰臣等非敢輕去但
用人一事臣謂可勛臣謂不可是非淆亂
臣何能安其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習
卿等所言無有不從勿疑有他宏圖奏冢
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為職如
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勛臣處之亦必引重

何獨以為罪吳甡歷任撫按俱著丰采又
負清望 先帝簡任內閣督師勦寇赴任
稍緩致蒙譴責 先帝殺周延儒不殺吳
甡即可知其人假 先帝在今亦必用之
何勛臣以此罪冢臣也北都失節之臣不
可用江南見存者無幾又不合勛臣之意
將誰用乎若曰武職則有兵部在不可并
責冢臣也宏圖又奏近臣貪黷狀上曰朕

固聞之諸臣逼晡出之袖中誠可唾也時
屢勤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似亦
有志圖治者自高去姜後馬士英當國上
亦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陞王燮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路振飛既去燮又以陞行劉澤清逐營窟
于淮安山城中田仰不能禁制而淮事不
可為矣

附錄

馬士英奏關寧總兵吳三桂之捷有旨封薊國公世襲又命戶部發銀五萬兩米十萬石責令中書沈廷揚賫與之

大學士高宏圖請暫輟閣務往江于督收漕糧允之

六月丁巳朔諭吏部尚書張慎言視事

加巡撫黎玉田爲兵部尚書山東原任大學

士謝陞上桂國在籍保定御史盧世漼太僕寺卿

馬士英奏北信誅僞官之功故有是命史可法亦乞選使臣賫監國即位二詔反賜吳三桂謝陞二勅往北直山東曉諭昨訛傳德州起義謝陞輔佐之故也先時有朱師欽者慶藩宗室爲香河知縣棄官南走僞防禦閆傑因之於德州傑與僞知州吳徵文比餉酷甚貢生馬士騍謝陞等暗結義旅一呼而起殺傑與徵文出師欽于獄奉以爲主權稱濟王檄告遠近做是殺逐僞官來附者四十江州縣進訛傳謝陞爲謝陞也嗟乎中朝債探外謬如此而欲奏恢復之功難矣

初六日壬戌上 大行皇帝謚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大行皇后謚曰孝節烈皇后尊福

恭王爲恭皇帝王妃 氏曰孝代皇后生母鄒氏曰仁壽太后

神廟皇貴妃鄭氏曰孝寧太皇太后元妃人黃氏曰孝哲后

初七日癸亥馬士英特舉 欽定逆案問徒阮大誠命復冠帶陛見

士英奏冐罪特舉知兵之臣以共濟艱難事舉阮大鋮當赦其前罪創補兵部右侍

即先是大鋮被廢寓居金陵與劉孔昭馬士英及內閣李承芳交往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鋮士英同助萬金嘗求起陞而進先帝聖斷不可奪僅起士英至是大鋮日夜謀出由勛臣殿爭亦因大鋮而發也士英乘高宏圖督糧江中即自擬旨阮大鋮果否知兵可用着兵部召他暫冠帶來京陛見面問方畧定奪是時科道羅萬象詹北恒王孫蕃陳良弼合疏言逆案不可翻大鋮不可用皆不聽士英又辨臣主兵言兵但知爲朝廷用人不知其他上溫旨留之

明駁

魯公子翬請會師伐鄭隱公弗許翬固請而行春秋削其公子直斥其名胡康侯氏曰翬請以師伐鄭而隱公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强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是

以及鍾巫之禍春秋去其公子欲制之于未亂也阮大鋮身在逆案逆案乃 先帝所定誰敢奸之今士英狥一己之私請擅擬冠帶陛見正所謂以不在法其君者也其無君豈在翬下乎北行之禍由茲兆矣故於士英則削其官於大鋮則詳書欽定逆案問徙所以絕之者至矣

初八日甲子阮大鋮陛見

大鋮入見備述見枉之由高宏圖言大鋮若用必須會議馬士英言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力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鋮更光明耳士英曰臣非私狥賄何所不光明也宏圖曰何必不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宏圖出即乞休

大鋮隨上孤忠被陷之疏中云臣子于天啟

甲子見逆璫魏忠賢與外門戶諸人糾攜始合擅政弄權時爲吏科都給事中力請終養以避其焰後黨起用鋮守官太常少卿七十日即乞差還山寓跡窮山不入城中凡忠賢擅窃威福皆鋮在山林息影惟恐不深時也且當天啟年間從無一官之躐一字之謀一椽之建甚且點將傳內勒入鋮名于其中冀殺鋮後快鋮與崔魏諸

黨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氷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竟及於臣者蓋謂鋮在科時孫愼行以紅丸邪議搖動 皇祖母 皇考是時肯下九卿科道會議給事中魏大中上言內有張差所謂

先帝之賊也張差所由誰不知爲鄭國泰所爲宜究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宜悉罷諸人以應受之法此皆大中大逆不道血口汚天語也鋮與同官正色斥之且語曰三朝仁孝無間凡爲臣子處此安得以無根之言挑釁骨肉故堅持不出議單今三朝要典具在可覆按而同鄉左光斗廹臣出議甚力此机尙在臣不之應從此大中與中之黨恨臣入骨

邊臣倖在彼前思奪鋮首垣百計排囮鋮浩然致歸黨慫不釋鋮與相國馮銓有文字交歸過涿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門客汪文言遂誣鋮與銓以叩馬猷策夫鋮與銓在涿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得而叩之況相國今合家殉難而死生平忠倿定於蓋棺矣役大中以巧救奸人汪文言疏糾忠賢爲忠賢所仇被逮以死詎光斗大

忠死于乙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大鋮躬
耕山居之日里中衿紳父老可問也又安
得一身以贊導耶至鋮合算七年逈內一
流王中極論倡紅丸之孫愼行爲時所嫉
此乃志賢典刑以後所修上者曾有半字
爲彼逆孫辯明者耶且當時倡造逆案之
侯恂今公然從賊爲工部侍郎矣主造逆
臣之　臣韓爌今公然開門迎賊賊以安

車迎入長安矣而案註中所云報復鋮有
疏者卽今受賊僞戶部司務之魏學濂也
而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僞命亂臣賊子
之仇口爲鋮孤臣孽子之定案豈尚有人
心者乎今諸臣抵死攻廹鋮安得不一直
陳當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萬
世哉馬士英又爲大鋮奏辨力攻姜日廣
呂大器等獲持局面

臣　顧炎武曰大鋮此疏將以掩其逆案之
枉不知適所以自供也當南樂 魏廣微 借
內修怨楊左嚴譴去國是時徐大化朱童
蒙等俱中旨陞京堂用大鋮以葉有聲
亦中旨陞京堂用遂由堂少陞光祿正矣
左被逮時也又爾時苟非逆案所喜者一
登啟事卽遭削奪大鋮既與崔魏若水火
冰炭之不相容矣何取京堂之中旨如寄

而當少光祿之推隨推隨用毫無阻牾何
也黠將錄抄布四方並無大鋮姓名假使
有之有聲豈敢薦剡乎此事理之最明者
堅持不從孫魏二公之議謂將以調護兩
宮出自臣子苦心誰曰不然乃欲以此居
在反坐諸臣以誣担之罪則無良極矣且
欲取誣於三朝要典要典既屬逆賢纂修
逆賢服刑已十八年要典卽奉旨焚燬矣

猶惓惓奉爲聖書則其爲逆賢私摯可知
也叩馬獻策原指逆賢進香涿州之非日
指深宮近侍之日大鋮南歸過涿州正逆
賢進香至涿州萬耳萬目胡可淹也呂鵬
雲並無贊導之疏上以中旨京堂既入逆
黨何況大鋮魏大中之疏糾逆賢也在楊
漣二十四大罪之後斯時疏糾逆賢者章
滿公車豈能巧救汪文言乎合算七年遁

內一疏則逆賢已敗　先帝御極久矣猶
娓娓論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諸臣無一不
與要典相發明夫璫局已敗尚思爲獲持
沙門則璫焰方張其爲贊導又可知也相
國馮銓現今官崇內院位冒殿閣而誣以
合門狥難不亦悖乎闖賊破蒲州平陽故
轉韓爌合門狥難斯則萬口如一者而安
車迎入長安未之聞也督輔李建泰爲賊

所禮遇則人人耳目之矣始摘其誣捏最
顯者如此

工部尚書程註罷

起陞錢謙益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初十日丙寅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愼言面辭上日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
沿途僑寓需召愼言遂寓寧國孤孫間田
來侍愼言日祖孫相聚足矣鼎革任愼言

鬱鬱以死孫扶櫬返于故里

附錄

湖廣巡按黃澍奏前任巡按劉熙祚于永
州被陷爲賊所執以九月晦殉節于祁陽
巡撫宋一鶴於承天王變有武弁願負之
出一鶴不可遂以身殉王衆奎棄數千里
之地逃閩省地日難追比賍罰爲事直至
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南下

史可法奏高傑奏奉旨駐揚州揚人堅不肯納黃得功至儀真本爲安頓家眷而紹傑者曰與爾爲敵臣至亦疑之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瓜洲城傑許諾臣因與約隨當移駐盱泗臣調停於兵民間漸可釋其嫌猜可法以傑悍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奏俱經邀閱然後得連推遂不振

又奏淮人忠義碎僞牌殺僞官擊敗賊騎于河上義兵集至二十餘萬聲勢甚壯賊將董學禮自邳攻郯躑躅不敢犯又宿遷擒斬僞官請旨獎敍許之

馬士英敘東省僞官功以李元和爲首據常自俊爲左都督自俊本章上會上遊流賊之難

劉良佐奏臣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亦奏叛鎮琅攻生靈塗炭命撫按和解之

史可法奏 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傅宗龍孫傳庭起自縲囚張鳳翔袁繼咸馬士英起自廢籍當吳甡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延嚴譴則過之可原則國難之作勳臣殉節者誰劉孔昭不思之慎言七旬家卿一舉吳甡便以爲罪不益輕朝廷而

長禍亂耶馬士英疏請申大逆之誅周鍾勸進未已上書請早定江南其伯叔周應秋周維持魏璫門下兩世逆惡兄周鑣周銓均當連坐

草莽孤臣劉宗周疏一重屏藩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猶而效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一覈舊官在官而逃在使命而逃於法皆

所不赦

又疏　先帝身殉社稷江南不聞隻騎北

進宜誅者一卸兵權于局外首圖定策之

功宜誅者二　先帝誅璫欽案前後詔書

棠混勢必虎彪盡反將與問罪之師請嚴

中外不職者始

通政司劉士楨請令北歸諸臣靜聽朝廷

處分不得混行奏辨

御史朱國昌疏劾在逃巡撫郭昌景泊舟

清涼門外欺飾疏辨因論其撫楚撫膺種

種罪狀有旨着驅逐

馬士英以　大清攝政王所示南京官民

示奏聞請遣官賫詔北行

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福金花銀戶科羅

萬象具疏論之肇基即王坤也高宏圖以

方爭阮大鋮事不便執奏請身往督催過

肇基言之肇基即上疏辭止

馬士英舉原任都督同知陳洪範北行請

敕

諭已故大學士文震孟等謚

禮部尚書顧錫疇請卹故輔溫體仁文忠

之謚其體仁所推抑止人宜謚文震孟文

肅羅喻義文介姚希孟文毅闖賊破河南

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殉難宜謚忠節從

之

十七日癸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李沾上勛臣憤激有因疏內行當孥

臣聚會馬士英手扎稱大器迎立皇上韓

贊周劉孔昭無不允協黎明集議大器縮

禮兵二部狃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

延之從容後至議至日中不決孔昭怒形

于色臣與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

歷階而上面折大器貲周日快取筆來因
得俯首就列清晨迎駕大器倘欲停待而
貲周已登舟矣偕行者徐宏基暨艮弼國
昌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所以有毀
上之爭也嗣後士英毀衆大鋮衆議沸然
上疏詆攻士英畧云近年温周擅權老成
遇謝一時庸奸僨事中原陸沉皇上中興
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士

英非以賄敗遣戍借名知兵而爲鳳督者
哉重兵人朝覗顔政地南國從來譎譎一
經唆撥而毀陛唷啞叱吒者魏王爭爲贅
旒矣逆案一書以先帝定爲亂臣大防而
士英拉阮大鋮於御前經授司馬立布私
人竊思士英有何勞績倏而尚書宮保內
閣 而金吾世廕也
士英亦叅大器狗私把持大器乞休遂罷

劉澤清疏劾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又疏薦張
捷等
澤清疏請誅大器指其起用王重掌選又
指其比周雷演祚謂演祚爲吳甡走狗殺
周延儒以媚東林
文氏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是一刀上
逃督撫王永吉郭景昌時士英欲起
而大鋮素恨演祚故唆澤清出此疏

明發
武弁而操大臣之短長鬬外而預廟堂之
黜陟上下易位冠屨倒置至此極矣按演
祚由庚辰特用任德州兵備壬午冬范志
完入援縱兵淫掠演祚據災奏聞志完逮
問事連延儒然延儒之得罪由于王之心
李國楨而成於蔣拱辰非關演祚也況時
吳甡已蒙譴去國使演祚果一効力何不

留居仍正揆席耶至此用王重以為可誅
而降賊之永吉失事之景昌儼然薦舉此
則當加何等刑也且總兵不言勦賊而徒
拾孔昭之遺唾遲遊案之餘灰惡莫大焉
故削其爵以肴其罪
追謚懿文太子謚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追
上建文帝謚曰讓皇帝廟號惠宗景皇帝廟
號代宗

發明
海內望此典幾百餘年矣至是始克舉行
詳書于冊深善之也
二十日丙子湖廣巡按御史黃澍面糾馬士
英於朝
馬士英罷尋復命視事
黃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召
對既入澍面斜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
俱下上大感動顧高宏圖曰黃澍言殊有
理卿識之命進御座前澍益數其罪士英
不能辨一語志孔亦前論其罔上行私諸
罪韓贊周叱志孔退曰御史言事是其職
掌內臣操議殊傷國體士英跪求處分適
跪澍前澍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
士英號呼曰陛下視之上搖首不言良久
諭曰卿等且出贊周即執志孔丙夜上諭

贊周曰馬士英以大臣所為如此宜行退
避士英遂歸寓引疾盡移直房器具以出
侑以金帛分餽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二
奄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
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
事可不煩聖慮可以優遊行樂馬公一去
誰復有念皇上者上然然田成即傳諭士
英着即入直辦事隨有旨何志孔本當重

王輔臣急爲求寬具見雅量始成文明有
民謠曰要紀奸須種田欲装啞莫問馬
發明
書馬士英罷善之也書復介視事惡之也
士英擠可法逐張呂引大鋮奸狀顯著以
黃澍以糾勳介罷位深合遠佞之用矣何
惑于二奄之讒擅介八直是二奄爲政人
主若贅旒然嗚呼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

以傾也詳書于册以見去佞同于拔山所
以爲後世永鑒也
忻城伯趙之龍疏請改 先帝廟號
之龍奏 先帝不當廟號曰思思非美字
蓋謚人係高宏圖所定李沾草疏授之龍
使奏之爲逐宏圖地之龍寔不識一丁也
起歷徐石麒爲吏部尚書正心一刑部右侍
郎

陞張有譽爲吏部左侍郎程世昌右僉都御
史巡撫應八
陞何應瑞爲工部尚書何楷戶部右侍郎徐
人龍兵部左侍郎
陞少師黎玉田太子少保盧世㴶工部右侍
郎王應華光祿寺卿俱充山陵使祭告
先帝 先后祔壟
諭已故大學士劉一燝謚文端賀逢聖謚文

忠
大清兵入德州
濟王走死謝陞盧世㴶馬元騄南奔
附錄
臨淸中軍張顯榮報稱攝政王命頒眞固
山陸總兵駐扎德州侍郎王鰲永招撫山
東又塘報靑州東昌臨淸兖州皆服惟濟
寧未降

濟寧傳報欽命固山額真等奉攝政王令調集兵馬巡視山東所到地方官兵供出郊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

北歸諸臣南下舟次上閘兵傳變馴暗逼

大清已受巡撫山東之命與守道于連躍出示稱順治元年然則於南京亦發疏不絕

國子監典籍李模疏畧云擁立一事皇上

不以得位為樂諸臣安得以定策為功鎮將事 先帝非桑榆之劾事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之功其何敢即安臣不願見光復未臻而國體先褻也

平洵監生陸濬源為兄原任兵部員外郎陸澄源奏上詞牽國本三案并詆光祿寺卿許譽卿通政司劉士楨特疏駁之後許譽卿疏辨畧云當年諸臣以翌戴皇上為正均從倫叙起見耳光廟毋于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于濬源 先帝久任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皇上追削萬口稱快濬源乃借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以黨奸欺上也

巡城御史朱國昌奏東洋地方有數百騎

驅捉男女口稱奉命打糧龍潭把總王奇不行守禦反餽之牛酒輦轂之下豈宜有此

北將于永綬等渡口借任京江浙江都司賈之奎適領兵至買瓜相爭而鬪北兵遂逐東門外民居殺傷數百人浙營兵官李大開傷重即斃

設勇衛營命太監韓贊周提督

允馬士英請增淮陽兵三萬總兵柱宏域
提督大較場
楊振宗鎮守安慶
趙光遠總督川陝
總兵邱磊鎮山東黃斌卿防禦鎮江副總
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封常應俊爲襄衛伯世襲敘翌護之功也
賜福建總兵鄭芝龍蟒衣

鳳陽太監谷國珍請勅書內閣撰文給之
國珍于御前自增照總督行事五字 順
天巡撫楊鶚浮誨至懷遠候常亂緒薦之
命預會推
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已
降賊矣
趙之龍薦序班黃家鼒擢鴻臚寺少卿管
紹寧請遴選內閣誥勅房諸官各以貲納

授
改內宮監爲朝殿
命製金璽代玉
命選淨身男子
命叙山東擒僞官
命戶部清查十七年練餉限明年全完江
南安撫御史祁彪佳請留漕米十萬貯鎮
江

萬元吉請䘏陣亡總兵猛如虎及監軍曹
心明
夏允彝余颺嚴錫命文德翼補吏部四司
官
魯王泊舟鎮江請于附京僻地方安頓
德安王僑居廣信
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
下被逮鄖撫王永祚于獄

禮部奏唐王殉難

吉王子慈爅報吉王播遷道薨

命崇王二子僑寓台處二府

惠王寓居肇慶

聖安本紀卷之一終

聖安本紀卷之二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秋七月丙戌解改文選郎中倪嘉慶爲戶科給事中

發明

部員改授科道者有矣惟吏部則否改授必由員外主事而郎中則否嘉慶此舉誠屬創見特書於冊誌亂制也

附錄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䟽畧云兩月以來文吏錫鞶矣不聞獻䜉武臣私鬬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北兵已鎮燕動搖山東當國大臣但紹述邪說損威屈體壞天下忠義之氣臣切差之

戶科熊汝霖䟽畧云四鎮以殺掠封伯百

姓頭顱何辜而爲此輩之功名地乎今假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爲中興名將豈不更快況且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何不倣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盟帶礪而遍處此堂奧也萬元吉乃云城外之屋宇應讓與兵誰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輦金求進者寔繁有徒則當事諸臣亦宜猛省前事洗滌肺腸也

又史可法奏邱茂華口稱吳三桂師次慶都縣建立大清順治元年旂號追人剃頭張鳳翔家眷與楊仕聰同行遇南京頒詔即同南行借臨清兵自衛夜騎預戒兵丁言北兵無送人南下之理至濟寧即返

時馮銓謝陞李建泰俱降於清爲內院大學士

王鰲永總督山東河南方大猷署山東巡

撫事張惟機楊汝成從陸至山東方大猷遣牌送至濟寧登舟

命黃澍速回湖廣料理恢復承襲

金聲桓駐防淮揚

命四鎮各帥所部兵將駐赴督輔前軍調用皆不奉詔

加李際遇劉洪起總兵防禦河南時闖賊出潼關道洛陽攻密縣參將夏有光報探至臺兒庄知闖賊見在平陽整頓兵馬太原潞安鄉紳富戶盡徙入陝西又遣僞將馬科入四川招撫保寧等處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栢永馥聽督撫題用

定京營之制視北京以杜宏域楊御蕃牟文綬補三大營總兵

陞劉之渤范曠俱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貴州

追削已故大學士溫體仁等官廕
從御史鄭友玄之言也溫體仁周延儒薛
國觀三人生前官爵廕子俱行削奪以爲
作奸不忠之戒
初六日辛卯廷遣左懋第陳洪範使北
懋第以母死于北軍願與洪範同使至是
懋第加兵部右侍郎經理河北關東洪範
加太子太傅馬紹愉加太僕寺卿

附錄
戸科熊汝霖疏畧云四鎮以殺掠封伯云
云
禮部尚書顧錫疇進恭擬祭告 陵園文
祭告 大行皇帝 皇后文與三桂封爵
制書勅諭錢券黎玉田高起潛勅命
又宣諭北京人民及建州御書一二呈覽
懋第疏臣銜以經理河南聯絡關東爲事
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關東即遼東也遼
久屬建州北直近亦爲建所踞山東雖殺
僞官逼地皆賊臣家人來云膠州一帶賊
至二三十萬則不皆向化可知也經理雖
有封疆之責以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
繒歲幣之事名寔相乖此銜之當議者也
馬紹愉昔年赴建爲建所折奴顏婢膝建
賚之參貂臺臣陳清源糾之其與建交情
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私許建金十萬兩
銀一百二十萬兩建人誦說臣不便與之
同行也

發明
闖賊負不共戴天之仇與三桂乞援于清
立掃而驅除之雖寸磔尚稽天誅而輿尸
亦稍吐氣爾時爲廟廊計者自應厚其金
幣隆其禮貌妙選其人而鄭重遣之加其

金使鄭公而遂主聽命武侯擇鄧芝而東吳締盟庶乎兩國之好可成南北之爭可息矣今懋第雖堪應選而誤以洪範紹愉佐之且所頒三桂玉田諸詔種種指揮有同囈語如是而欲覩事之濟難矣書廷遣懋第洪範而紹愉不書何微之也春秋之例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十五日庚子上視朝

上生日也受朝賀於行殿勳臣皆進禮賀上皆受之

發明

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況在萬乘豈共患貧今下以貨獻上以貨取是君臣相率而接以貨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止書視朝何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故隱之也

二十三日庚戌內批張有譽爲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宏圖請收成命不聽

馬士英欲用中旨擢阮大鋮適戶部尚書周堪賡久不到任而有譽廉慎爲人所稱士英遂借以開傳陞之倖門特降內批擢用宏圖以不經會推繳還成命士英票旨待用出自朕裁卿不必過爲疑揣仍着遵前旨行

發明

此內旨也不曰內旨而曰內批何也不與其爲旨也若曰此乃士英令田成輩批出云爾於上無預也有譽賢者也賢而用之此盛典也宏圖似可無執奏矣曰否使此端出於士英之懿好則爲盛典今借爲大鋮之嚆矢則爲亂政宏圖之執奏深得古大臣之義矣然則爲有譽者宜奈世堅以

疾請力辭不赴可也倘堅以疾辭不赴或
致譴責奈何曰名節與官爵較孰輕孰重
使果以是蒙譴張侍郎之名千秋矣區區
馬家之尙書庸足貴乎直書于此蓋深惜
之也

南昌宗生統鎭疏訐大學士姜曰廣等

馬士英欲去史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
孔昭亦欲去可法以專任田仰阮大鋮亦
怨曰廣欲并去之於是大鋮屬草募統鎭
使上之疏內誣詆曰廣穢跡又斥其包藏
禍心詞連史可法張愼言呂大器等疏入
高宏圖票擬究治上御內殿召輔臣入上
厲聲曰統鎭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宏圖
請召可法爲非是宏圖抗辨士英默無片
語
上每語必左顧田成明有指授者宏圖曰

廣俱引罪後授宗生統鎭爲行人

發明

大臣國君之陪貳辱大臣是辱君父也故
孔子對魯定公則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對齊景公則曰君君臣臣今朝廷之
上惟一田成復有孔昭大鋮輩交搆其中
妖氣充塞而統鎭諸孽種種見告君不君
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次年之北行
宜其及矣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比
事以觀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統鎭疏訐大學士姜曰廣

大鋮諸人怨曰廣甚統鎭一疏猶未愜意
右諭德李明睿與曰廣同邑相惡大鋮嗾
明睿劾之明睿辭乃募建安王統鎭再出
此疏

發明

統類一疏猶曰宗生不辨菽麥者耳統類固建安王也堂堂藩王乃爲大鋮等所驅使無良極矣削去其爵斥之曰訐蓋深絕之也

附錄

吏科都給事中大官之疏直陳銓政事一名器宜愼定策者宜懲厥賞其餘人自請敘今則輦金盛行日事鑽營寃免瓜李之

誚一職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縱行奏討者冢臣所執幾何一封疆宜肅文武共事封疆不斬誤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一廢官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夤緣起廢不自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許入國門之禁

撫寧侯朱國弼以不預會推冢臣疏爭制

上諭出何典故

劉良佐疏薦循政卓異諸臣內有馮大任則貪墨中最著者

又疏薦錢位坤言位坤曾經吳三桂收用忠寔可信都門所刻國變錄乃奸徒借題害人不止冀弇愛屈請亟用位坤　朱國弼劉孔昭合疏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勛臣商確一名部行政必勛臣面定一皇上圖治必勛臣召對

戶科熊汝霖疏言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此向可爲國乎奉有嚴旨

授諸生涂仲吉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仲吉前有疏救黃道周葉廷秀廷杖遣戍永明執贄見道周于獄中亦被縶顧錫疇署吏部印特疏薦之故有是命

眞定知府邱茂華等自稱固守臣節不從

清闖史可法以聞
湖廣巡按黃澍爲馬士英所劾辨疏云麻城生周文江爲獻賊僞兵部尚書　獻賊破武昌有錦衣遣戍劉僑托文江進美女玉杯古玩萬金於獻即用僑爲僞錦衣大堂比左艮玉恢復蘄黃僑削髮私逃尋送赤金三千金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洶洶幾亂鄉

紳諸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餉臣若無餉眞可愧挾資媚賊仰漢刑官收貯臣意亦隱而諷矣既還武昌黃鼎代爲解銀一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官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有司存士英據僑私書誣臣試使士英將臣原書呈覽則清濁見矣

起陞陳龍正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張采禮部儀制司主事
劉澤清請褒封吳襄使三桂啣感劉孔昭奏吳三桂父子效忠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於明而諸人故欲崇之已寓賣國之意矣
命御史陳藎募兵雲南先携三萬金供餉
命御史米壽圖巡按四川

命發米十萬石給山東撫鎭
授開封推官陳潛夫爲御史巡按南河闖賊僞將宋朝臣兵至杞勝集舊職方郭獻珂適在村居召標將張成初與戰於桃園賊兵潰追斬朝臣
禮部題錢謙益陳盟管紹寧俱以原官充經筵講官秋講屆期也
朱國弼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

給棍
命潞周崇會四王僑居浙東惠桂二王駐
廣西
昌平巡撫何謙南歸
兵科陳子龍疏糾漕儲副使莊應督漕猥
籍
蘇松巡撫周一敬請表已故舉人張世偉
顧雲鴻下部議後部覆請俱贈翰林院待

詔許之
常熟進士王日俞請表長洲生員許玫琰
聞　先帝之變行哭于市自縊不死遂羊
于河
予翰林汪偉諡文烈御史王章諡忠烈
予開國功臣桑世傑諡忠烈俞廷玉諡武烈
汪興祖諡武愍茅成諡武烈丁普郎諡武節
韓成諡忠壯花雲諡忠毅

予穎國公傅友德贈麗王諡武靖宋國公馮
勝寧陵王諡武壯
予章溢諡莊敏桂彥良諡敬裕唐鐸諡敬安
劉崧諡恭介何真諡恭靖葉君昇諡忠愍
八月丙辰朔命番役緝事
是日上受朝畢命錦衣馮可宗遣役緝事
刑科袁彭年疏言厰衛緝事非治朝所宜
馬士英票旨責其狂悖沽名着降二級調

外任用
發明
宋王安石爲政始揀選卒秦檜用事察事
之殺布滿都城今士英不取法古名大臣
而首法安石與檜之設施耶然安石雖以
新法禍宋而原其禍意原有堯舜君民之
思檜固云賣國縱敵而駕馭諸將實有引
伸籠絡之用今士英于二奸無能爲役而

徒法其亂政是又二奸之罪人也直書于册所以著其惡

劉澤清疏劾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等縱兵南下大掠淮揚殺人無算莫有敢聲其罪者宗周首出疏糾之謂澤清高傑皆可殺姜曰廣票優旨下史舘紀錄士英乃嗾澤清與姜劉爲難至是澤清具四鎭公疏劾宗周指稱草莽爲不忠既上

以稿示傑傑驚曰我輩武人乃預中朝事乎黃得功馳奏辨實不預聞士英擬旨憲臣平日原以議論取重蓋勅之也

發明

此四鎭公疏也而狥忽江清何誅首惡也傑與得功自明不預其情可原矣故獨目澤清而削其爵以著其罪

附錄

給事中陳子龍疏近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而去閭里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竟自搜採殊非法紀又前收選內員盧某本市井無賴自宮希進昨聞遂有父子同奄者先朝劉瑾魏忠賢皆壯而自宮者也

御史朱國昌疏據北城士民呈稱歷選妃嬪必巡司州縣限名定年地方開報今未

見官示忽有棍徒哨兇打入人家不拘長幼概行拾去但云大者選侍宮幃小者教習戲曲街房緘口不敢一言　戶科熊汝霖疏言魏國公徐宏基特薦張捷亦見助臣之勤于薦吏矣至朱統鏆誣詆姜曰廣汚及家庭曖昧如此不行叅駁將朝廷設立言官何用

御史朱國昌疏往者賊入都門自閣部以

至庶僚有一不青衣小帽叩首賊廷者乎至賊衆已去猶思藏竄匿言不屈潛跡覓線冀燃死灰如何瑞徵梁兆陽等萬口唾罵矣若劉大鞏等廉恥蕩然當與周鍾等並行正法者也

諭刑部速定從賊諸臣案

諭云所擬從賊諸臣如領兵獻策卽在庶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卿科道翰林受賊僞命豈止于一絞封疆大吏聞變倡逃豈止於流猷女獻婢豈止於徒諸臣負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

陞沈猶龍兵部左侍郎王灤右通政姚思孝大理寺少卿

起陞楊鶚丁魁楚俱兵部右侍郎鶚總督川湖雲貴魁楚總督兩廣

起陞王志道戶部右侍郎易應昌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張鳳翔梁雲構俱兵部右侍郎添註

陞王廷垣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沈胤培太常寺少卿郭維經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朱之臣刑部右侍郎劉士楨工部右侍郎文安之正詹事

改賀世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塲

禮部右侍郎管紹寧疏請遣使祭告 先帝 先后梓宮訪問東宮二王消息時傳東宮二王流落民間故紹寧出此疏

十三日戊辰太后自至河南

初馬士英言太后寓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高傑部將王之綱會招撫李際遇可遣親隨內員往際遇處密諭其具舟于河護送至徐州七月初旬命具儀衛迎之是日

從儀鳳入辰刻上迎于午門隨諭戶兵工
三部太后光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
賞賜
又諭工部行宮湫隘亟修西宮刻期告成
以居太后
御營監太監諸進朝請給工科錢糧備辦
龍鳳牀座及牀頂架一應器用物件并宮
殿陳設等項約數十萬兩

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合疏言點金
無術懇祈崇儉
工部又言光祿寺咨稱器皿共一萬五千
七百餘件該價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廚
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冠方張
索餉動以千萬計將何支抵望皇上一熟
籌也
浙江東陽民變

先是東陽之變實由許都都故尚書宏綱
之孫任俠好義縣令姚孫榘借名備亂橫
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勉輸數百金
孫榘大怒摘都所刻社稿姓氏指爲結黨
造反執而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鬨然作
亂有姚生者拉孫榘於丹墀捽之丹墀笞
之群擁都爲主巡撫左光先聞都反卽調
台兵行勦所至屠掠東陽義烏湯溪諸民

各保鄉塞拒敵台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
反上聞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
遣生員蔣若來賚書與之都卽率同事十
二人詣杭州獄子龍爲之請光先不許悉
斬之而盡隱孫榘之罪于是餘黨忽引逃
兵復亂巡撫黃鳴俊疏報有旨左光先誘
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亂着黃鳴俊相
機勦撫

附錄

戸科熊汝霖疏畧云臣親目前大勢卽偏安亦未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爲異同恩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勛臣繼以方鎭惟筆舌之是爭良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疎賤而忝宰輔飛章告密端自此始廠衛之害横者樹威黠者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 先帝十七年憂

勤止有廠衛一節未免歛怨 先帝厚待宗藩而聞變先逃誰死社稷保衆擁長晝是殃民 先帝委任勛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冦籍 先帝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謀傳聞及今踵之尤甚於舊臣誠不知何說也

兵科陳子龍疏畧云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故物今陛下入國門三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淸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事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起陞申紹芳戸部右侍郎江北督餉獎一衛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陜

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爲安南伯

陞瞿式耜應天府丞徐一范鴻臚寺卿蕭士

瑋光祿寺卿

起陞越其杰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阮大鋮出山之志甚銳馬士英借危疆爲名欲以河南巡撫畀之衆議持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貴州孝廉士英至戚也

劉澤淸疏劾大學士姜日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淸始劾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揺帝座奪

諸將封以激變軍心再疏劾宗周疏草恭
孤臣爲不臣請加重僇至是并及日廣指
其誅逆社稷其詞兇悍甚史可法論之四
鎮皆以不知對可法遂具疏言此疏乃黎
邱之巧鬼澤清隨具疏言此疏實出某手
因可法偶問偶混荅之馬士英方怏心於
逐姜劉用大鋮票旨云這所奏知道了不
復致詰從此大阿益倒持矣

發明

澤清以武夫而强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
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爲羣奸効命逆莫大
焉當斯時也文武一心內外協力士英大
鋮方相慶幸謂天下事惟所欲爲莫予毒
矣究之士英僇死于江上大鋮碎身於仙
霞澤清傳首於西市亦何益哉後之謀國
者而明此義當亦惕然感悟惕然懲戒矣

逮原任南京禮部主事爲民周鑣山東僉事
雷縯祚

鑣於　先帝中葉遨言側籍與縯祚等高
自標榜而痛抑逆案中人阮大鋮恨之刺
骨至是草疏授統鎮專攻二臣并及姜曰
廣蓋縯祚爲曰廣庚午所取士馬士英欲
借此殛宏圖曰廣之去遂票逮問

明

逮矣仍書其官何明二臣之無罪也二臣
無罪而逮所以著士英作威之實也而羣
奸背公樹黨罔上行私之罪昭灼不可掩
矣

內批起補張捷爲吏部左侍郎

章正宸疏爭內批用張捷非制有旨前之
學龍薦葉廷秀亦經批陞何寂以無一州

發明

批一再降矣士英輩盡借爲翻逆案地
也正宸身爲吏垣之長自當據法再奏不
應以一疏了事然爾時內外之　已成雖
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君子痛恨于
士英也

賊張獻忠圍重慶破之瑞王遇害前任巡撫
陳士奇等死之

春間獻賊自岳陽渡江至荊州盡棄舟楫

率步騎數十萬入夔六月陷涪州蜀王告
急于南都請發兵西勦獻賊順流至佛渡
關守將望風而逃遂進圍重慶前任巡撫
陳士奇在城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獻忠盡
屠之老幼無有存者壯丁割耳鼻斷右手
驅至各州縣不降者視此爲例所至解甲
投降勢如破竹士奇及道府等官皆死之
瑞王從漢中避難在城城破合宮遇害

賊張獻忠破成都蜀王遇害巡撫龍文光死
之

獻賊至成都官民內潰遂不能守蜀王合
宮遇難巡撫龍文光暨通府各官皆死之
溫江知縣施之炳巳陞姚州知州陳撫昭
加僉事御師訓練千人城破自刎死推官
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同日被戮仁壽
知縣顧繩詔巳降復殺成都知縣吳繼善

巳遁矣有同年某先在賊營招致之吳出
投偽官妻子俱入營中後爲賊草祭天文
內一語賊疑爲訕刺一說膳寫祭文之紙
兩幅相接獻賊大怒曰渠不欲我天下一
統耶夫婦相對受極刑

獻賊大索全蜀紳士致成都皆殺之旣而
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賊以兵圍之擊
殺萬人筆硯如山遂奄有川中僭大號偽

改元義武以徐以顯為偽丞相瀧應鰲為
偽中書舍人後從闖賊敗奔陝西益發兵
攻漢中昭之獻賊據險自守不敢出遣人
與逆闖議和不果未幾獻賊亦死

附錄

禮科袁彭年疏偽吏政侍郎喻上猷將荆
州紳衿開薦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
所薦中不受偽檄萬策自經開先觸墻死

加翌戴新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
師高宏圖姜曰廣王鐸皆太子少保劉澤
清疏進取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備數萬之
馬匹器械整頓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恐姜
曰廣劉宗周不得黨勝為快快臣不能隨
輔臣急於一渡也今北兵已入臨清會師
南下闖賊已道洛陽攻容縣如此光景北
京不至河闖賊不至淮不止也

淮安自路振飛王燮募集各坊義士同心
戮力頗成鞏固二人去任劉澤清公行盤
踞散遣義士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
雞犬一空與田仰日夜酣飲清兵南下有
問作樂備澤清曰吾為擁立福王而來以
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
善地去耳

陞袁樞兗東兵備郭五中兗西兵備俱山東

副使

凌駉馳奏亟宜乘機收復命巡撫王燮巡
兵邱磊馳山東赴任又改凌駉為御史巡
按山東給勸功空札三百號

劉良佐移鎮壽春

左良玉開鎮武昌左夢庚惠登相俱加都
督僉事

兗東兵備郭正中奏清兵下東省

貴州巡撫范鑛奏蜀寇猖獗行將順東下

撫湖主事陳道暉奏鈔關稅銀被賊入署

掠盡

封郟存義大興伯叙勛護太后之勞也

封吳三桂父吳襄薊國公

馬兆義補禮科成勇補福建道

考選推官吳适等知縣吳春枝等太監孫

象賢自北來歸溫旨留用

太監蘇養性請自先催春官逋欠

傳太后諭遣中宮君奄因肆行騷擾道路

以目

僞太常寺丞項煜等逮到

長安街遍粘匿名榜粘誣謗吳甡劉宗周

等旨出項煜手

總兵杜文煥提督巡捕

馬士英薦汪碩德呂弼招募水師造船速

降賊臣戶部右侍郎黨崇雅祭酒薛所蘊

平陽知府張嶙然

太后南來加恩史可法少傅馬士英少保

九月丙戌朔內批特授阮大鋮兵部添註右

侍郎

安遠侯柳祚昌疏急用忠幹之臣等事奉

旨阮大鋮前陛見奏對明爽才畧可用朕

覽羣臣所進逆案大鋮並無贊道實跡時

事多艱需人幹濟着添註兵部右侍郎辦

事需人羣臣不得從前把持瀆擾

左都御史劉宗周疏大鋮進退關係江左

興亡乞寢成命有旨切責

兵部主事尹民興疏畧云　熹廟時崔魏

煽虐士大夫喪恥忘君幾苞桑之固垂至

先帝末戴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拜

脣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

申罪討賊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鋮即行檄四方何以折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聞曰使逆若逆案可翻則崔魏皆可卹周鍾諸孽皆可使才宥過矣

發明

阮大鋮從廢籍起宜書起陞此書特授何不與其爲起廢也蓋曰此欽案問徒之人

士英以私交之誼特援之囚伍之中云耳或曰先朝劉忠宣大夏鄒忠介元標諸臣非自廢籍中推用者哉曰忠宣諸臣或以抗拒中璫或以觸忤權輔皆忠貞自大名著天壤雖在廢籍何損若阮大鋮楊維垣輩是逆案之遺孽而先帝刑僇之餘也豈可同年語乎詳書於册所以著士英黨逆之罪也

初二日丁亥內批林冲霄吳適蔣鳴玉梁應琦授給事中沈宸荃游有倫胡時亨鄭瑜王化澄吳春枝秦鏞補試監察御史

內批陞福建副使郭之奇爲正詹事

發明

舊制凡由翰林外轉者始得仍轉宮詹若由庶常散授臺省部曹者雖循資亦止丞不得玉堂之任又監司內陞必殺一級如

布政二品陞三品京卿之類是也今郭之奇以戊辰庶常散授禮部歷任副使一旦躐躋正詹此何說乎據事直書之士英顛倒舊章狥私蔑法之罪著矣

陞何楷戶部右侍郎錢元愨太僕寺少卿劉金逌政司右參議

初六日辛卯上始御經筵

初九日午大學士姜日廣罷

初十日乙未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十一日丙申內批例轉給事中陸朗留用

陸朗既例轉以三千金餽內侍卽傳旨着留用冢宰徐石麒資之內閣閣曰已進御前矣石麒具疏言陸朗贓私狼藉應得例轉交通內臣倖留非法朗卽劾石麒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禮同轉御史黃耳鼎亦疏言昔之按奏陳演陷臣不測今

之例轉徐石麒多謀陷害

發明

善人國之紀也無善人則國從之今兩日間姜劉二臣相繼退位隨有陸朗之事紛紛而起是尙得爲朝廷乎嗚呼誰秉國成以至於此千載有餘痛焉

大淸兵入宿遷

陞王燮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宗敵一張鼎

延左右通政章正宸大理寺丞

馬士英請州縣童生納價免考

士英請令童生納銀准送提學收考後溧陽知縣李思模爭非法不肯奉行士英參劾罷職

發明

取士大典也而導之以納價是明以示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夫放

于義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放于利必至篡弑攘奪而後饜直書于册而士英黷貨辱國之罪著矣

復劉僑原官照舊供職

發明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劉僑降賊行賄之實黃澍疏中已鑿鑿言之乃士英毫無顧忌公行擢用其蔑法亂

紀目中寧復有朝廷耶故特書以著其罪

下在衣方翼明於獄

浙江奉化布衣方翼明疏攻訢克終事指

擿馬士英等有旨發刑部問罪

發明

宋徽宗數爲微行正字曹輔上疏極諫余

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王黼奏不重責

輔無以急浮言遂貶曹輔於郴州今士英

孔昭等朋比爲奸朝端顛覆日甚大臣不

能言小臣不敢言而布衣言之正當破格

旌獎以勸來者而反下之獄是士英之心

猶然余深王黼之心也故曹輔遠竄而靖

康之辱兆矣翼明下獄而北行之禍决矣

陞李沾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逮致仕吏部左侍郎呂大器

再賞定策功擢沾今職沾因奏大器當日

阻難包藏禍心故逮

發明

此時事勢爲何如哉勠力共事猶恐不勝

乃汲汲於私怨乎況大器原無可逮之罪

逮大器於沾陞官之下所以著沾造意殺

人之罪也垂訓之義明矣

逮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馬士英欲雪黃澍面糾之辱無機可乘乃

草疏覓楚宗朱盛濃使上之言澍在楚淩

逼宗室即票旨逮問

黃澍奏辨士英復票旨盛濃害非剝膚何

至千里叩閽後授盛濃爲推官

發明

黃澍面糾士英者也盛濃之疏誰不知爲

大鋮屬草況盛濃隨酬以推官將公然修

怨而無忌矣澍豈肯從於修乎故於澍呂

大器逮並書干冊以見清君側之兵所由
起也而士英與沾挑禍辱國之罪此其案
也

附錄

御史徐養史王人自德州來者云山東有
清國巡撫方人猷兵備張安豫牌到濟寧
宜勅王燮早爲防禦闖賊使孟長庚築上
陵城獻賊復有取荆州之檄萬一順流而

東九江蕪湖處處單弱不幾以金陵爲孤
注耶總督王法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
欺飾失律之罪謂何
吏科熊汝霖疏言獻賊現據成都等郡闖
賊將王成都意在順流東下北使諸臣所
恃爲援清之要着全賴慦第一人臣思請
兵請餉皇眼倘懸而王燮勅印未頒馬價
未給此何時而尙容姑待乎我皇上既以

阮大鋮爲知兵卽當畀之銜要若但優遊
司馬之堂樞輔已饒爲之何須添此
淮揚巡撫田仰疏爲劉澤清請餉有肯南
東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
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着
與劉澤清通融措辦
時澤淸駐兵於淮安營建宮室深邃壯麗
無比日費千金田仰與之共事但知請餉

而不知餉之所從用也
浙江巡按任大成號斯汪鄉紳金汝礪繆
沅身污僞命張嶙然方允昌爲賊親任一
歸一未歸李綱徐家材俱受僞職庶吉士
留京吳爾塤魏學濂爲賊所留止學清痛
憤自縊諸臣猶戀家此公論所不容也
命驅逐原任尙寶司卿黃正賓
先帝初登極正賓疏叅徐大化大化係魏

黨潛任京師奉旨着五城御史驅逐阮大
鋮甫出山亟以荅之
附錄
大理寺卿鄭瑄薦蘇松督糧道程喃才能
可大用適有鄉紳彭歌祚爭妾事相訐有
旨着該部從重議處
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太監
韓贊周再選進六名工科李維樾疏曰來
道途鼎沸不擇配而過門皆云田王兩中
貴强取民間女以備宮幃有方士劳楊寡
婦家少女自刎母亦投井亦太不成舉動
矣
逮東陽知縣姚孫榘吏部覆其貪酷激變
地方故逮
陞馮起綸福建布政司孫朝讓福建按察
司

命黃得功移鎮盧州彭傑徐州總兵王允
成駐岳州馬進兵駐荆州左夢庚掛平賊
將軍印總兵盧鼎協守武昌杜宏域出鎮
池太
內閣題授中書百餘人
陞周汝璣福建左布政葉重華廣西按察
司
徐之垣補御史余颺補文選司主事
楊文驄監軍鎮江總兵黃斌卿駐九江鄭
鴻逵駐鎮江黃斐駒采石
王揚基李乾德各載罪往督輔王應熊軍
前贊畫
高宏圖請開館修史
又請設起居注
安遠侯柳祚昌乞侍經筵
馬士英奏補張成禮都督僉事充山東總

兵官
加王之綱盪寇將軍充河南總兵官
許定國報擒陳州僞官惠在公等
賜降賊被殺太監李鳳翔諡恭壯予弟姪
世廕錦衣以太璫韓贊周出其門下故也
太監谷國珍奏請監司總兵以下悉勒令
行屬禮
考功司郎中梁羽明自陳昔年册封福王

鄖陽府推官朱翌莽自陳孤城抗賊其子
常洪殉難俱奉旨優叙
淮安生員談某自陳守淮功斥之
加舉人劉泌兵部職方司主事宣諭四川
卽留督輔王應熊軍前贊畫
劉澤清疏薦張鳳翔李棲鳳可預重臣之
選
高傑爲降賊南歸諸臣請從末減

御史黃耳鼎疏論劉宗周妄議從逆有旨
着察明
遣行人洪維翰督催錢糧
太監袁昇請催各處鈔關稅銀
太監韓贊周請大婚禮物着光祿寺備辦
高傑請瓜洲泰興邵伯鹽稅助軍
河南巡撫越其杰奏請餉銀命給銀十萬
兩

諭北京舊官南來吏兵二部報名量用馬
士英奏張亮永城戰功
命鴻臚寺官宣諭大學士高宏圖入直
存問舊輔錢士升傅冠
叙迎太后功劉孔昭等各廕一子錦衣千
戶
撫寧侯朱國弼追爵國公
予懷遠侯常延齡一子文廕入監

田仰觧到光時亨等

萬元吉同太僕寺管事

補廕久故侍郎沈子木一子入監

録梅殷後一人爲散騎

抄沒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家産

立開納助工事例文華殿中書一千百兩武英殿中書一千兩內閣中書二千百兩詔三千兩援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

紀職方五千三千不等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援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

大旱

自四月不雨以至九月雖在在祈禱竟無滴血蘇常尤甚高田遂不能插蒔崇禎十四年旱極矣猶未若是歲爲最河水竭流霞澤巨浸褰裳可渡老人皆云百年所未有也

逮原任簡討方以智

以智由庚辰進士加簡討銜充二王講官者御史王孫蕃論其既虧臣節復捐僞書以亂是非故逮

陞黃道周禮部尙書陳盟謝德溥禮部右侍郎俱協理詹事府事

予吳阿衡謚忠毅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臨密雲城下阿衡時爲薊遼總督方與鎮監鄧希詔稱壽必欲飲滿百杯申百歲之祝飲畢醉不能師遂遇害

附録

清國山東巡撫方大猷承選豐沛二縣知縣胡承光胡欽光到任

弔北都殉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諡文貞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諡文正左庶子周鳳翔諡文節左諭德馬世奇諡文忠左中允劉理順諡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諡忠文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諡忠介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諡忠端大理寺卿凌義渠諡忠清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諡忠貞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諡忠節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諡忠節太僕寺丞申佳胤諡忠愍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員外郎金鉉俱諡忠節監察御史陳良謨諡恭愍監察御史陳純德諡恭節兵部郎中成德諡忠毅進士孟章明諡節愍

按傳信錄陳純德提督學政二月出巡保定三月八日撤考還京城陷被執拷掠後死于家

弔殉難大學士孫承宗諡文忠已故大學士何如寵諡文端

弔殉難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諡貞武駙馬都尉鞏永固諡貞愍新樂侯劉文炳諡忠壯

弔國初陶安詹同俱諡文獻孫炎諡忠愍王愷諡莊愍許瑗諡忠節胡深諡襄節

弔蔣欽諡忠烈陸震孟陽俱諡忠定何遵諡忠節李結賢諡忠端俞廷瓚諡忠愍劉較諡孝毅林公黼諡忠恪詹寅諡忠獻李翰臣諡忠毅劉平甫諡忠質詹軾諡忠潔周璽諡忠愨張英諡忠壯諸臣皆正德時死逆奄劉瑾之難者

弔邮贈左都御史左光斗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御史周宗建俱諡忠毅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元諡忠惠左諭德繆昌期諡文貞

御史袁化中謚忠愍御史李應昇謚忠毅御史黃尊素謚忠端工部郎中萬爆謚忠貞陝西按察司副使顧大章謚裕愍諸臣皆天啟時死逆奄魏忠賢之難者

予卹贈李紹賢謚忠端俞廷贊謚忠愍劉鼓謚孝毅林公黼謚忠恪詹寅謚忠愍李翰臣謚忠毅

聖安本紀卷之二終

聖安本紀卷之三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十月乙卯朔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馬士英欲用張捷使陸朗黃耳鼎連疏攻之又一奄居間欲陞知縣某為吏部徐石麒拒之奏聞于上上置不省乃再疏乞休遂罷

發明

臺省係轉冢宰職也即使是非混淆亦必在廷諸臣據理執奏而被處之人不得置一辭焉今陸朗等狠籍著甚倒轉猶輕乃公然操戈相向干法茂紀莫大乎是顧反用其而言速石麒之去是道之以犯上之逆也去順効逆所以速禍士英豈未之聞耶棄老成長讒慝方欣欣以為得志國之亡也何日之有

大清兵入渼州沂州
陞解學部刑部尚書張作楫太常寺少卿提
督四夷館
禮部尚書錢謙益䟽愚臣報國心長等事
內條列四事一曰嚴內治二曰定廟筭三
曰振紀綱四曰惜人才定廟筭款內有云
先臣孫承宗有言以文統武極是獘端臣
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專征鮮不僨敗其

綽有成算克奏膚功者承宗之後馬士英
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恢
復以閩事付鄭芝龍而嶺海無虞此專任
武將之明效也臣以為此地添一撫彼地
增一督旁撓衆掣無裨邊事不若專任武
將進取全局一以畀之而以公忠博大之
臣絜持其綱領提掇其精神庶可坐觀其
成矣惜人才款內復分三事一曰資幹濟

今天下動稱才乏非乏才也分門戶競愛
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
言魘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世人
才當摧殘剝落之後以真心愛惜以公心
搜訪庶可共濟時艱臣請舉其所知有英
穎特達之臣如蔡奕琛馮元飈祁逢吉何
謙者謀國任事急病攘夷之選也有老成
典型之臣如唐世濟范鳳翼鄒之麟尹伸

曹學佺王相說者端委廟廊䟽穢鎮浮之
選也其有公望著聞廻翔應拔者舊詞臣
余煌道臣陳洪謐之流也其有才品卓犖
淪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胡周鼒
道臣李嗣京李瑞和知府臣李悈先部臣
譚貞默郭昭封之流也伏乞勅下吏部介
廷臣各舉所知期於極時厄濟世用不復
以黨論異同徒滋藩棘則人才日出世道

漸夷矣一曰雪冤滯　先帝欽定逆案諸
臣未免軒輊有心上下在手故出故入往
往而有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抜阮大鋮而
用之矣若虞廷陛以京營建祠不盡題削
奪者也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者也虞大復
以吳奭左光斗幾致重譴者吳孔嘉以郭
復父仇牽連周昌晉以持論依傍定案者
也伏乞勅下吏部詳察本末酌量錄用其

餘果有真正寃抑如六臣者方與昭雪許
其自新以成　先帝愆創之志昭國家平
明之治亦渙群破黨之一端也三曰拯流
離今燕都淪沒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
國者所宜接濟安插擇其能官之無使顛
連瑣尾有悔來之思進士王崇簡建平令
高揚孝康孫奇逢等遁跡畿南水鄉不臣
闖清間關三千餘里遣人貽書告臣誓欲

結伴南來九死不悔又聞山東河南舊臣
故家結寨聚兵日夜冀王師之至朝廷可
無以係其心慰其望乎三輔長吏欲慕漢
官之威儀沙州子弟號慟唐世之冠服臣
讀史及之每爲流涕伏乞陛下加意收恤
以南宋之遏絶歸正人爲戒則亦恢復之
一資也內蔡奕琛會以復社故抗疏攻臣
臣心知其誤殊爲惜之固巳釋然置之矣

天下多事將伯助予中流遇風吳越相濟
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況
臣本無仇于奕琛者乎臣覩見門戸諸臣
植黨營私斷送社稷斷送君父何忍復師
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見　先帝于九京
乎逆案之故入者賈繼春阮大鋮皆慷慨
壘男子也周宗建之攻逆奄也大鋮實
贊其議安有奮臂怒目引人以攻奄而身

反爲貲導香乎買繼春家居時顧大章被
逮過新鄉繼春饋馬餞送酒淚贈別已有
法司定案一號鮮死者之拏傪全生者于
囹圄斡旋推挽備極苦心而反坐爲罪案
究乎不究乎他如馮銓以申救繆昌期用
宗建被逐去位者也而不免一本房壯麗
淸兵陷薊[illegible]投井死節者也而[illegible]不得出
[illegible]撫卯[illegible]學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

薦舉[illegible]其枉聲暇俱下其生平可知矣
有旨禁棄楊維垣等着吏部分別錄用
所舉未免太濫條字踰格以後[illegible]宜詳愼
着飭行時馬阮擬勸欽案擢用楊維垣諸
人以錢爲東林領袖欲合錢疏以塞衆議
以爰立誘錢出此疏按虞廷陛疏參何
士晉黨護王之寀挑釁宫幃又參孫居相
力薦李三才急宜覆者楊維垣疏參王之

寀張差之案又參孫承宗浉河之失及痛
崔呈秀失勢出疏糾參猶公然頌逆奄曰
厰臣忠厰臣不愛錢厰臣爲國爲民庚大
復爲南禮部侍郎時逆祠落成特往上遍
頷對聯者吳孔嘉拜逆奄爲父得登鼎甲
黃山之案貽害一郡周昌晉疏參程正已
又參盧化鰲與李耆李曾生爲逆奄搏擊
長安有一周二李其權莫比之謠賈繼春

於逆奄播惡時疏楊左申逼王安倡爲移
宮之說逼辱康妃逆奄遂矯旨楊漣等雖
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定
就依這本上說將諸奸罪狀着文書纂集
成書須天下馮銓導逆奄殺熊廷弼因搆
成封疆之獄誣楊左六君子以納賄致追
一贓隕命其去位也以與崔呈秀爭寵呈秀
請之于逆奄故繆周之逮在山西巡撫本

內票出銓正在東閣不聞有申救之事大
鋮辨寃疏云馮銓合門殉難此疏云房壯
麗投井死節 如出一口
命復張縉彥原官總督北直三省軍務
縉彥乃 先帝特拔兵部尙書降賊者自
言在河北收募義勇誅逐僞官大學士王
鐸保之故有是命給空札二百委署文武
命復王永吉原官總督防河

先是冢卿徐石麒疏薦朱大典王永吉馬
士英不賄不至票旨王永吉身任總督致
北都淪陷大典貪私狼藉 先帝嚴追未
結何得朦朧推舉及永吉賄至士英乃票
旨依擬故有是命
疏明
張縉彥身任中樞王永吉濫膺節鉞而皆
偷生降賊正前諭所謂督撫降賊情罪極
重豈可列一等者也卽當立肆市朝以信
前旨以正國法顧貪其厚賄反赦而用之
何與欲使功耶則二人之功已見於天下
矣欲使過耶則負君事賊此何等過而堪
再使耶廟堂舉措如此而祈將士効死綏
之節奏克敵之勳是猶揭襍以彈塵抱薪
以救火固知其必無幸也
起補張孫振爲四川道御史掌河南道印

孫振先年巡按山西糾劾學道袁繼咸貪
汚合省不平巡撫吳甡特疏保舉繼咸反
劾孫振不職諸狀奉 先帝旨提問遣戍
至是阮大鋮等方與甡等爲難遂起孫振
原官掌河南道印
大學士高宏圖罷
初宏圖家甚富山東遭亂後纖悉無存惟
一幼子自隨入政府與姜史協心以中興

爲已任及士英爲政事事阻梧連上四疏乞休旣罷名居吳門僧舍幼子附村館讀書已遷居會稽淸師以書招之宏圖不啟封遂之聖持中以幼子托舘舍未幾而卒

誠意伯劉孔昭弒其祖母胡氏

胡氏爲劉尙忠繼妻實生萊臣尙忠卒萊臣幼孔昭父藎臣庶出也叔攝代襲藎臣卒孔昭復攘之萊臣不能無言及孔昭任

操江誘萊臣潛斃之至是胡氏出揭詞藎臣係婢莫氏巧雲所生不應奪嫡并劉孔昭殺叔事孔昭急令人縊死之

發明

臣弒君子弒父凡在位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今孔昭旣殺叔而奪其位矣又上弒祖母此眞元兇巨惡凡民罔不憝也而司寇不聞聲弒逆之罪同列不聞有沐浴之請三綱淪九法斁人類于是乎絕矣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孔昭黨邪害正比周爲惡則不可以爲臣以尊戕嫡濺血祖母則不可以爲子而猶抗顏五府之堂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然此仍書其爵似無貶詞何也曰殺祖殺叔之人其惡猶待于貶而後著乎

劉澤淸殺其叔劉孔和

孔和盛時澤淸奔走其門及建節後反抑孔和役屬之一日以所作詩示孔和曰好否孔和戲曰不作更好澤淸色變亡何令孔和率二千人渡河忽檄召至責以逗留斬之

發明

澤淸與孔昭皆悍然操戈甘爲士英輩翦

除冏一時之傑也而俱弒父之事有前孔
昭書爵以爲不待貶以見惡今斥言澤清
所以示貶乎曰否楚人滅夔春秋不以滅
同姓之罪之謂不以人理待之也令澤清
弑叔視常文無少異是不以弑叔之罪罪
之亦不以人理待之也斯得春秋之意矣

陞張捷爲吏部尚書

陳盟爲吏部左侍郎

特授欽定逆案充軍楊維垣爲通政使

發明

昔張捷力薦呂純如極力稱寃　先帝曰
他已曾辨過只是開端不得至哉言乎眞
聖主洞燭人情之明鑒也今阮大鋮一出
而楊維垣輩果相繼彈冠矣維垣原任
史應書起陞而不書者蓋曰此戍卒也莫
殊拔於戍卒者然故書特授意可知矣而
必曰欽定逆案充軍何其詞費而不憚煩
也春秋之法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
美惡焉維垣之起惡之大者也維垣出而
盡翻欽案是目無　先帝也維垣出而重
申要典是再擁逆賢也維垣出而更理三
案是神光兩廟在天之靈咸不安也維垣
與用維垣者之罪眞上通于天矣詞煩而
不殺而誅亂臣討逆子之罪嚴矣

起陞朱繼祚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蔡奕
琛吏部右侍郎

陞劉安行劉若金俱左僉都御史安行提朸
浙直市舶屯田若金提督福廣市舶屯田兼
海防珠池

授兵部右侍郎阮大鋮巡江辭朝

先是馬士英題樞務煩重等事內稱察閱
水師尤爲目前緊要阮大鋮素著才畧且

習于江上情形久矣是選洪沿江武職不才踈防貪玩有司昏愚怠事守備不設者俱聽大鉞參處并乞兼右僉都御史銜以便行事大鉞隨具疏畧曰天下事急矣北邊一半已全被黨人斷送剩下南邊再不堪斷送矣根基初定冠屬交訌凡我臣請問冠如何勤屬如何欵兵如何招又如何練餉如何足又如何運藩鎮如何聯屬

寨衆如何撫安君臣之封疆與自已之性命全然置之高閣毫不料理惟日從事於搆鬥之場不亦大夢不醒之甚耶　先帝神明英斷原非喪邦之主而前此諸臣必欲結黨以勝之猷不獲展謀不克成欲用者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令去諸臣之黨羽雖成而　高皇帝百戰之乾坤　先帝一家之性命業已破壞崩徂矣把持誤國

之臣究亦不免縊者縊拷者拷斃者斃其喪心從賊猥狽逃回者天誅不漏名具身驀回頭猛想其當苦苦結黨以孤主勢者自已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

其陛辭疏云從來巡行之役減騶從辟關防絕餽遺破情面此稟官箴立聲名之事爲從夫所難而稍稍自好者易辨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嗟嗟御極典之驄乘而

破　眞伸于大敵克於陵之蚓操而陸沉罔救乎神州正恐溺職負委去踰閑骪法其間不得以寸耳

又云臣白髮漸生丹心未老一飯之德少不負人何况君父再造之恩踵頂難酬之遇倘犬馬不伸其報卽豺狼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初卽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願與一二同志共濟之臣交勉而矢之

天日者也

臣顧炎武曰按次年清兵南下大鋮一籌莫展即投誠爲清帥所薄後隨衆征閩渡仙霞嶺甫陟嶺而下清帥令從騎自後躡之人馬俱墮廢墹以死嗟乎當其草諸疏也自負忠義而責備諸臣可謂至矣則宜其任事後另有一番料理中興之績庶𢘅天壤使結黨諸臣死者抱愧生者頌烈可

也而何任事以來仍日從事於搆鬬之茲君父之封疆自己之性命依然置之高閣大夢不醒殆又甚焉且所欲用者如楊維垣詹世濟輩皆用矣所欲去者如姜曰廣劉宗周輩皆去矣究竟 高皇帝百職之乾坤宏光一家之性命作何下落也迨至營帳叩首仙霞隕身不特不得與諡者諡倖者博表殉難之名且不得與喪心從賊

享富貴之奉所謂苦苦結黨以孤主勢自己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大鋮又何明知而故犯之耶至于犬馬不勝其報豺狠豈食其餘及溺職負委去踰閑骫法其間不能以寸等語則又何大言不慚也特爲拈出以備秦鏡之照

附錄

御史游有倫疏曰今日國事泯雜不知禮

義廉恥爲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亦思常人所不忍道者瀆于君父之前其視皇上爲何如主乎臺省中稍劾揚諷即指以爲比黨相戒結舌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御史胡時亨疏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曰勛臣之口至從逆僞官借口軍前豢而來進武臣不敎命謂文臣掣其肘今不武臣

掣文臣肘乎

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疏近時位署無常族舉疊進輦金覓穴營求不止如往日之計典可斷則明歲之大計可以不設矣

大淸章總兵某入濟寧駐扎牌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下諭各州縣預備糧草伺候

加李成棟鎭徐軍駐徐州

李朝雲改授劉李世春駐泗州賀亂昌駐揚州各充總兵官

總兵卜從善駐蕪湖

許定國開鎭睢州

命黃得功劉良佐會兵鳳壽

命王永吉駐徐州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命總兵曹友義提督黃河水師金聲桓改湖廣河南二省援勦

總兵邱磊報青州陷磊於白沙祭海將家眷下海北發

給鄭鴻逵鎭海將軍印

襄衛伯常應俊薦許定國實心恢復命鑄印給之

馬士英請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以隆接待北使之禮

丁啓濬丁魁楚合奏有侍郎金之俊保舉二臣淸撫某遣人持檄文至爲劉良佐所獲謹合辭待罪

邱磊率百餘騎至來安栢永馥王遵坦邀磊王署伏兵擒之

河南巡按陳濳夫私自同籍命浙江撫按察明

逮浙江巡按左光先

諭左光先力庇貪令流毒東越着與東陽
知縣姚孫棐俱革職提問
逮原任禮部郎中周仲璉
仲璉與吳昌時同入宜興之幕宜興敗仲
璉捐金數萬營免逆闖之變削髮潛逃至
是刑科梁應琦論其卑汚無恥故逮之
附錄
劉澤清設立水營薦降賊臣黃國琦爲監

軍隨有御史胡時亨糾疏云黃國琦施鳳
儀題補臣實駭然按黃僞吏部掌硃封者
施則管儀仗時語賊不可用亡國之器願
自備千金重造此何等人而可復辱班行
乎
賜內奄王承恩謚忠愍立祠以降賊拷死王
之心七奄附祀
兵科王士鑅奏李述祖朱元臣俞生負國
有悔諸勛
南和伯方一元請概爲降賊被殺諸勛臣
朱純臣十五人請卹
戚臣李誠臣奏要典始末
論兵部臨淮侯李述祖奉命守城城陷君
亡偷生南竄着嚴議
史可法薦北歸諭德衛胤文兼兵科給事
中監高傑軍

太后從人王鏞王無黨俱授指揮世襲爵
百戶魏棟葛自言扈衛之勞准各陞一級
西宮落成賜名慈禧殿
奄人莊則敬自言曾事福恭王命與考選
付馬齊贊化疏稱劉孔昭翼戴功高賞不
酬勞隨命吏禮二部再議
齊贊化寓居被火劉孔昭代爲求助命給
千金

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贓
馬士英票旨奕封准赦免罪輔贓賄係親
弟正儒正儒既故未完贓銀六萬兩着于
汪曙名下追完
減吳昌時贓銀十之五
錦衣衛馮可宗補得江陰知縣郝明徵行
賄李沾馬士英代爲之請奉旨諭吏部郝
明徵原非行賄准復原官

命太監孫元德等往催浙直福三省金光
殿價一應年額關稅銀兩及兩浙鹽漕
備練商價給引行鹽隨觧
戶部張有譽奏御用需追請差内員各處
催僣
頒戶部印單給州縣實填贖鍰
戶科陸朗疏論徐石麒内云即王思任爲
趙之龍所薦何得擅署察中

又疏徐石麒以巧詐文其貪劉宗周以迂
儒托于正必得真才真品如王騏鄭瑜早
畀以節鉞當無多讓
御史張孫振疏追論鄭三俊吳甡劉宗周
并及祁彪佳
照磨張明弼疏訐周鑣險惡
諭禮部百姓萬家豈無淑女着博訪細選
命太監韓贊周挨門嚴訪淑女宦家富室

有隱匿者四鄰連坐
韓贊周請選淑女於杭州
命太監田成李國輔分路速選淑女
時上深居禁中惟飲燒酒淫幼女及伶官
演戲爲樂
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朋比濁亂朝政内
則韓贊周盧九德田成張執中皆太監外
則張捷李沾楊維垣阮大鋮兼以東平劉

淨清興平高傑通制朝權撫寧朱國弼

城趙之龍使撓吏事邊徼日見急廹群小

乘時射利咸爲不久矣

時有對句云劉孔昭阮大鋮非仙人奴宏

光之土地牛金星馬士英皆畜類銷中國

之冠裳

戴英補兵部

倒轉御史黃耳鼎仍補原官御史何綸巡

撫淮揚王化澄巡撫廣東胡時忠巡視屯

田霍達巡漕

張捷題授中書百餘又題監紀推官數十

人

馬士英奏杜文煥先年戰功

政太僕寺署于南京

寄流寓諸生于淮安府學

監軍楊文驄請宏佛敎以扶王化

監生蔣佐上累朝實錄

周藩安鄉王駐無錫

桂王薨謚曰端

祁陽王駐邵武

吉貞王子慈燈嗣封

西鄂王駐寧國

周藩臨汝王寓常州

命鑄宏光錢

改授彭遇颽爲御史遇颽敢爲大言謂馬

士英曰岳武穆言大與文臣若不愛錢高

官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惜死方養其身

以有待

管紹寧請予謚予宣祭葬予宣官行人爲

闖賊追賍拷死者

河南勸糶尚書丁啟濬罷

命文武官俸盡支本色

尋劾雜李邦華王章各廕一子錦衣百戶世
襲
尋王在晉祭葬
崇禎九年插酋入犯大同殺僇甚慘在晉
時爲本兵隱匿不報爲御史吳玉等所劾
有旨削職回籍
尋原任祭酒許士柔葬祭
士柔官翰林會聯高攀龍贈官制中書扐

摘其語獻之政府時韓城 薛國觀 當國遂
具疏題參降調
殺布衣何光顯於市
光顯疏請誅奸臣馬士英劉孔昭命戮于
市籍其家
發明
宋太學生陳東請誅蔡京等六人又請留
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適撫州布衣歐
陽澈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乃同斬于
市迄今東澈之名千古猶生京等之名婦
孺皆得指其名而唾之以彼較此孰得孰
失書殺布衣何光顯者殺無罪也而士英
孔昭之惡真國人皆曰可殺者矣
十一月乙酉朔
初十日甲午清兵入海州
海州既破將獄囚盡放仍回兵泇口又派

州駐清兵八萬分路南下一向沭陽一向
邳州一向宿遷又牌行鹽城縣催辦軍糧
十一日乙未端門西旁舍火
鳳陽火
祖陵地震
大理寺鄭瑄罷
應天巡撫祁彪佳罷
陞王驥太僕寺卿王國賓光祿寺卿

陞何騰蛟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雲貴軍務
楊鶚同部用
陞曹勛禮部右侍郎署掌翰林院事程正揆
吳國華俱諭德沈延嘉劉侗升陳之遴劉正
宗俱中允

附錄

田仰報清兵已駐沂州哨馬至沭陽遣人
趙福星爲宿遷兵備統兵防守

大清兵攻邳州
署印推官沈泠之固守待救史可法疏曰
自三月以來一兵未至備員督師死不塞
責黃河以北悉染腥羶近見北示公然以
逆加我辱我使臣是和萬萬難成也即卧
薪嘗膽枕戈待旦尚恐無救于事今觀廟
堂作用殊未盡然臣慨恢復之無期而偏
安之未可恃也不急之工役可省之煩費
朝夕之宴飲左右有明珠宜一切罷絕即
事關典禮亦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主一
日不靖即有宮室錦玉豈能享用必皇上
念念刻刻力振興朝之精神庶乎天意可
回耳

命鄭鴻逵節制鎮江至海門
命王永督守卝口
命御史蘇京駐廟灣防海

楊文驄請於金山圌山建城
黃斌卿改駐安慶
十七日辛丑奉先殿上梁
加劉洪起總兵銜
加劉承胤右都督
懇辭新任有旨責其欺飾
戶科羅萬象以回奏掩飾罰俸
獎太監高啟潛罔險來歸忠義可嘉

工科李清爲拷死諸臣彭瑄顧鋐李逢申
請卹
追論江西功蔭解學龍錦衣千戶世襲
論吏部王孫蕃與李沾同事有勞一體優
叙
吏科抄叅安遠侯柳昌祚所薦程士達富
貴駿埜不可選用
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敏與化沒海屯田陳

燕翼陞吏科右給事中錢增兵科左給事
中吳希哲補工科屈勛吏科高允滋會調
補御史
御史沈向巡撫湖廣
王燮爲邱磊引罪
限中宮禮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戶部措
辦
命蘇撫屯田大猾川

給浙江總兵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孫惟成鎮封愼寧侯補給誥劵
馬士英請加九江道耿廷籙太僕寺少卿
令往雲南調臨安土司沙定洲兵馬一萬
從建昌入川允之後沙兵至省城爲亂撫
鎮皆走沙遂入省城據之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從之
停冬至郊祀

二十九日癸丑上不豫命馬士英大閱
上疾幾殆閣臣入候群奄竊有所指畫
久乃退時上崇酒色內權出羣奄惟田成
爲最大臣皆因之固寵政以斯成人爲之
語曰金刀指劉孔昭莫試割長弓指張捷
早上弦求田指太監田成方得祿買馬指
馬士英即爲官
陞張鳳翔兵部尚書總督浙直軍務兼蘇松

巡撫
陞盧若騰李永茂俱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南贛
逮原任昌平巡撫南歸何謙等
御史沈宸荃疏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邸
祖德黃希憲曾化龍士英票旨縉彥永吉
免究何謙等法司提問
追贈興宗子熿爲吳悼王熉爲衡愍王熙爲

徐哀王孫文奎爲恭愍太子文世爲原懷王
子已故翰林沈懋學謚文節焦竑謚文端張
文組謚文懿陳仁錫謚文莊
附錄
晉王移居台州
潁州生員盧鴻上七政歷
高傑請籍沒周延儒財產不允
劉澤清請禁巡撫拿奸惡

大清兵萬騎下河南
陞李希沆兵部右侍郎尹伸顧光祖太常寺
少卿俱添註
十二月乙卯朔
陞高斗樞李乾德瞿式耜俱右僉都御史巡
撫湖廣四川廣西
福建右叅議夏佾駟助餉逮之
佾駟爲福建分守道進贖鍰萬金助餉馬

士英怒其不以充私喉而公家是急也票
旨以道臣而損萬金操守可知況汀冦猖
獗貽害地方着革職提問
發明
佾駟以助餉被逮誠非其罪矣然佾駟廉
以律已惠以予民雖馬邸之筐篚充斥而
漳海之橐流自龍士英將以何罪罪之予
上書助餉下書逮之者是駟亦與有罪焉

蓋規之以端木清之意也

十五日巳巳北使陳洪範南還兵部右侍郎左懋第不屈被執

懋第等奉使北行八月至滄州洪範先遣人致書吳三桂封冊三桂不啟封緘奏攝政王清攝方大猷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敬之語九月至天津原任錦衣駱養性爲津撫遣兵相迎至揚材士人曹遜金鏕孫正强詞見言報國之志懋第署以參謀至河西務賫書王言賫二人各帖送內院回言馮銓謝陞等詞色俱薄却帖不收十月進至張家灣處以四夷館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參謀陳用極曰此事所關甚大不可不爭洪範無言懋第力爭乃改鴻臚寺十二月奉御書入正陽門暄宿鴻臚寺關防甚嚴水火不通十四日內院剛令榜什

十餘人來服佩刀直登寺堂上踞坐指地下毡令懋第等坐大聲詰責謂江南不應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待十月下江南懋第一一抗拒聲色俱厲剛榜詘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懋第終不屈乃持國書銀幣夫懋第遣參謀陳用極以謁陵及改葬先帝　母后請俱不許遂陳太牢於寺廳衰麻與將士哭三日又以羊酒奠范景文兩難諸臣二十七日遣行出永定門十一月至天津緹養性有私於二人削職逮問四日至滄州十里舖忽數騎遮懋第執之回京四太醫院內久之攝政王曰懋第奉命北行以禮通兩國之好今無故羈我使士馬日呼庚癸則後之持節者誰冒險以圖國事必至上干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利也攝政王令內院諭志少侯

之巳丙院大學士洪承疇過訪懋第比曰
此鬼也承疇統制三邊松杏之敗身殉馬
華賜祭葬死久矣聞者安得逝洪乃退越
數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來謁懋第曰老
奴尚在　先帝寵餞勑兵勦賊既不殉國
又失身焉何面目見我建泰亦退嗣後邏
禁甚嚴朝士拒見未幾懋第與叅謀陳用
極等一時被殺時從行者自分南北副將

張友才楊逢春劉英止滄州洪範行南至
濟寧北兵始返洪範入見言清必南下馬
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

發明

必如萊公之氣懾三軍而後澶淵之盟可
決必如忠武之威震兩河而後紹興之和
可成今也武臣但知一逃文臣只辦一降
國事尚堪問乎書洪範南歸而北行之禍
決矣若夫受命而出有死無貳懋第誠不
辱君命矣書官書不屈被執所以著其節
也

附錄

楊維垣請再申三朝典要疏畧云張差風
癲坐爲刺客者王之寀也李灼可紅丸謂
之行鴆者孫愼言也李選侍移宮造爲垂
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圖快

心軀除異已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
書重頒天下必不容緩也今要典已爲黨
人所假乞命禮部購付史館又疏論故輔
韓爌并請䘏用劉廷元等疏畧云韓爌之
再相也舉朝皆推重之獨臣不肯附和已
巳之變有一非爌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木
不公之逆案臣與阮大鋮皆以不附楊左
而入乞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

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徐揚光岳
駁聲雪之而卿之周昌晉徐復陽虞廷陛
郭如闇曹谷陳以瑞李寓庸雪之而用之
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
宏勛徐卿伯水佳亂發憤此案者亦宜恤
之用之有旨下部
臣顧爻武曰維垣由戊籍拔置九列於國
安家危大計不聞有所敷陳惟以背君父

戴逆賢爲第一義此何說乎至以已巳之
變爲燒罪如是擴爲首輔誠當爲法受過
矣但丙子之變爲首輔者溫體仁也仁反
以　加恩矣戊寅變之爲首輔者薛國
觀也國觀今且公然頌寃也且體仁之時
秦晉楚豫遍地皆賊甲戌之變震驚鳳陵
較之於燒何啻天淵今體仁例蔭則舉朝
和屑維垣不聞糾正逆賢旣敗維垣叅崔

呈秀猶公然推重曰廠臣忠廠臣公廠臣
爲國爲民豈得不入逆案乎推重在逆賢
自應不肯附和蒲州（睢旂）自應與楊左相
近又何待言耶嗚呼三朝要典是逆賢之
私書　先帝所焚燬者也在大鋮則曰要
典具在可覆按在維垣則曰要典一書重
頒天下必不容毀豈不天日昭之令甲奉
之予充其意逆黨追復逆賢寧國之爵省

直生祠盡還舊觀而　先帝恤贈楊漣等
諸臣皆行削奪而後快於心與孟子曰是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不待長江失險而後知
高皇之不祀矣嗚呼
十二月丙寅下妖僧大悲於鎮撫司
大悲係故齊藩宗人狂言受　先帝命已
復王爵又狂言　先帝實未宴駕指斥上

云云戎政趙之龍緝獲奏聞遂下詔獄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上從賊六案
一等應磔宋企郊等二 二等秋决光時亨周
鍾等 三等應絞贖陳名夏等 四等戍贖王
孫蕙等 五等徒贖錢位坤等 六等杖贖光
同春等 存疑另議翁元益等
又奏請貶節偷生諸臣
如何瑞徵張若麒楊觀光黨崇雅熊文舉
等二十人應候三年定奪

發明

闖逆犯順禍延 九廟爾時在廷諸臣雖
軍旅未學不能滅此朝食而亦不避難自
當舍生取義顧泥首 賊廷乞憐搖尾罪莫
大焉為司寇者正當申明刑典肆諸市朝
其竄跡遐方者亦當坐家屬以叛逆之律
庶法紀振肅而人心震懾矣今乃徇于情

面 于利慾竟概從寬政何耶且從賊何
事而云議贖偽命已受何名疑情真罪確
何待三年學龍此舉深負其職矣故書其
官以著其骫法之罪矣

附錄

高傑薦舊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
周劉同升章正宸趙士春為衆正吳甡鄭
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宸姜埰無愧社稷
臣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初史可法至傑
營中頗為所困竭力調劑乃得相安久之
傑且願為史用此疏之所由來也黃得功
劉澤清皆欲與傑為難士英知傑之向史
也亦心厭之矣
張縉彥分委諸將防河睢陵以東至歸德
屬王之綱睢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
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洛屬李際遇

馬士英奏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效忠隨白票旨孔昭澤清俱進侯爵不受馬士英票旨獎之

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命王永吉聯絡高傑劉澤清張縉彥分守河北黃得功劉良佐移駐京師以援邳宿一帶馬士英保薦胡國貞等悉加總兵銜

進馬士英少師

命史可法合兵援邳州

命都督李文綬鼓銳先赴施州

劉澤清薦舉降臣時敏乞仍以兵科開直大瞿山

陞賈登聯四川總兵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廕孫濤中書舍人

馬士英追叙巨盜陞擢孔功加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尋太監孫象賢孫珍弟姪錦衣世襲

復王永光姚思仁原官

定勇衛營一萬五千人

監軍宋劼請採礦銅陵

馬士英奏酤酒之家每斤定稅二文

琉球使臣金應元人朝以世子尚賢襲位來告

荊王寓居九江

義陽王駐太倉州

崇王世子慈㸌寓居溫州

馬鳴霆陞湖廣叅議

封于謙爲臨安伯遣太僕主簿陳濟生致祭

倪嘉慶陞刑科右給事中

唐府人聿鍵（後爲隆武）求復王爵不許命

命居廣西之平樂
上居與寧宮愀然不樂太監韓贊周言新
宮宜歡上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
謂陛下追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科抄叅陳爾翼頌璐諸臣有心厰臣之
心語氣愼行久排吏議大計處分楊兆升
亦係察處之人近皆薦起鈔出 之
郵臨宋學朱大理寺少卿

崇正十二年正月清兵臨濟南學朱以巡
按守城城破不知下落或云未死或云曾
到家一宿亦無確據
特授欽定逆案問徒吳孔嘉爲翰林院編修
復陳祖苞原官
崇正十一年冬清兵直入畿內祖苞時爲
順天巡撫與東撫顏繼祖保撫張其平以
失事被逮祖苞自盡獄中顏張皆正法

追予國初俞通海僞國公 成平陽伯俱贈
諡襄烈謝貴共山伯莊德位 伯俱贈諡勇
愍馬宣全椒伯贈諡貞壯朱贈含山伯贈諡
壯愍
予國初方孝孺諡文正齊泰黃子澄張昺盧
原質葉福俱諡節愍陳廸景清胡閏俱諡忠
烈鐵鉉諡忠襄王叔英諡文忠黃觀諡文貞
卓敬練子寍徐輝祖俱諡忠貞周是修王艮

俱諡貞毅王艮廖昇俱諡文節暴昭諡剛烈
茅大芳高翔陳思賢俞逢辰俱諡忠愍黃鉞
諡忠獻曾鳳韶高巍俱諡忠敎戴海彝魏冕
俱諡毅直姚善顏伯瑋俱諡忠惠鄒瑾諡貞
愍陳性善諡忠節葛誠諡果愍胡子昭諡介
愍劉璟諡剛節
二十六日庚辰命婦入賀
聖安本紀卷之三終

聖安本紀卷之四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宏光元年乙酉春正月乙酉朔

初八日壬辰夜流星入紫宫是日立春

發明

按中宫爲太極宫旁三宫主三星末大星爲正妃餘三星爲後宫之屬環以匡衛十二星爲藩臣皆曰紫宫其餘星各有舍進退疾徐咸守其度反則爲災王者咸有立春四時之始而流星突犯其宫是君臣皆失其位也使爾時爲君若臣者遇災而懼痛自修省庶可挽回萬一顧泄泄然惟酒色是奉貨賄是崇私怨是圖坐致國事于无解也悲夫

初九日癸巳大雨震電

發明

魯隱公九年正月大雨震電春秋誌之謂雷未可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雷震電此陰陽失度人爲感之也康侯氏逆指公子翬之譏鍾巫之變以爲驗今馬士英援引奸黨分據要途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人事乖戾而天象應之故立春之日突有流星入紫宫之異次日復有大雷震電之災不半載而清兵長騎留都失守奸壬傾敗國家之禍一至此極孰謂天道無徵哉

特起欽定逆案閒住郭如闇爲給事周昌晋爲御史

特授欽定逆案閒住虞大復爲浙江台州兵使

北鎮撫司掌刑指揮僉事許世蕃謹奏爲捉獲妖僧等事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具奏前事內開總督京營戎政

城伯趙之龍奏前事云云奉旨大悲妖言無已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照應豈是風癲野僧這審供未盡奸情着拿送鎮司嚴刑審實具奏欽此

隨將大悲月光提到隔別研審據大悲口供年三十五歲係徽州府休寧縣商山永樂村人父名朱世俶存日會看地理母吳氏生出即故悲至三歲父亦身故十五歲

到蘇州楓橋永明庵投拜僧環寧爲師

又說崇正十二年 先帝封悲爲齊王十五年六月到鎮江銀山寺甘露亭與桂三相會胡都院留悲在衙不住又回蘇州在齊門北禪寺住十七年二月又至瓜洲四月初八日過江又在甘露寺住三月十一日見潞王住在舘驛亭悲不曾見面跟隨王船由丹陽至無錫一路上見潞王好施捨齋僧至海會菴有承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潞王來拜悲自思潞王是悲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潞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學轉身回去而見潞王手指甲甚長後來潞王却又與悲披紅認爲一家承奉李公陪坐正月初五日在放生池相別又回蘇州李承奉又見悲面請悲上船托悲上南京探聽消息報潞

王悲不肯來李公說這野毛僧屢請他上船作怪不來悲聞之即上慈谿天童寺削髮修行六月被本地道府縣官不容逐去七月又回杭州有潞王差兵迎接未去八月至常熟北門外住十月初三日到南京在報恩寺住十五日被本寺僧官逐去十一月二十日潛住琉璃窰芙蓉菴十二月十一日到清江灣有空船一只悲自寫

活佛潞王欽差皇帝封皮爲號貼在船上
十二日晩遇今在官僧月光在張道人家
同吃齋住了一夜十三日被恭都督拿住
當日同衆都督十二三人親驗過大悲自
造履歷一本黄紙寃单一張內開十五疑
悲在琉璃窑內寫明若問詳細盡在一本
簿上俱是實情
又據月光口供年四十一歲係湖廣咸寧

縣人自幼出家來到南京住了五年在石
城門外團瓢內居住各處募化齋僧本月
十二日在桃水張道人家吃飯偶見今在
官僧大悲寒苦隨令同齋委實不知他是
甚麽人
臣等聞之不覺髮指隨移文武戎政衙門
闘取决大悲履歷寃单隨據戎政衙門容送
大悲自造簿九件到同臣等開看自稱聖

僧大悲和尙則爲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
成活佛又云封爲齊王等語云云又有欺
佛洩露天機十五欵大罪等語其爲妖僧
無疑但前供內與潞藩拜見有李承奉叫
悲上京採聽消息又奉有嚴刑密審具奏
之旨非關重大臣等敢不細加嚴審又將
大悲月光提出夾審即問大悲拏你之日
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云此帖我實不

知臣又行鼓審彼說潞王施恩於百姓人
人服他又齋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爲
潞王故悲于六月間有戸部申諱紹芳薦
州人議保潞王等語臣問悲議保者都係
何人悲云止將我知道的說出其餘止知
是何名姓臣再三梭審又說昨十一月二
十日聞有錢諱謙益亦係蘇州人在聖廟
內議保潞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

云止知申錢兩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議保如何行事悲云總之在京各官與潞府相爲者少都是馬閣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裡衆人都怕他不敢行臣又問與潞府相爲各官是誰悲云止聞說有人不知姓名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全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臣隨將月光夾審光說止與大悲同齋一宿實不知情就夾

死也是寃枉臣卽令與大悲對質悲亦云月光實不知情據此該臣看得妖僧大悲自幼投師屢被斥逐其品行劣甚矣後値潞王好佛渴欲求見便是矯枉迨李承奉之叩首蒙潞王之披紅愈起妄想稱佛稱王擅用標封敢造簿帖似非風癲所能爲者據其供稱實是招搖或爲目前之報荅或爲日後之居功俱未可知然而潞王未必知也妖言惑衆律應大辟悲固不能辭矣至其所供兩臣事關重大語涉風聞未有確據臣等何敢輕擬伏乞勅下該司速行議罪正法以明妖說以杜亂萌至月光雖不知情但同宿不首難免他　抑臣更有請者臣等身受國恩頗知忠義一片赤衷弗能默然乾坤何時也輦轂何地也忍容此妖僧起釁況民愚軍悍易於煽惑猶

望皇上嚴飭緝訪之令密爲愼重之舉俾妖僧所聞不虛關乎國運豈渺少哉臣等誓不與共戴天矣奉旨這妖僧大悲言語閃爍着法司會同府部科道官審明奏奪

禮部尙書錢謙益戸部右侍郎申紹芳各疏辨妖僧大悲月光等事俱奉有俞旨

十六日庚子府部等官俱集中府會審大悲堅到不跪四人扼之

使跪口供同前一夾三十扛惟口念觀音
韋馱數聲審畢隨收監後法司擬大悲照
妖言律決不待時明光杖釋責放依擬未
幾三月晦日大悲伏誅
按是時阮大鋮輩日夜爲羅織之謀大悲
事起中其機招內所供議保潞主及或爲
目前之報荅或爲日後之居功又云倘妖
僧所聞不虛關乎國運及不共戴天等語

其包藏禍心豈可窺測哉況爾時大鋮
雅垣宏勛等朋比密謀揑造十八羅漢五
十三条七十二菩薩之名遍粘街衢以聳
動朝端招內所指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
帖與相照應蓋指此也幸會審日絕無招
供謀始沮羅漢則指
史可法　高宏圖　姜曰廣　吳甡
張慎言　徐石麒　鄭三俊　黃道周
解學龍　呂大器　練國事　路振飛
袁繼咸　易應昌　徐汧　金光宸
郭維經　侯峒曾
五十三參則指
許譽卿　詹兆恒　姚思孝　華允誠
葉廷秀　章正宸　王重　熊維典
陳子龍　熊汝霖　游有倫　成勇
黃澍

七十二菩薩則指
王志道　劉同升　趙之春　姜埰
金聲　沈正宗　張采　熊開元
張有譽　馬嘉植　沈宸荃　喬可聘
郭貞一　劉宗周　吳佳胤　黃端伯
祁彪佳　張國維　何剛　錢旃
王孫蕃
凡海內人望蒐羅無遺

吾友文震亨時官中書張孫振已具疏將糾直欲以文亨爲汪文言矣繙寫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謫官時與震亨會以詩文往來遂力止之震亨卽休致歸里士英意亦不欲爲已甚乃止就大悲定獄焉

附錄

史可法疏陳漕夫報淸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倘在懷慶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據此則李際遇附淸確然矣況攻邳之師未返淸豈一刻忘江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關洛據虎牢劉良佐　防邳宿御史張蓋往調黔兵五千乞催令早到　又奏淸兵已入洛陽河南撫按俱避于潁壽二州

時當燈夕上躬自張燈太監韓贊周曰天下事正難措手臥薪嘗胆猶恐不勝乃躬

此瑣屑事乎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必多言

卹贈李逢申爲太僕寺少卿

按逢申拷掠追銀賊用一繩繫逢申與長洲申紹芳逢申曰向者虞君祖文定公謂余汝見我大事定矣政改名逢申誰知驗于今日也未幾同死

發明

京師失守其抗節授命者自當優以全卹其負國辱身者自當加以重刑其已屈膝投誠而不免拷掠死者亦當以從賊論俱無容贅矣乃有忠逆未判而遂斃于拷掠者宜何以處之曰忠逆未判則褒忠之典僞命之誅兩無可施宜另爲一局今逢申已拷掠追銀矣且位不過部郎而特崇以寺卿何耶書恤而不書原官明不當恤也

然果有懷忠而混入者奈何必也肆口罵賊心事皎然如顏常山段司農之儔始可援殉節之典旌之爾

起補楊兆升爲給事中袁宏勛馮志京張茂梧爲御史

陞鍾斗爲太常寺少卿葉廷秀爲光祿寺少卿各條註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請從賊六案以登極停刑

發明

重獄必三奏者愼失入也恩典必停刑者霈大慶也今從賊之人何疑可矜何恩可推而援登極例以請乎利令智昏一至于此學龍之末路悖矣凡此皆直言其事而惡自見者也

附錄

史可法疏北使旣還若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賊而不足今復分以禦清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識之士方以爲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爲快意之計孰有甚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眞不知類矣此臣所望于廟堂也 先帝之待諸鎭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鎭何等隆遇諸鎭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

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閫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泄古人有言致治本乎人僑今之人情亦大可見矣

尋原任御史加銜太僕寺少卿陸獻明廕一子入監

馬士英請追錄其巡按貴州之功也

援勳總兵許定國誘興平伯高傑殺之以其

衆叛降于清

張縉彥走免

四鎮之開藩也許定國上疏言黄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皆起行伍列土是矣高傑乃賊也何故亦蒙列土之榮隨有人露之于傑而定國正落傑標下國伴投誠于傑謂此既係人揑名巧施提陷令主將殺國耳國死不知情也因噬臂爲誓傑 之觧去

冬傑北征至歸德貽定國于金幣百疋定國請宴傑辭之强之再四傑從五百鐵騎自衛定國置酒甚豐鐵騎皆沉醉不能持兵及定國預于屋外環置以芻四鼓先入殺傑攜其首以去縱火盡焚諸鐵騎而率衆降于清總督張縉彥監軍李昇走免

一說高傑初與李自成同夥作賊號番山鷂自成妻邢氏媄之屬傑護內營因私邢氏攜之而逃遂以所部降于洪承疇自成恨傑必欲殺之傑亦陰爲備纍積功至偏裨孫傳庭督師表傑爲中軍副總兵未幾孫中伏而潰傑以宿隙遊走山西歸于巡撫蔡懋德自成渡河追傑傑擁兵北掠山東遂至徐邳馬士英招之詣徐州屬南都擁戴福王士英挾傑等以兵臨江務制朝臣傑遂據揚州俄封爲興平伯連攻揚州

史可法請其營諭之因上書命傑屯瓜州方傑作賊時曾劫許定國殺其一家惟定國走免後定國同爲列將秘而不言佯與傑交好願以睢州讓之傑不疑至是設宴宴傑伏甲於室夜半伏甲起殺傑剖心以祭其先

發明

宋鄭瓊爲呂祉所搆勢不容不殺祉殺祉

璘乃卸罪于思誠得旨革職爲民至是李清辨誤入逆案命下部議踰月李喬再疏辨寃命復原官

發明

李清欲辯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辯入逆案之寃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匪時此何等語尙以爲不當入耶孟子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嗚呼自此義不明於是愚者違禮以爲孝詐者獻佞以爲忠彌縫愈巧違理愈甚而斯民之直道不傳矣

起陞鄒之麟爲應天府丞

陞馬思理爲左通政添註張時暘爲尙寶司丞

起補唐世濟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

予已故登萊巡撫陳應元廕一子入監

應元由布政陞巡撫以布政事被糾去位

勢不容不降元然終難逃叛逆之罪今定國與傑同拜爵于朝縱有私怨非有騎虎之勢也顧假托宴會戕害主帥叛逆之惡較之于瓊殆有甚焉故書官書謗書叛以著其罪縉彥昔遇逆闖則降今遇叛將則逃可賤甚矣故削其官以賤之

命吏部右侍郎蔡奕琛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工科都給事中李清爲祖欽定逆案閒住李思誠辨寃

思誠由翰林例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比而媚稅監高寀者逆賢用事仍復原官歷陞禮部尙書頌美疏內有純忠體國大業匪時等語

河南右布政邱志充輦三千金餽崔呈秀謀陞京卿爲邏卒所緝思誠寓與呈秀比

僑寓南京與馬士英相善故特予廕典

贈已故叅政楊師孔爲禮部右侍郎

師孔與已故參政陳堯言皆曾侍福恭王者師孔係馬士英姻戚故邀贈典堯言以無援部寢其奏

陞葛寅亮爲大理寺卿劉應賓太常寺卿李清大理寺卿添註

已故大學士丁紹軾廕一子入監

紹軾於逆賢時與黃立極馮銓同日爰立未幾卒于官

特授欽定逆案問徒徐復陽爲御史

予安遠侯柳祚昌一子入監

解學龍罷

御史張孫振疏從賊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操此三尺推諉半年人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棄賊而來學龍意舞文乞勅公覈朱國弼亦參學龍貴法不公有旨着解任回籍

發明

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從賊一案學龍誠何以自解孫振國弼其人雖邪而其言則正所謂不以廢人言也故于學龍去位削其官以貶之

雪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罪

之夔在任日以爭軍儲事太倉張溥張采相迕二張從一州起見之夔從一府氣見衆爲調停已息爭矣既而之夔又揭二張及知州劉士斗於總督總督下其揭于府於是衆論大譁謂已就調停而復暗揭之陰險孰甚之夔士斗皆不安其位同時罷去阮大鋮方欲修怨復社諸人之夔以舊限願効前驅故雪其罪而起授給事中

附錄

寧南侯左良玉疏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樞到日方行移鎮

上傳天財庫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劇飲酒上醉後溺死童女二人拍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人亦不復拍出之矣

毁宇鼎新

推恩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尙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劉士楨給事中李維樾御史游有倫周元泰員外郎朱日燦主事秦祖襄各賜銀幣有差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尙忠田成喬尙張執中王肇基高起潛孫象賢車天祥各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蘇養性諸進朝孫珍李國輔銀幣外各蔭弟姪錦衣衛指揮

諭刑部朱一馮身爲大臣多藏厚貲致男追比大喪縉紳之體其入官七萬外田宅所値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着撫按察明

原任太平府推官胡雨愷疏辨南關關節等事有言壬午南闈關節濫行縉紳子弟幾於半榜公議沸騰何止周肖儒一人胡雨愷已經薄處姑不究

史可法上疏求退言衛胤文一事權之揭謂臣爲贅疣欲召臣還朝夫臣討賊未效妄冀入直辯事雖至愚計不出此遭君父之變膺倚毗之隆千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勉之

尙寶司丞耿章光疏爲父如杞辯冤下部察議

督餉侍郎沈紹芳疏兩淮運司解銀萬兩

爲鄭彩截留乞勅禁止
命御史凌駉巡撫河南給吏兵二部空札
以待仗義南歸者
馬士英奏請加楊御蕃左都督及馬進忠
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
太監高起潛奏請佃丹陽練湖歲可得五
萬金又請于浦口建墩臺
太監孫象賢奏兩浙巡鹽李梃欠銀二十

六萬兩不許報銷
戶部尙書張有譽奏舊制錢糧俱經解部
然後派發乞詮爲令
又奏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劉孔昭疏辨並未嘗到王孫蕃楊前商量
定孫蕃前奏欺罔大爲無恥劉憲章逋逃
自當與余日新同議
忻城伯趙之龍疏言章服踰制有旨武臣
自公侯伯以下非賜肩輿並遵制騎馬坐
蟒斗牛非奉使麒麟白澤非勛爵俱不許
僭用
給都督林翹誥命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
英請居日卜其必大用至是薦授中書半
年躐躋一品蟒趙事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洪起李際遇張
縉彥於睢陽不見二人遂歸

御史黃耳鼎疏薦原任巡撫李喬等
授貢生韓詩職方司主事
劉澤清塘報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洽
之堅守十四日乃退
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擒長葛縣來僞官獻
劉洪起塘報擊賊于襄城俘斬五百餘人
史可法奏薦贊畫劉湘客又奏擇將守邳
鄭元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餉有旨許其

中
上林苑監丞賀儒修疏論曾紹寧貪耄陰
奸有旨不必苛求
御史劉光斗疏請甄別大臣有旨衰庸頹
鈍者自行引退
戎政張國維少詹吳偉業給假回籍
詔諭太監田成責成嘉興杭州二府遴送
淑女自田成入浙民間嫁娶幾盡久未有

入故有是諭
迎　神祖御容入宮
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二十日甲辰內豎進宮演戲
周府遂平王紹錕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
許
制丹陽陸路視貢鄉例給郵符
禁四六駢麗文

禁宗室入京
補丁允元吏科方士亮刑科余颺稽勛司
員外郎戴英工科錢增刑科吳希哲工科
陞松江知府陳亨為蘇松督糧道副使陞
郎中趙明鐸雲南提學黎永慶貴州提學
陞文士昂雲南右布政王慶錫邢大忠甘
惟爍浙江廣東雲南各按察使
異人張應京入朝

御史黃耳鼎巡視上下江
謚桂王日瑞
陞麗承寵湖廣右布政唐貢懿嶽寧兵備
道副使田有年貴州驛傳道副使
二月甲寅朔
加阮大鋮兵部尚書協理部事
改陳盟吏部左侍郎
起陞王志道吏部右侍郎李長春太僕寺少

卿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周瑞豹尚寶司少卿

各添註

贈巳故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馮任右都御史南京太僕寺卿邱禾嘉右副都御史各廕一子入監

按守道與逆賢時官工部侍郎任由監司陞巡撫未幾報罷禾嘉以妖復灤水功由司務超陞巡撫踰年爲鎮臣所訐遷南太僕以去禾嘉與士英同鄉守道與任則皆●●之力也

陞王驥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予巳故大學士朱國祚廕一子入監

贈原任南京祭酒許士柔正詹事廕一子入監

陞監軍給事中衛胤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高營兵餉

高傑死所部疑懼胤文與傑同鄉朝議用以羈縻之

調浙江巡按彭遇颰於淮南

按遇颰癸未進士避亂南渡首附馬士英怪誕蜂起授職方司主事改御史身任募兵十餘萬或問餉安出曰搜括可辦也擾抵任即移家入浙縱奴強掠市錢民爲罷市巡撫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颰有邊才改調淮揚而調淮揚巡按何綸於浙江

起陞葉紹顒太僕寺卿陞吳本泰尚寶司丞添註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管紹寧上皇太子及二王謚

按去夏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允齡自北都出傳言皇太子薨于亂軍中二王遇害于二條巷朱國弼趙之龍隨合疏上太子二

王諡管紹寧復疏言東宮確然遇害請于
明年二月爲東宮制服今春李清疏請修
先帝實錄改易廟號并催上定東宮二
王諡王是紹寧上皇太子諡曰獻愍永王
諡曰悼定王諡曰哀允之

原任山西巡撫蔡懋德男方熺上疏請卹不
許

按方熺爲父請卹有旨懋德縱賊渡河一

死何贖不准恤

發明

君子平其政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
懋德身膺節鉞不能滅賊與賊俱碎死
不償責不准請恤是已顧戊寅薊門失機
一案吳阿衡身與鎮監捧觴置羽書于高
閣陳祖苞不急堵禦隘口致郡邑之淪陷
濟南之變禍及德藩宋學朱實爲居守而
或予之諡或贈之官胡獨于懋德蒙此嚴
旨則懋德家貧之所致也嗚呼賞罰無章
何以勸阻舉動如此真可長太息者矣

雪劉榮嗣罪

按榮嗣于崇禎六年任河道總督時運道
潰於門下士創挽黃河之議自宿遷起至
徐州別鑿新河績用弗成耗破金錢無筭
八年與中河郎中胡璉同逮後榮嗣斃於

獄胡璉於十二年服法

發明

失守堤防冒破錢糧律令甚嚴　先帝方
以榮嗣未正法爲恨乃敢言雪乎若以事
屬郎官與總河者無預假使河工告成論
功行賞將盡歸功于郎官而總河不與其
賞耶比事以觀而士英之欺君蔑制徇私
撓法之罪著矣

闖賊李自成四攻鄖陽守將王光恩禦却之

按先是光恩守鄖陽逆回分兵掠承德諸郡遂圍鄖陽光恩與撫治徐啟元守道高斗樞禦之固守不下

其再攻也光恩築砦於隘口賊營於砦下伐本積與砦平光恩縱火焚木賊不得近賊用炮攻砦砦遂裂光恩以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夜縱壯士砍其營驚而退

其三攻也賊以大舟載火炮遡漢而上旌旂相望二百餘里光恩設水砦于漢江最深處而以輕舟往來截殺復以舟載硝黃油葦因風縱火順流入賊營賊舟遇火皆燃俱棄砲奪路而走光恩令別將循江鼓譟賊譟排擠入江江水為赤

至是四攻矣賊衆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遣別將禦之于江滸自率輕騎營於郭外分布步卒伏而莽間賊至路險不得馳突而步卒出没如神薄暮收兵縛荻於樹繫火參差上下光恩親帥死士短兵直衝賊壘而伏兵於四下喊聲振天賊衆大潰光恩乃循江而回搗賊水營光恩遏其前遣別將乘其後賊乘舟從北岸光恩盡得其精騎飛艦賊自是不敢復窺鄖矣亦年光恩死于國難以忠節終

發明

光恩賊也既以委贄于朝即戮力固守脅志殺賊逆闖雖挾數十萬之衆不敢窺視至今聞之猶凜凜有生氣彼抱頭鼠竄之鄖撫也沅撫也偷生辱國之本兵也督撫也何其中無一光恩哉使朝廷得若人數輩令之建牙專閫曾何盗賊邊疆之足慮乎是以君子痛於當國者之蔽賢也

贈正弘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祭葬各廕弟姪
錦衣衛指揮

發明

元斌不戢軍士縱賊殃民　先帝責其罪
而誅之裕民則以元斌并及者也此而得
崇卹典是直以　先帝為失刑有慭其君
父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
之所謹也故書

附錄

史可法請設提督以李本身為之有旨興
平有子朕豈忍以兵馬汛地遽授他人仍
着伊妻統轄衛胤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
高傑妻邢氏上疏請卹允之所部將士仍
聽邢氏子高元爵統領
去歲黃得功與高傑爭揚州而閧至是欲
向揚州犯忿馬士英奏之上諭大臣先國
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
棄信東顧狡虜乘隙渡河罪在誰任諸藩
着各恪守臣節不得任意
諭兵總卑文綬久任江上大肆搶擾戶部
所欠之餉何不速發坐視流毒着即將鹽
課抵補催兵速行
諭部院捐助原聽民樂輸鈔沒乃朝廷偶
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宗藩勛戚武臣
須敬禮士大夫與士大夫相安不得聽奸

人擬置非法罔利
馬士英請免朱一馮籍沒又奏唐允申補
授中書
諭阮大鋮江上奸人出沒亂兵縱橫以致
商旅梗塞不可不嚴備
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合疏高傑從無寸
功驕橫淫殺上天默除大患史可法欲令

其子承爵又欲李本身守之督是何肺腸
倘誤聽之臣等實不能相安者諭史可法
卿已歸揚觧諭黄得功等各歸汛地何必
兵害少見爭構河上防禦責成于永吉衛
亂文料理
諭史可法吏貪民四 王由撫按婪賄廣西
撫按林贄李仲能互訐事情延閣已久虛
實應與立剖何必復行外勘以滋延卸

諭止雲貴總督李若星勤王如已到常德
習留兵隸何騰蛟
幸楝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接祖徐方
來莊則敬蔣鳴玉錢源吳适俱給事中王
錫兖夏繼虞王大捷畢十臣張兆熊郭貞
一郝錦吳春枝上懐俱御史
吏部覆薦除群賊功加馬士英太保王鐸
少傳

例陞給事中馬嘉植廣東嶺西道副使御
史沈宸荃蘇松兵備僉事高允滋江西湖
西道僉事吏部余颺廣東水利道右參議
十二月乙丑上始御經筵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練國事能
特予欽定逆案徐大化恤典
起陞朱大典兵部吳光義戶部易應昌工部
俱右侍郎來方煒陳洪謐熊化俱太僕寺小

卿水佳亂尚寶司丞
二十二日乙亥改上 先帝謚號曰毅宗按
先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字今春張元始
李清疏催急易廟號至是禮部管紹寧以
上廟號曰毅宗
陞姚思孝沈允培大理寺左右少卿張希夏
太常寺少卿
特予欽定逆案閑住徐景濂郎典

特予欽定逆案問徒劉廷元郎典
御史袁宏勛疏糾總督袁繼咸
去歲楊維垣一疏重申要典盡翻逆案又
請卹三案被罪諸臣
宏勛則疏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
后者袁繼咸因奏要典不必重陳
馬士英票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
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

左良玉亦奏要典治亂大關士英票旨此
係朕家事不必疑揣至是宏勛復追論挺
擊紅丸移宮三案追劾與難鄭三俊并論
管紹寧不急蒐要典袁繼咸公然情逆宜
並行究治有旨不必追究時奸黨搆局欲
盡誅正人日夜以擁立顯懷二心并以三
案舊事激上怒上曰此皆往事不必更提
以此得免起大獄

附錄
點用雲南貴州考試官徐復儀林志遠等
加蔡奕琛禮部尚書晉文淵閣
陞陸朗戶科左給事中
陞陸康稷文選司郎中葛含馨考功司郎
中武清稽勳司主事
予燕松殉節王鍾彥宋文顯施溥祭葬
贈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鄭逢吉太僕寺丞

張縉彥疏豫自二賊流蔓攷固間臣委李
鼎招安鎮臣王之綱以爭地之故激昭主
師乃閉門自守縱兵劫殺臣以為之綱宜
坐鎮內地安享溫飽撫湖總兵卜從善恩
威久著河北有飛將軍之號調使恢復則
督撫有臂指之使矣
衛允文疏柳城金高自築土城團練義勇
不受偽爵乞授副總兵職銜

蘇松巡按周元泰疏川湖司虞等事劉宗
河係七郡利害急宜開濬
又疏楊汝成朱之繩楊枝起翁元益曹溶
朱積既受偽官豈容庠漏乞勅法司提問
給事中戴英疏陳陳洪範奉使無功正使
左懋第身陷異域而下役群聚進爵使北
朝聞之所關然竊笑者也
欽天監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

上問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訪精明星術
者舉用
朱國弼疏勅前任漕撫路振飛賊信日迫
光縱獄囚天潢薦至兵把河上皇上扁舟
不納入城且言鳳陽有天子氣偽武殊係
進學門生代爲負綠乞勅法司逮治章下
部院
又奏請治郭維經庇逆

太監高起潛疏請開納銀贖罪之例有旨
納銀免死則富豪墨吏何所不至流罪以
下或可議贖該部酌議具覆
安慶巡撫程世昌疏假弁王夢旭自稱潞
府都司搶掠民商辱及關吏又有銅陵盗
首大船牌額書天子一家
遣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胡承善挈鹽于瓜
儀加鹽課每引五分

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霧山開採着馳驛去
胡世宗自稱越公八世孫求附勛
大興伯鄒存義疏請家督學公署
杭州儀匠疏舊撫潞汝楨遺澤難忘建逆
逆祠係前撫事奉嚴旨
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永連三州
皆爲土賊所據撫按匿不以聞
御史鄒瑜疏糾前任漕撫朱大典侵贓百

萬有旨大典創立軍前所養士馬豈容裼
廋歲例幾何不必妄訐
給事中吳希哲疏都城五方雜處假宗冒
戚倡助奸弁橫行大道虐民厲商莫此爲
甚有旨嚴緝
太監田成送到淑女程氏上命再選二女
充數
命袁弘勳在京諸臣俱着自陳

行人朱統鑽許奏御史周燦有旨不究陞
方孝孺孫某五經博士
諭祭原任尚書張希武
贈鄭逢蘭太僕寺卿
蔭杜鍬太倉衛百戶
陞關守箴廣西布政使陸懊玉福建按察
使顧元鏡廣東嶺西道副使孫時偉浙江
驛傳道副使曹煡宮繼蘭江西廣東副使

陞陳瑞大理寺寺副
陞李向中浙江嘉湖兵備僉事
張承志襲惠安伯
加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廕錦衣百戶世
襲
給事中王士鎮疏守令失職賦額不清私
加火耗虐民太甚
戶科熊維典疏三年內蘇松逋欠三百三

十一萬八千五百兩皆屬應徵又已徵未
觧九十五萬六千有奇
又疏正項錢糧輙借支驛餘侵那弊藪至
批詳詭下提差至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
剔蠹釐奸
戶部尚書張有譽疏酒稅可以助餉衙門
既多蠧役盈京城糟坊不過百餘旣委
府佐又責五城凡十一衙門豈成事體

中書陳鑣自陳擁護有勞願預考選不許
太監高起潛請餉有旨着于浙閩增派二
十萬兩令孫元德催解十萬赴軍前太監
李國輔疏請遣戍久欠大庖府縣官
張亮疏請立監稅局於皖城不許
張縉彥塘報北兵敗于陜州許定國進劉
家城
陳洪範塘報北朝於正月初六日調登萊

天津舡沿海巡邏平度土賊作亂燒萊州
西關北兵往勦不服有號許王者統兵數
萬屯青州

聖安本紀卷之四終

聖安本紀卷五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三月甲申朔皇太子至自金華
北都失守太子爲逆闖所得挾之往永平
及與吳三桂戰三敗太子遂不知下落相
傳太監高起潛奔西山太子自詣之遂同
至天津而南下八月依淮上起潛知江南
無善意欲加害其族南京鴻臚寺序班高

夢箕云不可挾之渡江展轉蘇杭問不堪
覊旅漸露貴倨之色於元夕觀燈浩歎爲
路人所竊指夢箕懼禍及已遂密啟于士
英以聞時東宮舊奄李繼周楊進朝奉御
禮迎之上命二奄覘之二奄抱足大慟見
衣薄各解衣及服色弗善也後掠二奄俱
死最後太監盧九德至禮倨少年呼名可
之九德不覺叩首曰奴無禮少年曰汝隔

幾時何罷也九德復叩首曰請保重足日至從石城門入送至興善禪寺都人初聞太子來京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者絡繹上尋傳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

附錄

許重熙甲乙彙略云同高起潛而南以尋所問謁鴻臚寺少卿濬縣高夢箕舍人穆

虎高成道經山東值少年求附行同途久之云我東宮也入南京夢箕邸中夢箕未之信少年曰我往命冠君不習禮乎盡衰箕先爲北寺序班遂伏地哭留浹月懼露移杭州又久之潛遣往浙東將匿之閩粵以不自晦上書明其事五月余從高相國宏圖宿西湖淨慈寺舊奄蘇某四月出京陵云東宮甚眞其足骭骨左右各雙誰能

爲之侍懾于積威毋敢相剖耳

雪欽定逆案問徒楊所修罪

禮部尚書錢謙益回部管事

陞楊維垣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初三日丙戌下太子於中城獄及從行二人高成穆虎

馬士英以疏請下獄也

夜更餘肩輿送太子入獄時已醉中有大

圈椅坐其上卽睡去黎明刷兵馬侍側太子問何人以官對太子曰汝去吾睡未足良久問兵馬曰汝何以不去兵馬曰應在此伺候又問此何地曰公所公問紛紛來去者何曰道路曰何故皆藍縷兵馬未及荅太子曰我知之兵馬以錢一串置几上曰恐爺要用太子頷之令擲之壁間曰你自去頃之校尉四人至曰伏侍爺的太子揹

壁間錢曰持去買香燭餘錢可四人分之
香燭至叩問南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
帝皇考皇帝復再叩首號呼數聲拭淚就
坐滿獄爲之悽然

附錄

史可法疏泗州鎭將李世春廉而有威一
病遽亡其弟遇春隊伍精嚴地方相安奉
旨用代

黄得功堅遂浦口張天福部議改天福於
泗州高營各將以泗州爲其分地天福若
來恐難相安比伊兄張天祿遷家屬至總
兵卜從善扼之於泊所奪其馬騾家眷驚
惶致墮水中乞勅部仍用遇春天福另用
上從之

御史徐復陽計奏文德翼夏允彝匿喪陞
補有旨切責

御史袁宏勛疏請起用罪廢諸人有旨史
莖陳啟新張文郁不准

復已故大學士溫體仁謚

先是御史張孫振疏劾前任禮部尚書顧
錫疇險邪有玷秩宗以其削體仁謚而謚
文震孟也

有旨顧錫疇著致仕體仁吏部確議至是
尚書張捷覆奏故輔溫體仁淸執忠謹當

復文忠之謚文震孟宜改謚
有旨溫體仁准復原謚文震孟免議德淸
蔡奕琛所票也

初六日巳丑命百官會審太子於大明門先
是楊維垣颺言于衆曰駙馬王昺姪王之
明貌甚類太子給事中戴英即襲其語入
奏言之明假冒太子請勅多官會審是早
上先召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

曰太子若真將何以處朕卿等舊講官宜細認的確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百官先後至諴所太子東向踞坐俱不敢以囚待之一官置禁城圖于前問之曰北京宮殿也指承華宮曰此吾所居指坤寧宮曰此吾娘娘所居一官前問公主今何在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

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門者我也劉正宗前日我是講官汝識之否太子不應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句正宗更多其辭以折之太子微咲曰汝以爲僞卽僞可耳諸臣無可如何仍以肩輿送入中城正宗遂奏而目全不相似所言講書做書悉誤給事中戴英疏王之明僞假太子質以　先帝曾攜之中左門而不荅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荅其僞可知然穉年何能辨此必有大奸挾爲奇貨務須根究到底宜勅法司嚴鞫

馬士英疏云臣病在寓皇上命監臣以密疏示臣臣細閱之其言雖似而疑處甚多旣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二可疑也公主見養周奎家而云已

死三可疑也左懋第在北亦有假太子事懋第客書貽蔡奕琛命奕琛鈔謄進覽是太子不死于賊卽死于虜矣原曾講官方拱乾在南宜諭王公堂辨之如其假冒卽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棄之如眞東宮祈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啟奸人之心

下鴻臚寺少卿高夢箕於獄

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毒備至終不肯承
夢箕上疏自明并逮治之下錦衣獄
初八日辛卯百官再會審太子於午門
是早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以名帖邀方
拱乾於獄方至捷曰先生恭喜此審不惟
釋罪且可以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
方唯唯既詣午門百官齊集各役喝太子
跪太子仍前面西踞坐衆簇拱乾至前太

子一見即曰方先生尚在拱乾不敢應退
入人後亦不言真僞最後王鐸前曰千假
萬假總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認不必再審
叱送還獄次日劉正宗李景濂合疏太子
的係假冒乞勅閣臣再加質問使之供吐
姓名疏具方拱乾同奏辭不預南中諸曰
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 七與 若要太子
强擒賊須擒王 鐸

附朱之臣兵部左侍郎孫詮劉應賓通政使
吳希哲吏科都給事中耿廷錞右僉都御史
廵撫四川
予殉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各廕一子入
監
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
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雖殉
節堪憐贈恤已渥 先帝斬焉不永諸臣

累世加恩臣誼何安通着另議理順成德
准各廕一子入監
左僉都御史郭維經罷
特授馬士英子馬錫爲總兵官
阮大鋮疏薦錫有文武全才題授總兵仍
莅京營
發明
楊維垣阮大鋮輩書特授者以其爲逆案

中人若直從囚伍中超拔者然今錫係士英之子亦以特授書者何居日士英首翻逆案盡拔群奸是心乎璫黨者也名雖未列於逆案而意則竊願附於逆案者也故于子之授官加其意焉而與大鋮維垣輩同書特授固春秋誅意之法也

十三日丙申下宮眷童氏於錦衣獄

或云死于獄中或云在獄未死南都陷不

知所之

初上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爲世子繼妃李氏洛陽之變又亡童氏或云妃或云司寢曾與生一子不育及棄藩南奔太妃與氏各依人自活童氏南來廵按陳潛夫奏聞上弗召至是自請越其杰所即奉旨着令驅逐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大怒下之獄都督馬可宗言其病猶命善視之已援指氏因奏述往時某月日入宮某月日婚某月日城陷奔且餓奉帕裹上首踰墻而逃今遂忘吾乎并言失身之婦何敢復生非望上偶聖躬但一覩天顏訴悉情事歸死掖庭求可宗達上上棄去弗視可宗深悉其冤辭不敢再瀆上令太監屈倘忠會同嚴審定奪時中外論陳潛夫同氏卧起可

宗令蓐婦証氏產女俱汚衊失實則馬士英順旨之罪也

發明

童氏而果妃也固無棄絕之理即不然而曾侍左右也者亦無下獄之事書曰宮眷疑詞其妃矣乎否乎未可知也書下獄者傷之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先貧賤今富貴之謂何而顧桎梏之桁楊之慘

刻爲已甚矣至貴陽士英寡昧宣穢中外
今司隷校尉妄汚後鈎罪可勝誅乎
起陞原任庶吉士陳于鼎爲正詹事署掌翰
林院事
于鼎宜興人戊辰館選父一教兄于泰暴
橫里中民不堪其毒癸酉民變首遭焚報
撫按具疏上聞亂民正法鼎與泰皆爲民
時鼎尙未散館至是超擢掌院矣

陞李希沆兵部左侍郎黃斌卿廣西副總兵
掛平蠻將軍印
諭刑部窮治穆虎等
諭云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
東宮二月二日所成何局往浙住閩欲幹
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
有徒法司窮治蓋馬阮意在姜黃葦同文
之獄行將與矣後以黃得功等先後疏爭

暫止
十五日戊戌命百官三會審太子於朝
審時太子仍無一言左都御史李沾呼王
之明不應沾喝何不應太子曰何不云明
之王李沾喝役動刑郎上撥太子號呼皇
天上帝聲徹于內馬士英命釋之沾又慰
以好言太子荅曰既校尉囑我彼自能言
之何必我也前日追我何處有追者在高

倬見其言切命退退有舊伴讀太監邱致
中持之大慟上聞立下致中鎭撫司太子
有詩題於皇城云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
前星閉後開海士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
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
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圜哀
錦衣衛馮可宗嚴訊高夢箕誓死不承假
月給事中錢增疏言當立斬夢箕速行定

招可宗請歸併刑部獄

臣顧𠫭武曰太子一事朝廷之上皆曰僞草野之間皆曰非僞在內諸臣皆曰僞在外諸臣皆曰非僞其僞與否不可以臆斷也獨計太子而果真也其舉止面目必有與人異者迫後羈旅北營跋涉長途亦必有不可磨滅處而今槪未有聞焉則謂之僞也亦宜然方拱乾固講官也張捷當日

之邀晤已明告之矣使出片語佐証即立釋纍囚而登上卿矣何以不置可否而公疏亦辭不列名則彼執為非僞者未可盡謂無據也或曰移入大內者是真百官會審者非真或曰是北朝之謀也藉以搖惑人心俾中朝自起爭端同室互鬭起承其故此卞莊子之術也又按是年北都亦有稱太子者指謝陞為徵曰謝陞難道卿不認得孤陞厲聲呼之戶部主事錢鳳覽衆中面斥謝陞罪其不忠不孝以其欺　先帝而賊太子也已而鳳覽同太子俱被害未幾陞疽發于頸時向空作乞命狀曰錢先生幸寬我宛轉旬日而殂于是人皆謂北之太子眞南之太子是僞姑存其事以俟後之有確見者

附錄

左懋第囚太醫院內太子亦止太醫院旁懋弟使人誘守門滿卒滿卒云此崇正太子言伯父在南京欲往南去故加防衞懋第因為書二道啟攝政王一言當歸使臣一言放皇太子至南辨驗投院不報

靖南侯黃得功疏言太子事

疏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僞　先帝之子即

爲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然雷同將
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諛者多抗
顏者少卽明白識認者亦不敢出頭取禍
矣有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有何
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特贈成國公朱純臣爲王
吏部尚書張捷請照張輔例贈王爵許之
按南渡列之正祀言其觸死階前爭三大

事葬帝后護山陵全太子二王皆劉孔昭
輩妄造以護勳臣體面國楨以大言欺
先帝提督京營盡以兵權歸之奄人王承
恩其精銳皆爲奄人選去出城留守止老
弱萬餘以至于敗入城國楨解甲降賊帥
張能願輸萬金而國楨第宅已爲他賊所
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置之荆筐國
楨夜解所繫絲線絛自經死賊以柳棺乘

之血淋漓於地
發明
張輔三征交趾著有勞績故得贈王純臣
傳聞與陳演首請逆闖勸進雖未知果否
然迹聞因　先帝有來輔東宮之諭疑而
殺之非殉節也今捷乃援輔例爲請不知
所援者何例乎書曰特贈蓋深罪之也
附錄

御史陳良弼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藉藉
皆以諸臣有意傾　先帝之血允有旨王
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劉
良佐報北兵南下有旨黃得功着移鎮廬
良佐合勦
御史郝錦疏各鎮分隊於村落打糧劉澤
清猶狠搶掠民間殆盡
御史黃耳鼎疏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庇

逆如光時亨項煜周鍾陳名夏方允昌議
贖議鍰豈古者三宥八議之道進于此者
張縉彥俯首賊廷延喘偷生皇上重罪以
節鉞優遊數月不能恢復寸土高傑之變
單騎逃避乞付法司以棄地誤國之罪有
旨不必苛求
陞羅汝元刑部右侍郎鄒之麟左僉都御史
協理都察院事

封黃中鼎洛陽伯授黃金鼎都督同知
大清兵入歸德巡按御史凌駉死之
許定國前哨抵歸德總兵王之綱退屯宿
州邀凌駉南下駉不從及豫王至駉服毒
不死豫王禮遇之未幾自經
二十二日乙巳祭 宗陵 惠宗及諸王
祔
加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上江軍務

廣昌伯劉良佐疏言太子及童氏事
疏云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情懇求曲
全兩朝彝倫以息流言有旨童氏妖婦冒
稱朕結髮據供係守陵王宮人尚未悉真
僞王之明係駙馬王昺之姪亂後南奔與高
夢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宮妄圖
不軌正在嚴究朕於 先帝素無嫌怨不
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

之心毒害其血允舉朝臣子誰非 先帝
舊臣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將
兩案刊布以息羣疑
陞錢繼登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大清兵入徐州總兵李成棟南奔
先是有胡蘄忠者南中大無賴也貧困無
聊以係陳千史可法留置幕下高傑之變

徐沛遂爲畏途胡挺身請往史大喜卽委
胡署徐州事清兵將至戊棟登舟南遁胡
與劉姓渡河投降于清請速渡黃河豫王
至河口見水光接天波浪洶湧大駭疑二
人爲謀欲殺之二人叩首願身監營中先
以數十騎往若徐州果有備絷就僇未晚
豫王從其言適是時風恬浪靜水波不興
萬騎遂瞬息而渡

大清兵入潁州

寧南侯左良玉疏言太子事

良玉疏請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謂太
子之來與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
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
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
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
窮究並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皇上
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蛇之義普天同怨
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
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眞
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穆虎使冒太子正
在根究奸黨其與三桂史可法等語猶屬
訛傳着法司將審問畧節宜諭該藩

給事中戴英疏爲罪輔薛國觀訟寃

英訟國觀之寃株累葉有聲林棟隆諸人

下部議覆

發明

國觀專權納賄指不勝屈只史𡎺一事已
足抵罪史𡎺侵匿鹽課二十餘萬事發提
問國觀爲之誅主竭力營救家人之出首
錦衣之鞫訊長班之口吐彰明較著以致
上干聖怒膺此重典究乎葉有聲等曲法
庇私自應處分何云株累然英仍書官者

非與之也正以肴其欺生誣死黨邪害正
深負此官耳
附錄
陞陳燕翼禮科右給事中楊兆升工科右
給事中蔣鳴玉刑科右給事中
劉澤溥自陳棄家南奔命授鴻臚寺少卿
添註
史可法奏王佐冒險來歸請留營中以備

咨謀
汝寍總兵劉洪起以欽餉撤兵還楚
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韓元勛冊封琉球
國王
劉良佐報荆州失陷
安廬巡撫張亮報闖賊分隊南下求賜罷
斥
加鄭芝龍太子太保

加劉洪起太子少保
黔將包琳為下所殺
錢謙益請即家開局修史不許
翁墉賀世壽啓事曹勛同籍
殿工落成
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宏圖姜日廣管紹
寍王之臣程註高倬劉士楨何應瑞陳盟
曹勛葛寅亮加恩有差惟顧錫疇不許敘

又敘內臣功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
屈尚忠張執中田成王肇基高啟潛孫象
賢車天祥喬尚谷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
燦蘇養性孫珍諸進朝賞賚有差
加李若星正二品服李乾德加一級于元
瑋等八人紀錄
給事中楊兆升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
倉不肯還民重新又徵漕折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於文武廩祿外各加
公費不許
又奏助兵三千先解五萬兩運至九江交
袁繼咸轉解
又奏浙江銀十二萬兩福建銀八萬兩解
至高起潛軍前開銷
錦衣衛馮可宗疏衛役詐偽盛行百里內
雞犬無有且命書官人人准狀民間細事

動至傾家
馬士英奏請蔭內官三人各蔭錦衣千戶
世襲
贈故輔李標少傅
張捷請為已故侍郎瞿景淳補蔭
劉孔昭請存問于仕廉
原任河道總督黃希憲出擅遣棄封疆誠
四月癸丑朔頒各衙門印信

先是二月二十四日管紹寧私寓失去禮
部印信啇于馬士英二十九日士英即具
疏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
悉行繳進至是鑄成頒給
發明
爾時正寢戈枕苦之時也使君臣能實以
恢復為念則南京二字為薪胆之助而士
英反欲去之何耶至於徇紹寧之私情擅

行鑄換其罔上行私目無三尺之罪誠不
可勝誅矣
附錄
史可法北征疏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討
賊為念而人情難恊事局紛更睢州大變
之後又有維揚之搆外侮未禦內釁方深
摧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悲
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洶洶臣不

不能容之鎮靜本月二十三日臣議調兵
非涎而李本身患癱未起今不得已先遣
胡茂貞進發矣黔兵過嶽州肆行劫殺士
人汪爵率眾禦之殺其首惡數人命擒爵
抵罪巡江黃耳鼎請赦不允
川湖總督何騰蛟疏言太子事
疏言太子到南何人物色何人奏聞取召
南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之

姪何人舉發內官勛戚多北來之人何無
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
何以不發傳鈔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
事關天下萬世是非有旨王之明自供具
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即將口詞章
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湖總督袁繼咸疏言太子事
疏言太子真僞易明居移氣養移體必非
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
未聞屠戮豈無父兄隨行何自隻身流轉
南竄既是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
跡召求詐冒從何因起望皇上勿信偏詞
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
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招高夢箕穆虎合
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欲轉滋
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朝廷

大淺袁繼咸身爲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
生臆揣
戶部侍郎何楷奏鎮疏東宮甚確等事有
旨此疏豈可流傳必非鎮臣之意着提塘
官立行追燬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拿正法
寧南侯左良玉舉兵反
黃澍等日夜以大義說良玉至是良玉決
意犯闕疾入總督何騰蛟轅門告以故且

遂以其事騰蛟堅拒不可乃刼置舟中騰
蛟乘間赴水遡江逆流而上楚人驚異之
乃擁王武昌良玉遂統兵東下請除君側
之惡移檄遠近畧曰馬士英者竊狼無知
貪狠背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嫪毐以稱奸
欺蝦蟆之不鬪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滅
皇宗遂致刑僇太子效胡庸之名訪遠追
既不使其遁于荒野踵錢寍之既訊大千

又不容其孽子深宮羣小羅織比燕啄而
已深中犴亟囚禍崔探而更慘李沾威拷
何如崔季舒拳毆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
塞謗豈　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弟又
滅其兄將小朝廷別用一番人既削其臣
并翦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
已亡附會成羣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違了
事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不

忍也子輿之遇毒蟒尚何言哉玉受恩故
主爵列通侯寍無食蓮之思詎忘結草之
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巫驅風
雲氣憤矢鷹鸇之必逐日月光昭鼎鼐豈
貂璫有燃臍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
災檄下遠近傳知惟京城禁口

發明

海內輩是舉久矣無不喜其來而悲其晚

此顧以反書何也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
不臣晉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相惡治兵相
攻春秋直書曰叛正爲後世賊臣稱兵向
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以取國者
著律令也宗社雖丁板蕩之戚而冠履決
無倒置之理此良玉書反之義也故必通
於春秋之義者然後可以權衡天下之事

特授欽定逆案劉廷元等官

張捷趙霞楊維垣疏表章附鄭戚諸臣劉
廷元呂純如黃克纘王永光楊所修章光
岳徐大化范濟世各贈廕祭葬徐揚光劉
廷宣婁麟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各贈官
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原各復
原官奉有諭旨

發明

廷元等之入逆案也或以擁戴或以諂附
或以贊導或以頌美皆從逆賢定罪不關
鄭也至王永光以庇奸通賄罷位許鼎臣
以縱賊失事嵩譴陸澄原以居官狠藉被
察與附鄭尤風馬不相涉今捷狥維垣之
請盡給卹典是直為逆賢鳴寃斤 先帝
為失刑也送莫甚焉且鄭氏外戚也當附
乎不當附乎攀附外戚者為君子乎為小
人乎諸人之品行昭然矣張捷之心事可

知矣直書于册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自
見者也

附錄

史可法疏北兵分路南下李成棟棄徐南
奔鎮將平日擁衆靡餉一遇警全不足恃
王永吉疏棄徐萬分可惜乞勅劉澤清固
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
劉洪起報北兵乘勢南下諸將逃竄無人
敢過恐為南京之憂
給事中錢增疏警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
退避近郊平日養兵何用
士民王紹等疏北兵日逼劉澤清退避南
下搶奪民間財物異常慘酷
遣內奄分守十三門禁各官家眷不許出
城
衛允文以邊警求退

太監屈尙忠上童氏招詞連史可法中軍
孫秀及北鎭撫吉士吳爾塤命逮之惠安
伯張養志疏劾選郎陸康稷貪汚有旨不
必苛求
劉澤淸疏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
驅逐異巳
逮河南巡按陳潛夫
徐允爵襲封魏國公

方國安掛鎭南將軍印
劉呈瑞補御史
原任漕運總督路振飛自明守淮之功有
旨切責朱國鼎復劾之奉有嚴旨
御史畢十臣疏孟夏享　太廟文武陪祀
者多不至着行申飭
陞[illegible]構李喬俱兵部右侍郎祁逢吉戸部
右侍郎總督倉塲王國賓太常寺少卿提督
四夷館周宗文光祿寺少卿
攺王永吉提督潮安廬鳳軍務專理防河錢
繼登兼巡撫揚州田仰撤囘另用衞允文事
定再議
大清兵入亳州
左良玉下九江安慶
初九日辛酉誅從逆臣周鍾武愫光時亨於
市

阮大鋮殺周鑣雷演祚於獄
前以馬士英疏逮鑣與演祚下獄阮大鋮
復出不忠不孝大逆元兇疏糾演畧云崇
禎乙亥之春流賊犯太湖演祚與妻孥皆
衣緼敝而更其父以新好之衣祚向賊指
其父曰此我家主翁有窖銀數萬拷之可
得也賊因舍祚而執其父拷掠以死尤有
罪不容于誅者初傳聞國變之時閣臣馬

士英在江北與諸勛臣歃血定盟擁立皇
上臣從山中貽書與之謂冊立大典宜依
倫敘而閣臣已先得愚臣之心整頓兵馬
聲言誅二心異議之奸衆乃定而實懷二
心操異議者姜曰廣張愼言兩奸主張而
演祚明佐之更可詫者演祚被逮後托其
私當向臣門生齊維藩方啟曾轉語臣令
與救解願以戎政尚書相送臣甚駭之夫

戎政尚書乃皇上高官榮爵必廷舉以相
送只此一言其平日倚草附木把持朝政
實自供自時矣如此兇逆卽寸磔不足暴
罪可令之悠悠長繫正法無期哉王是獄
上留演祚與周鑣俱勒令自盡

發明

周鍾等三人從賊者也肆之市朝與衆同
棄滐得討逆之義矣若鑣與演祚非賊也

不過為大鉞修郄耳夫擁戴逆賢者是賊
而得罪崔呈秀者非賊叩首逆闖者是賊
而見忤阮大鋮者非賊今從賊昭著之時
赦黃國琦皆優以原官而周鍾胞兄周銓
亦超然局外何獨於鑣與演祚是問乎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特曰王札子以討
其冒上之罪故今于二人變文曰殺而特
曰大鉞以著其造惡之罪

臣顧炎武曰演祚陷父于賊及明左袤張
與戎政尚書之語不知有無但殿閣之馮
銓大鋮不難誣之以合門殉難則其言之
不足憑可知矣疏內云士英與勛鎮歃血
定盟擁立皇上則其居為奇貨兵勢相挾
直認不諱矣又云臣在山中貽書與之謂
冊立大典宜依倫敘夫立君大事也況當
北都失守羣情震驚之際目應內外協心

廣諮博詢社稷爲重倫叙輕大鋮以逆案
餘孽敢從山中遥叅其權則其平時呼吸
相通當日合局尤彰彰矣又云武政尚書
乃高官嘗爵必廷臣會推衆僉同而後定
盍思兵部侍郎非高官榮爵乎何士英一
手握定不容廷臣推舉不顧衆議異同豈
大鋮呈身士英之門便可送可受乎只此
數語而大鋮之把持朝政自真供自吐矣

特爲拈出以存千古公案

江湖總督袁繼咸疏請赦太子不允

繼咸奏左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
止之有旨王之明的係假冒如果 先帝
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稱兵犯闕繼
咸身爲大臣兼擁重兵如何說不能指禦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疏請入朝不允

可法疏請召見面陳太子處分以息羣嘖

有旨西警有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後朝
見

徙潞王常淓於湖州

王初至杭邊海寧百姓羣疏陳之遂于撫
按王得其揭偶向布按三司言之之遂懼
及起官同御史彭遇颽召對力言當日大
臣意在潞王幸馬士英遥衆獨立令杭城
省會非所宜居恐有他虞乃有湖州之命

附錄

馬士英薦白衣李毓新即補職方司主事
士英自出五千金委黃金鍾招募健辛郎
補金鐘府同知

粱雲搆詔召黃得功劉澤清統兵入衛

馬士英奏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
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息乞勑催阮
大鋮朱大典督諸軍前進不得稽延黃得

功提兵入援命于荻港暫住有警前進
太監高起潛奏左兵東下闖賊尾後我兵
擊前自當指日授首不須過慮
史可法三報邊警命上游急則赴上游北
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
又疏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
屯撫有總督官不爲不多矣虜寇並至倉
何益毫末哉臣近至揚州一時集於城內

者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酌應繁雜府縣
皆病今又添鹽督鹽督人人可以剝商商
本盡虧課從何處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
廷實自受之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阮大鋮朱大典黃得
功劉孔昭黃斌卿黃蜚鄭鴻逵鄭彩方國
安趙氏懷卜從善杜宏域張鵬翼楊振宗
等銀幣

命兵備副使馬鳴霆駐江陰印司奇駐鎮
江楊文驄監軍鎮江凡逃兵南渡用炮打
回不許過一步
禮部奏選到淑女者於十五日進元輝殿
十一日癸亥貢院兼選淑女七十人中選中
阮姓一人
係阮大鋮之姪女
太監田成浙中選到五人選中王姓一人

又周書辦女一人俱送進皇城內
太監屈尚忠奏催大理措辦銀兩有旨着
該部火速挪借
馬士英疏請設洋稅事開洋船每隻或三
百兩或二百兩設太監給批放行于崇明
等縣起稅如臨清關例
戶部奏請徽寧等府預徵來年條銀
侍郎申紹芳往浙直催餉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一案謗議沸騰有
旨着法司郎將口詞疏速夜速刻印刷務
使遐邇宣布
桂王子安仁王由榔永明王由榔後爲永歷
召居近京
太僕寺丞張如蕙丁艱回籍著留其行襄
充餉
御史劉勳奏緝奸嚴密下役四出擾害御

史何楷疏請禁四六文章并坊刻社稿
贈鄒逢蘭太僕寺卿
馬士英請令一榜廪生輸銀准貢
前山東提學副使翁鴻業子世維奏求追
卹奉旨果殉難濟南待六年以請明係潛
遁偷生徐希掩飾不允
按鴻業逃爲僧是秋還家踰年
忠補王時敏太常寺少卿范鳳翼光祿寺卿

特授從逆臣黃國琦試兵鍾給事中
發明
卯逆闖者賊也擁　賢者亦賊也故國
琦與楊維垣等同書特授若曰是皆賊何
嫌同辭
大清兵入淮安總兵東平伯劉澤清逃
澤清先請入衛諭以防邊爲急及聞清兵
至遂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沿河竟無

一人守禦潞王從容渡河至淮安稍體卹
拔營南下
發明
澤清助馬阮而攻去姜日廣劉宗周諸人
威力如此宜其清兵渡河上之奏順昌之
奇捷下之劫鎮隝之固守不取法乎此乃
法童貫太原之逃乎昔日之權焰今安在
哉書官書爵書逃所以絕之者至矣

下給事中吳适於獄

時左兵東下士英盡撤江北勁兵堵把江上且日夜爲北兵所殺毋爲左兵所辱而朝議俱以爲北兵不足慮甚有欲用北以破左者方國安牟文綬名爲禦左實避北兵而西

吳适疏劾二將逗遛有旨左良玉稱兵犯順連破九江安慶國安文綬方在剿逆吳

适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腸著革了職法司提問

先是阮張輩欲借太子起大獄因逼外議不果及得适疏央意借叛逆爲名曲肆羅織既而北兵南下不及具獄

二十五日丁丑大清兵入揚州知府任明育督輔史可法等死之

史可法時退守揚州清兵至淮可法猶以好語慰士民謂北騎尙阻黃河豈能絕流飛渡迨清兵直抵六合可法急命開城門聽士民出城遠避

清兵未至高劉二鎭之兵已恣其刼殺矣

豫王入揚州監軍兵兵部主事何剛投井死

庶吉士吳爾塤被創死

知府任明育冠服坐堂上罵而死

諸生高孝纘公服自經于府學之明倫堂

可法擁七十騎突圍而出行至班竹園地方清兵追及臧之史遂死亂軍中

有押任者夷種也爲史丙丁豫王下令募生得之至則勸之仕不可曰我受史閣部厚恩誓于此生靡敢失節豫王不忍殺羈留半月終不屈乃縱之歸歸即覓史尸已不可得矣今之壟梅花嶺者乃史公衣冠

耳事平後押住賃居邪關前一室磨麵自

給有叩以往事者惟慟哭而已

附錄

馬士英請召黔兵入衛爲走貴陽計黔兵三千調至令駐鷄鳴山踐蹈侵舍民房殆遍每夜撥二百名守護私寓

二十七日己卯馬士英綑責警報

鎮江龍潭驛探馬報北兵編木爲筏乘風

而下又報至江中發一炮鎮江城裂四垛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北兵架炮城下火從後炸震倒頹城半垛蚤放三砲江筏粉碎矣

士英將前報二人綑責而重賞後使自是探報寂然

二十八日庚辰對百官於武英殿

自左兵報至上日怨馬士英王之明事謀所以自全

二十六日視朝畢問羣臣遷都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

是日召對上下寂然無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傳朕欲出行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奄鐸正色語奄日外邊話不可亂說鐸因請講期上日且過端午

聖安本紀卷之五終

聖安本紀卷之六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五月壬午朔吏部尚書張捷率百官進表賀捷

時江北信絶左兵與靖南相持不下阮大鋮劉孔昭虛報捷云

捷遂率百官表賀以愚都人耳目是早有書聯于東西長安門柱者云福人沉醉未

醒全憑馬上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又云福運告終只看盧 太監盧九德 前馬 馬士英 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 張捷 西沽 李沾 又云二騶 闖献二賊 翻世界七煞 劉孔昭阮大鋮李沾張捷楊維垣趙之龍朱國弼 捲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鎭擎天歸北海

發明

張捷身爲家宰不能進賢退不肖使卄壁犖於蠻不而黨邪害正比周爲惡坐國事決裂至此尙恬不知耻虛表賀捷將以是盡統均之職乎直書於册真可醜矣

初五日丙戌上不視朝

端陽節也上以演劇故不視朝

附錄

黃得功與左良玉屢戰身中三矢捷聞加

太傅進太監王肇基勞之并加阮大鋮朱大典俱太子太保

總兵張武鄭彩黃蜚各加三級副將以下各加一級

禮部題編修陳之遴給事中戴英福建主考

初六日丁亥有一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家午後士英入大內與盧九德田成二奄商

議傳令各門下闔辰開申閉
初七日戊子百官集清議堂會議預坐者十
六人
時馬士英王鐸蔡奕琛張捷張有譽錢謙
益李沾唐世濟陳盟李喬楊維垣陳于鼎
錢增張孫振秦鏞趙之龍等十六人坐堂
上竊竊偶語百官集者甚衆皆不得預聞
臨散唐世濟李喬齊聲相和曰卽降志辱

身亦甘之矣後有叩之大僚者皆云北信
甚急今已無妨蓋所會議者藉之龍以款
于清也
初八日己丑發黔兵六百人守孝陵
門禁甚嚴
清兵駐瓜州列營北岸鄭鴻逵黃斌卿黃
蜚駐鎭江列營南岸相持者兩日庚寅早
清兵閉閘蔽江而下三鎭各領兵東遁江

南諸師皆潰諸將各卸甲鼠竄蘇松巡撫
霍達尙未到任聞變卽易服潛入蘇州鄭
鴻逵路經丹陽燒刧南奔黔兵從楊文驄
者止存五百人傳言清兵已渡江鎭江無
備南都大震
初十日辛卯早傳三歲女在縣廠者放還母
家縉紳家眷不許出城
帝如太平操江誠意伯劉孔昭不納遂如靖

南侯黃得功營
是日與集梨園子弟入大內演劇上與盧
九德田成屈尙忠等雜坐酣飮二鼓後上
同太后一妃與內奄多人跨馬從通濟門
出至太平府孔昭閉門不納徬徨江次不
得已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良玉
戰聞之卽歸營向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
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人之言倉

率行乎今進退將何以處陛下自誤非臣等負陛下也臣等單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上俯首無語者久之暫留營中

發明

書如太平如靖南營者爲尊諱也書官書爵書不列者背畔扈也孔昭前攻張慎言援阮大鋮不啻被髮纓冠之急矣今君父有難反欲作閉戶計乎車駕不納則君父

之倫絶祖母可弑則父子之倫絶比事以觀孔昭大逆不道之罪雖掩矣

十一日壬辰馬士英逃

錢謙益黎明肩輿過士英寓門庭寂然良久士英出箭衣小帽向錢拱手云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公殉國矣卽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擁出城王　陵詭裝其母爲太后守陵黔兵衛之趨廣德過村落劫掠一空廣德閉門不納士英怒督兵攻破之殺其知州趙景和迂道至安吉貽書知州黃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從權用兵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翼聖由是率士民肅迎道左禱公署以停僞太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者皆有酒肉之獻士英大悅漸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眞僞翼聖啟云閣部既眞恐太后

亦非僞秉貞遂備法駕迎入杭州舍於公廨士英屯兵於城南時潞王寓杭州參謁僞太后如常禮僞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妃具宴送入僞太后復峻辭之人始疑其僞既而人從南中來者云太后已乘間隨安光入寺矣而後知其果僞也

發明

運籌帷幄輔臣職也折衝萬里梱臣任也

士英以一身兼之而坐令國事至此又不能死守首行倡逃罪莫大焉特書其日盡削其官蓋始終絕之也

附錄

城內柵門盤詰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戎政趙之龍斬之

宏光既出內外鼎沸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滿街文武一時隱匿洗

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蟻有出而復返者

午刻都人入獄擁太子入朝登殿正位

百姓千餘人擒王鐸至中城獄令認太子即擊毆之鐸曰非干我事皆馬士英所使百姓曰汝舌在士英口中耶復毆之鬚髮俱盡太子亟行諭止之百姓隨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武英殿又擁至西宮取宏光

所遺冠袍服之即於武英殿登座羣呼萬歲連日天氣陰霾淒慘是日天日清朗衆心歡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四拜禮大僚亦間有至者

十二日癸巳太子詔諭臣民

略云先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

戴天皇祖基業汙血匪易忍詬避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搆陷致攖桎梏予雖幽囚無日不痛絕禍王聞兵遠遁先失民望共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城予身負重寄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勛舊文武先生庶人等念此痛

懷勿惜會議乎當恭聽其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余之嫌斬余經綸之致也

戎政趙之龍出示安民有云此土已致

大清國大帥之語

張捷開太子即位王鐸下獄（時提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因民心恨鐸故暫覊鐸于中城獄）恐以次及已微行至鷄鳴寺以佛幡帶自縊于僧舍

楊維垣亦懼以前罪見討先勸二妾死爲買三棺旁置二妾中題楊維垣之柩並埋中堂身挈一僕夜遁至土橋爲仇家所殺數日僕復跡之尸爲犬食其半

十三日甲午太子令釋王鐸於獄仍命爲大學士又釋高夢箕于刑部獄陞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

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城中乘間而出

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亦有開張者時文武諸官集中府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且日前日幾番云云恐有蹈呂張之咎者且

宏光帝復來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有新主款使北歸其何詞以善後衆皆然之遂散各衙門出示安民但言城守並不及立新主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鷄鵝巷百姓焚燬一空次掠阮大鋮楊維垣家大鋮家最富歌姬甚盛一時星散

太子出封中城獄神爲王差官捧勅二人前導至獄中開讀勅文稱崇正十八年兵馬司官素服迎之

監生徐瑜蕭共詔趙之龍勸早奉太子即位之龍立斬之差官自北軍歸之龍即入

西宮勸太子進位

尚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

迎

十五日丙申大清豫王至南京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

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

綸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

奕琛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錢謙益降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李沾降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唐世濟

等迎降

兵部左右侍郎朱之臣梁雲構降

戶部右侍郎何楷降

右僉都御史鄒之麟等迎降

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陳于鼎降

左右諭德兼翰林院編修 官程正揆李

景濂劉正宗張居等迎降

給事中錢增陸朗丁允元王之晉等迎降

御史張孫振徐復陽袁宏勛王懩等迎降

魏國公徐允爵降

保國公朱國弼降

懷遠侯常延齡降

靈璧侯湯國祚降

安遠侯柳祚昌降

永康侯徐宏爵降

臨淮侯李述祖降

鎮遠侯顧鳴郊降

隆平侯張拱日降

懷寧侯孫維城降

寗遠侯鄧文郁降
南和伯方一元降
博厲伯郭祚永降
寧東伯焦夢熊降
寧晉伯劉印吉降
惠安伯張承志降
大興伯鄒存義降
洛陽伯黃中鼎降
襄衛伯常應俊降
乃勳戚中湯國祚是籍劉孔昭而訐舊家
宰安慎言者都祚昌特出從用忠升之用
跳催用阮大鋮者常延齡破例與一子文
廕入監者朱國弼以侯復晉朝公者
掌宗人府事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贊元
等迎降
大清兵到戎政府都察院各遣官二員遠

迎跪立道旁高聲報名將近豫王前通事
高聲喝起文武百官隨即出城迎接時正
大雨淋漓無一人敢稍後者
豫王頓兵城外駐扎天壇中
十六日丁酉大開洪武門趙之龍李喬率百
官獻册行四拜禮隨跪請豫王進城
豫王問　太祖　成祖始末之龍一一具
荅豫王大喜
加封之龍爲興國公賜金鐙銀鞍八寶滿
帽命軍中設牛酒席地而飲
又問太子何在以王之明對豫王曰既避
難自宜更易姓氏若云姓朱不早死耶時
在席坐朱國弼顧鳴郊齊贊元曰太子原
不易名易之者馬士英也豫王哂曰奸臣
也晚間奉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降席迎之
坐其右王鐸至營投降豫王以其爲王鐸

在營中優禮之

李喬進城賫告示二道一爲 大清攝政
叔王曉諭江南文武官員一爲欽命大將
軍豫王曉諭南京官民畧云福王僭稱尊
號沉湎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武弄
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
扈上下離心遠近仰恨人以爲實錄

十七日戊戌文武百官朝豫王於行宮

豫王受文武百官朝賀於營遞職名者如
蟻趙之龍令百姓設香案每家各貼黃紙
書
大清國皇帝萬萬歲豫王命查之百官不朝
參者妻子爲俘差假者堂官報名註册每
日點名百官俱四鼓往午後歸

光祿寺卿葛徵奇給事中黃端伯戶部員外
郎劉光弼與嘉允中書舍人龔廷祥死之
徵奇等俱自盡獨端伯大書其門大明忠
臣黃端伯之寓豫王召至長揖不拜與之
言則罵遂命殺之臨刑監斬官尙未至道
報恩寺僧一輪趨過端伯呼一輪書絕句
云對面絕思量狗露金剛王君問安身處
刀兵是道場書畢遇害廷祥自投武定橋
下死

發明

食君之祿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書死之
者嘉其得授命之正也張捷楊維垣皆死
難者胡獨削而不書則胥者之春秋矣齊
崔杼弒其君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春
秋削而不書胡康侯氏日所謂死節者以
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
也今此十人者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
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今捷與

之

文武官既坊保進牲禮米麪熟食茶菓於
營絡繹塞路趙之龍喚戲十五班進營開
宴逐套點演正飲酒間報各鎮兵至之龍
跪與豫王豫王殊不爲意又點戲五出撤
席發兵三百遣將將之即行有頃擒劉良
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宏光贖罪王許之
隨發三百人同行

二十四日乙巳劉良佐以帝至南京靖南侯
黃得功死之

良佐奉豫王令來追帝且召得功得功怒
不甲而出隔河罵之揮鞭自誓曰我黃將
軍豈肯屈膝他人者哉有從箭中其頷者
黃抗立不屈良佐即殺放箭者持其首以
勞黃終不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結束
將佐麾下舉進曰大事去矣徒取僇耳黃

維垣之死別自有因即使果死維垣已失
身進賢不足置齒者張捷者身爲冢宰統
百官均四海是其職也當時政由馬氏權
歸內奄不聞有所匡救甚者表章附鄭諸
人目中已無 先帝擅加成國王號胆大
是其逢君之惡也屈膝辱國之徒咸行登
用實官嚮爵之獎置若罔聞是其從於昏
亂也律以春秋之法正所謂雖殺身不償

責安得以死節許之者削而不書深得春
秋之意也

工部尚書何應端自縊不死豫王命縛之
其官代爲之請仍准調理

十八日巳亥

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
騎入洪武門索匙不得乃引進東長安門
盤丸庫現銀九萬兩即着謙益駐皇城守

審視將卒皆無鬬志乃擲刀於地撫膺大哭隨卸甲冑服冠帶北向再拜自刎良佐即入其營挾帝回南京

發明

於良佐則削其官書以帝王以著其戕君之賊於得功則書其爵死之以著其得授命之正而馬士英之黨奸誤國劉孔昭之棄君負國左良玉之阻兵禍國之龍等之賣君盜國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附錄

兵部右侍郎李喬獨先剃頭胡服豫王屛之趨之龍同大清官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爲界東爲兵房西爲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皆讓以居北軍自是東北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啼哭滿路西南民房一椽值一金

豫王斬北兵搶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寧縣藏匿者梟示

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牌諭翰林大小每日八內院辦事仰掌院陳于鼎造册送進毋日清晨點名

大理寺丞劉光斗鴻臚寺少卿黃家瑞御史王懩等安撫蘇松等處即索取投順册

時百官之投順于大清者有趙之龍朱國弼劉良佐王鐸蔡奕琛錢謙益李沾唐世濟李喬朱之臣梁雲構鄒之麟等爲檄傳播省直諭令降順

檄曰自遼金元以來由沙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代無道靡不棄奸而擁戴問罪以稱兵會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奮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 先帝不冥目之仇雪恥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

肅清京闕修治山陵安　先帝地下之英
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護
持我累朝寢陵修復我　十廟宗祧優恤
其諸藩安輯其殘黎擢用其遺臣舉行其
舊政恩深誼崇義盡仁至如大清者乎權
奸當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翰而不奉詞
繼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興師問罪猶
且頓兵不進紆廻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

古未有以仁以禮雍容揖讓如大清者也
助信佑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効靈
入金陵而天日開明千軍萬馬寂無人聲
黃童白叟聚于朝市三代之師於斯見之
靖南覆沒誰爲一旅之師救主挾歸彌崇
三恪之禮凡我藩鎮督撫誰非忠臣誰非
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
歸命保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爲大

丈夫以之自决也幸三思而早圖之謂予
不信有如皎日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南京
文武諸臣趙之龍等謹白
二十五日丙午劉良佐以宏光到暫停天界
寺次日入城
良佐以上至宿天界寺次日上坐小轎入
城首披包頭身衣藍袍以油扇掩面太后
及妃金氏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以信

任馬阮等而囚禁東宮也甚有投瓦礫者
進南門易轎而馬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
首豫王坐受之命設宴於靈璧侯湯國祚
府坐帝於太子下之龍等八人侍宴樂戶
二十八人侑酒酒半酹豫王向帝曰汝
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
居又曰汝既擅立徒聽奸臣報復私怨不
遣一兵討逆於心何安又曰　先帝遺體

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又展轉磨滅之何爲又曰吾兵向在揚州汝何爲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上汗流沾背終無一語席散命覊候於江寗縣署與太后及妃金氏同一室豫王命舊臣往視惟安遠侯柳祚昌侍郎何楷視上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何在

二十六日丁未豫王榜禁臣民辮髮

豫王出示各城門云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員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駡特示

時下令薙髮戎政趙之龍文官李喬姚孫棐先剃餘魏國公徐允爵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靈壁侯湯國祚臨淮侯李祖述駙馬徐贇元等以次剃訖安撫黄家鼒至蘇州

巡撫霍達巡按周元泰知府陳師泰同知文王輔推官冉適長洲知縣李實吳縣知縣顧夢白等皆逃

霍達於北兵渡江後到任泊河干不入城令大開各門縱婦女出避錢謙益既投誠于清以招降江南爲已任致書督撫及鄉紳輩勸降有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等語屬

門下客周荃同家鼒充安撫來蘇時官府皆遁士大夫爭入山家鼒等入城民皆執香以迎城中大姓亦有設香案於外者

上江提督朱大典歸於金華劉孔昭阮大鋮劉澤清諸營投降

鎮江監軍副使楊文驄殺安撫黄家鼒

文驄率黔兵五百自鎮江南奔過蘇適太監李國輔亦至乘不意猝入城執家鼒數

其冔殺之周荃聞風先逃文驄遂自行巡
撫事

豫王調兵八萬下蘇杭

大清兵入蘇州監軍副使楊文驄逃

長洲諸生顧所受死之

清兵入蘇一從虎邱黃花涇一從楓橋出
橫涇一從高板橋出桐涇大師貝勒駐師
閶門外白雲菴令士紳朝見皆行四拜禮

遂統兵入杭命侍郎李延齡同降將王國
寶鎮蘇州授原任通判徐樹蕃署太倉知
州事舉人王節李楷等署嘉定武進等縣
知縣顧所受者長洲老儒人稱吳先生聞
變賦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
勝悲從容死向宮墻地免使忠魂棄濁渠
又自書几上云非自同於匹夫匹婦之諒
實不忍爲被髮左衽之人遂往學宮自縊

爲學役所覺赴水死

六月　日　清兵入杭州

時立潞王常淓監國僅三日出降

馬士英逃

潞王率浙江巡撫張東貞在布政使莫儼
率督糧道副使王敬錫抗嚴兵備副使吳
脩思水利道副使錢志嶲等迎降馬士英
至杭擬復奉立潞王王堅拒不可及貝勒

至以書遣陳洪範招王王度力不能抗遂
身詣其營請勿殺害百姓士紳貝勒許之
按兵入杭市不易肆

北使王紹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右僉都
御史祁彪佳等死之

清帥傳檄至紹興遣人招降彪佳知事不
可爲投河死

宗周則絕粒死其言曰非辭自刎投淵也

但此身不得全而歸之不可以見我父母耳宗周將死有諸生王玄趾者貽書相勸勉甚激

又有潞集者尚未入津亦隨宗周殉難死時杭城已降鄭鴻逵遂奉唐王聿鍵入閩以閏六月初七日丁亥監國

鴻逵請早正尊位以繫人心鄭芝龍意有所待羣臣多言監國名正宜早出閩號召

天下俟有收復功建號未晚不報隨於二十七日丁未卯刻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于福州南郊以布政司為行宮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

宏光登極盡赦諸罪宗在高墻者唐王因得出旅泊京口清兵渡江鴻逵之擁而南遂邀訂張肯堂鄭芝龍等偕法駕迎唐王即位改稱隆武元年遙尊宏光為聖安皇帝以布政使為行宮居之大赦論功行賞芝龍鴻逵俱晉封為公超擢張肯堂為吏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召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於家加太子太保入直辦事三司道府文武官等優陞加級有差以芝龍子成功為左都督賜國姓提督御營軍務

以原任知府吳震交為戶部右侍郎總理

軍餉

以陳謙為總兵官鎮守衢州

命御史陸清源安撫江浙二省

陞知縣趙玉成等為吏部司官行人王景亮等為御史郎命景亮巡按浙東軍前監紀

授錢邦芑等為給事中

遣官安撫兩廣雲貴等處建立大小九卿

等衙門送補各官供事

初九日己丑鄭遵謙斬北使於江上奉魯王以海爲監國迎入紹興居之

遵謙者大同兵備鄭之尹子也與給事中熊汝霖江西僉事孫嘉績同起義於餘姚率衆至台州迎魯王台州鄉紳陳函輝柯夏卿其集衆擁送魯王至紹興奉爲監國斬北使取其血祭旂

上江總督朱大典亦起義于金華遣其孫珏上表勸進

張國維亦起義于東陽遥爲聲援

起原任大學士方逢年行宮辦事

調方國安守嚴州隨兵復富陽縣

徽州則原任御史金聲同武進士黃埜集集得萬餘人分守顯陵等處險阻自固

十一日辛卯薙髮令下壬辰在藉少詹事徐汧死之

先是汧致書親族云前月六日之久弟即引決於左舍爲庄奴所覺志不能遂今紳士欲郊迎貝勒乃弟臨大節之時也存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以見　先帝先人于地下其在後之人則三位長兄與朱以發表兄善視之以發名集璜崑山人城破亦殉難至是聞薙髮之令已行貽書友人云

先有數行呈諸兄其時以郊迎爲不可也今貝勒未至而薙髮之令已行嗟乎屈膝不可也被髮其可乎江萬里吾師也特子不入城雖有園亭山水而不能不死於路耳惟諸同志爲弟明此志焉是月從山中移舟虎邱月下沽酒獨飲飲畢從容赴水死

諸生殷獻臣避兵荻溪家人有剃髮者兄

之號慟死三日不食

中書文震亨時寓陽城聞令自投于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而死遺筆有僅保一髮以見祖宗于地下之句

馬士英伏誅

士英渡江後黙兵逃散乃濳居天台寺中其家丁某縛之以獻貝勒貝勒數其罪惡誅之剝其皮實之以草因快衆憤時人有

以周馬作對者曰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宛同狐狗之斃馬士英字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裹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

發明

士英至是一再逃矣彼既以逃爲上計將宇宙之大何地不可稱雄而孰知擒之以獻者卽其自衛之家丁也前再書逃此書伏誅以見包藏禍心之賊天人之所必誅斷無有倖免者可以爲後世永鑒矣

長洲諸生陸世鑰首倡義於陳湖

世鑰字兆魚世居陳湖以富稱先是十將官者聚千餘人屯陳湖中兆魚慮其爲亂亦屯聚千餘人各爲犄角實用防遏下令髡髮鄉民驚惶殊甚十將官因以言煽誘之鄉民益懼適府縣差催馬草者挾以兵

勢需索倍於往昔鄉民皆洶洶思亂十將軍因民之洶洶也遂殺其人而焚其舟揭竿稱變邀兆魚與同事時城中富室大家皆避兵水鄉爲人衆頗久矣于是集義者四起咸以刼掠財物爲事惟兆魚則盡毀其家以集衆數十萬金之產捐以供餉又嚴禁部下不得擄人家一錢一縷犯者必殺毋赦時同舉義者兵部主事吳易諸生

戴之儔等後或投誠授職或流而爲盜兆
魚見大勢已去竟飄然長往棄妻子不顧
也
太湖義兵起以黃蜚爲主
蜚故水軍總兵也
十三日癸巳城中義兵起
時陳湖所部有被獲下獄者伏力士刼之
以城樓舉火爲號於是城中爭奮起相與

焚死察院及巡撫公署
李延齡王國寶俱歛兵屯于南圍城中大
姓各設酒食以犒義兵然兵皆徒手未經
戰陣又無火器原任守備魯之璵蔣若來
咸聚衆湖中約期先復若來不應之璵獨
率千餘人入城與北兵戰于南圍衆潰不
能支死於葑門廟側陳湖勇士韋志斌亦
焉死

松江嘉興常熟崑山嘉定江陰俱集義城守
松江先有指揮常某者集義殺安撫吳某
坦顧乃猷而遍括郡人金錢功餉郡人苦
之乃共敦請原任兩廣總督沈猶龍爲主
嘉興則推吏部尚書徐石麒編修屠象美
爲主
新任兵備吳儁思聞變從水關出
常熟先推原任知州嚴栻爲主既而總兵

何沂擁宗室某王執栻欲誅之僅而得免
嗣後何沂爲主崑山則推前任知縣楊永
言爲主嘉定則推在籍右通政侯峒曾江
陰則諸生許用及典史陳明遇爲主各集
衆城守豎大明旂號
嚴州紹興金華等處各舉兵城守
十六日丙申城中義師潰
時舊總兵吳志葵屯營黃天蕩郡人張劭

勸之入城救援不應於是諸師各鳥獸散
有項𨥁僧戰甚力手殺北兵數十人當十
六夜月食李延齡令兵潛出齊門從蠡口
繞出望亭奪糧船拔之縱掠滸墅至楓橋
而北兵在城中者亦焚殺胥盤一帶計城
內外死者幾及萬人河水經旬猶不可食
潭東李伯含素以武事見推及是率衆至
盤門遽墮水死人咸惜之

有朱旦者嘗爲朱鷺人稱白民先生著有
建文書法疑一種極意表揚遜國諸臣至
是聞變嘆曰當時我祖作書忠建文帝今
我舉義忠于　先帝雖死猶生也遂拜母
訣別而出往太湖說黃蜚諸帥皆不應復
遺書促吳志葵亦不應乃同西山徐雲龍
等薄胥門北兵衝突而前雲龍斷甲走其
弟君達僧景嗎皆戰死旦亦遇害

大淸兵入常熟諸生徐守質等死之
降將洪某率兵攻常熟何泝先期潛諸生
中何有朗月矢石力戰于華蕩者勢不能
支遂各散去
徐守質母病不能走兵至母與妻俱投井
死守質與兵格鬬死徐市徐懌聞城破歎
曰我家世科第竟無一義士耶遍別親族
題壁云不敢立名爵役代俱求靖節吾先

朝夜半自縊
項志寧方食餅聞城破墮餅于地掘坑不
食死
諸生蕭某妻許氏爲兵所掠痛罵不受污
兵怒縛之裭支解之
大淸兵圍崑山徐開禧開城放百姓在籍編
修朱天麟走雲南諸生朱集璜等皆死之
崑山巨族甚多皆輸餉願死守諸生朱集

璜等助守甚力共推老將王南揚主戰事南揚勇悍不減少年至是清兵來攻破圍數日徐開禧開門放百姓全活頗衆未幾南揚力戰死天麟見城破鎗頭走江西後間關隨永歷以終集璜等俱死亂軍中諸生陶琰募死士三百赴援中途聞城破自刎鄉紳士氏男女死者城內外以數萬計舊令楊永言潛匿民間得免後為僧復至

崑山

大清兵圍嘉定七月初四日癸丑破之在籍右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死之

峒曾等倡義城守清兵初來攻峒曾令焚其舟既又來預斷一石橋而支之即斷清兵過橋橋傾壓死者十餘人

有蔡遊擊者侯黃二公敎請以訓鄉兵其人勇悍善鬬手揮鐵簡前後擊殺數十人後中矢如蝟毛以遁

七月初三降將李成棟復糾太倉兵來攻東西兩門火炮擊城中無虛刻薄暮忽大雨如注怪風暴起城中遂不能張燈成棟令兵丁潛伏城下穴城而守者不覺也初四黎明成棟置炮於地穴中砲發震城城一隅崩鐵騎直擁而上鄉兵不能禦城遂陷峒曾急歸拜家廟赴池水死成棟撈其尸斬首以殉家長子玄演被數十刀以死次子玄潔亦被殺有賈朱長祚者悉出家財佐軍城破誘家人盡登一舟自沉

孝廉龔用圓與兄諸生用廣孝廉張錫肩與妾皆赴水死

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皆死之

淳燿與其弟淵耀赴僧舍題殉節詞于壁弟曰阿兄此其時矣遂同縊越數日親友

收其尸面如生其痛罵而死及殉難者甚
多惜未能盡其姓氏
十一日庚申太湖義兵潰
黃蜚雖擁益藩衆安王屯聚湖中然無遠
圖惟搜捕剃髮人正法及沿村打糧而已
民甚苦之己未清兵數百騎由吳山趨堯
峯黃兵方集木瀆聞風俱遁黃蜚遂入泖
河庚申清兵復至鄉民被殺者數百人清

帥李成棟獲吳志葵黃蜚柳河俱擒之以
去
大清兵入松江在籍兵部左侍郎沈猶龍原
任吏部主事夏允彝死之
大清兵入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父子死之
猶龍既從事既斥逐常指揮衆鄉紳士民
爲城守之計舊總兵吳志葵率水帥營于
泖河中與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皆至議事

懷玉與志葵不合志葵故設端以難之懷
玉憤然起曰府城恐大總戎總督金山衛
吾當死守誓不使北兵得近衛城一步懷
玉遂往金山志葵仍歸泖河李延齡將襲
松令北兵潛匿舟中命中書董延對爲間
假以探沈爲名實納北兵也衆知其謀追
斬延對于青浦延對尚書其昌孫也適謝
某者製造軍器往城中交納沈令開南門

納軍器舟入忽報黃蜚兵至皆以紅布纏
首內一兵紅布散脫則辮髮儼然衆喧呼
北兵入城矣沈遂東走北兵尾之而行甫
出東門沈左肩中一箭遂死于濠下松城
既克延齡令小將張某攻金山衛侯固守
不動有北將緣城而上侯立手及之如此
數人乃後李成棟復以大軍攻之侯竭力
死守相持者三日乃破侯猶巷戰至死罵

不絕口其長子拔搦極力詬詈北將然甚
朗殺于中途
時帝太子潞王因問王府十二月監國魯王
追上帝諡曰穎皇帝太子諡曰悼皇帝潞王
諡曰潞閔王

後敘

按宏光帝即位僅及一載而其局三變其始也雖未見馬革裹尸之實而時申桑土綢繆之謀此一局也既而貴陽之禍水延入貂璫之蔓草叢生又一局也最後則馬阮之奸積盈衆口而晉陽之中氣奮同仇其局愈變其事亦愈逆所以然者則以安樂雖武侯不能輔而衛之撫床真可惜也竊不自揣纂述之外僭用發明而或者謂是非雖存空言何補是又不然昔春秋之世亂臣賊子遍于天下幾不知君臣父子為何事孔子取魯史而筆削之奸國者罪纍殺者誅孟子推尊其功以周之東遷為一亂以春秋之作為一治直舉以與禹周公並列即以已之正人心距楊墨繼其後胡康侯氏表章春秋復推孟子之功謂不

在禹下空言之所係固若是重哉

亭林氏書

再敘

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大常也是故物我交引隨世遷謝者其幻而幾希獨存亘古不磨者其常大官大邑印纍纍若若者其幻而窮理盡性慊屋漏而質鬼神者其常甚者竭此風生成福任意嘉加厥而怒推淵孔光之徒望塵适拜思邀餘盼以示榮寵者其幻而剛大

之氣塞乎兩間亘可薄日月而參天地者其常又甚如操之詐懿之奸檜之狠似道之賤華歆之徒稱功頌德代掃除而効功者其幻而惟是淡泊明志士卒忠孝義盡而仁至者其常逐于幻則愈趨愈下勢不至冠屨倒置人禽易位不止守其常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將是非明而好惡審廉恥重而禮義興邪慝其少衰乎此紫陽嗣

庸倮而作綱目也嗚呼其亦有不得已焉
者矣

聖安本紀卷之六終

弘光實錄鈔

弘光實錄鈔序

寒夜鼠嚙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時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幽憂多疾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復闕後死之責誰任之乎先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聞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為說者曰實錄國史也今子無所受命冒然稱之不已僭乎臣曰國史既亡則野史卽國史也陳壽之蜀志元好問之南冠錄亦誰命之而不謂之國史可乎為說者曰既名實錄其曰鈔者不已贅乎臣曰鈔之為言略也凡書自備而畧之者曰鈔實錄纂修必備員開局今以一人定聞見能保其無略乎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臣既削筆洗硯慨然而歎曰帝之不道雖豎子小夫亦計日而知其亡也然諸

壞政皆起於利天下之一念歸功定策懷仇異議馬阮挾之以翻逆案四鎮挾之以領朝權而諸君子亦遂有所顧忌而不敢為於是北伐之事荒矣逮至追理三案其利益樂禍之心不感恩於闖賊者僅耳傳曰臨禍不憂憂必及之此之謂也嗚呼南都之建帝之酒色幾何而東南之金帛聚於士英士英之金帛幾何而半世之恩仇快於大鋮曾不一年而酒色金帛恩仇不知何在論世者徒傷夫帝之父死於路而不知也倘亦有利哉古藏室史臣識時戊戌年冬十月甲子朔

弘光實錄鈔

弘光南渡得手鈔便爲信史當今未敢矢口遝固然如此命筆他日當不下瞧壽也承命欲題數言深荷盛雅身爲大臣不能引決顏厚有忸怩其奈之何或待此種種者差可握手少有以自蓋也而後爲吮毫之計乎知吾口口知此懷也

弘光實錄鈔卷一

崇禎十七年夏五月庚寅。福王建監國於南京。

諱由崧。神宗皇帝之孫也。父常洵國於雒陽。十六年正月。爲流賊所害。北都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時晉都諸臣議所以立者。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賊中。以序則在神宗之後。而瑞桂惠地遠。福王則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唯潞王諱常淓。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是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雷縯祚。未定而逆案阮大鋮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於己而後可以爲功。乃使其私人楊文驄。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塡寫迎之。文驄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驄入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而風色正盛。遂開船兩晝夜而達儀眞。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鎭奉駕至矣。士英以七不可之書用鳳督印之成案。於是可法事事受制於士英矣。

臣按士英之所以挾可法。與可法之所以受挾於士英者。皆爲定策之異議也。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委質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搆其間乎。城府洞開。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臣嘗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爲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

進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加鳳陽總督馬士英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改戶部尚書高弘圖爲禮部。入閣辦事。召工部侍郎周堪賡爲戶部尚書。

辛卯。召姜曰廣、王鐸、俱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壬辰。以總兵張應元鎭守承天。

戊戌。瑞王常浩避寇駐重慶事聞。命總兵趙光遠鎭守四川。

己亥。以總兵鄭鴻逵鎭九江。黃蜚鎭京口。

庚子。設四藩。以黃得功爲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
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初黃得功高傑在北。劉澤清在
山東。劉良佐在淮北。北都旣陷。亂卒南下不逞。皆渡淮而處。而淮北爲賊所有。馬
士英旣借四鎭以迎立。四鎭亦遂爲士英所結。史可法亦恐四鎭之不悅己也。急
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無能爲矣。
晉左良玉爲甯南侯。
壬寅。福王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黃得功高傑相攻。
四鎭欲以家眷安插江南。浮兵而渡。亟諭止之。令擇江北以處。而得功、澤清、傑皆
欲維揚。爭端遂肇。及有旨傑住揚州。而傑兵兇暴尤甚。揚人惡之。閉城登陴。堅不
肯納。得功以其家眷王儀眞。遂傳攻。傑亦野營以待之。史可法百方調停。而以瓜
州處傑。

乙巳。大學士史可法出督師於維揚。
士英入參機務。可法動受其制。不得已而出。留都諸生數百人合疏留之。不得。至
十月有何光顯者。請召可法。擬士英操莽。廷杖殺之。
賊僞劉㬢頒僞敕於靖南侯黃得功。繫之。
闖賊以舊學禮爲淮鎭。領兵一千五百。至宿遷。使僞鎭威將軍劉㬢持敕五道。諭
降得功、高傑、劉伊盛、大教場劉肇基、小教場徐大受。得功繫之。候命正法。
己酉。御史陳良弼劾從賊庶常項煜。
煜自北京逃回。混入班行。
辛亥。設勇衛。以總兵徐大受、鄭彩、分領水陸。閹人李國輔監之。
壬子。魏國公徐弘基、安遠侯柳昌祚、靈璧侯湯國祚、撫甯侯朱國弼、南和伯方一元、
誠意伯劉孔昭、東甯伯焦夢龍、成安伯郭祚永、各晉官銜二級。加祿米五十石。
司禮監太監韓贊周、司禮秉筆太監盧九德、各廕弟姪二人錦衣衛僉事世襲。

甲寅。上命行祭告禮。泗陵、鳳陵。遣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顯陵。遣甯南侯左良玉。神烈
山韓憲王坟。遣靈璧侯湯國祚、成安伯郭祚永。壽春以下諸王。遣鳳陽府官。
乙卯。破賊報至。封吳三桂薊國公世襲。
四月二十日。吳三桂引北兵與賊戰。敗之。次日又敗。二十七日。賊收兵入城。二十
九日。賊將其資重出京。至蘆溝橋。又遇北兵敗之。北兵追賊至保定至固關。
召陳子壯爲禮部尙書。
六月丁巳朔。甯南侯左良玉自序恢復地方。
十六年八月復武昌。十月十三日復原武。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復袁州。又復平鄉。
十二月初二日復萬載。初五日復澧陵。二十六日復長沙、湘潭、湘陰。又復臨湘岳
州。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復監利。二十二日復石首。二月十一日復公安、惠安。乘勝
直搗隨州。未滿三月。復府州縣一十四處。
庚申。復宿遷。擒賊官呂弼周王富。

追崇皇考曰恭皇帝。皇妣田氏曰恭皇后。
辛酉。上大行皇帝謚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起錢謙益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尙書。
壬戌。遣御史陳藎募兵雲南。
惠王常潤寓嘉興事聞。
癸亥。分守睢陽參將丁啟光獻俘闕下。
歸德府僞管河同知陳奇。商丘僞知縣賈士俊。柘城僞知縣郭經邦。鹿邑僞知縣
孫澄。甯陵僞知縣許承蔭。考城僞知縣范爲。夏邑僞知縣尙國俊。獻僞條記一顆。
僞契六顆。
揚州鄉官鄭元勳民變被殺。
高傑擾害地方。撫臣黃家瑞、守道馬鳴騄、城中百姓日取河邊單兵。輒伺隙殺
之。兵民相搆日甚。元勳往來高傑之營。從中解之。百姓疑其導之爲患。因元勳一

言之誤。於巡撫座上。韋起而殺之。解其支體。史可法參家瑞、鳴騄。有旨譏處。父老詣闕申請。於是留任。

乙丑。馬士英奏翻欽定逆案。

士英奏、原任光祿寺卿阮大鋮。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邊疆。而實嫻韜略。北信到時。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致書於臣及操臣劉孔昭。戒以力播邪謀。臣甚服之。須遣官立召。暫假冠帶。來京陛見。面問方略。如其不當。臣甘同罪。若堪實用。則臣部見缺右侍郎。當赦其往罪。勅部起補。於是召對大鋮。大學士高弘圖請九卿集議。不當以中旨用大鋮。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奏、逆案阮大鋮。不由廷推。不合會議。敗事之日。無不共爲驚疑。陛見之時。又無不共爲竊弄。以大鋮爲知兵耶。燕子箋、春燈謎。未便是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先帝之成令。一朝而棄之。皇上之明詔。一朝而反之。抑何以示不倍之誼乎。戶科右給事中熊汝霖奏、阮大鋮。先帝既已棄之。舉國又復非之。卽使閣臣實見得是。亦當舍己從人。況乎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宵博採廣搜。求異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刑書。御史陳良弼、米壽圖、周元泰合奏。自魏逆竊權。羣小煽毒。嚴春秋亂賊之義。必先申其治黨之法。此從逆一案。先帝所以示丹青之信也。臣何仇於大鋮。正恐從此諸邪悉出。逆案盡翻。使久定之典。紊於一日。何以昭天下而垂後世也。懷遠侯常延齡奏、大鋮者。一戲劇之流。爲閹人之乾子。魏逆既誅。大鋮卽膺鈇鉞。猶有餘辜。而僅禁錮終身。已高厚包容之矣。兵部左侍郎呂大器、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給事中陳子龍、御史詹兆恆、王孫蕃、左光先、皆爭之。而大學士姜曰廣持之尤力。士英乃奏、臣通籍三十年。安因之變。臣家僅止存十口。臣已幾死。壬申。臣備兵易和口。兵犯宣大。及任宣撫。止五十日。被逮詔獄。錮刑部者將三年。臣又幾死。從戍所起臣總督鳳陽。兵僅數千。馬僅數百。而革左獻逆小賊等賊且數十萬。臣又幾死。國陷京師。禍及先帝。臣罪應死。今無知而薦阮大鋮。又當死。蓋臣得罪封疆。得罪祖宗者。未必死。而得罪朋黨。則必死。先帝誅薛國觀、周延儒等。豈盡先帝之意哉。大學士史可法以

調停之說進曰。昨監國詔款。諸臣彙集。經臣改定。內起廢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計典贓私不准起用一段。臣爲去之。以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彙征宜然。未可仍執往時之例耳。後來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應天府丞郭維經奏、督輔史可法雅負人望。亦有失言之過。記得四月初旬。北晉正惡。督輔招臣等科道於清議堂論救時急着。首在得人。臣等各舉所知。督輔執筆而記。臣等廣人衆言雜。乃合詞謂逆案斷不可翻。督輔深明爲然。言猶在耳。何其忽而易志。其日詔款逆案一段。臣已改去。不知諸臣何故復用。夫詔書撰以史筆。定於聖裁。便無反汗。藉曰督輔去之。諸臣不宜復改。豈皇上用之。督輔又可復改之乎。況逆案成於先帝之手。豈督輔亦欲決而去之乎。今方欲修先帝實錄。若將欽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或非皇上所以待先帝。若必書之。而與今日起用之大鋮事相對照。則顯顯令德。未免少愆。並非二輔所以待皇上也。誠意伯劉孔昭乃爲士英上言。伏讀詔書罪廢各逆案。計典贓私。俱不得輕議。而竄封疆失事於不言。閒當事者仍將有以用之也。此詔款之中。乃見一段門戶之肺腸。朋黨之禍。於斯爲烈。士英又奏。臣謂大鋮非逆。非謂逆案當翻。逆案諸臣。日久已登鬼籙。翻之何用。既非逆案中人。亦不與當日之事。翻之何爲。與其身犯衆怒。爲死灰罪魄之魁。何如勉附清流。竊正人君子之庇。舍菀集枯。臣雖愚不爲也。監國詔書。據閣臣史可法疏。謂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呂大器添入之。是以戎臣而增減詔書也。

臣按逆閹魏忠賢既誅。其從逆者先帝定爲逆案。頒行天下。逆黨合謀翻之。己巳之變。馮銓用數萬金導北兵至喜峰口。欲以疆場之事翻案。溫體仁訐錢謙益而代之。欲以科場之事翻案。小人計無不至。毅宗乾不可。大鋮利國之菑。得士英而用之。然後得志。嗚呼。北兵之得入中國。自始至終。皆此案爲之祟也。

丙寅。太僕寺少卿萬元吉上封事。

先皇帝大度英武。銳意振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其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

偏。而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斵削正氣。固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綢繆之桑土。敵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敵氛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乘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攖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昨歲督師孫傳廷。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然已有逗留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甯吳三桂。俾隨楓輔迎擊。都城始固。旣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賊勢燕灼。廷臣勸南幸。勸太子監國南都。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

也。追原禍始。不禁酸心。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羣工。蓋崇簡易推眞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

潞王寓杭州。

有旨約束其從人。蓋士英之意。無日不在王也。

吉王薨。

謚大學士劉一燝文端。賀逢聖文忠。

戊辰。馬士英密陳四事。

一聖母在郭家寨。有常守文者知之。一皇考梓宮遇難之時。藁葬不備。命安撫李際遇護送南來。一選淑女以備中宮。一防護親藩。恐爲奸宄所挾。

己巳。左懋第以應安巡撫防守上游。

辛未。戶科給事中羅萬象陳用閹人王肇基督餉。

命司禮監堂太監王肇基出督浙、直、閩、金花白糧等餉。萬象奏、先帝正以三餉疊加而敗。今中使復奉旨而出。威令嚴重。廚傳供億。有司必奉承爭先。閭閻桁楊。生民塗炭。東南半壁。其堪再壞乎。大學士高弘圖自請督餉於外。有旨留之。於是責成撫按。

改鳳陽總兵牟文綬提督京營。以東平伯劉良佐代之。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卹陣亡將佐。

疏言臣前護軍四川。追剿獻操二賊。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遊擊郭開、守備猛先捷、從廬州至開縣二千餘里。深入追殺。士傑、先捷俱死之。臣丁艱回籍。猛如虎守南陽。闖賊攻城甚急。如虎以計破之。傷賊數千。旣聞他門失守。猶持短兵攻殺多賊。至唐府園門望北拜。賊刺而害之。

癸酉。靖江王攻復州。

甲戌。賊至濟甯。參將李允和敗之。

郭賊三千騎至濟甯紮營。遣其下五人僞爲淩兵部家人入州伏聽。搜獲。允和與朱繼宗領兵至黃家集。殺步賊三十餘。馬賊不敢傅城。

起張國維爲戎政尙書。

乙亥。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召對。劾馬士英於上前。

輔臣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王鐸、班殿左。公侯伯等班殿右。上傳召御史黃澍來見。澍奏、臣三年守汴。蒙先帝拔置臺員。湖廣全陷。差臣巡按。去年九月。臣至九江。與鎮臣左良玉相會。鎮臣暫駐九江。不敢遽催其前往。臣單身赴楚。與監臣何志孔、撫臣王揚基、招集流移。時武昌初復。城內人民不過百餘。至舊冬今春。人心始定。正月。左鎮至楚。分兵四出。恢復長沙、岳州、荊州、德安等府。四月中旬。左鎮率全部之兵將踏承天。臣及撫臣何騰蛟、王揚基、竭力措辦糧料。除犒賞外。止得本色一萬餘石。不足供左兵十日之糧。左鎮諒臣等心力耗竭。慨然發兵。二十日以後。攻圍承天。賊百計死拒。我兵酷暑糧罄。襄陽之賊。乘機夾攻。至五月十三日。良玉

恐持久變生。敕兵暫退。及臣到漢口。接樞臣史可法手書。始知先帝已殉社稷。皇
上已監國南京。臣一痛幾絕。二十二日。各臣會於漢口。設立先帝牌位。哭臨既畢。
次捧皇上令旨。叩頭行禮。左鎭流涕而言曰。殺賊復仇。本鎭主之。措辦錢糧。撫按
主之。新主登極。本鎭錢糧。未有所屬。往議不可緩也。臣慨然任之。於二十六日。自
漢口起身赴都。陛見乞皇上念鎭臣勦賊二十餘年。身經數百戰。當此天崩地裂。
忠念愈堅。只以糧乏爲憂。上云、左鎭忠義。朕所素鑒。糧餉自當與之。左兵若干。謝
奏、左鎭食糧之兵。原額一萬八千。上顧戶部問餉幾何。旁無應者。謝奏、每年約該
餉八十餘萬。舊年欠額尙多。今年不知出於何所。臣所以急來議者。爲一三軍無
食。南下索餉。臣與鎭臣等一身不足惜。其如江南半壁何。上云、該部計議速發。謝
奏、天下事勢到此。臣見目前所爲。還未嘗爲皇上做實事者。先帝止因閣部不得
其人。一敗塗地。況在今日。不知士英何等肺腸。棄下陵寢。居然來作閣下。翻弄朝
權。分明利先帝之死。以成就自家富貴。此不忠之大者。況二陵爲國家發祥之地。
無故輕棄。萬世而下。史臣記事。止說是皇上棄祖陵。是士英以不孝之名遺陛下
也。士英祇有死罪。卽上念其新功。就比四鎭例。封之爲伯。晉之爲侯。或者爲其兵
權可以脅主。作威作福。便裂土而王之。總宜到陵上去。不宜在朝。士英奏、臣在陵
上。勞苦多年。謝奏、士英勦賊之官。致使賊害先帝。死有餘辜。敢在上前說勞說苦、
士英奏、臣功多過少。謝奏、何爲功多。天崩地裂。豈非小民。亦有死罪在身。爾還說
功。上顧內臣云。直被黃謝說盡。又奏、士英自爲兵部以來。不見其發兵守江守城、
卽朝門外不過數人。而士英私宅。兵馬羅列。其意欲挾兵自重。入朝便借兵威以
脅皇上。出朝只假皇上威靈以詐驅各鎭將。司馬懿之心。人皆知之矣。士英奏、兵
部不該帶兵。卽史可法自淮撫入爲兵部。未嘗不帶兵也。謝奏、士英焉可比可法、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且今日是何時候。未嘗將兵脅人。又
未嘗將兵守門。士英奏、臣因帶兵受人之語。昨呂大器尙云。臣要反。謝大聲叱士
英奏、反之一字。爲臣子者豈敢出之於口。士英今日敢於上前借口直言。其目中

何嘗知有朝廷。無人臣禮。可謂極矣。臣料士英作反。非不爲也。不能爲也。謝憤激。
免冠叩頭不已。云、臣今日誓不與賊臣俱生。皇上殺士英以謝祖宗。卽殺臣以謝
士英。輔臣王鐸、侍郎張有譽、勸謝復冠。上云、謝起。謝云、奏事未完。上云、起來再奏。
謝立少頃。又奏、士英在壽州二年。殃民姑寬。贓私何啻百萬。士英奏、臣居輦下。皇
上卽抄。臣果有百萬。斬臣。否則斬謝。謝奏、士英之言。奸貪之口供也。彼以九十九
萬。卽不受斬矣。士英奏、臣在鳳陽雖然無功。未嘗失一城池。黃謝按楚。郡邑之失
陷者。不知凡幾。謝奏、天威咫尺。士英尙在夢中。曾爲總督。而楚中城池失陷日期。
茫然不知。然則士英塘報更無的實。以欺皇上可知矣。士英語塞。謝奏、自江北七
府盡失。先帝始遣臣及臣至九江。則長沙、永州、寶慶、皆陷矣。士英說臣失城池。紅
牌說謊之罪。不容辭也。士英奏、謝在湖廣與在家。多爲不法。謝奏、臣不法何事。卽
於上前奏明。以正臣罪。上云、憲臣輔臣。如此大爭。非朕所願。謝奏、獻賊兵部尙書
周文江。麻城人。獻賊用其計破省。文江又獻下南京之策。獻賊與銀十萬。使之招
兵。左鎭恢復。斬黃文江。計無復之。將金帛美女獻之士英。暗通線索。士英屬隴上
奏。先帝用爲副將。守備太監何志孔奏、別事臣不敢與聞。若云文江則臣監視也。
文江原爲僞尙書。不知何故。又爲士英題用。秉筆太監韓贊周奏、按臣言官。與大
臣爭執。宜也。志孔內員。不宜在殿上與外臣爭論。志孔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誅。當
仁不讓。臣言者公也。贊周云、畢竟不宜。志孔乃起。謝又奏、士英之罪。擢髮難數。此
特其一節耳。士英奏、黃謝有黨。臣無黨。謝奏、先帝在日。臣在言路極盛時。孤立不
肯附人。臣何黨。士英與阮大鋮乃黨耳。上云、再補疏來。各叩頭退。謝補疏。謂士英
十可斬。鳳陵一坏土。是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受知先帝。自宜生死以之。巧卸重任。
居然本兵。萬世而下。貽皇上以棄祖宗之名。是謂不忠。可斬。國雖初定。人人辦必
死之志。爲先帝復仇。士英總督兩年。居肥擁厚。有何勞苦。明祭之前。動云辛勤多
年。是謂驕蹇。可斬。奉命討獻。而未嘗出蘄黃一步。奉命討闖。而未嘗出壽春一步。
以致賊勢猖狂。不可收拾。是謂誤封疆。可斬。獻賊兵部尙書周文江之金朝以入。

而參將之薦夕以上。是謂通賊。可斬。市棍黃鼎。委署麻城。以有司之官。委鄉官梅之煥之女。士英利其奸邪。互相表裏。黃鼎私鑄闖賊果毅將軍銀印。託言奪自賊手。飛報先帝。士英蒙厚賞。黃鼎加副將。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眞官不來之謠。是謂欺君。可斬。皇上中興。人歸天與。士英以爲非我莫能爲。金陵之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謠。是謂無等。可斬。生平至污至貪。淸議不齒。幸以手足圓滑。漏名逆案。其精神滿腹。無日忘之。一朝得志。特薦同心逆黨之阮大鋮。大鋮在朝爲逆賊。居家爲倡優。三尺之童。見其過市。輒唾罵之。士英蔑侮前朝。矯誣先帝。是謂造叛。可斬。各鎭忠義自奮。皇上殊恩。士英動云由我。是謂市恩。可斬。馬匹兵械。娑營私居。以防不測。以脅朝臣。是謂不道。可斬。上得罪於二祖列宗。下得罪於兆民百姓。擧國欲殺。犬彘棄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以要君爲賈國之漸。十可斬也。士英補疏。黃澍謂臣棄陵。臣因南中諸臣大逆不道。謀立疎藩。乃與諸鎭歃血祖陵之前。勒兵江上。主持大義。何云棄陵。奉皇上睿旨入朝面議登極大典。又何云棄陵。皇上試問黃澍承天之陵曾否恢復。澍之此來。奉何宣召。是否棄陵在澍。爲黨人主使。牽引左鎭以要挾皇上。爲門戶出力。此是年來言路常態。而奏對之間。忽出內臣呼眉怒目。發口相加。以內臣叱辱閣臣。辱大臣則辱朝廷矣。臣何顏復入綸扉之殿。何面再登司馬之堂。乞皇上將臣官階盡行削奪。或發遣易舊地。或充鳳陽陵戶。以快奸黨之心。有旨。何志孔以內臣譏議外廷。殊傷國體。卽宜處分。而志孔者巡視湖廣。與澍同來。士英終畏左鎭。上疏救之乃已。

臣按士英以四鎭兵威脅諸朝臣。澍以左鎭兵威脅士英。所謂詐之見詐也。向若澍無所挾。讜論如是。忠矣哉。

丙子。國子監典籍李模上言。諸將不可言定策。

今日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鎭將。鎭將事先帝。未聞收桑榆之效。事皇上。未聞彰汗馬之績。案其實亦在戴罪之科。予之定策。其何敢安。

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

禮部尙書顧錫疇上言。剋期進取。

疏云。守則力分。久守則力詘。蓋必不支之勢也。立降明詔。指日誓師。士民擒殺僞官。何以旌之。邊臣擁兵。何以通之。志士退保山澤。何以奮之。陷臣乃心王室。何以歸之。失今不圖。使西北之民忠憤之氣漸衰。而賊撫理之方漸備。然後欲圖進取。爲力甚難。

丁丑。草莽孤臣劉宗周慟哭時艱。上陳四事。

疏云。痛我高皇帝以用夏變夷。旋乾轉坤之大業。而一旦爲奸臣賊子所覆。致國破君亡。亙古未聞。普天飲恨。今日中興大業。舍討賊復仇。固無以表陛下前日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淮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鎭。尤爲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屛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之間。見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矣。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逃之實也。於是鎭臣劉澤淸、高傑。相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鎭罪皆可斬也。必先治撫臣不律之罪。而後可行於鎭臣。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無故而施之封典。徒以長其跋扈。以左帥之恢復也而封。高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因而解體也。一曰、覈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不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而於法皆在不赦。至有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必且倡爲一種曲說。以惑人心。不特僞官僞。眞官亦化爲僞。而天下事益不可爲矣。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級。能無忝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槪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小存臣子負罪引慝之情。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初、劉澤淸自附淸流。及見此疏。頓足恨曰。我一生精神。

直為劉念臺空貲密遣人刺之時、宗周在丹陽蕭寺中。危坐終日。刺者肅然不敢加害。而馬士英疑宗周意在潞王。揚言於朝曰。劉宗周請皇上駐蹕鳳陽者。以鳳陽高牆所在。凡宗室之有罪者處之。是以皇上為罪宗也。其私人朱統鐼遂上疏劾宗周、謀出皇上於鳳陽。則南都豐芑根本所在。將擁立何人以居此乎。

戊寅。以翊護功封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

御史劉之渤請從祀來知德於孔廟。

吏部左侍郎呂大器罷。

己卯。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慎言薦用舊輔吳甡、太宰鄭三俊。兩人者。皆為諸小人所毀。有旨召甡。是日常朝畢。勳臣羣跪而前。指慎言及甡為奸邪。叱咤之聲。直徹御座。戶科給事中盧萬家出班奏、張慎言生平具在。事出草創。或有不明。不可謂有私也。吳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諸勳臣伏地泣云。慎言舉用文吏。不及武臣。囂然不已。萬象奏、此朝廷也。體統安在。退而誠意伯劉孔昭上疏劾慎言云。臣見其條陳內。僭命一款。謂屈膝靦顏之臣。事或有從情非委順。俟其歸正。不必苛議。臣不勝駭愕。又見其薦舉吳甡、鄭三俊。更為可異。甡受命督師。逗留三月。不出國門一步。殆後遣戍。悠游里居。三俊保用侯恂喪師辱地。引用吳昌時。招權植黨。此皆萬世罪人。何居乎而薦之。慎言原有二心。當告廟決策迎立主上之時。阻難奸辨。人人咋舌。廷臣具在可覆。伏乞收回吳甡陛見之命。將慎言之受賄重處。以為欺君誤國之戒。盧萬象上言、諸勳臣謂今日用文不用武。皇上有封者四鎮矣。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矣。武官布列。原未嘗缺。何嘗不用武臣耶。年來封疆之法。先帝獨寬武臣。而武臣之效於先帝者何如乎。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勳臣以糾劾也。使勳臣而可糾劾。為文臣者可勝逐哉。大學士史可法奏、諸勳臣之不欲用甡者。誠慮甡有偏執。則國無全才。臣為甡屬吏最久。有以知其不然也。即諸臣知其不可。集公廨言之可也。具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嘷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

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今之累累降賊者。不獨文臣為然也。若各執成心。日尋水火。文既與武不和。而文之中又有與文不和者。國家朋黨之禍。自此而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而阻。臣不願諸臣之存此見也。甡既不受召。慎言亦罷。漏舟不知所之。

工部尚書程註罷。

辛巳。遂加舊輔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改禮部尚書。御史盧渼工部右侍郎。黎玉田兵部尚書。俱充山陵使。往北祭告。

時聞三人建義東省。

京口兵變。

邊兵于永綬等駐紮鎮江。而浙中入衛之兵召區羅木二營。分紮西門外。邊兵嘗言四鎮以搶殺封伯。吾等之未封者。緣不搶殺耳。是日邊兵攫小兒瓜。相持不讓。傷兒頰。羅木兵旁觀不平。擒毆之。邊兵遂擊浙兵。火居民者十餘里。常鎮道張調鼎檄召區兵往救。守備侯李大開死之。浙兵踉蹌南下。其帥持刀斫之。不能止。於是令浙兵還浙。而邊兵亦調儀真。

起徐石麒為吏部尚書。

甲申。贈死難舉人張履旋為御史。

履旋、冢宰張慎言之子也。

賚故輔溫體仁諡。

體仁諡文忠。初、體仁得諡。徐忠襄[illegible]聞之笑曰。也只差一字。若諡為忠忠則可矣。言忠於魏閹也。奪命之下。天下快之。而張捷為太宰。以險邪有玷秩宗。參顧錫疇。奉旨故輔體仁清執端直。文忠之諡。出自先帝。顧錫疇如何以私憤議削。其原有諡廕。俱准復。

以總兵黃斌卿駐防京口。

御史朱國昌劾逃官山東巡撫邱祖德、山西巡撫郭景昌、漕河總督黃希憲。以御史王燮巡撫山東。總兵邱磊鎮守山東。

乙酉。戶科給事中熊汝霖催四鎮北渡。

四鎮懸懸淮揚。逗處此土。忠臣義士有所覗顧而不敢出也。原四鎮之來。非止安頓家眷。今既儼然佐命矣。何不鼓行而前。收拾齊豫。恢復北都。鬱然爲中興名將。與李晟郭子儀諸人。並有千古。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奧窔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

七月丁亥朔。以劉之渤巡撫。米壽圖巡按四川。范鑛巡撫貴州。

戊子。命選淨身男子。

諡死事蘆總督盧象昇忠烈。

象昇號九台。南直人。崇禎十一年九月。北兵自牆子嶺入。象昇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陛見。象昇主戰。起潛幸其飽掠而出。託言持重。本兵楊嗣昌陰主之。於是象昇力戰。援絕而沒。

下部卹死事甘肅巡撫林日瑞。

己丑。追復懿文太子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妃曰孝康皇后。追上建文君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諡曰孝愍溫貞明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后汪氏諡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辛卯。以總兵金聲桓駐防淮揚。

加北使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馬紹愉太僕少卿。兵部職方司郎中陳弘範太子太傅。

弘範、紹愉、故嘗爲弊樞陳新甲欵北。懋第巡撫應安。聞母變。乞同弘範北去、訪母骸骨。因而命之。

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間。

太后張氏。非恭皇之元配也。年與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郭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後士英挾之至浙。不知所終。或言帝之不啻立中宮。而選立民間不已者。太后之故也。

癸巳。贈名臣葉盛吏部尙書。廕羅欽順一子。

妄人蔣立上書、自稱宜興碩儒。

御史黃澍請卹長沙推官蔡道憲。錢祥知縣蕭漢。留守都司沈壽崇。下江防道許文岐。

賊陷長沙。撫臣以下皆竄。道憲挺立被執。降之不屈。又命降將尹先民說之。道憲罵賊三日夜。不絕口。賊怒甚。寸磔之。頭頸鋸斷。兩瞳子炯炯不瞑。漢字象石。南豐人。丁丑進士。任滿而聞襄藩陷。自請留任以護陵土。壬午冬。賊圍錢祥。漢率衆死守。明年元旦城破。賊執之。錮於吉祥寺中。漢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悶首陽兩語於壁。用剃髮刀自刎。血正注字上。壽崇宜城人。以詿誤爲巡按李振聲所參。杜門候旨。聞賊入城。冠帶望北叩首。坐堂上。賊口之。文岐爲賊所執。求死不得。從賊之衆。多黃麻門人。文岐諭之。密約反正。以梛圈爲號。謀洩。賊縛文岐斬之。臨刑嘆曰。吾所以旦夕不死者。不欲徒死耳。死固分也。

甲午。諡故輔文震孟文肅。少宗伯羅喩義文介。宮詹姚希孟文毅。大司馬呂維祺忠節。

辛丑。萬壽節。

癸卯。淮揚巡按王燮報皇太后子永定二王皆沒。

天下人心皆繫先帝之後。曰吾君之子也。馬士英密令燮僞上此報。以絕人望。觀後皇太子之來。則燮之肉其足食乎。

諡王聚忠愍。蔡懋德忠襄。

懋德字雲怡。蘇州人也。巡撫山西。闖賊渡河。太原陷。懋德死之。而賊遂薄都城矣。後有責備之者。有旨。太原無十日之守。豈有糧盡援絕之事。社稷丘墟。一死何足

塞責。

乙巳。餉故輔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爵。

寨罪撫熊文燦官。

・文燦在福建。脅撫鄭芝龍以滅劉香。及巡撫湖廣。欲以故智撫張獻忠。遂成滔天之禍。

丁未。補開國武臣諡。傅友德武靖。馮勝武壯。

辛亥。降賊閣臣邱瑜僞死。追其子上書。

下部卹死難翰林簡討馬剛中。

剛中河南人。以鄉官守城死。

丙辰。馬士英使其私人朱統𨦻劾大學士姜日廣。

日廣與士英同官。不稍借以辭色。士英恨之。有宗室統𨦻者希得一官。願爲士英出力。第一疏謂日廣謀立疏藩。第二疏列日廣五大罪。一款。引用東林死黨鄭三俊、吳甡、房可壯、孫晉。把持朝政。以劉士貞爲通政。阻遏章奏。以王重爲文選。廣植私人。二薦逆令楊廷麟出強盜於南康獄。勾連江湖大俠與水營奸弁。窺探南都。聲息非謀封疆。則謀別戴。三庇從逆諸臣。四受賄。五奸娼。吏科熊開元奏。禮義廉恥四字陵夷。至今日蕩然盡矣。猶賴士大夫稍知學問者。畫地而蹈。毅然獨行。不能裨益邦家。庶可儀型族黨。如日廣者。誠亦其人。而今竟欲以狗彘之行加孤潔之身。取穢褻之言。瀆君父之聽。戶科熊汝霖奏、輔臣日廣。海內欽其正直。皇上鑒其忠誠。么麼小臣、爲誰驅除。爲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結納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變。墨敕斜封。端自此始。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先帝隆寵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取。開門迎敵。且喧傳聞。所謂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也。

設東廠。

大學士高弘圖奏、人心易擾。當鎮之以安靜。戶科給事中熊汝霖奏、廠衛之害。小人借以樹威。因以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禍。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調護尚難。況可便行摧折。蘇松巡撫祁彪佳、御史朱國昌、皆爭之。

弘光實錄鈔卷一終

弘光實錄鈔卷二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戊午。以張有譽爲戶部尙書。

以楊鶚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薦擧涂仲吉、祝淵。

仲吉江右人。上書爲黃道周頌寃入獄。淵海寧人。劉宗周去國。淵上書被逮。北都陷。出獄。以其友吳鏻徵之來至南都投到。子龍以臺諫薦之。有旨。涂仲吉、祝淵、何功於國。僅以臺諫俱不准行。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陳中旨。

庚申。史可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馬士英加太子太師。進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高弘圖加太子少師。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尙書。王鐸加太子少師。進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尙書。各廕一子中書舍人。

甲子。命惠王住廣信。

辛未。福建巡撫張肯堂遣兵入衛。

有旨命王應華、揭重熙領兵來前。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臺員從賊姓名。

率先從逆用事日久與在上等者。喩上猷。其次則仕京而僞命有據者。裴希度、衛貞固、陳羽白、涂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僞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金毓峒、魏琯、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承詔、鄭其勳。在差而逃者。河南蘇京、山東余日新、長蘆向北、巡倉徐養心、巡撫漕沈向、巡鹽楊仁愿。或死或逃或叛。尙無下落者。眞定劉顯章、宣大楊爾銘、山西

汪宗友、甘鼎傳、景星河東成友謙、茶馬徐一綸、陝西黃耳鼎。而耳鼎爲馬士英私人。方藉以搏擊。於是上章力辨。謂此案不可據。有旨從逆何事。妄以加人。其後李沾重定七款。一曰從逆必誅。僞吏政喩上猷、僞庶常裴希度、僞防禦陳羽白、張鳴駿、僞巡城涂必泓、張茂爵。其次傳聞從賊未有的據者。熊世懿、柳寅東、蔡鵬霄、吳邦臣、衛貞固、徐一綸。一曰誤參宜辨。楊仁愿、李植、魏琯。一曰慘死宜恤。馮垣登、創髮觸賊怒。夾死。俞志虞爲土賊所殺。陳昌言、趙譔、夾死。一曰逃忍可原。成友謙、汪宗友、楊余銘、余日新。一曰路阻宜留。傳景星、黃耳鼎、徐養心、向北、劉顯章。一曰未任宜錄。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皆罵賊全城行取提授。遇變潛身。一曰棄官宜宥。江承詔、鄭其勳、金毓峒、不汙僞命而逃。

壬申。營建西宮以奉太后。

東陽復亂。尋討平之。

癸酉。馬士英以其姻越其杰總督河南。

以樊一蘅總督川陝。

四川總兵趙光遠降賊。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自練水師入衛。以職方司主事何剛統之。

先是賊逼京畿。子龍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主事何剛、欲聯絡海舟直達津門。因倡義募練水師。得二千人。而子龍由是爲士英所忌。

甲戌。改兵部主事淩駉巡按山東御史。

四鎭參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曰廣寔迎立異躬。花押在簿。祭廟撰文。監國草詔。墨迹未乾。鎭臣身不與事。豈得而悉之乎。臣在先朝。丙子回籍。壬午補官南都。舊歲臘月始來抵任。今追誤國一切握兵者不問。柄政者不問。獨懸坐山中一書生臣不服也。梃擊一案。臣昨叅國史。係乙卯五月。其時臣尙爲諸生。臣之丁仕版。在皇祖己未年也。會議紅丸。附叅崩壬戌五月事。臣時先以辛酉五月庶常給假歸籍矣。履歷年月。可覆而按也。兩

案之事與臣無與。今俱無據牽合。臣不受也。

己卯。舊輔王應熊倡義蜀中。以閣銜改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賜尚方劍。

馬士英使其私人朱統錤參禮部郎中周鑣、武德兵備道雷縯祚、逮之。

士英奏科臣光時亨力阻先帝南遷之議。而身先從賊。龔鼎孳降賊後。每見人則曰。我固欲死。小妾不肯。小妾者爲科臣時所娶秦淮娼婦顧媚也。他如陳名夏、項煜等。不可枚舉。臺省辭糾彈。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又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於賊。勸其蚤定江南。又差家人寄書二封。其子一封則言發節死難。一封則稱賊爲新主。盛誇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昨臣病中。東鎮劉澤清疏其勸進表一聯。比賊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先帝梓宮之前。洋洋得意。竟不下馬。微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爲魏忠賢門下走狗。本犯復爲闖賊忠臣。梟獍聚於一門。逆惡鍾於兩世。按律謀危社稷者。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爲臣子之戒。今其胞弟周銓。尚

廁衣冠之列。其堂弟周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以清逆黨。

臣按士英此疏爲殺周鑣張本也。故與朱統錤之疏先後上。士英既翻逆案。欲立從賊一案。與之爲對。其言曰。今之稽首從賊身汙僞命者。皆昔之號正人君子者也。而以周鍾爲首者。以復社諸人嘗號於人曰。吾黨嗣東林而起。不知復社不過場屋餘習。與東林何與哉。禮科袁愷奏。樞輔之言誠無深意。然恐險人乘間。陽爲正人口實。陰爲逆案解嘲。甚且借今日討賊之微詞。爲異日錮逆之轉語。不至於壞國事而傾善類不已。夫樞輔所稱號爲正人君子者。非所指光時亨、龔鼎孳、陳名夏、周鍾、項煜其人乎。時亨、鼎孳班行亦久。建白自寡。其究竟爲正人君子與否。未有定論也。名夏與鍾。雕蟲小技。故未嘗有正人君子之目。若項煜者。逆璫餘孽。自知公論不容。改頭換面。求附清流。君子鄙之。若居恆既負正人君子之稱。臨難又著捐軀慷慨之節。臣所聞倪元璐、李邦華、范景文、施邦耀、淩義渠、馬士奇、吳麟徵、吳甘來、成德、金鉉、諸人。天下方以是信正人之不虛。嘉君子之足藉。顧獨舉一

二僉息之游魂。疑兩間充塞之正氣。臣竊不甘爲君子受也。臣就以鍾事論之。其罪亦不過隨例從賊耳。舉朝從賊。而獨歸重一新進之庶吉士。又何其視鍾太高也。至於士英疏中之言。則爲其鄉人徐時霖所造。初、鍾與其從兄鑣以門弟子相高。汲引既廣。敗類入焉。兩家遂分門戶。彼訕此謗。兩家弟子相遇於道。不交一揖。鑣之門人。以徐時霖爲魁。北都變後。時霖利鍾之敗。造爲惡言。用相傳播。而鑣者阮大鋮讐首之仇也。大鋮欲殺鑣而不得。遂以鍾事中鑣。是故時霖爲鑣而嗤鍾。反因鍾以害鑣。大鋮無心於殺鍾。反因鑣以累鍾。事之不可知如斯也。鍾之就逮。臣過之句容道中。諸臣欲辨其誣。臣曰。子之誣。辨之於君子易明也。今欲殺子者豈君子乎。鍾曰。士英不欲殺某也。某之兄弟與士英有故。士英之母知士英之欲殺某也。不食者數日。必不使其殺某也。臣曰。其可哉。豈知士英之愛母。竟不如其愛大鋮也。雷縯祚毋憂家居。定策之際。倡言福王不孝。不宜主鬯。士英欲以此兩加之史可法者。不得不試之縯祚耳。

贈吳三桂之父襄遼國公。諡忠壯。

庚辰。皇太后諭選中宮。

辛巳。起罪官王永吉總督山東。

永吉以薊遼總督坐視神京之陷。腼顏於世。猶可謂之才乎。當其巡撫山東。一時頗有虛名。癸未臣在劉宗周之座。徐石麒有書盛稱永吉。宗周謂臣曰。虞求失人矣。由今視之。不能不服宗周之先見也。

癸未。以皇太后至。加史可法少傅兼太子太傅。馬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太子太保。

諡死事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忠毅。

熙祚武進人。崇禎辛未進士。獻賊破永州。被執。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殉節於永陽。賦詩二章。題於署中。詩云。倥傯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顏。南北髑髏已作邑。湖湘宮殿鐵成煙。鵑血不成無塚骨。鳥啼偏集有狐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從此

丹心映楚天。故園隔別已經年。今顧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俱含淚。貔虎旌旗盡作煙。老婦漫勞成蝶夢。兒孫切莫種書田。獲弘化碧非豪事。留此孤忠向九天。

恤北變死節諸臣。正祀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贈太傅。諡文貞。倪元璐贈太保。諡文正。李邦華贈太保。諡文忠。王家彥贈太子少保。諡忠端。孟光祚贈刑部尚書。諡忠貞。施邦耀贈左都御史。諡忠介。淩義渠贈刑部尚書。諡忠靖。周鳳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節。馬世奇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劉理順贈正詹事。諡文正。汪偉贈少詹。諡文烈。申嘉胤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吳麟徵贈侍郎。諡忠節。吳甘來贈太常寺卿。諡忠節。王章贈大理寺卿。諡忠烈。陳良謨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陳純德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許直贈太僕寺卿。諡忠節。成德贈大理寺卿。諡忠毅。金鉉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衛景瑗贈兵部尚書。諡忠毅。朱之馮贈右都御史。諡忠壯。生員許琰贈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贈中書舍人。正祀武臣七人。劉文炳贈太師恆國公。諡忠壯。張慶臻贈太師惠安侯。諡忠武。李國禎贈太子太師襄城侯。諡忠武。劉文耀贈太保。諡忠果。鞏永固贈少師。諡貞愍。周遇吉贈太保。諡忠武。吳襄贈遼國公。諡忠壯。正祀內臣一人。王承恩諡忠愍。正祀女子九人。成德母張氏贈淑人。金鉉母章氏贈恭人。汪偉妻耿氏贈恭人。馬世奇妾朱氏、李氏、贈孺人。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贈淑人。陳良謨妾時氏贈孺人。吳襄妻祖氏贈夫人。附祀文臣七人。孟章明贈河南道御史。徐有聲、顧鋐、彭琯、俞志虞、俱贈太僕寺少卿。徐標贈兵部尚書。朱廷煥贈右副都御史。俱諡節愍。附祀武臣十五人。順發跡、楊崇猷、薛濂、徐錫登、郭培民、宋裕德、鄧文明、朱時春、朱純臣、孫維藩、吳道周、王先通、張光燦、方履泰、李國祿、各晉爵一級。內員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

范景文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歷癸丑進士。天啟五年。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時魏廣微以宦者宗人入相。書臺省黃忠端、李應昇、周宗建等八人姓名。授太宰使謫之曰。此八司馬故事也。景文爭曰。八人何罪。廣微曰黨人。景文曰。此殺人媚人之事。非景文所能也。於是引疾歸。崇禎十四年。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又二年。進東

閣大學士。賊至。景文憂憤不食。城陷自縊。家人救之。復賦詩二首。冠帶投井。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入爲庶常。散館時。上虞有兩庶吉士。其一陳維新。例補一人於外。而元璐有文名。維新乃以其再娶事詰之。臣父黃忠端持不可。乃已。魏忠賢敗。其餘黨楊維垣等猶持三案之說。以詆君子。元璐奏要典爲魏氏之私書。請毀之。毅宗曰可。於是小人側目。誠意伯劉孔昭復訐其再娶之事。遂歸。已而起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彰儀門失守。有詔召入。密語移時而出。城陷。元璐緋衣南北拜至闕。壯繆像前酌酒酬之訖。而自關。出坐堂上。書其几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壑。以志其痛。自經於坐。當議諡之時。劉宗周欲以文忠諡之。而元璐之弟元瓚必得文正爲榮。孔昭復狺狺不已。嗟乎。孔昭固小人之論。然不如文忠之於元璐宜也。

王家彥號同五。莆田人也。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闖賊圍城。家彥以京營兵守安定門。賊入。家彥欲戰。而士卒無應者。乃望闕叩頭哭曰。臣無以報皇上矣。從城上擲身而下。手足俱折。家人扶入民舍。家彥解帶自縊。帶斷不死。復縊乃絕。或曰守德勝門。賊入持刀脅之。不肯降。見殺。

李邦華號懋明。吉水人也。爲物望所歸。天啟間。江右士人倚閹人以起復。時邦華在外。臣父黃忠端歎曰。使李懋明而在。江右之禍不至此。崇禎末。起爲左都御史。城破。大書於門版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自經死。

孟光祚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以忤閹削籍。起歷刑部右侍郎。自縊於公署。或曰守正陽門。賊至。死城下。子章明字顯之。癸未進士。從死。

施邦耀號四明。餘姚人也。己未進士。左副都御史。邦耀城守。賊入。道梗不得還寓。入民舍自縊。居民恐累之。解其懸。入他舍又縊。他舍民又解之。邦耀取砒投燒酒飲之。乃死。絕命詩曰。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當邦耀求死不得時。歎曰。忠臣固不易做。

淩義渠字駿甫。烏程人。乙丑進士。大理寺卿。三月十九日昧爽。聞召對。趨長安門

拱立待旦。門不啟。乃還。有傳毅宗出奔者。義渠往從之。已聞升遐。歸寓上書其父。訓家人曰。吾死。題棺和死節孤臣淩義渠之柩。緋衣而縊。

吳麟徵號磊齋。海鹽人。天啟壬戌榜下。夢入神祠中。一人傴而書碑，視之。乃文文山山河破碎身世浮沉之句。問其人、曰。隱士劉宗周。覺而報榜者適至。當是時。麟徵故不識劉宗周。有言此山陰講學劉先生也。宗周在僕曹。麟徵遂北面爲弟子。崇禎十六年。轉刑科都給事中。明年三月初七日。陞太常少卿。十五日。守西直門。十七日夜。本兵張縉彥遣二卒欲出。麟徵詰之。語塞而去。明日。麟徵欲見上言事。漏下二鼓。吏部侍郎沈惟炳譏禁行者。麟徵不顧。遇大學士魏藻德於朝。藻德曰，公何惶遽如是耶。國家如天之福。豈有他虞。宦者數十人佩刀離立殿陛間，麟徵度不得見乃出。十九日。得勝門破。麟徵自經。從者解之。麟徵曰，得一見天子而死，未爲晚也。出門。賊兵載道。不得前。乃入左三元祠。仰視屋梁曰。吾移此矣。從者皆哭。夜半又自經。從者又解之。麟徵曰。誤我誤我。已而其友祝淵至，淵涕泣不能仰視。麟徵歎曰，子亦憶我榜下之夢乎。是命也夫。是命也夫。而又奚悲。明日縊乃死。南都初立。劉宗周爲左都御史。臣之友陸符曰。吳忠節之夢，其(?)身驗之矣。御史大夫免乎哉。臣曰。請御史大夫誌忠節之墓。臣願之可乎。於是宗周遂爲麟徵墓表。乃宗周移殉國難，是命也夫。是命也夫。

周鳳翔號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左春坊左庶子。自經死。父母俱在。遺詩有碧血九天依聖主。白頭雙老戀忠魂之句。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左春坊左論德。毅宗崩。次日。世奇沐浴更衣。設香案於庭。稚陳周易金剛經官印牙牌其上。稽首謝恩。復遙拜其母。家人環泣曰。太安人在。未可死。世奇曰。正恐留此身爲太安人玷耳。以紗帨自經。二妾朱氏、李氏、從死。大書於壁云。馬世奇全二妾殉節於此。

劉理順號湛六。開封杞縣人。□□坊左中允。城陷。趣命治棺。妻萬氏、妾李氏、顧及公之未瞑而死。皆縊。理順視其既絕，拜之。自爲贊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

之。吾何不然。既擢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已而自縊。頫頭平脚礙環不得入。乃脫平脚口啣之。引頸入環。然後取平脚施於頫頭而卒。

汪偉字長源。休甯人。翰林院簡討。賊犯三輔。偉流淚謂客曰。國事去矣。客令乞歸以免。偉曰。偉既冒之。曷敢逃死。三月十八日。呼門者以六歲兒授之、曰、城破。我當死。以是兒累汝。門者泣諾而去。明日。偉與妻耿氏同縊。書其壁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偉懸於右。耿氏懸於左。耿氏曰。左右失序。不可。改懸而沒。

申佳胤字井眉。廣平永年人。太僕寺丞。賊勢漸逼。朝臣多藉事引去。胤行部畿縣。或勸之不返。胤曰。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死於房幃爭鬭。均死也。數者甯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縮首垂涙求免。此眞不善用死矣。三月十二日入都。十八日戒嚴。爲其子煜行冠禮。聞毅宗崩。出至王公廠遇井投之。僕號其上。佳胤井中應曰。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慟也。

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戶科都給事中。與汪偉約死。絕命詩有到底誰遺四海憂之句。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也。陝西道御史。與光時亨守城。賊入。章猶親發二矢傷賊。已而九門嗷聲俱寂，章謂時亨曰。事急矣。其歸死於帝所。時亨欲易青衣，章曰不可。苟易冠裳。倉卒得死，官不官卒不卒矣。章與時亨聯騎而行。賊擁至，呵道時亨下馬。章曰。視兵御史。孰敢叱之。賊擯□而去。日暮。家人得尸於女牆下。怒目張口。一手據地。疑以爲生也。章嘗讀書陳司徒廟中。夢與司徒分庭而揖。司徒曰。忠孝吾與公等。司徒故當以武功謚烈者。

陳良謨號賓日。鄞人。四川道御史。崇禎十一年。臣父黃忠端易名之典久稽。良謨獨上章言之。城陷。賦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舉(?)招(?)。倏而陰霾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颶風驟臨。乃續云。颶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愧余沉痾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孰援(?)痒。悲戰杳無聲。如何

社稷靈憎爾順民形戰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國亡吾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當於賊陷北京之日妾時氏請同死時氏腕弱結繩不能急良謨助之時氏絕氣良謨腕力亦盡不能自結乃命其家人結之曰所以成吾美也

陳純德號滄芝零陵人福建道御史督學順天行部至遵化道梗乃返京師自經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也考功司員外郎傳聞天子從齊化門出奔直往從之賊兵塞路乃歸而覓死家人以父在阻之直曰曩父寓書於直云無忝厥職便是孝子天下有君死臣生謂之無忝者乎然則今日之死父命之矣於是叩頭君父作絕命詩使奴入室取繩環之奴手戰不能直揮之自縊

成德字玄升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知滋陽縣事尙氣好陵權貴文震孟入相道中不受郡縣私謁過某縣獨見成德德亦無所推讓搤腕而談臧否人物取其姓名甲乙之震孟遂書其甲乙者以入時溫體仁當國凡由體仁而進者皆德之所乙體仁知之以事中德下獄德母張氏日詣長安門朝官出入涕泣訴之會體仁出朝張氏攔胷索體仁下車挽鬚而呵罵之體仁惶急不得脫乃謝去天子亦知德無他罪赦之起爲武庫郎中李賊圍城德謂馬世奇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吾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耳豫訂斯盟母忘息壤城破張氏自縊德妻及妹皆從死德乃持隻雞盂酒如東華門臨哭帝喪觸階死喪之旁

金鉉字伯玉家於輦下以諫黃道周獄被杖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入母章氏自縊鉉入紫禁城投御河死

衞景瑗陝西韓城人巡撫大同城破執之不屈被磔

朱之馮號勉齋徐州人巡撫宣府城破不屈被磔

許琰字玉重長洲諸生也聞北變自縊於福濟觀道士解之又投胥江會潞王泊舟使人出之終以嘔血卒

湯　璉世居都下城陷自經書其衣帶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

新樂侯劉文炳右都督劉文燿任邱人毅宗皇太后之姪也賊入文炳曰爲國世臣豈可舉卑門偸活闔室死於水火而葬其祖母瀛國夫人生皇太后者於其客申潸然潸然以纍牌畜之賊從潸然求瀛國柩笞數百以礙石脈之至死不言瀛國所在

張慶臻仁宗昭皇后之外戚也自縊

李國禎字朝瑞總督京營先破城之四日國禎走馬見上曰守陴者不用命執撲以抉之一人起一人復臥可奈何二十一日賊得國禎國禎因言三事一陵寢不可壞二葬大行以天子之禮三善護皇太子諸王當是時帝后皆斂以柳棺始命以梓宮易之四月初二日爲先帝發喪百官莫臨國禎徒跣執紼送於田闕窆而縊

鞏永固字弘圖尙光宗公主以駙馬都尉加少保實文學嘗上疏爲遜國諸臣請諡崇禎十六年公主卒城陷柩猶在堂永固驅諸女入閉而焚之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然後自縊

周遇吉甯武總兵官副將熊通以二千人遏賊河上賊渡而通降通卽爲賊說遇吉吉斬之二月十三日賊圍甯武遇吉出城殺賊過當又伏兵悲內開門誘賊入而殺之賊憤甚悉力攻之城陷爲賊所磔其妻劉氏登埤射賊箭無虛發賊用火燒之無一人出者賊至北京每搖手謂人曰汝朝若再有一周總兵吾輩安能到此

王承恩太監也賊以蘆席覆帝喪於東華門外承恩見賊痛哭爭之時本兵張縉彥在側承恩罵之曰汝誤國至此不思速殯大行而俛身勸進乎縉彥曰何與我事承恩連批其頰以頭觸之遇害

王之心大興人司禮監太監毅宗縊煤山樹上之心卽於繩尾從死

按毅宗爲社稷而死其於晉宋蒙塵之耻可謂一洒矣當是時乃不召羣臣俱入而與內侍自經蓋美未盡善也

徐有聲字聞復。江甯人。戶部郎中，
顧鉉。兵科給事中。
彭瑄。工科給事中。
俞志虞。御史。爲土賊所殺。
徐標。眞定巡撫。知府方茂華聞賊警。擒出其家屬。標下茂華於獄。其叛將刼標至城外殺之。出茂華而降賊。
朱廷煥。大名兵備副使。賊傳檄入城。廷煥碎之。三月初四日。城破被殺。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諫起張捷。
張捷丹陽人。故逆黨也。魏國公徐弘基以疏起之。使佐銓政。有旨。解學龍薦葉秀以主事批升都察院堂上官。羣臣寂無一言。今批用張捷。便有議論。是何情故。
乙酉。封鄭芝龍爲南安伯。
起逆案阮大鋮爲添註兵部右侍郎。

大鋮陛見以後。爭者不止。亦遂遲留。至此而假安遠侯柳祚昌之疏起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奏、崔魏之滑移國祚。何殊逆闖之流毒京華。在此不誅。在彼爲川。則凡不忠不孝者。皆得遷延引類。移亂天子之庭。是育蛇虺於室中。而乳豺狼於春闈。臣切切知其不可也。申嚴討逆。司馬職也。逆莫大於黨亂。罪莫大乎無君。抗顏堂上者。一當年助逆之人。卽行檄四方。何以折服羣賊之心。而銷弭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材。雖曰使貪使詐。不聞使逆。逆案可翻。崔魏亦可䘏。闖賊亦可封。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哉。左都御史劉宗周奏、大鋮進退。關係江左興衰。有旨。是否確論。年來國家破壞。是誰所致。而獨責一大鋮也。
九月戊子。黃蜚改防江上。
補諡遼陽陣亡總兵杜嵩武壯。
庚寅。黃得功、高傑相攻。
傑詬於督輔。欲將家眷安寓揚州。得功發牌爭執。謂揚州督輔駐節。非諸鎭宜居。以數百騎疾趨揚州。傑卽發兵邀得功於路。又出奇師以襲儀眞。史可法、萬元吉、與閣人盧九德、百計解患。然後已。
鄭鴻逵改防采石。
癸巳。敘江北勞。馬士英加少傅。進建極殿大學士。盧九德加一級。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一人。黃得功、劉良佐、各加一級。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丁啟濬免充口口官。加陞一級。廕一子入監讀書。史可法加少師。趙其杰加兵部右侍郎。
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辭疏云。臣聞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祖宗會推之典。所以行之萬世無弊也。昨者翻逆案之舉。遵內侍而廢會推。此尤不可之大者也。夫斜封墨勅。口勅處分。種種覆轍。載在史册。可復視也。臣觀先帝之稗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節。先帝之美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

矣。用部臣勛臣內傳矣。還大將還言官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所得閣臣。則貪淫巧滑之周延儒。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偸生從賊之魏藻德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吉、陳新甲也。其所得勛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禪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執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䢃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倘自中旨者也。於其後效亦可睹矣。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緣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旣在內廷。豈詳外事。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遂不能無舉動者。而外廷口持淸議之人。亦有貪婪敗倫之事。授之口實。得以反脣。而內廷遂以爲攻之者盡皆如是也。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候上之意旨從而投之。於是掀一翻方。但求面試。至於平臺一對。演習舊文之中。敢騁脣舌之投機。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贏勝之販夫。小人何知。求勝而已。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臣皆痛心此弊。亦於講義數陳。但以未及揚言。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旣誤。皇上豈

堪再誤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天威在上。
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皇上深宮有暇時。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
之。周宣、漢光武、何以復還前烈。晉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
惓於親君子遠小人之戒。李綱之受命艱虞。亦何以切切信君子勿比小人爲言。
反覆思維。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於先覺。夫然後恥可得而洗。中興可得而
期也。皇上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
供人之刀俎也。臣待罪綸扉。仰體聖眷。意主和衷。事從退讓。然而朝廷未肅。風俗
未改。兵民之疑惑未解。江河之備禦仍疎。人望未孚。貪風漸長。衆以北方近事。驅
虎進狼。半壁東南。仍同幕燕。愧死無地。終夜捫膺。而嘵嘵責臣者固已至矣。昨日江
南一門人面告。微臣蒙恩。簡用田夫。傳聞舉手相慶。今既一月。未見新恩。大失所
望。臣略引道前疏。門人變色不語。又原任吏垣熊開元亦出臣門。以近日用人少
失□□盛讚督輔忠勤王家。臣所心折。亦以未停逆案。遂爲臣郷囊臣郭維經所
糾。皇上即此數事觀之。臣若依違苟且。容頭過身。則操戈向臣者。何必不在臣門
哉。有黨無黨。自無逃於明照。而臣之處此則良苦矣。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
取充位。又來鮮恥之譏。臣今託病。鬱鬱居此。靦靦其來。但恐求病而死。又豈可得
哉。

革巡按湖廣御史黃澍職。

辛丑。補諡遜國文臣七十五人。翰林侍講方孝孺文正。翰林修撰王叔英文忠。修撰
王艮文節。戶部侍郎卓敬忠貞。禮部尚書陳迪忠烈。兵部尚書鐵鉉忠襄。刑部尚書
暴昭剛烈。禮部侍郎黃觀文貞。戶部侍郎盧迥貞遂。郭任清敏。刑部侍郎胡子昭介
愍。都御史茅大芳忠愍。御史大夫練子寧忠貞。景清忠烈。都御史陳性善忠節。僉都
御史周璿肅愍。右拾遺戴德彝毅直。大理寺少卿胡閏忠烈。寺丞鄒瑾貞愍。太常寺
卿黃子澄節愍。少卿盧原質節愍。廖昇文節。刑部尚書侯泰勤貞。侍郎金有聲聖愍。
張昺節愍。主事徐子權貞確。兵部尚書齊泰節愍。侍郎遇昇果愍。郎中譚翌貞愍。主

事樊士信莊愍。刑科給事中黃鉞忠獻。葉福節愍。戶科都給事中陳繼之莊景。韓永
莊介。御史曾鳳韶忠毅。魏冕毅直。高翔忠愍。甘霖貞定。王彬忠莊。王度襄愍。謝昇貞
勤。丁志芳貞定。春坊大學士林右貞穆。編修陳忠文愍。戶部主事巨敬毅直。宗人府
經歷宋徵直愍。太子賓客連楹剛烈。御史林英毅節。浙江按察使王良貞毅。江西副
使程本立忠介。陝西僉事林嘉猷穆愍。徽州知府陳彥回惠節。蘇州知府姚善思惠。
松江同知周繼瑜莊節。知沛縣顏伯瑋忠惠。子有爲孝節。知樂平縣張彥芳莊愍。知
蕭縣鄭恕惠節。知獻縣向朴惠莊。沛縣主簿唐子清節義。典史黃謙果義。東平州吏
目鄭華貞莊。濟州教授陳思賢貞愍。濟陽教諭王省貞烈。子夔州通判王禎孝節。谷
府長史劉璟剛節。衡府紀善周是修貞毅。燕府長史葛誠果愍。甯府長史石撰貞愍。
晉府長史龍鐔忠愍。遼府長史程通端直。燕府伴讀余逢辰忠愍。參軍斷事高巍忠
毅。杜奇貞直。武臣十七人。魏國公徐輝祖忠貞。越嶲侯俞通淵襄烈。都指揮楊松壯
愍。謝貴勇愍。彭二武壯。馬宣貞壯。朱鑑壯烈。瞿能襄烈。宋忠壯愍。孫泰勇愍。莊得勇
愍。張皂旗英烈。俞玨翼愍。指揮宋瑄果節。張倫貞勇。燊剛壯愍。燕山衛卒儲福貞義。
女子六人。方孝孺妻李氏貞愍。王艮妻貞烈。鐵鉉妻范氏孝節。文臣修撰吳成學。尚
書張紞、徐貞。侍郎毛太、黃魁、徐垕。侍讀樓璉。僉都御史司中。郎中柳一景、張安國。主
事劉原弼。巡按黃清。御史程公智、王玭、韓郁。大理丞彭與明、劉端、王高。中書何申、高
遜志。博士黃彥清。監副劉伯完。參政郟居貞、陳彥。按使李文敏、黃直。僉事胡子義。知
府黃希范、孫鎮、王璡、楊任、葉惠仲。同知石允順。典史周縉。知州蔡運。教諭劉固、龔
寅初。訓導林大同、鄭士達。斷事錢芹。長史鄭楨。舉人劉政。諸生高賢甯、王志、伍性原、
陳應周、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布衣俞貞木、王稌、王賓、楊福、王祀山、劉國、譚仕蘊
等。武臣長興侯耿炳文。歷城侯盛庸。濮城侯李賢。駙馬都尉梅殷、耿璿、胡觀、李祺。都
督同知陳質。都督廖鏞、廖銘、平安、孫岳、耿瓛、甯忠、陳暉、潘忠、徐凱。都指揮彭聚、卜萬、
楚智。指揮盧振、滕聚、趙謙、錢據、楊本、徐議、衛健。小馬王、曾濬、周拱元。千戶倪諒。戍卒
龔翊、瓦刺灰等。內臣胡伯顏。官職無考。盧振、梁良用、郭良、馬坤、朱進、王壎、陳子方。河

西蜀補鍋匠馮翁、王公、東湖樂清耶溪三樵夫、雲門僧、洞庭居士、雪庵和尚等。從亡諸臣翰林史彬、程濟、趙天泰、鄭洽、侍郎廖平、金焦、郎中梁玉田、司務馮淮、御史葉希賢、中書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監正王之臣、尚書嚴震直、教授梁楊、應能、鎮撫牛景先、王資、劉仲、太監段實、何洲、周恕、長壽、吳亮等。婦女王叔英妻并二女、戴德彝嫂項氏、齊泰女、鐵鉉二女、孫安國妻、黃觀二女、龔泰妻、鄭恕二女、王省女、譚翼妻鄒氏、林英妻宋氏等。皆附祀表忠祠。

臣按革除之事。簡編雜出。錯誤甚多。獻徵錄載王艮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艮獨閉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順若等。遂自鴆死。然艮沒在建文三年。解縉之墓表可證也。此文節之謚。亦甚無謂。林右字公輔。以字行。王府教授。三台文獻錄可證也。此云春坊大學士。所當改正。至於致身錄。從亡隨筆。皆僞書不足信。禮臣尚多從之。致身錄託名翰林史彬作。吳寬表史鑑之墓。書其曾祖彬未嘗入仕。則僞不待辨矣。

奪靖難大學士胡廣謚。

謚靖難左都御史陳瑛醜厲。

癸卯。以王藻巡撫登萊。

以總兵牟文綬鎮守荆州。

以王允成爲岳州總兵官。

謚沈子木恭靖。沈儆炌襄敏。

子木於楚宗之事。犯清議。以進迎一貫。儆炌亦不足道。其謚。以孫胤培長吏垣也。

甲辰。起黃道周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宗室華堞聯絡楚藩。

補謚直諫名臣御史蔣欽忠烈。給事中周璽忠愍。兵部主事陸震忠定。工部主事何遵忠節。刑部主事劉校孝毅。行人孟陽忠定。李紹賢忠端。僉廷瓚忠愍。詹寅忠憲。李翰臣忠毅。詹軾忠潔。劉平甫忠潔。評事林公輔忠恪。錦衣衛經歷沈鍊貞肅。指揮張英忠壯。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忠毅。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忠惠。左諭德繆昌期文貞。御史黃尊素忠端。李應昇忠毅。周宗建忠毅。袁化中忠愍。給事中周朝瑞忠毅。工部郎中萬燝忠貞。副使顧大章裕愍。

補謚開國文臣翰林學士陶安文憲。御史中丞章溢莊敏。左春坊大學士解縉文毅。太子正字桂彥良敬裕。訓導葉居昇忠愍。翰林承旨詹同文憲。處州總制孫炎忠愍。胡深襄節。左司郎中王愷莊愍。太平知府許瑗惠節。祭酒劉崧恭介。兵部尚書唐鐸敬安。韓國公李善長襄愍。武臣鄖國公馮國用武壯。濟國公丁德興武襄。德慶侯廖永忠武勇。定遠侯王弼武威。長興侯耿炳文武愍。東莞伯何真恭靖。永義侯桑世傑忠烈。河間郡公俞廷玉武烈。東勝侯汪興祖武愍。東海郡公茅成武烈。樞密同知丁普郎武節。都指揮使韓成忠壯。太平院判花雲忠毅。

乙巳。以定策功加朱國弼保國公。

遣浙江安撫御史左光先。光先不受遣。

有旨。姚孫棐前以貪橫激成許都之變。尚敢搜變賊產。日事誅求。又激成大變。罪不容誅。左光先力庇貪令。威脅同官。致於流毒東越。著革了職。法司提問追贓。

臣按先帝初立。左魏兩家頌冤。皆操戈於阮大鋮。已又左氏刻行逆案。分條細註。大鋮之出。光先論之最切。故大鋮之所欲殺者。周鑣之次即光先也。光先逃入婺源山中。金聲匿之。而士英大鋮以史可法故。左氏之門人。左良玉又其同宗。疑在兩家。故不敢急之。

壬子。以定策陞太常寺少卿李沾爲左都御史。

以定策異議遣吏部左侍郎呂大器。

以總兵盧鼎鎮守武昌。

癸丑。遣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澍不受遣。

甲寅。授罪樞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北。

使閹人孫元德催理浙福直三省錢糧。

使閹人田成選淑女於杭州。

或言內監出選皇太后命之。其旨甚嚴。所以來人之疑也。

弘光實錄鈔卷二終

弘光實錄鈔卷三

冬十月乙卯朔。以總兵李成棟鎮守徐州。掛鎮徐將軍印。總兵陳璘駐防九江。

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以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例轉。奉聖旨陸朗留用。石麒奏朗催餉入浙。嚇詐逼辱。挾妓西湖。臣以去邪勿貳。毅然用之。世知狡兎之窟專尚交通。不可復動也。噫。今之交通。何獨一朗。江陰知縣李令口身未入都。已有中貴爲之求吏部。中城兵馬朱揚口口口等疏上。即有中貴爲之求考選。則皆緣朗輩在中爲之關奥交而鑿混沌也。語曰。宮中府中。相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同異。今臣部博採輿論以上。而異同之端每見。皇上獨不念此初奠之神京元氣。幾堪琢削也。耳鼎奏冢臣爲是昌時之黨。臣曾參昌時。宜冢臣之恨臣也。石麒奏耳鼎規避年例。借參吳昌時一疏爲護身符。夫耳鼎之年例。爲賄薦貪令郝明徵也。發之於巡方。聞之於通國。此豈昌時餘黨謀害所致乎。臣久在山中。不知耳鼎奉差時在去歲冬月也。此時入秦無路。入燕亦無路乎。自南入北自北至南者。三月初十以前趾相錯也。耳鼎奉先帝之命而出。自宜報先帝之命而歸。若冬底春初入。明告先帝以不得入秦之故。宜亟召吳三桂、王永吉、諸督鎮軍因神京。則寇騎胡得長驅至此。一人不職。九廟頓隳。臣不能申明討賊之義。而備發貪吏私人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悪得無罪焉。耳鼎又奏石麒殺陳新甲以敗款局。逢馬士英之意。欲借石麒以爲款地。石麒奏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口庭。以爲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爲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臣請先言款事始末。我國家自有口患以來、其款非一矣。天啟二年。本兵張鶴鳴惑於王化貞之說。俾遼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爲市。得功私獻廣甯。化貞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遣喇嘛僧弔口口。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先帝初立。授崇煥以兵柄。崇煥陽主戰

而陰實主款也。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伺先帝初不之許。遂蹂口關入脅款。戒以勿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口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口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口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練甲士頗精强。邊備未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歲久我叛帥黨黨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多與口媾。偸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楊嗣昌爲樞密。廉得口狀。會口亦內寇。於是再以款事聞。先帝命偵口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卽陳新甲主款也。新甲令石鳳臺與口通。而怨洪承疇撓其事。因口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催戰。欲承疇殺。脅款。此卽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嵩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首輔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傳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尚主款之語。口聞。先帝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陞曰。果若得款。款亦可恃。議遂定。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將者一勤生與紹愉偕往義州議款。四五月歸。復得嫚書。先帝知爲所紿。大恨。而款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悉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大輔齊員誠樞臣。擇使者而遣之。爲使者飭冠劍。連車騎。乘傳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釃酒。張筵十六席。燕口使口之長遺綱紀一美少年一老人來介。絕不語及開市事。間之。則云待口口命。及口口至義州首詰口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爲之祈請。叩頭乞哀。紹愉等抱頭匍匐竄歸。恐後尚未望見口面。今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囈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傷國體。盛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概不下。忽于是年七月廿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并下新甲於理。時新甲金多黨盛。爲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疏讀之。或言其貿總副鎭金銀累鉅萬。從海道逃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越旬日。臣同法司集都城隍廟。新甲口供與所糾無以異。臣於是引失陷城寨律秋斬。

舊輔臣延儒爲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口不薄城不斬也。先帝曰。他邊疆卽勿論。僇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尙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議。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律。朝上午。卽會官處決。煌煌天語。而謂臣殺之乎。先帝勵精明察。庶獄庶政。無不親裁。綸扉大臣。惴惴慮過。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者。耳鼎視先帝爲何如主。而慨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先帝者。悖之極也。耳鼎爲新甲歎歷嚴疆有兵略。洵如此。自宜顯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卽不然。亦宜左枝右梧。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亡國破城之報。若是之多也。且恭皇帝之變。皇上身嘗之痛也。豈先帝痛恨之而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皇上爲何如主。而敢於黨恭皇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聖明。老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政修德自强之實。而尙以款口爲事。蓋口之佯款。其志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帛講獻幣。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疑先帝以爲昏庸無道。口富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殄。爲天下笑。則使先帝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樞者。播鼓脣舌。變亂是非。致皇上疑新甲有干譙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爲之恤其罪累。錄其子孫。孤烈皇帝教睫之心。而增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深慮也。有旨馳驛回籍。石麒辭表。臣三朝遺耄。二月試銓。謏謀頗於病。多志氣衰於遲莫。竊欲行先帝之令甲。而不明枘鑿之方員。力欲砥後進之狂瀾。而未察剛柔之進退。似揚雄之老不曉事。同季梁之少不如人。勤與禍期。悔將咎併。參讒累至。卽慈母亦有疑投。躍惄復形。雖明主必難曲貸。瑕疊久積。宜逐宜加。蒙荷聖恩。察之輿論。獎以淸譽。念此老成。許乘傳以鳴騶。立開籠而放鳥。使枯骸復上河東之轅。已是重生。俾寒淚不沾阮籍之途。尤爲異數。此臣所拜稽。恐後捐報靡從者也。

庚申。起解學龍爲刑部尙書。

起逆案楊維垣爲通政司通政。

錢謙益薦之也。謙益爲馬士英所脅。不得已而出此。維垣翻案疏曰。舊輔韓爌之再相。毫無建明。只造得一本不公不確之逆案。而所欲庇者出之。欲害者入之。如甯錦之捷。不敍經撫。乃敍一巡關御史。則洪如鍾豈非魏璫私人乎。不入此案者。以鍾曾首薦門戶故也。建璫祠各撫臣誰不被譴者。張鳳翼豈非建祠於保定者乎。而亦不入案。則以翼爲爌同鄉故也。卽此兩端。可謂此案之公且確乎。案中眞眞附逆者。實繁有徒。然爌之意不在處彼多臣。而在錮阮大鋮及臣等。卽後來踵爌遺意。多方禁錮不休者。亦非忌憚多臣。而在深忌阮大鋮及臣等。其所以忌臣等者何也。皇考藩封既定。後猶求多不止。先已及皇考之母家。次將漸及皇考。臣等獨平心調護之。若不知有黜斥事。彼有破綻。則畏臣等摘指之。彼有賊私。則畏臣等黜破之。凡此皆有利於君國。而甚不利於徒黨。故重重蒙蔽先帝聰聽。處處阻撓先帝聖斷。使先帝不能自行一政用一人。時而保舉。時而換授。時而特用。亦明知諸黨人之不稱任使。而思有以蓋之。而因以遂其援引之私。徒開仕路混雜之漸。所謂晳見敢言之士。已壯者老。老者死矣。而天下事亦從此壞矣。今其心猶未已也。何以知之。其言還說舊時言。其事還做舊時事。如近之姜曰廣、徐石麒、是也。臣急乞皇上將逆案重復審定。確如彪虎鸞則仍之。其冤者則雪之。冤而物故者。則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繼春等。不惟雪之而且恤之。其見存者。除已經疏薦外。只有周昌晉、徐復陽等。隨雪之而隨用之。其不染此案。而深知案之不確。從公發憤者。只有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袁弘勳、徐卿伯、水佳胤等。亦宜分別存歿。恤之用之。

以張捷爲吏部尚書。

以丁魁楚總督兩廣。以陳丹衷代黃澍。

大學士高弘圖罷。

弘圖使恭事宜奏。一山陵。聞梓宮葬於田貴妃墳園。此出自逆寇意諸合於天壽

山特立陵寢。選日恭厝。一分地。割棄關外甌脫與之。若議關以內。卽華夷無復界限。而山陵單弱。將何以安。一款賞。俟三年西馬不犯之後。量增歲幣十分之三。一國書。或熠夷俗稱可汗。亦或稱金國主。一使儀。本朝使外夷。具有成禮。我使第不至屈膝。卽是不辱命也。

臣按此論。可謂執古不知變通者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要亦非占風望氣之徒也。

辛酉。諡陳仁賜文莊。張邦紀文懿。

加巡撫湖廣何騰蛟兵部左侍郎。

鳳陽地震。

甲子。謝三賓請卹其子于宜。

三賓爲其子銖輪林。以萬金賚之而行。故于宜遂死於貨。于宜之喪歸。三賓殺其同行者謝三賓。以三賓隱其貨而不能救之也。于宜果慷慨死節。三賓何以出此。其詐僞也。不謂之欺君而何。

壬申。起蔡奕琛爲吏部左侍郎。

丁丑。崇王移住溫州。

禮科給事中林冲霄敍甯紹道盧若騰、平亂。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奉化雪竇山胡乘龍作亂。僞號大猛。改元宗貞。訓於崇禎去其頭斬其衣也。若騰遂於二十一日發兵圍雪竇。擒之

馬士英上議開海禁稅珠池。

令童生納貲免府縣試。

士英議上等納銀六兩。中等三兩。下等二兩。

保國公朱國弼奏劾諸生沈壽民。

沈壽民、宜城人。嘗與周鑣、雷縯祚、茅山、爲清議所、歸。阮大鋮之在南京也。招引失職之士。出其門下。流言造事。煽惑聽聞。如蛆蝻等、等督編復社士人姓名。謂東林衣

鉥。審民以保舉入部。上言豐芑之議論濟於大鋮。大鋮卹之刺骨。王是授意國弼。
言從賊陳名夏逃匿審民之家。方名捕之。而審民已變姓名入金華山中。

十一月乙丙朔。起孫嘉績爲九江監軍僉事。

僉事之補。例不得書。此曷以書。以嘉績而書也。

以朱繼祚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

繼祚嘗纂修三朝要典。

以李永茂巡撫南贛。

加沈廷揚光祿寺少卿。管餉務。

丙戌。補謚翰林沈懋學文節。焦竑文端。

總兵方國安入衞。隸閹人高起潛營。

國安隨左良玉授勳數年。王是有隙。竟拔營東下。馬士英深忌良玉。故收其叛人以自衞。國安亦甚惡之。其後士英入浙。依國安以居。而東江問罪之檄。遂無及之者矣。

以張鳳翔爲兵部尙書。管左侍郎事。

桂王常瀛薨。

鳳陽火。

丁亥。參將張□上言黃澍決河事。

有旨。黃澍倡決河之議。使汴百萬生靈胥殞。罪在萬世。俟楚事勘結再豫。初、澍爲汴理河。闖賊圍之。上下固守。已而河決。官府人民具舟星散。開封化爲澤國。先帝猶奬澍守汴之功。不知澍避逃□之名。使人私決之也。

壬辰。張鳳翔以兵部尙書巡撫蘇松、盧若騰巡撫鳳陽。

起逆案盧大復爲台兵道。

丁酉。以總兵許定國鎭守開封。

庚子。收朱大典募兵入京營。

大典以漕撫坐贓。北變既聞。劉宗周、熊汝霖、遇元颺、與大典皆會於杭。宗周命其募旅勤王。用贖前罪。大典得兵三千。引之至。冢宰徐石麒推以豫督。而遽奉嚴旨。
於是大典結援士英。始收其兵。

甲辰。逮叛帥邱磊。

有旨。山東總兵邱磊糜餉二十萬。逗留觖望。志圖不軌。既已就擒。法司究擬。

乙巳。巡撫蘇松都御史祁彪佳罷。

丙午。謚死事吳阿衡忠毅。

丁未。賜宴巡按御史彭遇颽。

馬士英以航海張本託遇颽。而遇颽至浙。激變於民。故不終其事。

以何騰蛟爲川湖總督。代楊鶚。

陞鄖陽兵道高斗樞爲湖廣巡撫。

戊申。淮安地震。

乙酉。魯王駐蹕台州。

追上恭皇帝生母吳賢妃謚號曰孝翼溫淑惠慎慈仁匡天錫聖太后。

補謚孝康皇帝之子允熥吳悼王。允熞衡愍王。允熙徐哀王。惠帝之子文圭恭愍皇太子。文奎原懷王。

十二月乙卯朔。黃斌卿改駐池州。鄭鴻逵改駐京口。榷酤。

大學士史可法痛憤上陳偏安必不可保。

疏曰。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得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困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屢得北來塘報。皆言□必南窺。黃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聞及於關陜。討賊之約。不聞達於□庭。一視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之於南。是和議固斷斷難成也。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

以禮。馭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陷胷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靦可瞑竄。皇上明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見此亦頗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今宜以爵賞嵩待戰功。錢糧盡濟軍需。一切報罷。蓋賊一日不滅。□一日不歸。卽有宮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狡□窺伺所在也。

壬戌。訪求三朝要典。宜付史館。

楊維垣奏、張差梃擊一案。誰不知其爲風癲。而必欲强坐爲刺客。倘差爲刺客。則皇考母家必枉受主使之誅。而彼時藩邸亦將有株連之禍。光廟既不遂友于之愛。而神祖亦且被溺惑之名。首此難者。一貪酷之王之寀耳。只圖博非望之功。而

使累朝父子兄弟無一可者。李可灼紅丸一案。平心論之。亦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誣之爲行鴆。倘此藥爲鴆。則是光廟不得考終。熹宗不能正始。不但彼時首輔方從哲不能謝責。卽次輔韓爌亦不宜再相。劉一燝亦不宜得諡。而先帝亦久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者。一事後之孫愼行耳。只圖遂彼報復之私。而累朝父子君臣無一可者。李選侍移宮一案。夫移宮亦止遂往事居之常。而不當造垂簾聽政之謗。以爲非此謗不足以見吾功。然致光廟不能保其巾櫛。熹廟不能酬其撫養。甚至詔晉冲主者。不歸之數年有恩之宮嬪。而歸之妖淫干外事之客氏。首此難者。爲一小臣楊漣耳。只圖逐王安專擅之私。爲羣小與援之主。而使累朝夫妻母子無一可者。夫此等害忠傷孝之事。人人知之。第人人不敢議之。大臣不附此。則不能保其祿階。小臣不附此。則不能躋於要路。不肯者不附此。則失北護身之符。貌賢者不附此。亦不能尋題目做文章。首此難者。爲焚要典之劉鴻訓。改實錄之文震孟耳。亦以圖快驅除異己之私。爲迎合時局之助。而使累朝倫理治道人才事功無一可者。此要典一書。冠以御製。重頒天下之必不容緩也。遂以白累朝之疑。近以雪皇考之恨。前以終思廟之志。後以昭萬代之史。一事而四善備焉。甯南侯左良玉疏、要典毀自先帝。不宜重頒。有旨。要典一書。係朕家事。當存實錄。列聖父子兄弟叔侄之間。數十年來。並無絲毫間言。不知當日諸臣何故借端誣搆。鄉一細閱。亦當爲朕倍增悲憤。

以定策晉誠意伯劉孔昭東平伯劉澤淸爲侯，

下部恤翰林院簡討胡守恆。

守恆字見可。舒城人。流賊攻舒。以鄕官守城被害。

丙寅。陳洪範使北回。召對。

洪範奏八月十五日至黃河。二十一日到宿遷。九月十八日至德州。東撫方大猷傳攝政令旨。來使止許百人進京朝見。臣與左懋第商榷相見之禮。懋第出閣議。以抗節爲不辱命。又議以關外甌脫與之。許歲幣不得擅過十萬。時第知吳三桂

借兵破賊而來。未知其勢之不同也。二十六日。天津□撫駱養性來至靜海。將臣所攜官丁自百人外。其餘安置古寺。使人監守。二十九日至河西務。臣等遣參將王廷翰賫書。生員王言賫名帖往投。內院馮銓等辭色俱厲。卻帖不收。十月初五日至張家灣。因遣攝政啟。三使奉御書禮幣而來。宜遣官郊迎。豈有呼之卽入之禮。初十日。禮部又奇庫來迎。十二日。鼓吹前導。御書從正陽門入。使臣隨之至鴻臚寺中。關防甚嚴。寺內不容舉火。飲食傳送。官丁饑寒殊苦。十三日。禮部至寺索御書。臣等執禮須其迎入。禮部不顧而去。十四日。內院剛林榜什率十餘人。俱夷服佩刃。直登寺堂。踞椅上坐。通事車令指地上令臣等坐於左。臣等取椅對坐。林曰。我國爲明朝破賊報仇。江南不發兵。便立皇帝。何也。臣等曰。今上乃神宗嫡孫。先帝既崩。倫序相應。立之詎曰不宜。林曰。崇禎皇帝有遺詔否。臣等曰。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聞變。臣民擁戴。告於高皇帝之陵而立之。安事遺詔。林曰。崇禎皇帝死時。江南臣子何爲不來救援。臣等曰。南北地隔三千里。諸臣聞變。亟整

兵馬。正欲北來。而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故先遣使臣講好謝德。是時左懋第身服衰経。林指而謂曰。汝服孝便是何臣。臣曰。左部院之服母喪也。林曰。汝等何在。今日却來。懋第曰。先帝遭變之時。吾往江南發兵。陳總鎭、馬太僕、尙在林下。林曰。汝發兵曾殺得賊否。懋第曰。吾奉命助勦獻賊。彼時聞賊未曾敢犯上江。林曰。無多言。吾國不日發兵。卽下江南。懋第曰。江南尙大。兵馬尙多。亦未可輕言下也。臣曰。使臣數千里來通好致謝。何必以兵威相嚇。果要用兵。豈能阻得。但恐有礙攝政王報仇破敵之初意耳。林不荅而出。十五日。內院戶部入寺。同收銀幣。銀十萬兩。金一千兩之外。尙有餘緞。輒起攘奪。臣等云。銀一萬兩。段二千疋。留賜吳三桂者。諸口亦竟馱負去。二十六日。剛林至寺。以行期告臣等曰。三使奉命而來。一致謝貴國。一祭告祖陵。一改葬先帝。使臣尙欲一至昌平。林不聽。臣等曰。果不容往。願留三千金委官督工可也。亦堅口不從。出檄宣通。當堂朗誦。臣等坐而聽之。臣曰。使臣講好而來。不得講而去。可乎。林曰。果欲講好。河上亦可。江上亦可。二十七日。口官二人。帶兵三百。押送出城。防守益嚴。二十九日。至河西務。仰望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謁。設位遙祭而哭之。十一月初四日。過滄州十里。忽有夷丁五六十騎。追回左懋第馬紹愉。臣問何故。云二人留此。放汝一人南回。報大兵卽下。口丁立擁二使。不容一語而北。十六日。過濟甯。二十日。口兵乃回。臣前兩奉召對。天語丁甯。思得一當以報陛下。而事勢如此。口已據都僭號。自燕至齊。分兵列守。而議者欲以十萬歲幣出之關外。甯可得乎。且北昔曰。吾朝得自流賊。不自明朝。使臣雖辨若儀秦。安能强之受我戎索乎。口之猜忌特甚。貽贊性與臣片語。譏者馳報。卽削職逮問。陷北諸臣與吳三桂、祖大壽等咸杜門結舌。不敢接見南人。而甘心獻媚者。唯以絕通好、殺使臣、下江南、爲容悅。臣又豈得以隻字相聞於三桂乎。相傳口卽位之詔。內有明朝諸陵。不許傷毀。仍撥內員看守。而陵旁樹木。剪伐已多。紫氣猶葱。松楸非昔。臣之痛心者一也。賊奉先帝梓宮。厝於田園。皇上勅臣等同督輔謝陞共議其安。今陞已在口庭。口復不容改葬。先帝聖明英烈。而馬鬣未封。臣

之痛心者二也。臣遍訪北來諸人。僉謂流賊聞口兵將至。先殺皇太子。挾二王馬上偕行迎戰。永平失利。二王隨亦受害。受害之地。迄無實報。今僅存公主。先帝傷其臂手。養在周皇親家。臣之痛心者三也。

馬士英加少師。

北兵自孟縣渡河。

大學士史可法奏。我於口所隔者一河耳。口處處可渡。我處處宜守。河長二千餘里。非各鎭兵馬齊力捍禦。不能固也。故興平伯高傑欲自赴開雒。而以靖南侯廣昌伯之兵馬守邳徐。久知口之乘暇必在開雒。無如各鎭之不相應何。今口已渡河。則長驅而東。刻日可至。禦之河以南。較禦之河北。其難百倍矣。

庚午。使西人畢方濟通洋舶。

下部郵死事御史魏景琦。

起御史林汝翥爲臨海道。

起用逆案周昌晉、陳爾翼、徐復陽、逆黨貢弘勳、水佳胤。

弘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

乙未。以蔡奕琛爲東閣大學士。

召對馬士英、阮大鋮。賜大鋮蟒衣一襲。銀十兩。

用保國公朱國弼言。以從賊案不結。革刑部尙書解學龍職。

丙申。起葉廷秀光祿寺少卿。

廷秀奉旨補都察院堂上官。部以非其類抑授。

起馬思理添註左通政。

起唐世濟爲右都御史。

總兵卜從善比例自請封爵。

許定國殺高傑。

定國號營睢州。傑欲併之。宋游擊往來其營。數言定國易圖。十一日。傑以二千騎

率前三營胡郭等鎭至睢州五里廟。定國出迎。傑與之籌於廟中。傑入城。二千騎隨之。前三營留城外。是日。定國請傑。營將勸其不往。傑曰。定國老妮妮耳。何多慮也。明日。傑請定國。傑言人言甚訛。貴鎭不宜住睢。定國云。爲國防河。何訛之有。傑云。貴鎭離此。則人言自息。若歸閣部。歸淮藩。亦惟所擇。吾爲貴鎭先之也。定國云。豈有近舍明公。遠擇所歸哉。傑云。果欲歸我。則住子於揚州。或泗州。卽在明日。定國以妻病請緩其期。傑云。齷齪齷齪。丈夫行止而由於婦人。不如爲子殺之。當償汝以美人也。定國請十六日。傑遂允之。當傑與之飲也。定國使其任許四設酒於外。以飮傑之內司各將。皆酣甚。夜半。定國旣出。使其長鎗手圍傑。傑提刀出砍二人。長鎗手攢衆殺之。前三營聞亂。攻入襲城。爲長鎗手逐出。十三日。前三營攻城不克。是夜。定國出走西門。而傑騎兵二千之在城中者。爲定國所殺。逃者二三百耳。前三營還至徐州搶掠。史可法撫之。隨舉後五營總兵李本身統傑之兵。

庚子。敍殿工。

劉孔昭訐御史王孫蕃不與定策。

孫蕃自陳孔昭至其榻前。密商定策。孔昭以士不可以無恥。訐其罔奏。

已故逆案徐景濂子乞恤。從之。

逆案潘汝禎僞爲民本陳辨。

有旨。建祠會稿。潘汝禎見有題疏。豈得委之前任張還等。何故於十七年之後始行陳辨。

辛丑。陳洪範回籍。

洪範北使回。云黃得功劉良佐二心於□。兵科□□言其果有此情。方且祕之。惟恐不謹。肯以其情輸我。又況追還左馬。獨放洪範。使爲反間。其理甚明。

以瞿式耜巡撫廣西。

壬子。以劉若金總督湖廣。

使閹人胤天春管兩廣珠池。

復已故逆案張汝霖李思誠官。

二月甲寅朔。湖廣巡撫改用王驥。

路印二賊久困鄖陽。道臣高斗樞。先帝用爲秦撫。主是用爲楚撫。皆不得達。去年十二月。用計反間二賊相併。路賊殺死印賊。退回襄陽。鄖圍始解。是時南都猶斷聲息。故改用王驥。

諡桂王曰端。

丙辰。復逆案吳孔嘉官。

戎政尙書張國維告假回籍。以李希沆署戎政事。

丁巳。戶科給事中吳适。駁忻城伯趙之龍薦用逆案陳爾翼。

臣入垣。詳看內勳臣趙之龍薦用人才一疏。內有陳爾翼者。係保欽定逆案中人。簡閱原案。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厰臣之心等語。又薦崔呈秀爲本兵。以爲逆蹟昭然。非若他人可以影響辨釋也。因與同官張希夏面相參閱。謂不可不駁以正告

之。不意勳臣復出一疏。期必用而後已。何其不諳職掌。而爲是喋喋者乎。祖宗典制。惟科臣專封駁之責。未聞以勳爵參之也。以諂魏逆者爲公道。將魏逆在今日。應昭雪而後可。以薦舉崔逆者爲公道。將崔逆在今日。應推用而後可。吏科參看得陳爾翼、徐復陽同逆案中人。復陽二疏。護奸害正。爾翼頌魏薦崔。兩人罪款有據。不應乘時覬脫。

己未。以高倬爲刑部尙書。

魏國公徐弘基卒。諡莊武。

贈死難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鄒逢吉太僕寺丞。

加阮大鋮兵部尙書。

黃得功、劉澤淸、攻高營。欲併之。

傑既死。兩鎭欲分其兵。得功令四營總兵往揚州追取高兵。澤淸親至儀眞。發令箭於新城地方。擒高營頭目五人。有旨。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向揚

州。旣離汛地。敉口乘隙渡河。罪將誰任。朕於諸藩恩禮有加。諸藩亦當恪守臣節。不得任意輕舉。致誤國事。史可法則以李本身代傑。而傑妻邢氏又紛訴不已。雖仍以高元爵統之。而別屬者多矣。

癸亥。除朱大典兵部左侍郞。

甲子。諡太子獻愍。永王悼。定王哀。

乙丑。以衛胤文總督高營兵將。

遣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尙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初、道周不欲出山。士英使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法立潞王乎。乃就召。然士英故未嘗用道周。第以虛名羈絡之。

己巳。下部卹死難閻永傑、彭文炳。

錄遜國方孝孺後謝節爲五經博士。

禮部尙書顧錫疇致仕。以錢謙益代之。

庚午。懷遠侯常延齡解任。

勛臣之中。惟延齡骨鯁。不爲馬士英所用。阮大鋮之起。具疏爭之。每論必多不合。故解任而去。

辛未。以逆案楊維垣爲左副都御史。

復先帝罪陽王裕民、劉元斌官。各廕弟姪。

口蘇松死難王鍾彥、宋天顯、施溥、祭葬。

諡死事武臣劉源清武節。

癸酉。逆黨袁弘勳爲大理寺左寺丞。

闖賊敗於西安。

北兵敗之也。賊盡撤承德荆襄之兵。援救西安。又敗。於是從樊城浮橋渡江至襄。收拾兵馬。水陸並下武昌。分爲三道。一道渡江走隨州棗陽。一道走荆門。一道水路走漢口。

甲戌。欽天監奏日月赤色太甚。

丙子。蔡奕琛進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

北兵至宿遷。

逆黨袁弘勳追理要典。

弘勳受徐大化指使。於崇禎元年劾孫愼行、韓爌、劉鴻訓。薦孫之獬、徐紹吉、阮鳴泰。撤溷無賴。其疏皆懷挾舉人邵喩義所爲。弘勳實瞢不解事。此疏之後。至弘光帝將逃之際。猶不知倩何人手筆。猖猖不已。直可供一笑而已。

左良玉復雲夢縣。

己卯。張承惠襲惠安伯。

沈宸荃爲蘇松道。

庚辰。改諡先帝毅宗烈皇帝。先后周氏孝節烈皇后。

廷臣以諡法追悔前過曰思。此爲下諡。而以加之先帝守死社稷之主。非臣子所安。馬士英不可。特疏申明。有旨刷號思宗。保卿恭擬。考據典則。各極徽隆。不必改。

已而知北亦諡思。於是改定以修實錄。

補諡史臣顧起元文莊。

追封福府郡王由榘潁王。諡曰沖。

定北都從賊諸臣罪。

從逆賊案。一等應磔十一人。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李振聲、喩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二等應斬秋決四人。光時亨、鞏焴、周鍾、方允昌。三等應絞擬贖七人。陳名夏、楊枝起、王承夏、原毓宗、何胤光、廖國口、項煜。四等應戍擬贖十五人。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陳羽白、裴希度、申芝芳、劉大鞏、郭萬象、金汝礪、吳達源、黃繼祖、王秉鑑、楊廷鑑、張茂棠。五等應徒擬贖九人。宋學顯、沈之龍、繆沅、呂兆龍、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六等應杖擬贖八人。潘同春、王子曜、周壽明、向列口、徐家麟、吳泰來、張琦。陷北庭俟後定奪二十八人。何

瑞徵、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党崇雅、熊文舉、龔鼎孳、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涂必泓、劉漢儒、薛所蘊、衛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內缺九人 另議二十七人。翁元益、魯卓、郭光、吳爾壎、史可程、左茂泰、王自超、白胤謙、龔相熙、王皋、梁清標、楊枝起、李化麟、張元琳、呂崇烈、侯佐、吳之瑞、鄒明奎、姬琨、朱國奇、許作梅、胡顯、趙煜、吳嵩元、劉廷琮、朱積、王之牧。奉旨錄用十一人。張縉彥、時敏、衛胤文、蘇京、韓四維、黃國琦、施鳳儀、龔彝、姜荃、張正聲、顧大成、

謚懿安皇后張氏。

癸未。戮妖僧於市。

先是十二月十二日。有僧在漢西門外。自冒先帝。緝獲至戎政衙門。供名大悲。其初意不過借以勸衆。不虞見獲。而馬士英遂授以意。將一網以盡其不便者。書數十姓名。令其出之袖中。言錢謙益使我來此。戶部申紹芳及謙益等皆上章自理。有解之者。不竟其事。

弘光實錄鈔卷三終

弘光實錄鈔卷四

三月甲申朔。虞廷陛補吏科左給事。

禮部印被盜。

辛卯。馬士英晉太保。王鐸晉少傅。

改鑄印信不稱南京。

甲午。使閹人喬尚監兩淮鹽課。

丙申。會審太子眞僞。

先是正月內。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一奴穆虎自北至。同一少年。密謂夢箕曰。此先帝東宮也。夢箕留之不肯。卽令虎伴之至浙。頃之夢箕以聞於帝。帝使閹人馬進朝追之。得於湯溪。上召國公朱國弼。侯柳昌祚、鄧文虎、劉孔昭。伯趙之龍、焦夢熊、常應俊。駙馬都尉齊贊元。閣臣馬士英、王鐸、蔡奕琛。翰林劉正宗、李景濂、張居。中書吳國鼎。至武英殿。謂曰。有稚子自稱皇太子。內臣李承芳、盧九德審視回奏。皆云面貌不對。語言閃爍。卿等會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講讀官。前去辨其眞僞。士英奏、原任翰林方拱乾辦事東宮。臣召而問之。據供乾所稱東宮睿質頴秀。口闊面方。目大而圓。身不甚高。最爲認識。又司業李景濂、翰林劉正宗。皆係講官。如眞。則不惟三臣識東宮。東宮亦識三臣。否則兩不相認矣。趙之龍、朱國弼、皆云曾見東宮。已而拱乾、景濂、宗正、之龍、國弼回奏。皆曰僞。而大學士王鐸自云在東宮侍班三載。識認極眞。尤言其僞。上特稱之云。具見忠誠大節。於是下法司錦衣衛研究造謀根底。并收高夢箕穆虎。又出太子作讀太監邱志忠認之。痛哭而證其非是。於是刑部尙書高倬、錦衣衛馮可宗、皆上爰書云。審得王之明供稱年十八歲。三月十六日生。保定高陽縣人。伯祖王昺。尙延慶公主。祖王晟。父王元純。嫡母劉氏。生母徐氏。父母皆故。止有一妹。嫁與舉人張廷鋒子問成。齊駙馬之叔行四者。

同陳洪範自南而北。故住之明之屋。語以南方樂土。之明買驢一頭。隨一僕王元出走。行至山東。王元逃失。遇逅穆虎及長班張應達、生員劉承裕。遂結伴同行。穆虎、張應達脅之明冒稱皇太子。至南京。留夢箕家四日。隨送湯溪潛住。又供武公名下一小內豎教之明皇后是周。東宮是田。西宮是袁。又與一單。細注歷代祖宗各省藩府。令之明牢記。又訊。方講官汝何故識之。之明供有人語我多讀而方冠者。方拱乾也。臣等會審得王之明即漢史所云夏陽男子假冒衛太子之故智也。又傳各省提塘官應天士民共入審視。即以審詞刊刻頒行天下。然天下之人無不愈疑。即閭巷小民。亦至泣下。欲生食王鐸方拱乾之肉。靖南侯黃得功奏、是非眞假。日久自明。此時惟以多方保護。庶幾天下共見其無他。萬一稍有曖昧之心。卒遽[illegible]罹病死。即眞奸僞。天下亦疑爲眞東宮矣。蓋原在東宮諸臣。即明白認識者。亦不敢矢口自取殺身之禍。則東宮諸臣之言。其不足取信於天下亦明矣。湖廣總督何騰蛟、應安江楚總督袁繼咸、甯南侯左良玉、皆上疏與廷議相抗。而騰蛟良玉疏內傳聞自吳三桂史可法迎來。於是士英逼可法出疏。用釋天下之疑。可法奏、先是傳言太子爲賊所害。至今年二月初五日。使臣左懋第、馬紹愉、抄傳攝政王告示一紙云。有妄人自稱明朝太子。徑造皇親周奎家。探問懷宗公主。遠望未詳。迎面而哭。及詳審面貌。全然不是。袁貴妃及宮女褰栢齡等皆不相認。據假太子口稱從來未落賊手。流亡在外。至今方出。有禮部郎中黃熙胤、朱國詔、竹與皇太子同出。亦不相認。故將周奎發刑部審問。着魚太監常進節、羽林前衛指揮李時印、說太子是眞。與樂太監□應庚、說太子是假。應庚遂犯衆怒。衆而毆之。太監孫雄不敢言假。然而實非眞也。爲此合行曉諭。若太子避跡民間。即來投見。以便恩養等因。隨將妄人下之刑部。此左懋第等書可據也。三月中自北來者云。攝政將認太子諸人皆殺死。百姓不平。集內院之前而噪。攝政又將謝陞殺死。以謝百姓。其在刑部之假太子。已勒死矣。都人言及無不哀慟。夫虜即待太子寬優。亦不過假以空名。給以廩食耳。况貴妃公主見在。一時相隨之諸璫環列。以此而

假冒。雖至愚者不爲。況周奎公主一見即相抱而哭。後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認。京城百姓環聚其門而辱詈之。各官出認太子者。多被殺而不悔。由此觀之。是皇太子不死於賊。誠死於虜矣。北方之太子方殺。而南方之太子又來。此理與事之必無者也。然天下之疑。終不可解。而中朝亦有所忌憚。不敢加害。左良玉遂以興晉陽之甲。及帝出走。南中士民相聚而出之於獄。即位一日。北兵乃入。

臣按王之明招辭。之明在北。有盧有僕。其家頗亦温飽。何故棄之而出。此可疑者一也。小內豎所知。亦不過三宮之姓氏。大內之門戶耳。至於歷代祖宗各省藩府。名分支派。顯非所悉者。當時反覆微詰之。明有一言之誤。暴之於丹書矣。此可疑者二也。當時所識者。不僅一方拱乾。今皆隱而不言。即拱乾之識。[illegible]此可疑者三也。若眞太子在北。是時北將南伐。必挾太子以正江左之罪。而肯草率殺之乎。則北方之以假而殺之無疑也。臣嘗聞之太宰徐石麒云。會審之時。太子謂一內侍曰。某年某月。帝嘗進一扇求書。吾若爲書之。頗憶此事否。然則爰書之不□□太子明矣。

丁酉。以耿廷籙巡撫四川。

定兵額。

京營□萬。神武營五千。四鎭每鎭三萬。安慶陸兵一萬。水兵五千。應撫三千。總兵五□。淮撫一萬五千。鳳督一萬。京口一萬八千。蕪采水營一萬。徐鎭四千。每名給餉二十兩。

己亥。加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廣昌靖南各軍。

北兵至河南。

許定國降北。封爲甯南王。

庚子。長安門獲一妄人。

錦衣衛馮可宗奏。妄人白應元病風闌入。逐回原籍。

甲辰。河南歸德陷。巡按監察御史淩駉死之。

騏字龍輪。歙縣人。癸未進士。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北兵下令。御史不降者城屠。於是官將吏民强騏納降。北兵處之空館。騏寓書。惟願貴國尙存初志。永敦鄰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上淩御史。卽昔日錢塘江上伍相國也。遂自縊。其姪潤生亦從死。贈兵部左侍郞。潤生贈御史。

辛亥。甯南侯左良玉東下。以淸君側。

良玉檄。先帝升遐。海內失望。訟獄謳歌。咸思太子。比宰返馭南都。不意權奸謀逆。按下錦衣。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凡有血氣。當念同仇。顒望義旗。共靖大難。逮建補天浴日之績。毋蹈失時後至之殃。上密諭兵部。聞良玉被闖賊所敗。殘兵犯闕。該部卽傳督輔史可法。督撫朱大典、張鳳翔、張秉貞、嚝昭、王驥、田仰、靖南侯黃得功、東平侯劉澤淸、廣昌伯劉良左、操江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總鎭楊振宗、方國安、王鼇、鄭采、王斌卿、鄭鴻逵、卜從善、杜弘域、張鵬翼、監軍楊卓然、楊文驄、同心合力。爲朕堵勦。如克殄元兇。奠安社稷。爵爲上公。與國咸休。良玉之下。雖淸君側爲名。而其駐武昌也。敗於闖賊。人馬旣多損失。部曲亦多叛之而去者。四月初二日至九江。遂鬱鬱而死。其子夢庚統其兵。初七日下安慶。隨攻池州。爲黃得功擊退。北兵逼睢陽。夢庚遂降。

夏四月癸丑朔。贈高傑太子太保。其子元爵襲封。

錦衣衞可宗、乘鑾太監屈尙忠、會審假后童氏。

先是帝在藩邸。有寶姨童氏與其女出入府中。帝與其女私通。聞帝卽位。自稱爲后。民間亦以后目之。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稱臣而謁。見其應對聰敏。亦遂心折。與巡撫越其傑送至南京。而太后不容其入。有旨朕元配黃氏。先朝册封。不幸夭逝。繼配李氏殉難。俱已追封后號。昭諭天下。童氏不知何處妖婦。冒認朕躬結髮。卽進旨嚴刑訊問來歷幷主使擬寵之人。三月二十八日。童氏墮胎中報。帝益恥之。以潛夫私謁妖婦。無人臣禮。逮問。

安遠侯柳祚昌參北洋副總兵張名振。

參其貪狡。北京指官局詐。曾經樞臣陳新甲橅實示衆。

甲寅。以總兵李本身提督高營。

馬士英上疏自罪。

疏云。闖賊未知何往。聞九江將士家眷皆已登舟。亦急則圖道走南昌矣。歸德之賊。未知實到何處。據報王之綱、李仲興、楊承祖。皆已逃向揚州。李成棟已於徐州城外紮營。家眷俱登舟。淮徐道家眷亦登舟矣。東平侯劉澤淸有書與臣。言江北文武將吏熟計。北警則相從入海。是今日防河之勝着。已豫備走海之上計也。廣昌伯劉良左亦有書與臣。言諸將豫計口若東來。則入海者入海。渡江者渡江。獨本藩孤軍當道。無可退步。王於驅官驅餉。不能進前一步。王燮、王澣、越其傑等。不可誅勝也。

庚申。劉孔昭加太傅。

郵已故逆案幷其黨人。

劉廷元、呂純如、黃克纘、王永光、楊所修、徐紹吉、章光岳、徐京濂、俱贈廕祭葬與謚。徐大化、范世濟。准贈廕祭葬。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准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准復原官。

癸亥。調靖南侯黃得功渡江入池。以禦左兵。

丙寅。棄光時亨、周鍾、武愫於市。

上傳時亨因李明睿不同聲氣。力阻南遷。使先帝夫妻父子無一生全。妖訛假冒。煩興疊見。向使先帝無恙。朕安守藩服。何致日來紛紜。周鍾以詞臣降賊。仍敢無禮先帝。武愫受賊僞命。爲賊任使。牌示有據。三犯卽照原擬罪名。付官處決。其餘擬斬的都饒死發雲南金齒等衛。永遠充軍。擬絞的發廣西地面。充軍終身。罪以下爲民。永不敍用。該部仍將各犯姓名刊刻成案。

勅禮部郞中周鑣、武德道雷縯祚自盡。

上傳二犯結黨亂政。罪已當誅。乘國家多難。招引外兵。別圖擁戴。紊亂天朝。流毒

擒黌。法應赤族。姑念所謀不成。已經大赦。獄中勒令自盡。

鑣字仲馭。金壇人。戊辰進士。嘗與宜城沈壽民讀書茅山。毅然慕范孟博、李元禮之爲人。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小人之譏君子。多曰僞。鑣曰。僞而爲善。寧如誠而爲惡也乎。逆案既定。阮大鋮移住南京。招徠匪類。口言遠近以圖翻案。諸名士出南都防亂之揭。主之者。鑣也。當是時。南都之走大鋮如市。驟而消阻。太宰鄭三俊主察。其實否多出於鑣。故事先察之日。太宰發單於科道。科道書其賢否。上之太宰。鑣之母黨張明弼居官無善狀。鑣不爲隱。三俊察之。明弼當堂詰三俊。據單不應下故。三俊曰。吾知子之不善。何必單也。明弼乃爲肚單記以詰鑣。鑣在獄而左兵東下。左國棅沈士柱等皆與聞於揭。避大鋮而客良玉。故謂晉陽之揭。鑣實使之。臣按南都之立。百無一爲。止爲大鋮殺一周鑣而已。斯時亦有告大鋮者曰。天下未定。不知爲口爲賊。公毋惜以報復爲也。大鋮曰。鐘鳴漏盡。吾及時報復。亦何計其爲口爲賊乎。

積詐字介公。周延儒之未敗。詐參之。及爲武德道。北兵闌入。又參督撫玩寇。致之大辟。故爲時所忌。

擊逆原任署正徐禹英。希阮大鋮旨。參顧杲、黃宗羲。南都防亂揭。首杲。次宗羲。次左國棅。次沈壽民。次魏學濂。學濂死於北變。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國棅客於左營。於是禹英參杲宗羲。下法司逮問。左僉都御史鄒之麟。杲之姻也。遲之。而北兵已下。不竟其獄。

北兵渡河。入泗州。

瓜州高營兵叛。鄭鴻逵擊退之。

庚午。許定國導北兵至揚州。

以黃斌卿爲廣西總兵。

常澄進封襄王。潘氏封王妃。暫寓江州。

贈殉難勳臣朱純臣舒城王。宋裕德梁國公。

乙亥。北兵入瓜州。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孔希貴、李成棟、李世春、王之綱等。皆投入北營。

王鐸、常應俊、督師出鎮。

丁丑。補封于謙臨安伯。世襲。

北兵破揚州。大學士史可法、知府任民育、諸生高孝纘、王士秀、死之。北兵遂屠其城。

可法字道鄰。祥符人也。戊辰進士。十五日。北兵薄城下。遣降將李世春說降。可法叱之。又遣鄉約捧令旨至。可法使健丁投令旨幷鄉約於水。十七日。豫王移書數通。皆不發而焚之。監軍高岐鳳、總兵李棲鳳、踰城出降。可法呼副將史得威。以遺表遺書授之曰。死葬我於高皇帝之側。二十五日。城陷。自刎不死。命得威刃之。得威痛哭不敢仰視。參將張友福擁可法出小東門。北兵至。可法大呼史可法在此。豫王猶欲降之。可法曰。天朝大臣。豈肯偸生作萬世罪人。遂遇害。

民育、濟寧人。握印坐堂上。不屈而死。

孝纘、字申伯。書其衣云。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自經先師位前。

士秀設烈皇帝之位。與其弟同縊。

附錄。 何剛、字愨人。華亭人也。以職方司主事監揚部軍。兵潰被殺。錢應式女自縊。劉乙然妻周氏與其女同縊。其死難而姓名可知者。有江都縣令鄒周志畏字抑畏。癸未進士。縣丞孝豐王志端字研方。諸生王纘字伯綿。王績字亞綿。王續字叔綿。李澗字學海。黎墦字口修。魏應泰字泰來。熊肖明。醫陳天拔字西朋。典平伯都司程秀夫。武生戴之藩。又兵張有德。船戶徐某。壹斉陸檢字立梧。之西郡里民馮應昌。

五月壬午朔。晉黃得功爲靖國公。

丁亥。北兵渡江。入京口。

居民施振瑔妻見兵至。挈其女投河。

辛卯。逆案袁弘勳猶上疏追理三案。

甲午。帝出奔。

丁酉。趙之龍等迎北兵入南都。刑部尙書高倬、禮部儀制司郞中黃端伯。欽天監博士陳仲弓、太學生吳可基、諸生潘履素、武舉黃金璽、死之。

倬號枝樓。荊慶忠州人。乙丑進士。先一日自縊。

端伯字元公。江西進賢人。戊辰進士。北人籍朝官姓名。端伯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與之。乃被執。見之內院。端伯背立不屈。下於江甯獄中。豫王欲降之。不可。越三日。謂之曰。吾不强汝以官。剃頭改冠。則任汝所之也。端伯曰。吾志已決。不能易矣。始命殺之。端伯趺坐爲偈曰。覿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奴扶立其側。端伯揮之去。不肯。卒同死。

仲弓上海人。自縊公署中。

可基新安人。衣白衣。書絕命詞於上曰。塞遇逃君臣。臨危猶保身。甘心命節義。恥服北夷人。縊死雞鳴山關壯繆祠。已收其屍。袖中有銀三兩。題封買棺。

履素江右人。先一日自縊。

金璽江甯人。大署於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一死以愧爲人臣而懷二心者。自縊。

附錄。　戶部主事吳嘉胤、號方勗。華亭人。六月二十四日。下令剃髮。嘉胤命僕捧冠帶。至水末亭。進拜方正學像。自縊於樹。一僕欲解之。其一曰。不如令吾主畢節。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五月二十二日。投武定橋下。陳士達。金陵人。不肯剃頭。投水死。水師副總兵金鎔。四川人。同誠意侯劉孔昭入海。風阻失隊。爲北兵所截。金鎔以金帛繫妻沉之。取玉帶自東。或怪其倉卒腰玉。金鎔曰。玉重不浮。且朝廷名器。不宜委之。投水而死。操江都司彭性迷。九江人。五月十九日。投水死。侯指揮妹自縊。安慶巡撫都御史張亮。左兵至安慶。出走。北兵執之於六合。過黃河。夜半。躍入水中死。

甲辰。帝被執。靖國公黃得功死之。

得功以禦左兵調蕪湖。帝幸其營。北兵追帝。而得功前金鋒馬岱已降。得功督兵前進。岱斷浮橋。士卒溺死者無算。得功惶急過劉良佐船。不知良佐亦降。中箭不死。遂自刎。得功死而帝北狩。至明年八月。遇害。隆武卽位。豫以賈宗謚之。得功贈灕水王。

癸卯。馬士英以太后至杭州。

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爲有身爲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昔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之手。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何怪乎國之傾覆也。

溧陽諸生謝球建義。

球字石攻。溫處兵備道鼎新之子也。建義募兵。歸者如市。士卒欲取餉民間。球不許而散。九月。爲北兵所執。使之輸貨。球曰。我大明諸生。豈以貨活。至溧水，殺之。

附錄。　溧水汪氏女年十四。聞北兵至。投石臼湖中死。

六月乙卯。潞王監國於杭州。

甲子。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馬士英。

劉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尙無足恃。此等疏卽宜朝上夕下。何至四五日全無行止。景泰初。王竑撾殺馬順。而監國規模次第可觀。惜無其人耳。今明府立發第二疏。不必候旨。隨發三疏。必行其說而後已。卽宗社自此丘墟。亦可下見高皇帝於九京。於臣子分義。亦浩然於天地間矣。

北兵至杭州。監國潞王率羣臣以降。

左都御史劉宗周。蘇松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蓍、潘集、周卜年、死節於浙東。

宗周字啓東。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聞潞王降。方進食。卽命徹之。越城降。朝於祠堂。出避郭外。諸生秦祖軾上書。以袁□□謝故事解之。答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則尙有望於中興。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君

臣之義矣。猶曰吾越爲一城一旅乎。而吾越又復降矣。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爲死也。若少需時日。以待有疊山之徵聘而後死。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比。然安仁之敗而不死。終有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尙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懸懸不決耳。我又何戀乎。今諝可以不死。可以有待而死。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保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偸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食夏而。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宗周不食久。渴飮茶一杯。精神頓生。曰。此後勺水不入口矣。宗周謂門人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或傳金華建義。先生宜不死。宗周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閏六月初八日卒。前後絕食者四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

彭佳。字虎子。從宗周講學。北人有書徵之。彭佳拜家廟。處分後事。封於飽中。夜半月黑。分廟中之燭。出紹水濱。端坐水中而死。家人覺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

魏蓍。字玄趾。聞宗周餓未卽死。上書曰。口官俱受。吾輩非復大明黎赤矣。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笑。乃作致命篇。手書數十紙。漏下二鼓。攜燈獨出。遍揭之通衢。赴水於柳橋下。

集宇子翔。與其友劉世鵾約死。相痛飮。世鵾送集赴水。其後世鵾客於淸弁。

卜年與集友。亦赴水死。

錢塘知縣顧咸建被殺。

咸建。字漢石。崑山人。癸未進士。潞王之降。咸建獨棄官而走。北撫追之。及於吳江。令其剃頭改冠。咸建曰。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子道。朔日殺之。懸其頭於鼓樓。

一繩莫集。

行人陸培、邵武同知王道焜、死節於武林。

培。字鯤庭。庚辰進士。上書與其兄圻自縊。

道焜。字昭平。自縊。

臨安知縣唐自彩被磔。

自彩。字兩望。四川人。據靑山自守。被執。見北撫。直立不跪。左右挽之。終不可。

瑞昌王建義。

盧象觀。字幼哲。宜興人也。登癸未進士。北兵旣渡。象觀與瑞昌王遇於湖上。時王尙爲宗室。未有封號。乃入于忠肅祠盟誓。起兵茅山。南京人朱君兆者。嘗結其城中豪傑以待變。象觀將攻南京。使君兆爲內應。王亦從君兆入城。已而象觀遣僧約君兆某日擧火。乃僧之北相所告變。北相戒嚴。而自擧火以誑象觀。象觀兵遂薄城下。燒太平門。北兵出騎蹂躪之。象觀大敗走。因族君兆家。而王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牛山。稍收士卒。出攻溧陽。象觀中流矢。羇卒。象觀死。王不能軍。而廣德人方明迎之。

方明。字開子。以海中鼎山屯田都司。入浙中道。而南都已陷。明案與吳興豪傑相結。乃還攻廣德。破之。軍聲頗振。王旣入方明軍。義師復多應之者。於是破孝豐、臨安、甯國縣、甯國府。而開府於孝豐。隆武皇帝册封瑞昌王。從亊諸臣。授官有差。亡何。北帥張天祿由徽州出陷孝豐。王兵散。而明走浙東。其明年。明至長興。有疑其爲奸細者。執至防將郭虎所。乃虎之小卒有嘗事明者。見明不覺屈膝。始知爲明。斬之。

潘文煥。鎭江人也。嘗佐瑞昌王。王兵散。匿於茅山王家莊民舍。其部曲有正之鎭江買弓。事覺。有司捕正雜治之。正遂言王所。有司使其裨將從正捕王。裨將不欲得王。近王家莊。故譟欲以驚走王。而王適在田間。正遙見呼之。於是裨將不敢匿。王乃見害。事逮文煥。文煥見正。嚙指而罵曰。吾等生死何所損益。吾王一日未死。人心一日未散。天下大事。乃爲汝鼠子所壞。奮臂斷縛而批其頰。文煥之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至天下後世者。老死牖下。鄰里親戚而外。誰知之者。傳至金陵。過葉家渡。題詩壁間。欲屈之不得。被殺。女不食死。

附錄。丹陽諸生葛𨱎、宜興陳用卿、（以沙書書名）金壇張景蒲、景湖。皆從王死毅。

嘉興建義。以屠象美主之。（[illegible]）

北兵以大礮擊之。城崩。象美從他門出走。士民追象美殺之。復相固守。至閏六月二十八日。始陷。北兵屠之。

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節於嘉興。

石麒字虞求。聞南都失守。即避之城外。嘉興建義。石麒猶不入。城將破。石麒曰。吾當歸死城中。二十五日入城。遺筆曰。我生不辰。會當陽九。流氛陡發。龍馭上賓。邊燧旋揚。黨與繼遜。去歲含哀忍死。赴召乘銓。自謂盡忠後皇。即是仰報先帝。豈圖歸田不久。國難頻仍。於野未安。王畿□□。忽都會之搶壞。傷士女之流殘。積力銷亡。旣不能單騎傳呼。使異邦之謝過。年齒衰暮。又不能肅清宮禁。致宗社之奠安。惟有決志殲身。見危授命。若得魂騎箕尾。安問魄滯溝塗。下逢黃泉。見父無赧於教育。上游碧落。覲帝不愧於裁成。苟無迕於君親。庶有詞於忠孝。以吾郡完毀。爲

此身存亡。自經而死。僕祖敏、李成、從死。

海甯舉人周宗彝建義。兵敗死之。

宗彝字五重。派錢光繡餉。光繡引北兵殺之。

附錄。祝淵字開美。癸酉舉人。左都御史劉宗周之弟子也。北兵至。不食。有難之曰。子以草莽臣而死節。無乃過乎。淵曰。吾以上書爲世指名。夫名之所在。攘臂而爭之。害之所在。畏首而避之。此何異市井販夫之智也。難者曰。子不從犯。亦可逃之釋氏乎。淵曰。釋氏獨非胡乎。舍彼而從此。則牛羊何擇焉。卒守志而死。或曰。時淵已病甚。

總兵陳梧建義平湖。兵敗走。

附錄。陳銘妻戚氏赴水死。諸生林鴻妻沈氏投水。髮浮。北兵出之。大罵被殺。諸生孫鈩妻俞氏投水死。諸生□鐸妻爲北兵所執。嚙兵一指。被殺。

兵部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下江監軍道荆本徹、中書舍人李待問、舉人章簡、徐孚遠、總兵黃蜚、吳志葵、建義松江。

初四日。志葵以吳淞總兵官自海入江泖中。過澱湖。攻入蘇州。而劉何參將魯之璵字蘊若者。爲其前鋒。圍北兵於白塔寺。塞門焚之。北兵突圍死戰。之璵以步抵騎。不敵而死。志葵復還泖。會本徹、蜚從無錫進太湖。擁船千艘。亦至泖中。猶龍等召募義兵千人。各爲戰守之備。城守近百日。至八月。鄉紳潛通於北。爲其後自免之地。人心遂離。降將李成棟攻陷之。猶龍、待問、簡、吏部主事夏允彝、華亭縣教諭眭明永、舉人吳純如、傅凝之、諸生胡名荃、戴泓、徐念祖、夏完淳、皆死。而蜚、志葵、見獲。北相殺之。

猶龍字雲升。丙辰進士。

待問字存我。癸未進士。城破。危坐室中被害。

簡字次弓。不屈死。

允彝字彝仲。丁丑進士。自沉而死。絕命詞云。少受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矢死

忠良。南都繼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齊純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孰無死。不泯此心。修身俟死。敬勖後人。子完淳字存古。亦死。

明永字嵩年。丹陽人。不肯剃髮。八月初三日。書絕命詞於明倫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遇害。

念祖字無念。故相階之後也。闔室自焚。

附錄。陳君秀妻楊氏投河死。蔣敬妻顏氏觸刃而死。雲間二女。一未嫁。投閣赴水。一新嫁。爲北兵所掠。罵不絕口而殺。

蘇州少詹事徐汧、諸生顧所建、投水死。

汧字九一。戊辰進士。所建字東吳。題詩於壁。投泮水中。

金山衛參將侯承祖守城不下。城陷。死之。

承祖字懷玉。與其子世祿城守。八月二十日。北兵破之。世祿身被四十矢。不屈死。

承祖被執。降之不可。曰。吾祖宗爲官二百八十年。今日之死。分內事也。

附錄。　張烈女同母嫂匿於生壙中。事覺。北兵號於外曰。出則免。若否則刃將入焉。母嫂皆出。烈女受刃而死。

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建義於嘉定。城破。與其子玄演、玄潔、其友癸未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用圓、諸生馬元調、黃淵耀、夏雲蛟、唐昌全等、皆死之。

峒曾字豫瞻。閏六月。北設官至嘉定。峒曾建義旗城守拒之。北兵來攻。亡失甚衆。越三日而城中人有爲北應者。城陷。峒曾時在城上。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衛公出走。峒曾曰。與城存亡。義也。已而赴水。已而玄演字幾道。玄潔字雲居。從之。峒曾曰。吾死義也。夫二子者何爲。且有祖母在。不可。對曰。有玄瀞以奉祖母矣。何忍吾父之獨死也。語未畢。有奴趨告曰。賊至矣。相挽而沒。降將李成棟斬峒曾首。懸之。大掠去。使別將守嘉定。有金生者。夜竊峒曾之首。藏之匳中。峒曾之叔某自楚輿棺入收其屍。方斂。聞有哭聲自外入者。則金生負匳而至也。

淳耀字蘊生。城破。避之西方庵。問其從者曰。侯公何若。曰死矣。曰吾與侯公同事。義不獨生。乃書壁云。讀書寡益。學道無成。進不得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遠引。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大明遺臣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其弟淵耀字偉恭者。謂曰。兄爲王臣宜死。然弟亦不願爲□□之民也。淳耀縊於東。淵耀縊於西。

錫眉字介祉。守南門。奸民導敵自北門入。峒曾與錫眉登陴而見之。錫眉曰。事急矣。曷各自裁。峒曾曰然。一辭家廟。行矣。錫眉曰。我無以返家爲也。卽別公此所。解帶縊於城樓。峒曾遙視再拜而去。

用圓字知淵。分守城門。城陷。赴水死。二子從之。

元調字巽甫。婁堅之門人也。當建義時。元調年七十矣。以所善諸生唐昌全字翼衆。夏雲蛟字啓霖。助調兵食。城破。元調死之。相繼者十四人。

兵科給事中時敏。奉義陽王建義於常熟。尋敗。

附錄。　諸生項志甯不肯削髮而死。

崑山建義。鄖陽撫治都御史王永祚主之。

附錄。　陳氏、北兵掠之。乘間刺殺北兵。自刎。

江陰建義。閻典史主之。

閻其不知何許人也。爲江陰典史。北兵渡江。棄官而隱江陰之野。北官至。下教薙髮胡服。江陰人不奉教。乃毆北官。殺之。共迎典史。典史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强於諸人者。諸君其無以生死爲計。江陰人皆曰諾。於是收城中糧物器食。均用之。離鄉聚。皆發伏以待。兩月之間。北兵至者。殲於境上。豫王發其魚皮萬餘人。使降將劉良佐將之。直薄城下。良佐招降。守陴者譏而詬之。典史乃戶賦竹器。盛木綿浸水。夜半潛懸陴睨。北兵用西洋礮擊城。鉛彈纍纍入竹器。已而開門搏戰。離鄉聚伏皆應之。殺魚皮無存者。豫王大怒。自將以圍江陰。典史曰。江陰小邑也。北兵乃圍我。我何以遏。聚江陰人而哭。江陰人各率其妻子至督學署中。閉而焚之。火三日夜不息。北兵疑不敢攻。是時三面皆北兵。截大江。典史與其勇士恭津大江而去。北兵入城。空無人。驚嘆者久之。或曰典史已死於亂兵。戚磐居城外爲犄角。論功獨多。城將破。磐曰。吾之所以戮力者。爲此城也。當死城中。以成吾志。乃入城自縊。

夏維新字樸爲。癸酉舉人。王華字人玉。諸生。城陷皆死。

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也。爲江陰儒學訓導。城破。冠帶坐明倫堂。抽七首自刎。

徐趨字佩玉。黃毓祺字介子。聚兵竹塘以應城中。城既破。北使故明淮安道劉景緯令之。趨被執。見之長揖。景緯曰。汝諸生不當跪父母官耶。趨曰。我方□汝。何爲父母汝。汝爲大明進士。位至監司。卽郡守亦跪汝。今降而爲令。且跪郡守。是爲□亦不善爲□矣。尚欲與諸生爭體統乎。景緯無以應。下獄殺之。毓祺亡命海陵。寓舊其所善江一小者。用故時主上所給官印識之。而爲小一之客所得。江甚懼禍。遂告變。捕毓祺入獄。獄期將決。其友鄧大臨告之期。毓祺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

通城王建義於長興。

王號淸湖。初、洞庭山民夢洞庭樹旗。上書淸湖二字。已而王至。皆以王之祥也。故從者甚衆。葛麟字蒼公。丹陽舉人也。八月二十八日。從王戰北兵於湖中。持長矛刺五六十人於水。爲北兵所目。曰。長而肥者麟也。衆箭射之。投水而死。

金有鑑長興人。以總兵再破湖州。兵敗死之。

進士吳易建義於太湖。

易字日生。聚壯士數千人。退居湖中。乘間出殺北兵。道路爲梗。北兵大舉入湖。易先令士卒之善舟者。雜農民散處湖畔。北兵掠民船千餘。卽湖畔捕人操之。義兵遂盡操北人之舟。鼓棹而出。至中流。盡棄棹而入水。鑿沉其船。北兵殲焉。浙直震動。王上以兵部侍郎命之。封長興伯。八月二十一日。北兵又大舉破其營。而同事諸生沈自駉、自炳、吳福之皆死之。舉人孫兆奎、執至金陵。其明年。易潛至嘉善。有輸情於北者。遂爲所得。

自駉字君牧。自炳字君晦。吳江人。初、其兄自徵任俠。知天下有變。造漁船千艘於湖。自徵死而變作。自駉自炳乃收其船以聚兵。故易得因之而起。

福之字公祐。武進人。父鍾巒。後死舟山之難。

兆奎字君昌。吳江人。被執。見北相洪承疇。而問曰。先帝時有洪承疇者。死於節矣。今汝亦名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莫問其爲一人兩人。只做汝一人事。且斬之。

文乘字應符。故相震孟之子也。陰與易通。爲人告變。題詩曰。三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遂見害。

右僉都御史金聲建義於徽州。

聲字正希。崇禎元年。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明年十月。北兵闌入大安口。薄都城。上憂甚。聲以新被知遇。乃薦其所知僧申甫爲將。卽改聲御史。監其軍。倉卒無兵可用。申甫召募長安中人。得數千。將之。復古車攻之法。陣於盧溝橋。北兵乃繞出其後。御車者惶急。不得轉。爲北兵斬馘略盡。申甫死。而聲謝歸田里。馬士英調黔兵至鳳陽。枉道掠新安。聲與其郡推官吳翔鳳率鄉勇殲之界上。士英與聲相訐。天子直聲。復翰林。未之官。而北都陷。弘光卽位。起僉都御史。不就。至是起義。北兵攻之。五月不下。降將張天祿從間道襲破之。執聲至南都。聲門士江天一字文石者。追聲及之途。聲曰。此何與汝事而來何乎。曰。天一可同公建義。獨不可同公死乎。當是時。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其徒峨冠大帶而入。道路聚觀。北相降聲。遣人私語。天一呼曰。先生之千秋在此刻也。聲曰。諾。牽至淸水塘將斬之。聲謂行刑者曰。但絕我氣。毋斷我頭。於是撚鬚仰面。飲刃而沒。天一亦被殺。而聲邑人王世德乃自刎。一時死聲之傍者六七人。知姓名者二人而已。

隆武皇帝贈聲禮部尙書。天一兵部主事。指揮汪秋漢、余公說、守嶺南。北兵至。自刎。

中軍程士皮、諸生項千里、武舉洪二魁、皆被獲而殺。許伯字伯輔。陣亡。

推官溫璜字寶忠。烏程人。自刎。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募一旅以應聲。兵潰。逃發源山中。名捕得之。將戮於市。應箕不可曰。吾血不當落塵中。已至松下。應箕曰。此吾畢命之所。有卒擬刃向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一裨將頗敬應箕。應箕拱手謂之曰。以此勞公。

附錄。　馬嘉字六禮。壬午舉人。方國煥字孔文。剃髮命下。嘉爲絕命詞。國煥賦詩。皆縊死。

山東巡撫都御史邱祖德、同錢孝廉舉義於寗國。

祖德字令修。成都人。起家寗國推官。及爲巡撫。賊至而逃。至是建義。尋敗被磔。

麻三衡字孟璿。宣城諸生也。起兵東華陽山以應祖德。被執至金陵。賦詩云。吳越連沙漠。天人不可留。聲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耶不酬。西風吹宛句。斷送五湖秋。殺於通濟門外。隆武卽位。贈國子監博士。

涇縣建義。被屠。

趙初浣字霽度。諸生。以建義被殺。

鹽城諸生司石磐起義。

石磐同鄧都司起義。兵敗。執之淮安。北撫命之跪。不屈。仆之。鄧都司欲脫石磐。曰。此故諸生。吾劫之為書記耳。石磐大呼曰。公何言之謬也。吾實首事。下獄六十餘日。狂歌痛飲。臨刑。大罵而死。

附錄。　六合諸生馬純仁字朴公。年十八。不肯剃髮。閏六月二十二日。函書付其妹曰。吾三日不歸。以此白之父母。袖大石投浮橋水中。發函。得銘曰。朝華而冠。夕口而兇。與喪乃心。甯死乃身。明棨處士朴公純仁。金壇木工湯士蒸、剃頭將及。哭祭祖考。投水死。山東兵部主事王若之不剃頭。被獲。強之剃。不可。曰。留此髮以見先帝耳。戮之。邳州太學生王台輔、大會親友永訣。乘牛車出郭。之相山墳所自縊。

無錫副總兵何以培。六月十二日。以不受官見殺。

使臣兵部左侍郎左懋第被殺。

懋第號蘿石。萊陽人也。使北。將館之四夷館。不可。曰。此中國以之待夷狄者。而以之待中國乎。乃改館鴻臚寺。自滄州追還。北欲降之。使其弟懋泰來見。訶之而去。江南下。北謂之曰。汝之所以不降者。江南在耳。今何歸而不降乎。懋第曰。降則何待今日。吾之所以不死者。圖反命耳。今國破。有死而已。作沁園春一闋。忠臣孝子。兩全甚難。其實非難。從夷齊死後。君臣義薄。綱常掃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疊山。青史於今萬古傳。他兩人父兮與母兮。亦稱大賢。　嗟哉。人生易盡百年。姓與名。不予人輕賤。想多少嶽感稽首。游魂首邱。胡服也掩黃泉。丹心炤簡。千秋廟食。松柏攀天風不斷。堪嘆他時窮節。乃見流水高山。殺之無血。唯白乳滿地。

總督僉都御史袁繼咸被執。

繼咸字臨侯。江西人也。總督應安江楚。左夢庚既降。劫繼咸以去。繼咸求死不得。八月初四日。至北都。諸降將朝見。繼咸冠服如故。曰某是衆臣。不是降臣。無入朝禮。北臣來見。劉學士曰。弘光立得是否。曰神宗諸子。光宗長。福王次之。毅宗無子。今上為福王長子。倫序甚明。劉曰。崇禎末葬。弘光安得遽立。曰。清朝所論者。春秋之義。明臣急於定策者。社稷之謀。劉又言弘光諸不道狀。曰。既已為君。即吾君也。君父之事。非臣子所當言。劉語塞而去。已令剃頭。繼咸曰。棄其生平。雖生何用。殺之三忠祠前。明年六月二十六日也。

秋七月庚戌朔。

江西巡撫曠昭迎降。萬安知縣梁于涘不下。

金聲桓既降。即為北狥地。駐於九江。昭患之。然不知其為聲桓。以為金之使也。有胥吏鄧國本者。以侵糧係獄。自言為之使。舊役可以招之。昭具金帛。遣國本往。至則始知為聲桓也。國本即以金帛迎降。聲桓遣使同國本還。國本盛稱金兵不可敵。昭大懼。款其來使。國本出而播恐衆心。定迎降之策。昭亡走吉安。而江省遂為聲桓有矣。

于涘號谷庵。江都人。癸未進士。郡邑皆下。于涘獨嬰城固守。援絕不支。被執。下南昌獄。五十三日。作絕命詞曰。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自縊而死。

東浙閩中建義。雖俱在閏六月。而此不載者。以事屬監國隆武兩實錄也。此所載。亦有口口所命者。然皆遙命之。非刑賞所加也。

弘光實錄鈔卷四終